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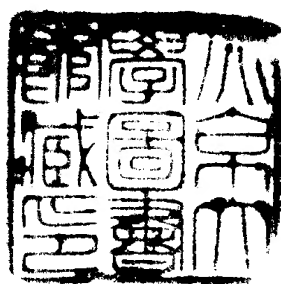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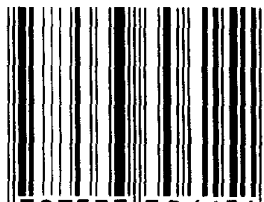
集部  
第四〇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7·0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四〇八冊目次

## 集部・總集類

文章鼻祖六卷

〔清〕楊繩武編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 一

唐四家詩八卷

〔清〕汪立名編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汪立名刻本

..... 一三六

棟華書屋近刻四卷(存二卷)

〔清〕朱絅 朱絳 朱綱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 三一六

明文在一百卷

〔清〕薛熙編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古淥水園刻本

..... 三三五

# 文章鼻祖六卷

〔清〕楊繩武編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章鼻祖

六卷》提要

鍾惺王文公遺書室記  
嗚呼此鍾惺王文公遺書室也其門人唐志海惺惺之記曰先師自幼為學聰穎過人自  
謂奇詩書雖不能一日十行亦能一日五六行其居本邑時雖日周旋應酬而時時讀書至  
少以一冊為度非涉獵也蓋其行心得力之要皆能得其真與矣乎生而應功利之習於君子小  
人之界辨則甚嚴道其門者度不來自好自來通於士展其館後出仕河南陽陰中牟令  
其政績詳載行狀及年譜中晚年主講徐州宿遷崇明誠洲及本邑嘉慶通安道各書院文  
章者不下二三千人士林於武而如難如也其府第藏書約近萬卷先師既後皆解卷言  
編先志為懷而先之丁丑歲中日戰事起急言奉避難津陽其長子鴻猷極思不才元  
年次子鴻猷繼年三子鴻猷在津時西黃帝祠中法障死非命是言婦陳氏蒙勸文治中永林  
也夫婦痛惜俱不欲生戊寅四月鍾惺始回太倉是言抑鬱於九月五日卒年終欲自戕  
辱矣文治移書勸其為王氏功且不亦作狀婦某始周適境大義遂不若死志而從事於  
主和通關指制已定有人或友及諸同門共相慰藉謂明德必有後也蓋景祐聖訓書日分經  
史子集各部都凡若干種皆以散後特刊刻文自公道書圖記俾垂久遠並以書房文治  
為記獨不禁得為流涕曰此先師與愚言數十年心血所法道也先師躬履道統之寄其精神  
當傳數百年而不沫然則欲保存先師之精神必先保存先師之道籍乎澤枯林枯物不遺豈  
良書式憑之矣後人其兢兢焉守藏之哉己卯春正堂重脩文治并序謹記



序

昔余主鍾山書院講席以經傳史漢詩賦訓諸生刊一日程各令填註貴專不貴博貴少不貴多以講明透徹為主非謂經傳史漢詩賦不為通覽邀搜洽聞廣

一

見也或貪多務得數典忘祖鮮有不出宋人所談物喪志博溺心者吾友編修文殊楊先生自都中奉諱歸家居不出惟以古文詞訓迪後學大江南北奉為圭臬者三十年稱席多暇得肆力於

經傳史漢以及詩賦博觀而約取之成文章皇祖一書歲壬午先生已卒令嗣德祖奉其書問序於余受而讀之凡若干卷之祇十有四首而上下古今數千餘年之制作俱不餘生其範圍因

序

二

歎貴專貴少非一人之私言夫固必先得我心者矣先生平生著書甚富執林咸亨為寶錄而此尤研精覃思丹黃塗乙或以經衡史或援史證經詩取其原本風雅賦擇其有關家國仁結

構以藏離合攝縱鍊字練句之  
法靡不柔而筆之出人著眉如  
龍點睛使讀者了然心目昭々若  
掌上紋豈僅韓昌黎之手披六  
藝提要鉤元葛稚川之鈔撮衆  
書採珠拾玉晚哉後之學者苟

序

三

能由專而博由少而多定之熟讀  
斯編繼以編觀經傳史漢詩賦  
之全則循源及派一以貫之必多貪  
多務得喪志溺心之患矣其意  
惠來學匪淺鮮也余少時與先  
生論文繆侍講使泉里後復因

館西田王相國邸第輒剪燭劇  
談固已佩先生之學之邃而服先  
生之識之精今讀是書知益有  
進焉者而先生立教之意更与  
余同因樂為之序以若夫評選  
之苦心玄取之大義先生例言

序

四

及諸評語中編之已詳不復  
贅云

乾隆癸未仲春敬亭愚弟沈起  
元書於露直齋時年七十有

例言

尚書經之祖左國傳之祖史漢史之祖而其中又自有祖之祖則茲編所標舉是也上不及易者伏羲畫卦未有文字今所傳者周易文字皆在尚書後旁不及諸子是外篇也下不及八家猶苗裔也凡人雖善屬文必不能每篇斤兩悉稱必有其一生極得意之筆為全力所貫注者視其全力貫注之處而稱等其斤兩然後其人之本領身分高下乃定外傳齊語內傳城濮鄆陵左邱明全力所貫注也項

文章鼻祖例言

一

羽高祖兩紀平準封禪兩書太史公全力所貫注也漢書自武帝以前多本史記昭宣而後乃孟堅真面目則霍光金日磾傳其全力所貫注也尚書非出一手而堯典禹貢洪範三篇又尚書中作者全力所貫注也置其全力貫注之處而或取其不甚經意與一時與會偶屬之文遽以定其高下則不足服作者之心而喪學者之論矣泰山喬嶽非一邱一壑之觀建章承明非五架三間之制文字有大小筆力有高下氣味有厚薄學者不

可不辨也茲所標舉皆千古來第一種大文字筆力最高氣味最厚者其經營意匠重規疊矩千彙萬狀猶泰山喬嶽之觀而建章承明之制也學者得其一節便可自立基址自成結構

讀書如斷獄斷獄者必使兩造之曲直情偽纖悉呈露然後可斷決兩造獄訟之是非使之心服讀書者必與古人之精神血脉融會浹洽然後可論定古人文字之得失使之首肯又斷獄者將歷來大案卷審得明斷得當則其餘小案卷皆游刃矣讀書者將古

文章鼻祖例言

二

來大文字看得透講得徹則其餘小文字皆破竹矣六經左國史漢俱須全本熟讀無選擇之理茲所標舉乃一隅之義用以推明文章之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譬之郊鄆定鼎江漢朝宗為會歸之極非謂持此作準的此外便可不求甚解也此數篇文字皆人所熟習具有本註尚書有孔安國傳孔穎達疏蔡沈集註國語有韋昭註左傳有杜預註史記有徐廣音義裴駢集解張守節正義司馬貞索隱漢書有顏師古註全書具在都未失傳倘有疑



義可以檢閱文字繁多不及脩錄又不敢刪節故茲  
綱舉不用註

阜里楊繩武識

三

文章鼻祖目錄

卷一 尚書

堯典 舜典 合

禹貢

洪範

卷二 尚書 左傳

齊語

戰于城濮 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戰于郊 宣公十二年

文章鼻祖目錄

戰于鄢陵 成公十六年

卷三 史記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卷四 史記

封禪書

平準書

卷五 前漢書

霍光金日磾傳

卷六 詩賦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并序  
庾子山哀江南賦 并序

文章鼻祖目錄

二

文章鼻祖卷一

費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皋里先生評選

後學 沈祖齡與之 沈光春景蘇

金昇慎周 聞思訥慎餘 同校

堯典

伏生今文篇目有堯典無舜典孔安國古文乃於堯典中分出舜典皆缺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姚方輿大航頭本始增入之後人多疑其僞夫文

文章鼻祖卷二

一

字真僞吾不敢知而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曰與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其說是也孟子咸邱蒙章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按祖落之文古文分屬舜典而孟子指爲堯典乃知二典不分統名堯典伏生篇目與孟子合此可依據故文字悉照古文而篇目斷依今文義非兩岐各有取爾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放勳二字欽字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平對著一虛字活克明俊德起句以親九族貫下九族既睦平章百

首二節一篇總首爲第一段

此下紀事  
乃命至欽哉紀  
堯在位時事為  
若昊天敬  
若昊天敬  
若昊天敬

此下以紀言為  
紀事

登諸三節  
登諸三節  
登諸三節

此節為通篇上  
下開闢上文登  
諸若來皆為此  
節張本而存

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下節義和欽  
若昊天敬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下節義和欽  
燭夷日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  
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敬  
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  
宅西日昧谷寅饗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  
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  
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  
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又章鼻祖卷一

歲制曆之法此下節義和欽  
曆若時登庸放齊日亂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  
乎帝曰嚚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三句寫水勢足抵下民其  
咨有能俾乂此下節義和欽  
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  
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紀年一每段汝能庸命  
朕位此下節義和欽  
受終陟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

在下節引入舜  
事又開出下大  
半篇文字也

此節下半篇總  
起二節紀事  
對為第三段

此節二節紀事  
深遠言

此以下至通  
八音紀舜攝  
後事為第五

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此下節義和欽  
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下節義和欽  
舉舜只帝曰我其試哉此下節義和欽  
女釐降二女于嬀嬀嬀于虞帝曰欽哉此下節義和欽  
若稽古帝舜一筆曰重華協于帝此下節義和欽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此下節義和欽  
以所獲之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  
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此下節義和欽

又章鼻祖卷二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下節義和欽  
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下節義和欽  
四岳羣牧班瑞于羣侯此下節義和欽  
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此下節義和欽  
如岱禮此下節義和欽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此下節義和欽



位後事爲第六段

文章鼻祖卷一

四

明四目達四聰二節紀事以下紀言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書法  
帝而書舜所以別于堯也以下書帝又以見咨四岳  
舜之禮堯而爲帝也此史官書法之細密也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  
作司空帝曰此帝字乃是舜劃清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帶起下三節帝曰兪汝往哉  
此一節對若時登庸庸命此位二節亦以簡配繁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  
播時百穀此下一節對晴咨若帝曰契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

總紀舜年始終  
作結爲第七段

文章鼻祖卷二

五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論詩之祖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兩節亦先蕤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拖此一段亦是搭叙法今文古文皆有不敢從蘇氏作帝曰龍朕望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以上分命此節總命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紀年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堯年二處分叙舜年一處并叙法又變上半篇紀堯事以放勳句作主下半篇紀舜事以

重華協帝。句作主。欽明兩節。註所謂放勳者也。乃命羲和以下。正放勳之實。散見于事之大者。慎微以下。專叙舜事。然舜之事。皆所以終堯事也。攝位之日。固承堯命以行。卽位之後。亦無非紹堯致治。此之謂協帝。此之謂放勳。故二帝不分。典而統曰堯典。按放勳重華。史記作堯舜名。而孟子亦有放勳曰。又曰放勳乃殂。落離騷曰就重華而陳詞。皆以放勳重華當堯舜名號。與史記符合。若今傳疏集註解。則于離騷孟子轉不可通。故孟子集註

文章鼻祖卷一

六

曰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而孟子因以爲堯號也。此最有理。如窮奇檣杌。本非工。斲名號。而當時之民。借以狀其不才。後世稱解者可云。檣杌稱共工者。可云窮奇。則稱堯舜者可云放勳。重華不必定以爲堯舜本名也。欽字一篇。骨子史臣贊堯。開口曰欽。明文思繼曰欽。若昊天賦。鯀曰往欽哉。釐降二女曰欽哉。舜繼堯之心法。而于象刑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典禮曰往欽哉。二十二八曰欽哉。惟時亮天工。乃知

堯舜授受。該小大合內外。徹始終。總不越此一字。其他曰敬曰恭曰寅曰讓。皆欽字之義也。兩稽古帝節。統紀堯舜德業光輝之盛。孔子所謂大哉堯之爲君。孟子所謂君哉舜也。乃命六節。他務未舉。而獨兢兢于曆象授時之事。孟子所謂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疇咨四節。丹朱工。俱不用。而獨孜孜于有鰥在下之人。孟子所謂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慎徽以下。見堯禪舜而舜能不負堯之託。孟子所謂以天下與人。易爲

文章鼻祖卷一

七

天下得人難也。元日以下。見舜卽帝位而不忘憂天下之心。孟子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者也。四岳之舉舜也。獨稱克諧以孝。一事孔子所謂舜其大孝者也。史臣之贊舜。首以濟哲文明四字。孔子所謂舜其大智者也。由孔孟之言以尋釋此篇之義。可以得其要領矣。乃命以下。敬天勤民之事。璣衡致節。本此疇咨以下。進賢退不肖之事。詢岳十一節。本此治天下之綱領也。璣衡節。經天封濟節。緯地中包類帝四

段祭告以事神朝覲以治人巡狩述職以一道德同風俗末拖象刑一節以懲惡勸善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者庸熙載後世宰相之職后稷養也司徒教也士刑也秩宗禮也典樂樂也納言喉舌也工虞百物財用之所出也卽周六官後世六部之職四岳總治於內十二牧總治於外治天下之職孰有加於此堯端拱于上至舜而時巡封禪日不暇給堯所舉止一舜至舜而禹稷契並聚一堂堯時工錄雖堯尚可姑容至舜而流放竄殛罪

文章鼻祖卷一

人

不稍貸總是堯開其先舜承其後堯居其逸舜爲其勞堯不敢以天下私其子舜亦不敢以天下私其身篇中叙述二帝一心兩朝合德宏綱具舉萬目畢張掀天揭地之業震古爍今之文也乃命六節文字繁瑋璣玉衡節文字簡疇咨四節文字簡詢岳十一節文字繁舊庸熙載卽若時登庸之職而庸命與位之本也一節賡兩節后稷司徒以下卽若采事八節配一節乃命六節體本散而分命四段却整兩疇咨兩咨四岳格本整而逐

節結構却活治曆堯已見故齊七政略類帝等事舜創舉故獨詳義和節總命也羲仲四節分命也一事獨叙而有分合詢岳十節分命也亮天工節總命也數事類叙而有分合舜攝位後記事不記言承堯命也卽位後紀言亦紀事紹堯治也篇中叙述二帝事處處關照亦處處分別繁簡相錯長短相間分合互用整散兼行開後人文字詳略起伏照應變換無數法門

文章鼻祖卷二

九

克明俊德節包羅一部大學乃命六節該貫歷代天官類帝四段曲臺兩戴之根抵詢岳十一段周官六職所權輿封山濬川地里志之祖象刑欽恤刑法志之宗寅清者制禮之本依永和聲作詩作樂之指要而欽之一字又爲千古帝王治法道法之所由開而後世儒者講學主敬之所根本也堯典一書不惟千古文字之祖實爲萬理萬事萬物之祖歟

通篇分七大段每段以紀年作結首二節爲第一段一篇總冒不紀年乃命至欽哉爲第二段紀堯



在位時事而以朕在位七十載紀年結之稽古帝舜節爲第三段下半篇總旨與起二節遙對不紀年慎徽兩節爲第四段紀舜歷試事而以三載句紀年結之正月上日至遏密八音爲第五段紀堯老舜攝事而以二十八載句紀年結之月正元日至分北三苗爲第六段紀舜卽位後事而以三載三考紀年結之末節爲第七段總紀舜年始終而結之此一篇之大段落而亦千古文字紀年之祖也孔子作春秋以編年爲紀事法本于此而史漢

文章鼻祖卷一

十

以下史家因之皆云祖述春秋其實亦本于此曰若稽古句先書其人下乃紀其事典謨皆然後世史家作本紀開口書某祖某帝諱某列傳書某人法本于此

安安兩字疊字之祖形容堯之德性入微易乾卦君子終日乾乾繫詞成性存存詩大雅疊疊文王小心翼翼俱以疊字模寫聖功法本于此又湯湯洪水方割三句亦用疊字後木華海賦郭璞江賦上林兩都諸賦描寫水勢亦多用疊字有連下二

三十者法本于此

分命四節整對文字分屬之祖禮記月令擴爲十二段逐段相對陶風七月一段衣一段食亦逐段相對月令瑣而密堯典簡而賅陶風正而葩堯典典而核雖派別不同法本于此

王制歲二月東巡狩一段中間問百年者就見之至加地進律幾二百言堯典以協時月正日四句包舉之何等高老又協時月正日四句只一見下文南巡狩曰如岱禮西巡狩曰如初北巡狩曰如

文章鼻祖卷一

十一

而復鄧陵之戰亦以王卒告史記季布傳果言如朱家指灌夫傳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亦只以一句包舉上文更不複敘法本于此又如岱禮如初如西禮三句亦逐層變換左傳鞏之戰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范叔見勞之如卻伯樂伯見公亦如之法本于此

象以典刑後卽記流共工一段命汝典樂後卽記擊石拊石一段此搭敘法也禮器誦詩三百不足

以一獻下便接子路與祭一段聘義因聘用玉未便附子貢與孔子論玉一段皆搭叙也法皆本於此。

舜卽位以前皆書舜卽位以後乃書帝史記高祖本紀起手書劉季起沛書沛公封漢書漢王卽皇帝位書上法本于此。

命官十一節曰禹汝平水土曰棄汝后稷曰契汝作司徒曰皋陶汝作士舉其名稱其官或一人專一職或數人共一官或論其職業或獎其勞績皆

文章鼻祖卷一

三

書帝命臨之典則嚴重昌黎平淮西碑分遣諸將曰光顏汝爲陳許帥曰愬汝帥唐鄧隨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弘汝其以節總統諸軍或總帥或分將亦俱書天子之命臨之法本于此。今文欽哉以下直接慎徽五典文較徑截古文增入稽古帝舜節是另起頭而仍作一篇讀或疑文章之體不合夫篇目之依今文以孟子爲據也文字之依古文遵劉子政過而存之之義也其說已具于前卽以文體論亦無不合蓋此篇文字乃史

家合傳體所從出也太史公廉頗傳曰其明年起奢破秦軍閼與下下便接趙奢傳又另提曰趙奢者趙之治田吏也張蒼傳以廣昌侯任敖爲御史大夫下便接任敖傳又另提曰任敖者故沛獄吏

魏其傳曰魏其日默然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下便接灌夫傳又另提曰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篇中自有鰥在下曰虞舜已引入舜事卽廉頗傳趙奢破秦軍閼與魏其傳獨厚遇灌將軍等例也下文又另提曰若稽古帝舜卽廉頗傳另提趙

文章鼻祖卷一

三

奢張蒼傳另提任敖魏其傳另提灌夫等例也與史記諸合傳作法正同余多援史例以証經或疑非說經之體况廉頗魏其等傳豈可上例堯典擬非其倫然余所論者文也文章之道千古一脉無論大小且史本于經其法正當貫通又何疑乎史記堯本紀平章作便章欽若作敬順曆象作數法寅賓賓饒作敬道平秩作便程孳尾作字微朔易作伏物允釐作信飭露訟作頑凶方鳩僇功作旁聚布功象恭滔天作似恭漫天方命圯族作負

命毀族舜本紀五宅作五度胃子作穉子亮天工  
作相天事又如過密八音作四方莫舉樂明四目  
達四聰作明通四方耳目其字句之今古雅鄭莊  
徒厚薄相去懸絕矣

文章鼻祖卷一

十四

冀州以下敷土  
也冀州以河為主

充以濟河為主

青州無河濟次  
川故施功最著

徐雖以淮為主  
而施功兼及濟

禹貢

禹貢字提起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爲三句一冀  
州之網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河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治河單懷底績至于衡漳河所厥土惟白壤厥賦  
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  
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網九河既道治雷  
夏既澤濟所潞沮會同別流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  
厥土黑墳厥草惟絛厥木惟條者三州皆卑濕地厥  
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此獨厥貢漆絲  
文章鼻祖卷一  
厥篚織文有篚浮于濟漯達于河貢道總以海岱惟  
青州網嶠夷既畧舉遠濰淄其道舉小厥土白墳海  
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鹽故官山府  
海管仲猶綸海物惟錯錯字包岱賦絲泉鉛松怪石  
用以致霸綸海物惟錯錯字包岱賦絲泉鉛松怪石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達濟以海岱及  
淮惟徐州網淮沂其又治蒙羽其藝淮所大野既豬  
鍾所東原底平近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充草木  
草木并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之奇  
者羽狀夏翟嶧陽秋桐泗濱浮磬異者淮夷蠙珠暨

荆州以江漢爲主

豫界荆河而功施洛

魚厥。鮓。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網。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即。細。事。以。駭。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條。篋。既。敷。草。木。之。外。又。兼。絲。葛。爾。雅。東。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三。品。所。謂。瑞。琇。珠。玉。銀。黃。白。青。丹。雘。黑。水。火。木。土。數。實。字。作。一。句。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只。著。一。虛。字。外。有。厥。包。厥。貢。外。有。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時。江。通。故。沿。海。以。達。之。荆。及。衡。陽。惟。荆。州。網。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三。句。皆。志。厥。土。

文章鼻祖卷一

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三品。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篚。簠。簋。楛。矢。亦下。一。實。字。王。制。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月。令。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箛。脂。膠。漆。丹。漆。皆。連。下。十。四。不。實。字。作。句。柏。梁。詩。批。杷。橋。栗。桃。李。三。邦。底。貢。厥。名。包。匭。梅。連。下。七。个。實。字。作。句。本。此。李。三。邦。底。貢。厥。名。包。匭。善。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而。又。應。揚。有。錫。貢。此。云。納。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網。伊。洛。澗。既。入。于。河。治。滎。波。既。豬。濟。所。溢。導。溝。澤。被。孟。豬。治。厥。土。惟。壤。下。土。墳。壙。土。分。上。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貢。聲。

梁州亦以江漢爲主

雍州以渭爲主

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網。岷。嶓。既。蕪。江。上。沱。潛。既。道。下。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上。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三。錯。厥。貢。珍。鐵。蜀。之。利。多。鐵。傳。卓。氏。猗。氏。銀。錢。砮。磬。熊。羆。貔。狐。狸。織。皮。連。下。實。西。傾。俱。起。家。鹽。鐵。銀。錢。砮。磬。熊。羆。貔。狐。狸。織。皮。連。下。實。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梁。州。貢。道。黑。水。西。河。惟。雍。州。網。弱。水。既。西。涇。屬。渭。涇。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志。渭。也。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而。麗。浮。于。

文章鼻祖卷一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內。織。皮。鼯。鼯。析。支。渠。搜。西。戎。卽。叙。平。并。及。城。外。導。至。陪。尾。岷。及。岐。至。于。荆。山。雍。州。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州。入。于。海。入。于。海。句。導。濟。此。節。河。西。傾。朱。圉。鳥。鼠。梁。州。至。于。太。華。山。雍。州。導。外。方。桐。栢。至。于。陪。尾。豫。州。山。此。節。導。至。敷。淺。原。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漢。水。所。經。導。至。敷。淺。原。嶓。山。至。于。衡。山。江。水。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皆。荆。山。導。弱。水。網。至。于。台。桑。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網。至。于。三。危。入。導。弱。水。以。下。漢。大。川。也。

入于海句各節  
于南海導河網積石至于龍門河南至于華陰東  
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河至于大伾北  
過洛水至于大陸冀又北播為九河河同為逆河入  
于海線嶧家導漾網東流為漢梁又東為滄浪之水  
荆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  
北江入于海線岷山導江網東別為沱梁又東至于  
豐荆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揚東為中江  
入于海線導沅水網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豫東  
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蒗又東北會于汶青又北東  
文章鼻祖卷一  
入于海線導淮網自桐柏豫東會于泗沂徐東揚  
入于海線導渭網自鳥鼠同穴雅東會于禮又東會  
于湮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入海線導洛網自熊耳豫  
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線九州  
攸同九段是冀州四隩既宅結九山刊旅結九川滌源  
結上文六句內  
又有三層分台  
三層綱領條目  
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又  
出財賦言之補結錫土姓祇台德先著此兩句方有  
賦貢賦等項錫土姓祇台德先著此兩句方有  
根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網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  
以下推言五服之制

未節再作一總  
結九州節著平  
成之效此節著  
簡和之功破結  
了再結無益  
架屋之病此篇  
重現登矩敷土  
節一節總提冀  
州濟河惟危州  
海岱惟青州等  
句每州分提入  
河入海等句逐  
節分結九州攸  
同節一篇總結  
而此節又從法  
制推言德教補  
足全篇所未及  
為大篇大結穴  
也  
貢賦言之錫土姓以下推言五服之制東漸于海  
節因法制而推原德教見獨成五服之效為錫土  
姓七節文字結束亦見水土平治之效為全篇文  
字結束也篇首禹字提起篇末禹錫玄圭兩禹字  
相為呼應所謂禹貢也古人文字切題章法縝密  
如此  
治水必先刊木者何也曰木拔然後道通通然  
後山之脉絡可尋而水之緩急可見孟子曰洪水  
橫流氾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蕃植則木不刊

之患可知。又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刊木卽烈山澤事也。大雅皇矣篇曰：作之屏之，其藹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啟之辟之，其種其楮，攘之剔之，其靡其柘。絲之篇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自古開國建都，未有不披荆棘闢草萊以從事者。况洪水橫流之日乎？故禹貢首揭于篇，與敷土奠山川牽連書之，但亦卽是敷土奠山川內事，非另是一項也。蓋此節三句敷土是一項，奠高山一項，奠大川一項，此爲綱領，刊木句只貫在上下兩句。

文章鼻祖卷一

三

內細讀下文冀州九段導山導水兩段，其義自見。傳疏集註俱以三句平列，與下文不相應，又莫定也。凡疏鑿開濬皆是不當，但作表識解。冀州九段首句提起，次叙山叙水叙地，或先山而後水，或先水而後山，山水治而後地平也。次厥土厥田厥賦厥貢，水土平而後田賦貢，僅可辨也。末以貢道終焉，每州必終以貢道者，以題是禹貢也。九州雖是平列，實以冀州爲主，故諸州皆書貢道，而五服之制所云五百里者，亦謂自冀州外各

五百里以漸而遠也。蓋隱寓居中馭外，居重馭輕之意云。九州之水，每州各有專主。冀州以河爲主，壺口殺河勢，梁岐開河道，覃懷衡漳，河水所經，充以濟河爲主。九河道治河也。雷夏澤治濟也。雖沮河濟別流，徐以淮濟爲主。淮沂蒙羽治淮也。大野東原治濟也。荆梁以江漢爲主。朝宗句志江漢也。九江江水所經，雲夢跨江南，北岷嶓江漢上流，沱潛江漢別流，皆志江漢也。豫以濟洛爲主。伊瀍澗波治洛

文章鼻祖卷一

三

滎荷孟豬治濟也。雍州以渭爲主，涇汭之屬屬于渭，漆沮之從從于渭，澧水之同同于渭也。楊州之水亦莫大于江，而不志治江，朝宗之文已見于荆也。次莫大于淮，而不志治淮，淮父之文已見于徐也。惟彭蠡爲西江諸水所鍾，震澤爲浙東諸水所匯，專爲患于揚，故揚之施功爲急。青州地隘而僻，雖近岱而無群山之阻，雖邊海而非衆流之衝，故岷夷略淮濬道而水已治，功之最省者也。大抵九州之水爲患者不一，而河濟江漢淮渭洛爲最

其餘則弱水一見于雍。黑水再見于雍梁。亦水之大者。故導山導水兩段專以此數水爲要領歟。禹導山導水之功已散見于冀州九段。然九州各有疆界。則山水源流未能貫穿。故復下導山導水兩段。逐一分疏。然後某山某水脈絡分明。而治水施功次第可見。中間所下東西南北字至字過字入字會字別字合字凡水之大小緩急分合向背歷歷如繪。化工之筆也。蔡註漢之原出于嶓江之原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導准自桐栢

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多淤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沈水不言山者。沈水淤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原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相敵謂之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斯岐節河濟所經與導河導沈兩節相應。西傾節淮渭洛所經與導淮導渭導洛三節相應。嶓冢二

節江漢所經與導江導漾兩節相應。兩段中關照細密如此。惟弱水黑水方外之地不誌其原。故與導山一段無關。照又導山分南北兩條撮叙而導水分九節細叙叙法各變也。

導山導水兩段總以入于海句作主。西傾三節不言入海者。緣上岍岐節之文也。弱水入海之處去中國遠。故不書黑水之入南海。亦入海也。渭洛之入河由入河以入海也。故下文總結曰四海會同。冀州九段以九州作主。而山水錯綜貫串于其中。

是縱說所謂經也。導山導水兩段以山水作主。而九州錯綜貫串于其中。是橫說所謂緯也。一縱一橫。一經一緯。極文章分合變化之妙。下乃以九州攸同一句鎖住。真有截斷衆流之勢。又恐上面文勢太重。一句結不住。故復下四隅既宅四句分結水土山澤等項。上面文字遂無一字一句不收。拾在內。仍恐文氣尚未渾全。故又總結一句曰四海會同。此節只六句二十四字。結上千餘言文字。點滴不漏。又作數重包裹。又具有分合起訖章法。何



等綿密筆力何等鄭重東漸于海節亦然東漸三句分說聲教四說句合說用分合兩層通說結京方有力量全篇都爲振起矣譬之形家大地千里來龍到結穴處必非一重沙水所能攔蓄必重岡複嶺波洄瀾繞無數曲折貫注然後精神團聚結出真穴文章之妙亦猶是也

禹貢一篇紀平成之烈而不言精一之蘊故復下祇台德先一句歸到躬行教化之本以補足全篇所未備東漸于海節正祇台德先之所致祇德于

文章鼻祖卷二

禹

上故教訖于下又非直到水土平治然後徽德以先天下也蓋祇德句是徽始徽終事聲教句亦是徽始徽終事苟聲教有未訖則雖地平天成禹心不敢自以爲足也

舜典肇十有二州先儒謂在禹治水之後故禹貢尚仍九州之舊也周禮職方氏有揚荆青兗雍冀增幽并而無徐梁爾雅釋地有冀豫雍揚兗徐增幽營而無梁青徐尚互見而梁州獨無山則揚有會稽青有沂山雍有吳嶽澤則豫有圃田青有

文章鼻祖卷二

禹

望諸雍有強蒲浸則荆有穎湛豫有漾青有沐冀有潞而至于幽之山曰窮無閭澤曰獯養浸曰菑時并之澤曰昭餘徐川曰潁沱滙夷浸曰淶易皆禹貢之所未見者至于五服之制國語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雖以紱爲賓尚與禹貢合周禮大司馬則爲九畿五百里曰侯五百里曰甸五百里曰男五百里曰采五百里曰衛五百里曰蠻五百里曰夷五百里曰鎮五百里曰藩職方氏九服亦如之王制又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疆里不同沿革亦異矣又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禹貢朔南暨雖不指其地亦大畧相彷彿爾雅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則不知所界矣凡文字只辦得一層意義一層問架筆力便卑弱氣味便單薄鍼線便疏畧如禹貢此篇極天下委曲煩重之事但作一番鋪叙已自力盡心疲文偏說了又說橫說豎說分說合說有總提有分提有

總結有分結一篇有一篇之綱領一節有一節之綱領層層脫卸節節聯絡柱中生柱線中藏線頭上安頭而不累墜脚下安脚而不傾欹散之則千條萬緒合之則一縷穿成筆力之高氣味之厚鍼線之密千古未有正如武侯陣圖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大陣包小陣大隊包小隊又如孫子所論率然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自左國史漢以來文章之道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也至其中句法字法典古與關濃纖雅淡無不

文章鼻祖卷一

三

備具羅列典章制度象數名物光怪陸離又足以包舉籠蓋職方河渠山經水註諸書三都西京諸賦此所以為千古文字之祖歟

秦晉惟十有三  
年春大會于流  
津洪範惟十有  
三王訪于箕子  
子武成之目  
而訪道之年  
王之訪于箕子  
如此箕子所以  
不最秘其傳  
柳柳州云法  
授聖此之謂也  
殷曰祀周曰  
年洪範作于周  
而曰祀箕子之  
志也武王以道  
訪箕子箕子以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陽下民人受通之理皆從此句起相協厥居我不知其變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初一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人次三曰農用八政人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用稽疑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文章鼻祖卷一

三

道授武王箕子  
未嘗臣周武王  
亦不必臣箕子  
也不臣周所以  
言前世君臣之  
義下世道所以  
明焉天人之  
言此即爰倫之  
所以叙也

稼穡土獨言德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之味五行二五事一曰貌水二曰言火三曰視木四曰聽金五曰思土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五事之序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五德三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報四曰司空五曰司徒教六曰司寇刑七曰賓

八日師。禁四五紀。一日歲。序四二月。月。定晦。三日日。  
正。四曰星。辰。經緯。五曰歷。數。推步。五皇極。皇建其。  
有極。飲時。五福。用敷。錫厥。厥民。飲時。五福。即九五福。  
有何待於錫。不知福。雖在人。亦必錫之。自若。然後可。  
長保其福。漢書。趙主。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  
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  
安。三王。扶之。而不危。富。壽。安。即九五福。之。富。壽。康。寧。  
也。此。敷。錫。惟時。厥。厥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此。節。凡。  
厥。厥民。位。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有。惟。皇。作。極。此。節。  
三。凡。厥。厥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文章鼻祖卷一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段言厥民所無。虛。獨。民。  
而畏高明。結上起下。此句。人之有能有爲。使。其。行。而。  
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節言有位所。心。之。私。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正。而。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此。節。敷。言。正。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  
訓。錫。極。應。敷。凡。厥。厥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

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保極應錫六。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  
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  
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  
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水。曰。  
霽。火。曰。蒙。木。曰。驛。金。曰。克。土。曰。貞。內。曰。悔。外。凡。七。卜。  
五。雨。霽。蒙。占。用。二。貞。悔。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八。占。則。  
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文章鼻祖卷一

六段文字極錯。六段文字極錯。六段文字極錯。六段文字極錯。六段文字極錯。  
庶人謀及卜筮。是主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  
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  
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疑。也。八。庶。徵。曰。雨。水。曰。暘。火。  
曰。燠。木。曰。寒。金。曰。風。土。曰。暵。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  
草。落。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來。備。曰。肅。貌。時。  
雨。若。水。曰。父。言。時。暘。若。火。曰。哲。視。時。燠。若。木。曰。謀。聽。

時寒若金曰聖思時風若土曰咎徵極備曰狂。後恒雨若水曰僭言恒。嗚若火曰豫。視恒。燠若木曰急。聽恒。寒若金曰蒙。思恒。風若土曰以上言廢。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休徵曰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咎徵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喻民有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喻卿尹之從星。則以風雨。喻卿尹當從民之殊好。而日月自有冬夏之常。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行則從民者。又非以徇民矣。

文章鼻祖卷一

辛

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以緩急。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以重為先後。福極之應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推驗到福極。正歸重在皇極也。

首三節。叙陳範之由。初一日五行節。列九疇之綱。一五行以下。演九疇之目。通篇以建用皇極為主。而皇極之建。不外九疇之各得其叙。水火金木土。有一行之或失。其常非建也。貌言視聽思。有一事之或違。其則非建也。食貨賓師。政有一之不舉。歲

時月日紀有一之不協。非建也。平康能協于極者。也。沉潜高明。強弗友。變友未協于極者也。正直剛柔。所以納民于皇極者也。稽疑之吉凶。協于極則吉。不協于極則凶也。庶徵之休咎。協于極則休。不協于極則咎也。阜極建則富壽康寧。君與民並受其福。皇極不建。則貧病夭折。君與民皆蒙其禍。故君必歛福以錫民。而民皆訓行以歸極也。此一篇之體要也。

武王曰。惟天陰騭下民。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

文章鼻祖卷一

壬

疇。皆從天道源頭說起。故通篇俱言天人感應之理。集註云。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而至于皇極一疇。乃天交關之根本。六三德亦法天治人之大要也。此正陰騭下民之實。故通篇以天字作骨。子起手三節。正不可忽畧看過。陰騭猶降衷也。相協猶易言輔相也。居猶惟厥攸居之居。衷降之于帝。居定之于天。輔相天地者。人

君之職相協下民者天之事也。

彛倫秉彛人倫也。惟天有水火金木土五行之德。是以人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所謂秉彛也。天賦人以形體而有貌言視聽思五事之用。即賦人以義理而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品之倫。所謂人倫也。彛倫所有皆九疇所有。九疇叙則彛倫叙矣。

陳師凱書傳旁通曰：五行五紀在天之彛倫也。五事八政三德在人之彛倫也。皇極在君在民之彛倫。

文章鼻祖卷一

三

倫也。稽疑在事在物之彛倫也。庶徵福極天人感應之彛倫也。推之而彌綸六合卷之而退藏于密達之而亘古亘今一散為萬萬彛為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體用兼該顯微無間此其所以為常理此其所以為洪範與。水五行之一也。惟洪水而曰汨陳五行何也。五行以水為首。水失其性則五行之性俱失矣。九疇以五行為首。五行汨陳則九疇皆汨陳矣。故曰不界洪範九疇彛倫攸敘也。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何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伏羲因河圖而畫卦。禹得洛書以叙疇。自漢書志孔穎達正義蔡九峯註朱子語類皆言之。而宋黃鎮成元鎮尚書通考明歸有光以爲河圖洛書皆指易宋林之奇并謂洛書之說不可信。皆翻案之過也。

初一日五行節是大禹所叙如易之乾元亨利貞。文王所說卦辭是也。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等句是箕子所演如易之初九至上九。

文章鼻祖卷一

重

初六至上六周公所繫爻辭是也。水曰潤下以後箕子又因九疇之目而推演之如易孔子所繫彖象是也。至如皇極之敷言庶徵之省驗如易之文言繫傳說卦序卦其義以推演而愈出者也。河圖之理易經散見于一部洛書之秘洪範會萃爲一篇書契以來文字莫大于此。精一執中舜以授之禹卽建極欽福之本也。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禹以陳之于舜卽五行五事三德八政之要也。大禹謨一篇道理悉根柢。

于洪範洪範一篇作用盡發露于禹謨禹謨洪範相爲表裏者不可不知

五行五事兩節對氣每節凡三層八政五紀亦兩節對氣每節各一層叙法各變皇極一疇爲九疇之主故言之獨詳不與六三德節對叙叙法又變稽疑庶徵兩段遙對稽疑文字多錯綜庶徵文字多整肅稽疑如汝則有大疑節六段長短相間庶徵如極備極無時若恒若無易既易皆小比排對叙法又變五福六極亦兩節對叙亦每節各一層

文章鼻祖卷一

三

然福極皆次九一疇分作兩對叙法又變人但知此篇文字規模嚴整義類繁重以爲方板之極而不知其體方而圓格整而活逐段對仗之中却逐層變換故能舉重若輕取繁若簡如此也

五行不言用九疇之用皆其用也五事曰敬何也凡人之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其端皆起于不敬一主敬而恭從明聰之德悉舉之此矣故曰敬用也八政曰農何也君之于民義主于厚不主于薄農厚也食貨祭祀所以養生司空所以定

居司徒所以掌教皆厚也卽司寇之詰姦宥之懷遠師之禁暴亦無非以厚民也故曰農用也五紀曰協所以求合于天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無爲而化功成所謂協也又治也又用三德者不以政治而以德治也柔非委靡剛非督責循循然抑其過引其不及而約之以就乎中故剛克柔克與正直並用也卜筮之法古人不廢惟至明者乃能一一反之于理而不惑于災祥故稽疑曰明用也不明而授其權于卜筮是國將亡而聽于神之說

文章鼻祖卷一

三

也休咎之來盛世不免惟聖人乃能一一體之于身而驗其得失故庶徵曰驗用也不驗而談其權于氣數是天變不足畏之說也五福曰嚮苟無可嚮之德雖福備而不爲福也盜跖日殺不辜竟以壽終焉得謂之福乎六極曰威苟有可威之道雖不入于極亦極也若顏淵之夭伯牛之疾又焉得謂之極乎而要其綱維根柢之所繫則專在皇極是故不建則無以立人之極建立也立極于此而天下之人皆取則焉所謂聖人入倫之至也

五皇極一疇一篇之主。皇建其有極。一疇之主。敷錫者。建極之用。錫保者。建極之效也。惟皇作極。建極也。無有淫朋。無有比德。保極也。有猷有爲。有守。以下。無有淫朋也。人之有能。有爲。以下。無有比德也。又恐其或出于勉強。而無自得之致。故又爲敷言以鼓勵之。此卽諷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義。是葵是訓。錫極之事。是訓是行。保極之事也。皆所以納民于皇極也。

文章鼻祖卷一

美

庶民之從。通以斷其吉凶。考之于古。歷歷不誣。如武王伐紂。曰朕夢協朕卜。則龜筮既協矣。而又曰。子有亂臣十人。予有三千臣。惟一心。則卿士庶民之從不待言。當時既四海永清。天下大定。而其後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也。盤庚遷殷。曰卜稽如台。則龜筮亦非不從矣。而在位者。胥動浮言。小民復不適有居。則卿士庶民皆逆也。然三誥聳牙。卒能奠厥攸居。殷道中興。是亦未嘗不吉也。周公營洛。卜惟洛食矣。而成

王如弗敢及知。殷民皆欲河朔黎水。用蘇氏說。是乃心與庶民。未必無逆也。而定鼎作邑。民大和會。可不謂吉乎。周公東征。予得吉卜矣。而成王未知周公之心。本孔氏說。邦君御士。反曰王害不違卜。是乃心與卿士。又顯然皆逆也。然卒四國是皇。罪人斯得。可不謂吉乎。至于春秋所載尤多。可據左傳。晉文公勤王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懿氏卜妻敬仲。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筮之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文章鼻祖卷一

三

其後晉主夏盟。成子得政。亦所謂龜從筮從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也。宋人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不吉。曰遇水適火。利以伐姜。不利子商。筮之曰。宋方吉。不可與也。遂不救。鄭衛侯夢渾良夫使得靡筮。予之邑。置邑而逃。卜之曰。如魚鼈尾。衡流而方羊。繫焉。大國滅之。將亡。其後晉人伐衛。遂出衛侯。所謂龜筮共違于人。趙鞅得之。而用靜吉。衛侯得之。而用作凶者也。晉獻公筮嫁穆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不吉。獻公不從。至惠公而遂有韓

原之敗。崔杼欲娶東郭偃之姊。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順。妻不可娶也。崔子不從。卒爲慶封所滅。此兩事雖不言龜之從逆。然皆筮逆而凶者也。經云。什內吉。作外凶。傳曰。可以祭社。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晉獻公卜嫁穆姬。齊崔杼卜娶東郭氏。是婚姻之好。作內事也。而何以亦凶。蓋兩事雖始于婚姻。而其後惠公背惠。食言以亢秦。警崔杼獄君專政。以召慶亂。則固不止于作內矣。且兩事特未聞其卜耳。卜之于龜。亦未必不逆也。

文章鼻祖卷一

三

不言龜逆筮從何也。古人重龜。以龜爲主。龜既逆。則不必更問筮之從否矣。惟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而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其後卒殺太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公子夷吾而晉大亂。則龜逆筮從之不可彰彰明矣。夫作內吉。作外凶。龜從筮逆。猶且不可。而況于龜逆筮從乎。

肅時雨若一段。歷代史家五行志俱從此出。但經文言五行五事。有自然感通之理。非必以某事得

必以某休徵應某事。失必以某咎徵應也。如帝堯時九年之水。豈必貌之弗恭。成湯七年之旱。豈因言之弗從。金縢之大風拔木。或以爲成王未知周公之心。近于思之不睿。若大舜之烈風雷雨。此又何所指耶。五行志中乃一一比而較之。至于牛羊犬豕之屬。休咎亦與五行相配。則不免于繫矣。洪範一書。自漢以來。俱雜以識緯。宋王介甫曾子固別爲洪範傳。乃能深探理數之正。而明歸熙甫亦復爲之。要其精華。都已萃于九峰集註矣。

文章鼻祖卷一

三

元胡一中允文有定正洪範一卷。以惟十有三祀三節爲史臣之序。以下分出經傳。經爲禹本文。傳爲箕子所釋。初一日五行節。爲九疇之經。一五行五句。爲五行之經。水曰潤下。以下爲傳。二五事五句。爲五事之經。貌曰恭。以下爲傳。三八政四五紀二節。爲經。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傳。五皇極二句。無偏無陂。一節。爲經。皇極之敷言。二節。及前凡厥庶民。四節。爲傳。一日正直三句。爲經。平康正直。以下爲傳。七稽疑至衍忒。爲經。立時人二節。爲傳。



八庶徵至曰風爲經曰時至風若爲傳九五福兩節爲經歟時五福至作汝用咎惟辟作福兩節爲傳就其所定經傳不出本文而互相發明亦自有條理此如費直之易不用章句卽以彖象繫辭文言解上下經王弼因之襲用至今卽尚書中武成一篇今所用者依朱子改本非古文原本次叙也而充文之定正洪範不行于世此固有幸不幸耶然按古文今文白漢迄今相承不改而忽于干白載之下獨出已見更爲釐定安知與聖人之本

文章鼻祖卷一

甲

經果能脗合無間獨探其不傳之祕耶亦未免于好事之過自用之失矣。堯典紀傳體也禹貢志體也洪範論說體也堯典挨叙法禹貢類叙法禹貢重規疊矩洪範直起直收禹貢說事洪範說理堯典以說事兼說理禹貢紀事洪範紀言堯典以紀事兼紀言尚書中此三大篇文字學者能分別其體裁貫串其脈絡天下之文章盡于是矣。

文章鼻祖卷一終

文章鼻祖卷二

婁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阜里先生評選

後學

唐 翰池染 夏大霖甘來 同校  
顧增光凌雲 顧 晉錫功

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

文章鼻祖卷二

一

主臣之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柔惠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

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子齊使。上叙鮑叔薦管仲之事。以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蒙三下叙桓公用管仲之事。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蒙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早聖侮士。

文章鼻祖卷二

二

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容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講本肇木。勸之以賞。罰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四段排對

皆所謂成民之事也

四句一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

文章鼻祖卷二

三

四段文字相類而不嫌其復具氣味以達其詞宏以肆用不著并疊減省之法。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買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  
節其用耒耜耨及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  
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鋤以  
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襖露  
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  
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  
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

文章鼻祖卷二

四

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以下言制國所制國以爲  
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  
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  
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  
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與後交隣  
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  
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  
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

此是制國寄軍  
今之實

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  
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  
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  
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  
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  
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此句又是一篇要領制國桓  
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  
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  
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  
文章鼻祖卷二

五

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  
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  
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  
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修  
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  
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  
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  
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  
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歸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

總是一國之  
人呼吸痛癢無  
不相聞一旦有  
事則如手足之  
捍頭目肢體之  
衛心膂有死無  
生不可解者千  
古長之

此先近而後遠  
先內而後外先  
自治而後人治

六

制國制鄙皆定  
民之居事上文  
桓公問定民之  
居管仲總說得  
制國一邊桓公  
卽欲從事於諸  
侯故管仲更言  
內政軍令以爲

與前制國段  
中三小段一樣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以下言制鄙所謂伍其鄙也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墀，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聽治者。」與前制國二十一鄉及五家爲兩兩段遙對并兩段爲一段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

七〇

不嫌其復

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

文章鼻祖卷二

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與前國子高子退而修鄉一段。還對在鄙之人。總是一樣。不必兩番敘述。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隣國未吾親也。與安國一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段還對。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頻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隣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

桓公始欲從事于諸侯而曰國未安難欲從事於諸侯而曰隣國未吾親也其欲必得志于諸侯也

內政軍令而外又補足兵一層

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諸狗馬惡金。以鑄鉏耰斤櫛。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以下皆從事。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

三段排對

三段中三句亦一樣而不嫌其

文章鼻祖卷二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隣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餉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鄆。有草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以上紀管仲爲桓公制霸之事。伯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卽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應南濟汝踰方城。望

上三段排對此  
處又總一段束  
上起下總極力  
鋪張桓公伯業  
之盛也

上三段排對此  
兩段排對法

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伐。應。北。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康。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應。西。至。於。西。河。方。舟。設。泝。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繫。兵。不。解。繫。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邱。之。會。此。事。為。桓。公。伯。業。極。盛。之。事。故。

文章鼻祖卷二

十

特筆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願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還。

此處又總一筆  
東上起下

此處又總一筆  
東上起下

又兩段排對法  
又變前

大結束通篇全  
力注此一句管  
夷吾是主齊成  
諸人帶說

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邱以討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得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譚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登邱。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杜邱。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章。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寧戚。陽朋。廩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文章鼻祖卷二

十

參其同伍。其都定民居。成民事。四句一篇要領而。

作內政寄軍令又四句之要領也。以此治內。卽爲安國之本。又加之脩舊法。滋民財以安之。以此治外。卽爲親隣之本。又加之反侵地。重皮幣以親之。國既安隣。既親。然後擇其甚淫亂者。征之。於是兵車會三。乘車會六。帥諸侯朝天子。而伯功立。通篇層次。段落貫串。如此。要其所以致此者。非桓公之能。管仲之力也。故篇首云。若欲治國家者。其管夷吾乎。篇末云。唯能用管夷吾。齊威。陽。朋。賓。須。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管夷吾是主。諸人帶說一起。

文章鼻祖卷二

三

一結歸重管夷吾。則通篇文字爲齊桓公鋪張揚厲處。皆爲管夷吾發揮描寫處也。要知齊語此篇是贊管夷吾。不是贊齊桓公。以管夷吾爲主。不以齊桓公爲主。周禮夏官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齊語五家爲軌。軌長帥之十軌爲里。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連長

帥之十連爲鄉。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卽此制也。地官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羣。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賔。齊語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卽此意也。管仲制國制鄙諸政。大概原本周禮。又損益以己意者。而作內政寄軍令。亦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之意也。管仲之學術根柢如此。與周禮所以造周者何異。但周禮

文章鼻祖卷二

主

所言者王道政教之實。而管子所言者陰謀富強之術也。此純雜之辨歟。左傳所紀桓公創伯之事。只此篇所載兵車會三。乘車會六兩句。足以該之。至其平日設施布置之方。未之明脩也。管子一篇語復瑣碎凌雜。獨此篇兼總條貫。鋪陳終始。宏深鉅麗。精警嚴密。管夷吾固天下才。而左邱明亦真千古文章之雄伯哉。上半篇所設施皆爲下半篇用。下半篇事左傳之所詳也。此只擬其大略而點次之。上半篇事左傳

之所不詳也。此乃條分縷晰而陳說之觀於國語左傳詳略之際可以識文章避就之法矣。

此篇文字多用複句成民之事一段內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語凡四見親鄰一段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語凡三見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三段凡兩見而皆不嫌其複文字固有兩種有一字不肯複者舜典歲二月東巡狩

文章真祖卷二

古

協時月正日等句只一見南岳曰如岱禮西岳曰如初北岳曰如西禮一字不複左傳騁而左右一段只用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補之亦一字不複總須看全篇文體有舒徐者有峻急者有排列者有并疊者舜典鄠陵并疊峻急者也齊語此篇舒徐排列者也於舜典中亦鋪叙四段則緩散無力矣於齊語此篇亦併作一段則蕭索無味矣至如檀弓有若問於曾子節是非夫子之言也夫子有爲而言之也凡兩見公羊傳宋人及楚

人平一篇易子而食拆骸而炊軍有七日之糧語凡三見此又專以複筆見奇者複一句醒一句複一層警一層又非舒徐排列之說也。

此篇文字多用排比士農工賈四段排對制國制鄙兩段長短相對安國親隣兩段亦長短相間遙對中間小排比處尙多末段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三段排對諸侯稱順焉四段排對禁暴諸侯示權中國又兩段排對通篇單行處絕少蓋文字須看全體有整肅者有跌宕者跌宕則不利於排整肅

文章真祖卷二

主

則不嫌於排經傳文字整肅者多故用排者亦多史漢而下便專以跌宕見長矣國語文字最精采者齊語越語齊語治大國之事故其文多整齊嚴肅越語治小國之事故其文多刻苦奮厲讀齊語見一時都鄙內外立綱陳紀雷厲風行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國安得不富兵安得不強讀越語見一時君臣上下苦身戮力早作夜思莫不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恥安得不雪仇安得不復事皆千古之奇事文皆千古之至文也



不錄越語者越語文非一篇事多重複全錄不可  
摘錄不可故姑置之而附論於此  
篇中寫管仲治齊逐層布置事事著實無一空著  
文字亦逐層結構字字著實無一空設學術經濟  
事事具實真可坐而言起而行精實致用之文後  
世惟漢賈誼治安策有此本領是錯言兵事諸書  
根柢亦從此出宇宙間有數大文字也

文章鼻祖卷二

去

此段叙楚之將  
帥子文是齊子  
玉是主

便伏後城濮之  
敗而無禮四字  
斷定子玉禮字  
是一篇眼目  
報施校忠取威  
定伯八字是一  
篇骨子晉人此  
一戰行勢總不  
出此八字內  
敘宋桓公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二十有八  
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  
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  
伯昇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  
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  
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僖公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文章鼻祖卷二 七  
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  
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  
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  
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  
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  
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  
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子被廬作

此段敘晉之將  
說禮樂敦詩書  
正與子玉之剛  
而無禮反照

晉知皆談所謂  
禮也

示義示信兩段  
是實因下文大  
鬼示禮一段而

追叙此兩段作  
陪禮一段是主  
晉侯示禮所以  
勝楚之剛而無  
禮也  
一戰而霸四字  
代晉層次

伐衛層次

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士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敎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

文章鼻祖卷二

大

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兒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僇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僇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踴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於師立舟之僇以為戒

與後原田之訓  
相映

報施二字獨於  
此處明無此外  
見暗應

以下致楚戰層  
次

文章鼻祖卷二

七

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

譏諷之口指  
賈等語剛而

醒禮字

救忠

總是報施救忠

報施

與前兩舍於  
與人之謀相映

可敬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  
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譏諷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  
東官與若教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  
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  
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  
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  
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  
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  
文章鼻祖卷二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  
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賁子曰漢陽諸姬楚實  
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  
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  
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  
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  
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  
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軍七百乘鞞鞅鞅  
文章鼻祖卷二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  
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  
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  
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  
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  
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  
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

此段模彷彿尚書文侯之命極其鋪張揚厲以振起全局

結代衛案與上文鄭伯爲楚師

既敗而懼相映

字德字即禮字也結晉案補結子玉案

映起處篇首結相映

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宿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幣之服戎幣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喧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

仍結到篇所引處篇以晉爲主也

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此篇是晉勝以晉爲主自河陽勤王以來皆紀晉文創伯之事至城濮之戰而伯功乃盛此正紀晉伯之盛也

報施救患取威定伯八字是一篇骨子救患不過報施取威即是定伯侵曹報曹共公之觀裸也伐

文章鼻祖卷二

三

衛報衛文公之不禮也救宋報宋襄公之以馬二十乘也退三舍報楚子反國之言也不獨無入僂負羈之官爲報施也而獨于無入僂負羈之官明點報施兩字蓋盤殮置壁施之小者也盤殮之施尙不忘報况曹衛楚宋恩怨之大乎勝楚得諸侯而天王策爲侯伯是取威定伯也報施救患取威定伯其功又全在一戰故曰一戰而伯又是通篇線索晉侯曰我欲戰矣先軫曰能無戰乎子犯曰將何以戰又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樂員子曰

不如戰也。其君臣計畫皆急急於一戰而惟恐楚人之不欲戰。子玉剛而無禮，適墮其術中。故其既決其敗於前，榮季復蒙其敗於後。至軍敗身死，而晉侯喜可知。起結完子玉案，而繳重在晉所以定晉伯也。

禮字亦是一篇眼目。剛而無禮，子玉致敗之根。大蒐示禮，晉文致勝之本。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先軫曰：定人之謂禮。又曰：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及後盟

文章鼻祖卷二

言

於王庭。君子謂是盟也，信是役也，能以德攻德。字信字皆所謂禮也。

楚人治兵，晉人大蒐，兩段遙對，皆是選擇將帥之事。楚之將帥剛而無禮，晉之將帥說禮樂教詩書，兩國將帥之優劣從此見。即兩國用兵之勝負從此分也。

示義示信示禮不平。此段因上文蒐于被廬，故追叙伐原定襄王兩段作襯。示義示信是實，示禮是主出穀戌釋宋圍不平城濮之役，總為宋起見。楚

子圍宋，晉人救宋，侵曹伐衛，皆為宋設也。出穀戌是實釋宋圍，是主。

此篇以戰作主，而未戰之前屢以不戰作勢。離合之妙也。文章之道，欲合必先離，能離然後能合，以不戰作勢，所謂離也。不戰而卒至於戰，所謂合也。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是楚子可以不戰矣。離也。而子玉使伯棼請戰，則合宛春告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子玉亦可以不戰矣。離也。而先軫以宛春

文章鼻祖卷二

言

之執怒楚，則合晉師退避三舍。楚眾欲止，是晉楚皆可以不戰矣。離也。而子玉不可則合，楚師背鄢之舍而患與人原田之誦，而疑楚子伏已之搏，而懼是晉侯亦幾幾不欲戰矣。離也。而欒枝子犯以得天得諸侯決其必捷，則合。至子玉使鬬勃請戰以下，遂一合而不復離矣。要其前此文字之離，正為後此文字之合也。明乎離合之說，而文章之道思過半矣。

春秋時去古未遠，故其用兵猶多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獨城濮此篇全是陰謀詭計爲孫吳先道伐曹衛孫子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執宛春孫子所謂怒而撓之也退三舍孫子所謂平而驕之也胥臣蒙馬以虎皮孫子所謂亂而取之也狐毛設二旆而退樂枝使輿曳柴而僞遁孫子所謂利而誘之也原軫卻縠以公族橫擊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孫子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晉師三日館穀孫子所謂因糧於敵也合而言之則孫子之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晉文創伯

之時去孫武子尚遠而十三篇之秘已盡洩於此矣

左傳叙戰事多於戰之前後描寫不肯用正面叙又多零星點綴不肯一併叙鄆鄢陵皆然獨城濮此篇將晉楚交戰事并疊作一處又皆正面實叙遂開史漢鉅鹿昆陽之局五大戰文字中所獨也策命晉侯爲侯伯一段鋪張揚厲之極前此戮力疆場此處策勳廊廟前此文字皆金戈鐵馬之聲此處文字皆玉佩冠裳之度不如此前後文字不

能改觀不如此前後文字亦不能相稱也

先叙楚子克鄭

十有二年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

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宣公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於大官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

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

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

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窮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

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

文章鼻祖卷二

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

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

而許之平潘厓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

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

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韓厥為司馬

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

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變

照下濟河

前日退師此曰  
退三十里而許  
之平總是不專  
侍戰  
次敘晉師救鄭

此段以楚不可  
敵句作主  
著此二段便見  
楚師之必勝  
楚師之必勝  
德刑雙承一段  
并敘

政事等項二  
段對敘法變

典禮二段變  
為敘法又變

總收一筆

應不可敵句

軍武亦雙應

兼弱攻昧又分

又總一筆

師武巨力提一

筆  
武力亦分疏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

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

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姦矣為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

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

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文章鼻祖卷二

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鏖王師

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

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

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

死且成師以出問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

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

若此一段便見  
晉師之必敗  
字分疏

以上總見晉師  
之無紀律

飲馬於河與前  
晉師及河相映  
戰而敗子孫  
叔故皆不欲戰  
而勝兩人對照

又從楚人見晉  
師之必敗

以上總見楚師  
之有紀律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  
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  
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  
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  
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  
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

文章鼻祖卷二

辛

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  
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  
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  
尹南轅返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  
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  
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  
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  
以待之晉師在敖郛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

一面叙定晉楚  
辭此處又夾出  
鄭來批發

此段以宋句覽  
不可從爲主對  
皇或諸戰皆以  
前隨武子一段  
是論楚師之必  
敗者又別

駁駁勝而嘴句  
一段補表文注  
亦極錯結  
駁老字此段

駁不設備此段  
亦長

樂書士會意同  
恒子趙括趙同  
意同瑣子亦各  
分照

以下乃將晉楚  
夾叙

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  
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  
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  
蚡冒筭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我則不德而微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

文章鼻祖卷二

壬

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  
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  
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  
子良在楚楚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  
以我下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  
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  
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  
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  
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



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

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

敢拜君命之辱

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文章鼻祖卷二 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

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文章鼻祖卷二 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

軍故此制清上  
軍未動以通應  
其卒等語也  
下軍已敗故曰  
還上軍未敗故  
曰從  
漢書教前七籍  
完若上軍案  
事在一時而分  
在各處故彼此  
分頭寫讀畢而  
首尾了然  
文章鼻祖卷二  
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  
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  
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水曰尸  
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衣尸之皆重獲在木  
下楚熊負隅因知整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  
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  
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  
連尹襄老獲之遂就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

總一筆完清  
斬然大波起  
七德上文散敘  
此處總一筆下  
文又分應凡作  
三層重現疊輝  
而文字各變  
文章鼻祖卷二  
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  
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  
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  
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  
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鏞時  
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  
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  
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建民  
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  
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  
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告成事而已武非  
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  
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  
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官告成  
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  
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

時林父案與城  
漢子玉案一  
林父復位事  
不問文亦稍異

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  
亂者也。夫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左  
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曰：猶猶謂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  
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  
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  
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

文章鼻祖卷二

美

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此篇是楚勝以楚為主，自伐陳以來，皆楚莊劍霸  
之事。至鄧之戰，而霸功乃盛。此正紀楚霸之盛也。  
此篇與城濮不同。城濮之役，晉君臣皆急於一戰，  
而勝鄧之役，楚君臣皆不欲戰，惟一伍參欲戰，而  
亦勝。始服鄭而許之，平便非必於戰者。後聞晉師  
濟而欲反，命令尹還轅，而仍次於管，以待使少宰  
如晉師，又使人求成，皆非欲戰者也。及戰勝之後，  
潘崇等築京觀，而楚子不許，其始終不欲以戰自

張明矣。此是通篇血脉暗相貫注處。看來晉人城  
濮多陰謀，而楚人鄧轉正大，惜乎僭王日久，目無  
共主，故為先君官告成事而還，無策命侯伯之典。  
此其所以不及桓文也歟。  
起手其君能下人，兩句服鄭而不，利其有小國之  
所以懷也。末後武有七德一段，克晉而不張其功，  
大國之所以威也。兩段雖文有繁簡，而語氣正大，  
義類相符，勛兩悉稱如此，起結方包裹得住中間  
千頭萬緒也。

文章鼻祖卷二

三七

隨武子一段，泛論楚師之必勝，以見楚不可敵。知  
莊子一段，對鄭皇成語駁辨，以見鄭不可從。故兩  
段雖一樣鋪張楚事，而不嫌複沓。  
此文楚人事都從晉人看出。隨武子德刑政事典  
禮及樂，武子楚自克庸以來兩段也。晉人事都從  
楚人看出。伍參晉之從政者，新一段是也。彼此一  
交互則實者皆虛，虛者皆實。所謂實者虛之，虛者  
實之之法也。許伯御樂伯一段，吾聞致師者三層，  
是虛說，而摩旌靡壘等語，却實行其所聞而復是。

實事而語。却虛。又一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法也。看來晉軍輕佻。楚軍持重。晉軍不和。楚軍輯睦。晉軍徇私。楚軍急公。晉軍無備。楚軍有備。隨武子言。楚不可敵。而薳子不可樂。武子言。鄭不可從而趙括。趙同弗欲。是不和也。伍參欲戰。而孫叔敖弗欲。因王命而改乘轅。以壯何其輯睦。薳子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是輕佻也。將飲馬於河而歸。次於管。以待何其持重。魏錡求公族。未得。趙旃求卿。弗得。皆怒。而欲敗晉者。是徇私也。孫叔敖始不欲戰。及王

文章真祖卷二

天

乘左廣以逐趙旃。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何其急公。薳子曰。多備何為。桓子不知所為。是無備也。楚子兩廣。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脫。左則受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何其有備。篇中兩兩相形。一一對照。便見楚之必勝。而晉之必敗矣。楚子聞鄭以下。先叙克鄭事。為一篇原起。晉師救鄭以下。雜叙晉將帥語。以見晉軍之無主。張楚子北師以下。雜叙楚君臣語。以見楚之有操縱。鄭皇

成如晉師以下。又插出鄭以挑晉楚之釁。楚少宰如晉師以下。乃夾叙晉楚事也。楚既求成矣。而許伯樂伯復以致師來。薳子及趙同趙括已撓晉權矣。而魏錡趙旃復以御憾往。於是晉楚遂有不得不戰之勢。潘黨逐魏錡以下。乃正叙戰事也。晉軍中有棄車走林者。有敗而爭舟者。有敗而先濟者。有殷其卒而不敗者。有以其族反之者。楚軍中其前有摩旌靡壘者。有射鼓掉鞅者。有入壘折馘執俘者。其後有搏得甲裳者。有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文章真祖卷二

元

者。有車馳卒奔者。將晉楚兩國交戰事。寫得橫斜壓亂。迷離變幻。應接不暇。未乃以武有七德。一大段包舉之。於是碎者完。散者整。雜出者悉有條。而不索通篇文字。極典重又極細密。極錯綜又極嚴整。五花八門。無不如志。子長孟堅大紀傳多從此出。篇中每發一段議論。必逐字分疏。逐字還他根柢。德刑政事典禮師武臣力師出以律驟勝而驕老不設備。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段段

皆是寧拙無巧而巧不可階。寧樸無華而華不可掩。亦諸大戰文字中所獨也。

城濮之戰。文字全用奇。此篇文字全用正。鄆陵之戰。文字多用虛。此篇文字多用實。在諸大戰中。尤爲左邱明全力所注者。

憂晉亂是主意。開口喝破伏後。十七年傳亦與。文字未段語相照。所謂擊首而尾應也。

只三字從旁人見晉師之必勝。

此就楚人見師之必敗。德刑詳義。禮信六字得之爲聲。暇之本失之爲輕。爽之本亦逐字分疏反正。凡四層。

十有六年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成公。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黶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卻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

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獲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濟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

伏後子反之死  
就鄭人見楚之  
必敗

謹發字

文子看定屬公  
及樂卻必有役  
與數語一篇片  
兩共起處及末  
段立於我馬之  
前語先後呼應  
再醒發字所謂  
擊中而有尾俱  
應也

兩段又從野人  
看出楚師之必  
敗  
樂書云固壁而  
待是欲持久卻  
至言楚有六間

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  
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  
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  
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  
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文章鼻祖卷二

三

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  
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  
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  
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窺固壁而待之三  
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  
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登軍而不

是欲急戰兩人  
意見不合故十  
七年傳云樂書  
怨卻至以其不  
從已而敗楚師  
也  
此段極寫晉軍  
之整暇妙以楚  
子登樂車一句  
領起寫一面事  
而兩面俱到透  
空結撰離奇變  
幻不可方物前  
此未有也

上文變寫兩國  
士而伯州犂語

詳此處單頂苗  
黃皇來詳舉相  
配又恰好側入  
晉事也  
伏共王中目

文章鼻祖卷二

三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  
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  
卦遇復曰南國臧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  
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連於淖步殺御  
晉厲公樂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  
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  
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  
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  
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微

回礦爾射死藝

文章鼻祖卷二

學問

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  
者而退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潤羅曰速從之其御屢  
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  
止從鄭伯其右蒯綸胡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  
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  
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弑中唐荇謂石首曰子  
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  
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燔之戰晉敗餘  
 師不能軍此篇  
 楚敗後尚能復  
 戰

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我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馬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

文章鼻祖卷二

○ 聖

上一段三字句  
此一段二字句  
法變  
窮前染翰摘飲  
相映  
緊接出范文子  
致戒語而顧晉  
國之憂爲通篇  
大結束所謂聖  
尾而首應也。  
戒字正從憂字  
出

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荀曰：「蒐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

死以二命相惡  
反以二命相惡  
死以二命相惡

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對曰雖彼先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則亡君師敢忘其死  
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此篇亦是晉勝亦以晉作主然與城濮不同又與  
鄆不同蓋城濮以晉勝為主鄆以楚勝為主而此  
篇主意不重晉之能勝楚重晉之以勝楚召內亂  
故城濮鄆兩篇須看前面來龍此篇須看後面去  
路自鄆陵戰勝晉君臣相猜厲公被弑三卻見殺  
樂氏出奔皆張本於此番之一勝此題外之意而

文章鼻祖卷二

吳

實一篇之主也惟范文子早見及此文子不欲戰  
者也樂武子卻至主戰而勝者也題面似以樂卻  
爲主題意却以范文子爲主文固有題面在是而  
主意又在題面外者此類是也  
通篇以憂字作主開口說晉國之憂可立俟也中  
間云我僑遯楚可以紓憂又曰唯聖人能內外無  
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總不脫憂字未段立  
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  
之戒所以弭憂也首尾兩段兩相呼應所謂整首

文章鼻祖卷二

吳

以整暇致勝者也范文子以整暇持勝者也整暇  
是題面憂字是題意題面以整暇爲主題意以憂  
字爲主  
左傳文字慣於題前作勢如鄆之戰隨武子樂武  
子兩番議論便見楚之必勝知莊子伍參兩番議  
論便見晉之必敗鄆陵之戰孟獻子一言便見晉  
之必勝申叔時姚句耳兩段是從旁人見楚之必  
敗樂書卻至兩段是從晉人見楚之必敗當未戰  
之先兩國勝負情形已分寫得瞭如指掌直至交

而尾應擊尾而首應者也中一段又與首尾兩段  
相應所謂擊中而首尾俱應者也此是一篇精神  
血脉貫注處有此三段作中樞首尾關鍵其餘題  
面雖極力鋪張總絲絲入扣矣  
整暇兩字亦是一篇眼目整暇與輕窈對德刑  
詳禮信義得之則爲整暇之本失之則爲輕窈之  
本楚有六間一段是實指其輕窈而左右一段  
乃細陳其整暇也其餘叙晉事總不脫整暇意叙  
楚事總不脫輕窈意極錯綜映射之妙樂書卻至



兵勝負只如點晴一點更不多著筆墨史漢以下便多正面直叙不能如此曲折頓挫矣  
 騁而左右一段本晉人行軍布陣之事所謂整暇者也若但從晉人一面叙去文便板實妙著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一句領起使晉人事都從楚人目中看出口中說出便覺字字靈活筆筆生動此亦是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法而用筆之妙更寫得花團錦簇移步換形真是奇外無奇更出奇也楚人望晉軍晉軍亦望楚軍若作兩番叙述文便

文章鼻祖卷二

吳

繫壁若只一番點欠又似漏脫妙只以兩句補足之曰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一字不漏亦一字不複此是補法省法并疊法後人文字凡叙一樣事者多祖此注  
 晉侯將伐鄭一句提起下緊接范文子語先將題外主意喝破為後傳十七年晉亂張本然後接入樂武子語再將題面撥轉為全篇晉勝領局也孟獻子申叔時姚句耳三段從旁人看出晉楚之勝敗范文子欲反至童子何知焉再申明主意為首

文章鼻祖卷二

吳

尾血脉亦更為後傳張本也樂書卻至兩段雖論楚事亦伏後傳樂書怨卻至案登巢車至一矢復命正戰戰戰面蓋如此一篇大戰文字主意固不可脫而題面亦不可略也卻至三遇楚子之卒一段搭上也伏後傳卻至見殺案韓厥從鄭伯以下結鄭案楚師薄於險一段正結楚敗案樂鍼見子重之旌一段結出整暇二字以下至三日穀重為楚赴波以完楚案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一段繳轉起手結清主意正起十七年晉亂張本也未

段完二卿相惡并吾不復見子句

文章鼻祖卷三

雙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臯里先生詩選

齊召南次風 秦大士劔泉 同校  
受業 朱鳳蓮玉皆 袁 汝南齋

朱佩蓮玉堦袁枚簡齋

項列本紀

本紀帝者之事也。羽未爲帝而稱本紀。惜之也。羽字也不書籍而書羽。不名而字之也不名而字之亦所以惜之也。本紀無書字者。旣

文章鼻祖卷二

爲本紀而復字之。又以見本紀非羽所應得。

也。此太史公之微意也。漢書改爲項籍傳。事多入高紀中。體義雖正。文字減色矣。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

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特提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

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兼。住。項。羽。另。叙。項。梁。項。梁。嘗。

學萬人敵是羽  
一生本領

100

曹咎司馬欣伏  
案爲後信任二  
人張本

兵法部勒賓客  
子弟伏案爲後

以此不任用公  
旬張本

元年起故婦事只于此處見彼可取而代句

是羽一生志氣  
漢祖大丈夫當  
如此句有企美

之意此直觀之而已

1

起兵時零星雜碎事總叙爲體

不紀年以下乃  
揆叙項羽起兵  
後事故另用也

年起例也  
項羽起事如此  
而沛公誅沛令  
與父老相讓仁

暴何如

以八千人渡江及至江口子  
第八千無一人

1

有櫟陽逮捕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頌梁穀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

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

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

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

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秦二世元年秦紀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秦紀年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

文音鼻祖卷三

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  
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

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  
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

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服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

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鄣  
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

通鑑本

東西兩字是一篇大開鏡

從此至篇末皆用東西兩字作界劃

史陳嬰生語非其妻正室項氏之為人望所屬也

應提處世世為是將

軍六七萬人正經八千人相繼以後鴻門之起十萬以下之起十八騎盛衰多

梁曰前時某使公主其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狗下縣廣陵人召平另搭上不於是為陳王狗廣陵未能下開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從此句領起一篇大線索都聞陳嬰已下東陽上亦搭另起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敘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

文章鼻祖卷三

二

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又搭起頭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越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

少梁豈可數言也八千人相繼便結秦嘉景駒案

結陳王案

沛公始見以下便多夾敘沛公

范增是羽紀中要緊人故此處持另提

再應世將

立義帝

應陳嬰

此處別敘三田本末為後田氏

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此著句劃清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及未聞所在相應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

文章鼻祖卷三

四

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



諸將羽

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

文章鼻祖卷三

七

與前新會稽守  
將軍謀亂一  
句住得對總是  
極形惻隱之狀  
因使二字妙

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提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

與前章邯已破  
項軍一段一  
相應  
上一段實為此  
一段揭篇之  
說起精神項  
羽一生極得意  
處太史公一生  
極得意之筆

長史欣即機關  
猿隊司馬欣也  
治與起一段中  
語應

此段細敘長史  
欣及陳餘遺  
書皆是為章邯  
降羽張本也

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營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又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議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

八

文章鼻祖卷三  
口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

前有此約故後  
項羽分三秦以  
王之也但項羽  
不肯陳餘之約  
而獨背義帝之  
約故為不平耳  
既有此史故報  
及陳餘書章邯  
已有意降楚若

便項兵不進則  
其降解未決又  
連破之陷南汗  
水章邯雖欲不  
降不可得矣此  
羽用兵之妙也

追敘前事并敘  
今事數行中曲  
折盡出

文章鼻祖卷三

九

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  
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  
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  
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  
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  
鉄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  
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  
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  
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  
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  
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  
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以  
章邯降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  
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  
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  
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  
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  
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新入項伯一段  
忙處極開緩處  
極緊

文章鼻祖卷三

十

向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  
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  
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  
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  
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  
與項羽相見鴻門之會一案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  
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  
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  
霸上先著此四句見得劉項兵勢不范增說項羽曰  
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  
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  
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  
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  
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  
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

張良已定計殺沛公  
沛公已定計殺沛公  
沛公已定計殺沛公

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見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

文章鼻祖卷三

士

沛公已定計殺沛公  
沛公已定計殺沛公  
沛公已定計殺沛公

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曰。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死且不避。強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

項伯復夜去見沛公  
項伯復夜去見沛公  
項伯復夜去見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樊噲從良坐。下亦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若。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文章鼻祖卷三

士

沛公已定計殺沛公  
沛公已定計殺沛公  
沛公已定計殺沛公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拔劍而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則與。樊噲覆立而飲。項王曰。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則與。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

先提懷王之約以懷服項羽約不致專

此處猶不脫刻字應細

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官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

文章鼻祖卷三

主

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曰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新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

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枓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交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夫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向自此以後羽兵只東歸不能過西一步矣

文章鼻祖卷三

四

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也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贊所楚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不亢不卑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著此二句便是諸將



每段用故字乃  
字因字總見其  
分封不平

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請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數語推范增心。事曲折如繪。本是不乃陰謀。曰巴蜀道險言之隱。而太史公逆探得之。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以章邯等三人豈足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起再應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

文章鼻祖卷三

主

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自前西欲急王

文章鼻祖卷三

夫

應前田榮不助  
楚再伐後救楚  
案除亦伏後叛  
建案

書法此下以意  
紀年  
分封諸侯一觀  
從義帝起義  
帝緒

結義帝案義帝  
終而羽之罪定

以下敘諸侯之  
叛楚  
田榮反齊

實注到此句纔。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皆賀。自王意。罷戲下名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實所謂放者也。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越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

彭越反秦

陳餘反趙

漢之遷定三秦  
事重於齊趙此  
處後齊趙詳而  
敘漢略故又著  
項王聞漢王已  
并關中且東四  
上句仍歸重在漢

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  
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  
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  
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  
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  
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  
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  
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  
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

文章鼻祖卷三

七

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  
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  
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  
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狗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  
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  
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數千人行項王  
由此怨布也伏後布亡漢之二年法冬項羽遂北至  
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

田橫再反齊

伏下取太公呂

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阮田榮降卒係虜其  
老弱婦女狗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  
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  
因留連戰未能下線秦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  
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  
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  
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

文章鼻祖卷三

文

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  
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  
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  
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  
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  
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  
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膝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  
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  
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

伏後漢王父  
母妻子

網上下楚漢  
盛衰轉關

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  
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聞桂從之稍稍收  
其士卒至榮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  
傅悉詣榮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  
戰榮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榮陽而西  
索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榮陽田橫亦得收齊還  
前合諸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  
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榮陽乘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  
粟漢之三年書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

文章鼻祖卷三

元

劉景陽時項王  
欲聽田范增謀  
而復圍漢劉濞  
解四張良謀而  
復追羽卒之漢  
成功而羽敗亡  
者漢能終用張  
良之計而項王  
卒受陳平之閒  
以遂范增之去  
也

結完增案

義帝弑而項王  
失天下之本定

和劉景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  
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榮  
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問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  
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伴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  
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  
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  
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  
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  
王曰通接急事已急矣請為王詐楚為王王可以間  
問於楚事已急矣請為王詐楚為王王可以間

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

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柴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  
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肅曰城中食盡漢王  
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  
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  
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權公魏豹守榮  
陽周苛權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  
楚下榮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  
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曰若不趣降漢漢今  
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權公漢王之

文章鼻祖卷三

千

應前布邪張不  
赴名案

出榮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  
漢之四年書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  
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  
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聲令  
其不得西索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  
公通接彭越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  
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  
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

漢書中紀  
楚權者惟韓信  
彭越彭越燒糧  
積聚楚糧食  
反梁地敘薛公  
韓信梁河北下  
齊趙魯衛且故  
拔下之戰亦必  
今信趙軍會而  
後可得志也  
以上文字煩瑣  
故此處總一筆  
另提以起下文  
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  
梁地絕楚糧食彭越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  
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  
翁則幸分我一枰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  
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  
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  
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  
王章鼻祖卷三  
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挑  
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  
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  
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  
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  
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  
成阜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  
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

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  
則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  
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彭越項王乃謂海春  
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  
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  
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  
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  
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  
文章鼻祖卷三  
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  
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  
楚軍戰楚軍不出侯一段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  
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大  
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  
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  
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王方圍鍾離昧於滎陽  
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  
前數提漢彭越  
燒楚積聚絕楚  
結司馬欣曹咎  
董翳案并應前  
案

糧食此又總提  
一筆云漢兵盛  
食多項王兵  
食絕細細極  
漢楚勝敗之分  
實在於此  
結前置太公已  
后軍中案

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  
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  
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大結銷項王  
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  
公為平國君臣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  
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  
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  
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  
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

文章鼻祖卷三

三

漢王倚仗與楚  
相抗者只信越  
兩人故此處獨  
與信越期會

法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  
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  
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  
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  
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  
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  
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  
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  
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

此處若按字下  
文安建帳中而  
夜起飲帳中有  
美人名虞常幸  
從駿馬名騶常  
騎之  
於是不利分難  
不逝離不逝今  
可奈何虞分奈  
若

文章鼻祖卷三

三

千古絕調也  
此處晉上馬騎  
三字下文騎從  
者騎能騎者會  
其騎一線相應  
直至騎皆下馬  
步行方結騎字  
七十餘戰總結  
全篇力戰事

何歌數聞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  
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  
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  
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  
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  
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  
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  
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  
所擊者服未嘗敗非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

天亡二字却是  
定評太史公議  
其謬過也  
清國斬將等語  
伏下段

此段應應上文  
為諸君演說斬  
將非戰之罪等  
語太史公極力

捕寫與前節處  
之戰文字工力  
悉除  
東字餘波至此

項王起手以子  
弟八千人渡江  
而西句大線索  
大略應君以此  
始不能以此終  
悲夫

令騎皆下馬結  
上文上馬騎

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  
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  
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  
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  
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應四面。漢軍皆  
披靡。遂斬漢一將。應取彼一將。赤泉侯為騎將。追項  
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  
其騎會。為三處。應期山東。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  
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下應復斬漢一都尉。殺  
文章鼻祖卷三

五

亦是大略應  
項王起手以子  
弟八千人渡江  
而西句大線索  
大略應君以此  
始不能以此終  
悲夫

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  
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  
人乎。馬童面之。指王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  
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  
取其頭。餘騎相踐。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  
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  
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  
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  
為吳防侯。對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  
文章鼻祖卷三

五

五年三年照應  
俱言其速也

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揚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三語乃一怨王侯叛已難矣抑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抑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起手多兼敘項梁事羽從起事者也梁死後多夾敘沛公事羽與爭天下者也爲會稽守爲楚王上

文章皇祖卷三

王

柱國爲武信君此項梁之爵秩也爲裨將爲魯公爲次將爲假上將軍爲諸侯上將軍爲西楚霸王此項羽之爵秩也起江東至河北入咸陽奔走秦陽京索間卒死垓下此項羽之踪跡也初起江東子弟八千人至下邳軍六七萬人至鴻門兵四十萬及垓下之敗麾下騎從者八百人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此項羽兵力盛衰之大槩也析會稽守并秦嘉軍破秦軍東阿再破之濮陽薛邱斬李由此項梁在時羽之功烈也

破秦軍鉅鹿下解趙圍殺蘇角虜王離燒涉間降章邯遂入咸陽此項梁死後羽之功烈也阮襄城屠城陽阮秦降卒二十萬屠咸陽城殺秦降王子嬰阮田榮降卒放逐義帝擊殺之江中徒封漢王巴蜀又分封諸侯王不平此項羽之罪狀也羽從梁起時召平假陳王命拜爵陳嬰以東陽衆護長黑布以兵屬沛公起沛往此人心之歸附也羽自王後田榮田橫反齊彭越反梁陳餘反趙沛公還定三秦九江王布稱疾不赴召而楚之諸侯攜貳

文章皇祖卷三

夫

矣范增以間死龍且薛公軍敗死曹咎司馬欣董騭自劉汜水鍾離昧被圍榮陽而楚之諸將盡矣此人心之叛散也項羽之謀臣獨有一范增猛將獨有一九江王布而皆不能保其始終漢則有張良陳平爲之謀主韓信彭越爲之爪牙而樊噲灌嬰周苛紀信皆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故楚之最失計者聽陳平之間速范增之去而漢之最得計者以一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而韓信乃得以全力舉河北下齊趙及信越皆會垓下而羽遂

不能支矣。此又楚漢成敗得失之大較也。起手一段都爲全篇立案。學萬人敵句是羽一生本領。通篇寫羽百戰百勝。總是形容萬人敵三字。學書劍不成。兵法又不肯竟學。畫出羽一生粗豪鹵莽。始終無成。樣子彼可取而代句。是羽一生志願。後羽破秦霸楚。此語果驗。至曹咎司馬欣等事零星插入。亦爲羽後日親任欣等致敗伏脉也。總無一閒筆。

前半篇以秦紀年。後半篇以漢紀年。以本紀予羽。

文章鼻祖卷三

元

而以秦漢紀年。此本紀之變例。而史公之書法也。東西兩字爲通篇大關鍵。大槩下西字處皆羽得意事。下東字及不得西等字皆羽失計處也。始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已并秦嘉軍。引軍而西。西破秦軍。濮陽西。略地至離邱。西北至定陶。西屠咸陽。此皆羽得意事也。項梁軍敗。乃與呂臣引兵而東。收其寶貨婦女而東。心懷思東歸。楚以故無西意。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兵拒之。誓令其不得西。此皆羽失意事也。至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

爲東西兩字大結鎖。又東渡烏江。則東亦不能自保矣。只著東西兩字。分別天下形勢。燎如指掌。而秦楚劉項之成敗勝負。亦燎如指掌。

通篇尤著精神處五段。一鉅鹿之戰。一鴻門之會。一分封諸侯。一鴻溝之割。一垓下之戰。鉅鹿之戰。是羽霸業所由始。垓下之戰。是羽霸業所由終。一勝一敗。對照鴻門之會。沛公幾見殺而終脫鴻溝之割。漢王已講解而復追一疏一密。對照至分封諸侯一段。羽背關廢帝諸罪案。都在此段內。羽握

文章鼻祖卷三

三

天下之柄。在此時失。天下之心。亦在此時。此羽極盛之時。而將衰之兆也。羽一生興廢關頭在此。而通篇文字上下開張亦在此。

項羽一生與戰終始。故其自言曰。身七十餘戰。又曰。非戰之罪也。篇中叙戰事多。而鉅鹿垓下兩段精神筆力尤爲冠絕。千古鉅鹿之戰。寫羽英雄蓋世。精采百倍。使讀者亦爲氣壯。垓下之戰。寫羽英雄失路。八面受敵。使讀者亦爲淚下。此皆史公得意之筆。傳神之技也。又千古敘戰勝事。鉅鹿而外。



莫如後漢光武紀昆陽敘戰敗事垓下而外莫如  
漢書李陵傳浚稽鉅鹿峻厲昆陽雄暢垓下悲壯  
浚稽沉鬱皆千古絕調也  
天亡兩字雖是羽不知自責然實是定案自漢以  
後委瑣齷齪之徒才能不及羽之萬一僥倖成功  
者衆矣以羽之英雄而卒於無成非天亡而何或  
曰羽之無成以遇漢高故也夫天既生羽又生漢  
高可不謂天亡乎故太史公雖議其謬而仍不沒  
其實云

贊背關懷楚二語一篇警策絕大本紀贊只以兩  
語斷定故曰大手筆  
凡文字非其所極企慕之人必其所極惋惜之人  
然後有一篇絕妙文字太史公信陵君傳是其所  
極企慕之人也李將軍傳是其所極惋惜之人也  
項羽本紀又其所極企慕而極惋惜之人也故以  
全力貫注鎔鑄遂爲史記中第一篇絕頂文字  
高紀整肅此紀變化高紀博大此紀精警高紀如  
程不識用兵此紀如李將軍臨陣高紀如麟鳳儀

表獅象全力此紀如神龍行空天矯變幻不可方  
物固是兩篇大作手文字此紀似更出一頭地也

高祖本紀

高祖不書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漢書不書字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珍怪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紀狀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正所謂意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黃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

文章事祖卷三

五

大丈夫當如此  
句高祖一生立  
志亦此紀一篇  
綱領。與項羽  
彼可取而代句  
一樣諸有相細

先說大驚起迎  
然後說好相人  
倒裝法

珍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咸竟此。兩家  
常折券棄責。珍怪高祖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冢。  
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  
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今有重客。  
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  
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  
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珍怪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  
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

伏呂后

提出呂后并提  
清孝惠

所誚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  
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  
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  
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  
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餽  
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  
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輕重老

文章事祖卷三

五

便結父老

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  
者。夫人嬰兒皆似君。似字漢書君相貴不可言。珍怪  
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  
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  
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  
亭長為縣。送徒鄴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  
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  
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

末云吾以布衣  
持三尺劍取天  
下謂此也

自雷電晦冥起  
至此錯雜數事  
總紀高祖未過  
時珍怪事  
時漢末立國故  
姑以秦紀年

澤中令一人行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太蛇當徑願  
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  
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  
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  
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  
子斬之故哭珍怪六亦伏後所人乃以嫗爲不誠欲  
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  
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  
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

文章身祖卷三

三五

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  
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  
季珍怪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  
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與項  
紀意又別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  
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  
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  
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  
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

項羽殺會稽守  
高祖誅沛令一  
項羽使一府屬  
項羽與父老  
子弟相推讓氣  
象自是不同

規模舉動便與  
諸將走者不同

上文既言高祖  
起兵此處時同  
起兵此處時同  
一筆以便下而  
貫穿項氏則另  
提此用意極重  
處也

文章身祖卷三

美夫

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城保劉季  
劉季乃奮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  
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  
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  
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  
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  
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  
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  
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護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

聞劉季諸珍怪當貴又應前曹電且卜筮之莫如劉  
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  
黃帝祭出尤於沛庭而置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  
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又應前於是少年豪吏如  
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  
還守豐不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  
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  
兵團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  
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敗

叔清義帝之立  
爲後入關發兵  
諸人事張本。  
漢書云與項梁  
共立懷王此歸  
功本朝之辭史  
記不書是紀實  
也。

文章類聚卷二

三

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卽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以下都沛公項羽共事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堙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

長安侯項羽本紀不書轉見之高紀

文宣皇祖采三

天

長安侯項羽本紀不書見之高紀

當時救趙難於入關項羽爲其先沛公爲其易義而入關之約乃高祖得天下之後項羽徒之王而天下以爲負約者謂負義帝之約也是漢之天下明是漢帝一手明而付之及義帝而伐之乃義帝死漢以一郡之事得天下之

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項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掠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標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死漢以一郡之事得天下之

項梁皆敗不加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

後不聞所以。義帝者有。加焉。鳥在項羽。獨負。不義之責。於天。下乎。  
扶義二字一篇。皆子諸老將語。不但確定項羽。一生實是城秦。定天下大計。後。高祖入關約法。都此。沛公起。沛與父老相議。語及此。處處。將沛公語。而。段總以形。答沛公之信。義素著。

於天下也

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標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自此以下。高祖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狗。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維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龔戰。犂東破之。略南陽。

文章集卷三

三

陳恢之討乃補張良之缺

郡南陽守龔走。保城守死。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在此。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死。死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

文章集卷三

四十

一句該括多少

項羽破秦救趙。幸以前不及種。叙又不得從界。敘此處語之。

已言叙項羽事。完句歸對高祖。

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

入關事接上使  
者未來

此下秦既滅政  
以漢紀年

吾與諸侯  
不言懷王約  
公意中已  
項羽王矣不獨  
此篇告論爲兩  
漢文字中開章  
第一義真正文  
章爾雅訓詞深  
厚

文章鼻祖卷三

聖

爲詐乃用張良計漢書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以  
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  
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秦人意秦軍解因大破  
之又戰其壯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元年十月沛公  
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所謂先入關也漢書元秦王子  
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  
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應  
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扶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  
咸陽欲止官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

文章鼻祖卷三

聖

便見後日項羽遷之王蜀非父老意也或說沛公曰秦  
所以一出而還定三秦如反掌間也。富十倍天下地形  
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  
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  
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  
關門閉關沛公已定關中大怒自此以下高祖使  
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  
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  
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  
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  
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  
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論項羽此處暑項羽乃止沛公  
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  
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  
故得解歸羽紀詳此處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  
燒咸陽秦官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與前秦  
又益喜然恐不敢不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  
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壯

漢王宗

分封諸侯一段  
有本紀以敘自  
王三字作主下  
敘分封事皆爲  
自王伏脉也故  
起于先著敘自  
王三字此紀以  
負約兩字作主  
下敘分封事皆  
爲負約兩字作  
故起于先著敘  
約兩字各有眼  
目  
此段中所敘分

文章鼻祖卷三

星

封諸侯章句自  
殺司馬欣重  
申陽降漢成又  
自劉向馬印爲  
漢所屬趙王歇  
時餘爲漢所斬  
張耳布亡  
漢爲王共教賊  
茶漢定天下後  
反誅惟梅鍾吳  
紀下漢終始此  
事實應故必  
於此段中特請  
人一一提請以  
爲下半篇張本  
不然分封諸侯  
本項羽事此紀  
大將開計等語  
救趙長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耐非  
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尊  
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  
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二字一更立沛公爲  
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  
爲雍王都廢邱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  
都高奴楚將瑕邱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  
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  
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  
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郴燕將  
臧荼爲燕王都薊田市魏豹四人故燕王韓廣徙  
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  
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  
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  
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餉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  
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  
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有信  
不然大將開計等語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

可以不書也  
張氏示羽無東  
之意所以籍項  
羽之兵所以策  
東鄉所以乘項  
羽之隙而人意  
見不同而適相  
爲用又項羽本  
紀以東西兩字  
爲界書進則西  
而退則東此紀  
亦以東西兩字  
爲界書西則進  
而東則進也  
下發義帝江南伏  
殺義帝江南伏  
下發義帝江南伏

文章鼻祖卷三

星

先結張耳王常  
山案  
楚用韓信之  
後韓信法  
京齊語也  
擊張耳齊子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亡歸漢  
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  
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  
又復敗走廢邱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  
王廢邱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  
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  
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  
爲楚王申陽爲韓王申陽爲韓王申陽爲韓王  
結成爲塞王羽又增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騫河

南王案  
結上封事昌案

結司馬印為股  
王案

不日諸侯王從  
我而曰願從諸  
侯王不曰擊羽  
而曰擊楚之股  
義帝者立言有

文章鼻祖卷三

聖

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  
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  
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此韓王信非諸將以萬人若以  
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池皆  
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秦定三大赦罪人漢  
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  
之漢書有張耳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有漢書  
民爵復民租置鄉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  
三老縣三老令漢書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漢書

有陳平亡新城三老董公遽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書  
楚歸漢事新漢王問之祖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  
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  
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編素  
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  
擊楚之殺義帝者此亦扶義之事諸老將扶義二字  
不但用之入關破秦所用之滅羽  
定天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  
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  
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

結章邯為雍王  
案

結燕布封九江  
王案

文章鼻祖卷三

聖

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  
漢漢王以故得劫此用如字五諸侯兵遂入彭城漢書  
有將彭越五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  
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  
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  
中以為質羽紀評此紀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  
皆去漢復為楚下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  
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  
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  
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  
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使龍且往擊之  
不漢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  
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  
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後伏引水  
灌廢邱廢邱降章邯自殺更名廢邱為槐里於是令  
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  
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  
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



結封趙王歇陳  
案張耳亡歸漢

結魏豹反案  
案陽之哀生與  
前死之哀生與  
是民手之外能

榮陽破楚京索問三年魏王豹謝歸視親疾至即絕  
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  
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  
上黨定襄漢書有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  
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下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  
漢王軍榮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漢書有與  
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  
漢王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  
患之乃用陳平之計漢書有食其子陳平金四萬斤

文章鼻祖卷三

以問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  
羽遂下榮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  
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  
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  
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榮陽諸  
將卒不能從者盡城中周苛從公相謂曰反國之  
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榮陽入關收兵欲  
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

以奇謀助漢者

顧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  
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  
復走榮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  
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  
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計也漢王  
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  
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  
北軍成皋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皋乃復  
引兵西拔榮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

文章鼻祖卷三

漢王既得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王門北渡河馳宿脩  
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  
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書有星漢王得  
韓信軍則復振此得韓信軍復振兩相照應引兵  
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  
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  
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  
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  
使韓信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

項羽紀彭越事  
帝紀韓信事  
彭越事略  
詳於羽紀韓信  
下河北舉齊趙  
皆漢得天下大  
計故詳於高紀  
也

以下事擊楚

時齊與燕趙已  
定與漢相持者  
獨有楚耳

時齊與燕趙已  
定與漢相持者  
獨有楚耳

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

文章鼻祖卷三

楚

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總之，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此段詳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而曰：「中指，所以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漢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此三

文章鼻祖卷三

平

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噲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

羽紀詳此紀略魯

得妙句辭施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  
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  
徙衛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  
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  
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漢書有  
救殊死  
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  
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  
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  
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

布與王陵論楚  
漢得失之故  
是實事然前百  
大半篇文字亦  
皆此一義談論  
收拾之爲一大  
結束也

燕茶反二  
結利幾反案  
伏後盧縮案  
利幾反二  
末

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  
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王仁而愛人然陛下  
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  
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  
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  
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文章鼻祖卷三

聖

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吾擒也高祖  
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  
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  
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  
盧縮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  
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  
爲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  
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六年高祖五日  
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

楚王信反四  
敘信反却變不  
坐實

前此止王功臣  
至此始王兄弟  
子

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  
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  
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  
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  
太上皇太上皇尊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  
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  
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卽  
因執之案未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  
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

文章鼻祖卷三

聖

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  
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  
琊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瀾河之限北有勃  
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  
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  
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  
分其地爲二國應上執楚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  
以爲荆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漢書有封  
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應上田肯一番議論所謂民  
非親子弟莫可王齊者

韓王信反五

趙利反六

虛結趙利反案

虛結韓王信反案

貫高等反七

結貫高案

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漢書有封雍齒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邱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官闕壯甚

三章鼻祖卷三

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官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官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漢書詳史詳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漢書詳史詳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漢書有郎中有罪形以上請之令恤從軍死士卒令爵非公不得冠劉氏冠令赦罪未發覺令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

造應起處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陳稀反八

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漢書有為廟八月趙相國陳稀反代地上曰稀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稀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

三章鼻祖卷三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障水吾知其無能為也漢書有周昌奏封壯事稀傳聞稀將皆故買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稀將稀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稀等未畢稀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邯鄲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稀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屬高祖

結陳布反案  
彭越反九連結  
彭越反案  
彭越反十

正史項羽紀  
劉辰翁所讀大  
風歌語雖壯而  
意悲者也至  
字之謙恭恭謙

高祖怒城降。今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  
越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漢書有蓋代地詔  
三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  
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  
淮陽王。漢書俱有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  
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  
長為淮南王。漢書詳史詳于布傳十二年十月。高  
祖已擊布軍。會黥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

文韋鼻祖卷三

老

日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時因擊布軍歸。故有感于四。令兒皆和習之。高祖  
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  
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猶徧樂思沛。且朕自沛  
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此懷初起時。事說來人情有沛父兄  
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  
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

一段相匹敵

結陳布反案  
結陳布反案  
結陳布反案

前大封侯王曰  
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

文韋鼻祖卷三

受

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救代地吏民為  
陳。燕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稀降。將言稀反時。上  
搭燕王盧綰使人之。稀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  
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  
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  
王。漢書有詔又有立南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  
道。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  
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

帝以赤帝子拔  
劍斬蛇後遂起  
故云提三尺劍  
取天下此亦曰

應前事也

著此一段作結  
又為呂后孝文  
諸紀之張本

結盧籍反案

起手提清孝惠  
到此處收結

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  
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  
陵少類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難以為任周  
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大尉呂后  
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籍與數千騎  
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  
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  
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王非盡族  
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

文章鼻祖卷三

无

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  
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秦陽樊噲周勃將二十  
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  
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  
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籍聞高祖崩遂亡  
入匈奴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  
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  
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  
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

紀中但言丙寅  
葬實乃補出長

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  
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應過沛一民  
高帝八男長康齊悼惠王肥不書次孝惠呂后子次  
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  
太后子次梁王恢不書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大淮  
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  
王建總結妙

太史公曰憂之政忠忠之敵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敵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敵小

文章鼻祖卷三

卒

人以德故教德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  
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敵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  
謬乎故漢興承敵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  
月車服黃屋左纁葬長陵

讀此紀當與項羽紀對看又須與漢書高祖紀對  
看縱觀秦皇帝時羽曰彼可取而代之語雄而粗  
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語謹而細羽初起殺會  
稽守一府震懼志在發難高祖初起殺沛令恐不  
能完父兄弟志在救民羽入秦殺子嬰燒官室

以。貧。漢。暴。高。祖。入。秦。除。苛。法。約。三。章。以。德。行。仁。羽。弑。義。帝。自。立。倒。行。逆。施。高。祖。爲。義。帝。發。喪。名。正。言。順。羽。百。戰。百。勝。而。諸。侯。背。叛。諸。將。攜。貳。可。謂。衆。叛。親。離。高。祖。屢。戰。屢。敗。而。諸。侯。服。從。羣。臣。戮。力。所。謂。天。與。人。歸。者。也。此。羽。紀。高。紀。中。成。敗。得。失。之。大。較。所。當。一。一。對。勘。者。也。至。文。字。之。詳。略。避。就。亦。各。有。故。漢。以。五。諸。侯。兵。伐。楚。羽。紀。曰。部。而。高。紀。曰。劫。部。以。大。其。名。劫。以。著。其。實。也。臨。廣。武。間。語。羽。紀。略。而。高。紀。詳。略。者。爲。羽。諱。罪。案。詳。者。爲。帝。著。義。聲。也。分

此。漢。得。天。下。之。關。鍵。亦。宜。詳。於。高。紀。者。也。而。轉。詳。於。羽。紀。漢。書。乃。悉。歸。之。高。紀。中。所。以。然。者。史。重。惜。羽。之。敗。故。事。多。繫。於。羽。漢。書。重。著。漢。之。興。故。事。多。繫。於。漢。也。漢。元。年。五。星。聚。東。井。史。記。不。書。而。漢。書。備。書。日。食。星。孛。等。事。史。記。不。書。而。漢。書。備。書。入。關。卽。位。後。諸。詔。令。史。記。不。備。書。而。漢。書。備。書。所。以。然。者。史。記。載。黃。帝。以。來。二。千。餘。年。之。事。不。專。爲。漢。一。代。設。故。此。紀。只。詳。其。誅。秦。滅。項。平。定。天。下。大。略。而。其。他。從。略。漢。書。爲。漢。家。一。代。之。史。凡。事。皆。以。漢。爲。主。故。事。與。漢。涉。與。事。不。涉。漢。而。繫。當。日。天。下。大。勢。者。無。不。當。繫。之。漢。紀。中。至。於。詔。令。休。美。深。仁。厚。澤。淪。浹。肌。膚。尤。是。漢。家。四。百。年。太。平。之。基。所。由。開。所。當。一。一。備。書。者。也。此。又。史。記。漢。書。之。體。裁。分。別。也。明。乎。此。者。可。以。讀。羽。紀。可。以。讀。高。紀。可。以。讀。史。記。可。以。讀。漢。書。矣。扶。義。二。字。是。一。篇。大。關。目。起。沛。時。急。急。以。完。父。兄。子。弟。爲。事。便。是。扶。義。之。根。入。關。赦。降。王。子。嬰。封。府。庫。約。三。章。除。秦。苛。法。正。諸。老。將。所。謂。扶。義。而。西。者。



爲義帝發喪。擊項羽。軍綱素尤。是扶義中第一件。大事。卽帝位後數十詔。赦殊死。賜民爵。復民租。賞有功。褒有德。亦皆扶義之事。漢所以得天下者。根本實在於此。帝與王陵論得失。殿上陵旣以爲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而予之。能與天下同利。故而高祖亦自言。蕭何張良韓信三者皆人傑。而我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至扶義二字。則都置不道。豈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耶。抑扶義兩字。特諸老將之教實。非高祖本志耶。卽如爲義帝發喪。亦出於董公三老之言。則高帝之本。無此意可知已。

文章鼻祖卷三

查

起手一段。紀高帝未過時諸珍怪事。秦二世元年以下。紀帝起沛入關事。漢元年以下。紀帝起漢滅楚事。五年正月以下。紀帝卽尊位後事。通篇四大段。分看其餘零星段落。落于頭萬緒。總不出此四大段內。漢書此紀事更該博。語更詳贍。然史記是創漢書。是因創者難。而因者易。又史記此紀。舉其綱紀。陳

其大略。漢書所增入者。史記都散見於志傳。並未漏略也。故仍置漢書而取史記。

文章鼻祖卷三

查

文章鼻祖卷四

婁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畢里先生評選

受業

姚成烈雲岫

狄咏麓薪齋

同校

封禪書

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為壇報地之功故曰禪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文章鼻祖卷四

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治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

次叙夏

桑穀生庭此言瑞祥為後以符本

次叙周

文章鼻祖卷四

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

遷後便接叙  
此作壇時之始

此怪異之始後  
來時最著大人跡

自周克殷後十四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  
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維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  
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  
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  
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  
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  
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  
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  
時皆廢無祠忽插入一段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

文章鼻祖卷四

三

陳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  
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隨手撇開  
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  
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  
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  
雉以一半祠命曰陳寶作郿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  
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  
此興用三百牢於郿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  
舊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

路叔泰事而  
論封禪事  
管夷吾對桓公  
語故用秦穆公  
卽九年句  
起而用齊桓公  
齊桓公事仍不  
脫秦又管仲語  
敘完卽搭上是  
歲秦穆公一句  
仍歸到秦事線  
索一串也

受命得封禪應  
首句所謂受命  
而封禪者也

文章鼻祖卷四

四

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  
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  
而後世皆曰秦穆公上天秦繆公卽位九年齊桓公  
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  
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  
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  
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喆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  
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甲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  
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  
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  
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

不生而蓬蒿蒸藋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仍收入秦繆公以便。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祖。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禪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禪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愛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武引子及。

此言方怪之始。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莫知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力少。莫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莫弘。莫弘不得其死。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莫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者十且八九。此符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

文章真祖案四

滅周。周之九閼入於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闕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用符以冬十月爲年首。改正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驪。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

文章真祖案四

至平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細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嶺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細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開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美門之屬。八。

伏後漢武帝封泰山東至海上。築遺蓬萊等案。

伏後漢武帝封泰山封其事皆禁案。

伏後漢武帝封案諸儒議不用。

宿一筆開出下  
文無數文字

同時有莫弘泰  
焉宋母忌美  
門子高等皆爲  
武時文成五  
利等伏案也

文章鼻祖卷四

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邱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日陽主祠之。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日日主祠。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日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後有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自齊威宣之時。推前到。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數子非齊人。卽燕人。故始皇采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美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

七

方士求神案

至後漢武時東  
至海上考入海  
伏後漢武時東  
至海上考入海  
出下文  
終莫能至則知  
終無是事也此  
句是一篇藉鎖  
而世主句又開  
出下文  
正應起首第二  
句蓋有無其應  
而用事者矣

文章鼻祖卷四

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仍收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與上一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

八

總上文作一結

以下直是秦名山祠記

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轍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澗凍冬賽禱祀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蒙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河祠漢中秋澗祠

文章鼻祖卷四

光

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澗禱賽如東方名山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氣鴻岐吳岳皆有寶承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潮產長水澧潒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嶠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澗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

叙秦諸祠或親往或太祝主或主即已亦伏後未段漢武諸祠案此者紀秦始皇帝已出漢武事已盡出漢以下一將廢視官有秘祝伏後除秘祝案入漢先敘高祖

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澧滄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宮廟亦有社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澗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

文章鼻祖卷四

十

常以十月上旬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土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苗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狗沛為沛公則祀蚩尤豐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改正

辨而色上赤易服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

文章鼻祖卷四

士

此處纔入漢事高祖受命改正朔易服色矣而末及封禪者如周之武王功至矣而德猶未洽

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壘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

日猶不暇給也次叙孝文帝除秘祝廢前秦時有秘祝官

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秘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視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願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疋駕被

文章鼻祖卷四

士

致敬亦有所謂又與除秘祝應公孫臣新垣平文帝時之文成五利也先敘之以爲武帝時諸方士引子

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教毋有所祈晉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符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歲

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渭陽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

文章鼻祖卷四

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符瑞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涇通涸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

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諫與新垣平此是眼目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禘祫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與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與景帝略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日既天下安功德既至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文章鼻祖卷四

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與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方怪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



大公孫骨之屬  
所言之皆神仙  
之事故曰題是  
封禪而實以求  
僞為主

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  
龍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  
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  
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  
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  
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  
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  
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  
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

文章鼻祖卷四

主

方士之言封禪  
者必臨稱黃帝  
此其始作僞也

齊桓公十年陳於柏臺已而棄其刻果齊桓公器一  
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龍  
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  
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  
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  
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達萊中合則見人不  
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龍遺方士入海求蓬萊安  
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  
少君病死少君病死亦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

方士亦不免於  
病死則知方士

求僊之妄矣

鑄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  
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起毫人謬忌方怪  
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  
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  
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  
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故不記名古者天子  
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  
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  
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

文章鼻祖卷四

主

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  
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  
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死有白鹿以其皮  
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  
麟然瑞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  
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  
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  
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  
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

云名山大川  
或在天子或在  
諸侯此云五岳  
皆在天子之邦

邵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  
神方見上方怪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幸少翁以方  
蓋夜致王夫人及寵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  
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  
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索目乃為帛書以飯  
牛伴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青殺視得書言甚怪

文章鼻祖卷四

七

方上不免於誅  
之知方主求僥  
之妄矣  
少君病死天  
不悟以為化  
去而燕齊怪迂  
之士言神怪者  
更多此時文成  
以偽誅天子復  
不悟隱之而相  
梁銅柱之屬更  
起總之神仙封  
禪之說雖微於  
胸中幾有覺悟  
而旋復蒙昧太  
史公每以變開  
說去一詞結上

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  
文成以偽書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  
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問湖甚巫醫無所不  
致不愈游水發根五方怪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  
上名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  
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  
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  
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  
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置

百起下正刻  
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開飲食所  
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  
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  
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  
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  
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  
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  
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  
天地牲角蠶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

文章鼻祖卷四

大

天子始巡郡縣  
與南始皇東巡  
郡縣相應

邱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  
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邱如寬舒等  
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  
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  
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  
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六方怪樂  
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  
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  
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

黃金可成數語  
皆中武帝之奸

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遺藥大因藥成候求見  
言方天子既誅文成顧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  
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虛  
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顧  
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  
數言康王康王又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  
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致文成  
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  
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

文章鼻祖卷四

元

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  
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  
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  
方關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子將軍地  
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清  
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  
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於般朕意庶幾  
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

入海求其師句  
不了更伏後案

甲第億千人乘轡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  
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  
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  
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  
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  
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  
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目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  
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

文章鼻祖卷四

干

上燕齊之間莫不撻旋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  
如鈞狀拾視得鼎鼎大異於眾則文鏤無款識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  
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問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  
山臨臨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  
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  
數不登故郊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稌未報  
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封禪時一者豐

寶鼎符瑞與前  
泰始皇帝時  
武帝之封禪行  
於得寶鼎後故  
寶鼎一事敘得  
最詳

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禋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飭鼎及鼐，不吳不鷙，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祀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廟，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

文章鼻祖卷四  
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方怪曰：今年得寶鼎，仍接上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吏區鬼吏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疑其妄而帝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

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

文章鼻祖卷四  
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

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醢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醢。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蟲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蟲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

文章皇祖卷四

三

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馬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亭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符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大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

五利又不免於  
求仙之妄矣

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海求蓬萊。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繇上。乃誅五利。五利以方不繇。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接拜卿爲郎。東言見僊人跡。僊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使候神太室。言見僊人跡。僊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僊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都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

文章皇祖卷四

三

黃帝有冢其非不死可知武帝

既滅南越。上有雙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尙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箏篪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

一謂似有醜  
怪意而仍為方  
士衣冠之說所

國祚  
始生  
時封  
士

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  
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此處始封禪用希  
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  
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八年九十餘日封禪者合  
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  
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  
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  
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  
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文章鼻祖卷四  
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  
能勝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  
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國封禪事  
於是上細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  
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瑞符問  
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封三百戶封太室奉祠  
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  
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  
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申明求僊  
無驗眼目

大八跡一事終  
武帝之世不悟

與前稱上即無  
風雨應

線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  
公孫卿持節接入公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  
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怪  
葛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  
怪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  
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  
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  
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  
文章鼻祖卷四  
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壯肅然山如祭后  
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  
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  
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  
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瑞天  
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  
恥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

既封禪而言達  
萊諸神若將可  
得所謂以封禪  
轉入求仙者也

文章皇祖卷四  
建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  
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  
司言實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  
茀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望氣王朔言侯  
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  
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瑞符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  
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  
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  
又接八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

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  
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  
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  
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邱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  
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  
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  
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  
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  
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

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  
所見見大人跡云驗目線索復遣方士求神怪  
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  
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  
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  
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通接征南越插入越乃言越  
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  
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  
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

文章皇祖卷四  
下始用公孫卿曰公孫卿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  
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  
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殿桂觀甘  
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  
天臺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  
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  
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瑞符乃下詔甘泉房中生  
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  
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附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

早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  
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  
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  
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瑯邪並海  
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  
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  
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方怪上黃帝時明堂圖明  
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官垣為複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

文章鼻祖卷四

元

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  
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  
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  
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  
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  
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費  
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

神申明求僊無  
與始皇時考  
入海方士相應

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不  
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載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  
里祠后土臨勃海特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  
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  
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  
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  
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  
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  
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

文章鼻祖卷四

三

虎園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  
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  
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  
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朔而色  
上黃易服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  
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  
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  
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  
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

前此柏梁銅柱  
已修宮室至此  
而又甚焉求僊  
之靡費如此



再申明未僊無  
與始皇時考  
入海方士相應

以下總結全篇  
諸神祠與前紀  
始皇祀事一段  
相應

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  
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眼目方士有言黃帝時  
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  
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  
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  
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  
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  
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  
而加以禪祠石間石間者在泰山下趾南方方士多

文章鼻祖卷四

至

言此僊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  
脩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總太一后主三年  
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  
其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  
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  
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  
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偏  
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  
無有驗總結求僊無驗大眼目而公孫卿之候神者  
大線索大照應大結束

前敘始皇云還  
十二歲秦亡此  
云其效可睹意  
然言外

籍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  
迂語矣然禪廟不絕蓋過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  
祠者獨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  
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  
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若至俎豆瑋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神仙封禪本非一事世主溺於方士之說遂以神  
僊借還封禪更因封禪而轉入求僊故此書題是

文章鼻祖卷四

至

封禪而實以求僊爲主篇首一段立局後逐節照  
應自舜在璇璣玉衡以下至禹湯文武成王及管  
仲所謂十二君皆帝王受命而封禪者也秦之始  
皇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也然文王受命政不及  
泰山則德猶未洽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崩則日  
不暇給周德之洽惟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意蓋以成王比武帝也漢初高祖受命與周之文  
武同文景繼世功至德洽嘗欲改正朔易服色矣  
而未臻泰山者以誅新垣平故又匈奴入遷歲少

不登始亦日不暇給歟武帝卽位漢興已六七十  
年日可爲暇給天下又安功可謂至德可謂洽摺  
紳之屬咸望天子封禪改正朔也與前成王之封  
禪則近之相應時又有黃龍寶鼎之祥可謂睹符  
瑞而臻者歟然細核其詞名以成王比武帝而實  
以秦始皇爲武帝對照故中間敘始皇武帝事無  
一不相類者始皇與諸生議封禪不合盡細諸生  
武帝召諸儒議封禪不合盡罷諸儒始皇上封封  
藏皆秘武帝上封其事皆禁獨與奉車子侯偕始  
皇封禪後卽東巡海上求僊人美門之屬武帝封  
禪後亦東至海上冀遇蓬萊然於始皇之末云求  
三神山奇藥不得還至沙邱崩又云封禪後十二  
歲秦亡曰崩曰亡皆大書特書於封禪之後此可  
見封禪之無預於神僊而神僊初無不死之術矣  
不特此也封禪之所號稱者黃帝也而黃帝死有  
冢武帝之所與上封者奉車子侯也而子侯一日  
暴病死以封禪怨世主求神僊者方士也而方  
士多不得其死周時始言方怪者萇弘而萇弘見

執殺文帝時言神異者新垣平而新垣平以詐誅  
武帝之世李少君以病死文成將軍以牛腹僞書  
誅五利將軍以方盡不讎誅其餘不死不誅者公  
孫卿越人勇之等而亦終無所遇故篇中云齊人  
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又云考  
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又云考神僊之屬未有  
驗而末後總云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者  
終無有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總以見神僊之不  
可求方士之不足信而封禪之說本無與於神僊  
也封禪之典非自古帝王受命功至德洽如管仲所  
稱十二君雖睹符瑞而臻泰山終不足以語乎此

漢初抑商賈如此則吏道不難而賈人不得進用此爲武帝後用商賈爲吏張本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貴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粟馬一疋。則百金。馬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

文章鼻祖卷四

三美

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傾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垓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

漢初數行鑄錢  
令又有鑄錢之  
禁及輸粟除罪  
入粟拜爵等令  
然皆不如武帝  
之甚也以上皆  
爲武帝引子

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錢足不用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粟足不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用更輪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馬足不用更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不用賣故人自愛而重犯

文章鼻祖卷四

美

法先行義而後細耻辱焉刑罰不用重當是之時細賧而  
 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  
 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關振起全篇自是之  
 後以下皆武帝自耗之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征伐一耗財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  
 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征伐二耗  
 財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  
 勤征伐三耗財三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

皆貪而縣官獨  
富又一變也皆  
所謂衰也

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征伐四而干戈日遊行者  
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衰于  
重犯財賂衰耗而不贖衰于前之入物者補官出貨  
者除罪選舉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衰  
前之先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呼起下文桑弘羊孔僅  
行義一篇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  
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征伐五當是時漢通西  
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  
石散幣於叩樊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

文章鼻祖卷四

三

此國財耗而賣  
爵以典利也

更發兵誅之征伐六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  
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  
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耗財又興十萬餘人築衛  
朔方與築亦征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  
十百巨萬府庫益虛耗財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入羊為郎賣其  
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  
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  
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

於是兩句一束  
上結征伐諸事  
下起賣爵等事

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  
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夜  
七耗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  
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  
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  
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  
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  
賞官命曰武功爵置武功爵賞二級十七萬凡直三十  
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

文章鼻祖卷四

三

吏道兩句一束  
上承選舉凌遲  
下起吏道益難  
而多賣人語

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  
多用越等所謂武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選舉  
吏道雖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官職耗廢更張子孫居官為姓氏  
矣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  
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  
之獄用矣立見知法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  
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  
治淮南衡山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  
獄嚴刑二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

抄叙塞河穿渠  
諸事

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驟騎仍再出擊胡。征伐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宣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耗財。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塞河耗十一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穿渠耗十二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耗十三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耗十四。文章鼻祖卷四

伏後卜式助邊  
更錢弊所以權  
兼併後結算平  
準皆所以權之  
也。總上征伐  
塞河諸事此時  
官費而商賈  
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轉輸百數。廢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更錢弊與利三而權浮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莽。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搆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禁鑄錢。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文章鼻祖卷四

文後人咸陽孔  
德榮私年三人  
或大賣鹽或大  
台或買人子皆  
得待中用事則  
漢初市井子孫  
不得為吏之律  
大哀矣  
三人言利事折  
秋老前應典刑  
之臣自此始後  
隨起鹽鐵算經  
平準之事

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  
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  
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雖陽買人子以心計  
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  
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  
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令民出馬  
與利四  
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  
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伐征  
九耗財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

文章鼻祖卷四

聖

為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  
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今不可磨  
取鑄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  
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  
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  
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  
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禁鑄鐵煮  
鹽嚴刑四沒入其器物  
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  
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與利五興行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

吏道益難不選  
而多買人更應  
選舉凌江吏道  
難而多買更應  
前之抑鹽買不  
得為吏相反

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難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  
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設諸害貧民  
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  
賑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  
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老  
請算如故算輶車緡諸賈人未作貨貨買居邑稽諸  
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  
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  
比者三者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

文章鼻祖卷四

聖

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  
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  
屬皆無得籍民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儻天子乃  
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追以田畜為  
事親死式有少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  
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年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  
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無官  
官

家助邊與前  
大賈不佐  
國家之急反應

上文細敘式事  
專為發明尊顯  
以風百姓意

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害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勅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瞻。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議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赍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咩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鞭斥，去毋

文章鼻祖卷四

星

九

式先卜式之見  
用而即捨入孔  
便榮弘羊之顯  
言利之臣弘羊  
孔僅一流人皆  
前所為與利之  
臣自此始也

式一  
下追叙顏  
與前叙卜  
一樣法

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人穀補官，入穀補官，責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吏之由，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遺博。士積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滅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大用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

文章鼻祖卷四

星

十

以告緡得錢財  
田宅無算明嚴  
刑以與利也當  
是時滯吏與  
利之臣交相爲  
用是時商賈亦  
富而縣官富  
此以下國用  
使而復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用腹誹法而公卿大夫多諛諛取容矣天子既  
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湯  
可告緡錢縱矣告緡六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亦側一富五賦官用非赤則  
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  
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救地  
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  
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

文章鼻祖卷四

聖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簡其  
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工  
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偏天下中家  
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  
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  
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  
之治告緡錢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  
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  
益饒矣孟廣開置左官初大農筭鹽鐵官布多

文章鼻祖卷四

聖

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  
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  
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  
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  
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修宮室一乃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  
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  
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  
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  
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  
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徵林送徒嚴明七八  
九是時山東被河菑乃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  
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  
就食江淮間欲留之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  
巴蜀粟以賑之山東菑苗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  
一耗財東渡河河東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  
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  
於是上北出蕭關從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



式前願輸財於  
邊天子官之以  
風示富民而富  
民莫應於是時  
告緒之令此時  
式願父子死

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誅  
地太守等殺刑入連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  
上二事皆殺刑所致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  
三歲而歸及息計一息與利十以除告緒用充仍新  
秦中既得寶鼎立后上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  
下郡國皆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備  
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  
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  
餘萬人擊南越擊南越財二十二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  
西羌財二十三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  
文章鼻祖卷四  
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  
人戍田之財二十四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  
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  
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  
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以下封君  
牝馬與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  
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  
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  
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

天子侯之以風  
示諸侯而諸侯  
莫應於是時  
金之罰然則帝  
之嚴刑酷罰以  
與利亦卜式違  
君之過也  
前卜式違迎上  
意而上悅此時  
粘欲規諫而上  
不悅矣  
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  
頃財又耗又尊顯之布告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  
失侯者百餘人坐耐金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  
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滯  
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  
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  
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  
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  
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  
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初郡耗財  
二十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  
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  
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  
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  
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  
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  
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

武帝時利之事  
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  
立平準法都受天下委輸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罷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  
平準之法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  
經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正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老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  
文章鼻祖卷四  
東漕益成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府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補  
敘一時請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皇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細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

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圖國之寶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足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  
文章鼻祖卷四  
辛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鑄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當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國策之用有三曰錢曰粟曰馬耗財之事有三曰征伐曰築造曰宮室歛財之道有三曰典刑事曰

賣官爵曰重刑。罰篇中以錢粟馬爲款項。以征伐巡遊宮室爲線索。以興利實爵。嚴刑爲綱領。而嚴刑實爵。總所以興利也。漢初承秦之弊。業劇財匱。亦曾鑄錢輸粟。拜爵除罪。益造苑馬。爲武帝作備。然其時約法省禁。無嚴刑酷罰。又高帝律令。賈人子孫不得爲吏。故吏道不雜。武帝初。藉文景之富。庶錢貫朽而不可較。則不用更鑄錢。粟陳因而不可食。則不用更輸粟。街巷有馬。則不用更令民出馬。爲吏長子孫居官爲姓氏。則不用更賣爵。先行

文章鼻祖卷四

星

義重犯法。則不用嚴刑酷罰也。當是時。官民皆富。使武帝循此不變。則可長保其盛。而勿慮其衰。而武帝自耗之。招兩越。開西南夷。滅朝鮮。設馬邑。歲出擊胡。而財耗於征伐。東度河西。淪隴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而財耗於巡遊。鑿昆明池。築柏梁臺。而財耗於宮室。加以塞河穿渠。養馬賑飢。數事當是時。縣官空而商賈富。於是心計之臣出。而興利事以償之。賣官爵以益之。重刑罰以驅之。入物補官。入奴婢增秩。入羊爲郎。置武功爵。除鹽鐵。

家富者爲吏。犯令入財者爲郎。入穀者補官。郎至六百石。吏道雜官職。耗郎選衰。而漢初市井子孫不得爲吏之制衰矣。立見知法腹誹法。告緡令盜鑄錢者罪死。私鑄鐵煮鹽者鈇左趾。張湯杜周等以深刻爲九卿。顏異誅。河東隴西守自殺。淮南衡山江都之獄。死者數萬。而漢初重犯法細耻辱之俗衰矣。更錢幣。筭鹽鐵。算輶車。縱緡錢。商賈中家以上無不破置均輸。立平準。平準立而天下之利盡。富商大賈無所牟。其利縣官惟所欲爲。巡遊賞

文章鼻祖卷四

星

賜勳輒巨萬。太倉甘泉皆滿。邊餘穀諸物財愈耗。而用愈足。當是時。縣官富而商賈里閭皆貧。興利之臣心計伎倆至此而無以復加矣。興利之臣不一而足。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爲最。三人中尤以弘羊爲最。張湯杜周諸人。則以嚴刑佐其興利者也。卜式亦言利之人。但與桑弘羊三人有間。故天子始欲尊顯卜式。以風示天下。而其後不悅。迨卜式見細而桑弘羊益用事。至平準之法立。利盡於上。財竭於下。縣官自爲商賈之行。故篇末述卜式之

言以結之曰。哀弘羊。天乃雨。所以痛懲與利之臣。之失。而凡一篇中言與利之事者。俱可以此律斷之矣。此太史公之微意也。

文章鼻祖卷五

婁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阜里先生評選

男 慶孫德祖 運泰開平 同校  
少孫述祖 孫 兆明佐和

霍光金日磾傳

光以足貴故先兄後父用創敘法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呂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

文章鼻祖卷五

一

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呂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字亦有著。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如起家。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

割清去病死伏後霍山封侯案

此事不見去病傳而見霍光傳光之貴由此故也

小心謹慎四字  
光一生

先提清廣陽王  
王伏後案

又武帝願  
重

兩人所以合傳  
也

帝出榮弘羊等  
後與霍光爭  
帝案

諒非何羅日碑  
首功不受封而  
榮等自相費王  
榮子男語未必  
非是著此段便  
見光不及口碑

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居社稷。惟小心者。上廼使黃門謁者。盡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呂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論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

文章鼻祖卷五

二

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內。林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嬰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奉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追叙事詳功未錄。武帝病。封重書曰。帝崩。發書。臣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柅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呂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

不學無術處

細寫光性情狀  
貌總見其小心  
謹愼處以下叙  
光昭帝時輔政  
事

再提榮安等細  
叙諸與光爭權  
者雖借燕王為  
名實以榮安為

主故此處重提  
榮安說下  
伏後光出沐日  
奏之榮安從中  
下其事安

寫榮安等怨光  
緣由曲折詳細

燕王前已提明  
故此處不另起

文章鼻祖卷五

三

內安女後官為婕妤。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自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目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官之重。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順尊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昭帝

上文分寫諸人  
懸光狀此處綴  
一筆入下合謂  
言光

與前輸入代光  
夾事應

寫昭帝聖明燭  
意如神如問其  
神如見其事傳  
帝年十四與前  
帝年八歲應

迴應武帝願命

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河權鹽鐵爲  
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  
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  
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  
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爲典屬國而  
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  
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  
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  
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  
文章皇祖卷五 四

上官桀安燕  
王蓋主等案  
威震海內四  
使伏後宣帝自  
在民間內不能  
善案篇未成廣  
主者不肅正應  
此處字  
廣漢王前亦提  
明故不另起頭

以下敘廢立昌  
邑事皆奉皇太  
后行事  
昌邑王前未見  
此處另提

伏下太后誦廢  
昌邑案

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  
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  
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  
日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言此處兩句句  
無數事并結光  
昭帝時補改案  
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昌行  
失道先帝所不用一句開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  
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  
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昌邑承宗廟言合光  
文章皇祖卷五 五

軍張安世圖計金日磾在朝帝時已薨榮卿羊等又  
矣田延年張安世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  
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官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  
社稷如何羣臣皆驚譁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辭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呂幼孤將將軍  
臣天下呂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聞沸社稷  
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呂長有天下令宗廟血  
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  
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

文章鼻祖卷五

六

應按劍看延年按劍顧羣等語自有一番封持羣  
臣景狀楊敬傳光使延年報敵愾不知所言敵夫  
人從東箱語敬曰大將軍議已定君不疾應猶豫無  
決先事誅矣然則昌邑之機大半封於霍氏之威非  
必盡出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何句不安光當  
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惟大  
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  
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延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  
門毋內昌邑羣臣布署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  
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細書王入門閉昌邑羣臣  
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

昌邑不可承宗廟先提一筆以下細敘

時微烈光

昌邑王曰徐之何廻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

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極中布今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

項之有太后詔召王王問召意恐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羣臣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

文章鼻祖卷五

七

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嘏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

提得重

極昌邑王奏極瑣碎極綿密事瑣碎但文極古健奏疏中最高

高子

叙入書語跌宕生姿

寫作樂一段獨細

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叩。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等頓首死罪。天子所。目承保宗廟。總壹海內。者。目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六字總提。奏中細。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再醒。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不孝廢禮。誼。不孝便廢禮。誼。故奏。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暑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廢。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廢。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

文章鼻祖卷五

八

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廢。與孝昭皇帝。官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此一段尤大。不孝故太。后。日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斷得。尚書。今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呂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廢。變易節上黃旄。呂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噐。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賞。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汚於酒。廢。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

文章鼻祖卷五

九

常廢。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廢。禮。祖宗廟祠。未舉。先提此。爲璽書。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廢。禮。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又虛括。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目。過失。使人簿責勝。縛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應禮誼。亂漢制度。臣等數進諫。不。得此。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

博士與議奏不列名又於此處



出之

結得重

起拜受詔與前  
王謙席伏應

將呂邑解盟經  
下殿景狀一

結慶昌邑王

應前安世收總  
二百餘人

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  
 太宗稱太祖之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  
 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總歸  
 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  
 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  
 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只二字臣請  
 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  
 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  
 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  
 文章鼻祖卷五

道不失天下愚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  
 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  
 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  
 驚惶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  
 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  
 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呂政請徙王賀放廢中房  
 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  
 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

先鈞勳清肅陵  
燕王事申結前  
半案然後入宣  
帝朕綏細

與昌邑皇太后  
詔可立宣帝皇

太后詔可皆以  
光之所可為可

道叙總一筆亦  
伏後宣帝徙光

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想當日昌邑  
者光之失然議元坐庭中會丞相目下議定所立廣  
廢亦鳴此也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  
 惟有衛太子孫劉嬰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  
 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  
 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  
 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親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  
 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呂嗣孝昭皇帝後奉  
 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  
 文章鼻祖卷五

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軺  
 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  
 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為孝宣  
 皇帝清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  
 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  
 昌安宗廟其昌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  
 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  
 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八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  
 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

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甥  
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  
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  
政上議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  
每朝見上虛已飲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  
年大開日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  
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目封兄  
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  
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  
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  
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  
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官便房黃腸題奏各一具  
椁木外城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  
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  
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  
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  
封山為樂平侯目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  
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

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  
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呂安社稷天下蒸庶咸  
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  
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  
廣漢為平恩侯入此句妙上文追崇光而下即接  
廣漢為平恩侯此宣帝意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  
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  
陽侯雲禹既嗣為博陸侯雲太夫人顯改光時  
所自造堅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關築神道北臨昭靈  
文章鼻祖卷五  
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  
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華加畫繡網馮黃金塗章絮  
薦輪侍婢以五采綵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  
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  
並緒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  
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著頭奴上朝謁莫  
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大  
霍氏矣此兩  
以下敘宣帝謀  
霍氏案此兩  
句特提見得  
光在日已有不  
得重  
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

自完之勢而  
承之此所以至  
於族滅也然高  
帝之遠心猶  
臣不能保全  
氏其所由來者

看宣帝謀謀  
氏步驟平物  
諸日亦生諸  
產解相印此  
處徒光諸子  
得官收其印  
兵衛亦易見

謂馬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  
他人查問女能復自救耶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踰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去霍人目謂  
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  
平思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  
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  
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  
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  
藥殺許后霍氏罪惡此事最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

文章鼻祖卷五

古

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勸衍侍疾亡  
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言實許光光  
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此光不及日會奏上因  
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光薨此語乃泄故於是上  
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  
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  
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  
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為武威  
太守頃之復徙步光長女婿長樂衛尉廣漢為少府

此法  
字子弟即用

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  
官屬在此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步范  
朋友度遠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  
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步平騎都尉  
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屯兵悉易以所  
親信許史子弟代之步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  
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  
角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  
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

文章鼻祖卷五

主

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廷尉李种王平左馮  
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  
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此等  
在日不叙光薨後補敘又借百官以下但視馮子都  
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  
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  
然然數日起視事病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  
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  
大將軍時法合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

蕭望之傳光既  
誅樂安等出入  
自餘吏民當具  
書案去乃止

不。自。地。自。引。出。  
又。諸。儒。生。多。寡。人。子。遠。客。飢。寒。喜。安。說。狂。言。不。避。忌。  
諱。口。角。大。將。軍。常。離。之。不。學。無。今。陛。下。好。與。諸。儒。生。  
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  
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  
忿。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此。等。語。又。借。上。書。  
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點。盡。奏。封。事。  
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口。角。顯。曰。  
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  
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

又。諸。儒。生。多。寡。人。子。遠。客。飢。寒。喜。安。說。狂。言。不。避。忌。  
諱。口。角。大。將。軍。常。離。之。不。學。無。今。陛。下。好。與。諸。儒。生。  
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  
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  
忿。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此。等。語。又。借。上。書。  
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點。盡。奏。封。事。  
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口。角。顯。曰。  
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  
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

文章身祖卷五

太

后。再。提。許。寧。有。是。耶。此。等。語。又。從。霍。顯。恐。急。即。具。呂。  
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  
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  
是。始。有。邪。謀。矣。關。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  
憂。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  
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  
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  
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  
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步。山。等。愈。

忽。插。入。此。一。段。  
第。中。見。怪。事。極。  
此。開。項。事。而。設。  
色。點。綴。情。景。極。  
真。總。以。形。特。實。

氏。之。不。自。安。而。  
喪。厥。之。應。也。

結。霍。氏。敗。亡。案。

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恐。端。已。見。  
又。有。祇。許。后。事。霍。氏。最。不。自。安。者。陛。下。雖。寬。仁。恐。左。  
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  
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角。會。李。竟。坐。與。諸。侯。王。  
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步。光。  
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  
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  
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  
人。相。觸。目。尾。畫。地。鵲。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

文章身祖卷五

太

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  
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焉。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  
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權。宗。廟。燕。荒。竟。可。目。此。罪。也。謀。  
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目。下。使。范。明。  
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  
未。發。雲。拜。為。京。竟。太。守。大。中。大。夫。任。宜。為。代。郡。太。守。  
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呂。贈。  
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與。約。定。雲。山。明。友。自。殺。顯。禹。  
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

前詔止勿捕此  
部乃發其事結  
霍氏案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  
下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敖使魏郡豪李竟報冠  
陽侯雲謀爲大逆朕曰大將軍放抑而不揚其自  
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  
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爲大逆欲誅  
誤百姓損祖宗神靈先發得成伏其辜朕甚悼之諸  
爲霍氏所誑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  
之男子張章先發覺目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  
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曰聞侍中

文章鼻祖卷五

大

以記淮陰侯傳  
未載劉通語所  
以自信之不及  
而漢之不能相  
容也此傳末載  
霍氏之必敗而  
不能善全之也

史高與金安上建侯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闕卒不得  
遂其謀皆警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  
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  
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  
在人左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  
下害之而又行呂逆道不亡何待廼上疏言霍氏泰  
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  
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

驛乘車作籍

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  
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  
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引功次  
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不  
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  
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廼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  
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類使福說得行則  
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  
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從新曲突之策使

文章鼻祖卷五

大

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下廼賜福帛十疋後曰爲郎宣帝  
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驛乘上內嚴憚之若有  
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驛乘天子從容  
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  
威震主者不畜目霍氏之禍萌於驛乘至成帝時  
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  
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讀日碑傳當以  
霍光傳逐件對  
照然後讀兩家  
與廢之而讀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  
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

本紀當以項  
本紀選件對  
勘然後議兩  
史之法也

伏母及弟倫後  
盛案

寫日碑容貌與  
光傳沉靜詳審  
一段對照

趙家結主與  
光一樣

日碑母

日碑後弄兒與  
與官人戲日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  
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  
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  
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碑曰。父  
不降。見殺。與母關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官滿側。日碑等幸  
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碑。獨不敢。日碑長八尺二  
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曰。本狀對上  
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

文章鼻祖卷五

干

光祿大夫日碑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  
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日陛下  
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碑母教誨南  
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  
曰休屠王。關氏日碑每見。盡常拜鄉之涕泣。然後過。  
去日碑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  
後擁上項。日碑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日翁怒。  
上謂日碑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  
與官人戲。日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

許后光欲發樂  
不忍猶與反照  
前云上奇之  
云上問愈厚焉  
此云心敬日碑  
遂屠捕寫日碑  
部主知之深

此後無寫傳神

日碑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碑頓首謝。具言所。日殺  
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碑。初弄何羅與  
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  
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  
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碑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  
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碑意。日故久不  
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碑小疾。臥廬。何羅與通  
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  
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碑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

文章鼻祖卷五

主

更何羅。哀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碑色變。走趨卧內。欲  
入行觸寶瑟。僵日碑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  
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碑止。勿格。日碑  
猝胡投何羅。殿丁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  
孝節。日碑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  
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官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  
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呂輔少主。光讓日碑。日碑曰。  
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呂女妻  
日碑。嗣子賞。初武帝遺詔。日討弄何羅。功封日碑為

日神不受封與  
光傳受封殺王  
莽子男事反照

賞頗有父風

伏後當與欽俱  
封一段案  
倫前既提清故  
此處順落  
以上結日確案  
以下算是第倫  
附傳

以下歷代金氏  
子孫之盛與  
霍氏再世於  
對照  
安上四子敵後  
獨盛

日。彈。呂。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  
日。彈。臥。受。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呂。輕。車。介。士。  
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彈。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  
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  
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  
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  
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廼。得。封。侯。義。自。時。年。  
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  
去。妻。氏。關。目。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

文章鼻祖卷五

主

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稅。侯。奉。  
日。彈。後。初。日。彈。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  
卒。日。彈。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下。半。篇。  
開。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  
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闕。無。內。霍。氏。  
親。屬。開。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謚。  
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光。  
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

參三子涉後漢

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  
皆。隨。陵。為。園。郎。敞。曰。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  
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  
憚。之。唯。上。亦。難。焉。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為。  
託。上。召。岑。拜。為。郎。使。主。客。敞。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  
為。侍。中。使。侍。幸。綠。車。載。送。衛。尉。舍。須。臾。卒。敞。三。子。涉。  
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  
領。三。輔。胡。越。騎。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  
而。參。使。匈奴。拜。匈奴。中。郎。將。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

文章鼻祖卷五

主

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  
曹。將。大。夫。而。涉。之。從。父。弟。欽。上。搭。舉。明。經。為。太。子。門。太。  
夫。哀。帝。即。位。為。大。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  
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傳。太。后。崩。欽。使。護。作。職。辦。擇。  
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  
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目。明。經。高。  
行。為。孔。氏。師。孔。氏。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徒。  
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  
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



前但言涉從弟欽故此處復補叙其祖父細

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旨內屬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與族昆弟旴侯當俱封至此忽環初當會祖父日碑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碑功亡有賞語當名為呂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時旴郎在旁庭叱欽因劾奏曰欽幸得旨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知聖朝日世有為人後

文章身祖卷五

音

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肯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遇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一為後之誼呂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群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碑後成為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呂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

欲雖誅而遺與湯更封總見金氏之盛不絕而霍氏至元始中始一舉封然終不報矣兩結尾亦對照

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旴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失禮不敬莽自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日時即罪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耶呂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為都成侯前從涉說到欽此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呂明為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贊曰霍光呂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

文章身祖卷五

音

贊曰霍光以贊光為主史記項羽本紀楚大文字贊只以背關懷楚二句斷定班書此傳亦絕大文字贊只以不學無術四字斷定皆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碑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呂為敬節主忠信自著勅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呂休屠作金人為祭天



死財三年三  
對對照

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俱起家宿衛受遺輔政結主知同而當國久遠兩朝定策之功不同霍光功大而過亦易集日磾無過而用亦未究霍光家法本疎而其子姓又繼之以驕橫此其所以敗也日磾家教本嚴而其子孫又加之以慎此其所以興也觀兩家盛衰得失之故可以為勲臣世戚之龜鑑矣忠慎二字是兩傳大闕自霍光傳曰小心謹慎昭帝曰大將軍忠臣宣帝曰宿衛忠正他如沉靜詳

文章鼻祖卷五

五

審資制端正贊曰確然秉志誼形於主臨大節而不可奪皆忠慎之發抒也日磾傳曰篤慎曰由是著忠孝節又曰世名忠孝家世忠孝贊曰篤敬寤主忠孝自著皆忠慎之底蘊也不學無術四字是光一生定案亦光傳一篇主腦篇中叙光功德隆盛之處皆光不學無術之處光初以討莽何羅功封博陸侯然親擒何羅者日磾首功也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而光轉藉日磾之功以受封光拒桀安等為外人求官而樂成小家子

得幸封侯光不許弘羊子得官日磾子建封侯而山雲禹及諸婿都給事侍中日磾見其子弄兒戲殿上遂殺弄兒光知其妻許顯毒殺許后隱忍不能發舉日磾不肯內女後官而光以妻顯愛少女成君遂內為宣帝后此皆不學無術之大者金日磾並非學術中人而其行事却件件是霍光對症之藥故牽合兩人作傳篇中描寫日磾處皆所以針砭霍光處此合傳之本意也

文章鼻祖卷五

五

霍光傳前半篇敘光擁昭立宣之功而亦著其秉權之太盛後半篇敘光諸子僭逆之罪而亦著宣帝忌刻之深心前半云昭帝八歲政事豈決於光昭帝既冠遂委任光宣帝即位光歸政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而又結之曰先後秉政二十年所以深著其秉權之盛也後半云宣帝自在民間聞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及許后事泄乃徙光諸婿罷禹屯兵又免雲山宿衛至捕顯禹等棄市而後已焉所以深著其忌刻之心也篇末乃舉驂乘事結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則霍

氏秉權之盛。宣帝忌刻之深。兩意並見。此是光傳中血脉線索處。讀者所當著意也。

廢昌邑王。奏文既太長。事又極繁瑣。一頓下去。恐嫌冗散。妙於中間忽斷一筆。云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持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復讀云。云正如中流一柱。波瀾洄洑。變幻百出。先後交參。更覺鋒動。而當日情景。事實亦摹寫入情。此是連者斷之法。乃孟堅特創。前此未有也。

宣帝自光薨後。即封許廣漢為平恩侯。又令魏相

文章鼻祖卷五

元

給事中。令金安上。竟出入省中。又易親信許史子弟。將屯兵。所以自樹其腹心羽翼也。徒光諸婿官出為太守。又徙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又令人得上封事。不關尚書。又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所以翦霍氏之腹心羽翼也。宣帝處置霍氏。有捺縱有步驟。一步緊一步深。心大力歷歷如繪。

云顯等始知愛云。霍氏甚惡之。云顯與山雲等數相對啼泣。云山雲等甚恐。寫霍氏慌忙情事。曰甚。一日云。於是始邪有邪謀矣。云不如先也。云安所

相避。寫霍氏謀逆情狀。亦口甚。一日讀者須看其線索。詳其步驟。零星雜亂事。都是一筆穿成。

文字之妙。無過傳神。寫生篇中。寫霍光之忠。此日禪之慎重。武帝之雄達。昭帝之英明。宣帝之深沉。昌邑之頑劣。榮安宏羊等之陰賊。顯禹山雲之驕縱。及將敗而怨望之情。賢亂之象。一人有一人之面目。一事有一事之情狀。真如化工肖形鑄鼎。象物想其構思。運筆直欲突過龍門。蔚宗以下。不足供其鞭鑿也。

文章鼻祖卷五

元

自來論者都推尊蘇李合傳。然李廣傳是太史公筆。李陵傳慷慨淋漓。與會標舉。自是絕調。猶未若此之規模宏遠。部伍整肅。典則深厚。光怪陸離。無所不有。乃為漢書中第一篇文字也。又或咨賞東方朔傳。以為如花天變現。不可方物。不知此是游戲之筆。與此相去懸絕矣。

文章鼻祖卷六

婁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畢里先生評選

孫壻沈道瀨企程校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并序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個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

文章鼻祖卷六

君家婦難為一語虛籠全局

與中間縣令弟即太守令郎

十五彈箏篴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人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末為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

若兩段對照并與篇末東家有賢女一段遙應終老不復取退出一篇主意

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椎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榮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

文章鼻祖卷六

此嫁時粧也不於前嫁來時鋪叙而偏於遣去時點綴更曲折有情景

寫新婦去時服飾之華潔貌之麗與後青黛白粉一段形容太守家迎娶之盛相映射

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于今無會因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衣褰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是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

業已過去矣而猶念阿母在家之勞又與小姑別囑其勤心養公姥皆溫愛敦厚之德也唐人詩亦用小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則理薄不及遠矣  
府吏馬在前一段為一篇前後開鑿兩人訣別之情眷戀之意相殉之志俱決於此

抱轉起手數句掩映有餘

與前後東家有賢女兩段對照又與下文太守令郎君一段相應

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裡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  
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  
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  
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  
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  
誓不相隔卿且誓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  
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  
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初如絲  
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

文章鼻祖卷六

三

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  
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  
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  
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慙阿母  
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  
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  
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  
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

縣令遣媒來不  
肯相許亦足以  
明志矣而又必  
索太守令郎君  
一段者不如定  
不足以前蘭芝  
立志之堅百折  
而不回也  
蘭芝母兄又與  
仲卿阿母對照

文章鼻祖卷六

四

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  
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  
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  
主簿通語言頂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  
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慨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  
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  
不嫁義即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  
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  
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  
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  
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  
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鵲舫  
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  
流蘇金縷鞍轡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  
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  
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穿衣裳具令事不舉

此段與前卷有  
終篇篇義若我  
來兩兩段對照  
見得蘭芝有如此  
盛而見造其情  
為可悲又以府  
君迎娶有如此

此馬銀帛之盛  
而不見其其義  
為可風也

此與中間府吏  
馬在前新婦車  
在後一段對照

語作映帶

到此處方結出  
主意

又環轉府吏阿  
母

又與起手東家  
有賢女及中間  
縣今太守兩段  
對照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  
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綵絳。朝成繡被褥。

晚成單羅衫。曉曉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  
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

蹙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  
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

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  
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糾。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

文章鼻祖卷六  
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  
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

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  
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

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  
故作不良計。忽復忽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  
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藍城郭。  
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

一篇結穴在此  
前而文字重重  
叠叠四面圍寫  
幾二千言及說  
到本旨正面却  
不上數語所為  
片言居要一篇  
得策處也  
中有雙飛鳥自  
名為雙飛鳥自  
起句孔徑東南  
飛相應

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新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  
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  
魂去尸長留。攬衣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  
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  
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  
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雙飛鳥。仰頭相鳴鳴。  
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人  
戒之慎勿忘。

文章鼻祖卷六  
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豈惟離騷此詩實備之。篇中  
寫府吏新婦相愛之篤。至於相殉以死。不可謂非  
好色也。然母欲遣而即遣。新婦固不敢留。府吏亦  
不敢忤。又東家賢女。縣令三郎太守郎君。亦皆窈  
窕無雙。而仲卿夫婦。曾不以動其心。所謂好色而  
不淫也。府吏逼於阿母而遣婦。新婦逼於阿母而  
被遣。又逼於母兄之命而許嫁。不可謂不怨也。然  
府吏寧以死殉其婦。新婦寧以死殉其夫。而不敢  
謂阿母之遣非其罪。并不敢謂母兄之許非其志。

所謂怨。悵而不亂也。讀是詩也。國風小雅之幾。於是乎備。可不謂漢魏以來詩人之極則也哉。

十三能織素一段。寫新婦才藝之工。妾有繡羅襦一段。寫新婦容貌之華。服飾之麗。縣令遣媒來主簿。通語言兩段。寫郡縣郎君之貴。青雀白鵲舫一段。寫府君迎娶車馬錢帛之盛。其所以鋪張揚厲。不一而足者。總以描寫仲卿夫婦志節之堅也。人情或寢於貌。或拙於才。不得已而以節見。又或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終始一節者。亦易以新婦才藝。

文章鼻祖卷六

七

之工。服飾之華。容貌之麗。如此。而又縣令府君郎君之貴。迎娶車馬錢幣之盛。如此。然卒不以易其心。此其志節所以尤可貴也。篇中重重疊疊。說過又說。多一層描寫。高一層身價。層次愈多。結構愈密。

如此長篇。無一句不曲。無一句不轉。無一句不照應。繚綿反覆。一唱三歎。言有盡而意無窮。若只一直叙去。無曲折。無照應。則讀之易厭矣。

毛詩谷風氓。皆棄婦詞。然氓不以正合。故其詞多。

慙。谷風是薄倖之遭。故其詞多怨。孔雀東南飛。夫婦相愛。而以死殉。有綢繆為華之意。而無慙悔。怨恨之詞。與谷風氓詞。迥別。宋陸放翁妻某氏。亦以失歡於舅。竟至仳離。事與仲卿妻相類。妻有寄放翁詞二首。音節悽惋。放翁和之。然放翁雖有懷舊之念。而無終合之機。其妻雖抑鬱以死。而業已再適。情事既殊。詞之工。視此詩。猶洪鐘之於細管也。

日出東南隅一首。是此詩縮本。其中起伏照應轉。

文章鼻祖卷六

八

側變換。約略相當。但此詩層次更多。工力更倍耳。竊怪昭明文選。於漢魏古詩。採取略備。而筆力最高。氣味最厚。如此詩及文姬悲憤之類。都不見錄。何歟。蓋昭明以天潢貴介。託志翰墨。風流儒雅。固自可人。而於古人之驚心動魄。沉鬱頓挫。開後來李杜諸大家堂奧者。都未深造。東坡亦祇為小兒強作解事。語太輕薄。要之統緒之習。固所不免也。此詩之所以不入選歟。

哀江南賦并序

原註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哀江南王逸離騷經章句襄王遷屈原於江南九章章句屈原放於江南之楚今屈原宅在荊州墓在湘陰是宋玉所云哀江南專指江湘間也又史記高帝紀項羽令衡山臨江王擊殺義帝江南地在郴州魏志武帝紀赤壁戰不利引軍歸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蜀志諸葛亮傳曹公敗於赤壁先主遂收江南指長沙四郡而言蓋秦漢以來荊郢上游皆稱江南也至

文選鼻祖卷六

九

建康之稱江南則始見於吳志注引吳錄魏文帝觀兵廣陵臨江嘆曰天所以隔南北也張昭傳魏使邢貞入門不下車昭謂曰豈以江南寡弱無尺寸之刃故乎又晉書王導傳賀循顧榮江南之望陸機辨亡論亦曰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則自三國至六朝江表亦稱江南今賦中前叙臺城之亂則所哀在建康後悲元帝之禍則所哀在江陵而吳會荆郢適俱有江南之名故摘招魂哀江南之語以名其賦兩意雙關獨註建康者非且信本傳常

有鄉關之思信本家江陵鄉關之地其有所屬明矣

序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帝建康之亂余乃窺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四句有去無歸自叙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句傳變江陵之亂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自叙傳變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身荒谷四句三年別館三句應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中序

文選鼻祖卷六

十

著此四句故賦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貌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長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問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壁晚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信巾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

懸醒題目哀字

信本以奉使受留故歷引相如等自况以開用妙

此下申叙國書  
亦總建康江陵  
與起四句申典  
三句應

况復四句申說  
其屬旅不能歸  
與前自序應  
以上結作賦之  
意

序得四句申說  
賦從家世為起  
其體亦從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  
來

此以特叙

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  
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纔一旅。項籍用江東  
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  
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  
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鉏耰  
棘矜者。固利乘便。上兩句指西魏此四句指陳霸先  
不但哀梁之為魏滅。故用陳餘陳涉事。蓋信之哀江南  
并哀梁之為陳滅也。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  
之禍。嗚呼。山岳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

文章鼻祖卷六

士

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况復舟楫  
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塵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  
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  
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  
當官。得姓之始。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  
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四句叙達永嘉之艱虞。始  
中原之乏主。此叙信遠祖淵隨。民枕倚於牆壁。路交  
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

此後并叙

顧父各另叙詞  
事倍詳

叙歷仕之美

以上叙完家世  
此處接人國事  
先叙梁初承平  
之象

此少陵之述懷

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康之始。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  
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家於江水。木  
交運山川。崩竭。此叙宋齊之開信。家有直道人。多全  
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  
河南有胡書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此叙信  
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  
載誕貞臣。此叙信父。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  
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旣姦回之異逆。終不  
悅於仁人。王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此下信始

文章鼻祖卷六

士

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游雷之講肆。齒明離  
之胄筵。旣傾蠶而酌海。遂測管而窺天。方塘水白。釣  
渚池圓。侍戎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弦。乃解懸而通  
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輅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  
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於是朝野歡娛。池  
臺鐘鼓。里為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  
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橋則園  
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賁浮玉。南琛沒羽。吳歎越  
吟。荆艷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



<p>登知四句轉關 暗伏侯景言承 平之時大亂已 兆而梁之君臣 方狃於宴安粉 飾太平而不覺 也故下文接刪 詩書定禮樂一 段</p>	<p>再者既而一段 喚起下文侯景 之亂</p>	<p>接人侯景先叙 景之凶逆</p>	<p>次叙景之內附 轉出景之潛蓄 與謀</p>
--	---------------------------------	------------------------	---------------------------------

中江表無事王歙為和親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馬  
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開然。江  
湖潛沸。漁陽有間。左戌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  
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  
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刀斗。於  
榮陽。絳龍媒於平樂。牽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  
談。為廟略。乘漬水以膠船。駁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  
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微箠不能救鹽池之醜。阿  
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既而魴魚頰尾。四郊多壘。殿狎  
文章鼻祖卷六 主

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餘腥失水。見被髮於伊川。  
知百年而為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  
則有鯨有鯢。小則為梟為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  
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  
為。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  
胡柯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枝。豺牙必厲。虺毒潛吹。輕  
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  
曹既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與景通又推原。景  
致昨之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  
山也。

<p>旁及一時災異 以下總叙景圖 事城事</p>	<p>上文總言臺城 破圍之狀以下 分寫喪師死事 之人</p>
----------------------------------	--

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  
闕龍吟。東陵麟鬬。乃桀黠橫扇。馮陵畿甸。此言朱  
擁狼望於黃圖。填廬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  
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  
此言梁武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  
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此言外援將軍死綬路絕。  
長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  
先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  
文章鼻祖卷六 十四

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  
父子離別。此段言臺城被圍。內護軍慷慨忠能死節。  
三世為將。終於此滅。此叙韋榮濟陽忠壯身。奈末將  
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  
三軍悽愴。此叙江子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  
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  
人之云亡。此言羊侃善於守。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宣  
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  
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此叙柳仲禮戰或以集  
敗降景之事也。

此下總言敗兵之狀

此以上哀建康之江南也

此少陵之北征也

湘漢斗牛從江陵回顧建康

翼鷄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鉤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  
 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  
 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  
 是桂林顛覆。長洲糜鹿。潰潰沸騰。茫茫慘澹。天地離。  
 阻。神人慘酷。此正敘臺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  
 關。空迴地軸。此言臺城陷沒。鄧陵諸王。探雀毀而未。  
 飽。待能躡而。此二句敘武帝之志。互相傾軋也。雀毀而未。  
 屋。二句敘簡。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此上句結。  
 亡下句伏。已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酌對逢。  
 文章鼻祖卷六

鄂坂之譏嫌。值形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驄。  
 而轉礙。此信自叙初去臺。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  
 上游。彼鋸牙而鈞爪。又循江而習流。此叙中途遇量。  
 排青龍之戰艦。關飛燕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  
 下於巴邱。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迴舟。未辨聲於。  
 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  
 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此叙乘間。若乃陰陵。  
 失路。釣臺斜迳。望赤壁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  
 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無樹。此叙後景。取還。

制叙仕武帝之世詞頗揚厲此叙仕元帝之時詞多抑鬱

此下叙元帝命將討景之事

從金陵克復之後追叙故都之興衰字更深此少陵之哀江補叙簡文帝事

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  
 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屈於七澤。濱於十死。  
 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  
 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此叙到江。  
 梁元所。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  
 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此叙父肩吾之。昔三世而無慙。  
 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歌。  
 斜之小徑。掩蓬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  
 單衣。於是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鑒兵金匱。校戰玉堂。  
 蒼鷹赤雀。鐵軸牙檣。沉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  
 海潮迎艦。江蘋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  
 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燬穴。奔馳。  
 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此叙擒斬侯景。  
 然腹為燈。飲頭為器。置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踞。  
 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  
 珍瘁。西瞻博望。北臨雲圖。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  
 於玉女窓。屏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  
 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

此下哀元帝中  
與之業不終也

上言建康元帝  
之功下言江陵  
之敗所由來也

文選鼻祖卷六

七

高。於。河。上。更。不。遇。於。浮。邱。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  
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  
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珮。戈。而。對。霸。  
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  
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  
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此。段。哀。王。僧。辯。  
殺。先。所。鎮。北。之。負。譽。於。前。風。颯。凜。然。水。神。遺。箭。山。靈。  
見。輓。是。以。整。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併。命。俱。非。百。年。  
此。段。哀。帝。陵。王。給。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耻。去。代。  
及其。子。雄。之。死。也。

邸。而。承。基。選。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  
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  
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起。况。背。  
闕。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  
叛。徒。營。軍。梁。滎。蒐。乘。巴。淪。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刻。  
之。符。荆。門。遭。原。延。之。戮。謂。武。陵。夏。口。濫。達。泉。之。誅。謂。  
綏。王。茂。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肉。食。  
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  
城。而。肆。險。人。祗。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

此段與前  
石鼓山一  
以對照

文選鼻祖卷六

六

形。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此。言。與。岳。地。惟。  
黑。子。城。猶。踰。其。怨。則。顯。其。盟。則。寒。此。言。西。魏。之。豈。  
宛。會。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况。以。汾。氣。朝。浮。妖。  
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  
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指。岳。陽。楚。結。秦。冤。  
指。西。魏。來。伐。以下。單。承。西。魏。說。至。有。南。風。之。不。競。值。  
後。借。人。之。外。力。一。段。復。及。晉。事。  
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侵。秦。車。於。暢。  
轂。晉。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上。  
西。魏。車。甲。之。威。下。難。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  
言。江。陵。武。備。之。弱。

於。六。虞。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洛。陽。兮。極。  
浦。二。句。自。敘。江。陵。未。陷。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疊。二。  
言。元。帝。之。被。執。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  
而。江。陵。失。守。也。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  
長。林。故。營。徒。思。掛。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枝。以。  
殺。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水。而。馬。渡。關。未。曉。而。鷄。鳴。  
此。言。與。師。快。復。者。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  
少。避。亂。去。國。者。多。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  
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繼。於。莫。敖。冷。父。囚。於。羣。帥。此。  
繫。擄。劓。谷。摺。拉。鷹。鷂。批。擣。此。言。屠。宛。霜。夏。零。憤。泉。秋。  
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桑。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

此賦每當轉開  
處都以短章促  
節換調

以上總言道里  
之艱以下分寫  
旅人開去國  
離鄉之苦  
極寫哀字此少  
陵之哀王孫新  
皆別無家別等  
詩也  
此以上哀江陵  
之江前也

上兩段是實此  
段是主

以下收拾全篇

經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饉隨勢無暗逐流螢秦中水  
黑關上泥青於是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湍  
湍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  
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此段言  
之極况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  
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相陽亭有  
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此段言王公別有賦  
蘇武成羈旅金微遠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  
陵之雙鳬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此段自叙來使歸  
文章鼻祖卷六一  
也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指陳雖借人之外  
力實蕭牆之內起分應此四句撥亂之主忽焉  
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鶴飛  
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  
新市此段哀元帝中興之功不終而梁故豐徙楚實  
秦亡此段哀元帝中興之功不終而梁故豐徙楚實  
神器居為讓王此段哀梁之禍陳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  
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鴛首而賜秦天何為

回應起手承上  
五主一段叙完  
西事仍歸到東  
世自此至來自  
傷承前興城以  
終作賦之意也

結出本意仍承  
傳信無位聖泥  
思乃作哀江陵

賦以發意末句  
是其一篇之旨

而此醉也故以東南反氣句深責之而鴛首賜秦句  
尤深致憾於魏焉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  
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泊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  
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濶不可問天况復零  
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偪迫危慮端  
憂暮齒賡長樂之神皇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  
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  
之待士見鍾鼎於全張聞弦歌於許史豈知霸陵夜  
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文章鼻祖卷六二  
子山此賦事備家國義兼詩史篇中自敘門風忠  
孝身世飄零上述武帝之承平玩冠以致喪亡元  
帝之多難啓邦終歸覆滅下述侯景之凶逆西魏  
之倉殘邵陵諸王之骨月就戮齊陽諸公之忠義  
赴難王僧辯勤王之功陳霸先獨國之智岳陽王  
背親即仇之耻以及建康江陵王公士女與尸累  
囚之慘播遷屠戮之酷蕭梁一代之事本末具備  
讀之可以識治亂驗廢興志褒貶昭法戒蓋其體  
則古詩之流而其義則兼乎史矣子虛上林誇張

遊獵楊雄所謂一勤百班固兩都雖以解父老陋洛邑之議關係亦輕二京三都踵事增華而已黃山谷嘗論北征南山之詩曰較工拙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余謂子虛上林三都兩京皆出自漢晉作者其筆力氣味較齊梁為近古然子山之賦足徵一代之得失猶杜之北征義不可無而上林諸賦無關當世之隆替猶韓之南山可無作也且諸賦互相沿襲陳陳相因而

文章身禮卷六

三

子山此賦乃特創之體後亦未有繼者故為獨絕也

子山此賦其原出於離騷其流極於少陵之新樂府蓋屈子悲懷王之亡少陵傷天寶之亂而子山哀建康江陵之陷沒俱有國破家亡之感故其發為文章危苦辭多悲哀是主亦復相類屈子之離騷哀郢其為子山辭賦所從出自不待言而少陵之哀江頭哀王孫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北征述懷秋興諸將與賊中所寫流離喪亂之情鄉

關羈旅之思何異子山之賦無難言之面目而其原實出於騷少陵之詩亦無子山之面目而其流實極於杜少陵詩云清新庾信府又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又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按子山此賦作於開中流寓之日故曰暮年無疊牀架屋之譏故曰清新無妖淫浮艷之習故曰老成少陵所言皆指此賦也合少陵諸論以窺尋此賦之意庶幾得之嘗謂少陵詩唐人一代之冠而其平生宗仰乃在子山讀此賦而知其淵源所自

文章身禮卷六

三

有斷然不誣者矣

駢麗之體東都以後漸已濫觴然句不必整字不必協又多間以長句單行疎古歷落氣味自勝至齊梁而此體漸密句雕字琢無獨不偶體裁既脩音韻亦諧子山孝穆尤為擅場徐較秀逸庾較鉅麗哀江南賦尤子山一生聚精著神之筆也唐初四傑暢其宗風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上視徐庾工力未虧而神采不逮義山晚出變其音節節短勢險頗極矜鍊可為後勁廬陵眉山掃除齊梁

出之蕭散間用成語轉露清新然僅可施之短箋  
 小啟長篇如此便無意味終非正格蓋文各有體  
 既號駢麗自不得厭微實而喜翻空崇樸素而嘔  
 艷麗徐庾之作自爲正則況予山此賦指陳一代  
 廢興之故敘述平生閱歷之場全力貫注成此大  
 篇其中之起伏照應層次脉絡輕重詳畧抑揚撿  
 縱無不脩美卽是一篇絕大古文可以其爲齊梁  
 別號之體而忽之耶

文章鼻祖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繩武編繩武字文叔長洲人康熙乙未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是編錄六代以前詩文凡十四篇  
 各爲評注一堯典二禹貢三洪範四國語桓公自  
 莒反一篇五左傳城濮之戰六邲之戰七鄢陵之  
 戰八史記項羽本紀九高祖本紀十封禪書十一  
 平準書十二漢書霍光金日磾傳十三古詩爲焦  
 仲卿妻作十四庾信哀江南賦皆鴻筆也然以爲  
 千古文章盡從此出則繩武一家之說矣

# 唐四家詩八卷

〔清〕汪立名編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汪立名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四家詩

八卷》提要

## 王右丞傳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達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秘書監維工草隸善書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辟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取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

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畝湖竹里館柳浪茱  
萸泚辛夸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  
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  
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  
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  
之

王右丞詩集

四言詩

酬諸公見過

嗟余未喪哀此孤生屏居藍田薄地躬耕歲晏輸  
稅以奉粢盛晨往東臯草露未晞暮看烟火負擔  
來歸我聞有客足掃荆扉簞食伊何福瓜抓棗仰  
廁羣賢皤然一老媿無筦簞班荆席蒙汎汎登陂  
折彼荷花靜觀素鮪俯映白沙山鳥羣飛日隱輕  
霞登車上馬倏忽雨散雀噪荒邨雞鳴空館還復  
幽獨重歎累歎

五言古詩

扶南曲歌詞五首

翠羽流蘇帳春眠曙不開羞從面色起嬌逐語聲  
來早向朝陽殿君王中使催  
堂上青絃動堂前綺席陳齊歌盧女曲雙舞洛陽  
人傾國徒相看寧知心所親  
香氣傳空滿粧華影箔通歌聞天仗外舞出御樓  
中日暮歸何處花間長樂宮  
宮女還金屋將眠復畏明入春輕衣好半夜薄粧  
成拂曙朝前殿玉墀多珮聲



朝日照綺窗佳人坐臨鏡散黛恨猶輕插釵嫌未  
正同心勿遠遊幸待春粧竟

從軍行

吹角動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馬嘶亂爭渡金河  
水日暮沙漠陞戰聲煙塵裏盡係明王頸歸來獻  
天子

隴西行

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  
泉關山正飛雪烽火斷無煙

早春行

紫梅發初遍黃鳥歌猶澁誰家折楊女弄春如不  
及愛水看粧坐羞人映花立香畏風吹散衣愁露  
霑濕玉閨青門裏日落香車入游行益相思含啼  
向綵帷憶君長入夢歸晚更生疑不及紅簷鸞雙  
栖綠草時

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同望應制

鳳宸朝碧落龍圖耀金鏡維岳降二臣戴天臨萬  
姓山川八校滿井邑三農竟比屋皆可封誰家不  
相慶林疎達邨出野曠寒山靜帝城雲裏深渭水  
天邊映喜氣含風景頌聲溢歌詠端拱能任賢爾

彰聖君聖

奉和聖製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賢  
詩應制

復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遙聞鳳吹喧闇識龍輿  
度褰旒明四目伏檻紆三顧小苑接侯家飛甍映  
宮樹商山原上碧滄水林端素銀漢下天章瓊筵  
承湛露將非富民寵信以平戎故從來簡帝心詎  
得迴天步

奉和聖製送不蒙都護兼鴻臚卿歸安西  
應制

上卿增命服都護揚歸旆雜虜盡朝周諸胡皆自  
鄣鳴笳瀚海曲按節陽關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靜  
秋塞萬方氛稔息六合乾坤大無戰是天心天心  
同覆載

瓜園詩 并序

維瓜園高齋俯視南山形勝二三時輩同賦是詩  
兼命詞英數公同用園字爲韻韻任多少時太子  
司議郎薛璩發此題遂同諸公云

余適欲鋤瓜倚鋤聽叩門鳴騶導驄馬常從夾朱  
軒窮巷正傳呼故人儻相存攜手追涼風故心望

乾坤藹藹帝王州宮觀一何繁林端出綺道殿頂  
播華幡素懷在青山若值白雲屯迴風城西雨返  
景原上邨前酌盈樽酒往往聞清言黃鸝轉深木  
朱槿照中園猶羨松下客石上聞清猿

同盧拾遺過韋給事東山別業二十韻給事  
首春休沐維已陪遊及乎是行亦預聞命  
會無車馬不果斯諾

託身侍雲陛昧旦趨華軒遂陪鸞鴻侶霄漢同飛  
翾君子垂惠顧期我於田園側聞景龍際親降南  
面尊萬乘駐山外順風祈一言高陽多夔龍荆山

王右丞詩集卷上

四

積璵璠盛德啓前烈大賢鍾後昆侍郎文昌宮給  
事東掖垣謁帝俱來下冠蓋盈丘樊聞風首邦族  
庭訓延鄉邨采地包山河樹井竟川原巖端迴綺  
檻谷口開朱門階下羣峰首雲中瀑水源鳴玉滿  
春山列筵先朝暎會舞何颯踏擊鐘彌朝昏是時  
陽和節清晝猶未暄藹藹樹色深嚶嚶鳥聲繁顧  
已負宿諾延頸慙芳蓀寒步守窮巷高駕難攀援  
素是獨往客脫冠情彌敦

和使君五郎西樓望遠思歸

高樓望所思目極情未畢枕上見千里窗中窺萬

室悠悠長路人曖曖遠郊日惆悵極浦外迢遞孤  
烟出能賦屬上才思歸同下秩故鄉不可見雲外  
空如一

酬黎居士浙川作

星學士人院走筆成

儂家真箇去公定隨儂否著處是蓮花無心變楊  
柳松龕藏藥裏石脣安茶臼氣味當共知那能不  
攜手

奉寄韋太守陟

荒城自蕭索萬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迴嘹唳聞歸  
鴻寒塘映衰草高館落疎桐臨此歲方晏顧景詠

王右丞詩集卷上

五

悲翁故人不可見寂莫平林東

林園即事寄舍弟統

寓目一蕭散消憂冀俄頃青草肅澄陂白雲移翠  
嶺後沔通河渭前山包鄆郢松含風裏聲花對池  
中影地多齊后賸人帶荊州癭徒思赤筆書詎有  
丹砂井心悲常欲絕髮亂不能整青簪日何長閑  
門畫方靜頽思茅簷下彌傷好風景

贈從弟司庫員外綬

少年識事淺強學千名利徒聞躍馬年苦無出人  
智即事豈徒言累官非不試既寡遂性歡恐招負

時累清冬見達山積雪凝蒼翠皓然出東林發我  
遺世意惠連素清賞夙語塵外事欲緩攜手期流  
年一何駛

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

希世無高節絕跡有卑棲君徒視人文吾固和天  
倪緬然萬物始及與羣牧齊分地依后稷用天信  
重黎春風何豫人令我思東溪草色有佳意花枝  
稍含萼更待風景好與君藉萋萋

贈李順

聞君餌丹砂甚有好顏色不知從今去幾時生羽

王右丞詩集卷上

六

翼王母翳華芝望爾崑崙側文螭從赤豹萬里走  
方息悲哉世上人甘此羶腥食

贈劉藍田

籬中大犬迎吠出屋候柴扉歲晏輸井稅山邨人夜  
歸晚田始家食餘布成我衣詎肯無公事煩君聞  
是非

贈房盧氏瑄

達人無不可忘已愛蒼生豈復少十室絃歌在兩  
楹浮人日已歸但坐事農耕桑榆鬱相望邑里多  
雞鳴秋山一何淨蒼翠臨寒城視事兼偃臥對書

不簪纓蕭條人吏疎鳥雀下空庭鄙夫心所向晚  
節異平生將從海岳居守靜解天刑或可累安邑  
茅茨君試營

贈祖三詠

濟州官舍作

蟪蛄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  
如高館閒無人離居不可道閉門寂已閉落日照  
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潁去年  
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  
閤余不淺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爲期良會詎幾日  
終自長相思

王右丞詩集卷上

七

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

夜靜羣動息時聞隔林犬卻憶山中時人家澗西  
遠羨君明發去采薇輕軒冕

訓前

錢起

山月隨客來主人興不淺今宵竹林下誰覺花源  
遠惆悵曙鶯啼孤雲還絕巘

贈張五弟諱三首

吾弟東山時心尚一何遠日高猶自臥鍾動始能  
飯領上髮未梳牀頭書不卷清川興悠悠空林對  
偃蹇青苔石上淨細草松下軟窗外鳥聲閑階前

虎心善徒然萬象多澹爾太虛緬一知與物平自  
顧爲人淺對君忽自得浮念不煩遣

張弟五車書讀書仍隱居染翰過草聖賦詩輕子  
虛閉門二室下隱居十年餘宛是野人也時從漁  
父魚秋風日蕭索五柳高且疎望此去人世渡水  
向吾廬歲宴同攜手只應君與予

設置守鳬兔垂釣伺游鱗此是安口腹非關慕隱  
淪吾生好清淨蔬食去情塵今子方豪蕩思爲鼎  
食人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身入鳥不相亂見獸  
皆相親雲霞成伴侶虛白侍衣巾何事須夫子邀

子谷口真

王右丞詩集卷上

八

至滑州隔河望黎陽憶丁三寓

隔河見桑柘藹藹黎陽川望望行漸遠孤峰沒雲  
煙故人不可見河水復悠然賴有政聲遠時聞行  
路傳

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

夜靜羣動息蟋蟀聲悠悠庭槐北風響日夕方高  
秋思子整羽翰及時當雲浮吾生將白首歲晏思  
蒼洲高足在旦暮肯爲南畝儔

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

了觀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計苟不生是身孰休  
咎色聲何謂客陰界復誰守徒言蓮花目豈惡楊  
枝肘既飽香積飯不醉聲聞酒有無斷常見生滅  
幻夢受即病即實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真無  
有一法垢居士素通達隨宜善抖擻牀上無羶臥  
鍋中有粥否齋時不乞食定應空漱口聊持數斗  
米且救浮生取

贈裴十迪

風景日夕佳與君賦新詩澹然望遠空如意方支  
頤春風動百草蘭蕙生我籬曖曖日暖閨田家來

王右丞詩集卷上

九

致詞欣欣春還臯淡淡水生陂桃李雖未開萸萼  
滿芳枝請君理還策敢告將農時

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

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觀陰界何方置我  
人礙有固爲主趣空寧捨賓洗心詎懸解悟道正  
迷津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色聲非彼妄浮幻  
即吾真四達竟何遣萬殊安可塵胡生但高枕寂  
寞與誰鄰戰勝不謀食理齊甘負薪子若未始異  
詎論疎與親

浮空徒漫漫汎有定悠悠無乘及乘者所謂智人

舟詎捨貧病域不疲生死流無煩君喻馬任以我  
爲牛植福祠迦葉求仁笑孔丘何津不鼓棹何路  
不摧輶念此聞思者胡爲多阻修空虛花聚散煩  
惱樹稀稠滅相成無記生心坐有求降吳復歸蜀  
不到莫相尤

華岳

西岳出浮雲積翠在太清連天疑黛色百里遙青  
冥白日爲之寒森沈華陰城昔聞乾坤閉造化生  
巨靈右足踏方止左手推削成天地忽開拆大河  
注東溟遂爲西峙岳雄雄鎮秦京大君包覆載至

德被羣生上帝佇昭告金天思奉迎人祇望幸久  
何獨禪云亭

藍田山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  
窮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  
山通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遙  
蔭松栢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  
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澗芳襲人衣  
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  
人花紅復來覲

青溪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溪水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  
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菱荇澄澄映  
葭葦我心素已閑清川澹如此請留盤石上垂釣  
將已矣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山西去亦對維門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閑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  
山千里橫黛色數峰出雲間嵯峨對秦國含沓藏  
荆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尚爾嘆息  
此顏顏

石處士山居

君子盈天階小人甘自免方隨鍊金客林上家絕  
巘背嶺花未開入雲樹深淺清晝猶自眠山鳥時  
一轉

丁寓田家有贈

君心尚棲隱久欲傍歸路在朝每爲言解印果成  
趣晨雞鳴鄰里羣動從所務農夫行餉田閨婦起  
縫素開軒御衣服散帙理章句時吟招隱詩或製  
閑居賦新晴望郊郭日映桑榆暮陰盡小苑城微  
明渭川樹揆予宅間井幽賞何由屢道存終不忘

迹異難相遇此時惜離別再來芳菲度

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  
扉雉鳴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  
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春中田園作

屋上春鳩鳴邨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楊荷鋤覘泉  
脉歸燕識故巢舊人看新曆臨觴忽不御惆悵遠  
行客

過李揖宅

王右丞詩集卷上

士

閑門秋草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  
下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  
貧者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

飯覆金山僧

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羣疎將候遠山僧先期掃弊  
廬果從雲峰裏顧我蓬蒿居藉草飯松屑焚香看  
道書燃燈晝欲盡鳴磬夜方初已悟寂爲樂此生  
閑有餘思歸何必深身世猶空虛

謁璿上人并序

上人外人內天不定不亂捨法而淵泊無心而雲

動色空無碍不物物也嘿語無際不言言也故吾  
徒得神交焉玄關大啓德海羣泳時雨既降春物  
具美序於詩者人百其言

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事往安可悔餘生幸能  
養誓從斷臂血不復嬰世網浮名寄縵珮空性無  
羈鞅夙從大導師焚香此瞻仰頽然居一室覆載  
紛萬象高柳早鶯啼長廊春雨響牀下阮家屐齒  
前筇竹杖方將見身雲陋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  
願以無生獎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王右丞詩集卷上

士

與君伯氏別又欲與君離君行無幾日當復隔山  
陂蒼茫秦川盡日落桃林塞獨樹臨關門黃河向  
天外前經洛陽陌宛洛故人稀故人離別盡淇上  
轉驂駢企予悲送遠惆悵睢陽路古木官渡平秋  
城鄴宮故想君行縣日其出從如雲遙思魏公子  
復憶李將軍

送康太守

城下滄江水江邊黃鶴樓朱欄將粉堞江水映悠  
悠曉吹發夏口使君居上頭郭門隱楓岸候吏趨  
蘆洲何異臨川郡還來康樂侯

送陸員外

郎署有伊人居然古人風天子顧河北詔書除征  
東拜手辭上官緩步出南宮九河平原外七國薊  
門中陰風悲枯桑古塞多飛蓬萬里不見虜蕭條  
胡地空無爲費中國更欲邀奇功遲遲前相送握  
手嗟異同行當封侯歸肯訪南山翁

送宇文太守赴宣城

遼落雲外山迢遙舟中賞鏡吹發西江秋空多清  
響地迴古城蕪月明寒潮廣時賽敬亭神復解罟  
師網何處寄相思南風搖五兩

王右丞詩集卷上

古

送綦母校書棄官還江東

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  
風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淨日暮澄  
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  
蒹葭叢無庸客昭世衰鬢白如蓬頑疎暗人事僻  
陋遠天聰微物縱可採其誰爲至公余亦從此去  
歸耕爲老農

送六舅歸陸渾

伯舅吏淮泗卓魯方喟然悠哉自不競退耕東臯  
田條桑臘月下種杏春風前酌醴賦歸去共知陶

令賢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卧南山  
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送張五歸山

送君盡惆悵復送何人歸後日同攜手一朝先拂  
衣東山有茅屋幸爲掃荆扉當亦謝官去豈令心  
事違

齊州送祖三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  
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  
佇立

送綦母苗太守

手疏謝明主腰章爲長吏方從會稽郊更發汝南  
騎按節下松陽清江響鏡吹露冕見三吳方知百  
城貴

送從弟蕃遊淮南

讀書復騎射帶劍遊淮陰淮陰少年輩千里遠相  
尋高義難自隱明時寧陸沈島夷九州外泉館三  
山深席帆聊問罪丹服盡成擒歸來見天子拜爵

賜黃金忽思鱸魚膾復有滄洲心天寒蒹葭渚日落雲夢林江城下楓葉淮上聞秋砧送歸青門外車馬去駸駸惆悵新豐樹空餘天際禽

送權二

高人不可友清論復何深一見如舊識一言知道心明時當薄宦解薛去中林芳草空隱處白雲餘故岑韓侯久攜手河嶽共幽尋悵別千餘里臨堂鳴素琴

送高適弟耽歸臨淮作

少年客淮泗落魄居下邳遨遊向燕趙結客過臨

王右丞詩集卷上

六

淄山東諸侯國迎送紛交馳自爾厭遊俠閉戶方垂帷深明戴家禮頗學毛公詩備知經濟道高卧陶唐時聖主詔天下賢人不得遺公吏奉纁組安車去茅茨君王蒼龍闕九門十二達羣公朝謁罷冠劍下丹墀野鶴終踉蹌威鳳徒參差或問理人術但致還山詞天書降北闕賜帛歸東菑都門謝親故行路日逶遲孤帆萬里外森漫將何之江天海陵郡雲日淮陰祠杳冥滄洲上蕩漭無人知緯蕭或賣藥出處安能期

送別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採薇既至金門遠孰云吾道非江淮渡寒食京洛縫春衣置酒長安道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荆扉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

送張舍人佐江州同薛璩十韻

束帶趨承明守官唯謁者清晨聽銀蚪薄暮辭金馬受辭未嘗易當是方知寡清範何風流高文有風雅忽佐江上州當自潯陽下逆旅到三湘長途應可舍香爐遠峰出石鏡澄湖瀉董奉杏成林陶

王右丞詩集卷上

七

潛菊盈把把范蠡常好之廬山我心也送君思遠道欲以數行酒

送韋大夫東京留守

人外遺世慮空端結遐心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上德撫神運冲和穆宸襟雲雷康屯難江海遂飛沉天工寄人英龍袞瞻君臨名器苟不假保釐固其任素質貫方領清景照華簪慷慨念王室從容獻官箴雲旗蔽山川畫角發龍吟晨揚天漢聲夕卷大河陰窮久業已寧逆虜遺之擒然後解金組拂衣東山岑給事黃



門省秋光正沉沉功名與身退老病隨年侵君子  
從相訪重玄其可尋

留別山中溫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縉

解薛登天朝去師偶時哲豈唯山中人兼負松上  
月宿昔同遊止致身雲霞末開軒臨潁陽卧視飛  
鳥沒好依盤石飯屢對瀑泉渴理齋小狎隱道勝  
寧外物舍弟官崇高宗兄此削髮荆扉但灑掃乘  
閑當過歇

觀別者

青青楊柳陌陌上別離人愛子遊燕趙高堂有老

王右丞詩集卷上

七

親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  
四鄰都門帳飲畢從此謝親賓揮淚逐前侶含悽  
動征輪幸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余亦辭家久看  
之淚滿巾

別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

陌上新別離蒼茫四郊晦登高不見君故山復雲  
外遠樹蔽行人長天隱秋塞心悲宦遊子何處飛  
征蓋

別弟妹二首

兩妹日成長雙鬟將及人已能持寶瑟自解掩羅

巾念昔別時少未知疎與親今來始離恨拭淚方  
慙慙

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同居雖漸慣見人猶未  
覓宛作越人語殊甘水鄉食別此最爲難淚盡有  
餘憶

別綦母潛

端笏明光宮歷稔朝雲陞詔刊延閣書高議平津  
邸適意偶輕人虛心削繁禮盛得江左風彌工建  
安體高張多絕絃截河有清濟嚴冬爽羣木伊洛  
方清泚渭水水下流潼關雪中啓荷篠幾時還塵

王右丞詩集卷上

九

纓待君洗

新晴晚望

新晴原野曠極目無氛垢郭門臨渡頭邨樹連溪  
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後農月無閑人傾家事  
南畝

晦日遊大理韋卿城南別業

與世澹無事自然江海人側聞塵外遊解轡輒朱  
輪平野照暄景上天垂春雲張組竟北阜汎舟過  
東鄰故鄉信高會牢醴及佳辰幸同擊壤樂心荷  
堯爲君

郊居杜陵下永日同攜手人里藹川陽平原見峰  
首園廬鳴春鳩林薄媚新柳上卿始登席故老前  
爲壽臨當遊南陂約略執杯酒歸與絀微官惆悵  
心自咎

冬中餘雪在墟上春流駛風日暢懷抱山川好天  
氣彫胡先晨炊庖膾亦後至高情浪海岳浮生寄  
天地君子外簪纓埃塵良不啻所樂衡門中陶然  
忘其貴

高館臨澄陂曠然蕩心目淡蕩動雲天玲瓏映墟  
曲鵲巢結空林雉雉響幽谷應接無閑暇徘徊以

全王右軍詩集卷上

十

躑躅紆組上春堤側弁倚喬木弦望忽已晦後期  
洲應緣

### 冬日遊覽

步出城東門試騁千里目青山橫蒼林赤日圍平  
陸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會來朝九  
州牧雞鳴咸陽中冠蓋相追逐丞相過列侯羣公  
餞光祿相如方老病獨歸茂陵宿

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蹬道盤曲四五十  
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

危徑幾萬轉數里將三休迴環見徒侶隱映隔林

丘颯颯松上雨潺潺石中流靜言深溪裏長嘯高  
山頭望見南山陽白露靄悠悠青臯麗已淨綠樹  
鬱如浮曾是厭蒙密曠然消人憂

### 休假還舊業便使

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佇立相候衡門  
裏時輩皆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畢顧與姻  
親齒論舊忽餘悲目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但有  
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休  
騎非便止中飯顧王程離憂從此始

### 早入滎陽界

全王右軍詩集卷上

三

汎舟入滎澤茲邑乃雄藩河曲閭閻隘川中煙火  
繁因人見風俗入境聞方言秋晚田疇盛朝光市  
井喧漁商波上客雞犬岸傍邨前路白雲外孤帆  
安可論

### 宿鄭州

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  
僕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田父草際歸邨童雨  
中牧主人東臯上時稼遶茅屋蟲思機杼悲雀喧  
禾黍熟明當渡京水昨晚猶金谷此去欲何言窮  
邊徇微祿

渡河到清河作

汎舟大河裏積水窮天涯天波忽開拆郡邑千萬  
家行復見城市宛然有桑麻迴瞻舊鄉國森漫連  
雲霞

苦熱

赤日滿天地火雲成山岳草木盡焦卷川澤皆竭  
涸輕紈覺衣重密樹苦陰薄莞簟不可近絺綌再  
三濯思出宇宙外曠然在寥廓長風萬里來江海  
蕩煩濁却顧身爲患始知心未覺忽入甘露門宛  
然清涼樂

納涼

喬木萬餘株清流貫其中前臨大川口豁達來長  
風連漪涵白沙素鮪如遊空偃卧盤石上飜濤沃  
微躬漱流復濯足前對釣魚翁貪餌凡幾許徒思  
蓮葉東

濟上四賢詠

崔錄事

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爲  
儒遁世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狎鳥余欲共  
乘桴

成文學

寶劔千金裝登君白玉堂身爲平原客家有邯鄲  
娼使氣公卿座論心遊俠場中年不得志謝病客  
遊梁

鄭霍二山人

翩翩繁華子多出金張門幸有先人業早蒙明王  
恩童年且未學肉食驚華軒豈乏中林士無人薦  
至尊鄭公老泉石霍子安丘樊賣藥不二價著書  
盈萬言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吾賤不及議斯  
人竟誰論

偶然作六首

楚國有狂夫茫然無心想散髮不冠帶行歌南陌  
上孔丘與之言仁義莫能獎未嘗肯問天何事須  
擊壤復笑採薇人胡爲乃長往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門裏有時農事閑斗酒呼鄰  
里喧聒茅簷下或坐或復起短褐不爲薄園葵固  
足美動則長子孫不曾向城市五帝與三王古來  
稱天子干戈將揖讓畢竟何者是得意苟爲樂野  
田安足鄙且當放懷去行行沒餘齒

日夕見太行沉吟未能去問君何以然世網嬰我

故小妹日成長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  
有素幾迴欲奮飛踟躕復相顧孫登長嘯臺松竹  
有遺處相去詎幾許故人在中路愛染日已薄禪  
寂日已固忽呼吾將行寧俟歲云暮

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  
有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中心竊自思倘有人  
送否白衣攜壺觴果來遺老叟且喜得斟酌安問  
升與斗奮衣野田中今日嗟無負兀傲迷東西蓑  
笠不能守傾倒強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  
肯媿家中婦

王右丞詩集卷上

丙

趙女彈箏篴復能邯鄲舞夫婿輕薄兒關雎事齊  
主黃金買歌笑用錢不復數許史相經過高門盈  
四牡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鄒魯讀書三十年腰下  
無尺組被服聖人教一生自窮苦

老來嬾賦詩惟有老相隨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画  
師不能捨餘習偶被世人知名字本皆是此心還  
不知

西施詠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  
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傳脂粉不自着

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沙伴莫得  
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李陵詠

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髮有奇策少年成壯  
士長驅塞上兒深入單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  
何已日暮沙漠陞戰聲烟塵裏將令驕虜滅豈獨  
名王侍既失大軍援遂嬰穹廬耻少小蒙漢恩何  
堪坐思此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引領望子卿  
非君誰相理

鷺子龕禪師

王右丞詩集卷上

壬

山中燕子龕路劇羊腸惡裂地競盤屈挿天多峭  
嶮瀑泉吼而噴怪石看欲落伯禹訪未知五丁愁  
不鑿上人無生緣生長居紫閣六時自槌磬一飲  
尚帶索種田燒白雲斫漆響丹壑行隨拾栗猿歸  
對巢松鶴時許山神請偶逢洞仙博救世多慈悲  
即心無行作周商倦積阻蜀物多淹泊巖腹乍旁  
穿澗脣時外拓橋因倒樹架柵值垂藤縛鳥道悉  
已平龍宮爲之涸跳波誰揭厲絕壁免捫摸山木  
日陰陰結跏歸舊林一向石門裏任君春草深

羽林騎閨人

秋月臨高城中管絃思離人堂上愁稚子堦前  
戲出門復映戶望望青絲騎行人過欲盡狂夫終  
不至左右寂無言相看共垂淚

冬夜書懷

冬宵寒且永夜漏宮中發草白靄繁霜木衰澄清  
月麗服映頰顏朱燈照華髮漢家方尚少顧影慙  
朝謁

早朝

皎潔明星高蒼茫遠天曙槐霧暗不開城鴉鳴稍  
去始聞高閣聲莫辨更衣處銀燭已成行金門儼

駟馭

寓言

朱紱誰家子無乃金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  
門問爾何功德多承明主恩闕雞平樂館射雉上  
林園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奈何軒冕貴不與  
布衣言

君家御溝上垂柳夾朱門列鼎會中貴鳴珂朝至  
尊生死在八議窮達由一言須識苦寒士莫矜孤  
白溫

獻始興公

寧棲野樹林寧飲澗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嶇見王  
侯鄙哉匹夫節布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仁固  
其優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讐所不賣公器動爲  
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  
私非所求

哭殷遙

人生能幾何畢竟歸無形念君等爲死萬事傷人  
情慈母未及葬一女纔十齡決濟寒郊外蕭條聞  
哭聲浮雲爲蒼茫飛鳥不能鳴行人何寂寞白日  
自淒清憶昔君在時問我學無生勸君苦不早令

若無所成故人各有贈又不及平生負爾非一途  
痛哭返柴荆

歎白髮

我年一何長鬢髮日已白俛仰天地間能爲幾時  
客惆悵故山雲徘徊空日夕何事與時人東城復  
南陌

故南陽夫人樊氏挽歌

石窠恩榮重金吾車騎盛將朝每贈言入室還相  
敬壘鼓秋城動懸旌寒日映不言長不歸環珮猶  
將聽

七言古詩

登樓歌

聊上君今高樓飛覽鱗次今在下俯十二今通衢  
綠槐參差今車馬卻瞻今龍首前眺今宜春王畿  
鬱今千里山河壯今咸秦舍人下今青宮據胡牀  
今書空執戟疲於下位老夫好隱今牆東亦幸有  
張伯英草聖今龍騰虬躍擺長雲今捩迴風琥珀  
酒今彫胡飯君不御今日將晚秋風今吹衣夕鳥  
今爭返孤砧發今東城林薄暮今蟬聲遠時不可  
今再得君何爲今偃蹇

王右丞詩集卷上

元

夷門歌

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  
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  
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  
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  
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雙黃鵠歌送別

天路來今雙黃鵠雲上飛今水上宿撫翼和鳴整  
羽族不得已忽分飛家在玉京朝紫微主人臨水  
送將歸悲笳嘹唳垂舞衣賓欲散今復相依幾往

返今極浦尚徘徊今落暉塞上火今相迎將夜入  
今邊城鞍馬歸今佳人散悵離憂今獨含情

新秦郡松樹歌

青青山上松數里不見今更逢不見君心相憶此  
心向君君應識爲君顏色高且閑亭亭迴出浮雲  
間

青雀歌

青雀翅羽短未能遠食玉山禾猶勝黃雀爭上下  
唧唧空倉復若何

盧象

王右丞詩集卷上

元

啾啾青雀兒飛來飛去仰天池逍遙飲啄安涯分  
何假扶搖九萬爲

王縉

林間青雀兒來往翩翩繞一枝莫言不解銜環報  
但問君恩今若爲

崔興宗

青扈繞青林翩翩隨體一微禽不應長在藩籬下  
他日凌雲誰見心

裴迪

動息自適性不曾妄與鷺雀羣幸忝鴛鴦早相識

何時提攜致青雲

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

晚下今紫微帳塵事今多遠駐馬今雙樹望青山  
今不歸

送友人歸山歌二首

山寂寂今無人又蒼蒼今多木群龍今滿朝君何  
爲今空谷文寡和今思深道難知今行獨悅石上  
今流泉與松間今草屋入雲中今養雞上山頭今  
抱犢神與棗今如瓜虎賣杏今收穀愧不才今妨  
賢嫌既老今貪祿誓解印今相從何詹尹今可卜

王右丞詩集卷上

辛

山中今欲歸雲冥冥今雨霏霏水驚波今翠管  
靡白露忽今翻飛君不可今褰衣山萬重今一雲  
混天地今不分樹晦曖今氤氲猿不見今空聞忽  
山西今夕陽見東臯今達邨平蕪綠今千里眇惆  
悵今思君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

迎神曲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  
舞陳瑤席湛清醕風淒淒今夜雨神之來今不來  
使我心今苦復苦

送神曲

紛進拜今堂前目眷眷今瓊筵來不語今意不傳  
作暮雨今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今儼欲  
旋倏雲收今雨歇山青青今水潺湲

隴頭吟

長城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迴  
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  
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  
武才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老將行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白  
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劒曾  
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疾藜衛  
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  
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  
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  
古木連窮巷遼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疎勒出飛泉  
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  
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  
衣如雲色聊持寶劒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天將恥

王右丞詩集卷上

壬

令越甲鳴吳軍莫嫌舊日雲中牛猶堪一戰立功  
勲

燕支行

漢家天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萬乘親推雙  
闕下千官出餞五陵東誓辭甲第金門裏身作長  
城玉塞中衛霍才堪一騎將朝廷不數貳師功趙  
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勃報讐只是聞嘗  
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畫戟雕戈白日寒連旗大旆  
黃塵沒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麒麟  
錦帶佩吳鉤颯踏青驪躍紫騮拔劍已斷天驕臂  
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  
且愁教戰雖令赴湯火終知上將先伐謀

桃源行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  
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  
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  
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  
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  
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  
開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

王右丞詩集 卷上

三

更問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  
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  
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行自謂經過舊不迷安  
知峰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  
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洛陽女兒行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良人玉勒乘  
驄馬侍女金盤膾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  
柳垂簷向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狂  
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  
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牕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  
飛花璫戲罷曾無理曲時粧成祇是薰香坐城中  
相識盡繁華日經夜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  
貧賤江頭自浣沙

白鼇渦

南山之瀑水今激石湍瀑似雷驚人相對今不聞  
語聲翻渦跳沫今蒼苔濕蘚老且厚春草爲之不  
生獸不敢驚動鳥不敢飛鳴白鼇渦濤戲激今委  
身以縱橫主人之仁今不網不釣得遂性以生成

黃雀癡

王右丞詩集 卷上

三



黃雀癡黃雀癡謂言青鵲是我兒一一口銜食養  
得成毛衣到大啁啾解游颺各自東西南北飛薄  
暮空巢上羈雌獨自歸鳳凰九雛亦如此慎莫愁  
思顛顛損容輝

贈裴迪

不相見不相見來久日日泉水頭常憶同攜手攜  
手本同心復嘆忽分襟相憶今如此相思深不深

榆林郡歌

山頭松栢林山下泉聲傷客心千里萬里春草色  
黃河東流流不息黃龍戍上遊俠兒愁逢漢使不

相識

王右丞詩集卷上

五

問寇校書雙溪

君家少室西爲復少室東別來幾日今春風新買  
雙溪定何似餘生欲寄白雲中

寄崇梵僧

崇梵僧崇梵僧秋歸覆金春不還落花啼鳥紛紛  
亂澗戶山窗寂寂閑峽裏誰知有人事郡中遙望  
空雲山

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

太陽升兮照萬方開閭闔兮臨玉堂儼冕旒兮垂

衣裳金天淨兮麗三光彤庭曙兮延八荒德合天  
今禮神遍靈芝生今慶雲見唐堯厚今稷卨臣匝  
宇宙今華胥人盡九服今皆四鄰乾隆瑞兮坤獻  
珍

同崔傅答賢弟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九江楓樹幾  
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  
前吹笛聲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周  
郎陸弟爲儔侶對舞前溪歌白紵曲机書留小史  
家草堂碁賭山陰墅衣冠若話外臺臣先數夫君

王右丞詩集卷上

五

席上珍更聞臺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

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遊有懷靜者季

承明少休沐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鞍落日  
餘懸知三五夜萬戶千門闌夜出曙鸞歸傾城滿  
南陌陌頭馳騁盡繁華王孫公子五侯家由來月  
明如白日共道春燈勝百花聊看侍中千寶騎強  
識小婦七香車香車寶馬共喧闐箇裏多情俠少  
年競向長楊柳市北肯過精舍竹林前獨有仙郎  
心寂寞却將宴坐爲行樂倘覺忘懷共往來幸露  
同舍甘藜藿

故人張諲工詩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隸頃

以詩見贈聊獲酬之

不逐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蜀中夫子時  
開卦洛下書生解詠詩藥欄花逕衡門裏時復據  
梧聊隱几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故  
園高枕度三春永日垂帷絕四鄰自想蔡邕今已  
老更將書籍與何人

贈吳官

長安客舍熱如煮無箇茗糜難御暑空搖白團無  
諦苦欲向縹囊還歸旅江鄉鯖鮓不寄來秦人湯

王右丞詩集卷上

五

餅那堪許不如儂家任挑達草屨撈蝦富春渚

雪中憶李楫

積雪滿阡陌故人不可期長安千門復萬戶何處  
蹤蹠黃金羈

送崔五太守

長安廐吏來到門未央露網動行軒黃花縣西九  
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幘唯有白  
雲當露冕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劒  
門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  
出天際澄江巴字迴使君年幾三十餘少年白晢

軍城居欲持畫省郎官筆迴與臨邛父老書

送李睢陽

將置酒思悲翁使君去出城東麥漸漸雉子班槐  
陰陰到潼關騎連連車遲遲心中悲宋又達周間  
之南淮夷東齊兒碎碎織練與素絲遊人賈客信  
難持五穀前熟方可爲下車閉閣君當思天子當  
殿儼衣裳太官尚食陳羽觴彤庭散綬垂鳴璫黃  
紙詔書出東廂輕紈疊綺爛生光宗室子弟君最  
賢分憂當爲百辟先布衣一言相爲死何況聖主  
恩如天鸞聲噦噦魯侯旗明年上計朝京師須憶

王右丞詩集卷上

五

今日斗酒別慎勿富貴忘我爲

寒食城東即事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  
幾家落花半落東流水蹴鞠屢過飛鳥上鞦韆競  
出垂楊裏少年分日作遨遊不用清明兼上巳

不遇詠

北闕獻書寢不報南山種田時不登百人會中身  
不預五侯門前心不能身投河朔飲君酒家在茂  
陵平安否且此登山復臨水莫問春風動楊柳今  
人昨人多自私我心不說君應知濟人然後拂衣

去肯作徒爾一男兒

答張五弟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日  
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王右丞詩集

王右丞詩集卷上

王

王右丞詩集

五言律詩

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侍從有鄒枚瓊筵就水開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  
來對酒山河滿移舟草樹迴天文同麗日駐景惜  
行杯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楊子談經所淮王載酒過興闌帝鳥換坐久落花  
多逕轉迴銀燭林開散玉珂嚴城時未啓前路擁  
笙歌

從岐王夜讌衛家山池應教

座客香貂滿宮娃綺幔張澗花輕粉色山月少燈  
光積翠紗窗暗飛泉繡戶涼還將歌舞出歸路莫  
愁長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

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  
餘洞有仙人錄山藏太史書君恩深漢帝且莫上  
空虛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建禮高秋夜承明候曉過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鍾

多月迴藏珠斗雲消出絳河更慚衰朽質南陌共  
鳴珂

奉和楊駙馬六郎秋夜即事

高樓月似霜秋夜鬱金堂對坐彈盧女同看舞鳳  
凰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結束平陽騎明朝入  
建章

訓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

公門暇日少窮巷故人稀偶值乘藍輦非關避白  
衣不知炊黍否誰解掃荆扉君但傾茶碗無妨騎  
馬歸

慕容承攜素饌見過

紗帽烏皮几閑居懶賦詩門看五柳識年筭六身  
知靈壽君王賜彫胡弟子炊空勞酒食饌特底解  
人願

訓慕容上

行行西陌返駐憶問車公挾轂雙官騎應門五尺  
僮老年如塞北強起離牆東爲報壺丘子來人道  
姓蒙

訓張少府

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

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  
浦深

喜祖三至留宿

門前洛陽客下馬拂征衣不枉故人駕平生多掩  
扉行人返深巷積雪帶餘暉早歲同袍者高車何  
處歸

答

祖詠

四年不相見相見復何爲握手言未畢却令傷別  
離升堂還駐馬酌醴便呼兒語嘿自相對安用傍  
人知

酬虞部蘇員外過藍田別業不見留之作

貧居依谷口喬木帶荒村石路枉迴駕山家誰候  
門漁舟膠凍浦獵火燒寒原唯有白雲外疎鍾聞  
夜猿

訓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躋書閣率爾

見贈之作

舊簡拂塵看鳴琴候月彈桃源迷漢姓松樹有秦  
官空谷歸人少青山背日寒羨君棲隱處遙望白  
雲端

訓賀四贈葛巾之作

野巾傳惠好茲貺重兼金嘉此幽棲物能齊隱吏  
心早朝方暫挂晚沐復來簪坐覺露塵遠思君共  
入林

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  
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  
柳前

寄荊州張丞相

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荆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  
恩方將與農圃藝植老丘園目盡南無鴈何由寄  
一言

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

寒更傳曉箭清鏡覽衰顏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  
山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借問袁安舍脩然尚  
閉關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  
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  
可留

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  
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  
還期

山居即事

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蘿門  
稀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烟火起處處採  
菱歸

韋給事山居

幽尋得此地詎有一人曾大壑隨堦轉羣山入戶  
登庖厨出深竹印綬隔垂藤即事辭軒冕誰云病  
未能

歸嵩山作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  
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  
閉關

歸輞川作

谷口疎鍾動漁樵稍欲稀悠然遠山暮獨向白雲  
歸菱蔓弱難定楊花輕易飛東臯春草色惆悵掩  
柴扉

終南山

太一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  
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  
樵夫

輞川閑居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  
邨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  
灌園

春園即事

宿雨乘輕屐春寒著弊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  
桃草際成基局林端舉桔槔還持鹿皮几日暮隱

王右丞詩集卷下

六

蓬蒿

淇上即事田園

屏居淇水上東野曠無山日隱桑柘外河明閭井  
間牧童望邨去獵犬隨人還靜者亦何事荆扉乘  
晝關

與盧象集朱家

主人能愛客終日有逢迎貫得新豐酒復聞秦女  
箏柳條疎客舍槐葉下秋城語笑且爲樂吾將達  
此生

過福禪師蘭若

巖壑轉微逕雲林隱法堂羽人飛奏樂天女跪焚  
香竹外峰偏曙藤陰水更涼欲知禪坐久行路長  
春芳

黎拾遺昕裴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

促織鳴已急輕衣行向重寒燈坐高館秋雨聞疎  
鐘白法調狂象玄言問老龍何人顧蓬逕空愧求  
羊蹤

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

松菊荒三逕圖書共五車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  
家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自憐黃髮暮一倍惜

王右丞詩集卷下

十

年華

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

暮持筇竹杖相待虎溪頭催客聞山響歸房逐水  
流野花叢發好谷鳥一聲幽夜坐空林寂松風直  
似秋

同詠

裴迪

不達灞陵邊安居向十年入門穿竹逕留客聽山  
泉鳥囀深林裏心閑落照前浮名竟何益從此願  
棲禪

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

龍鍾一老翁徐步謁禪宮欲問義心義遙知空病  
空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莫怪銷炎熱能生大  
地風

同詠

裴迪

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  
酬鳥飛爭向夕蟬噪已先秋煩暑自茲適清涼何  
所求

鄭果州相過

麗日照殘春初晴草木新牀前磨鏡客樹下灌園  
人五馬驚窮巷雙童逐老身中厨辦麤飯富恕阮

王右丞詩集 卷下

八

家貧

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  
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  
毒龍

過崔駙馬山池

畫樓吹笛妓金梳酒家胡錦石稱貞女青松學大  
夫脫貂貫桂醕射鴈與山厨聞道高陽會愚公谷  
正愚

送李判官赴江東

聞道皇華使方隨皂蓋臣封章通左語冠冕化文  
身樹色分楊子潮聲滿富春遙知辨璧吏恩到泣  
珠人

送封太守

忽解羊頭削耶馳熊首輻揚舲發夏口按節向吳  
門帆映丹陽郭楓攢赤岸邨百城多侯吏露冕一  
何尊

送嚴秀才還蜀

寧親爲令子似舅即賢甥別路經花縣還鄉入錦  
城山臨青塞斷江向白雲平獻賦何時至明君憶

王右丞詩集 卷下

九

長卿

送張判官赴河西

單車曾出塞報國敢邀勲見逐張征虜今思霍冠  
軍沙平連白雪蓬卷入黃雲慷慨倚長劍高歌一  
送君

送岐州源長史歸

握手一相送心悲安可論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  
門故驛通槐里長亭下槿原征西舊旌節從此向  
河源

送張道士歸山

先生何處去王屋訪茅君別婦留丹訣驅雞入白雲人間苦難住天上復離羣當作遼城鶴仙歌使爾聞

同崔興宗送瑗公

言從石菌閣新下穆陵關獨向池陽去白雲留故山綻衣秋日裏洗鉢古松間一施傳心法唯將戒定還

同詠

崔興宗

行苦神亦秀冷然溪上松銅瓶與竹杖來自祝融峰常願入靈嶽藏經訪遺蹤南歸見長老且爲說心曾

王右丞詩集卷下

十

送錢少府還藍田

草色日向好桃源人去稀手持平子賦目送老萊衣每候山櫻發時同海燕歸今年寒食酒應得返柴扉

留別錢起

卑棲却得性每與白雲歸徇祿仍懷橘看山免採薇暮禽先去馬新月待開扉霄漢時回首知音青瑣闥

送丘爲住唐州

宛洛有風塵君行多苦辛四愁連漢水百口寄隨人槐色陰清晝楊花惹暮春朝端肯相送天子繡衣臣

留別丘爲

歸鞍白雲外繚繞出前山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閑親勞簪組送欲赴鶯花還一步一迴首遲遲向近關

送元中丞轉運江淮

薄稅歸天府輕徭賴使臣歡沾賜帛老恩及卷綃人去問珠官俗來經石劫春東南高亭上莫使有

王右丞詩集卷下

士

風塵

送崔九興宗遊蜀

送君從此去轉覺故人稀徒御猶迴首田園方掩扉出門當旅食中路授寒衣江漢風流地遊人何處歸

送崔興宗

已恨親皆遠誰憐友復稀君王未西顧遊宦盡東歸塞迴山河淨天長雲樹微方同菊花節相待洛陽扉

送平淡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  
愁瀚海經年到交河出塞流須令外國使知飲月  
支頭

送孫秀才

帝城風日好況復建平家玉枕雙文簾金盤五色  
瓜山中無魯酒松下飯胡麻莫厭田家苦歸期遠  
復餘

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鴈萬里少行  
人首肯隨天馬蒲萄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貢

王右丞詩集 卷下

七

和親

送趙都督赴代州

天官動將星漢上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  
陘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老  
一經

送方城韋明府

遙思葭葦際寥落楚人行高鳥長淮水平蕪故郢  
城使車聽雉乳縣鼓應雞鳴若見州從事無嫌手  
板迎

送李員外賢郎

少年何處去負米上銅梁借問阿戎父知爲童子  
郎魚牋請詩賦檀布作衣裳意欲扶衰病歸來幸  
可將

送梓州李使君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  
泉漢女輸檀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  
先賢

送張五諶歸宣城

五湖千萬里況復五湖西漁浦南陵郭人家春穀  
溪欲歸江淼淼未到草淒淒憶想蘭陵鎮可宜猿

王右丞詩集 卷下

七

更啼

送友人南歸

萬里春應盡三江鴈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郢城  
歸郎國稻苗秀楚人菰米肥懸知倚門望遙識老  
萊衣

送賀遂員外外甥

南國有歸舟荆門泝上流蒼茫葭葦外雲水與昭  
丘檣帶城烏去江連暮雨愁猿聲不可聽莫待楚  
山秋

送楊長史赴果州

褒斜不容憶之子去何之鳥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時官橋祭酒客山木女郎祠別後同明月君應聽子規

送邢桂州

鏡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

橫吹雜繁笳邊風卷塞沙還聞田司馬更逐李輕車蒲壘成秦地莎居屬漢家當令大戎國朝聘學

昆邪

送孫二

郊外誰相送夫君道術親書生鄒魯客才子洛陽人祖席依寒艸行車起暮塵山川何寂寞長望淚沾巾

送崔三往密州觀省

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留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愁路遠天山雪家臨海樹秋魯連功未報且莫蹈滄洲

送丘爲落第歸江東

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晦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春日上方即事

好讀高僧傳時看辟穀方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鳥藏北窗桃李下閑坐但焚香

漢江臨汎

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

山翁

登辨覺寺

竹逕從初地蓮峰出化城窓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輦草承趺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

涼州郊外遊望

野老才三戶邊邨少四鄰娑娑依里社簫鼓賽田神灑酒澆芻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紛屢舞羅襪自生塵

觀獵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汎前陂

秋空自明迴况復遠人間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澄波淡將夕清月皓方閑此夜任孤棹夷猶殊未還

游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世上皆如夢狂來或自歌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藥倩韓康賣問容尚子過翻嫌枕席上無那白

雲何

登河北城樓作

井邑傳巖上客亭雲霧間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閑

登裴迪秀才小臺作

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遙知遠林際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

被出濟州

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川陰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間閭河潤上井邑海雲深縱有歸來日各愁年鬢侵

千塔主人

逆旅逢佳節征帆未可前窓臨汴河水門渡楚人船雞犬散墟落桑榆陰遠田所居人不見枕席生雲烟

晚春閨思

新粧可憐色落日卷羅帷鑪氣清珍簟墻陰上玉墀春蟲飛網戶暮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閑窓桃

李時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鴈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戲題示蕭氏外甥

憐爾解臨池渠爺未學詩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蘆笋穿荷葉菱花冒鴈兒鄰公不易勝莫着外家欺

秋夜獨坐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艸蟲  
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  
無生

待儲光義不至

重門朝已啓起坐聽車聲要欲聞清珮方將出戶  
迎晚鍾鳴上苑疎雨過春城了自不相顧臨堂空  
復情

聽官鶯

春樹遶官牆春鶯轉曙光忽驚啼暫斷移處弄還  
長隱葉棲承露攀花出未央遊人未應返爲此思

故鄉

早朝

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城烏睨曉宮井轆轤  
聲方朔金門侍班姬玉輦迎仍聞遣方士東海訪  
蓬瀛

愚公谷三首

愚谷與誰去唯將黎子同非須一處住不那兩心  
空寧問春將夏誰論西復東不知吾與子若箇是  
愚公

吾家愚公裏此谷本來平雖則行無跡還能響應

聲不隨雲色暗只待日光明緣底名愚谷都由愚  
所成

借問愚公谷與君聊一尋不尋翻到谷此谷不離  
心行處曾無險看時豈有深寄言塵世客何處欲  
歸臨

雜詩

雙燕初命子五桃初作花王昌是東舍宋玉次西  
家小小能纖綺時時出浣沙親勞使君問南陌駐  
香車

過秦皇墓

古墓成蒼嶺幽宮象紫臺星辰七曜隔河漢九泉  
開有海人寧渡無春鴈不迴更聞松韻切疑是大  
夫哀

故太子太師徐公挽歌四首

功德冠羣英彌綸有大名軒皇用風后傳說是星  
精就第優遺老來朝詔不名留侯常辟穀何苦不  
長生

謀猷爲相國翊贊奉乘輿劔履升前殿貂蟬託後  
車齊侯疏土宇漢室賴圖書僻處留田宅仍纔十  
頃餘

舊里趨庭日新年置酒辰聞詩鸞渚客獻賦鳳樓人北闕辭明主東堂哭大臣猶思御朱輅不惜汗車茵

久踐中台座終登上將壇誰言斷車騎空憶盛衣冠風日咸陽慘笳蕭渭水寒無人當便闕應罷太師官

故西河郡杜太守挽歌三首

天上去西征雲中護北平生擒白馬將連破黑鵬城忽見芻靈苦徒聞竹使榮空留左氏傳誰繼卜商名

王右丞詩集 卷下

十

返葬金符守同歸石窠棲卷衣悲畫翟持靈符嗚雞容衛都人慘山川駟馬嘶猶聞隴上客相對哭征西

塗芻去國門秘器出東園太守留金印夫人罷錦軒旌旄轉衰木簫鼓上寒原墳樹應西靡長思魏闕恩

故南陽夫人樊氏挽歌

錦衣餘翟繡轂罷魚軒淑女詩長在天人法尚存凝笳隨曉旆行哭向秋原歸去將何見誰能返戟門

送奚侍郎夫人寇氏二首

束帶將朝日鳴環映牖辰能令明諫主相勸識賢人遺挂空留壁迴文日覆塵金蠶將畫柳何處更知春

女史悲彤管夫人罷錦軒卜瑩古二室行哭度千門秋日光能淡寒川波自翻一朝成萬古松柏暗平原

恭懿太子挽歌五首

何悟藏環早纔知拜璧年翀天王子去對日聖君憐樹轉官猶出茹悲馬不前雖蒙絕馳道京兆別

王右丞詩集 卷下

主

開阡

蘭殿新恩切椒宮夕臨幽白雲隨鳳管明月在龍樓人向青山哭天臨渭水愁雞鳴常問膳今恨玉京留

騎吹凌霜發旌旗夾路陳凱容金節護冊命玉符新傳母悲香祿君家擁畫輪射熊今夢帝稱象問何人

蒼舒留帝寵子晉有僊才五歲過人智三天使鶴催心悲四祿館目斷望思臺若道長安近何爲更不來

西望昆池濶東瞻下杜平山朝豫章館樹轉鳳凰  
城五校連旗色千門疊鼓聲金環如有驗還向畫  
堂生

五言排律

奉和聖製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

明君夢帝先寶命上齊天秦后徒聞樂周王耻卜  
年玉京移大像金籙會群仙承露調天供臨空敞  
御筵斗迴迎壽酒山近起爐煙願奉無爲化齊心  
學自然

奉和聖製與太子諸王三月三日龍池春

王右丞詩集卷下

三

契應制

故事修春禊新宮展豫遊明君移鳳輦太子出龍  
樓賦掩陳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來捧劍畫錦去  
迴舟苑樹浮宮闕天池照冕旒宸章在雲表垂象  
滿皇州

奉和聖製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輦過百花  
中畫鷁移僊妓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  
春風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被禊灞滄  
亦朝宗

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  
韻之作應制

碧落風煙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  
家北地迴鑾駕緣溪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窗裏發  
雲霞庭養冲天鶴溪留上漢查種田生白玉泥竈  
化丹砂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御羹和石髓香  
飯進胡麻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上  
來往五雲車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王右丞詩集卷下

三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節送諸  
侯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色陰  
通溝來預釣天樂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漢垂象  
滿中州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應制

萬乘親齋祭千官喜豫遊奉迎從上苑被禊向中  
流草樹連容衛山河對冕旒畫旗搖浦淑春服滿  
汀洲仙籙龍媒下神臯鳳蹕留從今億萬歲天寶  
紹春秋

奉和聖製十五夜燃燈繼以酺宴應制

上路笙歌滿春城漏刻長遊人多晝日明月讓燈

光魚鑰通翔鳳龍輿出建章九衢陳廣樂百福透  
名香仙伎來金殿都人遠玉堂定應偷妙舞從此  
學新粧奉引迎三事司儀列萬方願將天地壽同  
以獻君王

奉和聖製重陽節宰臣及群官上壽應制  
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百生逢此日萬壽願齊  
天芍藥和金鼎茱萸插玳筵玉堂開右个天樂動  
官懸御柳疎秋景城鴉拂曙烟無窮菊花節長奉  
栢梁篇

三月三日勤政樓侍宴應制

王右丞詩集卷下

五

綵仗連宵合瓊樓拂曙通年光三月裏宮殿百花  
中不數秦王日誰將洛水同酒筵嫌落絮舞袖怯  
春風天保無爲德人歡不戰功仍臨九衢宴更達  
四門聰

和陳監四郎秋雨巾思從弟據

娟娟秋風動淒淒烟雨繁聲連鵲觀色暗鳳凰  
原細柳疎高閣輕槐落洞門九衢行欲斷萬井寂  
無喧忽有愁霖唱更陳多露言平原思令弟康樂  
謝賢昆逸興方三接衰顏強七奔相如今老病歸  
守茂陵園

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湯

天子幸新豐旌旗渭水東寒山天仗裏溫谷幔城  
中奠玉羣仙座焚香太一宮出遊逢牧馬罷獵有  
非熊上宰無爲化明時太古同靈芝三秀紫陳粟  
萬箱紅王禮尊儒教天兵小戰功謀猷歸哲匠詞  
賦屬文宗司諫方無關陳詩且未工長吟吉甫頌  
朝夕仰清風

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即陳左  
相宅所施之作

已相殷王國空餘尚父溪釣磯開月殿築道出雲

王右丞詩集卷下

五

梯積水浮香象深山鳴白鷄虛空陳妓樂衣服製  
虹霓墨點三千界丹飛六一泥桃源勿遽返再訪  
恐君迷

沈十四拾遺新竹生讀經處同諸公之作

閑居日清靜修竹自檀欒嫩節留餘籜新叢出舊  
蘭細枝風響亂疎影月光寒樂府裁龍笛漁家伐  
釣竿何如道門裏青翠拂仙壇

贈東岳焦鍊師

先生千歲餘五嶽遍曾居遙識齊侯鼎新過王母  
廬不能師孔墨何事問長沮玉管時來鳳銅盤即

釣魚竦身空裏語明目夜中書自有還丹術時論  
太素初頻蒙露版詔時降軟輪車山靜泉逾響松  
高枝轉疎支願問樵客世上復何如

贈焦道士

海上遊三島淮南預八公坐知千里外跳向一壺  
中縮地朝珠闕行天使玉童飲人聊割酒送客乍  
分風天老能行氣吾師不養空謝君無雀躍無可  
問鴻蒙

投道一師蘭若宿

一公栖太白高頂出雲烟梵流諸壑遍花雨一峰

王右丞詩集卷下

王

偏迹爲無心隱名因立教傳鳥來還語法客去更  
安禪晝涉松露盡暮投蘭若邊洞房隱深竹清夜  
聞遙泉向是雲霞裏今成枕席前豈唯暫留宿服  
事將窮年

山中示弟

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  
貧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緣合妄相有性空無  
所親安知廣成子不是老夫身

韋侍郎山居

幸忝君子顧遂陪塵外蹤閑花滿巖谷瀑水映杉

松啼鳥忽臨澗歸雲時抱峰良遊盛簪紱繼跡多  
夔龍詎枉青門道胡聞長樂鍾清晨去朝謁車馬  
何從容

田家

舊穀行將盡良田未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  
衣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犂草屨牧  
豪穠多雨紅榴折新秋綠芋肥餉田桑下憇旁舍  
草中歸住處名愚谷何煩問是非

過盧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

三賢異七賢青眼慕青蓮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

王右丞詩集卷下

王

田上人飛錫杖檀越施金錢趺坐簷前日焚香竹  
下烟寒空法雲地秋色淨居天身逐因緣法心過  
次第禪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燃

濟州過趙叟家宴

雖與入境接閉門成隱居道言莊叟事儒行魯人  
餘深巷斜暉盡閉門高柳疎荷鋤修藥圃散帙曝  
農書上客搖芳翰中厨饋野蔬夫君第高飲景晏  
出林間

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并序

吾兄大開蔭中明徹物外以定力勝敵以惠用解



巖深居僧坊傍俯人里高原陸地下映芙蓉之池  
竹林果園中秀菩提之樹八極氛霽萬壑塵息太  
虛寥廓南山爲之端倪皇州蒼茫渭水貫於天地  
經行之後跌坐而閑升堂梵筵餌客香飯不起而  
遊覽不風而清涼得世界於蓮花記文章於貝葉  
時江寧大兄持片石命維序之詩五韻坐上成  
高處敞招提虛空詎有倪坐看南陌騎下聽秦城  
雞眇眇孤烟起芊芊達樹齊青山萬井外落日五  
陵西眼界今無染心空安可迷

同詠

王縉

王右丞詩集卷下

王

林中空寂舍階下終南山高臥一牀地迴看六合  
間浮雲幾處滅飛鳥何時還問義天人接無心世  
界閑誰知大隱客兄弟自追攀

王昌齡

本來清淨所竹樹引幽陰簷外含山翠人間出世  
心圓通無有象聖境不能侵真是吾兄法何妨友  
弟深天香自然會靈異識鐘音

裴迪

靈境信爲絕法堂出塵氛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  
雲迤邐峰岫列參差間井分林端遠堞見風末疎

鐘聞吾師久禪寂在世超人羣

春過賀遂員外藥園

前年槿籬故新作藥欄成香草爲君子名花是長  
卿水穿盤石透藤繫古松生書畏開厨走來蒙倒  
屣迎蔗漿菰米飯蒟醬露葵羹頗識灌園意於陵  
不自輕

河南嚴尹弟見宿弊廬訪別人賦十韻

上客能論道吾生學養蒙貧交世情外才子古人  
中冠上方簪豸車邊已畫熊拂衣迎五馬垂手憑  
雙童花醪和松屑茶香透竹叢薄霜澄夜月殘雪  
帶春風古壁蒼苔黑寒山遠燒紅眼看東侯別心  
事北川同爲學輕先輩何能訪老翁欲知今日後  
不樂爲車公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  
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  
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  
若爲通

送禰郎中

東郊春草色驅馬去悠悠况復鄉山外猿啼湘水

流島夷傳露版江館候鳴騶并服爲諸吏珠官拜  
本州孤鶯吟遠野野杏發山郵早晚方歸奏南中  
纔忌秋

送熊九赴任安陽

魏國應劉後寂寥文雅空漳河如舊日之子繼清  
風阡陌銅臺下閭閻金虎中送車盈灞上輕騎出  
關東相去千餘里西園明月同

送李太守赴上洛

商山包楚鄧積翠藹沉沉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  
深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晝

王右丞詩集卷下

三

欲陰丹泉通號略白羽抵荆岑若見西山爽應知  
黃綺心

遊化感寺

翡翠香烟合琉璃寶地平龍宮連棟宇虎穴傍簷  
楹谷靜惟松響山深無鳥聲瓊峰當戶拆金澗透  
林鳴郢路雲端迴秦川雨外晴鴈王銜果獻鹿女  
踏花行抖擻辭貧里歸依宿化城繞籬生野蕨空  
館發山櫻香飯青菰米嘉蔬綠芋羹誓陪清梵末  
端坐學無生

遊悟真寺

聞道黃金地仍開白玉田擲山移巨石呪嶺出飛  
泉猛虎同三逕愁猿學四禪買香燃綠桂乞火踏  
紅蓮草色搖霞上松聲汎月邊山河窮百二世界  
滿三千梵宇聊憑視王城遂渺然灞陵纔出樹渭  
水欲連天遠縣分諸郭孤邨起白煙望雲思聖主  
披霧憶羣賢薄宦慙尸素終身擬尚玄誰知草菴  
客曾和栢梁篇

與蘇盧二員外期遊方丈寺而蘇不至因

有是作

共仰頭陀行能忘世諦情迴看雙鳳闕相去一牛

王右丞詩集卷下

三

鳴法向空林說心隨寶地平手巾花氎淨香帔稻  
畦成聞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安知不來往翻得  
似無生

曉行巴峽

際曉投巴峽餘春憶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衆雞  
鳴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登高萬井出眺迴二  
流明人作殊方語鶯爲舊國聲賴諳山水趣稍解  
別離情

清如玉壺冰

藏冰玉壺裏冰水類方諸未共銷丹日還同照綺

疏抱明中不隱含淨外疑虛氣似庭霜積光言砌  
月餘曉凌飛鵲鏡宵映聚螢書若向夫君比清心  
尚不如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騎省直明光雞鳴謁建章遙聞侍中佩閣識令君  
香玉漏隨銅吏天書拜夕郎旌旗映閭闔歌吹滿  
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欲黃願將遲日意同與  
聖恩長

雜詩

朝因折楊柳相見洛城隅  
楚國無如妾秦家自有  
夫對人傳玉腕映燭解羅襦人見東方騎皆言夫  
婿殊持謝金吾子煩君提玉壺

上張令公

珥筆趨丹陛垂璫上玉除步簷青瑣闥方憶畫輪  
車市閱千金字朝開五色書致君光帝典薦士滿  
公車伏奏迴金駕橫經重石渠從茲罷角觝且復  
幸儲胥天統知堯後王章笑魯初匈奴遙俯伏漢  
相儼簪裾賈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疎學易思求我  
言詩或起予嘗從大夫後何惜隸人餘

哭褚司馬

妄識皆心累浮生定死媒誰言老龍吉未免伯牛  
災故有求仙藥仍餘遁俗杯山川秋樹苦窗戶夜  
泉哀尚憶青驪去寧知白馬來漢臣修史記莫蔽  
褚生才

過沈居士山居哭之

楊朱來此哭桑扈返於真獨自成千古依然舊四  
鄰閑簷喧鳥雀故榻滿埃塵曙月孤鶯囀空山五  
柳春野花愁對客泉水咽迎人善卷明時隱黔婁  
在日貧逝川嗟爾命丘井嘆吾身前後徒言隔相  
悲詎幾晨

哭祖六自虛

否極嘗聞泰嗟君獨不然憫凶纔稚齒羸疾主中  
年餘力文章秀生知禮樂全翰留天帳覽詞入帝  
宮傳國訖終軍少人知賈誼賢公卿盡虛左朋識  
共推先不恨依窮轍終期濟巨川才雄望羔鴈壽  
促背貂蟬福善聞前錄殲良昧上玄何辜鍛鸞翮  
底事碎龍泉鵬起長沙賦麟終曲阜編域中君道  
廣海內我情偏乍失疑猶見沉思悟絕緣生前不  
忍別死後向誰宣爲此情難盡彌令憶更纏本家  
清渭曲歸葬舊塋邊永去長安道徒開京兆阡旌

車出郊甸鄉國隱雲天定作無期別寧同舊日旋  
候門家屬苦行路國人憐送客哀終進征途泥復  
前贈言爲挽曲奠席是離筵念昔同攜手風期不  
暨捐南山俱隱逸東洛類神仙未省音容間那堪  
生死遷花時金谷飲月夜竹林眠滿地傳都賦傾  
朝看藥船羣公咸屬目微物敢齊肩謬合同人旨  
而將玉樹連不期先挂劍長恐後施鞭爲善吾無  
矣知音子絕焉琴聲縱不沒終亦斷悲絃

七言律詩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

王右丞詩集卷下

三

中春望之作應制

渭水自繁秦塞曲黃山舊遶漢宮斜鑾輿迴出仙  
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  
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翫物華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

聖恩便賜宴樂敢書即事

欲笑周文歌宴鎬遙輕漢武樂橫汾豈如玉殿生  
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舜  
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勅賜百官櫻桃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闌纔是寢園春  
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  
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和

右補闕崔興宗

未央朝謁正逶迤天上櫻桃錫此時朱實初傳九  
華殿繁花舊雜萬年枝未勝晏子江南橘莫比潘  
家大谷梨聞道令人好顏色神農本草自應知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

帝子達辭丹鳳闕天書遙借翠微宮隔窗雲霧生  
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林下水聲喧語笑巖間樹

王右丞詩集卷下

三

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處吹簫向碧空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  
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  
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

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  
旗繞碧磧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  
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

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

戲爲之贈

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爲郎典石渠蓮花法藏心  
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楚詞共許勝楊馬梵字何  
人辨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願君莫厭承明廬

苑咸答

并序

王員外兄以予嘗學天竺書有戲題見贈然王兄  
當代詩匠又精禪理在採知音形於雅作輒走筆  
以酬焉且久未遷因而嘲及

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  
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爲文已變當時體入用還

王右丞集卷下

五

推間氣賢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

重酬苑郎中

并序

頃輒奉贈忽枉見酬叙末云且久不遷因而嘲及  
詩落句云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亦  
解嘲之類也

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慙未報主人恩草木盡能酬  
雨露榮枯安敢問乾坤仙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  
私斷掃門楊子解嘲徒自遣馮唐已老復何論

酬郭給事

洞門高閣靄餘輝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疎鐘官

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夕奉天

書拜瑣闥強欲從君無那老將因臥病解朝衣

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聖恩竊書鄙意

兼奉簡新除使君等諸公

忽蒙漢詔還冠冕始覺殷王解網羅日比皇明猶  
自暗天齊聖壽未云多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  
心亦解歌聞道百城新佩印還來雙闕共鳴珂

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  
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

王右丞集卷下

五

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飡

輞川別業

不到東山向一年歸來纔及種春田雨中草色綠  
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優妻比丘經綸學偃僂丈  
人鄉里賢披衣倒屣且相見相歡語笑衡門前

早秋山中作

無才不敢累明時思向東溪守故籬豈厭尚平婚  
嫁早却嫌陶令去官遲草間蛩響臨秋急山裏蟬  
聲薄暮悲寂寞柴門人不到空林獨與白雲期

積雨輞川莊作

積雨空林煙火遲  
蒸藜炊黍餉東菑  
漠漠水田飛白鷺  
陰陰夏木轉黃鸝  
山中習靜觀朝槿  
松下清齋折露葵  
野老與人爭席罷  
海鷗何事更相疑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無着天親弟與兄  
嵩丘蘭若一峰晴  
食隨鳴磬巢烏下  
行踏空林落葉聲  
迸水定侵香案濕  
雨花應共石牀平  
深洞長松何所有  
儼然天竺古先生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桃源一向絕風塵  
柳市南頭訪隱淪  
到門不敢題凡鳥  
看竹何須問主人  
城外青山如屋裏  
東家流水入西鄰  
閉戶著書多歲月  
種松皆老作龍鱗

王右軍詩集卷下

裴迪

同詠

裴迪

恨不逢君出荷蓑  
青松白屋更無他  
陶令五男曾不有  
蔣生三逕枉相過  
共餐曲沼春流滿  
薜荔成帷晚靄多  
聞道桃源好迷客  
不如高臥眎庭柯

送方尊師歸嵩山

仙官欲往九龍潭  
毛節朱幡倚石龕  
山壓天中半天上  
洞穿江底出江南  
瀑布杉松常帶雨  
夕陽彩翠忽成嵐  
借問迎來雙白鶴  
已曾衡岳送蘇耽

送楊少府貶郴州

明到衡山與洞庭  
若爲秋月聽猿聲  
愁看北渚三湘客  
惡說南風五兩輕  
青草瘴時過夏口  
白頭浪裏出湓城  
長沙不久留才子  
賈誼何須弔屈平

聽百舌鳥

上蘭門外草萋萋  
未央宮中花裏棲  
亦有相隨過御苑  
不知若箇向金堤  
入春解作千般語  
拂曙能先百鳥啼  
萬戶千門應覺曉  
建章何必聽鳴雞

出塞作

居延城外臘天驕  
白草連天野火燒  
暮雲空磧時驅馬  
秋日平原好射鵰  
護羌校尉朝乘障  
破虜將軍夜渡遼  
玉靶角弓珠勒馬  
漢家將賜霍嫖姚

王右軍詩集卷下

裴迪

五言絕句

輞川集 并序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茭黃泝官槐陌臨湖亭南坨欽湖柳浪樂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坨竹里館辛夸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閑暇各賦絕句云爾

孟城坳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  
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

有

裴迪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

華子岡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

裴迪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

文杏館

文杏裁爲梁香茅結爲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

裴迪

迢迢文杏館躋攀日已屢南嶺與北湖前看復迴顧

斤竹嶺

檀欒映空曲青翠漾連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

裴迪

明流紆且直綠篠密復深一徑通山路行歌望舊岑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裴迪

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麝麝跡

木蘭柴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

所

裴迪

蒼蒼落日時鳥聲亂溪水綠溪路轉深幽興何時已

茱萸泝

結實紅且綠復如花更開山中儻留客置此芙蓉杯

裴迪

飄香亂椒桂布葉間檀欒雲日雖迴照森沉猶自寒

宮槐陌

反徑陰宮槐幽陰多綠苔  
簷門但迎掃畏有山僧來

裴迪

門前宮槐陌是向欽湖道  
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

臨湖亭

輕舸迎上客悠悠湖上來  
當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開

裴迪

當軒彌滉漾孤月正徘徊  
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

南垞

輕舟南垞去北垞森難即  
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

裴迪

孤舟信一泊南垞湖水岸  
落日下崦嵫清波殊漫漫

欽湖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  
湖上一迴看青山卷白

雲

裴迪

空闊湖水廣青瑩天色同  
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

柳浪

分行接綺樹倒影入清漪  
不學御溝上春風傷別離

裴迪

映池同一色逐吹散如絲  
結陰既得地何謝陶家時

樂家瀨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  
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

裴迪

瀨聲喧極浦公步向南津  
汎汎鳬鷗渡時時欲近人

金屑泉

日飲金屑泉少當千餘歲  
翠鳳翔文螭羽節朝玉帝

裴迪



紫潭澹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素華獨往事朝  
汲

白石灘

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沙明月

下

裴迪

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澹無  
色

北垞

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欄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

端

王右丞詩集卷下

留

裴迪

南山北垞下結宇臨綺湖每欲採樵去扁舟出菰  
蒲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  
照

裴迪

來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出入惟山鳥幽深無世  
人

辛夸場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  
落

裴迪

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翫況有辛夸花色與芙蓉  
亂

漆園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  
樹

裴迪

王右丞詩集卷下

留

好閑早成性果此諧宿諾今日漆園遊還同莊叟  
樂

椒園

桂尊迎帝子杜若贈佳人椒漿奠瑤席欲下雲中  
君

裴迪

丹刺罥人衣芳香留過客幸堪調鼎用願君垂採  
摘

皇甫嶽雲溪禱題五首

鳥鳴磧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蓮花塢

日日採蓮去洲長多暮歸弄篙莫濺水畏濕紅蓮衣

鷓鴣堰

乍向紅蓮沒復出清浦颺獨立何離襪銜魚古查上

上平田

朝耕上平田暮耕上平田借問問津者寧知沮溺

王右丞詩集卷下

吳

賢

萍池

春池深且廣會待輕舟迴靡靡綠萍合垂楊掃復開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因獻絕句

裴迪

積雨晦空曲平沙滅浮彩輞水去悠悠南山復何在

答裴迪

森森寒流廣蒼蒼秋雨晦君問終南山心知白雲

外

山中寄諸弟妹

山中多法侶禪誦自爲羣城郭遙相望唯應見白雲

聞裴秀才迪吟詩因戲贈

猿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莫作巫峽聲腸斷秋江客

贈韋穆十八

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不向東山去日令春草深

王右丞詩集卷下

吳

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臨高臺送黎拾遺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別輞川別業

依遲動車馬惆悵出松蘿忍別青山去其如綠水何

同前

王綬

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

霰

同前

裴迪

歸山深淺去須盡丘壑美莫學武陵人暫遊桃源裏

留別

崔興宗

駐馬欲分襟清寒御溝上前山景氣佳獨往還惆

王右丞詩集卷下

吳

悵

息夫人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

言

班婕妤三首

玉窗螢影度金殿人聲絕秋夜守羅帷孤燈耿不

滅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

輿

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

聲

題友人雲母障子

君家雲母障時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因采畫

來

紅牡丹

綠豔間且靜紅衣淺復深花心愁欲斷春色豈知

心

左掖梨花

閑灑塔邊草輕隨箔外風黃鸝弄不足銜入未央

宮

王右丞詩集卷下

吳

同前

丘爲

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

飛

同前

皇甫冉

巧解迎人笑偏能亂蝶飛春風時入戶幾片落朝

衣

口號又示裴迪

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

源

雜詩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心心視春草畏向階前生

崔興宗寫真詠

畫君年少時如今君已老今時新識人知君舊時好

山茱萸

王右丞詩集卷下

辛

朱實山下開清香寒更發幸有叢桂花窗前向秋月

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

太平詞二首

風俗今和厚君王在穆清行看探花曲盡是太階平

聖德超千古皇威靜四方蒼生今息戰無事覺時長

遊春曲二首

萬樹江邊杏新開一夜風滿園深淺色照在綠波中

上苑無窮樹花開次第新香車與絲騎風靜亦生塵

送春辭

日日年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尊酒不用惜花飛

塞上曲二首

天驕遠塞行出鞘寶刀鳴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

塞虜常爲敵邊風已報秋平生多志氣箭底覓封侯

從軍辭二首

簇甲從軍久風雲識陳難今朝拜韓信計日斬成安

燕領多奇相狼頭敢犯邊寄言班定遠正是立功年

隴上行

負羽到邊州鳴笳度隴頭雲黃知塞近草白見邊

秋

閨人贈遠五首

花明綺陌春柳拂御溝新爲報遼陽客流芳不待人  
遠成功名薄幽閨年貌傷粧成對春樹不語淚千行  
啼鶯綠樹深語鶯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  
雲形影一朝別煙波千里分君看望君處祇是起行

王右丞詩集卷下

聖

洞房今夜月如練復如霜爲照離人恨亭亭到曉

六言絕句

田園樂七首

厭見千門萬戶經過北里南鄰官府鳴珂有底崆峒散髮何人  
再見封侯萬戶立談賜壁一雙詎勝耦耕萬畝何如高臥東窗  
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萋萋春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邨巷童稚不識衣冠

山下孤煙遠邨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東谷黃梁夜春

七言絕句

獻壽詞

王右丞詩集卷下

聖

官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堦濃微臣欲獻唐堯壽遙指南山對袞龍

遊春詞二首

曲江絲柳變煙條寒谷冰隨暖氣銷纔見春光生綺陌已聞清樂動雲韶

經過柳陌與桃溪尋逐春光到處迷鳥度時時衝絮起花繁袞袞壓枝低

秋思二首

網軒涼吹動輕衣夜聽更生玉漏稀月度天河光轉濕鵲驚秋樹葉頻飛

宮連太液見滄波暑氣微消秋意多一夜輕風蘋  
末起露珠翻盡滿池荷

從軍辭

髦頭夜落捷書飛來奏金門着賜衣白馬將軍頻  
破敵黃龍戍卒幾時歸

塞下曲二首

辛勤幾出黃花戍迢遞初隨細柳營塞晚每愁殘  
月苦邊愁更逐斷蓬驚

年少辭家從冠軍金裝寶劍去邀勳不知馬骨傷  
寒水唯見龍城起暮雲

平戎辭二首

太白秋高助後兵長風夜卷虜塵清男兒解却腰  
間劍喜見從王道化平

卷旆生風喜氣新早持龍節靜邊塵漢家天子圖  
麟閣身是當今第一人

贈達二首

當年只自守空帷夢見關山覺別離不見鄉書傳  
鴈足唯看新月吐蛾眉

厭攀楊柳臨高閣閑採芙蓉傍碧潭走馬臺邊人  
不見拂雲堆畔戰初酣

閨人春思

愁見遙空百丈絲春風挽斷更傷離閑花落盡青  
苔地盡日無人誰得知

秋夜曲二首

丁丁漏水夜何長漫漫輕雲露月光秋逼暗蟲通  
夕響寒衣未寄莫飛霜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  
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少年行四首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

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  
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  
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  
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

寄河上段十六

與君相見即相親聞道君家在孟津爲見行舟試  
借問客中時有洛陽人

贈裴旻將軍

腰間寶劒七星文  
臂上瑠弓百戰勳  
見說雲中擒點虜  
始知天上有將軍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獨在異鄉爲異客  
每逢嘉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戲題輞川別業

柳條拂地不須折  
松樹披雲從更長  
藤花欲暗藏  
猱子栢葉初齊養麝香

戲題盤石

可憐盤石臨泉水  
復有垂楊拂酒杯  
若道春風不解意  
何因吹送落花來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  
青苔日厚自無塵  
科頭箕踞長松下  
白眼看他世上人

送王尊師歸蜀中拜掃

大羅天上神仙客  
濯錦江頭花柳春  
不爲碧雞稱使者  
唯令白鶴報鄉人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裊輕塵  
客舍青青楊柳春  
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齊州送祖二

送君南浦淚如絲  
君向東州使我悲  
爲報故人顙顙盡  
如今不似洛陽時

送韋評事

欲逐將軍取右賢  
沙場走馬向居延  
遙知漢使蕭關外  
愁見孤城落日邊

靈雲池送從弟

金杯緩酌清歌轉  
畫舸輕移豔舞迴  
自歎鵲鴒臨水別  
不同鴻雁向池來

送沈子歸江東

楊柳渡頭行客稀  
吾師盪漿向臨圻  
唯有相思似春色  
江南江北送春歸

寒食汜上作

廣武城邊逢暮春  
汶陽歸客淚沾巾  
落花寂寂啼山鳥  
楊柳青青渡水人

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  
說逆賊等凝碧池

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  
淚下私

成口號誦示裴迪

萬戶傷心生野煙  
百官何日更朝天  
秋槐葉落空

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涼州賽神

涼州城外少人行百尺峰頭望虜塵  
健兒擊鼓吹羌笛共賽城東越騎神

劇朝史寰

清風細雨濕梅花驟馬先過碧玉家  
正值楚王宮裏至門前初下七香車

歎白髮

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白髮變垂髫  
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

王右丞詩集卷下

五

送殷四葬

送君返葬石樓山松柏蒼蒼賓馭還  
埋骨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

王右丞詩集

孟襄陽傳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大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它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於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關州縉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鄆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孟襄陽詩集

五言古詩

尋香山湛上人

朝游訪名山山遠在空翠氛氲亘百里日入行始至谷口聞鐘聲林端識香氣杖策尋故人解鞍暫停騎石門殊壑險篁逕轉森邃法侶欣相逢清談曉不寐平生慕真隱累日探靈異野老朝入田山僧暮歸寺松泉多清響苔壁饒古意願言投此山身世兩相弃

雲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

八同往

謂余獨迷方逢子亦在野結交指松栢問法尋蘭若小溪劣容舟怪石屢驚馬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密篠夾路傍清泉流舍下上人亦何閑塵念俱已捨四禪合真如一切是虛假願承甘露潤喜得惠風洒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

宿天台桐栢觀

海行信風帆夕宿逗雲島緬尋滄洲趣近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輟棹恣探討息陰憩桐栢採秀尋芝草鶴唳清露垂雞鳴信朝早願言解纓紱從此

去煩惱高步凌四壁玄蹤得三老紛吾遠游意學此長生道日夕望三山雲濤空浩浩

宿終南翠微寺

翠微終南裏雨後宜返照閉關久沉冥杖策一登眺遂造幽人室始知靜者妙儒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兩心喜相得畢景共談笑暝還高窗眠時見遠山燒緬懷赤城標更憶臨海嶠風泉有清音何必蘇門嘯

春初漢中漾舟

羊公峴山下神女漢臯曲雪罷氷復開春潭千丈綠輕舟恣來往探翫無厭足波影搖妓釵沙光逐人目傾杯魚鳥醉聯句鶯花續良會難再逢日入須秉燭

宿來公山房期丁大不至

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逕

耶溪汎舟

落景餘清暉輕橈弄溪渚泓澄愛水物臨泛何容與白首垂釣翁新粧浣沙女相看未相識脉脉不

得語

彭蠡湖中望廬山

太虛生月暈舟中知天風挂席候明發渺漫平湖  
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黯黯凝黛色崢嶸當  
曙空香爐初上日瀑水噴成虹久欲追尚子况茲  
懷遠公我來限于役未暇息微躬淮海途將半星  
霜歲欲窮寄言嵒樓者畢趣當來同

登鹿門山懷古

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沙禽近方識浦樹遙莫  
辨漸到鹿門山山明翠微淺巖潭多屈曲舟檝屢  
迴轉昔聞龐德公採藥遂不返金澗養芝朮石牀  
卧苔蘚紛吾感耆舊結攬事攀踐隱迹今尚存高  
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探討意未窮  
迴艫夕陽晚

送明禪師西山蘭若

西山多奇狀秀出傍前楹停午收彩翠夕陽照分  
明吾師住其下禪坐說無生結廬就嵌窟翦竹通  
逕行談空對樵叟授法與山精日暮方辭去田園  
歸冶城

聽鄭五惜彈琴

阮籍推名飲清風坐竹林半酣下衫袖拂拭龍唇  
琴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沈余意在山水聞之諧  
夙心

疾愈過龍泉寺精舍呈易業二上人

停午聞山鍾起行散愁疾尋林採芝去轉谷松蘿  
密傍見精舍開長廊飯僧畢石渠流雪水金子耀  
霜橘竹房思舊遊過憇終永日入洞窺石髓傍崖  
採蜂蜜日暮辭遠公虎溪相送出

襄陽旅泊寄閻九司戶

桂水通百越扁舟期曉發荆門蔽三巴夕望不見  
家襄王夢行兩才子謫長沙長沙饒瘴癘胡爲苦  
畱滯久別思款顏承歡懷接袂接袂杳無由徒增  
旅泊愁清猿不可聽泂月下湘流

大堤行寄萬七

大堤行樂處車馬相馳突歲歲春草生踏青二三  
月王孫挾珠彈游女矜羅襪攜手今莫同江花爲  
誰發

還山贈湛禪師

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心迹罕兼遂崎嶇多在  
塵晚途歸舊壑偶與支公鄰喜得林下契共推席

上珍念茲泛苦海方便示迷津導以微妙法結爲  
清淨因煩惱業頓捨山林情轉殷朝來問疑義夕  
話得清真墨妙稱古絕詞華驚世人禪房閑虛靜  
花藥連冬春平石藉琴硯落泉洒衣巾欲知明滅  
意朝夕海鷗馴

秋登萬山寄張五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始登高心隨鴈飛  
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邨人平沙渡  
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  
重陽節

登江中孤嶼贈白雲先生王迥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篠岸傍  
密蛟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  
昨日夕陽開晚照中坐興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  
恨相失

晚春卧疾寄張八子容

南陌春將晚北窗猶卧病林園久不遊草木一何  
盛狹徑花將盡閑庭竹掃淨翠羽戲蘭若顏鱗動  
荷柄念我平生好江鄉遠從政雲山阻夢思衾枕  
勞感詠感詠復何爲同心恨別離世途皆自媚流

俗寡相知賈誼才空逸安仁鬢欲絲遥情每東注  
奔晷復西馳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窮通若有  
命欲向論中推

書懷貽京邑故人

惟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詩禮襲遺訓趨庭紹末  
躬晝夜常自強詞賦頗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  
不通慈親向羸老喜懼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簞瓢  
夕屢空執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感激遂彈冠安  
能守固窮當塗訴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離異  
飄飛何日同

遊雲門寺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

我行適諸越夢寐懷所歡久負獨往願今來恣遊  
盤台嶺踐磴石耶溪沂林端捨舟入香界登閣憩  
旃檀晴山秦望近春水鏡湖寬遠行佇應接卑位  
徒勞安白雲去久滯滄海竭來觀故國眇天末良  
朋在朝端遲爾同攜手何時方挂冠

示孟郊

蔓草蔽極野蘭芝結孤根衆音何其繁伯牙獨不  
喧當時高深意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  
秋聞爾其保靜節薄俗徒云云

山中逢道士雲公

春餘草木繁耕種滿田園酌酒聊自勸農夫安與  
言忽聞荆山子時出桃花源採樵過北谷賣藥來  
西邨邨烟日云夕榛路有歸客杖策前相逢依然  
是疇昔邂逅歡觀止殷勤叙離隔謂余搏扶桑輕  
舉振六翮奈何偶昌運獨見遺草澤既笑接輿狂  
仍憐孔丘厄物情趨勢利吾道貴閑寂偃息西山  
下門庭罕人跡何時還清溪從此煉丹液

歲暮海上作

仲尼既已沒余亦浮于海昏見斗柄迴方知歲星  
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爲問乘槎人滄洲復  
何在

越中逢天台太一子

仙穴逢羽人停轡向前拜問余涉風水何事遠行  
邁登陸尋天台順流下吳會茲山夙所尚安得聞  
靈怪上逼青天高俯臨滄海大鷄鳴見日出每與  
仙人會來去赤城中逍遙白雲外莓苔異人間瀑  
布作空界福庭長不死華頂舊稱最永願從此遊  
何當濟所屆

自潯陽泛舟經明海作

大江分九派森漫成水鄉舟子乘利涉往來逗潯  
陽因之泛五湖流浪經三湘觀濤壯枚發吊屈痛  
沉湘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遙憐上林鴈冰泮  
已回翔

早發漁浦潭

東旭早光芒渚禽已驚聒臥聞漁浦口橈聲暗相  
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路闊美人常晏起照影弄  
流沫飲水畏驚猿祭魚時見獺舟行自無悶况直  
晴景豁

經七里灘

余奉垂堂誠千金非所輕爲多山水樂頻作泛舟  
行五岳追尚子三湘吊屈平湖經洞庭闊江入新  
安清復聞嚴陵瀨乃在此川路疊嶂數百里汭洞  
非一趣彩翠相氛氲別流亂奔注釣磯平可坐苔  
磴滑難步猿飲石下潭鳥還日邊樹觀奇恨來晚  
倚棹惜將暮揮手弄潺湲從茲洗塵慮

南陽北阻雪

我行帶宛許日夕望京豫曠野莽茫茫鄉山在何  
處孤烟邨際起歸鴈天邊去積雪覆平臯饑鷹捉  
寒兔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十上耻還家徘徊

守歸路

將適天台留別臨安李主簿

枳棘君尚棲匏瓜吾豈繫念離當夏首漂泊指炎  
裔江海非憤遊田園失歸計定山既早發漁浦亦  
宵濟泛泛隨波瀾行行任艫柁故林日已遠群木  
坐成翳羽人在丹丘吾亦從此逝

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

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因西風吹得與故人  
會君學梅福隱余隨伯鸞適別後能相思浮雲在  
吳會

送從弟邕下第後歸會稽

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  
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  
驚骨

送辛大之鄂渚不及

送君不相見日暮獨愁緒江上久徘徊天邊迷處  
所郡邑經樊鄧雲山入嵩汝蒲輪去漸遙石逕徒  
延佇

江上別流人

以我越鄉客逢君謫居者分飛黃雀樓流客蒼梧

登驛僕乘雲去征帆公溜下不知從此分還袂何  
時把

洗然弟竹亭

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鵲鴒  
心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遠是酒中趣琴上偶  
然音

夜登孔伯昭南樓時沈太清朱昇在座

誰家無風月此地有琴樽山水會稽郡詩書孔氏  
門再來值秋杪高閣夜無喧華燭罷燃臘清絃方  
奏鴟沈生隱侯胤朱子買臣孫好我意不淺登茲

共話言

宴鮑二宅

閑居枕清洛左右接大野門庭無雜賓車轍多長  
者是時方正夏風物自蕭灑五月休沐歸相攜竹  
林下開襟成歡趣對酒不能罷烟暝樓鳥迷余將  
歸白社

峴潭作

石潭傍隈隩沙岸曉黃綠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  
編美人騁金錯纖手繪紅鮮因謝陸內史尊羹何  
足傳

齒坐呈山南諸隱

習公有遺座高在白雲陲樵子見不識山僧賞自知以余爲好事攜手一來窺竹露閑夜滴松風清晝吹從來抱微尚況復感前規於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

與王昌齡宴黃十一宅

歸來卧青山常夢遊清都漆園有傲吏惠我在招呼書幌神仙籙畫屏山海圖酌霞復對此宛似入蓬壺

襄陽公宅飲

窈窕夕陽佳丰茸春色好欲覓淹留處無過狹斜道綺席卷龍鬚香杯浮馬腦北林積修樹南池生別島手撥金翠花心迷玉芝草談天光六義發論明三倒座非陳子驚門還魏公掃榮辱應無間歡娛當共保

同張明府清鏡嘆

妾有盤龍鏡清光常晝發自從生塵埃有若霧中月愁來試取照坐嘆生白髮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別

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夜涼開軒卧閑敞荷花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

秋宵月下懷

秋空明月懸光彩露濕驚鵲棲不定飛螢卷簾入庭槐寒影疎鄰杵夜聲急佳期曠何許望望空佇立

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

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余復何爲者栖栖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歸來冒炎暑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採芝南澗濱因聲謝朝列吾慕潁陽真

家園卧疾畢太祝見尋

伏枕舊遊曠笙歌勞夢思平生重交結迨此令人疑水室無煖氣炎雲空赫曦隙駒不暫駐日聽涼蟬悲壯圖竟未立班白恨吾衰夫子自南楚緬懷嵩汝期

田家元日

昨夜十回北今朝歲起東我年已強仕無祿尚憂

農塾老就耕去荷鋤隨牧童田家占氣候共說此  
年豐

晚泊潯陽望香鑪峰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鑪  
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空  
聞鐘

萬山潭

垂釣坐磐石水清心益閑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藤  
間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公月棹  
歌還

入峽寄弟

吾昔與汝輩讀書常閉門未嘗冒湍險豈顧垂堂  
言自此歷江湖辛勤難具論往來行旅弊開鑿禹  
功存壁立千峯峻深流萬壑奔我來凡幾宿無夕  
不聞猿浦上搖歸戀舟中失夢魂淚沾明月峽心  
斷鵲鴿原離闊星難聚秋深露易繁因君下南楚  
書此寄鄉園

宿楊子津寄潤州長山劉隱士

所思在夢寐欲往大江深日夕望京口烟波愁我  
心心馳茅山洞目極楓樹林不見少微隱星霜分

夜吟

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

吾觀鵠鵠賦君負王佐才惜無金張援十上空歸  
來棄置鄉園老翻飛羽翼摧故人今在位岐路莫  
遲迴

送吳悅遊韶陽

五色憐鳳雛南飛適鵠鵠楚人不相識何處求椅  
梧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安能與斥鷃決起但  
槍榆

送陳七赴西軍

吾觀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劒  
年一聞邊烽動萬里忽爭先余亦赴京國何當獻  
凱還

田家作

弊廬隔塵喧惟先養恬素卜鄰勞三逕植果盈千  
樹粵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書劒時將晚丘園日  
空暮晨興自多懷晝坐常寡悟冲天羨鴻鵠爭食  
羞雞鷄望斷金馬門勞歌採樵路鄉曲知已朝  
端乏親故誰能爲楊雄一薦甘泉賦

從張丞相遊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

從禽非吾樂不好雲夢田歲晏臨城望只令鄉思  
懸參卿有數子聯騎何翩翩世祿金張貴官曹幕  
府連歲時行殺氣飛刃爭割鮮十里屆賓館微聲  
匝妓筵高標迴落日平楚壓芳煙何意狂歌客從  
公亦在旃

登望楚山最高頂

山水觀形勝襄陽美會稽最高惟望楚曾未一攀  
躋石壁疑削成衆山比全低晴明試登陟目極無  
端倪雲夢掌中小武陵花處迷暝還歸騎下蘿月  
在深溪

採樵作

採樵入深山山深水重疊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  
接日落伴將稀山風拂薜衣長歌負輕策平野望  
煙歸

早梅

園中有早梅年例犯寒開少婦爭攀折將歸插鏡  
臺猶言看不足更欲剪刀裁

澗南園即事貽皎上人

弊廬在郭外素業唯田園左右林野曠不聞城市  
喧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書取幽棲事還尋靜

者論

王迴見尋

歸閒日無事雲卧晝不起有客款柴扉自云巢居  
子居間好花木採藥來城市家在鹿門山常遊澗  
澤水手持白羽扇脚步青芒履聞道鶴書徵臨流  
還洗耳

與黃侍御北津泛舟

津無蛟龍患日夕常安流本欲避驄馬何知同鷁  
舟豈伊今日幸曾是昔年遊莫奏琴中鶴且隨波  
上鷁堤緣九里郭山面百城樓自顧躬耕者才非

管樂儔聞君薦草澤從此泛滄洲

去

題長安主人壁

久廢南山田謬陪東閣賢欲隨平子去猶未獻甘  
泉枕席琴書滿寒帷遠岫連我來如昨日庭樹忽  
鳴蟬促織驚寒女秋風感長年授衣當九月無褐  
竟誰憐

庭橘

明發覽群物萬木何陰森凝霜漸漸水庭橘似縣  
金女伴爭攀摘窺礙葉深並生憐共蒂相示感  
同心骨刺紅羅被香粘翠羽簪擎來玉盤裏全勝



在幽林

七言古詩

夜歸鹿門歌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人隨沙岸向江邨，余亦乘舟歸鹿門。  
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  
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

和盧明府送鄭十三還京兼寄之

昔時風景登臨地，今日衣冠送別筵。  
閑卧自傾彭澤酒，思歸長望白雲天。  
洞庭一葉驚秋早，濩落空嗟滯江島。  
寄語朝廷當世人，何時重見長安道。

送王七尉松滋得陽臺雲

君不見巫山神女作行雲，霏紅沓翠曉氛氲。  
嬋娟流入襄王夢，倏忽還隨零雨分。  
空中飛去復飛來，朝朝暮暮下陽臺。  
愁君此去爲仙尉，便逐行雲去不迴。

鸚鵡洲送王九遊江左

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中鸚鵡洲。  
洲勢逶迤繞碧流，鴛鴦鸂鶒滿沙頭。  
沙頭日落沙磧長，金沙耀耀動颼光。  
舟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  
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遙聞杜若香。  
君行采采莫相忘。

高陽池送朱二

當昔襄陽雄盛時，山公常醉習家池。  
池邊釣女自相隨，粧成照影競來窺。  
澄波淡淡芙蓉發，綠岸氤氳楊柳垂。  
一朝物變人亦非，四面荒涼人住稀。  
意氣豪華何處在，空餘草露濕羅衣。  
此地朝來饒行客，翻向此中牧征馬。  
征馬分飛日漸斜，見此空爲人所嗟。  
殷勤爲訪桃源路，予亦歸來松子家。

五言排律

西山尋辛諤

漾舟乘水便，因訪故人居。  
落日清川裏，誰言獨羨魚。

王襄陽集卷上

大

魚石潭窺洞徹，沙岸歷紆餘。  
竹嶼見垂釣，茅齋聞讀書。  
欸言忘景夕，清興屬涼初。  
回也一瓢飲，賢哉常晏如。

冬至後過吳張二子檀溪別業

卜築因自然，檀溪不更穿。  
園林二友接，水竹數家連。  
直取南山對，非關選地偏。  
卜鄰依孟母，共井讓王宣。  
曾是歌三樂，仍聞詠五篇。  
草堂時偃曝，蘭枻日周旋。  
外事情都遠，中流性所便。  
閑垂太公釣，興發子猷船。  
余亦幽棲者，經過竊慕焉。  
梅花殘臘日，柳色半春天。  
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鰭。  
停杯問山

簡何似習池邊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放留下松滋登舟命檝師寧忘經濟日不憚  
時洗幘豈獨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  
息鳥無疑雲物吟孤嶼江山辯四維晚來風  
稍緊冬至日行遲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  
渚宮何處是川暝欲安之

陪盧明府泛舟迴峴山作

百里行春返清流逸興多鷁舟隨鴈泊江火  
共星羅已救田家旱仍憂俗化訛文章推後  
輩風雅激顏波高岸迷陵谷新聲滿棹歌猶  
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

陪張丞相祠紫蓋山途經玉泉寺

望秩宣王命齋心待漏行青襟列冑子從事  
有參卿五馬尋歸路雙林指化城聞鍾度門近  
照膽玉泉清皂蓋依林憩緇徒擁錫迎天官近  
興率沙界豁迷明欲就終焉志恭聞智者名人  
隨逝水嘆波逐覆舟傾想像若在眼周流空復  
情謝公還欲臥誰與濟蒼生

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拜

石壁開金像香山繞鐵圍下生彌勒見回向一心  
歸竹栢禪庭古樓臺世界稀夕嵐增氣色餘照發  
光輝講席邀談柄泉堂施浴衣願承功德水從此  
濯塵機

同獨孤使君東齋作

郎官舊華省天子命分憂襄土歲頻旱隨車雨再  
流雲陰自南楚河潤及東周廨宇宜新霽田家賀  
有秋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浮寄謝東陽守何如  
八詠樓

峴山送朱大去非遊巴東

峴山南郭外送別每登臨沙岸江邨近松門山寺  
深一言余有贈三峽爾相尋祖席宜城酒征途雲  
夢林蹉跎遊子意眷戀故人心去矣勿淹滯巴東  
後夜吟

宴張記室宅

甲第金張館門庭軒騎多家封漢陽郡文會楚材  
過曲島浮觴酌前山入詠歌妓堂花映發書閣柳  
遶遊玉指調箏柱金泥飾舞羅誰知書劍者年歲  
獨蹉跎

登龍興寺閣

間道乘空出披軒達目開遙遙見江勢客至屢緣  
迴茲郡何堪委遙山復幾哉蒼蒼皆草木處處盡  
樓臺驟雨一陽散行舟四海來鳥歸餘興滿周覽  
更徘徊

登總持寺浮屠

半空躋寶塔晴望盡京華竹遶渭川遍山連上苑  
斜四門開帝宅千陌俯人家累劫從初地爲童憶  
聚沙一窺功德見彌益道心加坐覺諸天近空香  
送落花

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

試覽鏡湖物中流見底清不知鱸魚味但識鷗鳥  
情帆得樵風送春逢穀雨晴將探夏禹穴稍背越  
王城府椽有包子文章推賀生滄浪醉後唱因子  
寄同聲

本閣黎新亭作

八解禪林秀三明給苑才地偏香界遠心靜水亭  
開傍險山查立尋幽石逕迴瑞花長自下靈藥豈  
須栽碧網交紅樹清泉盡綠苔戲魚聞法聚閑鳥  
誦經來棄象玄應悟忘言理必該靜中何所得吟  
詠也徒哉

長安早春

關戍惟東漢城池起北辰咸歌太平日共樂建寅  
春雪盡青山樹冰開黑水濱草迎金埒馬花伴玉  
樓人鴻漸看無數鶯啼聽欲頻何當桂枝擢歸及  
柳條新

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

爲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明敷逢聖代羈旅屬秋  
霖豈直昏墊苦亦爲權勢沉二毛催白髮百鎰罄  
黃金淚憶峴山墮愁懷湘水深謝公積憤憑莊舄  
空謠吟躍馬非吾事狎鷗真我心寄言當路者去

矣北山岑

陪張丞相登荊州城樓因寄蘇臺張使君  
及浪泊戍主劉家

薊門天北畔銅柱日南端出守聲彌遠投荒法未  
寬側身聊倚望攜手莫同懽白壁無瑕玷青松有  
歲寒府中丞相閣江上使君灘興盡迴舟去方知  
行路難

荊門上張丞相

共理分荆國招賢愧楚材召南風更聞丞相閣還  
開觀止欣眉睫沉淪拔草萊坐登徐孺榻頻接李

膺杯始慰蟬鳴柳俄看雪間梅四時年箭盡千里  
客程催日下瞻歸翼沙邊厭曝鰓佇聞宣室召星  
象復中台

和宋太史北樓新亭

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誰謂山林近坐爲符竹  
拘麗譙非改作軒檻是新圖達水自蟠冢長雲吞  
具區願隨江燕賀羞逐府寮趨欲識狂歌者丘園  
一豎儒

夜泊宣城界

西塞沿江島南陵問驛樓潮平津濟闊風止客帆

王象之集

五

收去去懷前浦茫茫泛夕流石逢羅刹礙山泊敬  
亭幽火熾梅根冶煙迷楊葉洲離家復水宿相伴  
賴沙鷗

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

自君理畿甸余亦經江淮萬里音信斷數年雲雨  
乖歸來休澣日始得賞心諧朱紱恩雖重滄洲趣  
每懷樹低新舞閣山對舊書齋何以發佳興陰蟲  
鳴夜堦

同張明府碧谿贈答

別業聞新製同聲和者多還看碧谿答不羨綠珠

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舞庭鋪錦繡粧牖閉  
藤蘿秋滿休閑日春餘景色和仙島能作伴羅襪  
共凌波別島尋花藥迴潭折芰荷更憐斜日照紅  
粉艷青娥

贈蕭少府

上德如流水安仁道若山聞君秉高節而得奉清  
顏鴻漸昇台羽牛刀列下班處臆能不潤居劇體  
常閑去詐人無誦除邪吏息奸欲知清與潔明月  
在澄灣

同王九題就師山房

王象之集

五

晚憩支公室故人達右軍軒窗避炎暑翰墨動新  
文竹閉窗裏日雨隨堦下雲同遊清蔭遍吟臥夕  
陽曛江靜棹歌歇溪深樵語聞歸途未忍去攜手  
戀清芬

上張吏部

公門世緒昌才子冠裴王自出平津邸還爲吏部  
郎神仙餘氣色列宿動輝光夜直南宮靜朝趨北  
禁長時人窺水鏡明主賜衣裳翰苑飛鸚鵡天池  
待鳳凰

和于判官登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

韓公美襄土日賞城西岑結構意不淺  
崑潭起轉深皇華一動詠荆國幾謳吟  
舊徑蘭勿翦新堤柳欲陰砌傍餘怪石  
沙上有閑禽自牧豫章郡空瞻楓樹林  
因聲寄流水善聽在知音者舊眇不接  
崔徐無處尋物情多貴達賢俊豈遺今  
遲爾長江暮澄清一洗心

下瀨石

瀨石三百里汭洄千嶂間沸聲常浩浩  
汭勢亦潺湲跳沫魚龍舞垂藤猿狖攀  
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放溜情彌達  
登艫目自閑暝帆何處泊遙指

落星灣

行至漢川作

異縣非吾土連山盡綠篁平田出郭少  
盤壠入雲長萬壑歸於海千峰劃彼蒼  
猿聲亂楚峽人語帶巴鄉石上攢椒樹  
藤間養蜜房雪餘春未暖嵐解晝初陽  
征馬疲登頓歸帆愛渺茫坐欣汭溜下信  
宿見維桑

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

陳平無產業尼父倦東西負郭昔云翳  
問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  
兩見夏雲起再聞春

鳥啼懷仙梅福市訪舊若耶溪聖主賢  
爲寶卿何隱遁棲

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

述職撫荆衡分符襲寵榮往來看擁傳  
前後賴專城勿翦棠猶在波澄水更清  
重推江漢理旋改豫章行召父多遺愛  
羊公有令名衣冠列祖道耆舊擁前旌  
峴首晨風送江陵夜火迎無才慙孺子  
千里愧同聲

外 盧明府九日峴山宴袁使君張郎中崔員外

宇宙誰開闢江山此鬱盤登臨今古用  
風俗歲時觀地理荆州分天涯楚塞寬  
百城今刺史華省舊郎官共美重陽節  
俱懷落帽歡酒邀彭澤載琴輒武城彈  
獻壽先浮菊尋幽或藉蘭烟虹鋪藻翰  
松竹挂衣冠叔子神如在山公興未闌  
嘗聞騎馬醉還向習池看

宴崔明府宅夜觀妓

畫堂觀妙妓長夜正留賓燭吐蓮花艷  
粧成桃李春髻鬟低舞席衫袖掩歌脣  
汗濕偏宜粉羅輕詎着身調移箏柱促  
歡會酒杯頻儻使曹王見應嫌

洛浦神

韓大侯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

郡守虛陳榻林間召楚材山川祈雨畢雲物喜晴  
開抗禮尊縫掖臨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誰薦和  
羹梅翰墨緣情製高深以意裁滄洲趣不達何必  
問蓬萊

初年樂城館中臥疾懷歸作

異縣天隅僻孤帆海畔過往來鄉信斷留滯客情  
多臘月聞雷震東風感歲和蟄虫驚戶穴巢鵲聒  
庭柯徒對芳樽酒其如伏枕何歸來理舟楫江海  
正無波

孟襄陽詩集卷上

壬

上巳日澗南園期王山人陳七諸公不至

搖艇候明發花源弄晚春在山懷綺季臨漢憶荀  
陳上巳期三月浮杯興十旬坐歌空有待行樂恨  
無隣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濱浴蠶逢姹女採艾  
值幽入石壁堪題序沙場好解紉群公望不至虛  
擲此芳晨

送莫氏甥兼諸昆弟從韓司馬入西軍

念爾習詩禮未嘗離戶庭平生早偏露萬里更飄  
零坐弃三冬業行觀八陣形飾裝辭故里謀策赴

邊庭壯志吞鴻鵠遙心伴鵲鴒所從文與武不戰  
自應寧

峴山送蕭員外之荊州

峴山江岸曲郢水郭門前自古登臨處非今獨黯  
然亭樓明落日井邑秀通川澗竹生幽興林風入  
管絃再飛鵬激水一舉鶴冲天佇立三荆使看君  
駟馬旋

送王昌齡之嶺南

洞庭去遠近楓葉早驚秋峴首羊公愛長沙賈誼  
愁七風無縞紵鄉味有查頭已抱沉痾疾更貽鰥

孟襄陽詩集卷上

壬

魅憂數年同筆硯茲夕異衾裯意氣今何在相思  
望斗牛

孟襄陽詩集

孟襄陽詩集

五言律詩

與諸子登峴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臨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晚春

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  
酒伴來相命開樽共解醒當杯已入手歌妓莫停聲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梅道士水亭

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隱居不可見高論莫能

酬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來迷處所花下問漁舟

閑園懷蘇子

林園雖少事幽獨自多違向夕開簾坐庭陰葉落微鳥從煙樹宿螢傍水軒飛感念同懷子京華去不歸

留別王維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祇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

武陵泛舟

武陵川路狹前棹入花林莫測幽源裏仙家信幾深  
水迴青嶂合雲度綠谿陰坐聽閑猿嘯彌清塵外心

同曹三御史行泛湖歸越

秋入詩人興巴歌和者稀泛湖同旅泊吟會是歸思  
白簡徒推薦滄洲已拂衣杳冥雲海去誰不羨鴻飛

遊景空寺蘭若

龍象經行處山腰度石關屢迷青嶂合時愛綠蘿

閑宴息花林下高談竹嶼間寥寥隔塵事疑是入  
雞山

陪張丞相登嵩陽樓

獨步人何在嵩陽有故樓歲寒問耆舊行縣擁諸  
侯決恭北彌望沮漳東會流客中遇知己無復越  
鄉憂

與顏錢塘登樟亭望潮作

百里雷聲震鳴絃暫輟彈府中連騎出江上待潮  
觀照日秋雲迴浮天渤解寬驚濤來似雪一坐凜  
生寒

王季羣詩集卷下

三

大禹寺義公禪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塔前衆壑  
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  
染心

尋白鶴崑張子容隱居

白鶴崑崙畔幽人有隱居塔庭空水石林壑罷樵  
漁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疎覩茲懷舊業攜策返  
吾廬

九日

九日未成旬重陽即此晨登高尋故事載酒訪幽

人落帽恣歡飲授衣同試新茱萸正可佩折取寄  
情親

除夜樂城張少府宅

雲海訪甌閩風濤泊島濱如何歲除夜得見故鄉  
親余是乘槎客君爲失路人平生復能幾一別十  
餘春

舟中晚望

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舻爭利涉來往任風  
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  
城標

王季羣詩集卷下

四

遊精思觀迴王白雲在後

出谷未停午至家已夕曛迴瞻山下路但見牛羊  
羣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衡門猶未掩佇立待  
夫君

與杭州薛司戶登樟亭驛

水樓一登眺半出青林高帶幕英僚散芳筵下客  
叨山藏伯禹穴城壓伍胥濤今日觀溟漲垂綸欲  
釣鰲

尋天台山作

吾友太一子餐霞臥赤城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



名歇馬憑雲宿揚帆截海行高高翠微裏遙見石梁橫

宿立公房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何如石嵒趣自入戶庭間苔澗春泉滿蘿軒夜月閑能令許玄度吟臥不知還

尋滕逸人故居

人事一朝盡荒蕪三徑休始聞漳浦臥奄作岱宗遊池水猶含墨山雲已落秋今朝泉壑裏何處覓藏舟

姚開府山池

主人新邸地相國舊池臺館是招賢闢樓因教舞開軒車人已散簫管鳳初來今日龍門下誰知文舉才

夏日浮舟過滕逸人別業

水亭涼氣多閑棹晚來過澗影見藤竹潭香聞菱荷野童扶醉舞山鳥笑酣歌幽賞未云遍煙光奈夕何

夏日辨玉法師茅齋

夏日茅齋裏無風坐亦涼竹林新笋概藤架引稍

長鸞覓巢窠處蜂來造蜜房物華皆可翫花藥四時芳

與張折衝遊耑闍寺

釋子彌天秀將軍武庫才橫行塞北盡獨步漢南來貝葉傳金口山櫻作賦開因君振嘉藻江楚氣雄哉

與白明府遊江

故人來自遠邑宰復初臨執手恨爲別同舟無異心公涖洲渚趣演漾絃歌音誰識躬耕者年年梁甫吟

遊精思題觀主山房

誤入花源裏初憐竹逕深方知仙子宅未有世人尋舞鶴過閑砌飛猿嘯密林漸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

尋梅道士

彭澤先生柳山陰道士鸞我來從所好停策夏雲多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柁歌崔徐跡未朽千載揖清波

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

帶雪梅初暖含煙柳尚青來窺童子偈得聽法王

經會理知無我觀空厭有形迷心應覺悟客思不  
遑寧

晚春達上人南亭

給園支遁隱虛寂養閑和春晚羣木秀關關黃鳥  
歌林棲居士竹池養右軍鶯花月北窗下清風期  
再過

人日登南陽驛門亭子懷漢川諸友

朝來登陟處不似艷陽時異縣殊風物羈懷多所  
思剪花驚歲早看柳訝春遲未有南飛鴈裁書欲  
寄誰

遊鳳林寺西嶺

共喜年華好來遊水石間煙容開達樹春色滿幽  
山壺酒朋情洽琴歌野興閑莫愁歸路暝招月伴  
人還

陪獨孤使君同與蕭員外證登萬山亭

萬山青嶂曲千騎使君遊神女鳴環佩仙郎接獻  
酬遍觀雲夢野自愛江城樓何必東南守空傳沈  
隱侯

贈道士參寥

蜀琴久不弄玉匣細塵生絃脆絃將斷金徽色尚

榮知音徒自惜龔俗本相輕不遇鍾期聽誰知鸞  
鳳聲

京還贈張維

拂衣去何處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  
堪早朝非晏起束帶異抽簪因向智者說遊魚思  
舊潭

題李十四莊兼贈綦毋校書

聞君息陰地東郭柳林間左右瀍澗水門庭綠氏  
山抱琴來取醉垂釣坐乘閑歸客莫相待緣源殊  
未還

寄趙正字

正字芸香閣幽人竹葉園經過宛如昨歸臥寂無  
喧高鳥能擇木羝羊漫觸藩物情今已見從此願  
忘言

秋登張明府海亭

海亭秋日望委曲見江山染翰聊題壁傾壺一解  
顏歡逢彭澤令歸賞故園間余亦將琴史棲遲共  
取閑

題融公蘭若

精舍買金開流泉遶砌迴芰荷薰講席松栢映香

臺法雨晴飛去天花畫下來談玄殊未已歸騎夕陽催

九日龍沙寄劉大

龍沙豫章北九日挂帆過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客中誰送酒棹裏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

洞庭湖寄閻九

洞庭秋正闊余欲泛歸船莫辨荆吳地唯餘水共天渺瀰江樹沒合沓海湖連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

和李侍御渡松滋江

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挂席自生風寮窠爭攀鵠魚龍亦避驄坐聞白雪唱翻入棹歌中

秦中感秋寄上人

一丘常欲臥三徑苦無資北土非吾願東林懷我師黃金燃桂盡壯志逐年衰日夕涼風至聞蟬但益悲

重酬李少府見贈

養疾衡茆下由來浩氣真五行將禁火十步想尋

春致敬維桑梓邀歡即故人還看後凋色青翠有松筠

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國輔少府

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臥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

上巳日洛中寄王迴十九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關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連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羣賢

聞裴侍御肅自襄州司戶除豫州司戶因以投寄

故人荆府掾尚有栢臺威移職自樊沔芳聲聞帝畿昔余臥林巷載酒訪柴扉松菊無君賞鄉園願欲歸

江上寄山陰崔國輔少府

春堤楊柳發憶與故人期草木本無意枯榮自有時山陰定遠近江上日相思不及蘭亭會空吟被襖詩

送洗然弟進士舉

獻策金門去承歡彩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  
稀昏定須溫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鴈  
南飛

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林寺以詩寄之

江路經廬阜松門入虎溪聞君尋寂樂清夜宿招  
提石鏡山精怯禪林怖鴿棲一燈如悟道爲照客  
心迷

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  
舟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遊還將數行淚遙寄海

西頭

南還舟中寄袁太祝

汭沂非便習風波厭苦辛忽聞遷谷鳥來報五陵  
春嶺北迴征棹巴東問故人桃源何處是遊子正  
迷津

東陂遇雨率爾貽謝南池

田家春事起丁壯就東陂殷殷雷聲作森森雨足  
垂海虹晴始見河柳潤初移余意在耕稼因君問  
土宜

行至汝墳寄盧徵君

行乏憇余駕依然見汝墳洛川方罷雪嵩嶂有殘  
雲曳曳半空裏溶溶五色分聊題一詩興因寄盧  
徵君

寄天台道士

海上來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裊露採靈  
芝屢踐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儻因松子去長與世  
人辭

和張明府登鹿門山

忽示登高作能寬旅寓情絃歌既多暇山水思彌  
清草得風先動虹因雨後成謬承巴俚和非敢應

同聲

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

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圍春宛轉隨香騎輕盈伴玉  
人歌疑郢中客態比洛川神今日南歸楚雙飛似  
入秦

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

疇昔通家好相知無間然續明催盡燭守歲接長  
筵舊曲梅花唱新正栢酒傳客行隨處樂不見度  
年年

自洛之越

遑遑三十載書劒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  
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  
上名

歸至郢中作

遠遊經海嶠返棹歸山阿日夕見喬木鄉園在伐  
柯愁隨江路盡喜入郢門多左右看桑土依然即  
匪他

途中遇晴

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天開斜景遍山出晚雲  
低餘濕猶濡草殘流尚入谿今宵有明月鄉思遠

懷懷

蔡陽館

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疑近楚投館忽如  
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嘉慶須著老  
萊衣

他鄉七夕

他鄉逢七夕旅館亦羈愁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  
樓緒風初減熱新月始登秋誰忍窺河漢迢迢望  
斗牛

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

星羅牛渚夕風送鷁舟遲浦溆常同宿烟波忽間  
之榜歌空裏失船火望中疑明發泛湖海茫茫何  
處期

晚入南山

瘴氣曉氛氲南山沒水雲鯢飛今始見鳥墮舊來  
聞地接長沙近江從汨渚分賈生曾吊屈余亦痛  
斯文

夜渡湘水

客行貪利涉夜裏渡湘川露氣聞香杜歌聲識採  
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行旅時相問潯陽何  
處邊

赴京途中逢雪

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  
川落鴈迷沙渚飢鳥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  
人烟

宿武陵即事

川暗夕陽盡孤舟泊岸初嶺猿相叫嘯潭影似空  
虛就枕滅明燭扣船聞夜漁雞鳴問何處人物是  
秦餘

同盧明府餞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海園

作

上國山河裂賢王邸第開故人分職去潘令寵行  
來冠蓋趨梁苑江湘失楚材預愁軒騎動賓客散  
池臺

洛日望鄉

客行愁落日鄉思重相催况在他山外天寒夕鳥  
來雪深迷郢路雲暗失陽臺可歎悽惶子勞歌誰  
爲媒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

逆旅相逢處江邨日暮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

王季羣集卷下

主

詩解宇鄰蛟室人煙接島夸鄉關萬餘里失路一  
相悲

送張子容赴舉

夕曛山照滅送客出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醉後  
言茂林余偃息喬木爾飛翻無使谷風誚須令友  
道存

送張參明經舉兼向涇州省覲

十五綵衣年承歡慈母前孝廉因歲貢懷橘向秦  
川四座推文舉中郎許仲宣泛舟江上別誰不仰  
神仙

沂江至武昌

家本洞庭上歲時歸思催客心徒欲速江路苦遭  
迴殘凍因風解新梅變臘開行看武昌柳髣髴映  
樓臺

唐城館中早發寄楊使君

犯霜駢曉駕數里見唐城旅館歸心逼荒邨客思  
盈訪人留後信策蹇赴前程欲識離魂斷長空聽  
鴈聲

陪李侍御謁聰禪上人

欣逢栢臺舊共謁聰公禪石室無人到蠅床見虎

王季羣集卷下

主

眠陰崖常抱雪松澗爲生泉出處雖云異同懼在  
法筵

和張丞相春朝對雪

迎氣當春立承恩喜雪來潤從河漢下花遍艷陽  
開不覩豐年瑞安知變理才散鹽如可擬願穆和  
羹梅

送吳宣從事

才有幕中畫而無塞上勲漢兵將滅虜王粲始從  
軍旌旆邊庭去山川地脉分平生一七首感激贈  
夫君

送張祥之房陵

我家南渡隱慣習野人舟日夕弄清淺林端逆上  
流山河據形勝天地生豪首君意在利涉知音期  
暗投

送桓子之郢城過禮

聞君馳綵騎躡蹠指南荆爲結潘楊好言過鄢郢  
城標梅詩已贈羔鴈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感  
夢情

早春潤州送弟還鄉

兄弟遊吳國庭闈戀楚關已多新歲感更饒白眉  
還歸泛西江水離筵北固山鄉園欲有贈梅柳着  
先攀

送告八從軍

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好勇方過我才多便起  
余運籌將入幕養拙就閑居正待功名遂從君繼  
兩疎

送元公之鄂渚尋觀主張驂鸞

桃花春水漲之子忽乘流峴首辭蛟浦江邊問鶴  
樓贈君青竹杖送爾白蘋洲應是神仙輩相期汗  
漫遊

峴山餞房琯崔宗之

貴賤平生隔軒車是日來青陽一觀止雲霧豁然  
開祖道衣冠列分亭驛騎催方期九日聚還待二  
星迴

送王五昆季省覲

公子戀庭幃勞歌涉海沂水乘舟楫去親望老萊  
歸斜日催烏鳥清江照綵衣平生急難意遙仰鵲  
鴒飛

送崔易

片玉來誇楚治中作主人江山增潤色詞賦動陽  
春別館當虛敞離情任吐伸因聲兩京舊誰念臥  
漳濱

送盧少府使入秦

楚關望秦國相去千里餘州縣勤王事山河轉使  
車祖筵江上列離別恨前書願及芳年賞嬌顰二  
月初

送謝錄事之越

清旦江天迴涼風西北吹白雲向吳會征帆亦相  
隨想到耶溪日應探禹穴奇仙書儻相示余在北  
山陞

洛下送奚三還楊州

水國無邊際舟行共使風  
羨君從此去朝夕見鄉  
中余亦離家久南歸恨  
不同音書若有問江上  
相逢

送袁十嶺南尋弟

早聞牛渚詠今見鵲鴝  
心羽翼嗟零落悲鳴別  
故林蒼梧白雲遠煙水  
洞庭深萬里獨飛去南  
風遲爾音

永嘉別張子容

舊國余歸楚新年子北  
征挂帆愁海路分手戀  
朋

五言詩集卷下

九

情日夜故園意汀洲春  
草生何時一杯酒重與  
李膺傾

送袁太祝尉豫章

何幸遇休明觀光來上  
京相逢武陵客獨送袁  
章行隨蹀躞牽黃綬離  
羣會墨卿江南佳麗地  
山水舊難名

都下送辛大之鄂

南國辛居士言歸舊竹  
林未逢調鼎用徒有濟  
川心余亦忘機者田園  
在漢陰因君故鄉去遙  
寄式微吟

送席大

惜爾懷其寶迷邦倦客  
遊江山歷全楚河洛越  
成周道路疲千里鄉園  
老一丘知君命不偶同  
病亦同憂

送賈昇主簿之荊府

奉使推能者勤王不暫  
閑觀風隨按察乘騎度  
荆關送別登何處開筵  
舊峴山征軒明日達空  
望郢門間

送王大校書

導漾自嶓冢東流為漢  
川維桑君有意解纜我  
開

五言詩集卷下

十

筵雲雨從茲別林端意  
渺然尺書能不悵時望  
鯉魚傳

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

西上浙江西臨流恨解  
攜千山疊成嶂萬壑合  
為溪石淺流難沂藤長  
險易躋誰憐問津者歲  
晏此中迷

京還留別新豐諸友

吾道昧所適驅車還向  
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  
新豐樹遶溫泉綠塵遮  
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  
步躋華嵩



廣陵別薛八

士有不得志栖栖吳楚間廣陵相遇罷彭蠡泛舟  
還橋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風帆明日達何處更  
追攀

臨渙裴明府席遇張十一房六

河縣柳林邊河橋晚泊船文叨才子會官喜故人  
連笑語同今夕輕肥異往年晨風理歸棹吳楚各  
依然

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園即事

邑有絃歌宰翔鸞狎野鷗眷言華省舊暫滯海池  
遊鬱島藏深竹前溪對舞樓更聞書即事雲物是  
新秋

同盧明府早秋夜宴張郎中海亭

側聽絃歌宰文書游夏徒故園欣賞竹爲邑幸來  
蘇華省曾聯事仙舟復與俱欲知臨泛久荷露漸  
成珠

崔明府宅夜觀妓

白日既云暮朱顏亦已酡畫堂初點燭金幌半垂  
羅長袖平陽曲新聲子夜歌從來慣留客茲夕爲  
誰多

宴榮山人池亭

甲地金張宅榮期樂自多櫪嘶支遁馬池養右軍  
鸞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過山公時取醉來唱接  
羅歌

夏日宴衛明府宅

言避一時暑池亭五月開喜逢金馬客同飲玉人  
杯舞鶴乘軒至遊魚擁釣來座中殊未起簫管莫  
相催

清明日宴梅道士房

林下愁春盡開軒覽物華忽逢青鳥使邀我赤松  
家丹竈初開火仙桃正發花童顏若可駐何惜醉  
流霞

寒食宴張明府宅

瑞雪初盈尺寒宵始半更列筵邀酒伴刻燭限詩  
成香炭金爐煖嬌絃玉指清厭厭不覺醉歸路曉  
霞生

和賈主簿并九日登峴山

楚萬重陽日羣公賞燕來共乘休沐暇同醉菊花  
杯逸思高秋發歡情落景催國人咸寡和遙愧洛  
陽才

宴張別駕新齋

世業傳圭組江城佐股肱高齋徵學問虛簿濫先  
登講論陪諸子文章得舊朋士元多賞激衰病恨  
無能

李氏園臥疾

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春雷百卉坼寒食四隣  
清伏枕嗟公幹歸田羨子平年白社客空滯洛  
陽城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邨邊合青山郭外

孟東陽集卷下

五

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  
菊花

途中九日懷襄陽

去國已如昨倏然經杪秋峴山不可見風景令人  
愁誰採籬下菊應閑池上樓宜城多美酒歸與葛  
強遊

初出關旅亭夜坐懷王大校書

向夕槐煙起蔥蘢池館曛客中無偶坐關外惜離  
羣燭至榮光滅荷枯雨滴聞永懷蓬閣友寂寞滯  
揚雲

李少府與王九再來

弱歲早登龍今朝喜再逢何如春月柳猶憶寒  
松煙火臨寒食笙歌咽曙鍾喧喧雞道行樂羨  
朋從

尋張五

聞說龐公隱移居近洞湖興來林是竹歸臥谷名  
愚挂席樵風便開軒琴月孤歲寒何用賞霜落故  
園蕪

張七及辛大見訪

山公能飲酒居士好彈箏世外交初得林中契已

孟東陽集卷下

五

并納涼風颯至逃暑日將傾便就南亭裏餘樽惜  
解醒

題張野人園廬

與君園廬並微尚頗亦同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  
空門無俗士駕人有上皇風何必先賢傳唯稱龐  
德公

過故融公蘭若

池上青蓮宇林間白馬泉故人成異物過客獨潛  
然既禮新松塔還尋舊石筵平生竹如意猶挂草  
堂前

早寒江上有懷

木落鴈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湘水曲遙隔楚雲  
端鄉淚客中盡歸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  
漫漫

南山下與老圃期種瓜

樵木南山近林間北郭餘先人留素業老圃作鄰  
家不種千株橘唯資五色瓜邵平能就我開徑翦  
蓬麻

裴司士見訪

府寮能枉駕家醞復新開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

孟東陽詩集卷下

五

來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山公醉猶能騎  
馬迴

除夜

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  
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漂泊來日歲  
華新

傷峴山雲表上人

少小學書劍秦吳多歲年歸來一登眺陵谷尚依  
然豈意餐霞客忽隨朝露先因之問閭里把臂幾  
人全

賦得盈盈樓上女

夫婿久別離青樓空望歸粧成卷簾坐愁思嬾縫  
衣鷺子家家入楊花處處飛空牀難獨守誰爲解  
金徽

春怨

佳人能畫眉粧罷出簾帷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  
誰春情多豔逸春意倍相思愁心極楊柳一種亂  
如絲

閨情

一別隔炎涼君衣忘短長裁縫無處等以意忖情

孟東陽詩集卷下

三六

量畏瘦宜傷窄防寒更厚裝半啼封裏了知欲寄  
誰將

寒夜

閨夕綺窗閉佳人罷縫衣理琴開寶匣就枕臥重  
幃夜久燈花落薰籠香氣微錦衾重自暖遮莫曉  
霜飛

美人分香

豔色本傾城分香更有情髻鬟垂欲解眉黛拂能  
輕舞學平陽態歌翻子夜聲春風狹斜道含笑待  
逢迎

七言律詩

登安陽城樓

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開成南雍州。  
才子乘春來騁望，羣公暇日坐銷憂。  
樓臺晚映青山郭，羅綺晴嬌綠水洲。  
向夕波搖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遊。

歲除夜有懷

五更鍾漏欲相催，四氣推遷往復迴。  
帳裏殘燈纔有焰，鑪中香氣盡成灰。  
漸看春逼芙蓉枕，頓覺寒消竹葉杯。  
守歲家家應未臥，相思那得夢魂來。

登萬歲樓

萬歲樓頭望故鄉，獨令鄉思更茫茫。  
天寒鴈度堪垂淚，月落猿啼欲斷腸。  
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  
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八行。

春情

青樓曉日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  
已厭交懽憐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  
坐時衣帶繁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過管絃來。

五言絕句

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人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送朱大入秦

遊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  
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送友人之京

君登青雲去，余望青山歸。  
雲山從此別，淚濕薜蘿衣。

初下浙江舟中口號

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尋。  
回瞻魏闕路，無復去年心。

醉後贈馬四

四海重然諾，吾常聞白眉。  
秦城遊俠客，想得半酣時。

檀溪尋古

花半成龍竹，池分濯馬溪。  
田園人不見，疑向武陵迷。

同張將薊門看燈

異俗非鄉俗新年改故年  
蕭門看火樹疑是燭龍然

峴山亭寄晉陵張少府

峴首風端急雲帆若鳥飛  
憑軒試一問張翰欲來歸

口號贈王九

日暮田家遠山中勿久淹  
歸人須早去稚子望陶潛

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

珠彈繁華子金羈遊俠人  
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塵

尋菊花潭主人不遇

行至菊花潭邨西日已斜  
主人登高去雞犬空在

張郎中梅園作

綺席鋪蘭杜珠盤忻芰荷  
故園留不住應是戀絃歌

問舟子

向夕問舟子前程復幾多  
灣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

楊子津望京口

北固臨京口夸山近海濱  
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

北澗泛舟

北澗流恒滿浮舟觸處通  
公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

洛中訪袁拾遺不遇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  
聞說梅花早何如此地春

送張郎中遷京

碧溪常共賞朱邸忽遷榮  
預有相思意聞君琴上聲

戲贈主人

客醉眠未起主人呼解醒  
已言雞黍熟復道鴈頭清

七言絕句

過融上人蘭若

山頭禪室挂僧衣窗外無人  
溪鳥飛黃昏半在下山路却聽泉聲戀翠微

涼州詞二首

渾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聲入雲胡地迢迢三  
萬里邠堪馬上送明君

異方之樂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關  
山月思殺邊城遊俠兒

越中送張少府歸秦中

試登秦嶺望秦川遙憶青門更可憐仲月送君從  
此去瓜時須及邵平田

濟江問同舟人

潮落江平未有風輕舟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  
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

送杜十四

荆吳相接水為鄉君去春江正渺茫日暮征帆泊  
何處天涯一望斷人腸

孟襄陽詩集

韋蘇州傳

韋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  
寬以功名為將相而其兄贛高尚不仕號為逍遙  
公贛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  
令儀為唐司開郎中令儀生鑾鑾生應物少游太  
學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從  
頗任俠負氣泊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  
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復返澧上園廬蕪沒貧無  
以自業客游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因從  
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令永泰中遷洛陽  
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為民害應物疾之  
痛繩以法被訟弗為屈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起為  
鄆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疾謝去歸寓西  
郊擇勝隱於善福祠從諸生學問澹如也建中二  
年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明年出為滁州刺史滁州  
川清達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與其人覽  
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四年十月德宗幸奉  
天應物自郡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  
子使還詔嘉其忠終更貧不能歸畱居郡之南岳  
俄擢江州刺史居二歲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

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  
嫠嫠甚恩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  
物罷郡寓於郡之永定佛寺太和中以太僕少卿  
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  
餘矣不知其所終有子曰慶復爲監察御史河東  
節度掌書記應物性高潔善爲詩氣質閑妙渾然  
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  
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  
而五言尤爲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爲時人推重  
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體詩嘗擬應物體格得

韋蘇州傳

二

數解爲贊應物弗善也明日錄舊贊以見始被領  
畧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而  
不爲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皎然  
心服焉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爲吳  
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子  
沈子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  
謂朱絲疏絃一唱三嘆昔應物當開元天寶宿衛  
仗內爲郎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宗大和中  
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十餘而猶領轉  
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

詩文見于錄者豈亡之邪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爲  
不當止此以應物爲終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  
舉老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  
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  
詩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代皆有憑籍始終可槩  
見如此恨史官編摩疎陋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  
盛衰之變晚折節學問今其詩往往及治道而造  
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而後奇者如應物而  
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然哉

韋蘇州傳

三

韋蘇州詩集

五言古詩

擬古十二首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  
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  
獨難驅車背鄉園朔風卷行迹嚴冬霜斷肌日入  
不遑息憂歡客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  
玉徒貞白

黃鳥何關關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窗  
裏娟娟雙青娥微微啓玉齒自惜桃李年誤身遊

《韋蘇州詩集》卷上

俠子無事久離別不知今生死

峨峨高山巔浼浼青川流世人不悟馳謝如驚  
鳳百金非所重厚意良難得旨酒親與朋芳年樂  
京國京城繁華地軒蓋凌晨出垂揚十二衢隱映  
金張室漢宮南北對飛觀齊白日游泳屬芳時平  
生自云畢

綺樓何氛氲朝日正杲杲四壁含清風丹霞射其  
牖玉顏上哀嚶絕耳非世有但感離恨情不知誰  
家婦孤雲忽無色邊馬爲迴首曲絕碧天高餘聲  
散秋草徘徊帷中意獨夜不堪守思逐朔風朔一

去千里道

嘉樹藹初綠靡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路  
長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孤鳥去不還絨情向  
天末

月滿秋夜長驚鳥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西  
南寒蛩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飈一夕至獨宿懷  
重衾舊交月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木寒暑  
移此心

《韋蘇州詩集》卷上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爲食虛薄空有名爲君長歎  
息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霄葉歲暮藹  
顏色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  
寒不易

神州高爽地遐瞰靡不通寒月野無綠寥寥天宇  
空陰陽不停馭貞脆各有終汾沮何鄙儉考槃何  
退窮反志解牽跼無爲尚勞躬美人奪南國一笑  
開芙蓉清鏡理容髮褰簾出深重艷曲呈皓齒舞  
羅不堪風慊慊情有待贈芳爲我容可嗟青樓月  
流影君帷中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  
鳴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



恨情碧草生舊迹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歡反側  
寐不成攬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惻不  
知雙涕零

秋天無留景萬物藏光輝落葉隨風起愁人獨何  
依華月屢圓缺君還浩無期如何雲雨絕一去音  
問違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幽  
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以固  
交深

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  
悠芳樹正妍鬱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妾誰  
與儔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

雜體五首

沉沉匣中鏡爲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  
黑南金既雕錯鞏帶共輝飾空存鑒物明坐使妍  
蚩或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  
空歎息

古宅集祆鳥群號枯樹枝黃昏窺人室鬼物相與  
期居人不安寢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鷂飽肉不  
肯飛既乖逐鳥節空養凌雲姿孤負肉食恩何異

城上鷗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歷千萬  
緒長安貴豪家妖艷不可數裁此百日功惟將一  
朝舞舞罷復裁新豈思勞者苦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樂  
諧鏗鏘發宮徵和樂變其哀人神既昭享鳳鳥亦  
下來豈非至賤物一奏升天階物情苟有合莫問  
玉與泥

碌碌荆山璞卞和獻君門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  
恩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默此道今

豈存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  
人始自玩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達世蹤坐望還  
山雲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

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  
何撥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  
在多

大梁亭會李四栖梧作

梁王昔愛才千古化不泯至今蓬池上達集八方  
賓車馬平明合城郭滿埃塵逢君一相許豈要平  
生親入仕三十載如何獨未伸英聲久籍籍臺閣  
多故人置酒發清彈相與樂佳辰孤亭得長望白  
日下廣津富貴良可取竭來西入秦秋風旦夕起  
安得客梁陳

賈常侍林亭燕集

高賢侍天階跡顯心獨幽朱軒驚關右池館在東  
周繚繞接都城氤氲望嵩丘群公盡詞客方駕永  
日遊朝旦氣候佳逍遙寫煩憂綠林靄已布華沼  
澹不流凌露摘幽草涉煙翫輕舟圓荷既出水廣  
廈可淹留放神遺所拘觥罰屢見酬樂燕良未極  
安知有沉浮醉罷各云散何當復相求

移疾會詩客元生與釋子法朗因貽諸曹祠

對此嘉樹林獨有戚戚顏抱瘵知曠職淹旬非樂  
閑釋子來問訊詩人亦扣關道同意暫遣客散疾  
徐還園徑自幽靜玄蟬噪其間高窗瞰遠郊暮色  
起秋山英曹幸休暇恨恨心所攀

慈恩伽藍清會

素友俱薄世屢招清景賞鳴鐘悟音聞宿昔心已

往重門相洞達高宇亦遐朗嵐嶺曉城分清陰夏  
條長氤氲芳臺馥蕭散竹池廣平荷隨波泛迴颺  
激林響蔬食導道侶泊懷遺滯想何彼塵昏人區  
區在天壤

扈亭西陂燕賞

杲杲朝陽時悠悠清陂望嘉樹始氤氲春遊方浩  
蕩况逢文翰侶愛此孤舟漾綠棼際遙波橫雲分  
疊嶂公堂日爲倦幽襟自茲曠有酒今滿盈願君  
盡弘量

西郊燕集

濟濟衆君子高宴及時光群山靄遐曠綠棼布熙  
陽列坐遵曲岸披襟襲蘭芳野庖薦嘉魚激澗泛  
羽觴衆鳥鳴茂林綠草延高岡盛時易徂謝浩思  
坐飄颺眷言同心友茲遊安可忘

春宵燕萬年吉少府中孚南館

始見斗柄迴復茲霜月霽河漢上縱橫春城夜迢  
遞賓筵接時彥樂燕凌芳歲稍愛清觴滿仰歎高  
文麗欲去返郊扉端爲一歡滯

滁州園池燕元氏親屬

日暮遊清池疎林羅高天餘綠飄霜露夕氣變風

煙水門架危閣竹亭列廣筵一展私姻禮屢歎芳  
樽前感往在茲會傷離屬頽年明晨復云去且願  
此留連

郡樓春燕

衆樂雜軍鞞高樓邀上客思逐花光亂賞餘山景  
夕爲郡訪凋瘵守程難損益聊假一杯歡暫忘終  
日迫

南塘泛舟會元六昆季

端居倦時燠輕舟泛迴塘微風飄襟散橫吹繞林  
長雲澹水容夕雨微荷氣涼一寫惰勤意寧用訴

華觴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  
涼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  
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禁蔬果  
幸見尊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  
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  
豈曰財賦彊

奉同郎中使君郡齋雨中宴集

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况與數君子列座分兩

樞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  
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  
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  
肅賓天京

軍中冬燕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徧恒秩柔遠及斯  
人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  
益振虎竹謬朝寄英賢降上賓旋罄周旋禮愧無  
海陸珍庭中九劒闌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  
酌豈言頻單醪昔所感大釀况同忻顧謂軍中士

仰荅何由申

司空主簿琴席

煙華方散薄蕙氣猶含露澹景發清琴幽期默玄  
悟留連白雪意斷續迴風度掩抑雖已終忉忉在  
幽素

晦日處士叔園林燕集

遽看棠葉盡坐闕芳年賞賴此林下期清風滌煩  
想始萌動新煦佳禽發幽響嵐嶺對高齋春流灌  
蔬壤得酒遺形迹道言屢開獎幸蒙終夕歡聊用  
稅歸鞅

與韓庫部會王祠曹宅

閑門蔭堤柳秋渠含夕清微風送荷氣坐客散塵  
纓守默共無悵抱冲俱寡營良時頗高會琴醞共  
開情

贈李儋

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  
緣誤觸龍鳳嘯靜聞寒夜泉心神自安宅煩慮頓  
可捐何因知久要絲白漆亦堅

贈盧嵩

百川注東海東海無虛盈泥滓不能濁澄波非益  
清恬然自安流日照萬里晴雲物不隱象三山共  
分明奈何疾風怒忽在基柱傾海水雖無心洪濤  
亦相驚怒號在倏忽誰識變化情

寄馮著

春雷起萌蟄土壤日已疎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  
閭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儲披衣出茅屋盥漱臨  
清渠吾道亦自適退身保玄虛幸無職事牽且覽  
案上書親友各馳騫誰當訪弊廬思君在何夕明  
月照廣除

將往江淮寄李十九儋

燕燕東向來文鵠亦西飛如何不相見羽翼有高  
卑徘徊到河洛華屋未及窺秋風飄我行遠與淮  
海期回首隔煙霧遙遙兩相思陽春自當返短翮  
欲追隨

寄盧庚

悠悠遠離別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  
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豈如望友生對酒起  
長歎時節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  
自遊盤獨我何耿耿非君誰爲歡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

將違安可懷宿戀復一方家貧無舊業薄宦各飄  
颺執板身有屬淹時心恐惶拜言不得留聲結淚  
滿裳漾漾動行舫亭亭遠相望離晨苦須臾獨往  
道路長蕭條風雨過得此海氣涼感秋意已遠况  
自結中腸推道固當遣及情豈所忘何時共還歸  
舉翼鳴春陽

初發揚子寄元校書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煙霧棹洛陽人殘鐘廣陵  
樹今朝此爲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公洄安  
得住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渺渺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鍾楚雨連滄海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

息駕依松嶺高閣一攀緣前瞻路已窮既詣喜更延出巘聽萬籟入林濯幽泉鳴鍾生道心暮磬空雲煙獨往雖暫適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地歸息期暮年

城中臥疾知閻薛二子屢從邑令飲因以

書蘇州詩集卷上

士

贈之

車馬日蕭蕭胡不在我廬方來從令飲臥病獨何如秋風起漢皋開戶望平蕪即此稀音素焉知中密疎渴者不思火寒者不求水人生羈寓時去就當如此猶希心異迹眷眷存終始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貽之道門舊了此物我情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直方難爲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閒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儻如此攜手相與還

同長源歸南徐寄子西子烈有道

東洛何蕭條相思邈遐路策駕復誰遊入門無與晤還因送歸客達此緘中素屢睽心所歡豈得顏如故所歡不可睽嚴霜晨淒淒如彼萬里行孤妾守空閨臨觴一長歎素欲何時諧

同德精舍養疾寄河南兵曹東廳掾

書蘇州詩集卷上

士

逍遙東城隅雙樹寒蔥蒨廣庭流華月高閣凝餘霰杜門非養素抱疾阻良讌孰謂無他人思君歲云變官曹亮先忝陳躅慙俊彥豈知晨與夜相代不相見緘書問所如酬藻當芬紉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岿峩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山遠已淨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使雲陽寄府曹

風駕祇府命冒炎不遑息百里次雲陽閭閻問漂  
溺上天屢憊氣胡不均寸澤仰瞻喬樹顚見此洪  
流跡良苗免漂沒蔓草生宿昔頽墉滿故墟返喜  
將安宅周旋涉塗潦側峭緣溝脉仁賢憂斯民賤  
子甘所役公堂衆君子言笑思與覲

過扶風精舍舊居簡朝宗巨川兄弟

佛刹出高樹晨光間井中年深念陳跡迨此獨忡  
忡零落逢故老寂寥悲草虫舊宇多改構幽篁延  
本叢栖止事如昨芳時去已空佳人亦攜手再往  
今不同新文聊感舊想子意無窮

贈馮著

契闊仕兩京念子亦飄蓬方來屬追往十載事不  
同歲晏乃云至微褐還未充慘悽遊子情風雪自  
關東華觴發懽顏嘉藻播清風始此盈抱恨曠然  
一夕中善蘊豈輕售懷才希國工誰當念素士零  
落歲華空

對雨寄韓庫部協

颯至池館涼靄然和曉霧蕭條集新荷氤氳散高  
樹閑居興方淡默想心已屢暫出仍濕衣况君東  
城住

寄子西

夏景已難度懷賢思方續喬樹落疎陰微風散煩  
燠傷離枉芳札忻遂見心曲藍上舍已成田家雨  
新足託鄰素多欲殘秩猶見束日夕上高齋但望  
東原綠

對雪贈徐秀才

靡靡寒欲收靄靄陰還結晨起望南端千林散春  
雪妍光屬瑤階亂緒凌新節無爲掩扉臥獨守袁  
生轍

西郊遊宴寄贈邑僚李吳

升陽暖春物置酒臨芳席高宴關英僚衆賓寡歡  
懌是時尚多壘板築興頽壁羈旅念越疆領徒方  
祇役如何嘉會日當子憂勤夕西郊鬱已茂春嵐  
重如積何當返徂雨雜英紛可惜

休沐東還胄貴里示端

宦遊三十載田野久已疎休沐遂茲日一來還故  
墟山明宿雨霽風暖百卉舒泓泓野泉潔熠熠林  
光初竹木稍摧翳園場亦荒蕪俯驚驥已衰周覽  
昔所娛存沒惻私懷遷變傷里閭欲言少留心中  
復與書世道良自退榮名亦空虛與子終攜手

歲晏當來居

朝請後還邑寄諸友生

宰邑分旬服風駕朝上京是時當暮春休沐集友  
生抗志青雲表俱踐高世名尊酒且懽樂文翰亦  
縱橫良遊昔所希累讎夜復明晨露含瑤琴夕風  
殞素英一旦遵歸路伏軾出京城誰言再念別忽  
若千里行閑閣寡誼訟端居結幽情況茲晝方永  
展轉何由平

澧上西齋寄諸友

絕岸臨西野曠然塵事遙清川下遞迤茅棟上岩

雲州詩集卷上

五

堯翫月愛佳夕望山屬清朝俯砌視歸翼開衿納  
遠颺等陶辭小秩効朱方負樵閒遊忽無累心跡  
隨景超明世重才彥雨露降丹霄群公正雲集獨  
予欣寂寥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

同心忽已別昨事方成昔幽徑還獨尋綠苔見行  
跡秋齋正蕭散煙水易昏夕憂來結幾重非君不  
可釋

秋集罷還途中作謹獻壽春公黎公

束帶自衡門奉命宰王畿君侯枉高鑒舉善掩瑕

疵斯民本已安工拙兩無施何以酬明德歲晏不  
磷緇時節乃來集欣懷方載馳平明大府開一得  
拜光輝溫如春風至肅若嚴霜威群屬所載瞻而  
忘倦與飢公堂燕華筵禮罷復言辭將從平門道  
憩車澧水滑山川降嘉歲草木棠潤滋孰云還本  
邑懷戀獨遲遲

閒居贈友

補吏多下遷罷歸聊自度園廬既蕪沒煙景空澹  
泊閑居養病瘵守素甘葵藿顏驥日衰耗冠帶亦  
寥落青苔已生路綠筠始分籜夕氣下遙陰微風

雲州詩集卷上

六

動疎薄草玄良見誚杜門無請託非君好事者誰  
來顧寂寞

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

蕭散人事憂迢遞古原行春風日已暄百草亦復  
生躋閣謁金像攀雲造禪局新景林際曙雜花川  
上明徂歲方緬邈陳事尚縱橫溫泉有佳氣馳道  
指京城攜手思故日山河留恨情存者邈難見去  
者已冥冥臨風一長慟誰畏行路驚

善福閣對雨寄李儋幼遐

飛閣凌大虛晨躋鬱崢嶸驚飈觸懸檻白雲冒層

薨大陰布其地密雨垂八紘仰觀固不測俯視但  
冥冥感此窮秋氣沉鬱命友生及時策高步羈旅  
遊帝京聖朝無隱才品物俱昭形國士秉繩墨何  
以表堅貞寸心東北馳思與一會并我車夙已駕  
將逐晨風征郊塗住成淹默默阻中情

寺居獨夜寄崔主簿

幽人寂不寐木葉紛紛落寒雨暗更深更流螢度高  
閣坐使青燈曉還傷夏衣薄寧知歲方晏離居更  
蕭索

九日澧上作寄崔主簿倬二李端繫

金華州詩集卷上

七

淒淒感時節望望臨澧涘翠嶺明華秋高天澄遙  
渾川寒流愈迅霜交物初委林葉索已空晨禽迎  
颺起時菊乃盈泛濁醪自爲美良遊雖可娛殷念  
在之子人生不自省營欲無終已孰能同一酌陶  
然冥斯理

西郊養疾聞暢校書有新什見贈久忝不至先寄此詩

養病愜清夏郊園敷卉木窗夕含澗涼雨餘愛筠  
綠披瀝始高詠對琴轉幽獨仰子遊羣英吐詞如  
蘭馥還聞枉嘉藻佇望延昏旭唯見草青青閉門

澧水曲

澧上寄幼遐

寂寞到城闕惆悵返柴荆端居無所爲念子遠徂  
征夏晝人已息我懷獨未寧忽從東齋起兀兀尋  
澗行罨罍叢榛密披翫孤花明曠然西南望一極  
山水情周覽同遊處逾恨阻音形壯圖非旦夕君  
子勤令名勿復久留燕蹉跎在北京

善福精舍示諸生

湛湛嘉樹陰清露夜景沉悄然羣物寂高閣似陰  
岑方以玄默處豈爲名跡侵法妙不知歸獨此抱  
冲襟齋舍無餘物陶器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  
風滿林

晚出澧上贈崔都水

臨流一舒嘯望山意轉延隔林分落景餘霞明遠  
川首起趣東作已看耘夏田一從民里居歲月再  
徂遷昧質得全性世名良自牽行欣攜手歸聊復  
飲酒眠

開元觀懷舊寄李二韓二裴四兼呈崔郎中嚴家令

宿昔清都燕分散各西東車馬行跡在霜雪竹林



空方軫故物念誰復一尊同聊披道書暇還此聽

松風

春日郊居寄萬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少府

偉夏侯校書審

谷鳥時一轉田園春雨餘光風動林早高窗照日  
初獨飲澗中水吟詠老氏書城闕應多事誰憶此  
閒居

還闕首途寄精舍親友

休沐日云滿中然將罷觀嚴車候門側晨起正朝  
冠山澤含餘雨川澗注驚湍攬轡遵東路回首一

重刊詩集卷上

九

長嘆居人已不見高閣在林端

秋夜南宮寄澧上弟及諸生

暝色起煙閣沉抱積離憂况茲風雨夜蕭條梧葉  
秋空宇感涼至頽顏驚歲周日夕遊闕下山水憶  
同遊

塗中書情寄澧上兩弟因送二甥却還

華簪豈足戀幽林徒自違遙知別後意寂寞掩郊  
扉回首昆池上更羨爾同歸

寄柳州韓司郎中

達識與昧機智殊跡同靜於焉得攜手屢賞清夜

景蕭灑陪高詠從容羨華省一逐風波遷南登桂  
陽嶺舊里門空掩歡遊事皆屏悵望城闕遙幽居  
時序永春風吹百卉和煦變閭井獨悶終日眠篇  
書不復省唯當望雨露霑子荒遐境

寄令狐侍郎

三山有瓊樹霜雪色逾新始自風塵交中結綢繆  
姻西掖方掌誥南宮復司春夕燕華池月朝奉玉  
階塵衆寶歸和氏吹噓多俊人羣公共然諾聲問  
邁時倫孤鴻既高舉燕雀在荆榛翔集且不同豈  
不欲殷勤一旦遷南郡江湖渺無垠寵辱良未定  
君子豈緇磷寒暑已推斥別離生苦辛非將會面  
目書札何由申

重刊詩集卷上

十

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

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煙園林鳴好鳥閑居猶獨  
眠不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四體一舒散情性亦  
忻然還復茅簷下對酒思數賢束帶理官府簡牘  
盈目前當念中林賞覽物遍山川上非遇明世庶  
以道自全

寄大梁諸友

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河

滑燕謹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爲風水便但見山  
川馳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波  
念還期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

新秋夜寄諸弟

兩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  
多方用憂人瘼況自抱微疴無將別來近顏鬢已  
蹉跎

郊園聞蟬寄諸弟

去歲郊園別聞蟬在蘭省今歲臥南譙蟬鳴歸路  
永夕響依山郭餘悲散秋景緘書報此時此心方

耿耿

寄中書劉舍人

雲霄路竟別中年跡暫同比翼趨丹陛連騎下南  
宮佳詠邀清月幽賞滯芳叢迨予一出守與子限  
西東晨露方蒼蒼離抱更冲冲忽覩九天詔秉綸  
歸國二玉座浮香氣秋禁散涼風應向橫門度環  
珮香玲瓏光輝恨未矚歸思坐難通蒼蒼松桂姿  
想在掖垣中

郡齋感秋寄諸弟

首夏辭舊國窮秋卧滁城方知昨日別忽覺徂歲

驚高閣收煙霧池水晚澄清戶牖已淒爽晨夜感  
深情昔遊郎署間是月天氣晴授衣還西郊曉露  
田中行采菊投酒中昆弟自同傾簪組聊挂壁焉  
知有世榮一旦居遠郡山川間音形大道庶無累  
及茲念已盈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陽凌

宿雨冒空山空城響秋葉沉暮色至淒淒涼氣  
入蕭條林表散的礫荷上集夜霧着衣重新苔侵  
履濕遇茲端憂日賴與嘉賓接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都水

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食徒令去京國羈旅當歲  
寒子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已懷時節感更抱別  
離酸私燕席云罷還齋夜方闌遠幕沉空宇孤燭  
照牀單應回茲夕念寧忘故歲歡川塗恍悠遠涕  
下一闌干

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

一從守茲郡兩鬢生素髮新正加我年故歲去超  
忽淮濱異時候了似仲秋月川谷風景溫城池草  
木發高齋矚多暇惆悵臨芳物日月昧還期念君  
何時歇

寄職方劉郎中

相聞二十載不得展平生一夕南宮遇聊用寫中  
情端服光朝次群列慕英聲歸來坐粉闥揮筆乃  
縱橫始陪文翰遊歡燕難久并子因謬忝出君爲  
沉疾嬰別離寒暑過荏苒春草生故園茲日隔新  
禽池上鳴郡中永無事歸思徒自盈

社日寄崔都水及諸弟群屬

山郡多暇日社時放吏歸坐閣獨成悶行塘閱清  
輝春風動高柳芳園掩夕扉遙思里中會心緒悵  
微微

寒食日寄諸弟

禁火暖佳辰念離獨傷抱見此野田花心思杜陵  
道聯騎定何時予今顏已老

三月三日寄諸弟兼懷崔都水

暮節看已謝茲晨愈可惜風澹意傷春池寒花斂  
夕對酒始依依懷人還的的誰當曲水行相思尋  
舊跡

寄楊協律

吏散門閣掩鳥鳴山郡中遠念長江別俯覺座隅  
空舟泊南池雨簾卷北樓風併罷芳樽燕爲憐昨

時同

郡齋贈王卿

無術謬稱簡素食空自嗟秋齋雨成滯山藥寒始  
華落人皆笑幽獨歲逾賒惟君出塵意賞愛似  
山家

簡恒璨

室虛多涼氣天高屬秋時空庭夜風雨草木曉離  
披簡書日云曠文墨誰復持聊因遇澄靜一與道  
人期

寄暢當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多應募籍籍動京  
關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揮  
腰間昔爲瓊樹枝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道走馬  
一夕還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  
使鬢毛斑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離官遠郡虎豹滿西  
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  
雷響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南  
春草生鳥鳴林田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

與齊民耕

贈琮公

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  
禪莫春華池宴清夜高齋眠世道本無得寧復有  
忘筌

寄恒璨

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  
寺今日郡齋閑思問楞伽字

簡郡中諸生

守郡卧秋閣四面盡荒山此時聽夜雨孤燈照窗

重蘇州詩集卷上

五

間藥園日蕪漫書帷長自閒唯當上客至談詩一  
解顏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  
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  
行跡

途中寄楊邕裴緒示褒子

上宰領淮右下國屬星馳霧野騰曉騎霜竿裂東  
旗蕭蕭陟連岡莽莽望空陂風截鴈嘹唳雲參樹  
參差高齋明月夜中庭松桂姿當睽一酌恨况此

兩旬期

示全真元常

余辭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雪夜復此對牀  
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易歲月坐  
推遷

因省風俗與從姪成緒遊山水中道先歸  
寄示

累宵同燕酌十舍攜征騎始造雙林寂遐搜洞府  
祕群峰繞盤鬱懸泉仰特異陰壑雲松埋陽崖煙  
花媚每慮觀省牽中乖遊踐志我尚山水行子歸

重蘇州詩集卷上

五

棲息地一操臨流袂上聳干雲轡獨往倦危途懷  
冲寡幽致賴爾還都期方將登樓遲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

獻歲抱深惻僑居念歸緣常患親愛離始覺世務  
牽少事河陽府晚守淮南壩平生幾會散已及蹉  
跎年昨日罷符竹家貧遂留連部曲多已去車馬  
不復全閑將酒爲偶默以道自詮聽訟南嶺寺見  
月西澗泉爲政無異術當責豈望遷終理來時裝  
歸鑿杜陵田

簡盧陟

可憐白雪曲未遇知音人恹惶戎旅下蹉跎淮海  
濱澗樹含朝雨山鳥弄餘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  
風塵

西澗即事示盧陟

寢扉臨碧澗晨起淡忘情空林細雨至圓文遍水  
生永日無餘事山中伐木聲知子塵喧久暫可散  
煩纓

發郡寄京師諸季淮南子弟

始罷永陽守復卧潯陽樓懸檻飄寒雨危堞浸江  
流迨茲聞鴈夜重憶別離秋徒有盈樽酒鎮此百

端憂

重蘇州詩集卷上

七

寄黃劉二尊師

廬山兩道士各在一峰居矯掌白雲表晞髮陽和  
初清夜降真侶焚香滿空虛中有無爲樂自然與  
世疎道尊不可屈符守豈暇餘高齋遙致敬願示  
一編書

贈丘員外

高詞棄浮靡貞行表鄉閭未真南宮拜聊偃東山  
居大藩本多事日與文章疎每一覩之子高詠遂  
起予宵晝方連燕煩悵亦頓怯格言雅誨闕善謔

矜數餘久踞思遊曠窮慘遇陽舒虎丘愜登眺吳  
門悵躊躇方此戀攜手豈云還舊墟告諸吳子弟  
文學爲何如

贈李判官

良玉定爲寶長材時所希佐幕方巡郡奏命布恩  
威食蔬程獨守飲冰節靡違決獄興邦頌高文稟  
天機賓館在林表望山啓西扉下有千畝田決濟  
吳土肥始耕已見獲袵絺今授衣政拙勞詳省淹  
留未得歸雖慙且忻願日夕覩光輝

寄皎然上人

重蘇州詩集卷上

天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長晏  
如想茲棲禪夜見月東峰初鳴鐘驚巖壑焚香滿  
空虛叨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疎願以碧雲思方君  
怨別餘茂苑文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一遊詠倚  
閣吟躊躇

復理西齋寄丘員外

前歲理西齋得與君子同迨茲已一周悵望臨春  
風始自疎林竹還復長榛叢端正良難久蕪穢易  
爲功援斧開衆鬱如師啓群蒙庭宇還清曠煩抱  
亦舒通海隅雨雪霽春序風景融時物方如故懷

賢思無窮

和張舍人夜直中書寄吏部劉員外

西垣草詔罷南宮憶上才月臨蘭殿出涼自鳳池  
來松桂生丹禁鴛鴦集雲臺托身各有所相望徒  
徘徊

贈上方僧

見月出東山上方高處禪空林無宿火獨夜汲寒  
泉不下藍溪寺今年三十年

送李十四山東遊

聖朝有遺逸披膽謁至尊豈是買榮寵誓將救元

書蘇州詩集卷上

元

元權豪非所便書奏寢禁門高歌長安酒忠憤不  
可吞歎來客河洛日與靜者論濟世翻小事丹砂  
駐精魂東遊無復繫梁楚多大蕃高論動侯伯疎  
懷脫塵喧送君都門野飲我林中尊立馬望東道  
白雲滿梁園踟躕欲何贈空是平生言

送閻案赴東川辟

水炭俱可懷孰云熱與寒何如結髮友不得攜手  
歡晨登嚴霜野送子天一端祇承簡書命俯仰豈  
角冠上陟白雲嶠下冥玄壑滯離群自有託歷險  
得所安當念返窮巷登朝成慨歎

送令狐岫宰恩陽

大雪天地閉群山夜來晴居家猶苦寒子有千里  
行行行安得辭荷此蒲璧榮賢豪爭追攀飲餞出  
西京樽酒豈不歡暮春自有程離人起視日僕御  
促前征逶遲歲已窮當造巴子城和氣被草木江  
水日夜清從來知善政離別慰友生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為錄事

鬱鬱楊柳枝蕭蕭征馬悲送君灞陵岸糾郡南海  
濱名在翰墨場群公正追隨如何從此去千里萬  
里期大海吞東南橫嶺隔地維建邦臨日域溫燠

書蘇州詩集卷上

三

御四時百國共臻奏珍奇獻京師富豪虞興戎繩  
墨不易持州伯荷天寵還當却丹墀子為門下生  
終始豈見遺所願酌貪泉心不為磷緇上將翫國  
士下以報渴飢

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發還池州

青青連枝樹冉冉久別離客遊廣陵中俱到若有  
期俯仰叙存沒哀腸發酸悲收情且為歡累日不  
知飢夙駕多所迫復當還歸池長安三千里歲晏  
獨何為南出登閭門驚飈左右吹所別諒非遠要  
令心不怡

餞雍聿之潞州謁李中丞

鬱鬱兩相遇出門草青青酒酣拔劍舞慷慨送子  
行驅馬涉大河日暮懷洛京前登太行路志士亦  
未平薄遊五府都高步振英聲主人才且賢重士  
百金輕絲竹促飛觴夜讌達晨星娛樂易淹暮諒  
在執高情

上東門會送李幼舉南遊徐方

離絃既罷彈樽酒亦已闌聽我歌一曲南徐在雲  
端雲端雖云邈行路本非難諸侯皆愛才公子遠  
結歡濟濟都門宴將去復盤桓令姿何昂昂良馬

重刊詩集卷上

主

遠遊冠意氣且爲別由來非所歎

送洛陽韓丞東遊

仙鳥何飄飄綠衣翠爲襟顧我差池羽咬咬懷好  
音徘徊洛陽中遊戲清川澤神交不在結歡愛自  
中心駕言忽徂征雲路邈且深朝遊尚同啄夕息  
當異林出餞宿東郊列筵屬城陰舉酒欲爲樂憂  
懷方沉沉

送鄭長源

少年一相見飛轡河洛間歡遊不知罷中路忽言  
還冷冷鵲絃哀悄悄冬夜閑丈夫雖耿介遠別多

苦顏君行拜高堂速駕難久攀鷄鳴儔侶發朔雪  
滿河關須臾在今夕樽酌且循環

送李儋

別離何從生乃在親愛中反念行路子拂衣自西  
東日昃不留宴嚴車出崇墉行遊非所樂端憂道  
未通春野百卉發清川思無窮芳時坐離散世事  
誰可同歸當掩重關默默想音容

留別洛京親友

握手出都門駕言適京師豈不懷舊慮惆悵與子  
辭麗日坐高閣清觴讌華池昨遊倏已過後遇良

重刊詩集卷上

主

未知念結路方永歲陰野無暉單車我當前暮雪  
子獨歸臨流一相望零淚忽沾衣

天長寺上方別子西有道

假邑非拙素況乃別伊人聊登釋氏居攜手戀茲  
晨高曠出塵表逍遙滌心神青山對芳苑列樹繞  
通津車馬無時絕行子倦風塵今當遵往路佇立  
欲何申唯持貞白志以慰心所親

贈別河南李功曹

耿耿抱私戚寥寥獨掩扉臨觴自不飲況與故人  
違故人方琢磨環朗代所稀憲禮更右職文翰灑



天機聿來自東山群彥仰餘輝談笑取高第綰綬  
即言歸洛都遊燕地千里及芳菲今朝章臺別楊  
柳亦依依雲霞未改色山川猶夕暉忽復不相見  
心思亂霏霏

宴別幼遐與君貺兄弟

乖闕意方弭安知忽來翔累日重歡宴一旦復離  
傷置酒慰茲夕秉燭坐華堂契闊未及展晨星出  
東方征人慘已辭車馬儼成裝我懷自無歡原楚  
滿春光羣水含時澤野雉鳴朝陽平生有壯志不  
覺淚沾裳况自守空宇日夕但彷徨

送宣州周錄事

清時重儒士糾郡屬伊人薄遊長安中始得一交  
親英豪若雲集餞別塞城闌高駕臨長路日夕起  
風塵方念清宵宴已度芳林春從茲一分手緬邈  
吳與秦但覩年運駛安知後會因唯當存令德可  
以解悵勤

謝樂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

結髮仕州縣蹉跎在文墨徒有排雲心何由生羽  
翼幸遭明盛日萬物蒙生植獨此抱微疴頽然謝  
斯職世道方荏苒郊園思偃息爲歡日已延君子

情未極馳觴忽云晏高論良難測遊步清都宮迎  
風嘉樹側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自樂陶唐人  
服勤在微力佇君列丹陛出處兩爲得

送端東行

世承清白遺躬服古人言從官俱守道歸來共閉  
門驅車何處去暮雪滿平原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遙精舍居飲酒自爲  
足累日曾一櫛對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  
遊矚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

便拘束愧忝郎署跡謬蒙君子錄俯仰垂華纓飄  
飄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達風明夕川

夏雨生衆綠迅風飄野路回首不遑宿明晨下煙  
閣白雲在幽谷

送郗詹事

聖朝列群彥穆穆佐休明君子獨至止懸車守國  
程忠良信舊德文學播英聲既獲天爵美况將齒  
位并書奏蒙省察命駕乃東征皇恩賜印綬歸爲  
田里榮朝野同稱嘆園綺鬱齊名長衢軒蓋集飲  
餞出西京時屬春陽節草木已含英洛川當盛宴



斯焉爲達生

送蘇評事

李弟仕譙都元兄坐蘭省言訪始欣欣念離當取  
耿嗟峨夏雲起迢遞山川永登高望去塵紛思終  
難整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爲四海  
聞始從車騎幕今赴嫖姚軍契闊晚相遇草感遽  
離群悠悠行子遠眇眇川塗分登高望燕代日夕  
生夏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儒生幸持斧可

以佐功勲無言羽書急坐闕相斯文

自尚書郎出爲滁州刺史

別親友兼示

少年不達仕秉笏東西京中歲守淮郡奉命乃征  
行素慙省闈姿況忝符竹榮効愚方此始顧私豈  
獲并徘徊親交戀愴恨昆友情日暮風雪起我去  
子還城登塗建隼旗勒駕望承明雲臺煥中天龍  
闕鬱上征晨興奉早朝玉露霑華纓一朝從此去  
服膺理庶眎皇恩儻歲月歸復厠羣英

送元錫楊凌

荒林翳山郭積水成秋晦端居意自違况別親與

愛歡筵慊未足離燈悄已對還當掩郡閣佇君方  
此會

送楊氏女

永日方憾憾出門復悠悠女子今有行大江沂輕  
舟爾輩况無恃撫念益慈柔幼爲長所育兩別泣  
不休對此結中腸義往難復留自小闕內訓事姑  
貽我憂賴茲託令門仁恤庶無尤貧儉誠所尚資  
從豈待周孝恭導婦道容止順其猷別離在今晨  
見爾當何秋居閒始自遣臨感忽難收歸來視幼  
女零淚緣纓流

送中弟

秋風入疎戶離人起晨朝山郡多風雨西樓更蕭  
條嗟予淮海老送子關河遙同來不同去沉憂寧  
復消

寄別李儋

首戴惠文冠心有決勝籌翩翩四五騎結束向并  
州名在相公幕丘山恩未酬妻子不及顧親友安  
得留夙昔同文翰交分共綢繆忽枉別離札涕淚  
一交流遠郡卧殘雨涼氣滿西樓想子臨長路時

當淮海秋

送丘員外還山

長棲白雲表暫訪高齋宿還辭郡邑喧歸泛松江  
淥結茅隱蒼嶺伐薪響深谷同是山中人不知往  
來躅靈芝非庭草遼鶴委池鷺終當署里門一表  
高陽族

重送丘二十二還臨平山居

歲中始再覲方來又解攜纔留野艇語已憶故山  
棲幽澗人夜汲深林鳥長啼還持郡齋酒慰子霜  
露淒

送鄭端公弟移院常州

時瞻憲臣重禮爲內兄全公程儻見責私愛信不  
憊況昔陪朝列今茲俱海壖清觴方對酌天書忽  
告遷豈徒咫尺地使我心思縣應當自此始歸拜  
雲臺前

送陸侍御還越

居藩久不樂遇子聊一欣英聲頗籍甚交辟乃時  
珍繡衣過舊里驄馬輝四鄰敬恭尊郡守賤簡具  
州民謬忝誠所媿思懷方見申置榻宿清夜加饗  
譙良辰導途還盛府行舫繞長津自有賢方伯得  
此文翰賓

送崔叔清遊越

忘茲適越意愛我郡齋幽野情豈好謁詩興一相  
留遠水帶寒針闔門望去舟方伯憐文士無爲成  
滯遊

送雲陽鄒儒立少府侍奉還京師

建中即藩守天寶爲侍臣歷觀兩都士多閱諸侯  
人鄒生乃後來英俊亦罕倫爲文頗瓌麗稟度自  
貞醇甲科催令名延閣播芳塵再命趨王畿請告  
奉慈親一鍾信榮祿可以展歡欣昆弟俱時秀長  
衢當自伸聊從郡閣暇美此時景新方將極娛宴  
已復及離辰省署慙再入江海縣十春今日闔門  
路握手子歸秦

送豆盧策秀才

歲交冰未泮地卑海氣昏子有京師遊始發吳閭  
門新黃含遠林微綠生陳根詩人感時節行道當  
憂煩古來獲落者俱不事田園文如金石韻豈乏  
知音言方辭郡齋榻爲酌離亭罇無爲倦羈旅一  
去高飛翻

送劉評事

聲華滿京洛藻翰發陽春未遂鷓鴣舉尚爲江海

賓吳中高宴罷西上一遊秦已想函關道遊子冒  
風塵籠禽美歸翼遠守懷交親况復歲云暮凜凜  
冰霜辰旭霽開郡閣寵餞集文人洞庭摘朱實松  
江獻白鱗丈夫豈恨別一酌且歡忻

送雷監赴關庭

才大無不備出入爲時須雄藩精理行秘府擢文  
儒詔書忽已至焉得久踟躕方舟赴朝謁觀者盈  
路衢廣筵列衆賓送爵無停迂禁餞誠愴恨賀榮  
且歡娛長陪栢梁宴日向丹墀趨昨方重右職蹉  
跎獨海隅

蘇州詩集卷上

无

酬盧高秋夜見寄五韻

喬木生夜涼月華滿前墀去君咫尺地勞君千里  
思素秉棲遁志况貽招隱詩坐見林木榮願赴滄  
洲期何能待歲晏攜手當此時

酬鄭戶曹驪山感懷

蒼山何巖盤飛閣凌上清先帝昔好道下元朝百  
靈白雲已蕭條麋鹿但縱橫泉水今尚暖舊林亦  
青青我念綺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  
出灞亭翻翻日月旗殷殷鞞鼓聲萬馬自騰驤八  
駿按轡行日出煙嶠綠氛氲麗層雲登臨起遐想

沐浴懽聖情朝燕詠無事時豐賀國禎日和絃管  
音下使萬室聽海內泰朝貢賢愚共歡榮合沓車  
馬喧西聞長安城事往世如寄感深迹所經申章  
報蘭藻一望雙涕零

酬李儋

開門臨廣陌旦旦車駕喧不見同心友徘徊憂且  
煩都城二十里居在良與坤人生所各務乖闊累  
朝晷湛湛樽中酒青青芳樹圍絨情未及發先此  
枉輿璫邁世超高躅尋流得真源明當策疲馬與  
子同笑言

蘇州詩集卷上

四

酬元偉過洛陽夜燕

三載寄關東所懽皆達違思懷方耿耿忽得觀容  
輝親燕在良夜歡攜闢中園問我猶杜門不能奮  
高飛明燈照四隅炎岸正可依清觴雖云酌所媿  
乏珍肥晨裝復當行寥落星已稀何以慰心曲佇  
子西還歸

酬韓質舟行阻凍

晨坐枉嘉藻持此慰寢興中獲辛苦奏長河結陰  
冰皓曜群玉發淒清孤景凝至柔反成堅造化安  
可恒方舟未得行鑿飲空競競苦寒彌時節待泮

豈所能何必涉廣川荒衢且升騰殷勤宣中意  
用達吾朋

李博士弟以余罷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

陸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詩見問中云宋  
生昔登覽末云那能顧蓬華直書鄙懷聊  
以爲答

初夏息衆緣雙林對禪客往茲芳蘭藻促我幽人  
策冥搜全前哲逸句陳往迹騁陸渾南迢遞千  
峰碧從來遲高駕自顧無物役山水心所娛如何  
更朝夕晨興涉清洛訪子高陽宅莫言往來疎驚

韋蘇州詩集卷上

四一

馬知阡陌

答李博士

休沐去人達高齋出林杪晴山多碧峰顚氣疑秋  
曉端居喜良友枉使千里路緘書當夏時開緘時  
已度簷籬已飄颻荷露方蕭颯夢達竹窗幽行稀  
蘭徑合舊居共南北往來只如昨問君今爲誰日  
夕度清洛

答劉西曹

公館夜云寂微涼羣樹秋西曹得時彥華月共淹  
留長嘯舉清觴志氣誰與儔千齡事雖邈俯念忽

已周篇翰如雲興京洛頗優游詮文不獨古理妙  
即同流淺劣見推許恐爲識者尤空慙文璧贈日  
夕不能酬

答貢士黎逢

茂等方上達諸生安可希栖神澹物表渙汗布令  
詞如彼崑山玉本自有光輝鄙人徒區區稱嘆亦  
何爲瀾月曠不接公門但驅馳蘭章忽有贈持用  
慰所思不見心尚密况當相見時

答韓庫部

良玉表貞度麗藻頗爲工名列金閨籍心與素士

韋蘇州詩集卷上

四二

同日晏下朝來車馬自生風清宵有佳興皓月直  
南宮矯翮方上征顧我邈忡忡豈不願攀舉執事  
府庭中智乖時亦寒才大命有通還當以道推解  
組守蒿蓬

答崔主簿倬

朗月分林靄遙管動離聲故驩良已阻空宇澹無  
情窈窕雲鴈沒蒼茫河漢橫蘭章不可答冲襟徒  
自盈

答徐秀才

鈇鈍謝貞器時秀猥見稱豈如白玉仙方與紫霞

升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一枝非所貴懷書思武陵

荅長寧令楊輟

皓月升林表公堂滿清輝嘉賓自達至觴飲夜何其宰邑視京縣歸來無寸資瓊文溢衆寶雅正得吾師廣川含澄瀾茂樹擢華滋短才何足數枉贈媿妍詞歡眄良見屬素懷亦已披何意雲栖翰不嫌蓬艾卑但恐河漢沒回車首路岐

荅馮曾秀才

晨坐枉瓊藻知子返中林淡然山景晏泉谷響幽

蘇州詩集卷上

聖

禽髣髴謝塵跡逍遙舒道心顧我腰間綬端爲華髮侵簿書勞應對篇翰曠不尋薄田失鋤耨生苗安可任徒令慙所問想望東山岑

荅崔主簿問兼簡溫上人

緣情生衆累晚悟依道流諸境一已寂了將身世浮閑居澹無味忽復四時周靡靡芳草積稍稍新篁抽即此抱餘素塊然誠寡儔自適一忻意愧蒙君子愛

清都觀荅幼遐

逍遙仙家子日夕朝玉皇興高青露沒渴飲瓊華

漿解組一來歎披衣拂天香粲然顧我笑綠簡發新章冷冷如玉音馥馥若蘭芳浩意坐盈此月華殊未央却念誼譁日何由得清涼疏松抗高殿密竹陰長廊榮名等糞土攜手隨風翔

善福精舍荅韓司錄清都觀會宴見憶

弱志厭衆紛抱素寄精廬暇暇仰時念門閭獨爲愚之子亦辭秩高蹤罷馳驅忽因西飛禽贈我以瓊琚始表仙都集復言歡樂殊人生各有因契闊不獲俱一來田野中日與人事疎水木澄秋景逍遙清賞餘在駕懷前諾引領豈斯須無爲便高翔邈矣不可迂

蘇州詩集卷上

聖

荅長安丞裴稅

出身忝時士於世本無機爰以林壑趣遂成頑鈍姿臨流意已淒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獨踐幽人蹤邈將親友違髦士佐京邑懷念枉貞詞夕雨積幽抱清樽宴良知從容操劇務文翰方見推安能戢羽翼顧此林栖時

奉酬處士叔見示

掛纓守貧賤積雪卧郊園叔父親降趾壺觴攜到門高齋樂燕罷清夜道心存即此同疎氏可以一

忘言

荅庫部韓郎中

高士不羈世頗將榮辱齊適委華冕去欲還幽林  
栖雖懷承明戀欣與物累睽逍遙觀運流誰復識  
端倪而我豈高致偃息平門西愚者世所遺沮溺  
共耕犁風雪積深夜園田掩荒蹊幸蒙相思札欸  
曲期見攜

荅暢校書當

偶然弃官去投跡在田中日出照茅屋園林養愚  
蒙雖云無一資樽酌會不空且欣百穀成仰數造  
化功出入與民伍作事靡不同時伐南澗竹夜還  
澧水東貧寒自成退豈爲高人蹤覽君金玉篇彩  
色發我容日日欲爲報方春已徂冬

澧上精舍荅趙氏外生伉

迹跡出塵表寓身雙樹林如何小子伉亦有超世  
心擔簦從我遊攜手廣川陰雲開夏郊綠景晏青  
山沉對榻遇清夜獻詩合雅音所推苟禮數於性  
道豈深隱拙在冲默經世味古今無爲率爾言可  
以致華簪

荅端

郊園夏雨歇閑院綠陰生職事方無效幽賞獨違  
情物色坐如見離抱悵多盈況感夕涼氣聞此亂  
蟬鳴

荅王郎中

卧閣枉芳藻覽旨悵秋晨守郡猶羈寓無以慰嘉  
賓野曠歸雲盡天清曉露新池荷涼已至窗梧落  
漸煩風物殊京國邑里但荒榛賦繁屬軍興政拙  
媿斯人髦士久臺閣中路一漂淪歸當列聖朝豈  
念卧淮濱

荅崔都水

亭亭心中人迢迢居秦關常緘素札去適枉華章  
還憶在澧郊時攜手望秋山久嫌官府勞初喜罷  
秩閑終年不事業寢食長慵頑不知爲時來名籍  
掛郎間攝衣辭田里華簪耀顏卜居又依仁日  
夕正追攀牧人本無術命至苟復遷離念積歲序  
歸途眇山川郡齋有佳月園林含清泉同心不在  
宴樽酒徒盈前覽君陳迹遊詞意俱悽妍忽忽已  
終日將酬不能宣毗稅况重疊公門極熬煎責逋  
甘首免歲晏當歸田勿厭守窮轍慎爲名所牽

荅裴丞說歸京所獻

執事頗勤久行去亦傷乖家貧無僮僕吏卒升寢  
齋衣服藏內篋藥草曝前階誰復知次第落且  
安排還期在歲晏何以慰吾懷

荅裴處士

遺民愛精舍乘犢入青山來署高陽里不遇白衣  
還禮賢方化俗聞風自歎關況子逸群士栖息蓬  
蒿間

荅楊奉禮

多病守山郡自得接嘉賓不見三四日曠若十餘  
旬臨觴獨無味對榻已生塵一詠舟中作灑雪忽

荅蘇州詩集卷上

吳

驚新煙波見樓旅景物具昭陳秋塘唯落葉野寺  
不逢人白事廷吏簡閑居文墨親高天池閣靜寒  
菊霜露頻應當整孤棹歸來展殷勤

荅個奴重陽二甥

弃職曾守拙詭幽遂忘喧山澗依磽壻竹樹蔭清  
源貧居煙火濕歲熟黎棗繁風雨飄茅屋蒿草沒  
瓜圃群屬相歡悅不覺過朝昏有時看禾黍落日  
上秋原飲酒任真性揮筆肆狂言一朝忝蘭省三  
載居蓬藩復與諸弟子篇翰每相敦西園休習射  
南池對芳樽山藥經雨碧海榴凌霜翻念爾不同

此悵然復一論重陽守故家個子旅湘沅俱有緘  
中藻惻惻動離魂不知何日見衣上淚空存

荅重陽

省劄陳往事愴憶數年中一身朝北闕家累守田  
農望山亦臨水暇日每來同性情一疎散園林多  
清風忽復隔淮海夢想在澧東病來經時節起見  
秋塘空城郭連榛嶺鳥雀噪溝叢坐使驚霜鬢撩  
亂已如蓬

酬劉侍郎使君

瓊樹凌霜雪蔥蒨如芳春英賢雖出守本自玉階

荅蘇州詩集卷上

吳

人宿昔陪郎署出入仰清塵孰云俱列郡比德豈  
爲鄰風雨飄海氣清涼悅心神重門深夏晝賦詩  
延衆賓方以歲月舊每蒙君子親繼作郡齋什達  
贈荆山珍高閑庶務理遊眺景物新朋友亦達集  
燕酌在佳辰始唱已慙拙將酬益難伸濡毫意僞  
勉一用寫悃勤

荅令狐侍郎

一凶乃一吉一是復一非孰能逃斯理亮在識其  
微三黜故無愠高賢當度幾但以親交戀音容選  
難希况惜別離久俱忻藩守歸朝宴方陪厠山川

又乖違吳門冒海霧峽路凌連磯同會在京國相望涕沾衣明時重英才當復列彤闈白玉雖塵垢拂拭還光輝

酬張協律

昔人鬻春地今人復一賢屬余藩守日方君卧病年麗思阻文宴芳蹤闕賓筵經時豈不懷欲往事屢牽公府適煩倦開緘瑩新篇非將握中寶何以比其妍感茲棲寓詞想復痾瘵纏空宇風霜交幽居情思綿當以貧非病孰云白未玄邑中有其人憔悴即我愆由來牧守重英俊得薦延匪人等鴻

書蘇州詩集卷上

吳

毛斯道何由宣遭時無早晚蘊器俟良緣觀文心未衰勿藥疾當痊晨期簡牘罷馳慰子冲然

奉和聖製重陽日賜宴

聖心憂萬國端居在穆清玄功致海晏錫譙表文明恩屬重陽節雨應此時晴寒菊生池苑高樹出宮城捧藻千官處垂戒百王程復覩開元日臣愚獻頌聲

和吳舍人早春歸沐西亭言志

曉漏戒中禁清香肅朝衣一門雙掌誥伯侍仲言歸亭高性情曠職密交遊稀賦詩樂無事解帶偃

南扉陽春美時澤旭霽望山暉幽禽響未轉東原綠猶微名雖列仙爵心已遺塵機即事同巖隱聖渥良難違

答河南李士吳題香山寺

洛都游宦日少年攜手行投杯起芳席總管振華纓關塞有佳氣巖開伊水清攀林憇佛寺登高望都城蹉跎二十載世務各所營茲賞長在夢故人安得并前歲守九江恩召赴咸京因塗再登歷山河屬晴明寂寞僧侶少蒼茫林木成墻宇或崩剝不見舊題名舊遊况存歿獨此淚交橫交橫誰與

書蘇州詩集卷上

李

同書辟貽友生今茲守吳郡綿思方未平子復經陳迹一感我深情達蒙惻愴篇中有金玉聲反覆終難荅金玉尚爲輕

荅故人見諭

素寡名利心自非周圓器徒以歲月資屢蒙藩條寄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杆十縑單幘疎百函愧常負交親責且爲一官累况本漢落人歸無置錫地省已已知非枉書見深致雖欲効區區何由枉其志

酬閻員外陟



寒夜阻良觀叢竹想幽居虎符子已誤金丹子何  
如讌集觀農暇笙歌聽訟餘雖蒙一言教自愧道  
情疎

長安遇馮著

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問客何爲來采山因買  
斧冥冥花正開颺颺鷺新乳昨別今已春鬢絲生  
幾縷

廣陵遇孟九雲卿

雄藩本帝都遊士多俊賢夾河樹鬱鬱華館千里  
連新知雖滿堂中意頗未宣忽逢翰林友歡樂斗  
酒前高文激頽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  
安得妍明月滿淮海哀鴻逝長天所念京國遠我  
來君欲還

逢楊開府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  
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  
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  
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  
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  
出守撫惓惓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

識唯有故人知

有所思

借問堤上柳青青爲誰春空遊昨日地不見昨日  
人繚繞萬家井往來車馬塵莫道無相識要非心  
所親

暮相思

朝出自不還暮歸花盡發豈無終日會惜此花間  
月空館忽相思微鍾坐來歇

夏夜憶盧嵩

靄靄高館暮開軒滌煩襟不知湘雨來蕭灑在幽

林炎月得涼夜芳罇誰與斟故人南北居累月聞  
微音人生無閑日歡會當在今反側候天旦層城  
苦沉沉

春中憶元二

兩歇萬井春柔條已含綠徘徊洛陽陌惆悵杜陵  
曲遊絲正高下啼鳥還斷續有酒今不同思君整  
如玉

懷素友子西

廣陌並遊騎公堂接華襟方歡遽見明永日獨沉  
吟階暝流暗駛氣疎露已侵層城湛深夜片月生

幽林往歛良未遂來觀曠無音恒當清觴宴思子  
玉山岑耿耿何以寫密言空委心

月晦憶去年與親友曲水遊譙

晦賞念前歲京國結良儔騎出宣平里飲對曲池  
流今朝隔天末空園傷獨遊雨歇林光變塘綠鳥  
聲幽凋朶積逋稅華鬢集新秋誰言戀虎符終當  
還舊丘

池上懷王卿

幽居拾世事佳雨散園芳入門靄已綠水禽鳴春  
塘重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輕舟因風泛郡閣望

書蘇州詩集卷上

垂

蒼蒼私燕阻外好臨歡一停觴茲遊無時盡旭日  
願相將

立夏日憶京師諸弟

改序念芳辰煩襟倦日永夏木已成陰公門晝恒  
靜長風始飄閣疊雲纔吐嶺坐想離居人還當惜  
徂景

曉至園中憶諸弟崔都水

山郭恒悄悄林月亦娟娟景清神已澄事簡慮絕  
牽秋塘徧衰草曉露洗紅蓮不見心所愛茲賞豈  
爲妍

雨夜感懷

微雨灑高林塵埃自蕭散耿耿心未平沉沉夜方  
半獨驚長簾冷遽覺愁鬢換誰能當此夕不有盈  
襟歎

雲陽館懷谷口

清泚階下流云自谷口源念昔白衣士結廬在石  
門道高杳無累景靜得忘言山夕綠陰滿世移清  
賞存吏役豈遑暇幽懷復朝昏雲泉非所濯蘿月  
不可援長往遂真性暫遊恨卑喧出身既事世高  
躅難筆論

書蘇州詩集卷上

垂

憶澧上幽居

一來當復去猶此厭攀籠况我林栖子朝服坐南  
宮唯獨問啼鳥還如澧水東

重陽登滁城樓憶前歲九日歸澧上赴崔  
都水及諸弟燕集悽然懷舊

今日重九讌去歲在京師聊迴出省步一赴郊園  
期嘉節始云邁周辰已及茲秋山滿清景當賞屆  
乖離周散民里闌摧翳衆木衰樓中一長嘯側  
起涼颼

始真南園思舊里

夏首雲物變兩餘草木繁池荷初帖水林花已掃  
園繁叢蝶尚亂依閣鳥猶喧對此殘芳月憶在漢  
陵原

登蒲塘驛公路見泉谷邨墅忽想京師舊  
居追憶昔年

青山導騎遶春風行旆舒均徭視屬城問疾躬里  
閭煙水依泉谷川陸散樵漁忽念故園日復憶驪  
山居荏苒斑鬢及夢寢婚宦初不覺平生事咄嗟  
二紀餘存沒闕已永悲多歡自疎高秩非爲美闌  
干淚盈裾

經函谷關

洪河絕山根單軌出其側萬古爲要樞往來何時  
息秦皇既恃險海內被吞食及嗣同覆顛咽喉莫  
能塞炎靈詎西駕婁子非經國徒欲扼諸侯不知  
恢至德聖朝及天寶豺虎起東北下沉戰死魂上  
結窮冤色古今雖共守成敗良可識藩屏無俊賢  
金湯獨何力馳車一登眺感慨中自惻

經武功舊宅

茲邑昔所遊嘉會常在目歷載俄二九始往今來  
復憾憾居人少茫茫墊田綠風雨經舊墟毀垣迷

往躅門臨川流駛樹有羈雌宿多累恒悲往長年  
覺時速欲去中復畱徘徊結心曲

往雲門郊居塗經迴流作

茲晨適休暇適往田家廬原谷徑塗蒞春陽草木  
敷纔遵板橋曲復此清澗紆崩壑方見射迴流忽  
已舒明滅泛孤景杳靄含夕虛無將爲邑忘一酌  
澄波餘

乘月過西郊渡

達山含紫氛春晝靄云暮值此歸時月畱連西澗  
渡謬當文墨會得與羣英遇賞逐亂流翻心將清  
景悟行車儼未轉芳草空盈步已舉候亭火猶愛  
邨原樹還當守故局悵悵乖幽素

晚歸澧川

凌霧朝闔闔落日返清川簪組方暫解臨水一脩  
然昆弟欣來集童稚滿眼前適意在無事攜手望  
秋田南嶺橫爽氣高林繞遙阡野廬不鋤理駢翳  
起荒煙名秩斯逾分廉退媿不全已想平門路晨  
騎復言旋

授衣還田里

公門懸甲令澣濯遂其私晨起懷愴恨野田寒露

時氣收天地廣風淒草木衰山明始重疊川淺更  
逶迤煙火生閭里禾黍積東菑終焉可樂業時節  
一來斯

夕次盱眙縣

落帆逗淮鎮停舫臨孤驛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沉  
夕人歸山郭暗鴈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鐘未  
眠客

春月觀省屬城始憇東西林精舍

因時省風俗布惠迨高年建隼出澤陽整駕遊山  
川白雲歛晴壑群峰列遙天欽崎石門狀杳靄香

蘇州詩集卷上

七

爐煙榛荒屢冒星逼側殆覆顛方臻釋氏廬時物  
屢華妍曇達昔經始於茲閼幽玄東西竹林寺灌  
注寒澗泉人事既云泯歲月復已縣殿宇餘丹紺  
磴閣峭欹懸佳士亦棲息善身絕塵緣今我蒙朝  
寄教化敷里鄠道妙苟爲得出處理無徧心當同  
所尚跡豈辭纏牽

自蒲塘驛迴駕經歷山水

館宿風雨滯始晴行蓋轉潯陽山水多草木俱紛  
行崎嶇綠碧澗蒼翠踐苔蘚高樹夾潺湲崩石橫  
陰崖壯古依寒折餘雲冒嵐淺性慳形豈勞境殊

路遺緬憶昔終南下佳遊亦屢展時禽下流暮紛  
思何由遣

山行積雨歸途始霽

攬轡窮登降陰雨連二旬但見白雲合不睹巖中  
春急澗豈易揭峻塗良難遵深林猿聲冷沮如虎  
跡新始霽升陽景山水閱清晨雜花積如霧百卉  
萋已陳鳴騶屢驤首歸路自欣欣

傷逝

染白一爲黑焚木盡成灰念我室中人逝去亦不  
迴結髮二十載賓敬如初來提攜屬時屯契闊憂

蘇州詩集卷上

七

患灾柔素亮爲表禮章夙所該仕公不及私百事  
委令才一旦入閨門四壁滿塵埃斯人既已矣觸  
物但傷摧單居移時節泣涕撫嬰孩知妄謂當遣  
臨感要難裁夢想忽如睹驚起復徘徊此心良無  
已遠屋生蒿萊

往富平傷懷

晨起凌嚴霜慟哭臨素帷駕言百里塗惻愴復何  
爲昨者仕公府屬城常載馳出門無所憂返室亦  
熙熙今者掩筠扉但聞童稚悲丈夫須出入顧爾  
內無依衙恨已酸骨何況苦寒時單車路蕭條迴

首長逶遲飄風忽截野嘹唳鴈起飛昔時同往路  
獨往今詎知

出還

昔出喜還家今還獨傷意入室掩無光銜哀寫虛  
位悽悽動幽幔寂寂驚寒吹幼女復何知時來庭  
下戲咨嗟日復老錯莫身如寄家人勸我食對案  
空垂淚

冬夜

杳杳日云夕鬱結誰爲開單衾自不暖霜霰已皚  
皚晚歲淪風志驚鴻感深哀深哀當何爲桃李忽  
周摧帷帳徒自設冥冥豈復來平生雖恩重遷去  
托窮埃抱此女曹恨顧非高世才振衣中夜起河  
漢尚徘徊

送終

奄忽逾時節日月獲其良蕭蕭車馬悲祖載發中  
堂生平同此居一旦異存亡斯須亦何益終復委  
山岡行出國南門南望鬱蒼蒼日入乃云造慟哭  
宿風蕭晨遷俯玄廬臨訣但遑遑方當永潛翳仰  
視白日光俯仰遽終畢封樹已荒涼獨留不得還  
欲去結中腸童稚知所失啼號捉我裳即事猶倉

卒歲月始難忘

除日

思懷耿如昨季月已云暮忽驚年復新猶恨人成  
故水池始泮綠梅稍還飄素淑景方轉延朝朝自  
難度

對芳樹

迢迢芳園樹列映清池曲對此傷人心還如故時  
綠風條灑餘靄露葉承新旭佳人不再攀下有往  
來躅

月夜

皓月流春城華露積芳草坐念綺窗空翻傷清景  
好清景終若斯傷多人自老

歎楊花

空蒙不自定况值暄風度舊賞逐流年新愁忽盈  
素纒繁下苑曲稍滿東城路人意有悲歡時芳獨  
如故

過昭國里故第

不復見故人一來過故宅物變知景暄心傷覺時  
寂池荒堊筠合庭綠幽草積風散花意謝鳥還山  
光夕宿昔方同賞詎知今念昔緘室在東廂遺器

不忍覲柔翰全分意芳巾尚染澤殘工委篋餘  
素經刀尺收此還我家將還復愁惕永絕攜手歡  
空存舊行迹冥冥獨無語杳杳將何適唯思今古  
同時緩傷與戚

夏日

已謂心苦傷如何日方永無人不晝寢獨坐山中  
靜悟澹將遺慮學空庶遺境積俗易爲侵愁來復  
難整

端居感懷

沉沉積素抱婉婉屬之子永日獨無言忽驚振衣

蘇州詩集卷上

空

起方如在幃室復悟永終已稚子傷恩絕盛時若  
流水暗涼同寡趣朗晦俱無理寂性常喻人滯情  
今在已空房欲云暮巢鷺亦來止夏木遽成陰綠  
苔誰復履感至竟何方幽獨長如此

悲統扇

非聞秋節至詎是恩情改掩嘖人已無委篋涼空  
在何言永不發暗使銷光彩

閑齋對雨

幽獨自盈抱陰淡亦連朝空齋對高樹疎雨共蕭  
條巢鷺翻泥濕蕙花依砌消端居念往事倏忽苦

驚颺

林園晚霽

雨歇見青山落日照林園山多煙鳥亂林清風景  
翻提攜唯子弟蕭散在琴樽同遊不同意耿耿獨  
傷魂寂寞鍾已盡如何還入門

秋夜二首

庭樹轉蕭蕭陰蟲還戚戚獨向高齋眠夜聞寒雨  
滴微風時動牖殘燈尚留辟惆悵平生懷偏來委  
今夕

霜露已淒淒星漢復昭回朔風中夜起驚鴻千里

蘇州詩集卷上

空

來蕭條涼葉下寂寞清砧哀歲晏仰空宇心事若  
寒灰

感夢

歲月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髣髴覲微夢感嘆起中  
宵綿思靄流月驚魂颺迴颺誰念茲夕永坐令顏  
鬢凋

同德精舍舊居傷懷

洛京十載別東林訪舊扉山河不可望存沒意多  
違時遷迹在尚同去獨來歸還見窗中鴿日暮遙  
庭飛

悲故交

白壁衆求瑕素絲易成汗萬里顛沛還高堂已長  
暮積憤方盈抱纏哀忽逾度念子從此終黃泉竟  
誰訴一爲時事感豈獨平生故唯見荒丘原草  
塗朝露

張彭州前與緱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  
故未荅張已云沒因追哀叙事兼達簡馮  
生

君昔掌文翰四域復石渠朱衣乘白馬輝光照里  
閭余時忝南省接讌魏空虛一別守茲郡蹉跎歲  
再除長懷關河表永日簡牘餘郡中有方塘涼閣  
對紅蕖金玉蒙遠貺篇詠見吹噓未荅平生意已  
沒九原居秋風吹寢門長慟涕連如覆視絨中宇  
奄爲昔人書髮鬢已云白交友日凋疎馮生遠同  
恨顛顛在田廬

東林精舍見故殿中鄭侍御題詩追舊書  
情涕泗橫集因寄呈閬澧州馮少府

仲月景氣佳東林一登歷中有故人詩淒涼在高  
壁精思長懸世音容已歸寂墨澤傳灑餘磨滅親  
翰跡平生忽如夢百事皆成昔結騎京華年揮文

篋笥積朝廷重英彥時輩分珪璧永謝相梁陪獨  
闕金門籍方嬰存沒感豈暇林泉適兩餘山景寒  
風散花光夕新知雖滿堂故情誰能覩唯當同時  
友緘寄空悽憾

睢陽感懷

豺虎犯天綱昇平無內備長驅陰山卒略踐三河  
地張侯本忠烈濟世有深智堅壁梁宋間達籌吳  
楚利窮年方絕輸隣援皆攜貳使者哭其庭救兵  
終不至重圍雖可越藩翰諒難棄飢喉待危巢懸  
命中路墜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宿將降賊庭  
儒生獨全義空城唯白骨同往無賤貴哀哉豈獨  
今千載當歎歎

廣德中洛陽作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  
酸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發王師涉河洛玉石俱  
不完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煙絕日入  
空城寒塞劣乏高步緝遺守微官西懷咸陽道踴  
躍心不安

感事

霜雪皎素絲何意墜墨池青蒼猶可濯黑色不可

移女工再三歎委弃當此時歲寒雖無褐機杼誰肯施

感鏡

鑄鏡廣陵市菱花匣中發宿昔嘗計人鏡成人已沒如水結圓器類壁無絲髮形影終不臨清光殊不歇一感平生言松枝掛秋月

歎白髮

還同一葉落對此孤鏡曉絲縷乍難分楊花復相繞時役人易衰吾年白猶少

韋蘇州詩集

韋蘇州詩集

五言古詩

登高望洛城作

高臺迤雲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河岳出雲雨土圭酌乾坤舟通南越貢城背北邙原帝宅夾清洛丹霞捧朝暾蔥蘢瑤臺樹窈窕雙闕門十載構屯難兵戈若雲屯膏腴滿榛蕪比屋空毀垣聖主乃東眷俾賢拯元元熙熙居守化泛泛太府恩至損當受益苦寒必生溫平明四城開稍見市井喧坐感理亂迹永懷經濟言吾生自不達空鳥何翩翩天高水流遠日晏城郭昏徘徊訖旦夕聊用寫憂煩

同德寺閣集眺

芳節欲云晏遊遨相樂從高閣照丹霞颺颺含遠風寂寥氛氲廓超忽神慮空旭日霽皇州岩崑崙見兩宮嵩少多秀色群山莫與崇三川浩東注溼潤亦來同陰陽降大和宇宙得其中舟車滿川陸四國靡不通舊堵今已葺庶眎亦已豐周覽思自奮行當過時豈

登樂遊廟作



高原出東城鬱鬱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宣  
王頽墮既凌遲陳迹翳丘荒春草雖復綠驚風但  
飄揚周覽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鐘何處來暮色  
忽蒼蒼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豈不爾百  
世同一傷歸當守冲漠跡寓心自忘

登西南岡卜居遇雨尋竹浪至澧壩紫帶  
數里清流茂樹雲物可賞

登高創危構林表見川流微雨颯已至蕭條川氣  
秋下尋密竹盡忽曠沙際遊紆曲水分野綿延稼  
盈疇寒花明廢墟樵牧笑榛丘雲水成陰澹竹樹

更清幽適自戀佳賞復茲永日留

澧上與幼遐月夜登西岡翫花

置酒臨高隅佳人自城闕已翫滿川花還看滿川  
月花月方浩然賞心何由歇

臺上遲客

高臺一悄望遠樹間朝暉但見東西騎端令心賞  
遠始霽郊園綠暮春啼鳥稀徒然對芳物何能獨  
醉歸

樓中月夜

端令倚懸檻長望抱沉憂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茲

樓表蓮送餘馥華露湛新秋坐見蒼林變清輝愴  
已休

登重玄寺閣

時暇陟雲構晨霽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千里鬱蒼  
蒼山川表明麗四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開會  
四方俗繁節又暄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  
遍芬芳於茲省毗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  
恨歸路長

觀早朝

伐鼓通嚴城車馬溢廣墀煌煌列明燭朝服照華  
鮮金門杳深沉尚聽清漏傳河漢忽已沒司閤啓  
晨闕丹殿據龍首崔嵬對南山寒生千門裏日照  
雙闕間禁旅下城列鑪香起中天輝輝覩明聖濟  
濟行俊賢媿無鴛鴦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毛羽  
雲路相追攀

游龍門香山泉

山水本自佳遊人已忘慮碧泉更幽絕賞愛未能  
去潺湲瀉幽磴繚繞帶嘉樹激轉忽殊流歸泓又  
同注羽觴自成詵永日亦延趣靈草有時香仙源  
不知處還當候圓月攜手重遊寓

龍門遊眺

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關都門遙相望佳氣生朝夕素懷出塵意適有攜手客精舍遶層阿千龕鄰峭壁綠雲路猶緬憩澗鐘已寂花樹發煙華淙流散石脉長嘯招遠風臨潭漱金碧日落望都城人間何役役

洛都遊寓

東風日已和元化亮無私草木同時植生條有高卑罷官守園廬豈不懷渴飢窮通非所干跼促當何爲佳辰幸可遊親友亦相追朝從華林宴暮返

東城期撥英出蘭皋說月步川坻軒冕誠可慕所憂在紫維

四

再遊龍門懷舊侶

兩山鬱相對晨策方上千靄靄眺都城悠悠俯清瀾邈矣二三子茲焉屢遊盤良時忽已周獨往念前歡好鳥始云至衆芳亦未闌遇物豈殊昔慨傷自有端

莊嚴精舍遊集

良遊因時暇乃在西南隅綠煙凝層城豐草滿通衢精舍何崇曠煩跼一泓舒架虹施廣蔭構雲眺

八區即此塵境遠忽聞幽鳥殊新林泛景光叢綠含露濡永日亮難遂平生少歡娛誰能遽還歸幸與高士俱

府舍月游

官舍耿深夜佳月喜同游橫河俱半落泛露忽驚秋散彩疎群樹分規澄素流心期與皓景蒼蒼殊未收

任鄆令漢陂遊眺

野水灩長塘煙花亂晴日氛氲綠樹多蒼翠千山出遊魚時可見新荷尚未密屢往心獨開恨無理

東風散餘沍陂水淡已綠煙芳何處尋香靄春山曲新禽弄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游華觴忻見屬

五

人術

西郊遊矚

東風散餘沍陂水淡已綠煙芳何處尋香靄春山曲新禽弄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游華觴忻見屬

再游西郊渡

水曲一追游游人重懷戀嬋娟昨夜月還向波中見驚禽棲不定流芳寒未徧攜手更何時佇看花似霰

月溪與幼遐君貺同遊

岸篠覆迴溪迴溪曲如月沉沉水容綠寂寂流鶯  
歇淺石方凌亂遊禽時出沒半雨夕陽霏綠源雜  
花發明晨重來此同心應已闕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游白家竹潭

清賞非素期偶遊方自得前登絕嶺陰下視深潭  
黑密竹已成暮歸雲殊未極春鳥依谷暄紫蘭含  
幽色已將芳景遇復欵平生憶終念一歡別臨風  
還默默

秋夕西齋與僧神靜遊

晨登西齋望不覺至夕曛正當秋夏交原野起煙

蘇州詩集 卷下

六

氛坐聽涼颺舉華月稍披雲漠漠山猶隱灩灩川  
始分物幽夜更殊境靜興彌臻息機非傲世于時  
乏嘉聞究空自爲理況與釋子群

觀田家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  
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  
澗水飢飮不自苦膏澤且爲喜倉廩無宿儲徭役  
猶未已方慙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園亭覽物

積雨時物變夏綠滿園新殘花已落實高笋半成

筠守此幽棲地自是忘機人

觀澧水漲

夏雨萬壑湊澧漲暮渾渾草木盈川谷澶漫一平  
吞槎梗方瀾泛濤沫亦洪翻北來注涇渭所過無  
安源雲嶺同昏黑觀望悸心魂舟人空斂棹風波  
正自奔

陪王卿郎中遊南池

鵝鴻俱失侶同爲此地遊露浥荷花氣風散柳圍  
秋煙草凝衰嶼星漢泛歸流林高初上月塘深未  
轉舟清言屢往復華樽始獻酬終憶秦川賞端坐

蘇州詩集 卷下

七

起離憂

南園陪王卿遊曠

形跡雖拘檢世事淡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幽  
禽几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綠池暮  
色沉君子有高躅相攜在幽尋一酌何爲貴可以  
寫冲襟

遊西山

時事方擾擾幽賞獨悠悠弄泉朝涉澗采石夜歸  
州揮翰題蒼峭下馬歷畝丘所愛唯山水到此即  
淹留

春遊南亭

川明氣已變嚴寒雲尚擁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脉動景煦聽禽響雨餘看柳重逍遙池館華益媿專城寵

再遊西山

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歎乏弘量終朝親簿書於時忽命駕秋野正蕭疎積逋誠待責尋山亦有餘測測石泉冷曖曖煙谷虛中有釋門子種果結茅廬出身厭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雖多忤視險方晏如况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

遊靈巖寺

始入松路永獨欣山寺幽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丘方誤關塞眇重軫故園愁聞鐘戒歸騎憩澗惜良游地疎泉谷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期杪秋

與盧陟同遊永定寺北池僧齋

密竹行已達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閑齋春樹陰晴蝶飄蘭徑遊蜂遶花心不遇君攜手誰復此幽尋

游溪

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翫舟清景晚垂釣綠蒲中落花飄旅衣歸流澹清風綠源不可極遠樹但青蔥

遊開元精舍

夏衣始輕體游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

襄武館遊眺

州民知禮讓訟簡得遨游高亭憑古地山川當暮秋是時秔稻熟四望盡田疇仰恩慚政拙念勞喜

歲收澹泊風景晏繚繞雲樹幽節徃情惻惻天高思悠悠嘉賓幸雲集芳樽始淹留還希習池賞聊以駐鳴騶

秋景詣瑯琊精舍

屢訪塵外跡未窮幽賞情高秋天景遠始見山水清上陟巖殿憩暮看雲壑平蒼茫寒色起迢遞晚鐘鳴意有清夜戀身爲符守嬰悟言緇衣子蕭灑中林行

慈恩精舍南池作

清境豈云遠炎氛忽如遺重門布綠陰茵苔滿廣

池石髮散清淺林光動連漪綠崖摘紫房扣檻集  
靈龜浥浥餘露氣馥馥幽襟披積喧忻物曠耽翫  
覺景馳明晨復趨府幽賞當反思

雨夜宿清都觀

靈殿動閭闔微雨灑瑤林復此新秋夜高閣正沉  
沉曠歲恨殊跡茲夕一披襟洞戶含涼氣網軒構  
層陰况自展良友芳樽遂盈斟適悞委前妄清言  
怡道心豈戀腰間綬如役籠中禽

善福精舍秋夜送諸君

廣庭獨閑步夜色方湛然丹閣已排雲皓月更高

蘇州詩集

十

懸繁露降秋節蒼林鬱芊芊仰觀天氣涼高詠古  
人篇撫已亮無庸結交賴群賢屬予翹思時方子  
中夜眠相去隔城關佳期屢徂遷如何日夕待見  
月三四圓

東郊

吏舍踟躕終年出郊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淡吾  
慮依叢適自憩綠澗還復去微雨霽芳原春鳩鳴  
何處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  
真可庶

秋郊作

清露澄境遠旭日照林初一望秋山靜蕭條形迹  
疎登原欣時稼采菊行故墟方願沮溺耦淡泊守  
田廬

行寬禪師院

北望極長廊斜扉映叢竹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  
獨惟聞山鳥啼愛此林下宿

神靜師院

青苔幽巷徧新林露氣微經聲在深竹高齋獨掩  
扉憩樹愛嵐嶺聽禽悅朝暉方耽靜中趣自與塵  
事違

蘇州詩集

十一

精舍納涼

山景寂已晦野寺變蒼蒼夕風吹高殿露葉散林  
光清鐘始戒夜幽禽尚歸翔誰復掩扉卧不詠南  
軒涼

藍嶺精舍

石磴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游愜始願忘險得前  
賞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  
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群山陰天秋  
自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道晏寺主院

北鄰有幽竹潛筠穿我廬往來地已密心樂道者  
居殘花迴往節輕篠蔭夏初開鐘北窗起嘯傲永  
日餘

義演法師西齋

結茅臨絕岸隔水聞清磬山水曠蕭條登臨散情  
性稍指緣原騎還尋汲澗徑長嘯倚亭樹悵然川  
光暝

澄秀上座院

繚繞西南隅鳥聲轉幽靜秀公今不在獨禮高僧  
影林下器未收何人適煮茗

至西峰蘭若受田婦饋

攀崖復緣澗遂造幽人居鳥鳴泉谷暖土起萌甲  
舒聊登石樓憩下翫潭中魚田婦有嘉獻潑撒新  
歲餘常怪投錢飲事與賢達疎今我何爲答鰥寡  
欲焉如

曇智禪師院

高年不復出門徑衆草生時夏方新雨果藥發餘  
榮疎淡下林景流暮幽禽情身名兩俱遺獨此野  
寺行

起度律師同居東齋院

釋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  
言對閤景恆晏步庭陰始繁道遙無一事松風入  
南軒

遊瑯琊山寺

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遑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  
岡青冥臺砌寒綠縹草木香填壑躋花界疊石構  
雲房經製隨巖轉繚繞豈定方新泉泄陰壁高蘿  
蔭綠塘攀林一栖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  
叱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

詣西山深師

曹溪舊弟子何緣住此山世有征戰事心將流水  
閒掃林驅虎出宴坐一林間藩守寧爲重擁騎造  
雲關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淙流絕壁散虛煙翠澗深叢際松風起飄來灑塵  
襟窺蘿翫猿鳥解組傲雲林茶果邀眞侶醵酌洽  
同心曠歲懷茲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笛一寫  
山水音

游南齋

池上鳴佳禽僧齋日幽寂高林晚露清紅藥無人

摘春水不生煙荒岡筠簪石不應朝夕遊良爲蹉跎客

南園

清露寒天曉荒園野氣通水禽遙泛雪池蓮迴披紅幽林詎知暑環舟似不窮頓灑塵喧意長嘯滿襟風

西亭

亭宇麗朝景簾牖散暄風小山初構石珍樹三然紅弱藤已扶援幽蘭欲成叢芳心幸如此佳人時不同

夏景園廬

群木晝陰靜北窗涼氣多閒居逾時節夏雲已嵯峨寒葉愛繁綠綠澗弄驚波豈爲論夙志對此青山阿

夏至避暑北池

晝晷已云極宵漏自此長未及施政教所憂變炎涼公門日多暇是月農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熱安可當亭午息群物獨遊愛方塘門閉陰寂寂城高樹蒼蒼綠筠尚含粉圓荷始散芳於焉灑煩抱可以對華觴

題從姪成緒西林精舍書齋

棲身齒多暮息心君獨少慕謝始精文依僧欲觀妙列泉前階注清池北窗照果藥雜芬敷松筠疎蒨峭屢躋幽人境每肆芳辰眺採藥玄猿窟擷芝丹林嶠紆衣豈寒禦蔬食非飢療雖甘巷北簞豈塞青紫耀郡有優賢榻朝編貢士詔欲同朱輪載勿憚移文誚

題鄭弘憲侍御遺愛草堂

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疎松映嵐晚春池含苔綠繁華冒陽嶺新禽響幽谷長嘯攀喬林慕茲高

世躅

同元錫題瑯琊寺

適從郡邑喧又茲三伏熱山中清景多石罅寒泉潔花香天界事松竹人間別殿分嵐嶺明磴臨懸壑絕昏旭窮陟降幽顯盡披閱欽駭風雨區寒知龍蛇穴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經世豈非道無爲厭車轍

題鄭拾遺草堂

借地結茅棟橫竹掛朝衣秋園雨中綠幽居塵事違陰井夕蟲亂高林霜果稀子有白雲意構此想

巖扉

花徑

山花夾徑幽古甃生苔  
澀胡牀理事餘玉琴承露  
溼朝與詩人賞夜攜禪客入自是塵外蹤無令吏趨急

仙人祠

蒼岑古仙子清廟閔華容  
千載去寥廓白雲遺舊蹤  
歸來灞陵上猶見最高峰

任洛陽丞請告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爲輪  
揆林各有用反性生苦

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卧空館養病絕

其

鷺塵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群  
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氲  
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  
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  
著書復何爲當去東皋耘

縣齋

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  
公門且無事微雨園林清  
泱泱水泉動欣欣衆鳥鳴  
閑齋始延矚東作興庶耻  
即事說文墨抱冲披道經  
於焉日淡泊徒使芳尊盈

晚出府舍與獨孤兵曹令狐士曹南尋朱

雀銜歸里第

分曹幸同簡聯騎方愜素還從廣陌歸不覺青山暮  
翻翻鳥未沒杳杳鐘猶度尋草遠無人望山多枉路  
聊參世士跡常得靜者顧出入雖見牽忘身緣所悟

休暇東歸

由來束帶士請謁無朝暮公暇及私身何能獨閑步  
摘葉愛芳在捫竹憐粉汗岸幘偃東齋夏天清曉  
露懷仙閱真誥貽友題幽素榮達頗知疎恬然自成  
度綠苔日已滿幽寂誰來顧

夜直省中

其

河漢有秋意南宮生早涼  
玉漏殊杳杳雲闕更蒼蒼  
華燈發新焰輕煙浮夕香  
顧跡知爲忝東帶愧周行

郡內閑居

棲息絕塵侶屏鈍得自怡  
腰懸竹使符心與廬山緇  
永日一酣寢起坐兀無思  
長廊獨看雨衆藥發幽姿  
今夕已云罷明晨復如斯  
何事能爲累寵辱豈要辭

燕居即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  
絕燕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閣積羣書時來北  
窗閱

幽居

貴賤路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  
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遶  
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  
薄世榮

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樽中物餘事豈相  
關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疎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  
慮閑出去唯空屋弊簣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  
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類思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  
里一歡顏

夏景端居即事

北齋有涼氣嘉樹對層城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  
生遇此庭訟簡始聞蟬初鳴逾懷故園愴默默以  
絨情

始至郡

溢城古雄鎮橫江千里馳高樹上迢遞峻堞繞欽

危井邑煙火晚郊原草樹滋洪流蕩北隄崇嶺鬱  
南圻斯民本樂生逃逝竟何爲旱歲屬荒歉舊逋  
積如坻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賓朋未及讌簡  
牘已云疲昔賢播高風得守愧無施豈待干戈戢  
且願撫惇嫠

郡中西齋

似與塵境絕蕭條齋舍秋寒花獨經雨山禽時到  
州清觴養真氣玉書示道流豈將符守戀幸以棲  
心幽

新理西齋

方將毗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閑暇一芟  
除春陽土脉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藥鋤  
穢蕪稍稍覺林聳歷歷欣竹疎始見庭宇曠頓令  
煩抱舒茲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

曉坐西齋

蓼蓼城鼓動稍稍林鷗去柳意不勝春巖光已知  
曙寢齋有單梯靈藥爲朝茹盥漱欣景清焚香澄  
神慮公門自常事道心寧易處

寓居永定精舍

政拙忻罷守閑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

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精即與人群遠豈謂是非嬰

永定寺喜辟強夜至

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違

野居

結髮屢辭秩立身本疎慢今得罷守歸幸無世欲患棲止且偏僻嬉遊無早晏逐免上坡岡捕魚綠

韋蘇州詩集卷下

三

赤間高歌意氣在貰酒貧居慣時啓北窗扉豈將文墨間

餌黃精

靈藥出西山服食採其根九蒸換凡骨經著上世言候火起中夜馨香滿南軒齋居感衆靈藥術啓妙門自懷物外心豈與俗士論終期脫印綬永與天壤存

樓中閱清管

山陽遺韻在林端橫吹驚響迴憑高閣曲怨繞秋城浙歷危葉振蕭瑟涼氣生始遇茲管賞已懷故

園情

寒食

清明寒食好春園百卉開綵繩拂花去輕毬度閣來長歌送落日緩吹逐殘杯非關無燭罷良爲羈思催

七夕

人世拘形迹別去間山川豈意靈仙偶相望亦彌年夕衣清露溼晨駕秋風前臨懽定不住當爲何所牽

秋夜

暗窗涼葉動秋天寢席單憂人半夜起明月在林端一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如何方惻愴披衣露更寒

滁城對雪

晨起滿闌雪憶朝聞闔時玉座分曙早金爐上煙遲飄散雲臺下凌亂桂樹姿厠跡鴛鴦末蹈舞豐年期今朝覆山郡寂寞復何爲

雪中

空堂歲已晏密室獨安眠壓篠夜偏積覆閣曉逾妍連山暗古郡驚風散一川此時騎馬出忽省京

華年

對春雪

蕭屑杉松聲寂寥寒夜慮州貧人吏稀雪滿山城  
曙春曉看幽谷栖禽愁未去開闌正亂流寧辨花  
枝處

對新篁

新綠苞初解嫩氣荀猶香含露漸舒葉抽叢梢自  
長清晨止亭下獨愛此幽篁

對萱草

何人樹萱草對此郡齋幽本是忘憂物今夕重生

章蘇州詩集

主

憂叢疎露始滴芳餘蝶尚畱還思杜陵園離披風  
雨秋

夏花明

夏條綠已密朱萼綴明鮮炎日正午灼灼火俱  
燃翻風適自亂照水復成妍歸視窗間宇熒煌滿  
眼前

對雜花

朝紅爭景新夕素含露翻妍姿如有意流芳復滿  
園單樓守遠郡永日掩重門不與花爲偶終遣與  
誰言

種藥

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繅購山客移葑羅衆  
英不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汲井旣蒙澤插援亦  
扶傾陰穎夕房斂陽條夏花明悅翫從茲始日夕  
繞庭行州民自寡訟養閑非政成

西澗種柳

率邑乖所願僂俛愧昔人聊將休暇日種柳西澗  
濱置錡息微倦臨流睇歸雲封壤自人力生條在  
陽春成陰豈自取爲茂屬他辰延詠畱佳賞山水  
變夕曛

章蘇州詩集

主

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疎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  
蕪衆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裾迫過時不  
得鋤田家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且讀  
古人書

喜園中茶生

潔性不可污爲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  
原聊因理郡餘率爾植荒園喜隨衆草長得與幽  
人言

郡齋移杉

權幹方數尺幽姿已蒼然結根西山寺來植郡齋  
前新舍野露氣稍靜高窗眠雖爲賞心過豈有巖  
中緣

煙際鍾

隱隱起何處迢迢送落暉蒼茫隨思遠蕭散逐煙  
微秋野寂云晦望山僧獨歸

慈恩寺南池秋荷詠

對殿含涼氣裁規覆清沼衰紅受露多餘馥依人  
少蕭蕭遠塵跡颯颯凌秋曉節謝客來稀廻塘方  
獨遶

題石橋

遠學臨海嶠橫此莓苔石郡齋三四峰如有靈仙  
跡方愁暮雲滑始照寒池碧自與幽人期逍遙竟  
朝夕

山耕叟

蕭蕭垂白髮默默詎知情獨放寒林燒多尋虎跡  
行暮歸何處宿來此空山耕

始聞夏蟬

徂夏暑未晏蟬鳴景已曛一聽知何處高樹但侵  
雲響悲遇衰齒節謝屬離群還憶郊園日獨向澗

中聞

鷓鴣

可憐鷓鴣飛飛向樹南枝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  
滋露滋不堪棲使我夜常啼願逢雲中鶴銜我向  
寥廓願作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何不舊巢住枝弱  
不得去不意道苦辛客子常畏人

述園鹿

野性本難畜翫習亦逾年麕斑始力直麕角已蒼  
然仰首嚼園柳俯身飲清泉見人若閒暇蹙起忽  
低騫茲獸有高貌凡類寧比肩不得遊山澤跼促

誠可憐

射雉

走馬上東岡朝日照野田野田雙雉起翻射斗迴  
鞭雖無百發中聊取一笑妍羽分繡臆碎頭施錦  
鞘懸方將悅羈旅非關學少年弋弓一長嘯憶在  
灞城阡

始建射侯

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張  
皇賓客時事畢諸將備戎裝星飛的屢破鼓噪武  
更揚習習鄒魯學亦陪鴛鴦翔一朝願投筆世難

漱中腸

貴遊行

漢帝外家子恩澤少封侯垂楊拂白馬曉日上青樓上有顏如玉高情世無儔輕裾含碧煙窈窕似雲浮良時無還景促節爲我謳忽聞艷陽曲四坐亦已柔賓友仰稱歎一生何所求平明擊鐘食入夜樂未休風雨憊歲候兵戈橫九州焉知座上客草草心所憂

相逢行

二十登漢朝英聲邁今古適從東方來又欲謁明主猶酣新豐酒尚帶灞陵雨邂逅兩相逢別來問寒暑寧知白日晚暫向花間語忽聞長樂鐘走馬東西去

廣陵行

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岩堦雙旌擁萬戟中有霍嫖姚姚海雲助兵氣寶貨益軍饒嚴城動寒角晚騎踏霜橋翕習英豪集振奮士卒驍列郡何足數趨拜等卑寮日晏方云罷人逸馬蕭蕭忽如京洛間遊子風塵飄歸來視寶劔功名豈一朝

樂燕行

良辰且燕樂樂往不再來趙瑟正高張音響清塵埃一彈和妙謳吹去遶瑤臺燕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輝輝發衆顏灼灼歎令才當喧既無寂中飲亦停杯華燈何遽升馳景忽西頽高節亦云立安能滯不回

采玉行

官府徵白丁言採蘭谿玉絕嶺夜無家深榛雨中宿獨婦餉糧還哀哀含南哭

凌霧行

秋城海霧重職事凌晨出浩浩合元天溶溶迷朗日纔看含髮白稍視霑衣密道騎全不分郊樹都如失罪微誤嗟吸膚腠生寒慄歸當飲一杯庶用蠲斯疾

荅暢參軍

秉筆振芳步少年且吏遊官閒高興生夜直河漢秋念與清賞遇方抱沈疾憂嘉言忽見贈良藥同所瘳高樹起栖鴉晨鐘滿皇州淒清露華動曉明景氣浮偶宦心非累處喧道自幽空虛爲世薄子獨意綢繆

七言古詩

長安道

漢家宮闕含雲煙兩宮十里相連延晨霞出沒弄  
丹闌春雨依微自甘泉春雨依微春尚早長安貴  
遊愛芳草寶馬橫來下建章香車却轉避馳道貴  
遊誰最貴衛霍世難比何能蒙主恩幸遇邊塵起  
歸來甲第拱皇居朱門峨峨臨九衢中有流蘇合  
歡之寶帳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下有錦鋪  
翠被之粲爛博山吐香五雲散麗人綺閣情飄飄  
頭上鴛鴦雙翠翹低鬟曳袖迴春雪聚黛一聲愁  
碧霄山珍海錯弃藩籬烹犢羔如折葵既請列

長安道

夫

侯封部曲還將金印授廬兒歡榮若此何所苦但  
苦白日西南馳

行路難

荆山之白玉今良工凋琢雙環連月蝕中央鏡心  
穿故人贈妾初相結恩在懷中尋不絕人情厚薄  
苦須臾昔似連環今似玦連環可碎不可離如何  
物在人自移上客勿遽歡聽妾歌路難旁人見環  
還可憐不知中有長恨端

橫塘行

妾家住橫塘夫婿郗家郎玉盤的歷矢白魚相簞

玲瓏透象牀象牀可寢魚可食不知郎意何南北  
岸上種蓮豈得生池中種槿豈得成丈夫一去花  
落樹妾獨長夜心未平

酒肆行

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旦起樓高百尺碧疏玲瓏含  
春風銀題彩幟要上客迴瞻丹鳳闕直視樂遊苑  
四方稱賞名已高五陵車馬無近遠晴景悠揚三  
月天桃花飄俎柳垂筵繁絲急管一時合他壚鄰  
肆何寂然主人無厭且專利百斛須臾一壺費初  
醲厚薄爲大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深門潛醞客來  
稀終歲醇醲味不移長安酒徒空擾擾路旁過去  
那得知

烏引雛

日出照東城春鳥啞啞雛和鳴雛和鳴羽猶短巢  
在深林春正寒引飛欲集東城煖群雛雛雛睥睨  
高舉翅不及墜蓬蒿雄雌來去飛又引音聲上下  
懼鷹隼引雛烏爾心急急將何如何得比日搜索  
雀卵噉爾雛

鷺奪巢

野鵲野鵲巢林梢鷺鷥恃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

鵲腦竊食偷居常自保鳳凰五色百鳥尊知爲爲  
害何不言霜鸛野鵲得殘肉同啄腥羶不肯逐可  
憐百鳥生縱橫雖有深林何處宿

### 燕銜泥

銜泥燕聲嘯嘯尾涎涎秋去何所歸春來復相見  
豈不解決絕高飛碧雲裏何爲地上銜泥滓銜泥  
雖賤意有營畫梁朝日巢欲成不見百鳥畏人林  
野宿翻遭網羅俎其肉未若銜泥入華屋燕銜泥  
百鳥之智莫與齊

### 擊鼓行

淮海生雲暮慘澹廣陵城頭擊鼓暗寒聲坎坎風  
動邊忽似孤城萬里絕四望無人煙人如虜騎截  
遼水胡馬不食仰想天座中亦有燕趙士聞鼙不  
語客心死何況鰥孤火絕無晨炊獨婦夜泣官有  
期

### 古劍行

千年土中兩刃鐵土蝕不入金星滅沉沉青脊鱗  
甲滿蛟龍無足蛇尾斷忽欲動中有靈豪士得之  
敵國寶仇家舉意半夜鳴小兒女子不可近龍蛇  
變化此中隱夏雲奔走雷闐闐恐成霹靂飛上天

### 溫泉行

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鎚命如紙作官不了却  
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  
皇遊幸年身騎殿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玉  
林瑤雪滿寒山上昇玄閣遊絳煙平明羽衛朝萬  
國車馬合沓溢四鄜蒙恩每浴華池水扈獵不蹂  
渭北田朝廷無事共歡燕美人絛管從九天一朝  
鑄鼎降龍馭小臣髯絕不得去今來蕭索萬井空  
唯見蒼山起煙霧可憐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  
奈何弊裘羸馬凍欲死賴遇主人杯酒多

### 學仙吟二首

昔有道士求神仙靈真下試心確然千鈞巨石一  
髮懸卧之石下十三年存道忘身一試過名奏玉  
皇乃升天雲氣冉冉漸不見畱語弟子但精堅  
石上鑿井欲到水情心一起中路止豈不見古來  
三人俱弟兄結茅深山讀仙經上有青冥倚天之  
絕壁下有颼颼萬壑之松聲仙人變化爲白鹿二  
弟翫之兄誦讀讀多七過可乞言爲子心精得神  
仙可憐二弟仰天泣一失毫釐千萬年

### 王母歌

衆仙翼神母羽蓋隨雲起上遊玄極杳冥中下看  
東海一杯水海畔種桃經幾時千年開花千年子  
玉顏彫眇何處尋世上茫茫人自死

萼綠華歌

有一人兮昇紫霞書名玉牒今萼綠華仙容矯矯  
今雜瑤珮輕衣重重今蒙絳紗雲雨愁思今望淮  
海鼓吹蕭條今駕龍車世淫濁今不可降胡不來  
今玉斧家

馬明生遇神女歌

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生石壁千尋啓

卷下

三

雙檢中有玉堂鋪玉簾立之一隅不與言玉體安  
穩三日眠馬生一立心轉堅知其丹白蒙哀憐安  
期先生來起居請示金璫玉珮天皇書神女呵責  
不合見仙子謝過手足戰大瓜玄棗冷如冰海上  
摘來朝霞凝賜仙復坐對食訖頷之使去隨煙升  
乃言馬生合不死少姑教勅令付爾安期再拜將  
生出一授素書天地畢

金谷園歌

石氏滅金谷園中水流絕當時豪右爭驕侈錦爲  
步障四十里東風吹花雪滿川紫氣凝閣朝景妍

洛陽陌上人回首絲竹飄飄入青天晉武平吳恣  
歡燕餘風靡靡朝廷變嗣世衰微誰肯憂二十四  
友日日空追游追游詎可足共惜年華促禍端一  
發埋恨長百草無情春自綠

石鼓歌

周宣大獵今岐之陽刻石表功今燁煌煌石如鼓  
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澀今人濡紙脫其文既  
繫旣埽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  
云喘逶迤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書遺  
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冥冥秦家祖龍還刻石碣

卷下

三

石之罘李斯跡世人好古猶法傳持來比此殊懸  
隔

寶觀主白鸚鵡歌

鸚鵡鸚鵡衆皆如漆爾獨如玉鸚之鵲之衆皆蓬  
蒿下爾自三山來三山處子下人間綽約不粧冰  
雪顏仙鳥隨飛來掌上來掌上時拂拭人心鳥意  
自無猜玉指霜毛本同色有時一去凌蒼蒼朝遊  
汗漫暮玉堂巫峽雨中飛暫溼杏花林裏過來香  
日夕依人全羽翼空欲銜環非報德豈不及阿母  
之家青鳥兒漢宮來往傳消息



彈碁歌

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生絕藝難對曹客爲  
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關破欲闌零落勢背  
誰能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霹靂疾履機  
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強不見短兵反掌收  
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橫擊上緣邊  
豈如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  
十全滿堂驚視誰得然

龜山神女歌

龜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煙樹閉古廟中

蘇州詩集卷下

五

有娥眉成水仙水府沉沉行路絕蛟龍出沒無時  
節魂同魍魎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  
今幾代雲髮素顏猶盼睽陰深靈氣靜凝美的礫  
龍綃雜瓊珮山精木魅不敢親昏明嚮像如有人  
蘭蕙瓊茅積煙露碧窗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真  
椒醕巫女南音歌激楚碧水冥冥空鳥飛長天何  
處雲隨雨紅葉綠蘋芳意多玉靈蕩漾凌清波孤  
峰絕島儼相向鬼嘯猿鳴垂女蘿皓雪瑤林殊異  
色北方絕代徒傾國雲沒煙銷不可期明堂翡翠  
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

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雅知仙事無不有  
可惜吳宮空白首

聽鶯曲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  
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絲絲蠻  
蠻如有情欲轉不轉意自嬌羌兒弄笛曲未調前  
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澀須臾風暖朝日  
暎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驚殘夢何處愁人  
憶故園伯勞飛過聲弱促戴勝下時桑田綠不及  
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開有時斷續聽  
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還栖碧樹鎖千門春漏方  
殘一聲曉

白沙亭逢吳叟歌

龍池宮裏上皇時羅衫寶帶香風吹滿朝豪士今  
已盡欲話舊遊人不知白沙亭上逢吳叟愛客脫  
衣且沽酒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親  
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無一  
事歡遊洽燕多頒賜嘗陪夕月竹宮齋每返溫泉  
瀟陵醉星歲再周十二辰爾來不語今爲君盛時  
去良可恨一生坎壈何足云

送褚校書歸舊山歌

握珠不返泉匣玉不歸山明皇重士亦如此忽得  
褚生何得還方稱羽獵賦未拜蘭臺職漢篋亡書  
已暗傳嵩丘遺簡還能識朝朝待詔青瑣闥中有  
萬年之樹蓬萊池世人仰望棲此地生獨徘徊意  
何爲故山可往薇可採一自人間歲星改藏書壁  
中苔半侵洗藥泉中月還在春風飲餞灞陵原莫  
厭歸來朝市喧不見東方朔避世從容金馬門

驪山行

君不見開元至化垂衣裳厭坐明堂朝萬方訪道

李蘇州詩集 卷下

五

靈山降聖祖沐浴華池集百祥千乘萬騎被原野  
雲霞草木相輝光禁仗圍山曉霜切離宮積翠夜  
漏長玉階寂歷朝無事碧樹菱蕤寒更芳三清小  
鳥傳仙語九華真人奉瓊漿下元昧爽編恒秩登  
山朝禮玄元室翠華稍隱天半雲丹閣光明海中  
日羽旗旄節憩瑤臺清絲妙管從空來萬井九衢  
皆仰望彩雲白鶴方徘徊憑高覽古嗟寰宇造化  
茫茫思悠哉秦川八水長繚繞漢氏五陵空崔嵬  
乃言聖祖奉丹經以年爲日億萬齡蒼生感壽陰  
陽表高謝前王出塵外英豪共理天下晏戎夷讐

伏兵無戰時豐賦斂未告勞海濶珍奇亦來獻千  
戈一起文武乖歡娛已極人事變聖皇弓劍墜幽  
泉古木蒼山閉宮殿續承鴻業聖明君威震六合  
驅妖氛太平遊幸今何待湯泉嵐嶺還氛氲

漢武帝雜歌三首

漢武好神仙黃金作臺與天近王母摘桃海上還  
感之西過聊問訊欲來不來夜未央殿前青鳥先  
迴翔綠鬢繁雲裾曳霧雙節飄飄下仙步白日分  
明到世間碧空何處來時路玉盤捧桃將獻君踟  
躕未去畱彩雲海水桑田幾翻覆中間此桃四五

李蘇州詩集 卷下

五

熟可憐穆滿瑤池燕正值花開不得薦花開子熟  
安可期邂逅能當漢武時顏如芳華潔如玉心念  
我皇多嗜欲雖畱桃核桃有靈人間糞土種不生  
由來在道豈在藥徒勞方士海上行掩扇一言相  
謝去如煙非煙不知處

金莖孤峙今凌紫煙漢宮美人望杳然通天臺上  
月初出承露盤中珠正圓珠可飲壽可永武皇南  
面曙欲分從空下來玉杯冷世間綵翠亦作叢八  
月一日仙人方僊方稱上藥靜者服之常綽約柏  
梁沉飲自傷神猶聞駐顏七十春乃知甘醪皆是

腐腸物獨有淡泊之水能益人千載金盤竟何處  
當年鑄金恐不固蔓草生來春復秋碧天何言空  
墜露

漢天子觀風自南國浮世太江屹不前蛟龍索關  
風波黑春秋方壯雄武才彎弧叱浪連山開愕然  
觀者千萬衆舉麾齊呼一矢中死蛟浮出不復靈  
舳艫千里江水清鼓鼙餘響數日在天吳深入魚  
鼈驚左有伏飛落霜翮右有孤兒貫犀革何爲臨  
深親射蛟示威以奪諸侯魄威可畏皇可尊平田  
校獵書猶陳此日從臣何不言獨有威聲振千古  
君不見後嗣尊爲武

五弦行

美人爲我彈五弦塵埃忽靜心悄然古刀幽磬初  
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中曲又不喧徘徊夜長月  
當軒如伴風流縈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獨鳳寥  
寥有時隱碧霄來下聽還近燕姬有恨楚客愁言  
之不盡聲能盡末曲感我情解憂釋結和樂生壯  
士有仇未得報拔劍欲去念已平夜寒酒多愁遽  
明

夏冰歌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  
天含露未銷鑠閭闔初開賜貴人碎如墜瓊方截  
璐粉鮮生寒象筵布玉壺紈扇亦玲瓏座有麗人  
色俱素咫尺炎涼變四時出門焦灼君詎知肥羊  
甘醴心悶悶飲此瑩然何所思當念關千鑿者苦  
臘月深井汗如雨

搜欄蠅拂歌

搜欄爲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文如輕羅散  
如髮馬尾髦毛不能絜柄出湘江之竹碧玉寒上  
有纖羅縈縷尋未絕左揮右灑繁暑清孤松一枝  
風有聲麗人紈素可憐色安能點白還爲黑

信州錄事參軍常曾古鼎歌

三年糾一郡獨飲寒泉井江南鑄器多鑄銀罷官  
無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錯蟠地中歲久青苔寒  
左對蒼山右流水云有古來葛仙子葛仙埋之何  
不還耕者鎗然得其間持示世人不知寶勸君鍊  
丹永壽考

寇季膺古刀歌

古刀寒鋒青滅滅少年結交平陵客求之時代不  
可知千痕萬穴如星離重疊泥沙更剝落縱橫鱗

甲相參差古物有靈知所適貂裘拂之橫廣席陰  
森白日掩雲虹錯落池光動金碧知君寶此誇絕  
代求之不得心常愛厭見今時繞指柔片鋒折刃  
猶堪佩高山成谷滄海填英豪埋沒誰所捐吳鉤  
斷馬不知處幾度煙塵今獨全夜光投人人不畏  
知君獨識精靈氣酬恩結義心自知死生好惡不  
相棄白虎司秋金氣清高天寥落雲崢嶸月肅風  
淒古堂靜精芒切切如有聲何不跨蓬萊斬長鯨  
世人所好殊遼濶千金買鉛徒一割

贈孫微時赴雲中

蘇軾詩集卷下

早

黃驄少年舞雙戟目視傍人皆辟易百戰曾誇隴  
上兒一身復作雲中客寒風動地氣蒼茫橫笛先  
悲出塞長敲石軍中傳夜火冰河畔汲朝漿前  
鋒直指陰山外虜騎紛紛剪應碎匈奴破盡看君  
歸金印酬功如斗大

雜言贈黎六郎

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名聞話嵩峰多  
禪寺不嫌黃綬向陽城朱門嚴訓朝辭去騎馬東  
郊滿飛絮河南庭下拜府君陽城歸路山氛氲山  
氛氲長不見釣臺水綠荷已生少姨廟寒花始徧

縣閒吏傲與塵隔移竹疏泉常岸幘莫言去作折  
腰官豈似長安折腰客

對芳樽

對芳樽醉來百事何足論遙見青山始一醒欲看  
接離還復昏

難言

掬土移山望山盡投石填海望海滿持索捕風幾  
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未若不相知心中萬仞何  
由欵

易言

蘇軾詩集卷下

早

洪鑪熾炭燎一毛大鼎炊湯沃殘雪疾影隨形不  
覺至千鈞引鑊不知絕未若同心言一言和同解  
千結

調嘯詞二首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  
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

河漢河漢曉掛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  
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雖同路絕

五言律詩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

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  
間歡笑情如舊蕭疎鬢已斑何因不歸去淮上對  
秋山

揚州偶會前洛陽盧耿主簿

楚塞故人稀相逢本不期猶存袖裏字忽怪鬢中  
絲客舍盈樽酒江行滿篋詩更能連騎出還似洛  
橋時

月夜會徐十一草堂

空齋無一事岸幘故人期暫輟觀書夜還題翫月  
詩遠鐘高枕後清露捲簾時暗覺新秋近殘河欲

曙遲

假中對雨呈縣中僚友

卻足甘爲笑閑居夢杜陵殘鶯知夏淺社雨報年  
登流麥非關忘收書獨不能自然憂曠職緘此謝  
良朋

贈蕭河南

厭劇辭京縣褒賢待詔書鄴侯方繼業潘令且閑  
居霽後三川冷秋深萬木疎對琴無一事新興復  
何如

示從子河南尉班并序

永泰中余任洛陽丞以僕扶軍騎時從子河南尉  
亦以剛直爲政俱見訟於居守因詩示意府縣好  
我者豈曠斯文

拙直余恒守公方爾所存同占朱鳥尅俱起小人  
言立政思懸棒謀身類觸藩不能林下去祇戀府  
廷恩

趨府候曉呈兩縣僚友

趨府不遑安中宵出戶看滿天星尚在近壁燭仍  
殘立馬頻驚曙垂簾却避寒可憐同宦者應悟下  
流難

早春對雪寄前殿中元侍御

掃雪開幽徑端居望故人猶殘臘月酒更值早梅  
春幾日東城陌何時曲水濱開筵且共賞莫待繡  
衣新

寄洪州幕府盧二十二侍御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  
迎文苑臺中妙冰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  
林榮

雪中聞李儋過門不訪聊以寄贈

度門能不訪冒雪屢西東已想人如玉遙憐馬似

驄乍迷金谷路稍變上陽宮還比相思意紛紛正  
滿空

對雨贈李主簿高秀才

邈迤曙雲薄散漫東風來青山滿春野微雨灑輕  
埃吏局勞佳士賓筵得上才終朝狎文墨高興共  
徘徊

冬夜宿司空野居因寄酬贈

南北與山鄰蓬蒿庇一身繁霜疑有雪荒草似無  
人遂性在耕稼所交唯賤貧何緣張掾傲每重德  
璋親

贈崔員外

一別十年事相逢淮海濱還思洛陽日更話府中  
人且對清觴滿寧知白髮新忽忽何處去車馬冒  
風塵

寄裴處士

春風駐遊騎晚景淡山暉一問清冷子獨掩荒園  
扉草木雨來長里閭人到稀方從廣陵宴花落未  
言歸

經無錫縣醉吟寄丘丹

客過無名姓扁舟繫柳陰窮秋南國淚殘日故鄉

心京洛衣塵在江湖酒病深何須覓陶令乘醉自  
橫琴

貢院鎖宿聞員外使高麗贈送徐騎省

聖化今無外征途莫憚賒揚帆箕子國駐節管寧  
家去伴千年鶴歸逢八月槎離情限華省持此待  
疎麻

夜遇詩僧操公因贈

塵襟一蕭灑清夜得禪翁遠自鶴林寺了知人世  
空驚禽翻暗葉流水注幽叢所謝非玄度聊將詩  
與同

李五席送李主簿歸西臺

請告嚴城盡西歸道路寒欲陪鷹隼集猶戀鵲鴒  
單洛邑人全少嵩高雪尚殘滿臺誰不故報我在  
微官

送宣城路錄事

江上宣城郡孤舟達到時雲林謝家宅山水敬亭  
祠網紀多閑日觀遊得賦詩都門且盡醉此別數  
年期

送李二歸楚州

情人南楚別復詠在原詩忽此嗟岐路還令泣素

絲風波朝夕達音信往來遲好去扁舟客青雲何處期

送元倉曹歸廣陵

官閒得去住告別戀音徽舊國應無業他鄉到是歸楚山明月滿淮甸夜鍾微何處孤舟泊遙遙心曲違

送唐明府赴溧水

三爲百里宰已過十餘年祗歎官如舊旋聞邑屢遷魚鹽濱海利薑蔗傍湖田到此安耽俗琴堂又晏然

送張侍御秘書江左覲省

莫歎都門路歸無駟馬車繡衣猶在篋芸閣已觀書沃野收紅稻長江釣白魚晨餐亦可薦名利欲何如

賦得鼎門送盧耿赴任

名因定鼎地門對鑿龍山水北樓臺近城南車馬還稍開芳野靜欲掩暮鐘閒去此無嗟屈前賢尚抱關

賦得浮雲起離色送鄭述誠

遊子欲言去浮雲那得知偏能見行色自是獨傷

離晚帶城遙暗秋生峰尚奇還因朝吹斷匹馬與相隨

賦得暮雨送李胄

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鐘時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海門深不見浦樹遠含滋相送情無限沾襟比散絲

送榆次林明府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稀邑傳榆石在路繞晉山微別思方蕭索新秋一葉飛

送黎六郎赴陽翟少府

試吏向嵩陽春山躑躅芳腰垂新綬色衣滿舊芸香喬樹別時綠客程關外長祗應傳善政日夕尉高堂

送別覃孝廉

思親自當去不第未蹉跎家住青山下門前芳草多神歸通達微巫峽注驚波州舉年年事還期復幾何

送開封盧少府

雄藩車馬地作尉有光輝滿席賓常侍聞街屬夜

歸關河征旆遠煙樹夕陽微到處無畱滯梁園花  
欲稀

送槐廣落第歸揚州

下第常稱屈少年心獨輕拜親歸海畔似舅得詩  
名晚對青山別遙尋芳草行還期應不遠寒露溼  
蕪城

送汾城王主簿

少年初帶印汾上又經過芳草歸時徧情人故郡  
多禁鐘春雨細宮樹野煙和相望東橋別微風起  
夕波

韋蘇州詩集卷下

果

送澠池崔主簿

邑帶洛陽道年年應此行當時匹馬客今日縣人  
迎暮雨投關郡春風別帝城東西殊不遠朝夕待  
佳聲

送顏司議使蜀訪圖書

輶馬一封急蜀門千嶺曠詎分江轉字但見路緣  
雲山館夜聽雨秋猿獨叫羣無爲久畱滯聖主待  
遺文

奉送從兄宰晉陵

東郊暮草歇千里夏雲生立馬愁將夕看山獨送

行依微吳苑樹迢遞晉陵城慰此斷行別邑人多  
頌聲

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明經有清秩當在石渠中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  
公寒原正蕪沒夕鳥自西東秋日不堪別淒淒多  
朔風

送姚孫還河中

上國旅遊罷故園生事微風塵滿路起行人何處  
歸畱思芳桂飲惜別暮春暉幾日投關郡河山對  
掩扉

韋蘇州詩集卷下

果

期盧嵩枉書稱日暮無馬不赴以詩答

佳期不可失終願枉衡門南陌人猶度西林日未  
昏庭前空倚杖花裏獨畱樽莫道無來駕知君有  
短轅

任洛陽丞荅前長安田少府問

相逢且對酒相問欲如何數歲猶卑吏家人笑著  
書告歸應未得榮宦又知疎日日生春草空令憶  
舊居

酬豆盧倉曹題庫鉉見示

揆局旁才子新詩動洛川運籌知決勝聚米似論



邊宴罷常分騎展趨又比肩莫嗟年鬢改即署定推先

寄酬李博士永寧主簿叔廳見待

解鞅先幾日欵曲見新詩定向公堂醉遙憐獨去時葉霑寒雨落鐘度達山遲晨策已云整當同林下期

答史館張學士段柳庶子學士集賢院看

花見寄兼呈柳學士

班楊秉文史對院自爲鄰餘香掩閣去遲日看花頻似雪飄閣闔從風點近臣南宮有芳樹不並禁

垣春

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

天生逸世姿竹馬不曾騎覽卷冰將釋援毫露欲垂金貂傳幾葉玉樹長新枝榮祿何妨早甘羅亦小兒

將發楚州經寶應縣訪李二忽於州館相

遇月夜書事因簡李寶應

孤舟欲夜發祇爲訪情人此地忽相遇畱連意更新傳杯嗟別久對月言家貧一問臨卽令如何待上賓

淮上遇洛陽李主簿

結茅臨古渡卧見長淮流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寒山獨過鴈暮雨遠來舟日夕逢歸客那能忘舊游

路逢崔元二侍御避馬見招以詩戲贈

一臺稱二妙歸路望行塵俱是攀龍客空爲避馬人見招翻踟躕相問甚殷勤日日吟趨府彈冠豈有因

對韓少尹所贈硯有懷

故人謫遐遠畱硯寵斯文白水浮香墨清池滿夏

雲念離心已永感物思徒紛未有桂陽使裁書一報君

清明日憶諸弟

冷食方多病開襟一忻然終令思故郡煙火滿晴川杏粥猶堪食榆羹已稍煎唯恨乖親燕坐度此芳年

同李二過亡友鄭子故第

客車名未滅沒世限應長斜月知何照幽林判自芳故人驚逝水寒雀噪空牆不是平生舊遺蹤要可傷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

寧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歷階存往敬瞻位泣餘  
哀廢井沒荒草陰牖生綠苔門前車馬散非復昔  
時來

夜對流鶯作

月暗竹亭幽螢光拂席流還思故園夜更度一年  
秋自愜觀書興何慚秉燭遊府中徒冉冉明發好  
歸休

陪元侍御春遊

何處醉春風長安西復東不因俱罷職豈得此時

韋蘇州詩集卷下

五三

同賞酒宣平里尋芳下苑中往來楊柳陌猶避昔  
年驄

同韓郎中閑庭南望秋景

朝下抱餘素地高心本閑如何趨府客罷秩見秋  
山疎樹共寒意遊禽同暮還因君悞清景西望一  
開顏

詠徐正字畫青蠅

誤點能成物迷真許一時筆端來已久座上去何  
遲顧白曾無變聽雞不復疑詎勞才子賞爲入國  
人詩

陪王郎中尋孔徵君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  
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  
情闌

送崔押衙相州

禮樂儒家子英豪燕趙風驅雞當理邑走馬却從  
戎白刃千夫闢黃金四海同嫖姚恩顧下諸將指  
揮中別路憐芳草歸心伴塞鴻鄴城新騎滿魏帝  
舊臺空望闕應懷戀遭時貴立功萬方如已靜何  
處欲輸忠

韋蘇州詩集卷下

五三

七言律詩

燕李錄事

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間漢苑經  
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  
飄不可期此日相逢思舊日一杯咸喜亦成悲

贈王侍御

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府縣同趨昨  
日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上陽秋晚蕭蕭雨洛水寒  
來夜夜聲自歎猶爲折腰吏可憐驄馬路傍行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  
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  
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

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松英丸捧對忻喜  
蓋非塵侶之所當服輒獻詩代荅

碧澗蒼松五粒稀侵雲采去露沾衣夜啓羣仙合  
靈藥朝思俗侶寄將歸道場齋戒今初服人事  
輦已覺非一望嵐峰拜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

寓居澧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

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高齋獨宿遠

金蘇州詩集卷下

五

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道心淡泊對流水生事蕭  
疎空掩門時憶故交那得見曉排閭闔奉明恩

寄荅秘書王丞

相看頭白來城闕却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偏  
出格常參官裏每同班街西借宅多臨水馬上逢  
人亦說山芸閣水曹雖至冷與君常喜得身閒

書懷寄顧處士

自小難收疎懶性人間萬事總無功別從仙客求  
方法曾到僧家問苦空老大登朝如夢裏貧窮作  
話是村中未能即便休官去慙愧南山採藥翁

寄李儋元錫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已半年世事茫茫難  
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  
亡愧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

送章八元秀才擢第往上都應制

決勝文場戰已酣行應辟命復才堪旅食不辭遊  
闕下春衣未換報江南天邊宿鳥生歸思關外晴  
山滿夕嵐立馬欲從何處別都門楊柳正毵毵

送常侍御却使西蕃

歸奏聖朝行萬里却銜天詔報蕃臣本是諸生守

金蘇州詩集卷下

五

文墨今將匹馬靜煙塵旅宿關河逢暮雨春耕亭  
郭識遺民此去多應收故地寧辭沙塞往來頻

假中枉盧二十二書亦稱卧疾兼訝李二

久不訪問以詩荅書因亦戲李二

微官何事勞趨走服藥閒眠養不才花裏春盤增  
鳥汙枕邊書卷訝風開故人問訊緣同病芳月相  
思阻一杯應笑王戎成俗物遙持麈尾獨徘徊

題龍潭

激石懸流疊雪灣九龍潛處野雲閑欲行甘雨四  
天下且隱澄潭一頃間浪引浮槎依北岸波分晚

日映東山垂髯倘遇穆王駕蘭苑周遊應未還

送宮人入道

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丹墀金丹擬駐千  
年貌寶鏡休勻八字眉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  
戴角冠時從來宮女皆相妒說着瑤臺總淚垂

五言絕句

效何水部二首

玉宇含清露香籠散輕煙應當結沉抱難從茲夕  
眠

夕漏起遙怨蟲響亂秋陰反覆相思字中有故人

心

同德閣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贈二

首

庭樹忽已暗故人何不來祗應厭煩暑永日坐霜  
臺

官榮多所繫閑居亦倦期高閣猶相望青山欲暮  
時

澧上醉題寄滌武

芳園知夕燕西郊已獨還誰言不同賞俱是醉花  
間

西郊期滌武不至書示

山高鳴過雨澗樹落殘花非關春不待當由期自  
除

澧上對月寄孔諫議

思懷在雲闕泊素守中林出處雖殊跡明月兩知  
心

贈李儋侍御

風光山郡少來看廣陵春殘花猶待客莫問意中  
人

寄釋子良史酒

秋山僧冷病聊寄三五杯應瀉山瓢裏還寄此瓢  
來

重寄

復寄滿瓢去定見空瓢來若不打瓢破終當費酒  
材

答釋子良史送酒瓢

此瓢今已到山瓢知已空且飲寒塘水遙將回也  
同

覽襄子卧病一絕聊以題示

念子抱沉疾霜露變滌城獨此高窗下自然無世

情

寄璨師

林院生夜色西廊上紗燈時憶長松下獨坐一山僧

寄盧陟

柳葉遍寒塘曉霜凝高閣累日此留連別來成寂寞

寄舊

存亡三十載事過悉成空不惜霑衣淚併話一宵中

宿永陽寄璨律師

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

雪竹寄褒子

浙滙覆寒騎飄飄暗川容行子郡城曉披雲看杉松

偶入西齋院示釋子恒璨

僧齋地雖密忘子跡要賒一來非問訊自是看山花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贈丘員外

跡與孤雲遠心將野鶴俱那同石氏子每到府門趨

贈舊識

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

和李二主簿寄淮上綦母三

滿城憐傲吏終日賦新詩請報淮陰客春帆浪作期

聽江笛送陸侍御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聞

送丘員外歸山居

郡閣始嘉宴青山憶舊居爲君量革履且願住藍輦

答李泚三首

孤客逢春暮絨情寄舊遊海隅人使遠書到洛陽秋

馬卿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想子今何處扁舟隱荻花  
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閒楚俗饒辭客何人最往還

荅崔都水

深夜竹庭雪孤燈案上書不遇無爲化誰復得閑居

酬令狐司錄善福精舍見贈

野寺望山雪空齋對竹林我以養愚地生君道者心

荅趙氏生伉

暫與雲林別忽陪鴛鴦翔看山不得去知爾獨相望

荅王卿送別

去馬嘶春草歸人立夕陽元知數日別要使兩情傷

荅賓

斜月纔鑒幃凝霜偏冷枕持情須耿耿故作單牀寢

懷瑯琊深標二釋子

白雲埋大壑陰崖滴夜泉應居西石室月照山蒼然

善福寺閣

殘霞照高閣青山出遠林晴明一登望瀟灑此幽襟

閭門懷古

獨鳥下高樹遙知吳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閭門

登樓

茲樓日登眺流歲暗蹉跎坐厭淮南守秋山紅樹多

寒食後北樓作

園林過新節風花亂高閣遙聞擊鼓聲蹴踘軍中樂

西樓

高閣一長望故園何日歸煙塵擁函谷秋鴈過來稀

夜望

南樓夜已寂暗鳥動林間不見城郭事沉沉唯四山

晚登郡閣

悵然高閣望已掩東城關春風偏送柳夜景欲沉

詠玉

乾坤有精物至寶無文章雕琢爲世器真性一朝傷

詠水晶

映物隨顏色含空無表裏持來向明月的皦愁成水

詠珊瑚

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世人何處得蓬萊頂上生

詠瑠璃

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塵象筵看不見堪將對玉人

詠琥珀

曾爲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覲

詠露珠

秋荷一滴露清夜墜玄天擎來玉盤上不定始知

圓

詠曉

軍中吹鼓角城上河初落深沉猶隱惟見朗分

詠夜

明從何處去暗從何處來但覺年年老半是此中催

詠聲

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寥還從靜中起却向靜中消

野居書情

世事日可見身名良蹉跎尚瞻白雲嶺聊作負薪歌

郡齋臥疾

香爐宿火滅蘭燈宵影微秋齋獨卧病誰與覆寒衣

同褒子秋齋獨宿

山月皎如燭霜風時動竹夜半鳥驚栖窗間人獨宿

秋夜

高閣漸凝露涼葉稍飄闌憶在南宮直夜長鍾漏稀

詠春雪二首

徘徊輕雪意似惜艷陽時不悟風花冷翻令梅柳遲

春雪滿空來觸處類花開不知園裏樹若箇是真梅

對殘燈

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見紫荊花

雜英紛已積含芳獨暮春還如故園樹忽憶故園人

翫螢火

時節變衰草物色近新秋度月影纔斂遠竹光復流

移海榴

葉有苦寒色山中霜霰多雖此蒙陽景移根意如何

題桐葉

參差剪綠綺蕭灑覆瓊柯憶在澧東寺偏書此葉多

池上

郡中卧病久池上一來賒榆柳飄枯葉風雨倒橫查

西塞山

勢從千里奔直入江中斷嵐橫秋塞雄地東驚流滿

夜聞獨啼鳥

失侶度山窺投林舍北啼今將獨夜意偏知對影

栖

聞鴈

故園眇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鴈來

送房杭州

專城未四十暫謫豈蹉跎冒雨吳門夜惻愴別情多

上皇臺

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窗聲



九日

一爲吳郡守不覺菊花開始有故園思且喜衆賓來

六言絕句

三臺詞二首

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銜杯

冰泮寒塘始綠雨餘百草皆生朝來門閭無事晚下高齋有情

七言絕句

蘇州詩集卷下

六

與村老對飲

鬢眉雪色猶嗜酒言辭淳朴古人風鄉村年少生離亂見話先朝如夢中

贈令狐士曹

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到家具及東籬菊何事先歸半日程

縣內閑居贈溫公

滿郭春色嵐已昏鴉栖散吏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

將往滁城戀新竹簡崔都水示端

停車欲去繞叢竹偏愛新筠十數竿莫遣兒童觸瓊粉畱待幽人迴日看

雪夜下朝呈省中

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鸞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

閑居寄諸弟

秋草生庭白露時故園諸弟益相思盡日高齋無一事芭蕉葉上自題詩

登樓寄王卿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秋

蘇州詩集卷下

六

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

寄諸弟

歲暮兵戎亂京國帛書問道訪存亡還信忽從天上落誰知彼此淚千行

簡陟巡建三甥

忽羨後生連榻話獨依寒燭一齋空時流歡笑事從別把酒吟詩待爾同

寄劉尊師

世間荏苒紫此身長望碧山到無因白鶴徘徊看不去遙知下有清都人

寄廬山樓衣居士

兀兀山行無處歸山中猛虎識樓衣俗客欲尋應  
不遇雲溪道士見猶稀

寒食寄京師諸弟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  
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寄黃尊師

結茅種杏在雲端掃雪焚香宿石壇靈祇不許世  
人到忽作雷風登嶺難

賦得沙際路送從叔象

蘇州詩集卷下

三八

獨樹沙邊人跡稀欲行愁遠暮鐘時野泉幾處侵  
應盡不遇山僧知問誰

送倉部蕭員外院長存

橫波蹉跎老江國情人邂逅此相逢不隨鴛鴦朝  
天去遙想蓬萊臺閣重

送王校書

同宿高齋換時節共看移石復栽杉送君江浦已  
惆悵更上西樓望遠帆

送王卿

別酌春林啼鳥稀雙旌背日晚風吹却憶回來花

已盡東郊立馬望城池

送秦系赴潤州

近作新婚鑷白髯長懷舊卷映藍衫更欲攜君虎  
丘寺不知方伯望征帆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

廣陵三月花正開花裏逢君醉一廻南北相過殊  
不達暮潮從去早潮來

寄  
荅令狐士曹獨孤兵曹聯騎暮歸望山見

共愛青山住近南行牽吏役背雙驂枉書獨宿對

蘇州詩集卷下

三八

流水遙羨歸時滿夕嵐

荅東林道士

紫閣西邊第幾峰茅齋夜雪虎行蹤遙看黛色知  
何處欲出山門尋暮鐘

荅端

坐憶故園人已老寧知遠郡鴈還來長瞻西北是  
歸路獨上城樓日幾廻

荅秦十四校書

知從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奔牀頭莫道謝公方  
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

荅鄭騎曹青橘

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猶酸亦未黃。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

休暇日訪王侍御不遇

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還。  
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因省風俗訪道士姪不見題壁

去年澗水今亦流，去年杏花今又折。  
山人歸來問是誰，還是去年行春客。

春思

野花如雪繞江城，坐見年芳憶帝京。  
閨閣曉開凝碧樹，曾陪鶯鶯聽流鶯。

登寶意寺上方舊遊

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煙樹滿晴川。  
諸僧近住不相識，坐聽微鐘記往年。

同越瑯琊山

石門有雪無行跡，松壑凝煙滿衆香。  
餘食施庭寒鳥下，破衣掛樹老僧亡。

尋簡寂觀瀑布

躡石欹危過急澗，攀崖迢遞弄懸泉。  
猶將虎竹爲

身累欲付歸人絕世緣

昭國里第聽元老師彈琴

竹林高宇霜露清，朱絲王徽多故情。  
暗識啼鳥與別鶴，祇緣中有斷腸聲。

野次聽元昌奏橫吹

立馬蓮塘吹橫笛，微風動柳生水波。  
北人聽罷淚將落，南朝曲中怨更多。

九日

今朝把酒復惆悵，憶在杜陵田舍時。  
明年九日知何處，世難還家未有期。

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聞子規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  
鄰家婦婦抱兒泣，我獨展轉何時明。

杜司空席上贈妓

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渾閑事，惱斷蘇州刺史腸。

突厥臺

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昨山西逢  
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閑居寄端及重陽

山明野寺曙鐘微雪滿幽林人跡稀閑居寥落生  
高興無事風塵獨不歸

韋蘇州詩集

蘇州詩集卷下

六



柳河東傳

柳宗元字子厚高祖子夏徐州長史曾祖從裕滄  
州青池令祖察湖廣德清令父鎮遇天寶亂奉母  
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徙家於吳上書肅宗言事  
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  
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後終侍御史宗  
元少精敏絕倫始爲文章下筆構思璨若貝錦晚  
更卓偉精緻與古爲侔一時行輩咸推仰之登進  
士宏辭二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擢監察御史裏  
行王叔文章執誼咸奇其才引內近禁與計事擢  
禮部員外郎徵大進用會貶斥邵州刺史繼貶永  
州司馬年三十三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因自放山  
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  
悲惻始居零陵龍興寺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  
之命僕過瀟水剪薙榛蕪搜奇選勝入冉溪二三  
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止臺榭總  
名曰愚谿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雅善蕭俛貽書  
言人生少六七十者近來日月漸覺益促大都  
不過數十寒暑是非榮辱又何足道又貽許孟容書  
深自咎責早歲以忠正信義爲志勤勤勉勉興堯

舜孔子之道以利安元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年  
少氣銳但欲一心直遂皆所自求矧於衆黨人中  
罪狀最甚所以不能即死亦有大故自以得姓而  
來代爲冢嗣尚未生子恐一旦填委溝壑曠墜先  
緒又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每春秋子立  
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懔懔然摧心傷骨若受鋒刃  
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闕拜掃者四  
歲又無子弟爲主獨託邨鄰頃來寢以益怠懼便  
毀傷松柏芻牧不禁想田塾道路士女徧滿皂隸  
庸勾皆得上父母丘隴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

卷之十

十

孫追養者以是晝夜哀憤又先人封殖城西田數  
頃樹果數百株今已荒穢恐便斬伐家有賜書三  
千卷存亡不可知切繫心胸以是當食不知辛鹹  
復思古人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翁如管仲匡章  
直不疑劉寬皆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  
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  
向囚鹵自期必免荆通劇鼎耳爲齊上客張倉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賈生斥逐復召兒寬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  
宗比皆環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

漢忽下才末技又嬰痼疾雖欲慷慨自同昔人愈  
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思取貴於後古之著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愧力薄志劣雖屢秉  
筆神志荒耗前後遺忘讀一遍過再三伸卷復觀  
姓氏旋又廢失假令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忌者終以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久汨之後  
文思益深凡居零陵十年一泉石草木經其品題  
皆爲人所稱慕想其風流大凡文之瓌奇絕特者  
皆居零陵時所作也元和十年例徙柳州刺史欲  
以易劉禹錫播州以改中止柳俗質男女無異表  
州亦與贖歸南方業進士者不達數千里來從游  
一經指授爲文辭皆有法名聲蓋于一時號柳柳  
州有文集四十卷卒年四十七韓愈評其文曰雄  
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二子周六周  
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  
還柳與永人懷之者爲立廟愚谿并羅池愈因作  
羅池碑以記云

柳河東詩集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夸雅表一首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陵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綬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千後

柳河東詩集卷上

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夸則江漢常武鏗鉤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夸劔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剪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夸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夸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者其武于澱于淮既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囂甚毒于醒狂奔叫呶以于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後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疊竿是崇鼎臠俎載五獻百邊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滄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達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雒維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郾彼昏卒狂哀兇鞠頑鋒蜩斧蟾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饑得餉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載闢載被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謹饒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區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夸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稌

于塋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右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邕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微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  
愬徵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  
之訓既礪既攻以從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衡  
勇韜力日思予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  
大袒高驤長戟奮矛粲其綬章右翦左屠聿禽其  
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  
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  
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  
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莪是震是  
拔大殲厥家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  
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  
水沄沄既清而彌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  
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軫爾居式慕以康爲願有  
餘是寃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  
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  
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  
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右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

賁罪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  
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閒又盜取古書文  
句聊以自娛伏惟漢魏以來代有鏡歌鼓吹詞唯  
唐獨無有臣爲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  
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攷漢曲十二篇而無由魏  
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  
歌功德具今竊取晉魏義用漢篇數爲唐鏡歌鼓  
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  
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  
旅幸歌臣詞以爲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  
弃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  
不敢效怨默已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爲生人義

主以仁興武爲晉陽武第一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德焉歸氓畢屠綬者誰皇  
烈烈專夫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升九土晞訢田  
圻流洪輝有其二翼餘隋散梟驚連熊螭枯以肉  
勅者羸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

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

土爲獸之窮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狙獷服甲之綦弓弭矢  
箛皇旅靖敵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贊猛虔慄  
慄縻以尺組噉以秩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  
箱乏者德莫能享驅豺兕授我彊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

擒之遂降充爲戰武牢第三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倚角怒轂麇抗喬嶽翹  
萌芽傲霜電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芟夸二主縛  
憚華戎廓封畧命之管卑以散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

爲涇水黃第四

涇水黃隴莽茫負太白騰天狼有鳥鷺立羽翼張  
鉤啄決前鉅趯傍怒飛饑嘯翔不可當老雄死子  
復良巢岐飲渭肆翱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

招搖耀鉞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塋魄飛揚星  
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爲奔鯨沛

第五

奔鯨沛盪海垠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  
昏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子截修鱗披攘蒙霧  
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  
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

以師爲苞枿第六

苞枿黜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荆負南極以安曰我  
舊梁氏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  
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  
敵爲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  
厥功瀟漫萬里宣唐風蠻夸九譯咸來從凱旋金  
奏像形容震赫萬國罔不龔

右苞枿二十八句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爲



河右平第七

河右澶漫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頽上聾  
下聰驚不可迴助讐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  
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人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  
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

突厥之大古夸狄莫疆焉師大破之降其  
國告于廟爲鐵山碎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  
來侵邊或傳于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

李靖集卷上

七

降魁渠窮竟窟宅斥余吾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  
輝耀明鬼區利澤瀾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  
帝之謨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

劉武周敗裴寂威有晉地太宗滅之爲靖  
本邦第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守臣不  
任勤干神聖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式和  
以敬羣頑既夸庶績咸正皇謨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爲吐谷渾第十

吐谷渾盛彊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  
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  
龍蛇王旅千萬人銜枝默無譁束刃踰山微張翼  
縱漠沙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况  
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  
犒樂窮休嘉登高望還師竟埜如春華行者靡不  
歸親戚謹要遮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

李靖滅高昌爲高昌第十一

李靖集卷上

八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  
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爲徒龍旂翻海浪駟騎馳  
坤隅賁育搏嬰兒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  
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夸  
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徃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  
以覆我國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夸狀如周書王會  
爲東蠻第十二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

通王卒如飛翰鵬騫駭群龍轟然自天墜乃信神  
武功繫虜君臣人累累來自東無思不服從唐業  
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  
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咿嗚九譯重廣輪撫四海  
浩浩知皇風歌詩鐃鼓閒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

貞符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  
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  
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

柳宗元集卷上

九

皆公襲咄咄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巫瞽  
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  
大功甚失厥趨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  
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  
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  
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  
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伐臣不勝奮激即具爲  
書念終泯沒蠻夸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  
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以決臣宗元稽首拜  
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峒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  
關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  
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  
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  
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  
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群衆者  
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塗塗血然後強有力者  
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  
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  
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

柳宗元集卷上

十

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  
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  
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太  
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  
也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  
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  
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  
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  
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  
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爲詭譎閭誕其可羞也而莫

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賢庸能濯  
瘼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  
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  
騶虞神鼎脇毆縱與俾束之泰山石間作大號謂  
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  
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  
玷厥德魏晉而下危亂鈞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  
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  
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鑿以毒燎煽以虐焰  
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

帝河東集卷上

上

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疎爲冷風人皆  
謬然休然相睇以生相持以成相瀾以寧琢斷屠  
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  
肌膚以達于途焚圻抵擣奔走轉徙之害不作  
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  
祖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  
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  
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躋躡謳歌瀨瀨和寧帝庸  
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  
爲義廩歛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

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  
敬用底于理凡有所欲不謁而獲凡有所惡不祈  
而息四夸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  
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學仁平寬惟祖之則澤  
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干祥于其仁惟人之  
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亡而  
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  
維維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  
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

帝河東集卷上

上

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  
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乃黜休祥之奏  
寃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  
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  
膚乃莫畢屠澤燠于霰霽炎以滌殄厥凶德乃毆  
乃夸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  
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  
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學父易患  
于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假天

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公于北  
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祀唐之紀後天罔  
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  
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  
永永毘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鳴  
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眎民詩

帝眎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  
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眎乃降  
明德乃生明翼明翼者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

柳河東詩集卷上

三

爲民路迺定天子迺開萬國萬國既分迺釋蠹民  
迺學與仕迺播與食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  
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賈  
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導以肆其  
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  
父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  
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愛縱是獲  
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  
夸是則四夸是則永懷不忘

五言古詩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  
風積霧香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  
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絃枯桐清商激西颺泛灩  
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悶大樸聲  
俗何由聰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  
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  
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  
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柳河東詩集卷上

二四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公流此投  
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跣趺便  
終夕風窗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清庭  
芳草積

吳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採靈  
芽蒸烟俯石瀨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  
纖瑕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

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毘邪吐此蓬瀛侶無  
乃貴流霞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理世固輕士奔捐湘之湄陽光竟四溟敲石安所  
施鍛羽集枯榦低昂互鳴悲朔雲吐風寒寂歷窮  
秋時君子尚容與小人守競危慘悽日相視離憂  
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爲惜無協律者竊  
眇絃吾詩

界圍巖水簾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懸泉聚成簾羅注無時  
休韻聲叩凝碧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巔想像凌  
虛游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  
垂前旒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  
詔釋縲囚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  
遺貯僅行舟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覩是時植物秀杳若臨玄  
圃敲陽訝垂水白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鸛鶴雲  
間舞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  
寒光聚的礫沉珠淵鏘鳴捐珮浦幽巖畫屏倚新

月玉鈎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芳朽自爲別無心乃玄功天天日放花榮耀將安  
窮青松遺澗底擢時茲庭中積雪表明秀寒花助  
蕊龍貞幽夙有慕持以延清風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奇姿來達山忽似人家  
生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  
我情清韻動竿瑟諧此風中聲

法華寺石門精舍三十韻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峰旦夕  
仰始興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  
心賞松谿谿篠入石棧黃緣上蘿葛綿層巖莓苔  
侵標榜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塹峭出棠龍墟  
嶮臨湜養稍疑地脉斷悠若天梯徃結構羣崖  
廻環驅萬象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體空得化  
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蠓蠓跼蹐疲翹翹寸進諒  
何營等直非所在探奇極遙矚窮妙閱清響理會  
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遊苟不嗣浩氣竟誰養道  
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超摭藉外獎俯默有內朗  
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韁鎖高步謝塵

塊蓄志徒爲勞，追蹤將焉傲。淹留值頽暮，眷戀睇  
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決滢。殊風紛已萃，鄉路  
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遠志，出  
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  
虛室有函丈。微言信可傳，申旦稽吾穎。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謫弃殊隱淪，登陟非達郊。所懷緩伊鬱，詎欲肩夸  
巢。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  
林梢。西亭構其巔，反宇臨呀庖。背瞻星辰興，下見  
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羈貫去江介，世

柳河東集卷上

七

仕尚函嶠故，墅即澧川數畝均。肥磽臺館舊，荒丘  
池塘疏。沈坳會有主，組戀遂貽山。林嘲薄軀信，無  
庸瑣屑劇。斗筭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  
蓬艾，隙牖懸蠅蚋。所賴山水客，扁舟枉長梢。挹流  
敵清觴，掇楚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絃匏。逍  
遙屏幽昧，澹薄辭喧呶。晨雞不余欺，風雨聞嘐嘐。  
再期永日閑，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紫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  
雷。高館軒霞表，危樓臨山隈。茲辰始澂霽，纖雲盡

塞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呌呌  
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  
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汎舟絕汜洄。

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

零山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疎，登石娛清  
淪。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浮暉翻高禽，沉景照  
文鱗。雙江雁西奔，詭怪潛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  
棲靈神。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陶植茲擇土，蒲  
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糾結良可解，

柳河東集卷上

六

紆鬱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調非所欣。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  
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  
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  
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  
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邨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天  
行。竄逐官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

天刑歲月殺憂懷  
疎寡將迎追遊疑所愛  
且復舒吾情  
石角恣幽步  
長鳥遂遐征  
磴迴茂樹斷  
景晏寒川明  
曠望少行人  
時聞田鶴鳴  
風篁冒水達  
霜稻侵山平  
稍與人事閒  
益知身世輕  
爲農信可樂  
居寵真虛榮  
喬木餘故國  
願言果丹誠  
四支反田畝  
釋志東臯耕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  
露白秋江曉  
連袂渡危橋  
縈迴出林杪  
西岑極遠目  
豪末皆可了  
重疊九疑高  
微茫洞庭小  
迴窮兩儀際  
高出萬象表  
馳景泛頽波  
遙風遞寒篠  
謫居安所習  
稍厭從紛擾  
生同胥靡遺  
壽等彭蠡天  
蹇連困顛路  
愚蒙怯幽眇  
非令親愛疎  
誰使心神悄  
偶茲遁山水  
得以觀魚鳥  
吾子幸淹留  
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  
山水窮險艱  
步登最高寺  
蕭散任疎頑  
西垂下斗絕  
欲似窺人寰  
反如在幽谷  
榛翳不可攀  
命童恣披翦  
葺宇橫斷山  
割如判清濁  
飄若升雲間  
遠岫攢衆頂  
澄江抱清灣  
夕照臨軒墮  
棲鳥當我還  
菡萏溢嘉色  
簣簣遺清斑  
神舒屏羈鎖

志遁忘幽屏  
弃逐入枯稿  
迄今始開顏  
賞心難久留  
離念來相關  
北望閒親愛  
南瞻雜夸蠻  
置之勿復道  
且寄須臾閒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  
登樓獨褰衣  
山澤凝暑氣  
星漢湛光輝  
火晶燥露滋  
草靜停風威  
探湯汲陰井  
煬竈開重扉  
憑欄久徬徨  
流汗不可揮  
莫辨亭毒意  
仰訢璿與璣  
諒非姑射子  
靜勝安能希

覺衰

久知老會至  
不謂便見侵  
今年宜未衰  
稍已來相尋  
齒疎髮就種  
奔走力不任  
咄此可奈何  
未必傷我心  
彭聃安在哉  
周孔亦已沈  
古稱壽聖人  
曾不留至今  
但願得美酒  
朋友常共斟  
是時春向暮  
桃李李生繁  
陰日照天正  
綠杳杳歸鴻吟  
出門呼所親  
扶杖登西林  
高歌足自快  
商頌有遺音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夙抱丘壑尚  
率性恣遊遨  
中爲吏役牽  
十祀空悵勞  
外曲徇塵轍  
私心寄英髦  
進乏廊廟器  
退非鄉曲豪  
天令斯不易  
鬼責將安逃  
屯難果見凌  
剝喪宜所遭  
神明固浩浩  
衆口徒嗷嗷  
投跡山水地  
放



情詠離騷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舸虛館背山郭  
前軒面江臯重疊閒浦淑邈迤驅巖嶽積翠浮澹  
灝始疑負靈鼇叢林留衝颺石磔迎飛濤曠朗天  
景霽樵蘇達相號澄潭湧沈鷗半壁跳懸獐鹿鳴  
驗食楚魚樂知觀濠孤賞誠所悼暫欣良足褒畱  
連俯橋檻注我壺中醪朶頤進芰實擢手持蟹螯  
炊稻視羹鼎鱠鮮聞操刀莖蔬盈傾筐頗雜池沼  
芼緬慕鼓枻翁嘯咏哺其糟退想於陵子三咽資  
李膺斯道難爲借沈憂安所韜曲渚怨鴻鵠環洲  
彫蘭葦暮景迴西岑北流遊滔滔徘徊遂昏黑遠

柳河東集卷上

主

火明連艘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斂袂戒還徒  
善游矜所操趣淺戢長枻乘深屏輕篙曠望援深  
竿哀歌叩鳴櫓中川恣超忽漫若翔且翱淹泊遂  
所止焚風自颺颺澗急驚鱗奔蹊荒飢獸嗥入門  
守拘繫悽戚增鬱陶慕士情未忘懷人首徒搔內  
顧乃無有德輶甚鴻毛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  
問牛悲鸞鐘說氣驚臨牢永遁刀筆吏寧期簿書  
曹中與逐羣物裂壤分韃橐岷凶既云捕吳虜亦  
已塵扞禦盛方虎謨明富伊咎披山窮大未駕海  
逾蟠桃重來越裳雉再返西旅焚左右抗槐棘縱

柳河東集卷上

主

橫羅鴈羔五辟咸肆宥衆生均覆燾安得奉皇靈  
在宥解天弢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卜室有樗  
杜名田占澧澇磻谿近餘基阿城連故濠螟蚌願  
親燎茶董甘自嫗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綠及鬲  
足爲溫滿腹寧復餐安將蒯及管誰慕梁與膏弋  
林毆雀鶚漁澤從鮪魴觀象嘉素履陳詩謝干旄  
方託麋鹿羣敢同騏驥槽處賤無涸濁固窮匪淫  
恹踉蹌辭束縛悅懌換煎熬登年徒負版與役趨  
伐礪目眩絕渾渾耳喧息嘈嘈茲焉畢餘命富貴  
非吾曹長沙哀糾繆漢陰嗤桔槔苟伸擊壤情機  
事息秋毫海霧多蒼鬱越風饒腥臊寧唯迫魑魅  
所懼齊君薶知營懷褚中范叔戀綈袍伊人不可  
期慷慨徒忉忉

### 韋道安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  
聲疾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言我故刺史失職還  
西京偶爲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非足恡二女  
皆娉婷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  
復事晨征一聞激高義肯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  
趨捷超崢嶸見盜寒礪陰羅列方忿爭一矢斃酋



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遁束縛縲索相拄撐彼殊久  
褫冕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諭以從父行摺收  
自擔肩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山林如晝明父  
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  
道安奮衣去義重利固輕師婚古所病合姓非用  
兵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慷慨張徐州朱邱揚  
前旌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轅門立奇士淮水  
秋風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敬傾立孤抗王命鐘  
鼓四壁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  
顧義誰顧形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咄嗟狗權  
子翕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負外司馬

廢逐人所弃遂爲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患  
期凌人古受氏吳世夸雄姿寂寞富春水英氣方  
在斯六學誠一貫精義窮發揮著書逾十年幽蹟  
靡不推天庭挾高文萬字若波馳記室征西府宏  
謀耀其奇輶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宛宛凌江羽  
來棲翰林枝孝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  
詔定命由陳辭徒隸肅曹官征賦參有司出守烏  
江許老遷湟水湄高堂傾故國墓祭限囚羈仲叔

繼幽淪狂叫唯童兒一門既無主焉用徒生爲舉  
聲但呼天熟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賢傷足不持  
溘死委炎荒臧獲守靈帷平生負國譴骸骨非敢  
私蓋棺未塞責孤旆凝寒颼念昔始相遇肺腑爲  
君知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爲  
衆所唾減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恬死百憂盡苟  
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  
非獨爲君悲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露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

行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義

皇情

獨覺

覺來窗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  
擾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濕原墊百蟄競所  
營綴景未及郊穡人先偶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  
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故  
當榛荆墓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窳

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回首烟雲橫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岑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  
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  
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  
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  
炎燠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楚迴樵唱來庭空燒燼  
落世紛因事達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  
與昨

秋曉行南郭經荒邨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邨唯古  
木寒花久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  
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邨塢高樹臨春池風驚夜來  
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  
根石泉遠邇響山鳥時一喧倚盈遂至日寂寞將  
何言

法華寺西亭夜飲

祇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堦月明花覆  
牖莫厭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葑簷下始栽竹

瘴葑葦爲宇溽暑恒侵肌適有重脰疾蒸鬱寧所  
宜東鄰幸導我樹竹邀涼颺欣然愜吾志荷鋪西

柳河東詩集卷上

五

巖陞楚壤多怪石懇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  
還相迫蕭瑟過極浦旖旎附幽墀貞根期永固貽  
爾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扇寧復持清冷集濃露  
枕簟淒淒已知網蟲依密葉曉禽棲迴枝豈伊紛  
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自達奔幽期不見楚  
蔓草翦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毗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竄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  
溫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楚田吏慰我飄  
零魂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蹙躅

皆騰蹇笑忤前即吏爲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  
翹忽已繁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內藏  
攻疾貴自源璽覆逃積霧神舒委餘暄奇功苟可  
徵寧復資蘭蓀我聞畸人術一氣中夜存能令深  
深息呼吸還歸跟疎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痿者  
不忘起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木

守閑事服餌採木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薊煩經  
過戒徒斲靈根封植閼天和達爾澗底石徹我庭  
中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  
紛相羅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  
能知其他嬰竹茹芳葉寧慮瘵與瘥留連樹蕙辭  
婉婉採薇歌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單豹且理  
內高門復如何

種白蘘荷

血蟲化爲蘘夸俗多所神街猜每腊毒謀富不爲  
仁蔬果自達至孟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  
其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飢至  
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庾氏有嘉艸攻  
禱事久泯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

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眄睐心所親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達意駐蓬瀛月寒空塔曙幽夢綵雲  
生糞壤擢珠樹莓苔插瓊英芳根閼顏色徂歲爲  
誰榮

戲題塔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  
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謁芳氣幽卧知  
相親願致漆洎贈悠悠南國人

植靈壽木

白華鑒寒水怡我適楚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  
名蹇連易衰朽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聊且移  
孤莖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  
常對生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翦伐持  
用資徒行

白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謫官去南裔清湘繞靈岳晨登蒹葭岸霜景霽紛  
濁離披得幽桂苦本欣盈握火耕困煙燼薪採久  
摧剝道旁且不願岑嶺况悠邈傾筐壅故壤棲息  
期鸞鷟路達清涼宮一雨悟無學南人始珍重微

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  
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迴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日  
欲爲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  
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

紅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臨清霜  
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回暉眺林際滅滅無遺芳

吳公院五詠

淨土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

門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衆香微妙歌  
法言稽首媿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爲設高士方在  
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與  
誰期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華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  
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  
中寂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潏彩寒露  
濃瀟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造物誰  
爲工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繚繞穿疎林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  
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嘲嚅鳴  
山禽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田家三首

蓐食狗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邨巷白夜色歸暮

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鳥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  
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  
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  
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香夜經過雞黍事  
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  
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經營肌  
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  
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稊

柳河東詩集 卷上

三

棗熟行人迷去住埜馬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  
慎原陸今年幸小豐無厭饘與粥

### 飲酒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酌先酒爲我驅憂  
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綠水涵  
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  
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卧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  
道未必存

### 讀書

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

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  
相逾瘴疴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  
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  
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  
非願爲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爲我  
拙智者爲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  
尺軀勿爲名所驅

### 感遇二首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棲息豈殊性集枯安可  
任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徒嗟日沈湎九鼓驚

柳河東詩集 卷上

三

奇音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  
愁太陰衆情嗜姦利居貨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齊  
斧來相尋攬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  
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埜鷺斯起蒿萊啁啾有餘樂飛舞西陵  
隈迴風旦夕至零葉委陳荻所棲不足恃鷹隼縱  
橫來

### 詠史

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嗷嗷事強怨三歲有奇  
勲悠哉關壘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

煇焚致令委金石誰顧蠢蠕羣風波歛潛構遺恨  
意紛紛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爲忠不顧內晏  
子亦垂文

詠三良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  
方欵欵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  
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殉死禮所非况乃  
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  
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詠荆軻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爲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荆卿  
趨窮年狗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  
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  
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銳臨  
事竟歆祖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按劍赫憑怒  
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夸城芟七  
族臺觀皆焚汚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  
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  
故多謬太史徵無且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哀奄忽已復  
辭爲役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枯朽無  
妍媸生平勤皂櫪剝秣不告疲既死給槨積葬之  
東山基奈何值崩湍蕩折臨路陞饒然暴百骸散  
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睠之涓然悲猫虎獲迎祭  
犬馬有蓋帷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爲畚鍤載埋  
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  
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事聊且顧爾私

柳河東詩集

柳河東詩集 卷上

三五

柳河東詩集

七言古詩

古東門行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鷄鳴函谷客  
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  
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七首兇  
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魏王卧內藏兵  
符子西掩袂真無辜羗胡轂下一朝起敵國舟中  
非所擬安陵誰辨削礪功韓國詎明深井里絕腰  
斷骨那下補萬金寵贈不如土

柳河東詩集卷下

寄韋珣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  
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肩  
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灘水關石麻蘭高陰  
森楚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到官數宿賊滿  
坐縛壯殺老啼且號饑行夜坐設方罍籠銅枹鼓  
手所操奇瘡釘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爭纖毫今年  
噬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邇來氣少筋骨露  
蒼白涕淚盈顙毛君今矻矻又竄逐辭賦已復窮  
詩騷神兵廟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

忽念行輩十年踐蹈久已勞幸因解網入鳥獸畢  
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  
滔

冉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  
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  
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石門長老身如夢梅檀成林手所種坐來念念非  
昔人萬徧蓮花爲誰用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

柳河東詩集卷下

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坐望花開日出雉皆飛

行路難三首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披霄  
決漢出沅澧瞥裂左右遺星辰須臾力盡道渴死  
狐鼠蜂蟻爭噬吞北方蟬人長九寸開口抵掌更  
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  
志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

遠銜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代與椽深林土剪十  
取一百牛連鞅摧雙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  
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見保躡躑躅壑何當存羣

材未成質已天突兀崿豁空岳巒栢梁天災武庫  
火匠石狼顧相愁冤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  
材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  
喙張熊蹲豹躑爭低昂攢巒叢崿躑朱光丹霞翠  
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璫雪山冰谷晞太陽星  
躑奔走不得止奄忽雙鸞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  
飾死灰弃置參與商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  
安可當

歧鳥詞

柳河東詩集卷下

三

城上日出羣鳥飛鷗鷗爭赴朝陽枝刷毛伸翼和  
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爲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如  
爾令爾疾無乃飢啼走道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  
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  
蟻仰看棟梁防鸞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踴身失勢  
不得高支離無趾猶自勉努力低飛逃後患

籠鷹詞

淒風浙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  
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砉然勁翮剪荆棘下攫狐  
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

風澤暑忽然至羽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爲  
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爲假拔去萬累  
雲間翔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腹嘲嘲自名爲鷓鴣狗媒得食不  
復慮機械潛發罹罟罕羽毛摧折觸籠籩煙火煽  
赫驚庖厨鼎前芍藥調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視齊  
王不忍殺鯨牛簡子亦放邯鄲鳩二子得意猶念  
此况我萬里爲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  
莫相顧

柳河東詩集卷下

四

龜背戲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  
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  
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早星流霞破相參差四  
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  
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  
如勝負修門象棋不復貴魏官粧奩世所弃豈如  
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非余慕  
錢刀兒女徒紛紛

聞黃鸝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  
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  
天搖青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  
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迴度昆明  
飛凌風邪看細柳翦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傖人  
不思還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閑聲  
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樵行當熟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翠帷雙卷出傾城龍劒破匣霜月明朱脣掩抑悄  
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下沈秋火激太清天高地

柳河東詩集卷下

五

迴凝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

楊白花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  
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  
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  
心雲相逐

五言律詩

朗州竇常負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

走筆酬贈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  
歸賜環畱逸響五馬助征驂不羨衡陽鴈春來前  
後飛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驅車方向關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無謀終自  
憐亂松知堊寺餘雪記山田惆悵漁樵事今還又  
落然

善謔驛和劉夢得酬淳于先生

水上鵠已去亭中鳥又鳴辭因使楚重名爲救齊

柳河東詩集卷下

六

成荒壠遽千古羽觴難再傾劉伶今日意異代是  
同聲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所以爲明好事者  
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  
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  
雨露

答劉連州邦字

連壁木難雙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灘水劈箭上潯  
江負弩啼寒狄鳴枹驚夜猿遙憐郡山好謝守但

臨窗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見寄

鵷鴻念舊行虛館對芳塘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  
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爲累相期在故鄉

種柳戲題

柳州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彬州侍郎衡江夜泊

柳河東詩集卷下

七

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騑夢喜三刀近書嫌五載  
違凝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

零陵春望

平楚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岣嶺  
岑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

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  
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

五言排律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負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弱歲遊玄圃先容幸弃瑕名勞長者記文許後生  
誇鷄翼嘗披隼蓬心類倚麻繼酬天祿署俱尉旬侯家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點

柳河東詩集卷下

八

亂宮鴉執簡寧循枉持書每去邪鸞鳳標魏闕熊  
武負崇牙辨色宜相顧傾心自不譁金爐仄流月  
紫殿啓晨赧未竟遷喬樂俄成失路嗟還如渡遼  
水更似謫長沙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訟庭閑  
枳棘候吏逐塵廬三載皇恩暢千年聖曆遐朝宗  
延駕海師役罷梁嗟京邑搜貞幹南中步渥洼世  
惟材是梓人仰驥中驂歛刺苗人地仍逾賴石崖  
禮容垂瑋琤成備響鉦鍛寵即郎官舊威從太守  
加建旗翻鷺鳥負弩繞文蛇冊府榮八命中闡盛  
六珈肯隨胡質矯方惡馬融奢褒德符新換懷仁

道併遮俗嫌龍節晚朝評介主賒禹貢輪苞匭周  
官賦秉托雄風吞七澤異產控三巴既事觀農稼  
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漲桃花令肅軍無  
擾程懸市禁貫不應虞竭澤寧復嘆棲苴蹠蹠騶  
先駕籠銅鼓報衙染毫東國素濡印錦溪砂貨積  
舟難泊人歸山倍畚吳歛工折柳楚舞舊傳芭隱  
几松爲曲傾樽石作汗寒初榮橘柚夏首薦枇杷  
祀變荆巫禱風移魯婦髮已聞施愷悌還覩正奇  
衰慕友慚連璧言姻喜附段沈埋全死地流落半  
生涯入郡腰恒折逢人手盡義敢辭親取汗唯恐

柳河東詩集卷下

九

長疵瘕善幻迷冰火齊諧笑栢塗東門牛屢飯中  
散蝨空爬逸戲看猿闕殊音辦馬撾渚行孤作孽  
林宿鳥爲殘同病憂能老新聲厲似姱豈知千仞  
墜祗爲一毫差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剗貯愁聽  
夜雨隔淚數殘葩梟族音常聒豺羣噪競呀岸蘆  
翻毒蜃磳竹闕狂摩墊驚行看弋江魚或共杼瘴  
氛恒積潤訛火亟生煨耳靜煩喧蟻魂驚怯怒蛙  
風枝散陳葉霜蔓綻寒瓜霧密前山桂冰枯曲沼  
邁思鄉比莊鳥遯世遇睦夸漁舍茨荒草邨橋卧  
古槎御寒衾用剗挹水勺仍柳窗蠹惟潛蝎薨涎

競綴蝸引泉開故實護藥掉新芭樹怪花因解蟲  
憐目待蝦驟歌喉易嘖饒醉鼻成戲曳捶牽羸馬  
垂策特艾殺已看熊類鼈猶訝雉爲鷄誰采中原  
菽徒巾下澤車俚兒供苦筍僉父饋酸櫨勸策扶  
危杖邀持當酒茶道流微短褐禪客會袈裟香飯  
春菰米珍蔬折五茄方期飲甘露更欲吸流霞屋  
鼠從穿穴林狙任攫拏春衫裁白紵朝帽掛烏紗  
屢歎恢恢網頻搖肅肅置衰榮因萸莢盈缺幾蝦  
蟄路識溝邊柳城聞壠上笳共思捐珮處千騎擁  
青綃

柳河東詩集卷下

十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  
復爲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  
湘浦拜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  
知命儒爲貴時中聖所藏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  
藏關識新安地封傳臨晉鄉挺生推豹蔚遐步仰  
龍驤幹有千尋竦精聞百鍊鋼茂功期舜禹高韻  
狀羲黃足逸詩書圍鋒搖翰墨場雅歌張仲德頌  
祝魯侯昌憲府初騰價神州轉耀鉉右言盈簡策  
左轄備條綱響切晨趨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  
洽論將七兵揚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餽羊卿材優

柱石公器擅巖廊峻節臨衡嶠和風滿豫章人歸  
父母育郡得股肱良細故誰留念煩言肯過防壁  
非真盜客金有誤持郎龜虎休前寄貂蟬冠舊行  
訓刑方命呂理劇復推張直用明銷惡還將道勝  
剛敬逾齊國社恩比召南棠希怨猶逢怒多容競  
忤彊火炎侵琬琰鷹擊謬鸞鳳刻木終難對焚芝  
未改芳遠遷逾桂嶺中徙滯餘杭顧土雖懷趙知  
天詎畏匡論嫌齊物誕騷愛遠遊傷麗澤周羣品  
重明照萬方斗間收紫氣臺上掛清光福爲深仁  
集妖從盛德禳秦民啼歎畝周士舞康莊采綬還

柳河東詩集卷下

士

垂艾華簪更截肪高居遷鼎邑遙傳好書王碧樹  
環金谷丹霞暎上陽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清涼故  
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過許劭冰鯉弔王祥  
玉漏天門靜銅駝御路荒澗瀝秋漱灑嵩少暮微  
茫導渚徒云樂冲天自不遑降神終入輔種德會  
明駁獨弃僉人國難窺夫子墻通家殊孔李舊好  
即潘楊世議排張摯時情弃仲翔不言縲紲枉徒  
恨繹微長賈賦愁單闕書怯大梁炯心邪自是  
昭世嬾佯狂鳴玉機全息懷沙事不忘戀恩何敢  
死垂淚對清湘

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  
以見示二十韻一首并序

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尤爲  
高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爲韶州所用者置不  
取其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嘗齊入銅魚亦共頒疑山看積翠湏水想澄  
灣標榜同驚俗清明兩照姦乘輅參孔僅按節服  
侯冊賈傳辭寧切虞童髮未髧秉心方的騰口  
任頌頌聖理高懸象爰書降罰鏐德風流海外和  
氣滿人寰禦魅思猶貸思賢淚自潛在亡均寂寞

柳河東詩集卷下

士

零落閒憚鰥鳳志隨憂盡殘肌觸瘡癩月光搖淺  
瀨風韻碎枯菅海俗衣猶卉山夸髻不鬟泥沙潛  
虺蜮榛莽關豺獍循省誠知懼安排祇自憫食貧  
甘莽鹵被褐譏爛熳達物裁青蘋時珍饌白鵬長  
捐楚客珮未賜大夫環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  
空勞慰顙頰妍唱劇妖嬈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

遠弃甘幽獨誰言值故人好音憐鍛羽濡沫慰窮  
鱗因志情惟舊相知樂更新浪遊輕費日醉無詎  
傷春風月歡寧閒星霜分益親已將名是患還用

道爲隣機事齊飄瓦嫌猜比拾塵高冠余肯賦長  
欽子忘貧晚驚移律暎攜忽此辰開顏時不再  
絆足去何因海上銷魂別天邊弔影身祇應西澗  
水寂寞但垂綸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

寄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  
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  
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珮酬碧霄無枉路徒此  
助離憂

柳河東詩集卷下

十三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

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  
尋層軒隔炎暑迴堊恣窺臨鳳去微音續芝焚芳  
意深游鱗出陷浦唳鶴繞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  
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  
同遲客心驛騶當達步鵲鳩莫相侵今日登高處  
還聞梁父吟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  
號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留畬列騎低殘月鳴茄度碧  
虛稍窮樵客路遙駐楚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  
木疎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盼蠶巫言報精誠  
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俟罪非真吏翻  
慚奉簡書

省試觀慶雲圖詩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九天開祕祉百辟贊嘉  
謨抱日依龍袞非煙近御爐高標連汗漫向望接  
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  
代河圖

柳河東詩集卷下

十四

七言律詩

楊尚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權  
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  
天詔內史新將寫道經曲藝豈能裨捐益微辭祇  
欲播芳馨桂陽知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顧兔靈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

聖代提封盡海壖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夸圖上應  
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推髻老人難借問黃帝深  
峒敢留連南宮有意求遺俗試檢周書王會篇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

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顚泣相逢秬。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鐘。三畝空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遙想荊州人物論，幾迴中夜惜元龍。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十年顚顚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柳河東詩集卷下

五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峰，空齋不語坐高春。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煙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鰐鱗。丈人本是忘機事，爲想年來憔悴容。

得衡廬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爲報秋來鴈幾行。林邑東迴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湯。蒹葭淅瀝含秋露，橘柚玲

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昨客還將遠意問瀟湘。

嶺江南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別舍弟宗一

柳河東詩集卷下

六

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方同楚客憐皇樹，不學荊州利木奴。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寓居湘岸四無隣，世網難嬰每自珍。薛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泉迴淺石依高柳，迥轉垂

藤間綠筠聞道偏爲五禽戲出門鷗鳥更相親

五言絕句

三贈劉貢外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

歸

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  
迴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

公自注昔與德公別於此

海鶴一爲別存亡三十秋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

柳河東詩集卷下

七

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迳至釣磯留待徐

容州

幽徑爲誰開美人城北來王程儻餘暇一上子陵

臺

登柳州峩山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  
州

入黃溪聞猿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

聲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  
雪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  
園

春懷故園

九尾鳴已晚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  
人

柳河東詩集卷下

六

六言絕句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治長雖解縲紲無  
由得見東周

七言絕句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海畔尖山似劒鉞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  
千億散作峰頭望故鄉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

每憶纖鱗游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青岸傍古堠應

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遙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  
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峰前迴鴈時

汨羅遇風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  
爲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  
荆州不過高陽侶一夜春寒滿下廳

柳河東詩集卷下

十九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

達師騶忌鼓鳴琴去和南風愜舜心  
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

南來諸賓

貞一來時送彩牋一行歸鴈慰驚弦  
翰林寂寞誰爲主鳴鳳應須早上天

重別夢得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  
皇恩若許歸田里晚歲當爲隣舍翁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  
祇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官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  
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

柳河東詩集卷下

二十

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  
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  
遙知玄豹在深處下笑羈絆泥塗間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  
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每已厭家雞

重贈二首



問道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如今試遣隈  
墻問已道世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若道柳家無  
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

疊前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在家弄土唯  
嬌女空覺庭前鳥跡多

疊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南宮起草舊連名勸君火急添  
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

柳河東詩集卷下

三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間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  
魚使此後無因寄達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

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苦寫蘭  
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

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桂江日夜流  
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穆丈

東越高僧還姓湯幾時瓊珮出鳴鐺空花一散不  
知處不金英與侍郎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李衡州書迹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  
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勞君遠問龍  
城地正北三千到錦州

種木樹花

上苑年年初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祇應長作龍  
城守剩種庭前木樹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

柳河東詩集卷下

三

道士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蓬萊羽客如  
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  
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  
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邨  
逕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艷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  
春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聞籍田有感

天田不日降皇輿留滯長沙歲又除宣室無由問  
釐事周南何處託成書

柳河東詩集

柳河東詩集卷下

三

唐四家詩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汪立名編立名有鐘鼎字源已著錄是編合刻

唐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四家之詩前有自

序稱四家詩爲宋元人鼻祖學宋元詩者當仍於

唐詩求之故以此矯其弊云

棣華書屋近刻四卷(存二)

卷)

〔清〕朱絢 朱絳 朱綱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棣華書屋  
近刻四卷》提要

棣華書屋近刻

嶺南草

立夏日作

蠻鄉才立夏暑氣早相親  
瘴癘欣無恙鶯花亦戀人  
白藤長簾滑黃葛小衫新  
把酒憐春去虛窓月一輪

東齋即事八首

翩翩乳燕傍簷飛  
寂寂空齋獨掩扉  
昨日山亭烟景好  
滿天風雨送春歸

二

林間小鳥向人啼  
日午樓臺屋角低  
讀罷南窓書一卷  
海棠棠紅到粉廊西

三

空亭徙倚暮雲平  
搔首徘徊月又盈  
此夕最宜傾酒盞  
漏殘蟲咽夜無聲

四

園中無事似山家  
小飲亭前噪暮鴉  
何處鐘聲來遠寺  
一林疎竹幾枝花

五

碧烟輕散叫黃鸝  
小院風微柳弄姿  
最喜夜涼人靜後  
自挑燈讀少陵詩

六

欄干斜倚亂啼鶯  
一樹紅綃照眼明  
幽夢欲成猶未穩  
隔牆飛過洞簫聲

七

修篁簌簌雨霏霏  
梅子初黃荔子肥  
深夜不禁風露冷  
酒邊添著白蕉衣

八

一株新柳曉烟中  
苦坐莎眠醉碧筒  
燈火欲殘花影轉  
珠星幾點映簾櫳

瓶蘭

瓶蘭

夜雨園林靜  
盆蘭引幹長  
鮫紅難比色  
魚白恐無香  
浥水供清玩  
籠烟競曉粧  
悠然小閣裏  
花氣撲衣裳

二

獨坐渾無事  
攤書對紫蘭  
幾回來紺蝶  
未許插花雙  
入夜幽香發  
當窓素影寒  
還宜留燭燭  
夢醒好頻看

喜雨

晴雲日日綺窓橫  
半晌欣聞瀉雷聲  
幾點殘花浮綠水  
一犁好雨慰蒼生  
田間不慮官租缺  
野外俱傳樂歲情  
從此無須憂旱魃  
香稻白酒露葵羹

二

連朝甘澍慰農桑  
綠樹陰多晝漸長  
細草滿園千種嫩  
新荷浸水一池香  
雲邊山色來空翠  
雨後人家樂晚涼  
盡拓窓紗展簾簾  
不妨高枕覓羲皇

五日東園小集

流光冉冉又天中  
把酒東園曲徑通  
紅石榴邊風細細  
綠楊外水融融  
遠山一桁橫眉黛  
小檻三三對酒容  
不勝良夜歡騰處  
欲曉高橋新月朦朧

二

晝色陰陰書幕涼  
滄浪亭上恣徜徉  
花間啼鳥留人住  
簾外飛花點石香  
竹子兩行遮小閣  
桐陰一片傍迴廊  
隔牆何處簫聲發  
丹荔紅蕉共舉觴

池荷同陳一玉作

攜手東園裏  
來看白藕花  
雨餘香自遠  
風過葉微斜  
一一含新彩  
亭亭帶晚霞  
靜中無箇事  
彷彿是田家

二

日暮空亭晚芙蓉散滿池開時低映水折處亂紫  
絲砌下波紋細脂前鳥語遲最應人靜後憑欄玩  
清姿

較射

柳蔭棚雲麗花飛箭路深風和弓減力羽落鳥無  
音不用誇銀鎗何須羨綠沉園中多勝事暇日好  
追尋

美人蕉

幾點紅蕉映短簾愛他灼灼弄芳姿午餘細扇當  
窓立曉起露華凝露華秋照眼不教顏色改隔簾應

許再三窺綠陰坐對何人共一卷離騷一局棋

珍珠廟

粉廊瑤砌曉風幽珠露濛濛滴未休仙女迎寒肌  
起栗蛟人臨別泪難收憑將漢浦當年佩銷却湘  
江一段愁暗想水晶簾子下粧成斜挂玉釵頭

雨後偶作

急雨驟煩熱孤燈怯晚颺蟬聲咽高柳螢火照清  
池閃閃雲中電淒淒病裏詩故園何處是此夜最  
相思

二

寂寞空階雨凄涼故園心屢黏苔蘚滑門掩綠  
深照照微聞漏冷冷靜理琴治愁惟賴酒把酸且  
頻斟

食荔枝

蕉核曾聞結子遲迎涼採摘滿花莢紅羅綴栗留  
遺譜白玉填歌憶好詩隔夜領愁香乍減飽餐恰  
值雨新滋楊梅虛橘羞難及一吸瓊漿慰夢思

並頭簾

小庭漠漠綠烟橫簾外芳蘭並蒂生楚客當年未  
敢拈嶺南華嶺著新名

二

青青同幹自來無筌案何曾入畫圖休說元嘉當  
日事兩華不數額塘湖

七夕

珠簾冰簟月明時今夕微涼動客思銀浦一年憐  
間闕星帷此際慰幽期風清香冷人無語蛩響鷄  
鳴別未遲隔水朝朝增悵望離情應只兩心知

七夕後一日

斷鴻聲裏報清秋皎皎雙星淚未收昨夜雲邊多  
舊恨今朝河畔有新愁一天寂寞梧桐影滿砌蕭

條蟬蟬幽底事玉晨催夜織經年方許會橋頭

十四日亥時立秋

露洗華桐濕燈昏已立秋新涼方喜至餘暑尚驚  
留人靜蛩聲急庭深鳥意幽披衣兀坐久斜月上  
簾鉤

二

炎熱朝朝逼涼風一夕催歲時無意換林樹有聲  
來繞砌流螢火飛花點石苔果然秋色好深夜酌  
螺杯

閏七夕次文益韻

金華心

古

涼蟾淡澹影如弦暗擲金梭度細烟牛女經時悲  
永夜鵲橋兩會喜今年已拚終歲離情積豈料臨  
河隔月填珍重良宵多繾綣尖風搖碎水萍錢

夜坐有懷故山

故園離別久此夜倍含情雨潤花添色風催樹有  
聲翠烟迷遠岫紅燭伴深更獨向庭邊立棲鳥靜  
不驚

二

枕簟涼如洗蕭然靜賭棋玲瓏簾弄影婀娜柳垂  
絲香燕蟬頭鼎花明鹿眼籬端居清興遠翠蓋滿

西池

出郭同二兄作

魚尾雲籠嫩碧天今朝出郭小泥連幾行新雁眠  
衰草一片殘霞間碎烟珠水靜添秋雨後江楓斜  
臥小亭前歸來最喜城邊路滿目飛紅繫釣船

二

穩馬輕衫燕子涼嶺南到處好天光參差帆影依  
城郭寂歷山嵐近野莊繞岸綠榕秋弄色滿街丹  
雘雨添香露閣不厭頻來此錦浦西風引興長

題畫

綠襟靈鳥喜初生慧性奇安翼未成錦慢乍開方  
學語珠籠初入早含情井桐落葉香秔冷夜雨侵  
階舞羽輕繡領翠裳應有待幾回愛惜傍簾旌

題畫

輕盈素質謝嬌紅郁郁繁香趁曉風自是伏家矜  
別種淡粧顧影月明中 白牡丹

二

深紅嫩白滿枝頭醉眼年年解客愁喜得春風窺  
一面疎烟碎雨葉間收 紅白桃花

三

呢喃素色傍花飛來去惟尋白板扉不學鳥不棲

畫棟翩翩疑自雪中歸 白燕

四

厭雲淡日籠微黃野客無心送曉香只恐夜來風

露損好開錦帳護新粧 黃薔薇

五

水風細細納涼時菱葉萍花胃藕絲兩兩紅魚圖

舊裏悠然也自許人知 紅魚

六

涼花處處遍竟田有蝶尋香劇可憐我亦披圖消

七

別恨欲安紋簾傍花眠 野花孤蝶

八

綠陰紅影日舒長花障垂垂喜晚涼不向庭前闌

顏色偏依石畔引蜂忙 小花卷石

九

蕭蕭風雨一天秋叢菊深黃十采毬縱使摧花有

青女寒容冷艷不須愁 菊

十

汀洲漫漫水無涯幾穗紅珠映素沙願得黃蜂能

愛惜不教冷落讓春花 紅蓼花

十

數枝冷艷欲遮欄裏露含烟正未殘想像團窠西

蜀錦餘香留與畫中看 木芙蓉

十一

隨春清瘦粉爲身野鳥幽樓離俗塵粧罷菱花窺

別態一枝冷蕊越粧新 梅

十二

商畧離根種水仙冰肌映月影娟娟最憐風貌如

姑射滿貯宜磁置枕前 水仙花

諸葛武侯銅鼓歌六十韻

秋雲曄曄繞粵秀秋風吹出青屏顏高齋縱覽古

人蹟中有銅鼓光漏爛銅鼓傳聞日已久伏波諸

葛名如山伏波不緣椒闢貴奉命征討無辭艱西

定金城玉門塞南擊石駁銀生蠻 石駁銀生皆功

成封侯賜食邑屹立銅柱高難扳其時越駱貢銅

鼓幕溪披箐切 奔聯聯輶心 元徽之詩當 終背

蠻俗以物相遺 俱以帛結於背 不可紀惟恐後至爭頻頻銅鼓羅

致伏波側厥質精美堪鎔錫仿名馬式良冶鑄上

表進立形埤間其鼓雖未至中國其銅已自登天

關後百餘年有諸葛削平四郡南征還大小勃弄

路險惡東西汭水流淙淙北史隋史萬歲征蠻經大勃月小勃弄過諸葛  
亮立碑處東汭溪西汭蠻中銅鼓最寶重用以攻  
戰驅射獲用以禱祠誦淫鬼用以嫁娶鳴通關一  
朝盡輸漢營墨花跌蕊蓋車輪繫金環寶劍約臂  
足坎坎亂擊驚聲屏蠻女作樂足臂皆有口資戶  
帳賦雞羽蠻人大口歲輪布一匹小口燭籠堆積  
齊峰巒後漢書載秦人令蠻歲輪帳布八丈二種  
華績布白勝雪取其花織為布見廣志他皮畫  
甲文如龍紐莎廉獻越駿矮越駿之西多馬草產  
紐莎廉之飲以米滿善馬名越駿駿歲中  
七年可即見新唐書所乘擊奉膜弓彎新唐書載  
野桑生石上其枝兩向而下取鐸鞘浪劍利莫比  
以鳥弓不筋漆而刊名曰喚弓鐸鞘浪劍利莫比  
鐸鞘狀如殘刃有孔旁連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  
不洞浪劍鐸時以毒藥并治取迎躍如星者九十  
年乃成一名鬱金華銀撲供無恆金華銀撲富強  
刀俱見新唐書金華銀撲供無恆俱見文選富強  
原屬根本計渡瀘豈畏蛇蠱蠱會當討曹匡漢業  
克復許洛恢瀛寰南中止以渠帥治九溪十嶺蠻  
謂州情歡憫武侯得鼓四沉瘞山石礪礪波淪漆  
北流有銅鼓潭縣有銅鼓山後人得之索高  
鼓灘相傳諸葛散理以服蠻俗  
直牛牽百尾銅千緩武侯所藏富家爭購百牛  
不土黏水漬歷歲月苦青羽翠誰識詢我觀前史  
三數息終夕不寐魚鰐鰐緬懷自古豪傑士類非

庸俗能窺矚伏波少不守章句至老浴鐵猶躬擐  
武侯出師尚雅飭扇搖白羽巾仍綸二公忘身志  
社稷同為起懦開貪頑平時論世每神往况今撫  
物勞追攀武侯奇才本天授制器真足凌輪殿黃  
間大弩運機發箭袖細鎧披堅緊要知此鼓定公  
鑄想與神釜同時頒武侯有行軍金刻丁壬貞元  
雍驃各進樂唐貞元中雍驃各進樂樂部競奏  
何繁嘖驃歌四章舞成字雍曲十二工迴顧樂歌  
四章舞南詔奉聖樂五生雍卷樂曲玉螺一吹銅  
凡十二曲皆有名義詳載新唐書  
鼓擊書帶葉葉風螺螺上書鳥獸草木絳襦  
七節拂鳥翼綵雲八卦搖花鬘又舞人服綵色七  
排袵以象鳥翼女子歌樂舞太常編之入觀部史  
者首飾雙鳳八卦綵雲花鬘太常編之入觀部史  
官樂志何嘗剛迨朱南遷始弗考收藏秘閣嚴局  
樓後來贗者亦已夥當時舊物棲荆管我來南海  
越雙歲披覽志乘探幽閒扶胥渡煥祝融宅天妃  
祠壓黃木灣其中銅鼓並苦澀鼉鼉對對相迴環  
山胞水怪悉羅列何殊禹鼎窮神姦廣州記南海  
有銅鼓鼓腹隱起或作海魚之類周迴有蝦蟆十二兩兩相對合州擊雷有銅鼓  
類周迴有蝦蟆十二兩兩相對合州擊雷有銅鼓  
宓義卦畫陰陽照雷州志擊雷有銅鼓朱崖之鼓  
尤怪異數十里外聞號號瓊州志永樂中黎兵擊



之聲聞執如此鼓出諸葛星乳錯落雲霞殷于午  
常分淺深色銅器入上千年純青如銅翠其色子  
綠晦明不改黃朱斑蟲魚紛紛各就列星辰一一  
咸歸班其鼓上列蟲魚及星辰雲雷之象紅紋木架紫貝鈿碧絲  
縹繫金油環勾勾輪輪異響發想見蠻女堆高鬟  
只今萬里凜職貢繩山驅海周方圓踟躕連臂謹  
且舞吹笙振鼓聲喧喧滄溟久看颶颶息尚舉那  
有羈氓豚鳥言卉服市有縑水居木飲人無羣朱崖  
海中有地千餘里絕無水氣其人相與趨庭稽古  
斷大木盆承其汁而飲之見之遊誌

梧葉飛瓊驪

送別陳士琬

疎狂初不倩人傳磊落胸襟比昔賢嶺嶠一年增  
酒量閩江千里夢燈前幾行紅樹迎歸棹無數青  
山送暮天惆悵情深分袂去知君回首更流連

五色鸚鵡

扶南靈鳥舞媚媚午夢歌聲到枕前彩羽翻翻應  
自喜綺寮寂寞最堪憐語語翠管香喉滑影入菱  
花麗色全暇日幽齋須愛惜碧欄干畔對詳妍

題文益月波吹笛圖

風微月淡水粘天斗笠漁竿上小船鐵笛一聲吹  
入破驚鶩無數拍涼烟

二

揮蒿抽櫓泊清波為愛樓前作釣歌楓葉沙汀人  
寂寂一蓬秋色一堆簑

題秋原放牛卷

荒田漠漠淡烟飛山色蒼茫滴翠微最是晚來村  
舍好天高風冷喚牛歸

二

野步沙邊望眼遙長橋屋角碎霞低不知烏犢來

何處斜倚霜林橋隴西

答四弟

空庭紙閣蔚藍天此日欣然竹素傳趨侍二人歸  
未得睽連萬里意相憐風搖涼葉桐陰碎簾捲深  
更燕子還珍重冬餘束行李嶺南官署度殘年

夏夜書事次原韻

幾株弱柳傍層檐入夜幽齋補塵籤竹尾影低妨  
蝶睡石苔絲滑引蜂粘邀涼北檻微開幕驅暑南  
窓暫下簾最喜小庭清絕處一杯綠蟻自頻添

城西村行次原韻

出城暑氣未全消溪水無聲入野均滿目花枝迎  
客面半天雲影掛林梢參差村市閑沽酒遠近人  
家自束茅斜日歸來猶未晚山前烟霧點晴郊

雨後書懷次原韻

畫幕垂幽閣青燈影自長閒中惟覓句小立靜搜  
涼細雨蕉花濕微風蕩子香翛然高柳在尚倚讀  
書堂

雨後三兄招飲看荷次原韻

冥濛風色似村家涼雨蕭蕭竹徑斜隔院高樓依  
畫檻滿池碧水浴新蛙

二

垂楊踈踈拂灣橋雨練風搓學舞腰遙憶水亭簾  
捲處呼童更挿水芝苗

三

微聞蘆裏棹歌來豪飲酣呼暮色催携得香苞歸  
去好銅瓶入夜一花開

四

門外萍花好睡天媚人婀娜舞叢道短簫幾曲閑  
千裏紅翠依稀思渺然

竹影次原韻

風亭深夜好探釣繞砌疎螢響未休更是月明叢  
竹亂一簾素影滿林頭

二

娟娟青色慰幽思嫩筍抽梢補舊枝笛簾藤牀莫  
收拾好風吹送納涼時

張樞侯劉恭孺兩先生偕諸公携榼東園即

席口占二首

嫩涼入戶遠山青酒榼茶籃上小亭千箇竹陰消  
暑氣一簾秋色快雲屏紅蓮花雨垂垂滴白管簫  
聲細細聽改席池邊風露晚遙天幾點逗疎星

二

名賢勝引共招尋蕉葉參差撲檻陰鳳子雨餘黏  
粉蕊魚兒蘋底解絲琴葡萄緩酌香螺淺翡翠斜  
飛錦樹深歌罷舞停還小立滄浪亭畔有清音

佛手柑

素手承頭枕簟涼琵琶停撥倚筠牀烏皮髹几舒  
纖玉水色晶盤借淺黃酒半藏鈎拳競出花前摘  
蕊爪猶香霜來暑退真無事一縷茶烟綠粉廊

英石硯山

我生有石癖緬追顏米蜀探袖誇玲瓏呼丈具袍

煥當年三數公有好亦相逐蘇詠仇池二歌記黃  
溪六磊魂靈泉安紛紛市中需搜求三載餘奇者  
未入目一顧几案間綠光淨如沐八月秋漸殘披  
襟坐深屋天外雁聲寒亭中人影獨敗荷尚搖曳  
嫩蝶時飛雙冷氣染丹楓小瓶貯黃菊白簾絕塵  
囂青綢滿厨麗古硯列細紋金猊噴微韻階廡墨  
半九响吟筆一束昨日得神品聳拔來澗谷磯砂  
嶺嶙峋曉巧柱秀肱骨瘦本天然峰尖喜不禿較  
之靈璧產稜角謝斧鑿比之武康出脉絡多秀朴  
更有鏗鏘音輕扣開餘碧更有瑩徹光巧採貴如

六

晴嶺南石最佳所出自韶麓憶我入粵時短蓬罩  
小船到彼亦聞名買置皆碌碌曩時不能得今此  
須輕損愛惜實無已下拜容自肅窓內堆青嶺瑤  
頭叢幽竹呼童煮茗芽挑燈且夜讀

紅梅秋花次二兄韻

應悔隨春意早關故留紅影莫相干暗香侵幕時  
藏蝶頻頻宜人較勝蘭風靜清姿秋更好夜涼幽  
色露初圓最憐冷藥窓前態移燭呼童子細看

中秋夕分賦

寒露飄桐一半秋都籃携具續良遊清歌隔院聲

疊細圖影篩簾淡淡幽深夜階前蛩和杵涼天促  
席手探瓊霜娥罷舞霓裳序好句遲成送玉舟

次德峙韻

提携小檻趁花行桂樹叢叢日影長簾外仙姿爭  
弄色風前珠萼暗飄香帽欹曲檻看繁蕊手折低  
枝受午涼洗盞呼童重命酒官園野趣似山莊  
市南雜咏二十首爲竹垞十兄賦

梅花溪

舍後寒梅放籬前春水生冷香紫客夢夜雨憶溪  
聲

鷓鴣灘

港澗風吹穀沙平水露灘晴波浮繡鴨拖杖隔籬  
看

抽帆步

落日送歸艇孤村生晚烟但看蓬脚轉已到小門  
前

菱池

小沼魚爭躍長堤鳥自呼溟濛烟雨裏秋色染菰  
蒲

釣船舫

架木苦香草挑泥壅細流任他風雨橫不損釣魚舟

芋陂

窄窄車溝裏青青種土芝愛看顏色好衝雨上荒陂

潛采堂

暖曝茅簷日涼眠竹簟風經年無客到即此是山中

竹垞

迸土猶頭密梢牆鳳尾多北窓簡簟滑高枕恣吟哦

梧葉榭

涼露簷前滴高梧歷歲深不須畏長日砌畔有清陰

黃雀疇

秔稻村村熟張羅向野田江鄉秋最好黃雀盡披綿

青槐汧

雙槐舞青蚪盤空恣挈攬落花漾清池游魚不敢

耐

麝香書屋

風庭掃落葉校定書一屋羨茲八萬卷夜靜有人讀

桂之樹軒

老樹發古香涼蟾照素節忽送商風來枝頭灑黃雪

春酒庫

依方釀月波入夜酒鳴甕日日醉花陰不待白衣送

靜志居

牆外樹成團籬根花作片傍檻裊游絲隔簾撲雙燕

軀舫

深更爐火殘凍雀噪簷底主客各相忘醒醉任行止

煮茶聽雪之亭

樓皮縛小亭汎埽頗幽潔亭中沸茶聲亭外墮玉屑

擁書樓

閒暇登高樓一編手自展拚錢買異書篋內衣可

真

蝴蝶局

酣酣氣息勻栩栩神魂縱小院寂無人鳥啼喚清

夢

六峰閣

小閣起牆隈恰對晴巒六主人爲看山留地不種

竹

城南雜咏二十首爲竹垞十兄賦

駕鵞湖

蘆荻花邊把釣鶯鶯叢裏停船夜靜忽聞漁唱烟

黃南車。

主

籠一片湖天

娛老橋

欵乃數聲柔櫓彎環三丈高橋小舫裝成鶴渡看

他秋水逍遙

放鶴洲

野濶開籠放鶴庭閒掃石彈琴朝暮諸禽啁哢參

差古木幽深

柳圩

輕絮亂飄莎逕長條斜搭闌干入夜柳陰噴笛水

天擁出晶丸

鵞渡

雨後鴨頭波滑風來虎眼紋多仙客愛棲雲壑輕

輪載向烟道

蘭風徑

木犀茶經已就翻書更譜國香欲使幽蘭被徑過

尋花匠留方

塔火灣

菱港曲通寺院風鈴語近簾櫳點破冥蒙夜色幾

層塔火微紅

紅魚港

黃南車。

主

板凳橋邊水漲剪刀葉畔魚肥日暮釣船未返昏

燈半掩柴扉

菱葉汊

小港樵歌聲起浮萍細葉撐開採罷湖菱紫角斜

風疎雨歸來

豆花籬

引蔓雞頭竹細扶花象眼屏虛試聽豆棚閒話又

添幾則農書

野史亭

仕宦浮沉一紀文章根柢六經有意削繁刊誤不

坊野史名亭

南洞

薰水千條綠柳掀風一幅青帘魚艇忽齊窓檻湖  
波經雨初添

北洞

頽岸枯藤交絡孤村老樹成圍落日風吹霞散疎  
籬犬吠船歸

杏花春雨山房

小院顚風送雨疎疎密密斜斜紅濕臘支欲滴新  
妝競學朝霞

蟹舍

夜火秋田似豆香杭清露如珠月黑漁人不寐暗  
聽郭索聲簾

茶烟閣

枯樹時聞鳥啄甕琴試作蟹行芥片摘來廟後當  
風自理茶鐺

木筆龕

香苞細勻脂粉女郎花滿龕前日暖蜂喧蝶舞游  
絲百尺爭纏

橙子岡

雨染斑斑細草霜香索索新橙岡上烏青細碎手  
拖竹杖徐行

菊勝

籬畔遍栽寒菊紫英黃蕊霜滋小榭無人送酒呼  
童煮茗題詩

小長蘆

作態白花飛絮無人涼露如傾寂寂沙汀雲影颯  
颯秋風雁聲

之端州登舟有作

郭外風光好長堤一片秋新霜濕紅葉淺落沙  
鷗帆掛停雙槳雲開縱遠昨江程三百里安穩望

端州

鈴山寺

古刹經年在鈴山久得名野僧披壞衲老木送秋  
聲雲影山巔近沙痕水際平匆匆看未盡回首有  
餘情

二

風急江濤湧林深氣覺寒斷碑留古字慧殿對晴  
巒細溜澗邊落山花秋後殘端州多勝蹟停棹暫  
盤桓

寨網

仰鶯馴鷗與不孤荒陂一望盡平蕪漁人午後渾  
無事點綴晴江曝網圖

舟中即事同二兄作十絕句

笑翠都藍上小舸芙蓉花外水溶溶我生酷有看  
山癖斜倚蓬窓對遠峰

二

塢粉牆圍屋數間綠榕樹底設柴關趁虛人散無  
船泊鵝鴨紛紛占碧灣

三

疎林落葉自成堆小舫紅窓兩面開極目蒼茫秋  
漸老涼烟淡處有人來

四

樹色青青映客衣罨竿魚網傍苔磯江風乍息孤  
舟穩新鷺雙雙帖水飛

五

鳥宿圓沙靜不鳴露濃夜半客舟行烏蓬載月渾  
如雪枕畔惟聞鼓棹聲

六

江花江草總淒迷晚稻風吹一樣齊薄暮荒陂烟

曉鷺萬鴉回陣遠天低

七

又見山頭夕照斜繞江開盡荻蘆花西風吹得秋  
容淡水退平灘露素沙

八

抽梢翠竹自亭亭鷺鼓鳬鐘向晚聽幾點漁燈射  
波面水光凌亂攪疎星

九

寂靜清波似鏡平風寒水鳥咽無聲一天素影江  
千白舟子綠山棹瑟行

十

遠汀老樹白雲封螢冷燈昏露滴濃水枕夢酣誰  
喚覺江邊古寺響疎鐘

端州即事

江圍山繞翠烟橫兩岸龍鬚細草生風景真堪入  
圖畫端州原不遜羊城

二

隔岸叢叢半草居消閒猶喜帶殘書參差艇子沿  
城泊風冷漁人猶捕魚

夜過羚羊峽

舟入羚羊峽黃昏安穩過高崖披長緯短棹劃雪  
波水急游鳬少林疎落葉多喜無風浪惡纖月影  
婆娑

紫洞

香蒲十幅受長風蟲語頻提細草中夜靜披衣坐  
船尾滿江烟雨正濛濛

棟華書屋近刻

魚丘朱綱子聽

濟南草

遊張園留飲次豐原韻

纔過橋西轉柳東一溪清淺抱亭中鴨浮灘上頭  
邊綠燕撲簾前領下紅天氣正宜梅釀雨郊原已  
見麥梳風此行更不同看竹驚起南窓打睡翁時主

二

又見簷邊樹影斜幽清風景自當誇烏皮几上紅

香雨草

絲硯碧玉甌中白乳茶沿路細蒲迎客坐一林新  
笋似吾家夕陽何事催歸去緩緩垂鞭跨五花

夏夜書事

淡月凄清照矮檐開編細讀檢書籤竹間鶴睡風  
初定草外螢飛雨乍枯古硯墨濃閒作字小爐香  
爐漫垂簾夜深猶坐燈窓下自煮新茶水半添

城西村行

麥隴如珠露未消朝來鞭馬出城初幾株花影當  
村背一陣烏聲上樹梢野寺壞牆延舊蘚田家老  
屋補新茅更憐直北青青裡山色嵐光逼近郊



養鶴

回首山巢共水村  
與人近玩更何論  
因供菰米春  
當夜爲買魚苗擔  
到門淒冷月光寒  
碧落蕭疎雨  
點暗黃昏  
亂荷新竹紗窓外  
風景偏宜伴小園

喜五兄自粵署歸

羊城已作半年遊  
爲憶家山不再留  
丹荔黃蕉將滿市  
蜃烟蠻雨便登舟  
入門祇道親闈好  
把臂應消客邸愁  
更自喝喝多瑣細  
一窓斜日話難休

聞二兄於三月十六日自粵北歸尋又不果

得長句奉寄

遲遲音書倩驛傳  
連離最苦是經年  
鵲華秋老人  
相別嶺海春深客  
未還得侍鯉庭君  
自喜并疎荆  
樹我堪憐下簾小院  
更初寂獨步迴廊月午天

有懷粵署深柳讀書堂

高柳陰遮白粉牆  
倘佯不爲瘦能狂  
橘奴幾樹垂  
垂簷竹祖千竿  
颯颯涼翠鈿雀屏  
春院落紅翎鸚  
語夜迴廊定知昔日  
明窓下草合苔封正莽蒼

雨後夜坐書懷

危坐挑燈讀空聞漏鼓長  
遠烟天黯淡小雨夜淒涼  
京園竹新抽嫩瓶花欲墮  
香驚心蟲語亂歲月去

堂

憶荔枝

手香摘後露猶滋  
顆顆堆盤三兩枝  
斜日樹梢看  
更好片霞樓外映  
相宜江家嫩綠無煩數  
何氏輕紅未可知  
襦作絳羅膚白玉果然  
不負子瞻詩

次五兄自高唐歸韻

辛苦山程復水程  
低星遠火又宵征  
譬嫌百罰深  
杯少卯酒還添兩頰醒

壽山石羅漢

羅得雲根細若絲  
白盤雙足赤微髭  
袈裟袒看胸

全露可是當年照照師

雨後三兄招集團亭看荷同五兄作四絕句

低檐茅屋兩三家  
纔築田塍幾道斜  
遮檻綠楊鶯  
去鳥傍籬青草亂鳴蛙

二

漁舟輕泛出危橋  
雨後新增水半腰  
白白藕花飛  
燕子青青萍葉過魚苗

三

側帽垂鞭跨馬來  
舍西又見夕陽催  
斜行碧葉田  
田去小扇朱扉恰恰開

四

門巷清幽淡沱天香風可惜幾枝蓮酒闌人去真  
愁絕沙白橋紅總惘然

夏夜無事戲作迴文絕句

燈窓小讀夜昏黃暮裊輕烟剩暗香凭過檻前風  
峭冷稜稜白月落西牆

竹影

把酒論詩正未休晚風微覺動簾鉤新篁月照東  
牆角一幅文同在上頭

二

清南草

四

渭川相浦渺難思細看都疑畫折枝不耐風翻窓  
影亂三更人靜夢回時

遙和諸葛武侯銅鼓歌六十韻

侵晨中庭烏鵲噪家書萬里來羊城高堂邇者眠  
食健瞻望稍釋心京京別絨尺一截桃竹閑筒頻  
覺騰光晶中有銅鼓歌五首文采巨麗音宏曾海  
苔香棧孽矮幅蠅頭小字書斜行牙孽舌橋苦艱  
澀句奇韻險勞經營陳子茅子金石奏伯氏仲氏  
撫笏鳴更觀小阮力排界如逐羸卒驅精兵北史  
精騎數千足敵君羸卒十萬鼓雖未見意可會况

復羣籍堆縱橫日長一室肆考証邀遮珍異填置

畧在昔伏波定交趾蔚宗初始昭其名文人識大  
井識小筆墨實足開簾育稗官野乘浩且博山經

地志詳而明晉書載記亦及此赫連勃勃金鎔成  
梁書歐陽頔在粵前後羅致歸天帳唐書志列四

裔樂大常兼採西南聲餘史紛紛紀異俗羣蠻最  
愛釵鼓鏗紹興古器庫有二但見落落排閑閣董

道書跋述欵識陸游筆記存譏評此外小說難殫  
究彼此有若符合并載稽蜀漢蒙詔叛建興三月

師南征武侯藉此服狸獠沉沙棲草埋坳泓珠官

清南草

五

村中蛙黽躍象郡嶺上雲霄呼羅施扣時龍攫攫  
威寧擊處巖砢碎山咀水涯發幽怪入眼那不神  
魂驚今之銅鼓毋乃是何年捐自何蠻坑要之器  
以人始重俯視餘鼓皆平平三代之器半湮沒間  
有一二藏墳塋發丘掘塚極校殫量金革帛爭携  
擊句容偽鑄形則似藥塗醋煮銅猶錕句容於唐  
器陶南村輟耕錄辨之甚詳吾徒考古別真贋所貴博物精權  
衡質者厥聲重以濁真者厥聲微以清或於其象  
較小大或於其體分重輕或於規模定時代或於  
厚薄觀浮貞或於水土辨剝蝕或於顏色窺枯榮

即如銅鼓亦漢器奇型詭製非常程或大如鐘撞  
鎗磬或小如磬椎響譚或腰小瘦如杖鼓或身矮  
縮如鏡鉦或如其口狀侈哆或如豕腹形膨臍鼓  
間花紋亦不一山泉藻木禽魚呈或尤般般寫仁  
獸或飛翹觀圖祥鵬或作蝦蟆跳奔翳或作蝌蚪  
浮汀滢或林中眠將子鹿或波面躍掉尾鯨或行  
趨趨佛佛醉或步躑躑變變雙亦或蛞蝓列瑣細  
亦或豹雀相趨趨亦或茸茸草草圻亦或荷荷蟹  
花萌亦或鐘乳珠珠的亦或海帶絲紫紫翻書今  
始得大畧再誦諸作逾彭蠡因知初時意先快乍

濟南車

六

見未免眸空瞳生世不學猶穴處北史雷此語直  
可銘書棚自離珠江十五月載閱秋蟀逾春鴈每  
當秋風發長歎側身南望心忤忤晨餐夕膳常春  
總束暫徒有循陔情離羣索居亦已久策馬悔不  
從諸兄官齋政閒清似水新詩暇日篇篇真椰子  
漿傾翡翠杓葡萄酒瀉玻璃罌紅蕉丹荔日飽嗽  
海花崗草時抽莖我親矢懷比吳隱南史王鎮之  
宋孝武謂人曰鎮之少越裝不治餘空籬南史王  
著清續必將繼吳隱南史王越裝不治餘空籬  
南海嘆曰吾欲遺摩挲止寶獨中鼓更無他物陪  
軒檻臨風搖毫和長句惜無大翼如雲生用昌  
黎語

早起

披衣睡已足恰是早涼天星沒僅先起柳藏鴉正  
眠籬根滋碧鮮瓶外墮紅蓮此際看書好微風到  
案邊

排悶次韻

徜徉人靜後寂寞意如何鵲睡依頰壁蟲鳴出短  
莎凭闌看月久插架檢書多綠酒明燈夜花箋細  
細哦

次二兄見懷韻却寄

去歲遠離秋又初縑衣欲換每欲收廉低月淡奴

濟南車

七

烹茗窓小燈昏自讀書白色滿階深夜露紅香隔  
院放秋葉相思兄弟情同切應念家山舊結廬

二

客裏風光應有題來詩開讀草堂西露涼簾捲看  
朝鶴風靜窓閒聽午雞枯葉堆牆黃淡淡嫩莎沿  
砌碧萋萋團圞官舍如何樂添我愁思未許齊

喜雨

早起看書趁曉涼單衾低枕剌匡牀燕隨急雨歸  
茅屋竹約斜風見女牆荷面亂跳珠萬點檐牙高  
續綆千行旱蝗久已無餘粒猶得秋耕補歲穰

新晴適五兄過舍讀書喜而有作

寂寥滋味久相諳故紙堆中日飽酣喜得與兄酬  
好句無須覓客作清談苔痕尚濕滿前綠天色初  
晴分外藍簾下雙雙飛燕子逢君亦是語呢喃

閒中偶成

徙倚茅堂聽午雞作詩每自恨無題飛飛粉蝶過  
牆去穀穀黃鴉向屋啼不爲燒香簾始下便於烹  
茗坐常低楚辭尚未讀終卷手自推窓日又西

閏七夕

金輿再得適牛郎淡月光中步幾番仍傍銀河見

濟南草

八

清淺更沾玉露覺淒涼新愁一月今宵盡舊怨終  
年明日長九孔駕針重乞巧高樓喜殺掃眉娘

苔得宜字

簾前一片綠痕滋不是幽人未許知白月下階初  
照處碧烟滿院正留時寒蛩吟後看偏好病鶴眠  
來覺更宜徙倚闌干西北角密錢錢樣亦堪詩

集宇

日落鴉栖處人家與郭連新篁周隴上香草種門  
前西樹多紅槿遙汀有白蓮烹魚設雙腳爛醉看  
青天

夜坐無聊得長句遣懷

常掩雙扉不愛譚地偏巷靜少人家門前牆舊添  
青粉几上燈明罩絳紗愁絕惟思書可讀病中伏  
有夢堪誇開情最是更初寂銀鴨香烟一縷斜

雞冠花

秋光三尺短籬旁爛熳花冠簇紫香早起霜寒月  
未下不成咿喔也淒涼

茉莉花

放得幽香三兩枝摘來曉露最相宜綠紗窓裡晨  
粧後重整花簪向鏡時

月下聞蟬

九

人靜下簾未睡又聽庭院更殘女牆月色如畫老  
樹蟬聲正寒

偶得一馬甚神駿

帶得應從大宛來自今可免策駑駘黃衫烏帽尋  
花去玉勒青絲傍柳回

鍾聖與招集明湖八絕句次文益韻

春色將殘湖上去波光山色總成藍青帘遙見風  
前漾賣酒人家在水南

買得輕舟盪水邊依依柳色已堪憐停棹且向橋  
陰泊要待餘酣更溯沿

三

柳條如線欲遮堤蘆葉成雛又遠畦雅令閒拈判  
一醉長瓶已見折紅泥

四

蓬底披衿待暮涼誰家臨水作迴廊  
樓下豹子鳴嘶過粉牆

五

家家茅屋向湖開一帶城陰遶北回  
葦子萬蒲低

濟南草

十

亞處閒看鴨鴨近船來

六

鴉飛杳杳望中無城角輕烟一縷孤  
映水殘陽看更好主人留客酒頻呼

七

喜得相逢已浹旬阿咸才思向無倫  
征車又作明朝別珍重逢閒病後人

八

臘醺新熟亦可誇畦丁曉送一籠蝦  
若能續醉同歸去西巷城南是我家

棟華書屋近刻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歷城朱絳朱絳朱綱兄弟三人之合集也綱有  
稼村集綱有蒼雪山房稿皆已著錄絳字子桓由  
貢生官至廣東布政使此集凡綱嶺南草一卷蓋  
江集一卷乃其省親粵東時作絳嶺南草一卷蓋  
與綱同行所作綱濟南草一卷中有閏二兄自粵  
北歸詩蓋與綱絳嶺南詩同時所作故合刊云

# 明文在一百卷

〔清〕薛熙編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古淥

水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在一

百卷》提要

今上御宇之十有八年，詔修前明一代之史，良以國可亡而史不可亡，甚盛典也。熙窮居草澤，亦嘗與二三子竊念之，史不可亡，而一代之文可以備史編之闕者，獨可亡乎？顧文集繁雜，觀者無所適從，而又囿於明季雜亂之見，雖大儒宿學亦弄置不觀，遂以為前明無文，而文亡即有觀者亦嘗選輯而徑路不介，棄取未當，不得已久之而知明文之亡殆亡於宋景濂先生之集乎？或者謂潛溪實為開國文臣之冠，一代之文實始倡之，而子頤以為文亡所由亡何也？熙曰：明初之文之盛，潛溪開其始，明季之文之亂，亦潛溪成其終。蓋潛溪之集不一體，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塗澤之文，洪永以及正嘉朝之諸公善學潛溪者，得其俊永而間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盛也；隆萬以及啓禎朝之諸公不善學潛溪者，得其塗澤而亦間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亂也。亂則已必然之理，所以明文之不可以不選也。選之維何？取其俊永者十，蓋居其八矣。俊永者何？是乃所謂文也，不則即孔子之所謂言之不文也。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平淡者取其備體，塗澤者取其不雜，不過十之一二而已。閱斯編者必察以景濂先生之全集而讀之，而知熙之苦心，蓋近已十有五年而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歸震川先生示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以上而與之並，而不及唐之韓柳者，以昌黎挺出於瑣瑣藻績之中而陶汰未盡，則猶有塗澤者存，抑州始尚聞於唐之習氣，至中歲乃大變始盡去其塗澤者，今其文可觀也。至於宋元之文，則平淡而加以俊永矣。熙謂是編之文直可以比並宋元而追數千載以上者，又以潛溪為首，切於手數千載以上之文，非猶夫人之文蓋六經

四子之文也所謂淡而不厭者也潛溪先生亦曰為文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彼塗澤者矯語秦漢夫秦漢之人不過李斯鄒衍司馬相如輩而已以視孔孟何如哉由斯以觀則有明一代之文斷斷在茲不可誣也是國雖亡而文不與之俱亡也熙將以類編次之授學子輩卒業焉若欲以備史編之闕失塵乙夜之覽觀行世傳後庶實不敢聊為誌之

康熙三十二年春三月望前三日吳郡後學薛熙謹序



明末在序

一

明末在序

一

吾師半園先生既纂輯明文在編為一百卷自為序授劉重讀之  
余曰善於是鏞與同門生太倉徐子龍驤吳縣倪子霽仁和金子  
彬董謀鏗諸梓以廣其傳非先生意也既鏤版成諸子以鏞齒差  
長宜有序鏞於是私於先生曰先生為人孤行己意世之不悅於  
先生也久矣世之好管議而不樂成人之美者衆矣是編出而鏞  
輩親受業於先生者知之深其不知者或議有明三百年之人文  
具在採之而人物不備選之而棄取未當則奈何先生笑曰藏諸  
可也鏞唯唯退一日又以請先生曰甚哉子之固也六籍之傳亦  
有幸有不幸焉奚其備乎季札聘魯魯人為之歌齊嘆曰美哉泱  
泱大國之風必非教辟驕志之音也則知太公以至四公時之正  
風子札猶及見且聞之孔子與子札同時且詩又在魯而止錄哀  
衆時之變風雖鳴以下十有一篇者孔子偶不及見其正風則齊  
之不幸也至於時異勢殊而至殘闕失次者經傳中多有之豈孔  
子之博觀而不能求其備歟蘇子瞻謂蕭統之文選選之未當淵  
明集之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則知其忽遺者多矣至若子夏  
之序李陵之書蘇武之詩偽而不能辨宋玉神女賦自王曰唯唯  
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甚矣其繆未可以一二數也奚其當於乎  
淵明之有忽遺淵明之不幸也然有專集在其他見於文選而無  
專集者斯人之幸也子乃言然子之固也鏞於是撫然曰善退而  
思之以是編而欲推尊於六籍之後則猶謂鏞輩之阿私若以之  
雜文選實有餘何也編次之法仿之而有加焉首賦次詩次騷次  
七次演聯珠次詔詰制冊次策問次檄露布次頌表箋啓奏疏次  
賀歲銘原議論辨說次書序記碑銘墓誌傳行狀次錄次書事  
志次冠詞字詞哀諫祭文次公移次題跋於乎有篇章以米可謂

至於斯極者矣況有明之人文盛於齊梁之人文即或採之未備則孔子之經已若斯選之未當則世之議統者又若斯不害其為六籍為文選也而文選以帝子之乃何難搜羅之富乃僅而得碑二首狀一首墓銘一首誌又欲祭文一首何其寡寡乎數篇也以視斯編當必有能知之者鋪於是應同門諸子之命述先生之意摹刻於先生序之次以告於世之成人之美者勿訾議先生也可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長至日門人長洲錢大鏞謹序



明文在序

二

明文在凡例

一是編約計詩文二千餘首雖係前明一代之文必與本朝著作鴻篇有相關者始得登選以備參考凡有巖特字而應刪者先生與瑞華詳加披閱抉摘無遺

一是編雖取行文要摘新意饒前案變換局法然必原本經史是非不背於聖人者錄之以為學古之津梁

一是編以韓柳歐二蘇曾王七家文為宗蓋前明大家如宋濂溪方正學蘇平仲楊東里王陽明唐荆川歸震川諸公心法相傳以明潔為主真得左國史漢之神理所以為正派不則即為異趨與六朝文體判然不同然有通篇學六朝者自成一體仍錄一二若將六朝字句夾雜大家文中者謂之倚市態緊不入選又大家文中直鈔左國史漢韓歐成語及故為險澁之詞者謂之生吞活剝隨其魔道則斷斷不選語錄本非文字若篇中有直無語錄句者亦不入選

一選文務要合法法者一意到底承轉合秩然不亂如人之有耳目口鼻也耳目口鼻不全者不合法者也全者又必姿韻溢於紙上然後讀之可以移人姿者何即昌黎所謂言詞之短長也韻者何即昌黎所謂音聲之高下也如人面目之有致也乃登上選若僅平鋪直叙則略似人形者天下皆是收之不勝收矣然或文取備體人推物望者為法度不失安韻雖少亦勉錄一二

一近時選家俱不令門類學者無從知其體裁是誠缺典今各體俱參文選目錄而稍增損之以古文有選本自文選始也但文選詳於詩賦而略於序記誌狀是編略於詩賦而詳於



序記誌狀以詩賦之體約而易明況前人已詳言之序記誌狀之體變而難通今之合體者鮮矣收備載焉至於策論令作甚夥美不勝收且係場屋之文有專選嗣刻

一奉帙亦略參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分體編次又於諸體之中各以類從略仿類編之法先生嘗謂鑄筆曰初學詩文者必先融會貫通大意然每學一體尤必熟讀是體如學五字句即讀五言詩學七字句即讀七言詩學其體今已讀其種序學其種記即讀其種記涵咏既熟然後下筆自有神而先生又云看書與讀書功效不同看書者反覆尋思不過明其理如欲習其辭者非迴環朗誦不能得其氣也

一編先生與鑄筆手披目覽晨書暝寫得之全集者十之七得之選本者十之三歷十有五年而始成然家鮮藏書而信

明文在凡例

本又多秘惜名篇尚恐挂漏容當補遺但文之佳者未錄則實有之文之不佳者濫入則或未也至於

當代名作如林真能廓清明季雜亂之弊間辱投贈者即精選以藏篋衍名之曰

皇清文起蓋取起衰之意也因諸體未備且館閣之文蒐羅未備

姑曰文鈔意蓋有待今後其尤者先錄梓以請正夫君子焉

一選錄姓氏不依時代有沿前時人列於洪永之前者亦有一

卷中及復重見者歷觀文選文粹及文苑英華諸書皆然足

編亦猶行古之道也

一鑒定姓氏自本者皆無憑臆請錄公以迄四方同郡諸前輩

名賢非親承指授者不敢濫及

一參訂姓氏係同學友人及門弟子曾經反覆平議者載於每

卷之首以誌同好未寓目者不與焉

一古本書籍不加圈點批評欲覽者自得之近聞坊本俱照時文小說密圈密點妄批妄評此其目未親宋元明初板耳先生未敢以之薄待天下士也

一古本俱係能書之士各隨其字體書之無有所謂宋字也明季始有書工專寫唐虞字樣謂之宋體庸劣不堪於今為甚是編鑄筆特請同門生倪子亦雲用趙文敏公小楷法書之閒有字畫不依洪武正體者從唐宋名人法書也至於編次奉帙校對差悞俱出其手尤不可泯又選割劉良三原其既康監視錄梓頓改陋習不復古之漸云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秋吳郡半園學人 錢大鏞 徐龍巖 識

明文在凡例

三

明文在目録

卷一

賦三首

卷二

賦二首

卷三

賦七首

卷四

朝會郊社樂章五十首

卷五

鏡歌鼓吹二十四首 琴操十九首

卷六

古文在目録

卷七

古詩四言四首

卷八

古詩五言三十二首

卷九

古詩七言二十五首

卷十

古詩歌行二十一首

卷十一

律詩五言一百二首

卷十二

律詩五言九十二首

律詩七言八十首

卷十三

律詩七言八十二首

卷十四

律詩七言七十一首

卷十五

律詩五六言斷句七十五首

卷十六

律詩七言斷句九十五首

卷十七

律詩七言斷句一百二首

卷十八

駢六首

卷十九

七四首

卷二十

演聯珠五十首

卷二十一

詔九首 制四首

卷二十二

詰十八首 祝冊諭祭文七首

卷二十三

策問二十首

卷二十四

策問二十首

檄三首 露布三首

卷二十五

頌六首

卷二十六

表六首

卷二十七

箋五首 啓六首

卷二十八

奏疏三首

卷二十九

奏疏二首

卷三十

奏疏二首

卷三十一

贊十八首

卷三十二

箴十六首 銘二十四首

卷三十三

原三首

卷三十四

議六首

卷三十五

論五首

卷三十六

雜四首

卷三十七

說五首

卷三十八

書五首

卷三十九

書四首

卷四十

書五首

卷四十一

書七首

卷四十二

經史序八首

卷四十三

應制序九首

卷四十四

文集序十一首

卷四十五

詩集序九首

卷四十六

樂府序七首

卷四十七

志譜序八首

卷四十八

忠孝序十一首

卷四十九

紀遊序八首

卷五十

贈賀序十二首

卷五十一

送行序九首

卷五十二

送行序八首

卷五十三

壽序十首

卷五十四

明文在目錄

壽序十一首

卷五十五

節壽序七首

卷五十六

學宮記七首

卷五十七

書院記六首

卷五十八

應制記九首

卷五十九

德政記三首

卷六十

圖像記五首

卷六十一

寺廟記九首

卷六十二

書齋記十首

卷六十三

書齋記十一首

卷六十四

書齋記十二首

卷六十五

山水記七首

卷六十六

明文在目錄

山水記四首

卷六十七

工作記九首

卷六十八

勅建碑六首

卷六十九

聖廟碑七首

卷七十

精忠碑七首

卷七十一

勲德碑二首

卷七十二

神道碑三首

卷七十三

神道碑四首

卷七十四

墓碑八首

卷七十五

墓表十首

卷七十六

墓誌銘四首

卷七十七

墓誌銘三首

卷七十八

墓誌銘八首

卷七十九

墓誌銘六首

卷八十

墓誌銘五首

卷八十一

墓誌銘九首

卷八十二

墓誌銘九首

卷八十三

傳二首

卷八十四

傳八首

卷八十五

傳九首

卷八十六

傳六首

卷八十七

行狀二首

卷八十八

行狀一首

卷八十九

行狀三首

卷九十

行狀五首

卷九十一

錄三首 書事四首

卷九十二

雜志四首 銘五首

卷九十三

冠詞八首 字詞

卷九十四

哀詞二首

卷九十五

誄詞一首

卷九十六

祭文三首

卷九十七

祭文十一首

卷九十八

公移三十八首

卷九十九

公移四首

卷一百

題跋十九首

明文在目録終

明文在目録

半園學人倪

霽編次并書

九

明文在卷一

賦

北京賦

奉制撰端桃校賦有序

李時勉

宋濂

明文在卷一

明文在卷一

常熟 薛 熙 纂

丹徒 何 黎 輯

賦

北京賦

李時勉

惟皇明之受天命也我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暴亂蒙歷景從  
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極民塗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時茲土  
雄朔方倣成周之卜洛欲並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明重光握乾  
御極一遵舊章仁聲洋溢乎遐迩恩澤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  
平導皇漸以省方仰先志之未遂度弘規以作京兆經營之伊始  
徧華夏其歡騰曰惟壯都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石背疊險  
寸重關而平原乎廣澤宗恒嶽其魏魏鎮鑿閭而齊齊冠九州之

明文在卷一

形勝實為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為帝攝  
神化以宜民大勲德之光被鬱王氣之所鍾於今茲而有待也壯  
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神樞獻珍而山石自  
出河嶽効靈而神木自行民子來乎相續期不日而成功爾乃懸  
水樹泉識景表營方位既正高下既平羣力畢舉百功並興建不  
拔之玉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衢百  
廡之通達連費遼宇之縱橫碩壯麗其若此非燕逸而娛情蓋所  
以強幹而弱枝居重以御輕展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  
者也乃若四郊殫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  
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清馳平野之遙  
延滹沱恒衛經其野濡磁涑洹其前界以大陸廣阿之弘遠阨  
以大茂井陘之連山包絡趙魏襟帶齊魯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

里而極於黃河伊瀕之川其水陸之所產卓犖煩盛蓋莫得而計

焉其壯則疊嶂崑崙層巒蔽虧長城矗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隈壯

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闢偉左盟而右顧宛鳳臺而龍臺

礪而鬱積粵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谷之阻據野孤獨石之危掩

祖山木葉之離立連白登紫塞之逶迤控女真而極乎洮河之北

鎮朔漠而逾乎瀚海之涓騎射之雄席豹之安畏威懷德相率而

來歸其東則沿河通漕控引江淮肥如灤涑灌漑榮運峯片石

之隘首陽空峒之崖玉田白璧神仙瑤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連

瀋而逾鴨綠至拉賜谷日出之涯固已遐矣邈乎而莫不在乎經

懷環以大海泉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蓋不知其幾千萬里

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屬

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流精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岩峴金臺

明文在卷一

紫氣丹青景雲曠日靈圖偃佺安期羨門之倫相與游從乎其間  
出入隱見而恍惚瞻帝京其伊近底可見其駭鸞駕鶴之騁騁其  
西則崇山鬱翠高挹泰岱址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峯羅開龍門  
隘玉泉垂虹青煙浮黛上截真子倚空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  
渾河湯湯西湖泱泱溢瀉琉璃奈乾廣陽雪波泛河瀕燕江洋一  
瀉千里會派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畿緣江分  
澤渚川滙若大湖瀛海渺渺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珍果嘉樹甘  
木禽獸魚鱉豐植煩育馳驅籍籍不可得而盡錄固可以因農隙  
而校田獵還車徒以詳武事乃遵國風稽王制詔期門簡將帥  
正輅擁翠蓋出天關而雷轟輶輶芳郊而雲會非所以宴樂詩歌  
樂騁意蓋將取不茹而除苗裔行無擇而順殺氣誼大易之匪壯  
三驅之時駭駟虞之仁在一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

之奮厲皆知夫仁者之為勇而以投石超距之呈鄙亦何必珍夷  
禽獸割鮮野食而以悅仰極樂之為貴也若夫其宮室之制則植  
並乎黃帝合官之宜式導乎太祖貽謀之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  
面陽奉天凌霄以磊砢謹身鎮極而咥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  
處乎中央上倣象夫天體之圓下效法乎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  
嶽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以奠乎四表瓊樓鬼以立乎兩旁  
廟社並列左右相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大不西翔武英嚴齋居  
而存誠彤庭玉砌壁檻華廊飛簷下啄業極高舉闔闔其鴻  
儼帝居北將將玉戶繁華星之炯晃璇題納明月而輝煌寶珠  
耀於天闕金龍天矯於虹淥藻井煥發綺窓玲瓏建瓴聯絡環道  
迴衡軼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炫映金碧晶熒浮輝  
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先之殿仁壽之宮乾清坤寧妙麗宮隆  
三

明文在卷一

三

庭樹房閣闔闔通其前則郊建圓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  
祀主於五軍度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宇之齊設止館舍而  
並置列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至於京尹赤縣之治而王侯  
貴戚之邸第辟雍成均有賢之地守羽林而掌飲飛者至九十而  
有四謝莫不井列而基布各雄壯而偉麗其嚴廊之上則有畢  
稷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慶虞廷之歌談義中之際聲  
之能懷忠貞之志孝禮文於大備贊贊樂之盡美是以朝無缺政  
德教漸暨薄海內外均陶至治幸其有作事來趨事成此大功忘  
其助勤人和既極休徵滿至慶雲瑞靄之覆於闕庭素鳥五色之  
獻於丹陛醴泉屢出甘露數隆麒麟馴虞之珍馴獅天馬之類  
絳雜還莫能殫記於以見天眷之益隆而聖德之絢耀者也於是  
正月上日工既訖工爰告成於天地肆維美於祖宗清心寡慮

沐肅雍雍盛既潔性既豐芬郁郁以旁達靈續續其來降錫嘉  
賦之穰穰介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於昌期趾盛美於無窮乃服  
冕御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內侯甸而要荒外殊方  
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舞而匍匐方物溢以充庭奏絃而  
駉鳴率蹈舞於階除效華封之三祝萬乃決和會昭景靈鐘  
奏雅樂詔光祿以開庭合百睦而燕樂饗珍玉才芳聖靈顯赫以  
對酌聯貂蟬以夾陛雅樂之荒服莫不酣暢而飽德或頌歌而  
踴躍越填城而溢郭謠歌聲於紫廟斯可以煥太古之無為慶華  
胥而蹈栗陸頌皇上之謙抑視至治為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  
省刑罰薄賦稅汰冗濫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倉庫賑貧  
萬年而禮有德慎防禦而脩武備貴爵重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  
以取華裔蓋欲使人知所本士知所勵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  
四

明文在卷一

四

窮取瘁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  
和二治此蓋克壽堯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業繼先志  
益宏遠而有偉故不勞而甚易冠絕乎前古垂休於後世固可必  
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願賦帝都之  
盛樂揚國美於萬禩後為之歌曰煌煌帝都子通德貴與山帶河  
子壯以雄天開日明子王氣所鍾穹隆造天子惟帝之宮廊廟  
子開漢鎮鎮夏子宣皇風王道平子四方來同頌皇圖之聖  
國歷萬世子無窮

奉制撰端桃核賦有序

宋 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  
之內靡所藏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  
及宣和殿十字遂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



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寅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旨撰賦垂誠方來臣謙謹按王母獻桃事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日食其二以今桃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是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言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虎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樹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國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開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宴彤庭秋

明文在卷一

五

迴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眇瑤池而神騁忽王母于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龍觀芳姿之妍靚於是珎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子龍人縹袂舉子高臺紫雲之輜輶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舒錦幃乃濯翠蓮乃出桃實獻於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驚刀割蜜神液派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將懷挾而種之劍上林之寒煙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偶花實之並見歲屢開於三千惟紫府之列真親滄海於桑田被窺烏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甃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緇鄒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水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品榮俯貼金盤果蓮之龜藏六印承三露常滿之梧弗傾銳首聳子共岑豐下楠子墜星泉駭感肯文之標一注暈面色之頰荷盤欲展蚌甲未為歲仁之跡猶在含肌之

儻如生西內好之隱約圍合線之交層龜鶴軒者子顯象寶華綢綢子金明鳳自鸞翼同歲真於天府星形月兔挾灝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沈惚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橋類盡子已困泉如爪才漢庭慈燕濟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墀中特仙掌高擎望輶輪子不求徒馳情於空冥告白日之易短子竟莫制於頻斷枝雖存而人則逝子悲秋風於茂陵劉宣和之繼軌子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子即龍席之丹顯忠信昭子勝鉛果之功弘以九州為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安人子草生屈軼齊氣翔子隋秀堯其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

明文在卷一

六

輕此所以草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評曰桃有核子大通掌歷千齡子多惚恍既靈仙子勞夢思誰見涅丘子紫芝長真人出子海寓寧禮樂為冠子仁義作纓蕭韶九成子鳳凰鳴青鳥不敢徠子幻說清千歲萬歲子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為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於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稱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錄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作倣而托之者歟竊年已邁舊學皆忘未必言之至微也姑書以俟後之君子云

明文在卷一終

半園學人倪  
雷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一

明文在卷二

賦

大韶賦并序

貝璽



明文在卷二

賦

大韶賦并序

貝璵

常熱 薛 熙 纂  
長興 臧 廷鑑 訂

傳曰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也周禮曰大韶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也前乎舜者堯非不繼也後乎堯者禹非不繼也特於舜言繼者法成乎堯意在營之時法猶未成堯繼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於帝在舜之時功為已協禹雖繼之不足為難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惟舜獨也是韶為舜之樂無舜季札觀樂見舜韶簡者曰德至矣盛矣如天之無不覆情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義以加矣後孔子學之於

則文在卷二

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蓋知樂之盡善盡美莫過於韶宜當時感召丹朱在位群后德讓祖考來格鳥獸踴躍鳳凰來儀也然非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何以臻此哉故述而為賦不徒極其聲音之羨而且本之舜之德云賦曰有東吳公子北走齊魯之疆觀於嶧山而見孔林之主人焉主人曰公子之遊也亦將有所觀乎曰無也生於震澤三渚之上僻陋寡聞竊慕禮樂之事而六律七均之制嘗究心久矣願有請於大人先生焉主人曰嘻美會東南之天府而天下之善音萃焉然公子猶有所未足者豈將厭滄泊而說鏗鏘乎必將挾陳城携趙女儻鳴騶考選鼓若是以為樂乎公子憊然不悅曰覽裳之曲唐之所以播越也廣陵之散晉之所以分裂也固不逞言矣若夫歌呼嗚嗚之樂無異紉之靡靡以亡其國者豈君子之所樂乎願聞其

他上人曰七德之歌七德之舞太宗之肇王業也亦嘗聞之乎曰伯者之事子孫無所法焉曰漢祖龍飛飛沛中置酒屠宰悲歌大風造基四百光啓而東若是何如公子曰猶有伯心之存也駁而未純然亦一世之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抑聞武之六成乎武之濟河而西也馬散弗乘牛散弗服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其畏兵弗用也爰作武以象功焉數以我累久然後戰也長歌連延望其慕也發揚蹈厲時不可失也故一版北出再成徵商三成自止而南四成南國是疆五成分左右居周召六成復始而為天下王振鐸夾舞秉戈鷹揚若是何如公子曰其容美矣武事也未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其惟舜之大韶乎當夫六府治三事和叙九功形九歌澤陽之祠可以斷琴瑟焉雲夢之篠可以擊管簫焉四濱之石可以磬而為磬焉荆山之金可以範而為鑄焉八

則文在卷二

音既具而大體短脰之屬有力而不能走者以之為鐘虞焉小體蹇蹇聲清而遠聞者以之為磬簫焉其作也控以合之其終也揭以止之洪者鏗而充清者磬而介淒切而不流泛濫而可會當夫朝廷之燕享宗廟之祭祀於是而奏焉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代作間奏秩然有序或擊或磬或桴或搏清亮而高遠象乎天之渾淪廣厚而含容象乎地之磅礴一變一通乎四時之終始一散一潤乎風雨之回合是時也熙熙然八荒一春浩浩乎洪荒大朴格三苗於洞庭丹朱賓而有洛俯而弄之絃如甘宰之相齊噉如有倫而莫欺詘如斷玉之後續繹如驅珠之碎落飛流合而萬壑雷轉清風生而天籟交作吟九國之老龍喚九皋之玄鶴詠玄妙而悠揚亦和平而淡泊無急徵焦殺以感其憂無彈指慢易以感其樂其動於物也客何為而肅若神何為而來思歎何為而舞於土階

辱何為而翔於茅茨明協乎大章博假乎咸池所以保無窮之治  
以示安而不忘乎危也悼六龍之南巡歷蒼梧而上九疑阿母之  
玉棺猶在湘靈之錦瑟空悲散遺聲之舞舞叶有虞子遠而然而  
齊之有韶陳亡而流於茲也海外之有韶聖人之化播於蠻夷也  
宜季札觀之而知德仲尼學之而忘味彼武之六極於陰特著其  
武功此韶之九極於陽實昭其文治也公子以為何如公子乃避  
席而謝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主人曰未也請授以九德之  
歌其一決流橫曰玄黃判風氣開洪流橫民乃安五行汨帝為哀  
禹治之啓始厥決九川平九垓百穀生田每每其二洪流殺曰洪  
流殺子民災既除山有鳥獸子川有魚爰可食子可居胥樂且歌  
子毋忘厥初其三三苗格曰惟聖亶聰撫有九圍蠢蠢三苗險阻  
是依出師於南裔我帝威我師既還苗亦來歸其四四凶黜曰德

明文在卷上

三

與刑子國之經四凶斥焉八元在庭帝無為四海寧其五正德之  
歌曰惟天降命物必有則民之普普胡乃自賊五教不形禽獸盜  
賊聖人龍飛四方之極其六利用之歌曰水既平子別九州下為  
隰子高為丘徒則軒子涉則舟以羨濟之子百億流財孔阜子樂  
且無憂其七厚生之歌曰下民孔艱子遭墊溺寒我衣子飢我食  
我無民違子父母職其八鳳凰來儀曰堯不德子舜不緯授以天  
下萬物治寒暑無易氣雨時節韶九奏朱厭儀其九萬世賴曰天  
覆地載高廣莫測孰參贊是俾衣而食帝治天下如堯如禹萬世  
賴之安知其力公子曰嗚呼禮廢樂崩幾千秋矣而始問主人之  
安論乃復為之歌曰雅南已亡子流盪曷正厥眾雷怒矣空桑無  
聲綠綺不陳子薦檀槽與纂箏妖倡為妍子嘯鸞鳴而幸燕鸞歌  
亢夫大韶之盡善盡美子寶煥夫六英六莖後千載之聖人子集

駁大成安得聞九奏於清都子御天風而上征

明文在卷上

明文在卷三

賦

友筠軒賦

思歸軒賦

弔屈平賦

試三農望雪賦

水仙花賦

頑山賦

方孝孺

王守仁

前人

徐有貞

前人

黃淳耀

明文在卷三

明文在卷三

常熟 蔭熙纂

同里 歸允肅訂

賦

友筠軒賦

方孝孺

惟青青之王立俯倚之軒持翫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宿  
 寧涵乎涼颼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嗟律乍起和氣方剛對程  
 程之龍孫列班班之鵝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  
 也南黃鮮籜丹鳳來儀香馥疊疊而具簇繁葉重重而翠圍篁簟  
 泃乎節奏瓊玉鳴乎參差耻佳麗以褒雄樣靜便而伏雌若一座  
 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岡寓乎此身風徐來  
 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勻至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嘆金  
 水環迴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褥或彈碁而雅歌或  
 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毀茗或聯句而鼎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  
 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子萬木凋玄冥降子群陰駭履  
 霜子冰將至摧枯拉朽子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  
 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  
 婉以不羈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應牘之安乃  
 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閒彼將聽晨雞而拜楓窗此獨咀明霞  
 而局茶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若侶魚蝦而友  
 麋鹿豈復對龍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煙之表洗兩耳於清溪  
 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清溪子微寒  
 之心溫溫乎琅玕之音君子居之予實獲我心正俟命矣履薄臨  
 深君子處予慨古傷今古人汨汨予誰爭子所蘄一器子酒一觴

樂以忘憂子歲月長卷彼五陵豪富子乃積乃倉朝重白銀  
手執糠松花飯子荷葉衣噴兩耳子遠是與非朝其遊子  
安得從子子其樂有餘

思歸軒賦

王守仁

陽明子之官於廬也解之浚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德而遊  
於其鄉之園也持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天  
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沒沒於微纆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  
靡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嚶嚶也而不免於歎歎焉  
甕焉亦奚為乎稿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為乎哉且長谷之迢迢  
也窮林之寥寥也而畊焉而樵焉爾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  
節大知也歛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  
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為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

明文在卷三

二

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俚俚然若瞽  
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  
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為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  
焉其誰與為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沒得於道惟夫天下  
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買買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  
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為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  
疑乎而奚以思為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歎曰吾思乎吾思乎吾  
親老矣而暇以它為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  
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子歸子又奚疑乎吾  
行日非子吾親日衰子胡不然乎日思子旋子後海可還子歸子  
歸子二三子之言子

弟屈平賦

黃人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為文而弔之其  
詞曰

山顛憐子江夜波風颭颭子木落森柯汎中流子焉泊港憐子  
弔湘累雲冥冥子月星蔽晦冰凌層子霰又下累之宮子安在  
無見子愁子高岸子歎寄紛糾錯子樛枝下深淵子不測穴洞  
子蛟螭山岑子無極空谷給訝子迴窅窅猿猱秋子冷雨熊羆  
子廓交蹟念累之窮子焉托處四山無人子駭孤鼠逸遊子群  
跳嘯嗽出入子為累奸宄嫉累正直子及詆為殃詆此上官子  
蘭為戚幽業薄子疇侶懷故都子增傷望九疑子參差就重華子  
陳辭沮積雪子礪道絕洞庭渺邈子天路迷要彭咸子江潭中  
屠子使騷城鼓瑟子馮夷舞聊邀遊子湘之浦乘回波子泊蘭渚  
騷故都子獨延佇君不還子郢為墟心壹鬱子欲誰語郢為墟子

明文在卷三

三

西甯亦焚譏鬼通戮子快不酬冤歷千載子耿忠幅君可度子排  
帝閭望通跡子渭陽箕雁子其伴以狂艱貞子晦明懷若人子將  
子退藏宗國淪子權腑肝忠憤激子中道難勉低回子不忍滋自  
沉子心所安雄之諛子讒眾眾狂穉子謂累揚已為醜為魁子為  
說腰委繫視若鼠子倭類有此累忽舉子雲中龍祈曉霽子飄風  
橫四海子倏忽駒王虬子上衝降望子大壑山川蕭條子淅寥廓  
逝遠去子無窮懷故都子墜局亂曰日西夕子沅湘流楚山嗟哦  
子無冬秋累不見子淒淒四世愈隘子孰知我憂

試三農望雪賦

徐有貞

維聖王之建極位天地之正中廊四海而無外致九州之會同  
府順叙三事允從乃教八政務先農功耕藉土之物宜等萬井  
提封地有高下夫有上中比廬聯焉導漚交通耕則均力而合

獲則計車而分庸肆斯民之知本成豐疊而趨於農也於時歲舍  
星紀月將值子道塗既除天根見矣河水涸而成梁場工畢而儲  
備黃鍾應律陽氣伊始書雲告祥俾風分杜人心和而物情美俟  
開歲而舉趾皆閔閔以祈迎占三白之有喜方夫雲之未同風之  
未起顧然望之若將雪而復已也於是諸農有居山澤者有居平  
陸者上焉者下焉者相與齎咨而語不能安處一其心思而祈雪  
之雨焉爾其聚眾而雩於壇之上耕足而立翹首而望冀天道之  
感通想鬼神之情狀號飛廉而名滕六延屏翳以俱往幹化機於  
須臾凌方虛而下上少焉風之緩者以駛雲之滯者以濃一氣無  
垠六合為同縈絳絳其下雨飛素華於太空見先集之維靈後罪  
罪之無窮輕若游絮密若走蓬散如珠璣積如璧琮著木成蕊泊  
草生茸遇境而畫達隙而封塗瑤鋪而瑩潔透瑣窓而玲瓏青山

八明文在卷三

四

為之變色綠池為之改容化萬殊而為一見物情之大同若乃神  
京作極魏闕雙直玉樓十二瓊筵四七抗層臺於雲表擢飛莖於  
霄側冠珮輝煌而竝進旖旎璀璨而分植儼然如百靈之會明庭  
肅然如眾星之拱辰極斯太平之氣象可觀而豐登之嘉兆可識  
矣於是三農之老相率望闕而歌歌曰惟茲雪之零予慰吾民之  
情予遺蝗伏歲年穀其登予東作有祥力我畊子又歌曰惟茲雪  
之零予遂吾民之生子年穀其登匪由民之誠予惟帝德之微予  
已皆載拜而退小臣斯採焉請獻金匱

水仙花賦

前人

百花之中此花獨仙孕形秋水發采霜天極纖穠而不妖合素華  
而自妍骨則清而容腴外若脆而中堅匪凡工之刻剜伊玄造之  
自然賈獨出乎風塵之表予憺然真以忘言爾其族生瓊洲分植

琪樹華宮琳館靡可不舍先春而開後春而謝故不假技藝  
何藉乎蘭麝時徒變乎炎涼景無殊於晝夜若乃芳華滿  
中坻如王母之宴於瑤池秀挺芳田英翹意晚又如上元之游於  
閬苑至於微雲細雨乍伏乍起彷彿巫靈夢彼楚子輕雲薄  
露半藏恍惚處妃見彼陳王或倚修竹露華朝濕一似娥娥掩袂  
以泣或傍寒梅月影宵浮復如漢女弄珠而游或侶幽蘭碧霞之  
壇有若文簫之過綠鸞或依蕉綠層臺之曲有若蕭史之偕弄玉  
皎皎乎其若飛瓊聚聚乎其若雙成綽約乎其若神人之處姑射  
澹泊乎其若素娥之居廣庭或踈或密或信或屈叢者如隱權者  
如出千姿萬態狀莫能悉然此特舉其形似之末而未究其理趣  
之實也是故冰玉其質水月其神挾梅兄與蔡弟接蘭之芳隣  
宜綢佩於君子亦結綯於幽人真不敏於猶香不染於薰操靡摧  
於霜雪氣超軼乎埃氛懷清芬而弗眩子乃獨全其天真非至德  
之世上器之人孰為此儼而與之倫哉亂曰清子貞子貞以白子  
發采揚馨合芳澤子仙人之安君子之德子

八明文在卷三

五

頌山賦

黃澤輝

黃子遊豫章見水次有山塊然生熟然黑骨然立草木泥土一不  
肖附麗焉微其名於土人皆不能答黃子曰噫此頌山也故於斯  
冥之瀕不能出雲雨見惟物感而作賦且責且譽焉  
茫茫太始厥初生山下根坤軸上薄玄閭耀草木而為腰涌金銀  
而發穎含陽生霧祇包鬼關三浮瀛海五鎮人寰鳥飛翻子不粒  
猿狡點子難攀峰復峰子翠嶺潤又潤子潺湲吾獨惟夫南斗元  
平觀失岫合類登鰲兮伴飢飽靈草避而不生雲霞蒸而莫施巨

靈學之不能離始皇鞭之不能走吾得謚之曰頤異古初之所拔  
 有如鼇岫春過蓮崖雨徧樹合疑屏花開似面樵客往而路迷羽  
 人來而目眩時維此山頽然不變如彼米門簾華相扇季路原思  
 不離貧賤又若稟秋點冬千山其空挂枝葱蒨松蓋寒籠雲霧如  
 而如怒瀑泉激而生風時維此山訥然躬躬如彼亂世千戈相雜  
 黃公綺季保其童蒙至若兩孤奇絕盧岳恒偉翠環雲瑞縹緲  
 裏遠喻連衡近同巖壘千巖仰之者對肅萬嶺奔之者先子以  
 山之不朝類海國之負恃彼萬夫之仰觀翳仁者而樂之相公  
 而卜宅奉牲璧而禱祈非亘地而凌轢百國即觸天而雲雨四  
 苟其頑也類此復奚取於山為若夫劫火揚灰洪流厥木澤竭伊  
 洛之源鐘響銅山之谷壞碑沉倉海之濱跛羊上康臺之巔則  
 山之堅完雖一毫而不縮有路齒之雕扇暨修頭之赤精日經  
 乎窰宅思咀嚮乎含生畏此山之發露乃歎爾而遐征波蛟龍之  
 跳波雖捧土而莫爭立此山於是岸類此屹然之金城崇沃而  
 春義黍翼然而秋成令大氣於垓渾配神功之無名吾不知在天  
 地者幾千萬載豈夫人之所能輕方丈祿遼石閣杳冥吾將崇六  
 台而遊運求至道於山莫

明文在卷三

六

明文在卷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三



明文在卷四

樂章

朝會樂章二十六首

朝會樂章十二首

祭告天地樂章凡十二首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八首

廣漢雜辭

銅井迎送龍辭

迎日辭

頌祿

三景

宗賓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明文在卷四

明文在卷四

常熟 薛 熙 纂

宣派 梅 清 訂

樂章

朝會樂章凡二十六首

升座

金門洞開寶座尊崇煌煌龍衣翟翟聖容仁臨萬壽無疆九重臣

民稱賀王帛米同

公卿入門

萬乘天臨千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士公進王前為接武樂記同

心協德永効公忠

上壽

明文在卷四

樂奏壽安之曲

天眷聖皇應運開基尊臨大寶撫有華夷武功底定文德弘施徂

臣曷報仰稱壽厄君親之重寶為臣綱至尊主敬着在天常仙韶

按曲玉醴浮觴載伸燕祀萬壽安康

舉酒

樂奏嘉寧之曲

有美嘉禾勃如靈興一莖九穗異畝同榮至和所召歲德之徵萬

諸郊廟用慶豐登

樂奏仰雲之曲

天上垂象普於御雲九苞鳳彩五色龍文迎風郁鬱映日綢繡有

徵斯應實惟聖君

樂奏嘉寧之曲

聖人受命默蓋呈祥亭亭錦霞燦燦霞張天中屹二雲雲臨揚青

歌靈祐國祚隆長

樂奏彤旗之曲

在昔征伐旗幟為文仰惟聖朝著象於天彤竿對峙赤羽文騰克敵之應萬方歸焉

樂奏神芝之曲

后祇効德神芝挺生暉暉三秀濯濯九莖紫氣絢彩綠葉滋華頌著聲歌播於大廷

武功之詩

聖主承天運臨濠樹義旗萬方思慕日一劔奮興時承三才以捷金陵即駐師神機安可測建此萬年基大命歸真主群心品至真神功參造化英略定乾坤永洽雍熙治弘惟曠蕩恩華矣保率貢冠帶入天門

六成

八明文在卷四

江漢親征日風雲肅中六師方奮武孤寇已潛踪矢石飛星急樓船烈火攻興王天已祚次第靖群雄萬乘龍飛始東吳尚陸深天兵將問罪驅虜敢稱王買國三時久終成一戰降山河畿甸接表裏壯金湯陝右遺巢獍山東據虎狼神威方遠及小醜孰能當飲馬黃河上觀兵華岳傍來蘇之望切哉道聲靈孫王師告時雨隨地霽恩波東漸乎路次南關已散文山西四正氣回野起謳歌一洗兵塵淨群生樂泰和巴蜀雖云險區區在一隅偏方寧自守遂驅謬狂圖正類桂枝井直成廟負隅神兵飛渡入俄邦定成都大將承王命長驅向北征揮戈清朔土安撫入燕京國壽登天許車書歸五原從容歸奏捷萬姓共歡迎

文德之詩

一統皇圖大三陽泰運開王侯鳴珮入雲謁獻珠采瑞鸞鳴金祥雲護玉階太平人物咸鼓舞樂春臺難鳴欲曙天冠蓋集群賢拜舞瞻龍座懽愉侍御筵玉杯傳宗祀仙樂奏宮懸願祝君王壽齊稱億萬年

六成

五彩晴虹神都王氣鍾石城紫駟虎鍾阜鬱瑞龍宮闕天光金湯地勢雄四方均貢賦萬國敬未同皇朝崇祀典聖主每膺心天地嚴昭格神祇肅清臨聖宇歡大金石奏清音三獻精誠至端知錫福深創業知非易國安念守成帝心常簡注皇業在經營脩德承天推誠慘物情一人恆大業萬國仰昇平

八明文在卷四

盛典稽前古皇心協至公建儲安國本裂土錫王封玉冊加拜祝金支衍大宗群臣無以贊三祝但呼嵩宵旰思賢切劬永滿四方山林登隱逸朝野慶明良隆恩霽萬瞻依日月光同心匡盛治竹帛永流芳淮海聖人興群方仰大明海波俱帖息千載屬興王帛書梯航貢上京臣民咸舞蹈萬歲賀朝廷

還宮

洪惟聖主端冕凝旒高躋舜禹遠遊殿同功咸治定神儀傳德天之祐萬歲千秋

朝會樂章凡十二首

嘉禾進

嘉禾進氣蒸萬景出嘉禾生祥瑞瑞露凝光清一盤大穗三

登田峻駁奔進天廷薦宗廟將德馨時和歲豐樂太平乃知天子在樹德雲龍風雨開休積

野蘭成

瑞道昌至治明萬化滋植盈八荒猗歟野蕙集我條桑我主以仁以方以黃以登於明堂三和廟碑黼黻文章繼為五采藻上於廟

弼虞獻

駟虞至周服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畜行不踐生草聖皇御寰極德澤被枯槁林邑神聖初召南風化首邁遐躅前無偶習貞符垂沐文

神龜呈

箕疇演洛之靈玄龜出聖之徵皇孝理表八紘優五神策六丁胤

明文在卷四

四

黃河清

黃河清七百里水精宮下見底聖人在位天心合并六合澄澤萬國文明指雜佩子蒲津遺王玦子龍門川后跪而陳辭子錫帝於聖君

四夷來

天子踐祚宏拓皇謨義聲翕翕陰肅陽嘯東款扶桑西啟余嘉海悅泉統為一家繩孝索引威傳於鄒莫不震習天休臨臨德使

黃河澄清

明德新民之祥

聖人召和黃流獻奇澄波清且漣漪欽薄龍門靈瑞光曜萬古張光燭化機上下一碧機動天隨天昭聖神河水為清天昭聖神

治化底成聖德天齊造化降精聖德天齊心與道契萬國一統聖聖相承

嘉禾同穎

祥開函宇地出嘉禾端倪叶應大瑞是荷同穎異畝瑞協國家以濯仁風以昭泰和惟皇忠厚被草木懋昭大道同變化是知聖心能致和上與天運同亨嘉

慶雲成彩

德動天鑒慶雲呈祥紛為華蓋燁為三童都都芳子靈變莊莊日烜彩隨風飛揚昭回麗河漢覆燾弥下方神聖揚清光海隅天光

龍馬來廷

天之駟龍之媒產大宛微渥洼追流星簡天街汗流赤心九垓聖

明文在卷四

五

闔闔觀玉臺西風十二關爭稱龍馬來蹴踏五雲暖神光夜昭回

甘露降祥

和氣叶甘露霏隨寶鏡映金莖歌詠浥灑穰穰榮榮而共榮其英如鴈如龍如珠如脂不隨日以晦天子神聖與天合德至和攸綏以濡天恩天子聖神與天同甄至和氣益以指靈芬瑞應之彰有必其芬於萬斯年受天之慶

四夷咸賓

聖皇御天治化攸甄文武並用其幾孔神聖日月之所照莫不歸贊而效跡普天率土悉要忠臣環拱北辰以沐至仁德懋被乎百葉贊教暨乎八廣陋漢唐之同師修成周之王會其道斯何王肯無外

祭告天地樂章凡十二首

深寅

迎神

天道大矣物繇以生地道廣矣物因以成惟鴻恩是資惟禋祀是明神之格于瞻顧終其並迎

奠玉幣

與以嘉玉柔而溫子薦以重幣燁其文于庶鑒茲斯禮之存

奉牲

既虔我祀既具我牲角貴爾崇心之誠有苾其芬于豆于登五香會合和平

上帝酌獻

仰明明瞻巍巍如事父栗以夔物莫稱德曷報之酌用陶匏斯其宜

明文在卷四

地祇酌獻

執廣厚德含弘五行具百物生承天之施功之成何以報貺酌惟馨

上帝亞獻

父事惟天格神以心赫赫在上洋洋若臨樂既具止有繼其音叩言再之庶明明之降歆

地祇亞獻

母事惟地物無不載九穀既登百貨是賴周報煩而寧國敢忘而忘昭茲嘉熙沛于未有艾

上帝終獻

禮行匪懈祀事孔明禮帝非華燈煌煌豈我樂感深哉豆觴

地祇終獻

六府孔脩生我兆民富媪之功陸海之珍洞洞屬焉以陳其佑維德禎祥其臻

分獻

驚輿下臨從百神金支秀華耀五雲壇我靈歆以佳以厚列于明禋

徹俎

禮展厥初尤慎乎終崇以示敬德庭雍雍管籥三子儀望燎瘞

在縹維玉在篚維幣禮從厥初迺燎迺瘞立以瞻望終祀

送神

神馳若馳商零上翔蒼龍並騰車以行碩茲瑤壇于斯有崇光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

迎神

皇圖聿崇茅杜受封禮雖分孝思則同緬崇世德源深流鴻報于有祀式昭神功

奉牲

王國之東清廟翼翼奉我皇祖其祀弗忒尊以牲牷故曰克膺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

皇祖戴德既厚且仁弗耀其身委社於人時茲薦豆維寅

亞獻

禮行匪懈庭燎有輝武鸞載升神其樂止其樂伊何錫我繁祉

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

樂奏成和之曲

神子下臨降在庭不見其形如聞其聲清風肅然達於兩極

飲福

樂奏成和之曲

神具醉止威儀孔肅曰臣等奉飲既畢今願眉壽百子

徹豆

樂奏成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敷其尸之瘳康不遐皇我神惠靈之我私

送神

樂奏成和之曲

有子忽于神運無迹鬱馭上征星流馳疾其靈在天其主在室

萬斯年孝思無斁

大明文在卷四

明文在卷五

樂章

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首

王綽

平元鏡歌鼓吹辭

楊士奇

琴操一首

宋源

琴操二首

胡翰

琴操一首

劉基

琴操二首

王律

琴操十首

朱右

大明文在卷五

明文在卷五

常熟 薛 熙 纂

長洲 范 必英 訂

樂章

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首并序

王 紳

臣幸生明時獲際雍熙之治世職儒業而又叨竊祿位伏思太祖皇帝手提三尺取故元平僭亂以肇造區夏其功不在禹武下今奉制取漢魏以來所載鏡歌鼓吹詞勸其體為十二篇以紀豐功偉烈曰大明鏡歌鼓吹曲以上用之命將出師之時軍旅行陣之間亦可以知祖宗締造之艱難與佐命元勳之勞烈臣不勝惶懼之至

元季亂極四海兵興太祖皇帝起淮泗平僭亂正大統

明文在卷五

為神龍躍第一

神龍躍奮滄溟耀光彩揚威靈沛厥澤羣生德所被枯者榮著仁譽謁義聲壹戎衣天下平混華夷俱采庭歲僅同武功成芳岳績如日升萬斯年昭大明

右神龍躍二十句 三

蠻子海牙以舟師扼采石王師與戰克之為殪奔鯨第一

二

鯨之奔勢甚張率醜類橫大江礪厥刃止厥航聯伍為什點且征星旅奮義旗揚兵所指冰沃湯衝其要扼其吭有弗若者嬰以鎗鯨既殪授我疆天兵赫赫從此光

右殪奔鯨二十句 十七句 三字

元將據建業天兵擊之為開洪基第三

江之表惟建康負天勢莫強彼昏不知肆譎張恃其險干戈皇震怒整戎行義旗一指元敵亡授我首肯我疆大業三建洪梓昌

右開洪基十六句 十三句 四字

陳右諫據豫章太祖親征之大我部陽謝文諫元季其

眾為平江漢第四

江漢湯湯厥惟豫章醜虜凭之以忿冠據屢涉我疆以跳以踉天眷有明命我括皇爰整其旅以扼其吭文牙洗洗旂旄煌煌部伍行行解纜將將鏖戰大呼雷轟電揚虜首既斃虜眾亦降凱歌以還形於樂章於赫武功上蟬商湯

右平江漢二十二句 四

張士誠據全吳命師縛之為縛狡兔第五

明文在卷五

趕趕狡兔固其窟穴陰伏草萊肆厥慧黠跳踉三吳馳突兩浙皇命征之授以節鉞桓桓廟臣鷹揚大衆兵不留行丹不戴血力屈智窮自貽杭桎銜璧而歸繫以縲繼民疾既平天討斯揭偉哉豐功允矣趕絕

右縛狡兔二十句 四

元順帝能知天命舉族北歸燕京悲平為平元耶第六

元運既去如秋之索德政不脩疆宇日削爰肇我邦於彼朔風義旗所指摧山震嶽君臣稽顙若崩厥角舉族遠遁不待待縛既屈其社稷宇清廓伊誰之力惟皇先覺

右平元耶十六句 四

方谷孫自元末敗走東海命將征之舉族奔歸為海濱

平第七

元政既不經萬國兵槍據集雄利草昧突起滇海傷名號僭相如  
狼貪狼如羊大舶連百艘雲濤相擊撞敵爾賊鯨鯨自掘蛟龍  
天兵渡東浙疾若利欽光授戈載妻子逃匿海中央尋復你厥  
來詣隸門降震雷既輯朝嗽出扶桑帖爾波不興浩劫塵不揚  
殘民沐文化宛若鄒魯邦

右海波平二十二句 五

陳友立據全閩出師執之為拓閩境第八

真主起淮泗沛澤加無垠陳氏逞顛倒烽火連七閩自恃險且遠  
偃塞不我臣天兵忽覆加奮擊速且神執評仍獲醜困彼酒韓  
凱旋獻俘敵磔裂徇頑器海填遂清靜千里無纖塵群民樂蕃  
熙熙涵陽春

右拓閩境十六句 五

明文在卷五

張師道李思齊據閩中天兵平之皆入職方為定關陝  
第九

元德昏政夢寐感顛顛於足情上格命明君二豎無職方信校  
戎化據中原王師下加猶不循雄兵烈烈車數鐵山且辟屈  
存櫛爾魄棄爾魂滅厥渠魁弔厥民關陝平蕩無妖孽

右定關陝二十二句 十六句 四句 三字

元社既屋苗裔猶存大兵再加窮極北漠而元遂滅焉  
第十

元氏有天下蕩夷我中原施政裂網紀士効無稽言聖人受天命  
遠續皇王傳手提三尺劍起自淮泗填削平諸僭亂元遂滅焉  
屏迹雖甚邇天討不可延窮追及沙漠莫穴無復金草我皇業  
上雪后宋完

右蕩元穴十六句 五

明王珣據全蜀僭大號師出討之舉國來降為開川蜀  
第十一

夏明氏據全蜀僭大號保西漢恃其險遠明臣依我門之  
陸檻厥吻撫厥腹以杖擎地駭神速熱爾爾受爾玉符而不死  
尤為陶至和被清穆五十四州歸化育

右開川蜀二十句 十五句 四句 三字

元為保王保雲南招諭不降師出征之渠三六詔平  
為斷苞枿第十二

臣木既蠹根本猶傾爰有勇枿猶假息以生皇曰肆我母  
俾其自歸庶不戕我氓屢遣使命諭以至誠蠶茲弗靈恐其頑  
皇弗斯怒爰整旅以行熊羆百萬如雷如霆摧朽拉枯烈烈  
殘孽既滅羣熱悉平遐迩歸化四海由以寧

明文在卷五

右斷苞枿二十二句 十八句 四句 四字

平元鏡歌鼓吹碑

楊士奇

臣聞兵者聖人所以衛民之具也故為天下國家者不可一二  
而忘武備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克詰戎兵至若征伐蒐狩  
見於詩禮春秋皆聖人重武事也洪惟我國家肇膺天命武以靖  
亂文以經邦列聖相承其道一揆陛下親承大統恢弘化理海內  
海外日月所照臨之地其人皆櫛誠効順承方物仰體閣下  
拜漢殘孽叛服不常屢經邊警我黎庶乃今歲之秋日敵  
三農畢務皇上曰獵以閱武龍旌所向諸蠻東歸而更  
不遠伊迤遂戎六御親統邊防車駕莅薊門之石門邊  
冠已迫塞下上曰天恩其惠俾來就斃子將士皆踴躍思奮上曰

兵貴神速朕以鐵騎先馳赴之當今迅雷不及掩耳爾將士以次  
徐來即日上率鐵騎三千出喜峯關翼日與殘孽遇孽兵愕出不  
意謂神兵自天而下也上麾鐵騎為左右翼前包孽陣飛矢如雨  
孽狼狽死者甚眾餘率眾退去上以鐵騎數百繞出孽後盡獲  
之遂斬其首渠而生繫其眾孽無一跡得遁者遂命將士掃孽渠  
穴而悲收其部落族屬及所畜聚駝馬牛羊輜重以累萬計關塞  
以北蕩然一清臨邊之氓安枕無虞臣惟皇上聖志寬宏收牧焉  
在安民車駕之初出也因農隙以講武事日所歷以飭邊防非有  
意殺伐也而天絕小醜將授其命於聖明故使之豺豕踰踰而天  
戈一麾瞬息之頃灰滅斯盡此皆本於皇上愛民之仁得天助佑  
而明斷天縱英武神奮遂建廓清之大功蓋近代帝王所鮮有也  
臣嘗考見古昔盛時帝王建武功者皆有饒歌鼓吹樂辭被之絃  
歌用示永遠臣忝執筆從屬車後目親聖武神功之盛不能自默  
謹做漢唐篇數撰饒歌鼓吹曲辭十二篇庶幾宣著盛美於無窮  
焉謹錄上進伏惟睿覽

明文在卷五

五

秋穀既成農事告畢車駕回田獵以飭邊防為田獵第

一  
皇聖仁恤元元勤宵旰保嚴安顯氣肅零露溥田穀或農乃閒駕  
六御狩於原蕪蕩氣凝春道旂常翼旗衛了天從周千鑒雍  
雅鼓闐闐行郊畿歷山川遊豫時兆庶歡

右田獵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及石門驛邊城奏殘孽入寇遂宣親征為邊奏第

二

張膽蹕先皇輅坦坦砥如薊之路東石門隘以阻士庶舊歲

有來亟由秦龍御謂胡殘孽呈邊侮皇曰噫嘻胡曷恃而求自援  
於頃天俾之天所俾予敢稽祈厥渠縶往孽之職其在斯

右邊奏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喜峯關道阻而險將士奮勇以從忘其勞焉為

度關第三

度關山巖巖屹以峻十步九折旅肅肅氣桓桓凌雲崖越飛湍  
飲流鉞已旌千潛鋒鎗鏘捷用駟龍御所歷祥景曜原約遠遁跡  
陰霧披以散但望殺氣遠空垣孽冥昧尚忘兇殘皇威一震驚孽  
下九天

右度關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關一戰殄孽悉戮其渠帥生繫其徒為皇武第

四

明文在卷五

六

皇武揚奮自天智以勇機捷神左麾右斤鐵騎奔捲如電掃呼霆  
震櫛殘魄懾殘魂摧餘陣蕩餘群蹂躪泥澤揮埃氛燦毛令析款  
以塵停龍鯢息廟責霽天威怡天顏

右皇武之曲二十句

分命將士索孽巢穴用竟天討為天討第五

麾將校窮幽僻搗巢窟歷山澤索種類搜部落逐聲影蹤跡驅  
孽畜舉聚積囊包席捲累萬億氣翳蕩羶腥陰山清嶺海碧嶺  
澄朔漠之北萬斯年神武績

右天討之曲二十句

兇慙既清遂撫安邊氓為安邊第六

新蛟鯨禽大暴疆場靖寧理不忘備倚方禦申謗戒容爾邊之  
我緘我懷祛爾害灾原爾危爾勤爾生罔畏怨力爾田余去爾害



與飢爾安爾老爾勞爾慈爾屬辟以治疇爾屬予在茲

右安邊之曲二十句

武功既成詔告中外為武成第七

皇仁威靖疆國皇聖志布昭於下渙德音周率土維時庶民受天之付與圖保厥付勤且與慕有其毒之故康弗赴斯之禁之匪予志究武敬天之付亦承厥佑助衛皇仁承天祐

右武成之曲十八句

邊國既寧下令班師為班師第八

氛塵息邊徼清武功建皇心寧鏡箭作凱奏與六龍御八鸞鳴祥融翼輦慶雲承旌傳濬脩途班師上京大明行天川嶽光榮太和融聖萬物遂成美洋洋騰頌聲

右班師之曲十八句

不明天在卷五

車駕旋京行獻俘禮為獻俘第九

維大寶承於祖考維下民祖考是保克時永保維皇聖孝維皇聖仁惠保暨濱徼彼狂以擾肆用劉勦誠與俘祇告清廟剪稂與莠敷用秀好維祖考之制欽率允蹈皇神武武往有輝

右獻俘之曲十八句

既旋旁賚將率為勞率第十

皇振旅皇明堂賚將率以勞以享奏常武歌於杜皇曰爾予服肱心膂維時武功俾民遂保豈維予克舊汝良子輔成拜稽首維皇神武聖謨斷自天康時兆

右勞率之曲十六句

武功既昭丕隆德化為隆德第十一

皇統御政化明威服德懷洽萬邦傾誠來歸筐篚相望德教遠播

性豺狼獨反側靡常窺伺隙為寇攘皇震怒神武揚天戈振一掃澄清陽蕩寰宇如砥平棄弓截矢輯五兵尚飭北邊防嚴禦備式永寧坐繡紉弘化綱煥禮樂齊廣唐

右隆德之曲二十二句

海宇泰和天下忻戴成祝聖明萬萬歲壽為聖壽第十二

皇震威皇仁宣薄四表霽八埏日月昭照臨雨露無私偏威足範與溫禮讓弗愆泰和世堯舜恩國家隆盛海宇安天子御丹扆萬億年福廣大齊乾坤

右聖壽之曲十六句

飛泉操

宋 濂

浦陽玄巖山有飛泉源與鄭原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

不明天在卷五

諸壑石其碑曰

飛泉子劉瀏洗耳固非子誰飲我牛覆謂我汚子移彼上流具人之形子奈何忘人之憂

思沂操

胡 翰

曾氏有居越者睥焉不忘曾之舊鄉予以聖賢之道不下帶而道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子決決曷不歸予以浣我裳我思子孔長沂之水子湜湜曷不歸予以沐我德我思子心惻沂可思子亦可游子鼓而舞子喟吾之與子

風雷引

烈烈子轟轟為風子為霆迅發子震驚薄太虛子下上聲謂天也子孔仁孰司子若厥震尺無愕子戴寧威既揚子沛澤零

在陳操

劉基

彼山有陽子彼限有柳彼路斯何子孔棘且阻玄雲寄雲子不日  
以雨重華祥察子誰與陪語茫茫九州子孰為子而龜蒙無人子  
駕子歸乘

皇天操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於外而不得養其母者  
作 王 梓

皇天至仁育下土子林林總總各獲其子我獨何為不得以養  
其母子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子養之弗時我何為者子自我徂征  
離此膝下子有食孰以食疾痛其孰摩撫子我之念母心焉如縷  
子母之念子亦豈寧處皇天之毒我其終我枯子

江漢操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  
江漢滔滔日注於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君而盡者

明文在卷五

九

忠只臣忠之盡見謂為狂只我君聖明如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  
或未違只抑臣實有罪盡反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衷只臣雖  
身遠臣心上通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廣琴操

朱右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厄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  
騷辭之體然詩以興發以怨操以操作廣琴操廣云者題義因韓  
子之舊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河之深子誰將厲之河之淺子誰將揭之洋洋乎不我濟之竭  
澤以渙子蛟龍辟之覆巢沃胎子鳳皇去之夫人有知子子實類  
之九州博大夫將子迷之

倚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鬱穴幽阻誰其陪語倚蘭之芳輝華其光不  
我佩服昊天孔明子如好脩維我之求子如不好於我何郵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維龜有山造初鴻濛自龜之東淮夷來從膏澤既施草木實多同  
公上天奈龜山何

越裳操

周公作

天之聰子曠曠其音天之明子宵宵其深天之仁子實臨下民文  
王在上子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子時暘時雨越裳來臣子萬物斯  
覩

拘幽操

文王姜里作

美之陰子栗栗姜之室子幽幽嗟室之人子為元為囚匪維伊憇  
子實我之鄰日月有明子容光弗留

明文在卷五

十

岐山操

周公為文王作

自邠有家於夏之先克承弗怠夙軼綿綿開我邠宇衍我宗禋嗟  
狄之人敢樂以奸彼咀矣岐將遂於遷既有我土母戕我民

履霜操

尹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驅車驅車車行無遲見在中野父寧不悲驅車驅車車行無遲見  
當有母孰使兒飢天生眾民因不同仁風雨霜露實結我人民生  
有知以順天賦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子飛山之隴孤雄雌群雌隨雉子飛音下上陰陽和鳴聲暢  
我人朝出薪入無家徂歲年

別鵲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  
聞之中夜悲鵲穆子感之而作

黃鶴雙飛朝隨暮歸山川悠遠不女華離今當乖違且復徘徊  
歌女飲母使女悲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狸維獸不見其首我夢之形吉山昌究我協故占載觀其繇曰脩  
爾躬自天之佑

明文在卷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存卷五

士

明文在卷六

古詩

視學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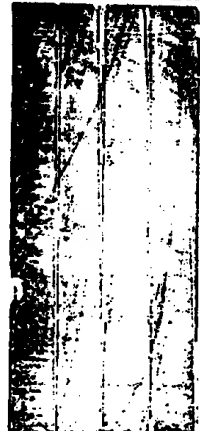
翔虞詩

平安南詩

胡廣

梁潛

楊士奇



明文在卷六

明文在奉六

常熟 薛熙 纂

平湖 郭襄圖 訂

古詩

視學詩

胡廣

皇帝即位之初載風夜延訪羣臣博詢治道從容燕暇召三儒臣於前而諭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道何由成頓首惶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以對上曰必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機在上於是咸稽首曰誠如陛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灑穴幽潛之士占一技能者即禮聘至闕下親承顧問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海之內有遺才焉明年榮多士於廷簡其尤者一十八人俾究極羣書期其至於古又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恒祿之外

明文在奉六

復有他賜鼓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歆慕者皆奮躍於下有菁莪棫樸之盛乃永樂四年二月朔勅羣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而司其差吉日行之於是有所差以三月朔日辛卯是日昧爽上脩法駕謁廟行舍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儀禮官奏宗服祀釋行再拜上曰見先師禮寧過厚至是上服皮弁行四拜禮禮畢駕幸太學授經祭酒臣儼司業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畢賜茗飲降玉旨難問勉飭衣冠之士及四夷之人闕太學而觀者以億萬計觀東京永平無言矣明日臣儼臣智率六堂儒生上表謝錫賚有差大宴群臣於奉天門莫不懼所踴躍以為自古帝王崇尚儒術未有若此之盛臣仰見太祖

高皇帝告成武功大興文教臨幸太學親講經書與諸儒難疑若問終日弗倦今伏遇皇上尊信儒術躬率舊典有光前烈揆諸古昔誠無與比故威治之風薄極海宇凡四方僻遠非一譯所能通者遣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順服頌頌闕庭夫豈威力所能強是皆文教躬行之効也臣維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聖人在上天下文明則其道大行皇上全聖智之德居至尊之位恢弘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仰見之俾知所趨向皇上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有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能及也臣廣猥以菲才幸依日月之光獲覩文明之盛職在紀載不敢以默謹述為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窮焉詩曰

明文在奉六

間顯徽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三綱以正九疇敘叙周綱解紐正路日理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孔子道高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欲無言賢於堯舜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六經昭晰萬世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茲生民永賴帝王寔師於皇太祖受天明命道伴天地卓冠前聖武功爰宣文教首崇表章絕學大闢休風載新庠序甄陶士類親臨辟雍以嚴祀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於闕門猗歟盛哉亘古莫比為憲萬世式承無已皇帝續承舊章是遵緝熙聖學弗懈益勵季春初吉躬視廟學舍奠先師重慶有恪袞服大圭星弁煌煌穆穆清廟濟濟裸將載臨講席列侍羣儒絳綬綈六經之旨聖道顯明聖心以喜章甫逢掖踴躍士子圖瞻萬億華夏之幸惟願亦皆夷懌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弥久弥敷於昭聖皇

發有恭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弱虞詩

梁潛

臣聞自古聖帝明王至治之極必有禎祥若麟鳳皇醴泉甘露應時而產皆所以符聖徵章至德者也乃永樂二年秋八月皇帝冢弟周王岐王鈞州府有異獸白質黑章視首虎形其狀孔威不可追視王俾部曲侯之其性孔仁遂擾致之以詢之故老蓋古所謂弱虞者此其是已夫惟人君有至信之德則見於九月丁未王率厥屬表獻闕下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以觀不震不動乘伏自然皇帝若曰厥為嘉瑞予罔敢知維致自昆弟之邦予其嘉焉於是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謹率百官上千萬歲壽既而京師人士忻喜聚觀咸以為聞自古昔見始今茲臣潛伏觀盛典不慙自默退而考之弱虞詠於詩記於禮列於傳記或以為瑞獸或

明史在卷六

三

曰仁獸或曰聖獸至以為嘉祥者則其言皆同也育曰國家得瑞必有禎祥洪惟皇上紹登大寶率由舊章親親而仁民恩沛而義洽萬方咸和以及乎庶類黍稷同穎於郊蕙成蘭於野文犀白象諸福之物抑之而愈臻却之而復至何其盛也豈非上天以是昭至德哉臣潛忝職記注苟不形之歌詠以垂示無窮輒為不職謹百拜稽首而獻詩曰

於穆聖皇綏懷兆民端本自家萬於周親恩沛義洽如煦春陽至和冲融發為禎祥禎祥伊何厥惟弱虞產於王國惟皇德符王馴致之獻於帝庭素質玄章雲舒霧凝帝乃觀焉載載其水爰言究之踐匪生草吁嗟弱虞外何其威內何其仁匪苞而服匪角而麟吁嗟弱虞曷為來哉王拜稽首皇則台之皇之仁民淪膚洽肌弘暢効達物以不疵皇之孝友本乎至性萬邦咸懷物以類應皇帝

白俞惟王信恭王乃麟趾奚必弱虞皇帝曰吁凡百在位唯德召和匪物其瑞庶臣拜手皇帝萬壽慶祥畢臻德音是懋

平安南詩

楊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統天下而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忍用兵亦不為兵以為治洪惟我國家肇興太祖聖神文武欽明躬運機籌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國有孽害時謂泰和至於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甸安四夷慕小大遐迩熙然同春唯是安南其王屏微與賊臣黎季犛等子蒼公龍恃克屢弑國王淫刑暴斂毒虐下人滋久滋甚皇上聞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還悔賊囚忌畏殺使掠奪城又寇我邊明特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上曰姑且

明史在卷六

新不

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主有遺腹子乃即上表謝過請還之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逐使者執殺其主遺腹子事聞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議曰子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子弗恭人有弗迪而遽誅斯曷抑厥自新乃有弗迪至於再三而釋弗誅惟子弗君今盜賊弗迪子必不釋將往大正匪子志用武惟盜賊稔惡群臣令辭力贊必決乃告祀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夷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暨神機橫海驍騎遊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賊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被困於盜內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弔固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既殄保益其若求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惟懋

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萬萬拒於境上民間王師來為已除  
害皆倒戈逆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  
人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孱數人並遁海去王師追之悲  
生繫之不遺一人乃繼而脅從者民所苦罷其苛禁數求安南王  
遣嗣民既因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悲解去所苦咸竊喜曰我幸  
復見今日幸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肺腑  
歸慈父母相率跪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志殲於寇景無遺  
惟茲土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氓審止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  
咸免於夷狄蠻貊軍中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皇上重違民意  
下詔郡縣其地還置守吏復置交趾布政司揔之在廷文武羣臣  
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趾郡暨五季丁氏竊  
據之始僭稱主宋弗能制因授之平循為常更歷數姓蟠結深固  
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訖無成功皇明奄有四瀛率先款服曾  
不踰世終梗寇盜天地之德務隆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第  
之旅弔伐並行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兇慙大極塗  
炭弘復疆土功德後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頌  
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沒軼擬古作者之意謬平安南詩一首  
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維天生民咸俾遂遠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為言為師以  
教以治俾遠咸宜天啓皇明志界所覆明明太祖生育教誘衣之  
食之迓安遠歸禮昭義布長身尊卑皇帝總統四方萬國益富而  
教和豫安遠爾蠻交醜孽其間為豺為豺小大畢殲皇曰彼醜  
匪異人類庶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謫戢暴厭鄰盜  
我邊郊百辟文武頌伏陛言弗時剪屠將俾夢延皇曰申誨猶或

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獮偽恭顯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碎身百  
分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螟蟥弗除曷遺嘉稷惟皇上帝付子八挺  
有溺弗援子滋遠天誕命將臣暨旅師往往屬汝勇往宣汝讓威  
弔困窮殲惟醜虜職敷子仁誼曰究武六師遙邁祥直氣厲涉危  
蹈深若履平地彈彈烈烈赫赫業業如驅剋剋如震震穀蠢彼醜  
肅脇驅為拒仁威天降此有強禦難倒夜開富良為帶授兵委文  
奔降廷拜乃入交城乃走兇渠繫之海隅如探取鰲乃容脅從  
解而縱乃親交人弔其疾痛交人頓顙差始色溫舒其競競爰始  
笑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天子生我旋薦為福交人有言我初匪  
夷逆遠淪汙陷茲塗泥天子聖仁易迓我初內我庇我永康不虞  
俘獻於廷天子受之民有願欲天子予之四夷有聞歡喜告語天  
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本弗率必誅不釋天子  
聖仁孔武且神孰其為梗鑒彼交人莖莖四裔感服德附魏魏中  
夏等安鞏固海航陸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皇明

明文存卷六

六

明文在卷七

古詩

童 奠六首

韓 弁一首

宗 濂一首

錢 宰八首

楊 基一首

謝 應芳一首

明文在卷七

明文在卷七

古詩

効陶彭澤

童 奠

少無營組念惟志在丘峯結廬古澗阿栖迹嘉樹林南軒納朝陽  
北牖延夕陰墮門無深轍入室有鳴琴良朋以時至清坐談古今  
休田秋向熟濁醪行可斟頃筐擷園蔬持竿釣清潯歡飲聊共適  
過滿非所歛

擬古五首

明文在卷七

生世無百年孰究天地終寧知洛邑地乃處陸渾戎古來遺世士  
守唯知其雄我生七九年始識廣莫風朔土恒早寒況乃歲律窮  
發春諒不遠行見星鳥中

月落窓牖白日出東南陽披衣茅簷下稍覺四體舒故山邈千里  
永念先人廬晨夕庇屋雨少小之所居別去踰十年豈但園田蕪  
齒頰日衰暮天意諒何如

西京全盛時金城萬里充十二羅通衢四方萃衣冠金張貴公子  
錦衣照朱戟甲第連雲霄車馬塞城關雞鳴趨青門日晏下朝端  
瑤樓啓華宴瑤瑟發清彈吳娃引趙女妙舞翔鳳鸞不知衡門下  
士不免飢寒

美玉韞荆璞三獻泣下和霽威扣牛角中夜猶商歌古來不遇士  
蹭蹬良亦多百年水上滄萬事風中花且復對尊酒不飲當如何  
下士困形役至人得天游尸居一室間心已歷九州所以驅牛翁  
不肯飲下流翩翩九苞鳳欲啄哩嵩丘一飛下虞廷無鳴止岐周

瑞物不世出安用羅網求

擬行行重行行

錢宰

出門萬里別行行遠防邊相望各天末北斗日夜蹙四運秋運暮  
不尤君子還燕車北其轍趨馬南其轅目遠心愈近悵望後懸懸  
黃雲暗關塞路險不見天式微夫如何日月忽已遷願言崇明德  
無為終桑榆

擬西北有高樓

高臺何巍巍參差與雲平玉繩臨雙闕長河流無聲上有羽衣人  
逍遙吹玉笙清響涵明月飛佩何泠泠借問弄者誰疑是童僕成  
逸思隨風發無人識其聲曲終再三歎感既有餘情所悲同門友  
局促赴世榮願將秋水翫為之解塵纓嗟呼雙黃鵠與子俱遠征

擬涉江采芙蓉

明文在卷七

涉海采琅玕紅者珊瑚枝明珠盈懷袖將以遺所思海闊不得送  
所寶莫致之爛其納我室抱璞將何為

擬明月皎夜光

皎皎明月光照我屋東頭寒蟬鳴樹間招搖指孟秋白露下高梧  
落葉聲與曉寒溫更變遷河漢東南流懷哉里中兒舊志起遠遊  
飄然適長風乘槎犯斗牛支機織女石為問今在不水深波濤闊  
浮名將焉求

擬冉冉孤生竹

青青梧桐樹托根在高岡與子新合歡猶如鳳與皇鳳皇鳴鸞  
合歡期世昌歡情一何短離思一何長嗟彼離下菊含英揚其芳  
晨霜兼貞節寧隨秋草黃終當採而佩歲晏夫何傷

擬庭中有奇樹

中村多幽蘭江籬雜芳蓀米之酌春酒將以清心亮持杯未及飲  
慨然念王孫王孫不歸來置酒在芳尊

擬迢迢牽牛星

河東有織女皎皎雲為章手弄機上絲日夕更七襄織成五色文  
欲製君子裳莫言隔秋水可以駕飛梁曉飯牽牛星終日不服箱  
擬客從遠方來

故人萬里別海水日夜深南風海上來遺我雙南金不見故人面  
乃見故人心鑄作黃金微置之白玉琴彈為別鶴操聞以懷湘吟  
曲終聽者稀鳩首望知音

新歲述懷

韓弁

白首坐中堂屠蘇策策沒嘗行年六十一非短亦非長眼昏字尚見  
脚軟榮能將寒有衣加體飯有食充腸聞無官職係貧無私債債

明文在卷七

懶惟居寢室健或到僧房即元已多幸且活亦無妨

季迪病目醫令止酒因作此勸之

楊基

病目須飲酒飲酒調微病氣鬱不舒賴此酒力和所以需公方  
製藥用酒多活血必酒洗散鬱酒酒磨製藥既用酒飲酒良非他  
酒可引經給酒能驅病魔病目不飲酒此蓋醫者為李白好痛飲  
不聞目有瘳子夏與丘明不為飲酒過飲酒既無害不飲如俗何  
清晨呼東家買置數斗醺爛醉瞑目坐滿日春風陶陶然物我忘  
夢見孔與軻此藥豈不佳而乃止酒那我今勸君飲君意無嫌煩  
庸鑒或見責請示眉庵歌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宋 廣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五方生希直以文為贊一覽可之館其  
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還滬陽生遂



執經來侍喜動於中。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願乘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不肆言之辭。折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運推而底於極本。未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渾然。常新不復。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簡之。日有異而月不同。值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為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始置末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遂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為流孰為先也。今為此說。人必謂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為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將歸省焉。子深惜其去。為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復窮以遠大之業云。

明文在卷七

欲散空中雲。方生海上玉。立而春溫袖。携締繡書函。帶蕭散文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長同浪太倉。粟共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遂穹島攀嶺。吻路雲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公途憫孤貧。湛恩來九天。憫我疑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煙霞親。主閒抱經求。處此窮莫濱。濟蒼和無始。冥澤窮無垠。字旨所管攝。載藉所敷陳。終始鉤鉅之。若大樂建鈞。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聖和免惡德。臺奏路緹純。桑濮嘆壁斥。淫哇竟何存。黃鍾聲瓦釜。庭燎滅鬼燐。似結稽古力。可定板蕩勳。濡毫為雋韻。勢足移哦恨。渴泚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為波起伏。清溫玉璫璣。畫袖神奇秘。不隨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鬼當洒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續綫。豈知萬毛牛。難追一角驢。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屢未識。立言鄒河汾。結交一世士。

暮為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橙。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大言心不忤。祇為所見真。生今有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絲。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真儒在用世。毋徒滯弥文。文繁必委質。適中迺彬彬。有虞卿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堯天工。外。悲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與端道真器乃貴。奚須用空言。孽孽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為衣。忠信以為冠。慈仁以為佩。廉知以為壘。特立晚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為爾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簡張希尹

謝應芳

明文在卷七

予生窮諸俗。老去得知己。論交固云晚。莫逆良可喜。聯翩諸侯客。寂寞著書事。夜分青藜光。日並烏皮兒。幾回論班馬。一笑易安衣。煙雲揮洒外。風月吟嘯裏。酣杯酌流霞。歛爐煖沈水。佳哉水調詞。清我塵俗耳。朱弦聽者希。白雪和能幾。別來懷盍簪。夢見承倒屣。惟林大江邊。飄蓬橫山趾。秋風響梧葉。甘雨熟菰米。相望不三舍。相過堪一尊。詩筒繼元白。通家猶孔李。況於阿戎談。亦與諸任蒞。尚友古之人。厥德薰晉郤。

明文在卷八

古詩

老介一首

王行一首

史遷一首

頤祿一首

張適二首

孫賁二首



明文在卷八

明文在卷八

常熟薛熙纂

同里陳如鑒訂

古詩

檢田行

老介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縷縷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旁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談問何故為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入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海澤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

明文在卷八

我恐徵糧弊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真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抄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賄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可惜猶未算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求東西乞度殘喘無目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眼邊淚我忽忽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題桶底山圖

頤祿

昔人夜投逆旅中戲將指不星却工健靈通向如飄風掃滅則此逐葉宮狀如六菴擁虛空戴山出沒滄溟東瓊臺瑤閣知幾重千門萬戶遙相通儼然中坐一老翁星眸霞臉冰雪容畫裏真左右

相從戎騎白鳳騎青龍文仙七十如花紅名執樂器笙與簫鈞元  
一曲奏未終雙成勸酒琉璃鍾谷神長生壽無窮出入造化起鴻  
濛我欲上天頭紫虹高步去逐東王公

滕用亨諸篆體歌

王行

維周大篆成史籀宣聖傳經製蚪蚪穆回唐韻見鳥跡象形置書  
變來久李斯小篆類玉筋鍾鼎魚蟲分衆手碧霄鸞鳳湯迴翔滄  
海蛟螭互蟠紐有如垂露楊柳葉或似委蓬劍環首許慎程邈評  
已彰餘子紛紛亦何有有唐陽冰號高古嘗揭鴻都碑山譜新泉  
升井尚幸存纓絡麒麟折釵股刻符篆印氣倏形義理深關非小  
補南陽韓翁學古書雅與秦漢參錯銖古文奇字盪胸臆豈若俗  
工鵠魯魚自言初習勝國時王雪左丞吾所師茲藝雖沙指畫腹  
廿年勤苦求妍安嗚呼方今世雍熙明良際遇千載期大書功德  
勒金石絕勝草草人間碑

題趙原臨高書山水小幀

張造

有元畫山誰第一燕都數獨高書藏石不在吳興下米虎用墨  
渾無殊江南趙原最晚出蒼渾高宰留真跡行披坐間無輟傳肯  
繁皆將飽胸臆貌此小幀雲山圖焉且不盡墨模細細謝人家春  
晝晚當門縹緲風煙湖嶽與前朝合作符何嘗櫻貼唐鈎模黃庭  
畫贊雖小字位置看客六無異平原一變為寫碑筆墨橫亦遠  
意趙卿得此變化筆知爾當今畫無敵酒酣試倒金盞汁元氣淋  
漓鬼神泣趙卿趙卿誠莫當我有古紙久矣藏幾時逢君吸百觴  
為我乘興揮毫使人復觀尚書郎高堂素壁生輝光

題山水亭子為蕭溪時者賦

蕭溪先生樂山看結屋臨溪幽雅開軒見水不見山却向圖中

看揮洒高喬素筆懸清風仿佛坐我林樾下羣峰奔馳勢如馬綠  
樹人家面平野層閣忽從天際來飛泉遠自峯頭瀉半山雲氣千  
峯白滿谷霞生萬嶺赭野橋日落行人稀幽徑花開知者寡蕭溪  
閒居畫多暇坐對此圖看不捨平生况復能食力春作御犂躬自  
把短策朝耕隴上雲長樂夜落書邊煙有時歸來面盟臨軒吸春  
醅知幾竿登高或着謝傳展帶酒何妨遠公社臨池每鮮學來禽  
對客猶知論裏舛醉中邀我賦長篇老我才疎不堪寫

菌子詩退和楊廷秀韻

史遷

松花岡頭雷雨急坡陀流膏漬香汁新泥日蒸氣深入穿苔破蘚  
釘散散如蓋如芝萬玉立紫黃百餘紅間十燕支微勻滑更濕頃  
筐盛之行且拾天隨杞菊謗苦澀采歸笔之脫巾笠桑落楮雞皆  
不及嫗姑天花當拱揖豈敢作羹炊王粒先生飽飯踏曉日更遣

樓青行負笈

明文在卷八

三

南京行

孫黃

南京自古說豪雄遠勝秦中與洛中吳越千山高拱北巴江一道  
遠溯東秦淮水入丹陽郭壯固城連六代宮岌岌石頭如踞廬遙  
遙鍾岳似盤龍龍樓樓閣天中起萬戶千門霄漢裏太乙勾陳紫  
極通翔鸞舞鶴珠峯峙卻日舡樓駕霧廓行空複道侵箕尾仙掌  
銅盤玉作流雲芝華蓋霞為綺華蓋靈芝繁綺霞綺雲金水正當  
街五門彩旭朝天仗馳道香風散日華細柳千章爭拂地嬌鶯百  
轉競啼花紫電龍光飛武庫雕甍日第列侯家侯家如真才產  
玉笋蟬聯奉天殿屈宋為文入石渠韓黠耀武尊方而黃閣承恩  
宣雨露烏臺執法行霜霰環珮聲清散早朝葡萄酒綠沾春宴春  
宴春風坐百花歸來里巷開香車金張富貴人爭羨三謝風流世

共誇隱約商船隨赤洞藏紅大毒映彤牙盤陀寶鏡光前照  
鳴鑼臨狹斜斜西下通三市紫霧紅塵拂天起南陌東廂馬似  
龍鳥衣未雀人如蟻爭看買珠輕薄兒心新探九游俠子猶懷  
臺醉李白無復新亭泣同類并傷美人悲願遂道上行入談結  
結綺臨春樓可憐龍河一帶但寒煙天界業林開象魏宮亭其  
艷神仙神仙並是蓬萊侶更畫秦李玉蕭女渺渺青鸞月下飛  
飄彩鳳雲中舉別有青樓大道宮花萬樹隱成行飛樓裏翠  
羅袖小玉哦哦紅粉粧小玉飛瓊雨少年清歌妙舞開嬌好舞態  
盤迴芳樹底歌喉宛轉落花前彩雲作雨朝朝合舞月流光夜  
圓朝朝暮暮長如此秋月春花若流水去歲今年景不如南來北  
去人相似生綠羅屏邊上客流蘇帳煥燭公子爛熳三春錦繡城  
空蒙一片笙歌市繁華佳麗樂無邊我獨胡為困一塵已似楊雄

明文在卷八

四

樓白屋還如司馬卧文園誰將積業三千續換取揚州十萬纏桃  
李風前歌扇底看花騎馬過年年

驢山舊妓行

秋風楊柳凋金縷冷露芙蓉落芳者寒香晚色何所如驢山唐姬  
教坊女黛眉淡掃山遠唱蟬吟半地雲亂時誰無更無妖燒暮  
態猶存舊嬌嫵我昨或陽經治遊治遊爛熳過西州青山直抵雙  
蓮開綠水橋過三鳳樓西風人金錯落長安公子玉驄驅銀壺  
送酒青絲絡時當當口雪謳琵琶橫笛空船耳喧喧揚揚妙無  
比清彈一曲之含羞呼喚百迴繞起後杜相來歷我調弦未  
就人先音便首斜拖步移向人高露春纖指樓高韻響響冷  
急管悲歌一霎停初聽乍如風雨至再彈還作鳳皇鳴清如玉女  
鈞天奏壯似雕戈出塞聲澗水帶冰時啞咽春雷震三急悲陵憑

明文在卷八

五

陵未已旋清悄悄驚聲響小四座無言俱拜寒餉音已斷猶  
聲繞落溶溶宛宛復悠悠切切淒淒還窈窕深閨斷想寒宵淺  
嬌鶯破曉春曉纏綿萬恨與千愁婉意柔情不肯休蔡琰胡笳悲紫  
塞班姬團扇掩清秋樓前皓月明如練天外行雲與不流但扣未  
終南內曲新腔忽過小深州深州一摺月向千唐姬此時心獨苦  
銀甲悲深不忍彈哀鳴斷盡無由語飲罷翠袖搵香淚縱使歡娛  
變淒楚訴盡平生富與貧可憐人世今成古憶昔開元正太平兒  
家生長在天京十三學舞曾驚座十四搗箏能擲名玉貌羞花長  
窈窕官署怯柳更輕盈春寒不離鴛鴦枕日晏方開孔雀屏五陵  
年少秦川客爭愛兒家好顏色帶雨尤雲軍惱人追歡買笑寧論  
直聲名每出派輩上風致獨覺有人惜承恩況得登掖庭宛轉隨  
龍侍君側海晏河清久息兵四夷賓貢盡无庭炎方已見來丹荔  
交趾還聞進雪鸛耀日香車連紫陌飛雲盡棟列朱甍空濛一片  
笙歌海浩蕩三春錦繡城驢山山上多樓閣萬戶千門通碧落大  
駕深居在九重四時多暇惟行樂已營連昌勝結綺復起芳鳳齊  
范萼臺飛玉女過更籌舟戲金龍動麟角侍臣傳勅選嬌容特許  
兒家步步從官扇影移花雨外山呼聲沸錦雲中千株火樹爭明  
月萬炬金蓮開彩虹子夜歌詞譙白雪霓裳舞隊散旋風歌傳舞  
歇徘徊久銀箏獨進纖纖手明眸照質一當前含顰美人俱在沒  
數聲清響動絃索八面涼風生戶牖曲曲新裁夢寐中官催賜  
葡萄酒年年秋月復春花多在宮中少在家媽喚不慈宮監怒  
粧長得阿嬌誇朝遊複道瞻天表夜出西門拜月手照翠絳春信  
彌國藏蘭竟夕伴昭華韶光忽逐流年轉野鹿嘶花上林苑鐵騎  
東來鳳閣空金根西狩豈眉遠上方無復聽宣詔新籍寧辭避差

遙約解金環雨雪寬凌波錦被風埃塞星移物換得無情漢向  
山情地行禁禁無人芳草台階雨過綠苔生歌臺索莫花千  
拜謝蒼涼月半橋繡閣秋陰連連頭關仙清淚落金莖高梧頂  
連飄玉太乙勾陳看不足百子樓寒露影昏長生殿古燈光綠  
墻瓦落見萬葉替路塵生去處塵舞馬離床幽夢思花奴羯鼓  
心目故宅新人作宴境內家紅錦綉珠簾繡柱俄成夢  
龍笙挽是愁舊曲聞來眉目歎歲年說著口應蕭瑟蓬萊何處  
自老屋疎茅不奈秋舞衫長借鄰人著同伴相呼只推却臉王香  
隨翠鬢消淚珠暗逐燈花落萬葉集倒掃黃金鳳夢裡時彈白翎花  
百感中來不自由芳心一片從誰托唐姬言語一何長句句淒其  
字字傷滿座聞之聲唧唧沾巾我亦為浪浪滄海轉瞬誰能識  
貴浮雲安可常覽鏡每聞悲素髮舉杯長歎勸流光唐姬亦莫懷

明文在卷八

抱憑自古佳人多命薄傾城西子逐陽夷絕代明妃嫁沙漠尊前  
有酒且歡笑身外閒愁付冥漠暖月秋來幾度圓穠花春盡從渠  
落唐姬攬涕復陳情請作驪山舊妓行桃李風前霜月下長吟亦  
王魁平生不雨水上琵琶語那識江州司馬名為爾臨風歌一曲  
百年哀怨起秦箏

續十二辰詩

加儼

雞鼠飲河河不乾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狂月中取兔  
天澤海驪龍有珠常不睡晝曉添足遠志老馬何曾有角生  
羊觸藩徒念憶莫笑楚人冠木猴視雞空自老林丘舞陽屠狗沛  
中市平津拔豕海東頭

明文在卷八終  
半園學人倪  
青溪字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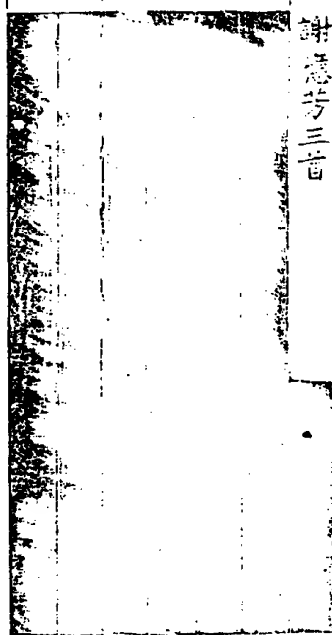
明文在卷八

古詩

葉見泰一首

謝德芳三首

吳斌一首



明文在卷九

常燕 薛 熙 纂

同里 馮 長武 訂

古詩

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燄之雪晴天之星平生特立不  
徇俗窮年砥礪惟究心乎義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都卓然為  
羣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往不可作使八思之泣燕雙涕  
零我言濟寧今不允濟寧有子字希直外馬才華絕世內馬持  
故恒惺惺往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自光如月  
雙眉青太史文章壇中土東播踰若木西派入崑崙希直稟  
間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臨濁涇太史猶巨鍾而我猶寸莛我誦

明文在卷九

燕陋辭一一為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覲送入樊籠仍剪翎我  
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囹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蠅今年希直忽相  
過使我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兩蚡蜩雄文細字塞巨帙  
吐我著述能兩聲振袂快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為其顯過雲  
漢其幽通竊冥瞻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鑄商為鼎如幻世青  
春布花卉壯如陰豐白日驅雷霆千派萬派奔奔然然帖帖  
東溟傾我歛退餘守口動如凝今日得子文統誦不聽傳有如赤  
日塗解渴得楚萍又如黎藿腸忽咀五侯賄瑣瑣欲買人過工月  
露形劃然周延觀巨燎光影不復窺數螢嗟希直義經太史門  
聞禮濟寧庭以文止行行益愛持以問世不啻如養生之穀粟  
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寄空閣踰嶺窮荒我欲其為不朽計  
鉅鐫浮鴻重發剛定音詎料心腸驚於和鈴直須上追虞書姬周

雅豈肯下吐秦檣方魯駟於以作春秋之羽翼為禮樂之藩屏嗟  
我載道器孰謂在世猶寄靈上帝開世閱斯文寧煩下取初六丁  
水為江漢星作斗鶴之金石垂千齡

續佳日誌

吳斌

明為乎六龍銜飛於若木之金天復沈淪於西國之重淵日  
車推頽勢時隨但聞驚天伐鼓碎轟雷關無魯陽而揮之神戈  
又無羲和所執之神鞭徒看光景入海去惟有雪山千疊春雷噴  
日已溺誰能援似將宇宙入冥昧馳驅雨神帝煙煙雨幕何由  
晨肆鬼恠愁天人有美二子超凡倫禦丹泣血驚蒼昊欲攀天上  
萬丈之玉繩攬此波中咫尺之金輪力不及情難伸歌日鼓悲無  
垠空有蛟龍之翰麟鸞之文照耀今古誠足環心吐衛精進復使  
至今陰氣毒天地幾時六合迴陽春吾聞東方乃有扶桑之君陽  
谷之神可以逐日馭昇天門過黃道御紫宸安得迴光洞照下土  
之盲人神君精感應相隣忽爾金雞啼白東海天朱光飛射開幽  
玄鼓聲驚倒三山巔白日曙青陽生出海喚游天京四方咸親曉  
色清麟胎鳳雛含精英聖皇欽天建太平作韶武吟蕭笙舞若日  
鼓騰天聲乾坤上下俱清寧億年萬世同光明

吳區畔隱歌為盛徵士作

謝應芳

曉庭東華座結廬太湖濱蓬蓬開小徑桑麻接比鄰金闕玉堂夢  
不到煙簾雨笠情相親東風二月桃花雨有客飛來向人語一犁  
初破龍頭春黃犢出關健如馬西山不知誰來徵南山不知誰平  
楚我耕我田食我粟歲晚復有冰壺霏悲歌嘆霽威夜半猶未已  
人問誰是非何用汚牛耳綠陰繫牛春晝閑樵童隨我看青山日  
暮歸來一壺酒牛棘花前開笑口笑問儂家子若孫知我犁鋤佳

運否豈不見蘇秦為無二頃田六印累累苦奔走到了落禍隨塵  
名何足取虛門履真我友

和顧仲瑛金粟塚燕集

前人

我昔過北卽立馬山之隈為問隴頭樹皆云後人哉生前尊酒誰  
不有無人到此自對青山開屋堆黃金五侯貴難免白骨生若等  
道旁多棄夜光鐔繫下誰惜絲桐材王山先生連觀者胸次不著  
閒悲哀清秋携客墳上飲麴車載酒山童推大啖香醞無白馬深  
慚縣鬼化黃熊墓銘自製詩自輓視身不謂死於埃鶴羣長繞嘉  
樹舞龜趺並戴穹碑來鸞翔鳳翥玉箸篆摩挲龍蟠金粟堆長吟  
復短吟此興何低哉秋風無情摧萬物美惡一視何足言嗚呼仙  
年翁仲共拜莫何如此時賓客相追陪功名未就根骨貴真禍胎  
百年能幾日一日能幾杯從茲秉燭長夜飲猶恐四蛇之鼠忙相  
催主人沈醉客亦醉絕倒不顧旁人咤北望中州數千里人家盡  
作兵前灰髑髏委荒郊孰辨賢與才伯夷空忍首陽餓屈原徒作  
湘江景神仙初無不允樂方士浪說尋蓬萊君不見無邊之海白  
淼淼無名之山青巍巍長鯨窟吸成風雷徐市一去何曾迴

古鼎歌并序

前人

蘇州萬壽寺舊藏古銅鼎識者奇之其識有周康穆官鼎銘家用  
鄭伯姬等語大德中任陽謝氏嘗欲以玉杯易之時任山陰翁師  
不從後謝氏為梅佛殿乃予之至正丙申謝遭兵鼎因失去甲辰  
夏四月愚隱智公復得於軍人之手者舊聚觀皆曰我山中故物  
也既而出鼎見示并述其由索詩以紀之

碧雲師者金伽黎空王殿前龍象隨當階一卒送古鼎狀若獻寶  
波斯兒牽縑聚觀方丈室中有老僧前致詞云是山中舊持物也

誦款識能無遺文詞詰屈錯謚詰字體隱伏蟠蛟螭蒼姬訖錄世  
屢改不知何代來於斯謝家寶樹脩佛利巨構賈與秦城齊此子  
鼎子什釐去歲經六紀今來歸師聞此語重歎息兵火連年炎九  
城金鍾大鑪棄道旁樹若沈沙銷折戟鼎歸櫟月獨無恙護持信  
有天龍力摩挲兩鉉濕煙霧錯若丹砂映金碧光如摩尼含五色  
高止珊瑚長一尺嗚呼羲軒之鼎莫可求禹鼎亦已淪東周世所  
用者非爾儔或墮豕腹徒包羞調羹爾無與覆餗爾不憂歸來子  
歸來北山子菟裘汾陰自有為時出切莫放光驚斗牛

明文在卷十

四

明文在卷十

律詩

張羽九首

徐賁四首

汪廣洋二首

宋濂一首

王禕一首

張以寧六首

詹同二首

魏觀一首

錫崧一首

胡翰一首

王彝一首

孫作一首

王履一首

藍仁一首

楊基九首

袁凱六首

管訥一首

唐肅一首

唐敏二首

程國儒一首

明文在卷十

鄭詒一首

易恒一首

張適五首

沈周四首

祝允明一首

文徵明一首





明文在卷十

常熟薛熙纂

華亭董俞訂

律詩

尋春

張羽

朝來微雨罷何處可尋春冰散池空動煙銷柳意新穿林聽鳥遠  
度陌問花頻但覺相逢更情親似故人

早春旅懷

遠客歸未得東風冷尚嚴燒痕山頂秃春色柳眉共病久盟方熟  
貧深酒債添浮生欲何以朝暮為藿蘆

約徐隱君弟文同隱吳興

吳興好山水子我盡遷居繞郭羣峰列迴波一鏡如盤餘即宜移  
樓罷堪漁結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

孫景翔幽居

獸踏軟紅塵閑居江上邨養魚寬鑿沼愛竹別移門月色侵書幌  
山光入酒尊我懶行侵擾猶未卜田園

山陰曉發寄暨陽舊友

水漲官河遠西風去棹輕四山猶暝色萬木盡秋聲村近聞雞犬  
天寒憶弟兄故園歸未得漂泊若為情

寫懷

心上無俗事棹餘只好吟命窮甘白屋身健直黃金世路關關險  
侯門滄海深虛名何必尚吾志在山林

次李景山韻

道人無可愛所嗜清吟墨痕沁春雪燈影搖秋霖試將不龜手

用鼓無弦琴此意許誰會思君滄海深

秋夜旅懷

命與時相厄勞生空瘦形苦吟詩有債久病藥無靈夜雨和愁落  
鄉山入夢青歸心逐孤雁飛過浙江亭

詩窮

道在何妨拙身安一任貧已知如意事不遂苦吟人瀑布空山月  
梅花破屋春奚囊有佳句未肯寄朝紳

宿王判簿宅送徐孟岳

徐貢

來往頻吳越扁舟只載書言從交後淡情恐別時疎涼意遽塘靜  
宵光竹牖虛懸知待明發析盡是愁初

秀野軒

何處問幽尋軒居湖上林竹陰看坐釣苔迹想行吟章日斜明牖  
清風涼到琴相過有隣更應只話開心

黃山人家次韻答陳秀才

相逢坐上客俱是此鄉人重見兵前面能全竄後身月遲起夜短  
風乍覺寒新為訴窮途事都忘語意頻

馮山人湖上別業

宅近南湖口青山盡在門田早嘗買水鄰少不成村住久諳農事  
耽閑悟道言如君避地者今有幾家存

夜直與架閣樂秉德期孫伯融不至

汪廣洋

雙立碧玉餅對酌紫薇省長風吹翠梧初月下金井幽懷鬱未開  
短髮醉慵整夜分羣籟沉窓虛燭花冷

月夜

什撥紫檀槽且傾黃菊醪涼天兼得月我輩復持觥一醉一杯大

三廬半壁馬竹林滿地應有醉山齋

送許時用還刻

宋 謙

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幾人歸風雨魚羹飯  
煙霞鶴髮衣因君動高興于亦夢堪悲

丁酉五月六日吳善卿宴諸公越城外唐氏別墅分得輕

字

王 禧

亭館鑑湖曲開軒水氣清戰袍當暑換舞袖傷愁迎受雨杜杞熟  
欺風翡翠輕杯行敢辭醉不負主人情

題劉君濟青山白雲圖

張以寧

野性風所忻青山無垢氛落花一夜雨幽樹滿川雲  
松香獨坐聞殷勤招白鶴子亦離人羣

雨

不明文在卷十

歷歷愁心亂迢迢客夢長春帆江上雨曉鏡看邊霜啼鳥雲山靜  
落花溪水香家人亦念我與爾爾相望

崇德道中

煙日菜花稠晴風麥穗抽客心雙去翼詩夢一扁舟  
長波漾白鷗吳山明月到惻愴十年遊

八月至直沽

野樂天低水人家時兩三雁聲連漢北魚味勝江南雪擁蘆芽短  
寒禁柳眼纖纖持竿吾欲往拙宦自何堪

近無錫道中

臺橋隨港直聯木護堤陂村落皆通水人家半繫船橋花香曙露  
楊葉淡寒煙中土何窮郭黃沙人種田

雨發常山

僕失趣予起初日出林間既雨縱橫水無雲遠近山馬嘶芳草去  
燕語落花開且喜邊陲定長逢戍卒還

寄方壺道人

詹 同

海上神仙館天邊處士星卧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石洞龍煙氣  
松巢鶴隱翎都將金玉句一一寫空青

遂安舟中

魏 觀

溪徑斜斜入柴門側側開一牛臨水立雙鴨避舟迴病眼青山豁  
歸心白髮催何因蒹浦上野老共傳杯

王華山

錨 崧

翠嶺千峯合丹崖一徑通樓臺上雲氣草木動天風野曠行人外  
江平落雁中傷心俯城郭煙雨正冥濛

寓翠巖庵

胡 翰

不明文在卷十

遊社僧相引柴門客屢回日高人語靜風遠佛香來碧愛琅玕繞  
紅看蹣跚開便應從此老城郭有塵埃

偶題

王 葵

旅舍多歸夢今歸夢始真孤城五更雨百一全身短日同慈母  
淫雲是故人欲辭城郭去漁釣老江津

客中秋夜

孫 作

故園應露白涼夜又秋分月皎空山靜天清一雁聞感時愁獨在  
排悶酒初醺豆子南山熟何年得自耘

下山近青柯平

王 履

奇秀掩噴噴休論五十盟半生貪儂塞從此解嬰髡一磬破秋笳  
萬松嘯畫寒自知清大重不敢再回看

晚浦歸帆

藍 仁

估客前年去扁舟此日迴煙生全浦嘆風健片帆催挂楫看將近  
朱門認半開鄰人勞酒饌歡笑慰歸來

方氏園居

楊基

四汀兼復清迤邐入遠邇有港通機無山不到窓疎煙春曉  
深雪夜籬處過客停舟問而翁恐姓龐

江邨雜興

判醉望愁醒愁因醉轉增已歸仍似客投老漸如僧詩興風樓笛  
蒸聲雪舫燈莫言渾不解此事野夫能

句曲秋日郊居雜興

漸老愛秋光并沉意兩忘雁聲將到枕蟲響故依床薜荔千林雨  
芙蓉一樹霜故園業菊在衰颯為誰香

窓掩輝輝燭燼消細細香無風寒尚淺有雨夜偏長饑鼠搖空索

南木在卷一

五

枯螢委破囊十年江海夢此夕誰能忘

欲往竟無適意行仍獨還猿聲黃葉寺牛背夕陽山書齋將成業  
身投未老閑相逢莫嘆才與不才間

送句容劉少府回揚州

家具一車輕囊書與短檠吏多難別意人有去官情帆影江沉寺  
蕭聲月到城竹西尋舊業煙雨綠蕪生

立夏前一日有賦

漸老綠陰天無家法杜鵑東風有今夜芳草又明年綠絲新絲淺  
茶香煮酒前都將南浦岸聊寄北窓眠

沙河至采石

舟中遙一月驛路及三千老淚青衫上新愁白髮前秋岸雨  
鴻影暮河煙不有西征客誰同此夜眠

零陵

古瓦龍山葛荒碑什石楠江晴初漲雨城午未銷雲徑高齋  
杯潭酒餉轉那人畫屏泉終歲不知歸

送孔提舉航海歸曲阜

袁凱

宜尼老孫子白哲更長身家世誰能念干戈獨愛負未聞興禮樂  
還似泣麒麟今日乘桴去魚龍莫惱人

送李高士歸荊州

南東高宴罷西土遠言歸江路猶殘雨荆門正落暉蓬生仲蔚宅  
秋入老萊衣明日思君處蕭條鴻雁飛

丙申歲書懷

素書猶在篋白髮忽盈簪空費千金學何啻一稱心呼鷄秋岸遠  
飲犢夜江深依問三遷術陶朱不可尋

南木在卷十

六

遊會稽山

山實揚州鎮人踰浙水來禹功懸白日秦剡卧蒼苔龍起梅梁去  
神遊石洞開明朝有餘興更上越王臺

池上

秋池行樂去秋樹色已曠露下夕衣涼月上風簾靜  
鳴琴出深井夜久人事息蕭然諸念并

振衣書齋客道還池上步林隈薄雲起石隙幽泉度  
魚觸秋荷去清聲水上來欲去更延佇

發新河次韻

管訥

自春王門祿頻年此地過秋風煙遠道暮雨宿新河白浪鷗邊小  
青山雁外多客杯相慰藉一酌憶恩波

中秋和龍子高

唐肅

白白初懸月青青不盡天乍經銀漢外又滿碧窓前鍾阜思歸夜淮城坐謫年曾揮兩行淚愁對一輪圓

徐雪舟為畫藍澗草堂圖

唐敏

碧草連書屋蒼山對畫圖鶴巢秋樹小漁艇夕陽孤野色晴初遠浮雲淡欲無浮槎倚盤石把釣任潛夫

順昌道中

葦食鳴雞曉空山啼鳥春遠鍾何處寺殘月獨行人書劍嗟黃髮江湖起黑塵南遊未得意北望正傷神

梅溪宿徐橋隱寓舍別凌寄謝

程國儒

不見故人久吟愁入鬢絲試呼鄰舍釀細論草堂詩夜雨西窓燭春風別墅茶澗洲如有約歲晚共襟期

送地理劉漢章

郊詒

明文在卷十

錨也東甌士能探郭璞書曰陰曰陽處其水某丘餘壞墜飛金雁陰房莫玉魚荒唐千古事吾欲問何如

次沈生江邨韻

易恒

一途漢樵外孤亭水樹間池春芳草合庭午落花閑僧為徵詩至兒因貫酒還奉簾看野色微日下柴關

樂園林館

張適

結屋渾依水為扉半是柴雨紅花落檻地碧蘚鋪階去住梁間燕

公私水際蛙清遊多感慨濁酒始開懷

林密簾櫳暝門清樹石連合看垂雨露醴酒及花前嗟古思先輩

傷今話昔年何由清靜抱春為吟林泉

西溪步

溪南山曲折舍凌水西東樵唱千邨雨漁歌五兩風大樽移竹爰

鶴避掃花童仿佛吾家近茅堂碧樹中

郊居雜賦

野路經行處危橋入徑近牛身栖燕子為小帶雞雞水洞鮮鱗少

邨荒好樹無斜暉山飲夕渡口立斯須

邨屋路西東窮山石徑通鐘聲斜照外人影落花中水舍看鰲更

誰扉許攢童時時來接語一茶亦相同

元旦後一日劉德儀送酒

沈周

使者雙瓶至蓬門向晚開停肩慰泥滑解幕省看來添指憐佳味挑燈引細杯明朝携榼去江上候新梅

晚坐

春殘尚絮袍林屋氣蕭發白日苦不夜人生亦太勞泥花方失勢雨笋湯爭高小酌仍觀物新醅慙老饕

送程官詹

八

車馬出春明雨中人獨行人逐今日去雨是幾時晴靜閣一杯酒亂聞千樹鶯故山堪注易天意就先生

金山寺吉公房小酌

嘗惜忙未到來方悟閒過江如隔世入寺不知山風氣薄詩骨夕陽浮醉顏古人誇一宿三宿我才還

自來春入初夏歸舟即事

祝允明

往往花移色交交鳥換鳴雲將京國遠水別衛河清為囑迎風轉低眠看樹行殷勤吳郡酒還得此時情

飲酒

文徵明

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離念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百年惟願騎馬客輸我北窓眠

明文在卷十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

明文在卷十一

律詩

高啓四十一首

顧璘三首

邵寶一首

宋悅一首

徐禎卿一首

李夢陽一首

鄭作一首

薛蕙一首

鄭善夫一首

蔣山卿一首

韓邦靖二首

李鳴鶴一首

顧璘三首

陳憲章三首

楊脩吉二首

魏時敏一首

蔡羽一首

程誥一首

何景明一首

孫一元一首

汪本一首

楊慎一首

馬汝驥一首

王穉登四首

明文在卷十一

常熟薛熙纂

長洲陸世恒訂

律詩

過戴居士宅

高啓

江邊戴顓宅地好，惟幽尋高樹，蔽卑屋。新篁補舊林，鳥成留客語。雲作護花陰，不負滄洲約。重來論夙心。

報恩寺逢蔣主簿就還如皋

貧語酒寒頻，新年見故人。別時煙寺晚，歸路雪江春。造次燈前面，蒼茫舶上身。明朝楚花發，莫數縣廚貧。

臨頓里

閒說橋東地，高人舊隱居。養生應有道，覓舉絕無書。凌枝粘絲蝶，

鳴驚出水魚。時尋戴顓宅，自駕短轆車。

應愛山齋好，秋風不拂茅。擊壤侵蟻穴，移樹帶禽巢。人世真浮梗，

吾生豈繫匏。不逢皮從事，誰結歲寒交。

載酒携山榼，安琴製石床。晁暝皆傷母，蜂去自從王。穀雨收茶早，

梅天晒藥忙。不扶靈壽杖，筋力老能強。

自少圖名意，誰言世不知。僧求開寺記，客送買山資。細雨魚生子，

斜陽燕哺兒。平生無事迫，心苦為尋詩。

斬代憑樵斧，經綸在釣車。薄雲還露月，小雨不妨花。酒債應多處，

詩名自一家。虛煩明主召，懶脫故衣麻。

長物原無有，何勞犬謨。靡借看高士，傳學製道衣。窓破容螢入，

船空載鶴歸。定緣幽事絕，不是宦情微。

滄白心，情在蕭疎屋。影殘引泉規，作沼留筍待。成竿自洗沾泥履，

滄白心，情在蕭疎屋。影殘引泉規，作沼留筍待。成竿自洗沾泥履，

誰收挂鉞冠，毛公新有約。月夜禮天壇，

沐罷便輕幘。消搖詠晚天，清風蘇病鶴。驟雨集鳴蟬，舊史堆湘素。

新經錄洞玄，誰知城郭裏。別自有林泉，

汨汨泉通圃。蕭蕭柳映門，折花搖樹影。踏藕摘蓮根，飢鴨呼歸艦。

新鑿試浴盆，屋前高石在。知是鬱林孫，

茶租催未得。菊餌服還能，行古時人笑。文工造化憎，貧留澳艇載。

老謝鶴書徵，誰識先生樂。悠然卧枕肱，

雪夜宿翰林院呈危宗二院長

偶伴王摩詰，寒宵宿禁林。院鈴風外靜，官漏雪中沉。絳蠟銷吟燭，

青綾擁賜衾。明朝陪賀瑞，銀閣曉光深。

謝賜衣

臚呼遙捧賜，拜服望蓬萊。香帶爐煙下，光迎扇月開。詩文天女織，

新樣內官裁。被澤徒深厚，慚無棄錦才。

春日退直呈禁署諸公

待詔直東華，歸休每日斜。職連詞客苑，俸入酒胡家。簷網長繁絮，

庭草欲過花。知君未出院，應草侍中麻。

寓天界寺

雨過帝城頭，香凝佛界幽。果園春乳雀，花殿午鳴鳩。萬履隨鍾集，

千燈入鏡流。禪居容旅跡，不覺久淹留。

宴王將軍第

流水通侯第，行雲傍妓臺。雨催牙仗散，風引羽觴來。曲學移聲按，

詩隨得韻裁。莫令遊宴歌次第，過花開。

詠柳

何恨苦長纒，纖腰嫵媚春。慣愁行路客，羞比舞筵人。亂葉斜斜雨，

狂花衰葉塵殘蟬來噪日應落漢潭濱

京師寓解

誰言舊隱非靜里且相依綠樹城通苑青山寺對扉官閑休直早  
客久夢還稀是物春來與誰存舊賜衣

寂莫過芳時幽懷只自知袖無投相刺篋有寄僧詩鼠跡塵凝帳  
蛙聲雨到池疎慵堪置散不敢怨名卑

送宿衛將出守鄧州

中郎身領仗宿衛在承明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紅雲遙魏闕  
白水近穰城好勸諸年少春來賣劍耕

冬至夜喜逢徐七

君來同客館把酒夜相看動是經年別能碎盡夕歡雪明窓但曙  
陽復座銷寒世路今如此懸知後會難

明末在卷十一

送陳則

挾崇去誰親侯門不禮賓愁邊長夜雨夢裏少年春樹引離鄉路  
花驕失意人一杯歌短調相送欲沾巾

送錢氏兩甥度嶺

更遠投荒去應歸下瀨營一家十口散萬里兩身行洞獠欺商市  
山魈喚客名江邊南望泣不盡渭陽情

答宗人康夜飲王氏池亭見懷

遙聞池上酌涼夜失炎天酒碧傾當竹衣香坐近蓮波人弄月  
翻樹鳥鳴煙座上誰相憶唯應是惠連

郊野雜賦

江水舍西東鄰家是釣翁路痕深草沒井脉暗潮通離隔疎邊雨  
門開竹下風不因時賣魚何事入城中

此鄉堪避地亂後戶翻增俗美嫌欺客年豐愛施僧帶星耕處輒  
照雪紡時燈且作求田計元龍豈我能

幽事向誰誇孤吟對晚沙浣衣江動月繫艇岸垂花行蟻如知路  
歸舟自識家一蓴茅屋底隨意答春華

春泥桑下路孤柴自扶行身賤知農事心閑見物情魚鳴風欲起  
牛飯月初生漸喜無人識何煩易姓名

移家到渚濱沙鳥便相親地僻偏容懶邨荒却稱貧大隨春檻女  
雞喚曉耕人願得無愁事閒眠老此身

紛紛謝人促寂寂戀吾居細雨春夢後斜陽杜飲餘岸花飛蛺蝶  
池草憶驚魚好了公家事休令吏到廬

路迂橋斷處門靜犢眠時孤野藏羣柳諸田權一陂僮閒春作少  
婦熾午炊遲誰道花源好還今太守知

明末在卷十一

屋閣近鳴鴻端應宜把一竿雨傷春夢爛風折晚蒲乾抱甕臨江汲  
携書入寺看自慚吾獨幸世難此偷安

亂緒交交白平蕪漫漫青新沙店遠祈穀水祠靈密雨侵菰重  
微風過網腥江邊多酒伴春去不曾醒

入夜潮侵戶經秋雨壞垣里人淳少訟田父醉多言稻蟹燈前聚  
沙蟲機下喧自應耽野趣不是忘鄉園

欲沽嗟市遠煙火隔江波客到寒齋少人歸晚渡多行書燈燼落  
驚枕櫺聲過豈敢愁荒寂時危免負戈

野色迥蒼蒼開門菜滿塘僧來雙屐雨澳卧一舸霜靜裏脩香俾  
閒中鉶酒方平生當世意到此生成忘

紅樹江南近青山北郭遙江清目渺渺林杙疎蕭蕭食簪知晨釣  
聽歌識莫樵尋常送歸客不過水西橋

何處可徘徊林間共水隈夜歸家犬識春睡野禽惟有地惟栽藥

無邨不見梅興來漸獨飲時與老農陪

狂多愛出遊日日問江頭小阜皆春意遙山自晚愁酒中時有詩

物外復何求不詠騷人調靡蕪任滿洲

居似臨邛宅畊非郭杜田已償輸稅米未負賣文錢把卷憐長日

看花愧少年偷然開門處楊柳結樺邊

八月十三夜與文濟時範實甫城西泛舟達秦淮

頌璘

落日清川裏輕風已自涼秋懷生白舫山翠撲胡床問路疑天上

停杯待月先何人橫鐵笛吹過斗牛傷

六代煙華地狂歌得夜游山河橫王氣水月弄清秋木落長干寺

雲殘太白樓共君須痛飲沉醉傷滄洲

贈子魚

明末在奉士

五

與子三年別重來猶已蒼論心風雨夕下榻水雲鄉盡閣燈花燠

隱吏亭雜詩

頌璘

莽嶂青山入拋書白日長苔茵承履穩竹粉惹衣香病喜諸禽戲

貧真減鶴糧自堪稱隱吏不用問行藏

春日與張萬里城南訪阮仁卿

春事已如此郊行亦偶然芳蕙甘野藪輕服快晴天谷靜聞流水

江寒起暮煙病軀登頓倦藉草即思眠

王司訓聽投詩見訪不值

閑戶妨迎客空勞枉駕過清詩充謁刺塵榻愧行爲世久輕魚服

君誰問舊羅無由挽高獨日暮碧雲多

聞方伯彭公薦剡

陳憲章

當時尊孔孟用世必詩書夫我何為者先生非過歟長歌扶晚酌

短髮向秋疎坐惜離前水持竿試釣魚

晚步

水國秋先至江邨晚更幽泥筌收郭索山網落輟輪涼入社門樹

陰連渡口舟獨憐終略地吾得放歌遊

喜深冠文至

駐徐梅邨夜風先勝早春直知花是路不覺月隨身草木皆知舊

江湖多賤貧短裘來往數等是策閑人

三竺道中

邵寶

人行松徑靜數里不知遙路轉還達寺僧迎只過橋嚴安收獨妙

泉響息群鯨東去頻回首山花侶我邀

殘雪

楊伯吉

殘雪經時久常聞簷溜聲謂晴增又濕疑雨日還明地背融偶後

宵寒凍凍成不妨留莫泮借爾照書楹

旦公往寶積寺

古廟石湖邊為僧今幾年開堂小游戲出世大因緣生一夢耳

江山常熾然遙知未句子不肯向人傳

送春

朱悅

年換朱顏去春拋綠酒歸孤身類運轉老眼看花飛愁裏成新詠

閒中簡舊非丁寧初夏雨好長故山薇

水南絳帳

魏時敏

故老傳經日諸生立雪時餅香人送酒門響客催詩白頭經秋短

青燈坐夜遲河汾有遺稿讀罷一興思



在武昌作

徐禎卿

洞庭葉未下滿湘秋欲生高齋今夜雨獨卧武昌城重以桑梓念  
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南征

庾丘退居集友人

蔡羽

檻外斜吳苑林間促羽觴池花搖暑淨泉韻雜松涼念別經時久  
重來笑客忙小吳軒裏月臨發戀清光

早春繁臺

李夢陽

抵泯春猶早行行賞不違柳黃沙際見草色雪中歸積水生雲氣  
孤城下夕暉誰禁臺寺望北雁又將飛

次陽邏堡

程詰

征騎晚驪駟湖驛路侵見山思隱計投館得歸心市近春風軟  
江遙暮雨深提壺問邨酒誰惜解囊金

謝文在卷十一

七

過李氏莊

鄭作

沙徑紫村入柴門面水開園林君自得鞍馬我能來白鷺窺魚立  
黃鶯觸燕回日斜猶不去相與坐莓苔

九日同馬君卿任宏器登高

何景明

歲歲重陽菊開時不在家那知今日酒繞對故園花野靜雲依樹  
天寒雁聚沙登臨無限意何處望京華

重游蕭氏園

薛蕙

別此真如昨重游換物華粉滋曾倚竹紅淺舊看花沙暖紫林曲  
山籬逐水斜城南咫尺路未覺往來賒

西湖

孫一元

十里山如拭西湖背郭流僧歸紅外雨雲抱水邊樓春事多逢醉  
歌聲半是愁獨憐垂釣者吾欲共滄洲

笑張士孚

鄭善夫

同舍今何在斯人天下無感時看陳草何日養生為外鼠私相慶  
衣冠勢益孤空餘青史上遺簡載名儒

漢行呈元之族祖

汪本

雨濯山光潤風吹漢響清有懷成遠詠無伴越幽行野望不媚世  
沙鷗寧近名歸來卧松石新月而林生

王昭君

蔣山卿

拭淚新裝束朝來殿裏辭何堪辭訣日却走見憐時漢騎臨關少  
胡笳出塞遲琵琶寫哀怨要切轉添悲

宋玉

楊慎

文藻三閭並幽懷九辯知雲為巫峽賦雪作郢中詞茅屋還遺址  
蘭臺異昔時鴻裁誰獵艷空自拾江蘺

謝文在卷十一

八

病中送人入陝

韓邦靖

渭水潼關北吾親舍在茲君行須此路我往未知期但報平安日  
休言疾病時丈夫憐少子恐遣鬢成絲

聞雁

鳴雁蕭蕭下寒燈故故明角聲傳細雨雲色渡高城兄弟無書信  
乾坤有甲兵秋風歸未得見爾不無情

芭蕉園

馬汝驥

聲道山樓直宮園水殿低碧荷春檻出紅藥晚階齊釣石蛟龍隱  
歌臺鳥雀啼翠華當日幸花木五雲迷

山居

李端

石鐔日初上春山風乍晴偶隨黃犢出閑傍綠溪行幽鳥迷無語  
落花亂有聲迴看飛瀑下樹杪白雲生

扁丘寺看妓人走馬

王穉登

駿馬龍駒種佳人燕身馳驅下夕坂險絕太驚人血是蹄間汗  
香為鬢裡塵解鞍慵不語游子替傷神

看梅過玄墓山中

人似梅花瘦舟如蘭葉長青山十畝白流水一春香種密人難入  
開齊夜有光苔枝容我折野老不真狂

楊外花開日分明雪作圖不將他樹雜未有一家無多處半青嶂  
香時過太湖濁醪元易得市遠亦須沽

紫陽庵丁真人祠

丹壑斷人行琪花洞裏生亂崖兼地破群象逐峯成一石一雲氣  
無松無水聲丁生化鶴趣蛟骨不勝情

明文在卷十一

九

明文在卷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 膏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一

明文在卷十二

律詩

李東陽九首

王越一首

宋濂一首

張以寧二首

張羽四首

徐賁一首

蘇伯衡一首

梁寅二首

謝應芳二首

張泰一首

魏觀四首

王禕二首

宋訥四首

劉崧三首

朱夢炎一首

趙汾一首

王行二首

楊基十二首

明文在卷十二

常熟薛熙纂

同里徐州訂

律詩

元日早朝

李東陽

九門深掩禁城春香霧籠街不動塵玉帳寒更傳虎衛彤樓曉色  
聽雞人簾前樂應紅燈起階下班隨綠仗陳朝散東華看霽日午  
煙晴市一時新

郊祀喜晴有述

碧消煙盡露華凝目極瑤臺第九層清珮緩隨馳道月絳籠高應  
午門燈風傳廣樂聲初下天近燭紫氣已升人意可占神意悅萬  
年靈祚永堪膺

十八日聽傳臚有作

金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鴻臚三唱  
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  
朝羅網盡烹英

十九日恩榮宴席上作

隊舞花簪送酒頻清朝盛事及嘉辰星辰晝下尚書風日晴宜  
進士中國撤漢科三日戰苑看唐樹九回春丹心未老將頭白猶  
是當年獻策身

九峯書屋和曹時和韻

江上草亭新卜築已聞揚子著書成每逢社日聊隨俗久住青山  
却有情霜入晚松經歲老雨繁春筍過鄰生小堂若許臨江閣杖  
履無煩疋馬迎

春興

六年書詔掌泥封紫閣春深近九重  
嗔思吟芍藥水風香憶種芙蓉登臺未買千金駿  
袖衣難成五色龍身病益愁愁轉病老來歸思十分濃

子素不善飲文明詩來有西涯爛醉欲人扶之句且以二尊見忠步韻答之

夢斷高陽舊酒徒坐驚神語落虛無若教對飲應差勝縱使微醺不用扶往事分明成一嘆遠情珍重得雙壺次公亦是醒狂客幸未粗豪比灌夫

少保商先生壽七十

白頭歸老荷君恩一代勲名衆所尊自古年華稀七袞本朝科甲重三元海中仙子長生錄洛下先生獨樂園恠見台光映東鐸郎

官又侍紫微垣

笑商懋衡侍講

科甲文章有父風詞林接武更誰同講經春殿爐煙煥校藝秋闈燭影紅門閣並高緣有弟頭顱未白早稱翁生年五十還非天不道人間是夢中

和武季文早春游宴

張泰

日滿寒塘冰漸開細泉聲裏覺春來物華天與新雙眼酒量吾應長一杯野色放青回東草暗香凝雪上晴梅病軀方藉風光慰敢問朝簪染素埃

自詠

王越

自歎儒官拜將官談兵容易司兵難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地寒竊為胡笳吹作雪心經烽火煉成丹朝廷公道明如日俯

仰無慙處安

早朝奉天殿

魏觀

旭日瞳瞳啓奉天百寮雲萃武樓前青松綴玉傳甘露紫笋浮花滌醴泉多士聽宣負貫入諸侯多直鴈行聯白頭謬忝儒紳後大本先容赴諫筵

大本堂

六齋帝子聯龍象三島神仙列鴈行繡轂青鸞金羽蓋錦韉白馬紫遊韉御海細柳雲生曉禁籞飛花雨送涼鄭國書間能一一王爐清畫為今香

鄭國公常茂等授經大本堂

鄭國勳侯弟子羣儲閣時得奉殷勤宮花細泥研朱露禁柳微澱西墨雲御氣日從雙闕望書聲時徹九重聞楚王可是樵仁愛臨

帖常容半席步

明文在卷十一

王

舊大本堂

玉署儲書紫禁東宛然麟鳳穆清風雲開奎鉅天光合日射蓬萊御氣通炬炳蓮花歸學士燈然梨杖致仙翁詹吳宗樂皆時產謬述承恩晝夜同

送編脩張仲藻還家畢姻

宋濂

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莫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樞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次韻答上清道士

王禕

山中一別五經春近得詩篇意度新文字須為方外友神仙元是世間人洞雲玄廟司丹室壇月青鸞禮玉宸坐對匡廬秋色好欲

寄遠苦無因

桐廬舟中

瀟瀟溪山夢此邦輕風細雨過桐江川迴幾訝舫無路林缺時有屋有窓野果青芭垂箇箇水禽白羽去雙雙到家會值重陽節新釀却酤正滿缸

長蘆渡江往金陵

張以寧

春日三竿上翠屏曉風五兩下蘆汀水兼天去無邊白山過江來不斷青沙背潮迴平雁跡海門雨至帶龍腥昇平不復後庭曲睡起漁歌爛熳聽

喜丁仲容徵君至

題詩苦憶城南郭喜見歸來鶴姓丁雙鬢野風吹汝白一燈江雨向人青志士長嗟靈壽杖史官獨失少微星瓊花照眼春無賴明日酌君雙玉瓶

明末在卷十一

四

日酌君雙玉瓶

用韵答趙橫山見和

宋 訥

半年學稼入田中時訪却西鶴髮翁草徑暝煙晨放犢蓬窓秋雨夜聞鴻瓜香果熟園林趣酒濁雞肥里社風野鳥不知興廢事爭枝擇樹滿林同

故里初歸整頓中草堂欲學浣花翁芳尊酒熟濃浮蟻老眼詩成遠送鴻晚節半籬黃菊露秋聲一榻碧梧風於今只有樵山在暮景何妨事事同

霍元方諱訓導之職來歸東唯故君再用前韻賀之

舊隱高畦曲甿中瘴飢歸作採芝翁無人徑造作亭竹有子書述戲海鴻門外小船漁笛月蘿東矮屋酒樓風先生襟韻知何似秋菊春蘭臭味同

歸來即事再用前韻寄霍東唯

田園兵後草萊中未要忘機論海翁茅屋四隣羅鳥雀蕪詞一紙託鱗鴻驚桑難棄家家事燕麥是葵處處風何日相期歸舊隱不遠林下著參同

仲春遊望

張羽

春來結伴共閒行此日山川色更明望裏樓臺多見柳靜中閒爾但聞鶯江蘆色帶王孫恨蜀魄吟傷帝子情莫道韶華鎮長在落花看已滿東城

川上暮歸

此地頻經畫舫過暮歸原不畏風波煙中漁網懸楊柳浦口船燈照菱荷歸鳥去邊行客少夕陽盡處亂山多此時詩思渾無賴聽得前溪子夜歌

明末在卷十一

五

行樂過西庵

白日都消筆硯閒偶因行樂到松關秋聲不盡蕭蕭葉夕景無多淡淡山蛩響寒齋僧自定苔荒深院客常閒已知身世俱成幻莫歎西風墮易斑

寄王止仲高季迪

祇恨孤城未解圍園開番遣別相知夕陽江上匆匆酒細雨澄前草草詩有夢直從花落後無書空過雁來時郭西古寺題名處今日重遊却共誰

訪王子讓大村幽居借書戲題壁間

劉 崧

邨前流水宛如環邨後荒城隱可攀常戶雨苔雙石峻隔江煙柳數峯閒杖藜麥隴秋霜後尊酒茅堂夕照閒聞有古書人少見柴門客去又長關

送蓮社陸道師歸鏡湖

一錫橫飛下鏡湖，頭顱老去世緣疎。  
庭栽竹少堪容鶴，池種蓮多不礙魚。  
滿室香雲經盡後，半窓明月定回初。  
陶潛懶入東林社，在青山可結廬。

寄萊州太守趙圭王

憶在兵曹三四年，君留東署我西偏。  
檢書清夜然官燭，沽酒常時數俸錢。  
借馬獨行緣送客，聞雞相喚未朝天。  
論交亦有胡兼許，此日天涯各惘然。

次高二李廸留別韻

徐黃

柴門邛徑帶溪橋，來往因君豈憚遙。  
淺水不波仍漾漾，疎林無雨自蕭蕭。  
橋留夕照人將別，江作新寒酒易消。  
明日秋風重悵望，還將離思託歸潮。

寓韻軒

朱夢炎

堂簷江河誤泄飢，幾年謫降學書齋。  
晴窓滴露花搖席，午夜揮毫月滿帷。  
絳得春風留扇帶，畫殘秋水照顰眉。  
從今了却人間事，一曲鸞簫跨鹿吹。

健唐宮詞

蘇伯衡

紫禁迢迢宮漏鳴，夜深無語獨含情。  
春風驚曉愁中影，明月羊車夢裡聲。  
塵暗玉階綦跡斷，香飄金屋篆煙清。  
貞心一任蛾眉妬，買賦何須問長卿。

唐伯庸以詩謝作讀書林記次韻答之

趙方

纏居原不見紛華，矮屋疎籬只一家。  
雪後松筠初換葉，春深桃李日開花。  
讀殘青竹無人到，覽罷黃庭已日斜。  
此道已來成弃莫，似君端合向人誇。

次韻酬黎以德

梁寅

銀河耕界樹參天，為憶幽人思渺然。  
夜市塵泥迂竹徑，千橋煙雨榜溪船。  
明燈散帙栖鴉後，倚杖看山去鳥邊。  
但得文章禁屈宋，何須重賦遠遊篇。

都下將歸宿石城門外和李仲淵晚過上林之作

草曲風光尺五天，驕驄嘶過酒樓前。  
龍興陌路疎疎雨，鳳闕孤枝淡淡煙。  
上相彩旌歸柳外，王孫金彈落花邊。  
臨流有客題佳句，不羨春風歌舞筵。

次韻高李廸見寄

王行

廿載誰詢獨處情，翛然江郭養餘清。  
老顏照水同梅瘦，短髮臨風並雪明。  
寒雁聯行輕落浦，曉鴉結隊速歸城。  
匆匆歲莫相思切，又辱沙塘折簡行。

題雲林畫

七

每有新圖憶舊遊，遠情閒景共悠悠。  
亂鴻沙渚煙中夕，黃葉江村雨外秋。  
亂後得安翻訝夢，醉來因感却生愁。  
那能使結滄洲伴，重向煙波覓釣舟。

洪武初聞顧仲瑛以名役入城，嬰疾而歸，尋苦勿藥作此。

問訊

謝應芳

聞道龐公近入城，還家風雨過清明。  
催租人去詩仍好，市藥童歸病已輕。  
尚喜竹林青筍出，不嫌花徑紫苔生。  
路逢緇侶傳安信，候問姑遲數日程。

夜坐

披衣散髮坐南榮，漏點遲遲欲二更。  
風約沼萍雲影澹，月栖徑竹露華明。  
石床涼意浮環簟，寶鼎沈煙噴玉笙。  
世慮不關心似洗，此心似洗此

身極覺在蓬瀛

春日雜詠

楊基

陋巷荒蕪野趣濃  
小溪春水恰船通  
無邊草色猶春雨  
有幾梅花更晚風  
文體敢期盡駘並  
交情誰許范張同  
欲將浪跡隨鷗鳥  
錯比溪南是漢東

新柳

濃如煙草淡如金  
濯濯姿容裊裊陰  
漸軟已無顏色未長先有別離心  
風來東面知春淺  
月到梢頭覺夜深  
惆悵吳宮千萬樹  
亂鴉疎雨正沉沉

春草

嫩綠柔香遠更濃  
春來無處不茸茸  
六朝舊恨斜陽裏  
南浦新愁細雨中  
近水欲迷歌扇綠  
隔花偏襯舞裙紅  
平川十里人歸晚  
無數牛羊一笛風

數牛羊一笛風

春日白門寓懷

得歸雖喜未忘悲  
夢裡愁驚在別離  
高柳如新折  
後已殘梅似半開  
時江雷殷夜蟲  
蛇早山雨急  
朝蛺蝶遲掣取烏紗籠  
白髮免教春色笑人衰

梅花

落莫香魂繞舊宮  
詎知色相本來空  
笛聲黃鶴高樓上  
詩句孤山小店中  
曉樹煙霜千萬點  
晚籬松竹四三業  
相思只尺憑誰寄  
目斷天南字字鴻

寄諸葛同知彥飛

白髮慵梳步履遲  
老於田野取相宜  
每當酒熟花開日  
正值身閒客到時  
雪屋夜燈因婦織  
月波秋舫為僧移  
而今此樂同誰說  
只

有鄉人馬遠知

省垣對雨有懷方員外

煮得新醅灑灑紅  
省垣誰與晚尊同  
人當整別情  
偏惡詩到無聊語  
更工江浦荷花雙鶯雨  
驛亭楊柳一蟬風  
論文若到虞楊地  
應對清江憶范公

舟次邵白有懷徐參政

文章小技取雕蟲  
也逐羣才赴洛中  
多病不宜秋色裏  
相思只在暮江東  
雞豚雞落茅茨雨  
鳬鴨陂塘菡萏風  
欲買一尊澆瘴莫傷心  
不與故人同

春日山西寄王允原知司

十里煙光濕翠苔  
二分春色到花朝  
無人快擊華奴鼓  
有伴同吹弄玉簫  
遍地錦園歌處席  
滿身珠鞋舞時腰  
莫嘆老子疎狂甚  
曾醉揚州廿四橋

醉揚州廿四橋

一莖白髮已堪嗟  
況是東風兩鬢華  
醉裏誤將羣作紙  
老來羞以帽簪花  
疎狂不識眉雙結  
敏捷曾經手八叉  
閒喜日長公館靜  
自今新火試新茶

無題和李義山

繞向瑤臺覓舊踪  
曙鶉啼斷景陽鐘  
薄施朱粉粧偏媚  
倒挿花枝態更濃  
立近晚風迷蛺蝶  
坐臨秋水亂芙蓉  
多情莫恨蓬山遠  
只隔珠簾抵萬重

浦口逢春憶禁苑舊游

春冰消盡草生齊  
細雨香融紫陌泥  
花裏小樓雙燕入  
柳邊深巷一鶯啼  
坐臨南浦彈流水  
步逐東風唱大堤  
還憶當年看花伴  
錦衣驄馬玉門西

春江花月夜

吳世忠

翠華迷幸駐離宮錦纜龍舟萬乘東銀鬃香浮仙醴綠金堤花  
柳遮紅透遙簫鼓來天上滉漾旌旗在月中回首可憐春殿隔如  
花宮女泣東風

泊瓜洲渡

吳浩

淮煙漠漠夕陽收楚樹昏昏客舟風度鐘聲來北固帆將燈影  
過揚州雲消碧海天無際波撼金山地欲浮獨恨壯遊非昔日滿  
江風露夜如秋

錢塘築城過西湖懷

易恒

人間秋色易蕭條湖上風光更寂寥龍井陰時應有劍佩臺空沒  
不聞簫幄眉愁澹初三月畫舫歌殘第六橋坐看兩峯千古並蓬  
萊幾見海塵漂

述懷

明本春卷上

十

雁信無憑蝶夢詭察察空望遠人過家如明月圓時少勝似遊絲  
斷處多垂白不禁青鏡在落紅其奈綠陰何百年歲月今如許誰  
遣流光逐逝波

江館

張遠

黃葉孤村迢迢遙時來幽客伴蕭條一簾林影雲生樹滿屋江聲  
雨送潮袖手說因微往世鄰翁觸事話前朝此鄉喜得離喧雜自  
分徒漁更學樵

喜晴

風生柳港雨晴初塵埃何曾識我廬無能落紅沾几席日移嫩綠  
上琴書傷春未許尊無醉留客尤憐饌有魚自覺歸田便野性不  
妨竟日帶經畝

雪中崇之送麻姑一尊謝以前韻

謝遷

醒眼寒窓對白虛馬軍來值臥瓶初呼童烹瓦甌麟餅歸方惡  
巨口魚蕉葉淺斟能稍稍梅花欲放正踈疎心交久矣醇醪醉豈  
必盱泉味有餘

食梅

夏木陰陰雨氣寒半黃肥顆摘林端齒輪赤子先拚軟屑為蒼生  
故自攢調劑功微慙玉鉤腸沾恩重憶金盤一株留取當階樹歲  
得花時索笑看

勸駕述懷次東所韻

林俊

霸前黃葉漫青山瘦竹疎花共晚間老去筋骸翻自念日來雲水  
信相關經心楊柳三眠外作意棋枰一着閒好是內庖羞獨割東  
梨慙改故時顏

落花

明本春卷上

十一

幾日繁華亦有姿便教飛盡只空枝明年有約休孤我昨夜無風  
欲怨誰蜂慰苦心甘辨蜜蠶羞衰鬢薄紫絲鶴林經謂猶堪賞攜  
酒明朝已怕遲

幾日過錦席剩香留一辨銀屏深影處雙蛾離魂轉覺難憑藉盡  
日風吹無奈何

謾興

劉玉

縛茅為屋倚山排名姓人傳太古樵白石曉炊雲出甌清泉夜釀  
月盈瓢釣魚懶過雙溪擺擺驅犢時臨獨木橋寄謝長官休物色多  
年洗耳向唐堯

元旦試筆

陳憲章



六載靈勞供奉恩白頭吾亦兩朝臣間關擊壤今弘治簡冊編年  
又戊申日色小薰穠李畫風光欲醉乳鶯春慶同此景誰分付也  
到江門不屬人

因雨和杜韻

王守仁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  
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誰憐菊尚存却憶故園畊釣處短  
蓑長笛下江邨

別希顏

淩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與共聽西堂  
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為尋洞裡幽栖處還  
有峯頭雙鶴鳴

滕山忠定祠次施充和韻

邵寶

矯矯千古了難償太息群陰剝一陽鳴鳳未聞聲徵角戰龍曾見  
血玄黃薄葦藉處非無地老樹陰中合有堂風雨未城三十里滿  
山簫鼓為誰忙

送朱工部請告歸上虞

記得逢君在樂平新涼庭院碧梧清周官六典曾司寇禹貢三江  
又水衡澤國煙波吟裡興雲林風日病餘情西與渡口猶回首聞  
道秋潮昨夜生

以燈餉陸大僕

顧清

三五新正憶故園屑雲糜玉關春盤小奴鮮作江南意遠客都忘  
歲莫寒梅欲開圓忙著子雪如爭巧故成團玉厓大僕真清吏莫  
認明珠按劍看

南邨約庵雨中過訪喜新街成飲平胃散酒別後賦此寄

白雲本是青雲侶今雨依然舊雨人與力競誇新路穩酒奴還說  
近方醇紛紜且置人間事缺缺誰全物外身畢竟浮生幾細履欲  
將春華寄海塵

莫春書事

曾鐸

書毀藥衰近慕床睡起虛齋日正長野池塘古文字倉庚庭院  
沸笙簫林陰坐久衣裾潤花逕行多屐齒香病得賜骸耽勝事擬  
將芹曝報吾皇

涯翁母一品太夫人壽

龍門佳氣曉如虹不與人間說悅同天上貽封元一品膝前稱壽  
是三公玉桃歲久丹為顆後草春長翠作蓂侍從諸孫歸較晚北  
堂燈燭夜遙紅

九日園亭用杜牧之韻

十三

揮翰題糕手欲飛菊邊香霧正霏微誰從今日仍辭醉不道常年  
苦憶歸短屐未妨逢細雨殘尊還可待餅暉官貧猶勝陶彭澤  
得東籬有白衣

新治小軒成

楊循吉

費將心力治齋居細竹移來葉尚疎雪白蟬光鋪榻眼鴉青布色  
除簾裾規模別出經營外景物新呈晦沒餘騷僻正防童稚汚粉  
牆還待友朋書今宵總是題詩起此席方為識客初前郭後邨無  
曠地相過莫怪不寬舒

明文在卷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二

明文在卷十三

律詩

朱右九首

袁凱三首

劉基八首

揭輒二首

高遜志一首

韓奕六首

邵亨貞二首

劉仔肩一首

藍仁一首

陶奎一首

貝期二首

王翰四首

林弼一首

練高二首

張紳二首

父鎬一首

甘瑾三首

高啓二十首

林鴻五首

浦源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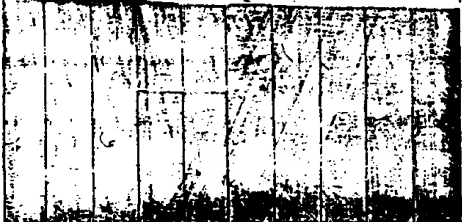
明文在卷十三

袁華四首

孫黃二首

王佐一首

郭翼一首



明文在卷十三

律詩

憶鄉中諸故友

宋 右

東麓溪頭雙渚陰故鄉幾度憶同襟詩聯石鼎秋燈冷韭剪春園  
夜雨深白髮每馳張長夢青山慵鼓伯牙琴客床寥落情無賴月  
滿空梁強自吟

白燕

袁 克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  
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  
向昭陽殿裏飛

明文在卷十三

橫溪寓所

高林深竹氣冥冥野色波光更滿汀草閣雨晴鳴翡翠花畦風煥  
入晴煙書成已與山公絕賦就惟教阿買聽猶未忘情是杯酒尚  
煩隣里致盈瓶

登市溪閣

秋深時節雨霏霏獨坐江樓看雁飛煙火數家山郭晚蓬蒿幾處  
野航歸謀生計畫人皆笑投老鄉關事已非聞道淮南新易將江  
湖此日亦沾衣

印事

劉 基

春半餘寒似莫秋掩門高坐日悠悠樹頭獨立知風鵲屋角雙鴉  
喚雨鳩芳意自隨流水逝華年不為老人留浮花冶葉休相笑自  
古英雄總一漚

水西寺東樓曉起聞鶯

日上高城柳影齊風軒臨水看鶯啼初來木杪鳴相應猶入花間  
聽却迷芳草自深句殘國行人猶隔梁兒溪思家每恨無輕翼可  
對鶯花不悵悵

一昔濟寺遺懷

江上西風一葉黃沙難給緯滿業簑物華乘興看都好時序遠愁  
連不妨露下星河光激灩月明巖谷氣清涼額閑四海銷兵甲早  
種梧桐待鳳皇

感興

病骨愁寒憶見春及觀春色却愁人轉添細草當門徑不惜穠華  
委路塵去國杜鵑紅淚盡傷時庾信白頭新風波滿地鷗鷺鳥相  
逐野魚飽一身

明文在卷十三

病呈戲呈石末公

是天容我作支離病瘧纏除足就羸跬步不妨猶似鼃蹕行那得  
更憐瘦抱珍獻楚何堪再斫樹收麗亦未遲塞吏於今知匪禍周  
難從此免為犧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岸柳江蒲撼威施柏林幸苦擢金支虞人詫見炎官傘候騎訛傳  
漢將旗照水焚煌空樹貌因風飄落竟從誰應漸若木生陽谷長  
駐蹕烏燭曉熾

次韻和石末公秋日感懷見寄

郊原如緒已無秋況復干戈未肯休肉食不知田野事布衣深為  
廟廊憂  
落悲弱狗餽餽倭遲想木牛禮樂將軍爭却殺豺

遺興

江上潮來風捲沙城頭暈通鳥尾訛燕泥半濕昨夜雨蛛網忽黏  
何處花孤坐日月自閑暇出門岐路空文加湯將白髮對芳草口  
送來鴻天一涯

晚歸

揭軌

苑外金波映水天歸總蹀躞暮江邊鳳皇臺閣初含雨燕子人家  
又禁煙詩馬桃花歌扇裏酒携楊柳舞樓前請看秋雨胭脂井好  
醉春風玳瑁筵

宴南市樓

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奧藻新開宴苑外鷺花  
又賜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龍舞裙紆繡筵莫道知音少司  
馬能禁絕代無

明文集卷十三

三

贈章安甫老人

高遜志

籃輿迢遞出郊垌野服翩然鶴髮星柱史不辭周問禮伏生須為  
漢傳經汀洲水落蒹葭老澤國霜寒橘柚青自笑隱淪綠底事時  
危蹤跡一浮萍

湖州道中

韓奕

百里溪流見底清荇花蘋蓼雨新晴南潯賈客舟中市西塞人家  
水上畔岸轉青山紅樹近湖搖碧浪白鷗明權歌誰唱彎彎月仿  
佛吳儂子夜聲

竹爐

綠玉裁成偃月形偏宜煮雪向巖扃虛心未許如灰瓦古色人看  
是汗青偶免樵柯供土銼尚疑清籟和陶瓶達人曾擬同天地上  
有秋蟲為篆銘

南金錢先生應康莫春過溪上早秋成四韻奉寄

邵亨貞

桃花浪裏泊扁舟草草相逢恨莫留一自春風來折簡幾番夜月  
獨登樓塵踪偶塞長懷舊蓬驢蕭疎又見秋為報故人安好在身  
開不負遠公遊

湖濱見荷花

每愛西湖六月涼水花風動畫船香碧筒行酒從容醉紅錦游帷  
次第張月殿承恩露沆瀣星槎流影下陂塘江南秋冷紅衣落離  
立西風舊恨長

荆南江晚眺有感

劉仔肩

沙頭弄艇晚維舟詞客重來感舊游江上夕陽諸葛廟雨中芳草  
仲宣樓天連錦水來春色雲暗襄陵起莫愁回首可憐梁甫意一

明文集卷十五

四

官軍落向南州

九日西莊懷弟

藍仁

衰年無力遠登臨短杖扶持叩竹扃雨過林間雙澗碧雲消天際  
一峯青黃花寂莫憎詩瘦白髮淒涼畏酒醒心把茱萸思骨肉雁  
聲孤起夕陽汀

送徐千戶之甘州

陶奎

春寒初試越羅袍不惜千金買寶刀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樓上  
有葡萄崑崙西去黃河遠西谷東來紫氣高何事相逢又相別隴  
雲邊月夜勞勞

閑居

貝翺

閑居不是為逃名野性從來少宦情況有林塘供笑詠且無冠蓋  
費逢迎夕陽山好樓中見秋水船高樹杪行何處飛來如雪鳥相

親相近不相驚

吳門會故人樓文淵

憶曾相識自兒童二載雲間筆硯同  
深院鈔書桐葉雨曲闌聯句  
藕花風當時壯氣凌諸子今日衰顏對兩翁  
高卧田園真自樂宦  
游愧我尚西東

次韻峨眉山

王翰

霧作衣裳雲作屏玻璃萬頃着娉婷  
望夫石上偏多雨織女河邊  
欲殢星蟬蛩夏涼秋淺絳蟾蜍秋冷抹長青  
可憐天際微輝處六  
國興亡一夢醒

和黃體方伴讀新蟬韻

滿地殘花過雨天槐陰庭院響新蟬  
輕敲金奏常窓外間撥銀箏  
向枕邊曉露及殘青草岸晚風吹出綠楊煙  
家山深處林亭好曾

故繁聲聒醉眠

明末在卷十一

五

秋信

寒來消息是誰傳金井梧桐一葉先  
殘暑已消團扇底新涼繞到  
短簾前問愁多在蛩聲裏寄遠常從雁影邊  
流浪浮生渾不覺知  
幾林外有鳴蟬

夜月吹簫圖

梧桐月轉欲栖鴉閑弄參差隔紫霞  
彩鳳暗巢長樂樹金鸞偷語  
上林花開粧涼露露釵玉簇仗香雲繞扇紗吹到涼州移別詞君  
王親為按紅牙

題秦皇廟

林 鐸

往事低低逐海波荒祠寂寞寄羅阿  
三神山下仙舟遠萬里城邊  
戰骨多東魯尚存周禮樂西秦空壯漢山河  
早知一世能移祚姓

石書功不用磨

游冶城山

練 高

瑤草秋深石磴長半空嵐氣濕衣裳  
江山佳處一亭古風雨來時  
四座涼陰洞水腥龍蛇骨仙蹤雲煥蔚生香道人好護新松樹長  
見清陰覆御床

送人赴安慶幕僚

舒州城在大江邊我昔過之曾繫船  
年豈米穀上街賤日落魚蝦  
入市鮮山起正當雷署牛車到驛樓前知君此去紅蓮幕民  
訟無多但晝眠

送張潛起之柳州

張 紳

潯水環城擁翠來柳陰府署倚雲開  
唐祠有食歌丹荔漢柱銘功  
篆綠苔日落雷塘龍霧合虹銷桂嶺颶風回南行無雁音書少別

思綿綿不易裁

明末在卷十一

六

送雲南教授劉汝明

見說思陵過五溪熱雲蒸草瘴天低  
星聯南極窮朱鳥山抱中流  
翠碧雞首宿照盟官況冷芭蕉夾道驛程速魏魏堯德元無外未  
必文風阻遠犁

來鶴詩贈周玄初

文 鎬

香案靈文一篆通翩翩雲鶴下天風  
初祥蓬島離珠樹入掠銀河  
過蓬宮六翮舞隨清磬響九皋鳴斷碧雲空欲歸南嶽夫人召回  
首仙臺夜月中

遊龍鼎山

甘 瑾

流水灣迴路百盤化人樓閣倚清寒  
枕中鴻寶長生籙屋外玄都  
太古壇金鼎有丹光試大玉簫無曲不吹鸞麻姑不老秋霜鬢幾

見扶桑海水乾

春日登高有懷

風景蒼茫大野陰懷鄉客此登臨十年魚雁將家遠三月鶯花  
減淚深天落湖山雲水散地連閩粵瘴煙侵躬耕却憶窮廬望  
南極日莫吟

雨中書懷

南窓坐掩殘書落盡梨花雨點疎短夢空因中酒後輕寒已過  
禁煙餘片香墮几初歸燕泉脉通池欲上魚搖首故人懷別久欲  
憑尺素問何如

次韻西園公咏梅二首

高啓

如何天與出塵姿不得芳名入楚辭春後香前曾獨採江南江北  
每相思微雲淡月迷千樹流水空山見一枝擬折贈君供寂寞東

風無那欲殘時

雪中無伴只孤芳倚竹元非翠袖粧馬上忽逢臨水驛驛邊遙見  
向山房春愁寂莫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此地一尊聊自戀揚  
州回首已淒涼

湯成

已分棲遲不自疑江邊林下儘幽期病惟好懶寧須藥心未忘機  
偶對蒼閑節雨聲花落夜深塘草色燕飛時春來頗喜囊中富添  
得新成幾首詩

送梅侯赴錢塘

一鶴隨車到郡朝剩山殘水尚蕭條猛歲秋壕金方出箭掣寒沙  
鐵未銷重見花開非舊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醒  
酒江亭看晚潮

齊雲樓

境臨煙樹萬家迷勢極樓臺衆寺低斗柄正垂高棟北山形都聚  
曲闌西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載猶傳醉守題刻火重經化平地野  
鳥飛上女垣啼

靈巖寺

閒上香臺望下方渙都樵塢盡蒼蒼傾城人遠苔生徑歸寺僧指  
葦滿廊雲散池邊留塔影雨來閣外失湖光廢興皆幻何須問獨  
自吟詩送夕陽

送鄭都司赴大將軍行營

上公承詔出蓬萊立馬風煙萬里開賜履已分無棣遠難戈還見  
有苗來牙前部曲多收績帳下賓僚更倚才後夜軍門知子到郎  
星應是近三台

送朱謝二博士進賀冬至表赴京師聽宣諭畢還吳

驛騎雙馳捧綠章都門逢舊喜洋洋小儒方幸瞻天近遠使初來  
賀日長仗下丹墀晴雪盡朝回紫陌曉塵香承宣歸去難留駐乞  
報平安到故鄉

歸吳至楓橋

遙看城郭尚疑非不見青山舊塔微官秩加身應認得鄉音到耳  
是真歸夕陽寺掩啼鳥在秋水橋空乳鴨飛寄語里閭休復羨錦  
衣今已作荷衣

送徐山人還蜀山兼寄張靜居

我因解級遠辭京君為脩琴暫入城偶爾相逢春酒熟慙然忽去  
莫煙生山頭學肅清聞書世上留詩不寫名西磧頗詢張靜者年  
來注易幾成

寄題內弟周思敬野人居

野人何處是幽棲聞在天隨舊宅西半屋圖書春落盡一邨花柳  
畫鳴雞分泉自汲煮茶水待雨惟耕種藥畦日暮扁舟欲相訪恐  
驚鷗鳥過前溪

送何記室遊湖州

暮雨關城獨去遲少年心事細相知故人當路輕負殷懃客逢秋  
惡別離踈柳一旗江上酒亂山孤棹道中詩水塘散漫湖亭廢此  
去煩君弔牧之

梅花

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度屢裁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  
美人來寒依疎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  
風愁弄幾回開

朋文在奉十三

九

綠樹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深緣將疎尚密微經雨似暗還明  
遠在煙薄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秦人若解當時種不  
引溪郎入洞天

翠羽驚飛別樹頭冷香狼籍倩誰收騎驢客醉風吹帽放鶴人歸  
雪滿舟澹月微雲皆是夢空山流水獨成愁幾看孤影低回處只  
道花神夜出遊

淡淡霜華濕粉痕誰施綃帳護香溫詩隨十里尋春路愁在三更  
挂月邨飛去只憂雲作伴銷來肯信玉為魂一尊欲訪羅浮客落  
葉空山正掩門

雲霧為屏雪作宮塵埃無路可能通赤瓜未動枝先覺夜月初來  
樹欲空翠袖佳人依竹下白衣寧相住山中弊窳此地君休怨四  
首名園盡棘叢

斷魂只有月明知無限春愁在一枝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

正相思歌殘別院燒燈夜紅羅深宮覽鏡時舊夢已隨流水遠山  
窓聊復伴題詩

雨中寄劉沈二別駕

漠漠春寒水繞城誰家可作看花行一杯不得三人共二月都無  
幾日晴夢逐驚風外斷愁兼草色雨中生畫舫載妓南湖上不  
似年時放浪情

遊雲巖值雨

深殿幽廊映竹開鳥聲忽斷雨聲催薜生偏上題詩薜花落還臨  
說法臺林下聞鐘諸客散磬邊汲水一僧來晚晴更好看山色西  
閣憑欄獨未迴

春日遊東苑應制

林鴻

朋文在奉十三

長樂鐘鳴玉殿開千官步輦出蓬萊已教旭日催龍馭更借春流  
泛羽杯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啣來宸遊好續蕭韶奏京  
國於今有鳳臺

題中天樓觀圖

海上仙山接混茫仙居遠在白雲鄉樓當太乙星辰近樹拂勾陳  
兩露香綸節馭風來阿母玉簫吹月醉周王可憐八駿歸來晚蕭  
颯蛾眉兩鬢霜

九日登絳月蘭若憶鄭二宣

微霜初下越王城衰病逢秋也自輕九日登臨多縱醉百年感慨  
獨鍾情斷蟬野寺黃花晚遠樹江天白雁晴却憶浮丘炎海上題  
題詩句寄同聲

寄周一秀才寄兼呈陳八處士炫

薛老峯前夜詠詩若為離別思  
恐後期澤國未霜楓落早山城上月鳥歸遲  
自慙溪海非徐穉  
有陳蕃是故知

秋夜浦舍人見宿園亭分得天字

南宮飲散動經年此會羈魂各黯然  
宵漢故人誰更在江潭逐客  
自堪憐踈燈細雨開秋宴落葉驚風  
曉夜眠歸去晉陵成遠別好  
憑陽雁望南天

送人之荆門

浦源

長江風颭布帆輕西入荆門感客情  
三國已亡遺舊壘幾家猶在  
住荒城雲邊路遠巴山色樹裏河  
流漢水聲君過棋亭多買醉不  
須弔古湯頭名

送賈文學入京

明末在卷十三

士

春城送別已解陽花發官亭酒正香  
遠騎青山江上落新鶯細柳  
禁中牆踈星斗關趨朝早  
澹月南宮聽漏長誰謂買生年  
最少獨能陳策輔君王

寄楊先歸穎上

荒城此日共悽然我欲南征子北還  
秋雨黃蘆惡穎水夕陽紅稻  
憶吳田蕭條客舍蟲聲裏迢迢  
鄉書雁影遑安得重逢一攜手別  
離同話酒尊前

無題健李商隱

京華

玉樹參差障羽幢  
猶愁如水湧春江  
葳蕤合收銀鑰  
窮窳樓空閑綺窓  
睂顰鳳橫釵終作對  
舞鸞鏡始成雙  
繡屏倦倚看紅豆  
滿眼相思意未降

景風閣下漢皋瑤樓風度鬱輪袍  
琴心寄調傳孤鳳華意留情

屬小桃金粟柱移箏上雁玉蓮  
枯舉掌中醪乘鸞一去無消息  
腸斷神仙夢寐勞

燕語銅樓游景移鏡臺香冷玉  
蟠螭書傳王母三青鳥針度天  
孫五絲絲江浦見蓮須覓藕石  
杆尋子未圓棋獨憐鷄武知人  
意故偷銀筍索荔枝

梧曳湘羅動麝塵  
崔嵬小佩玉麒麟  
紫簫偷按雲中曲  
彩筆慵傳鏡裏真  
蝶粉膩花金作縷  
鴈沙回雪翠為茵  
若蘭錦字多華照  
未減風流賦洛神

江上

孫黃

江上青楓初着花  
客帆和月宿蒹葭  
平疇疎雨數千點  
臨水小邨三四家  
風起漁舩依釣石  
潮回雁陣認寒沙  
秋懷已向南雲盡  
又是滄洲閱歲華

贈鶴林周玄初尊師

士

物外逍遙月鼎翁  
先生早歲得相從  
榴皮畫壁成黃鶴  
竹葉書符化綠龍  
天女時聞蒼水佩  
世人空拜蕊珠峯  
神遊倘遂煙霞約  
便解朝衣問赤松

午日呈鄭久誠參政

王佐

百頃芙蓉疊畫船  
賀家湖上水平天  
金盃送景沈冰碗  
羅扇題詩散舞筵  
往事氛埃成遠夢  
佳辰風雨憶華年  
潤蒲九節根如玉  
服食於今笑學仙

城南草堂與顧仲瑛夜話

郭翼

花發草堂風雨春  
青燈剪韭話情親  
亂離隔世今何夕  
生死論文竟幾人  
城郭是非華表鶴  
蓬萊清淺海中塵  
三千賓客馮驩在  
莫怪悲歌撫紉頻



明文在卷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需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三

三

明文在卷十四

律詩

沈周十二首

吳寬五首

王鏊二首

唐寅二首

祝允明二首

文徵明八首

劉英三首

徐禎卿一首

李夢陽一首

康海一首

王九思一首

黃省曾一首

李濂一首

孫一元一首

高濂一首

朱應登一首

王韋一首

王磐一首

張綏四首

楊慎一首

明文在卷十四

張含一首

黃衷一首

朱白藩三首

金鑾一首

許穀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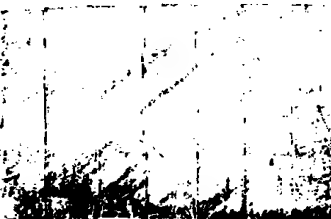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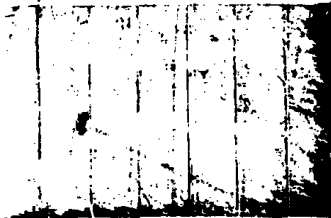
王穉登十四首

程本立一首

周啓一首

顏璘五首

唐一昇一首



明文在卷十四

常熱 薛 熙 纂

同里 王 譽 昌 訂

律詩

睡起自遣

沈 周

檐前落葉擁高秋，課使人推隱者流。  
背有微暄念天子，手無湯刺讀諸侯。  
老知絲竹殊堪賴，遠為兒孫未免憂。  
身後算應憂未了，且來拂筆畫丹丘。

送門神

抱關顛顛兩疲兵，衆欲麾之我湯榮。  
爾功名惟故紙，傷誰門戶有長情。  
戰悲雨迹銷殘畫，蠶絲戀絕纓。  
莫向新郎訴，思怨明年今夜目分明。

病中夜雨起坐

藥杯香炷與溫存，養病工夫要閉門。  
布被擁寒書作枕，紙窓催曙水臨軒。  
楓生秋色因霜厚，蕉負爭心共雨喧。  
物性人情靜觀得，得來還欲費吾言。

拂水灑

只有看山是勝緣，青鞋布襪且輕便。  
天收雨脚賒今日，我趁花時遣老年。  
絕巘雲扶將墮石，豁崖風勒下奔泉。  
此來不憤空歸去，擬掃新篇揀竹筍。

秋暑夜坐

星河垂地夜闌珊，坐久幽懷百事關。  
畏老欲逃如鏡裏，苦塵難脫限人間。  
一亭多竹還妨月，二水宜家又欠山。  
世好茫茫誰是足，此心迢迢自高閒。

生朝自遣

門前客到鶴先鳴，洒掃弗常作送迎。  
座舉龍鍾先有我，鄉尋儕輩更無兄。  
明年七十將來壽，今日三杯見在生。  
一幅布巾藤作杖，信誰林下畫閑行。

詠錢

區區團圓銅作胎，能貧能富亦神哉。  
有堪使鬼原非課，無任呼兒亦不來。  
掘兩芒直莫湯，具終然撲滿要遺糧。  
寒儒也辨生涯地，四壁春苔綠萬枚。

落花

王勒銀罌已倦游，東飛西落使人愁。  
急挽春去先辭樹，嫩被風扶強上樓。  
魚沫思殘杉在，蛛絲幸愛小紅留。  
已香久在沉迷界，慙悔誰能倩此丘。

明文在卷十四

一園桃李只須臾，白白朱朱微樹無。  
亭在草玄加舊白，窓嫌點易亂新朱。  
無方飄泊關將子，如此衰殘賴老夫。  
來歲重開還自好，小篇聊復記榮枯。

陣陣紛飛看不真，霎時芳樹減精神。  
黃金鑿鑄長生蒂，紅淚空啼短命春。  
草上苟存流寓迹，陌頭終化冶游塵。  
大家準備明年酒，慙愧重看是老人。

似雨紛紛落處晴，飄紅泊紫契聊生。  
美人天遠無家別，逐客春深盜接行。  
去是何因赴忙蜂，問難為說假啼鶯。  
悶思遣撥容酣枕，短夢茫茫又不明。

芳華別我漫匆匆，已信難留笛亦空。  
萬物死生寧離土，一場恩怨本同風。  
林連曉樹成愁綠，波及煙江有倖紅。  
漠漠香魂無點斷，數聲啼鳥夕陽中。

悼沈耀樵畫史

吳寬

秣陵春色歇驅馳投老吳門白髮垂燈下解衣盤礴麝山中持斧  
蕭歌時一負比憲原非病三絕如度不數癡落日高堂開障子雲  
峯煙樹使人悲

題楊鐵崖墓銘後

泰定年間名進士會稽山下老徵君金陵不看三秋月玄圃長靈  
五色雲對客呼兒將鐵笛從人笑我醉紅裙風流盡付吳淞水還  
繞劉伶四尺墳

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

歲暮移家赴遠州南行誰復為身謀一章之允無他悔六詔平生  
亦勝游科甲翻今吾輩重史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相贈不  
惜寒風透旅裘

次韵任太常致仕留別

此身真喜置吾廬尚有床頭一束書海口潮生知進退天心月到  
識盈虛已拜朝士還通訊欲就漁翁更卜居百里好山俱在眼只  
教童子讀藍輿

謝頤良弼李世賢携酒過訪

初伏將臨日正長肩輿同約到茅堂遠林忽辱來公子小圃翻能  
致辟疆花下扶筇臨亂石藤陰移席避斜陽幽居無物相延款綠  
樹成行晚更涼

遣城懷古

王鏊

小橋瀟瀟空流水往事悠悠祇斷垣冠蓋六州皆石晉河山百戰  
又金源黍離不盡行人恨木葉空歸杜宇魂千古登臨成一慨幽  
燕今日是中原

送趙栗夫歸省吳江

秋入吳江一葉飛歸來游子著朝衣鄉人始識文章貴仕路休嫌  
空省稀寶帶橋邊舟汎汎白雲司裏樹依依路經震澤人應問太  
史周南胡不歸

湯興

唐寅

此生甘分老吳閨萬卷圖書一草堂秋樹才名標第一春風綰管  
醉千場踟躕說法蒲團軟鞋襪尋芳杏酪香只此便為吾事了孔  
明何必起南陽  
一身顛顛挂衣襟半壁藤床倚樹林去日苦多休檢曆知音諒少  
莫備琴平康驢背臥殘醉寂寂雨花開費朗吟老向酒杯暮局畔此  
生甘分不甘心

顧明府榮夫

祝允明

雞山燕市尊依此日都拋入洛衣家近鬱林公舊隱門如彭澤  
今初歸空憐舊社惟君密却笑無車訪我稀寂寞滄浪池水好幾  
時同坐一方磯

閑居秋日

避暑因能暫閑關不須多把古賢攀并拋杯勺方為懶少事篇章  
未礙閑風塵一庭鄰寺茶雲開半面隔城山浮生只說潛居易隱  
此求名事更艱

夏日飲以可池亭

文徵明

筆床書卷繞壺觴到此欣然百事忘自笑頻來非俗客只愁難却  
是清忙池塘聽雨煩心淨軒檻迎風醉面涼綠樹綠垣啼鳥窺更  
從何處覓江鄉

與次明宿崑山舟中

寒山突兀背孤城野寺荒蕪亂殺更別港潮生舟暗動遠汀煙生  
火微明雞聲風雨還家夢春水江湖對榻情邂逅他鄉是知己此  
心端合向誰傾

予每至陳氏輒終日淹留廳事高明頗妨偃息以可為治  
小室於西偏間名於子為題曰假息庵其成也以詩落之  
剪棘依垣小築居短檠橫硯紙窓虛造門已潰非綠竹據案相忘  
況有書徐鴉每勞懸木榻陶潛何必愛吾廬從今更不論賓主一  
半幽閒已屬予

郭西閑泛

雨足新蒲長碧芽野塘十里抱邨斜青春語燕窺游舫白日涼雲  
漾淺沙湖上脩眉遠山色風前薄面小桃花老翁負笈歸何處深  
樹雞鳴有隱家

月夜登閨門西紅橋

白霧淪空去渺然西紅橋上月初圓帶城燈火千家市極目帆檣  
萬里船人語不分塵似海夜寒初重水生煙平生無限登臨興都  
落風欄露榭前

宿相城有懷石田先生

何處重占處士星草堂突兀夜燈明風流已與人都盡手澤空懷  
物有情依舊短牆圍野色那堪高樹起秋聲傷心未了生前約漢  
子沙頭一棹橫

賦得野亭秋興

斷雲狼籍近簾櫳天地蕭條四壁空盡日倚闌黃葉引一番吹墮  
白蘋風年光搔首孤鴻外山色供愁落照中欲寄閑愁無那遠煙  
波江上採芙蓉

遊西苑

宛轉瀛洲帶楊坡蝶蜂玉煉駐銀河廣寒遙見空中樹太液微生  
雨後波雲拂紅粧千步障風吹瑤蓋萬年柯太平見說宸遊簡  
道青青長薜蘿

上元十三夜

劉英

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圓月玉指初調  
未合笙新放花燈連九陌舊傳金鑄磬重城少年結伴嬉遊去遮  
莫雞聲下五更

十四夜

燈光漸止夜來饒入海魚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青瑣闥煙籠楊柳  
赤闌橋細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符共約更深歸及早大  
家明日看通宵

十五夜

一派春深送管絃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鰲背星珠乳雲散魚鱗  
璧月圓逐陣馬翻塵似海踏歌人野夜如年歸遲不爲金吾禁爭  
覓遺簪與墜鈿

文章煙月

徐楨卿

風霜獨臥閒中病時節偏催壑口蛇籬下落英秋半薄燈前新夢  
騎雙華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會待此心銷滅盡好  
持齋鉢禮毗耶

九日南陵送橙菊

李夢陽

朱門美菊采先芳玉圃新橙摘早霜傳送滿盤真闌色分看隨手  
各珍香深憐便合移尊酌暫貯應須得蟹螯獨醉秋堂臥風物一  
年晴雨任重陽

涇西邨見野老邀食

康海

野老支筇咲謂子桃花飛處即吾廬  
正思漉酒呼婦可難偷聞  
駐小車指點杯盤無別饌坐談  
筵篋有農書雙鵲歸庭衣衫古  
爾雅安閑我不如

亳州

王九思

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  
亳州暮雨桃花此客館春風燕子  
誰家樓簿書堆案不相放郡守  
下堂仍苦留浮名羈絆有如此  
規爾沙邊雙白鷗

席立詠

黃省曾

芙蓉近倚闌間城眺闌觴樓  
逐勢成珠寺翻為歌舞地青山  
盡是綺羅情落花吐學紅粧  
麗谷鳥啼兼鳳管聲千里垂楊  
芳草岸四時常映彩舟行

送王都閫之廣西

李源

帝簡鄭襄節制雄嶺南專閫氣  
如虹瑀弓玉谷皆延賜燕領  
虬蟠有父風桂水瘴消飛檄  
外梧山氛淨凱歌中麒麟  
芝閣雲霄待早樹平蠻第一功

衡門

孫一元

投老衡門不用名閒雲時伴  
一身輕床頭酒盡春剛去  
座上小山月詩又成淺水  
短蒲蛙閣澹煙脩竹月  
盈盈憑誰為問天隨子  
藥草新生較幾莖

岳陽樓

高濂

巴陵城上岳陽樓樓外長江口  
夜流殘雨數峯衡岳曉暮雲孤  
樹洞庭秋仙人夜奏沙邊笛  
估客春移樹杪舟十二危闌  
閒極目滿汀楊柳不勝愁

將從衡州陸行至常山

朱應登

江鄉二月久芳菲白霧黃雲  
慘不開石碓自春知水長  
布帆初飽覺風來  
樸亭喚客春嘗酒驛路懷人  
曉見梅世味已詩離  
百折山行明日又千迴

和翟仲鳴

王章

備然一榻愧端居未許驚駘  
駕鼓車勝亭都歸鄉夢裡  
幽懷更在客愁餘  
別離門戶從秋掩契闊  
尊疊盡日庭寄語多情  
翟廷尉莫將交態向人書

元宵漫興

王翬

天風吹散赤城霞  
散落人間作九華  
火路星珠留去馬  
燒空火樹亂歸鴉  
笙歌醉月家家酒  
簾幙窺春處處花  
一冰雲韶天外迴  
不知仙馭過誰家

香奩詩

張綬

翡翠籠深燭影昏  
當時一見已銷魂  
歌殘玉宇雲千葉  
醉損珠簾月一痕  
欲說竟成閒  
撚袖偷看多是半  
嚙尊而今惜蕊  
憐花意只有垂楊半倚門

飛絮游絲舞作團  
小樓春事又闌珊  
錦鱗青羽書難覓  
寶唾珠啼跡未乾  
蝶夢芳魂花裏瘦  
蟾蜍清影月邊寒  
嗟予苦乏如華技  
莫恠蛾眉一笑難

詠行

紉扇輕裾到處宜  
煥風搖曳細霄肢  
相逢綺陌四畔  
處處瞥見雕闌轉  
角時寒亂珮環  
來冉冉飄搖羅帶  
去遲遲東昏未識  
凌波趣枉着金蓮步步隨

詠芭蕉

長葉翻翻綠玉葉植來況是近梧桐美人間立秋風裏羈客孤眠  
夜雨中情逐舞鸞偏易感事隨夢渺難窮太湖石畔新涼院何  
處吹簫月滿空

詠柳

楊慎

垂楊垂柳管芳年飛絮飛花媚遠天金距開鷄寒食後玉裁翻雪  
煙風前別離江上還河上拋擲楊邊與路邊游子魂銷青塞月  
人腸斷翠樓煙

寄井庵

張含

東觀聲名壯斗齊鳳皇踪跡成雕題八千里外潮陽馬十九年來  
海上鞞銅柱蕭蕭鴻雁響錢城煙雨鷓鴣啼連宵數有懷人夢蕭  
索江干度子隄

春思和峯湖

黃衷

為戰酣春止酒難雲林懸魏竹皮冠鳩緣報雨動相晤風欲開花  
海不寒月俸贏錢炊桂子夜堂燒燭借梅看枕屏莫卜勞勞夢我  
是空門古懶殘

臨春曲

朱曰藩

閣上張星舊在天閣中璧月夜仍圓雲歌宿鎮初臨鏡風研乾紅  
未雙箋兩辭釋釵金阿那一聲歌樹玉嬋娟君王萬歲歡無極肯  
信江花易夕煙

寒食

水滿春湖花滿城況逢寒食雨初晴花深不礙鞦韆出水閣徒教  
舴艋行午憩棋亭不吝酌夜歸歸市有簫聲多情一樹山梨白小  
立柴門待月明

春日朱少府徐公子見訪未暇展待閒別有佳約詩以荅

之

金鑒

遠承華蓋及衡門日午相携到日昏白髮自應忘賸長青袍誰復  
識王孫更因夜月留何處忍對春風負以尊傳道城南隱佳麗小  
詞翻出寄桃根

贈內

許穀

結綺獨記少年時轉眼今看白髮齊老去真成庶門侶醉來曾笑  
太常妻某裁紙局開頻畫艇泛魚波晚共携却恹燈前詢割肉不  
知名姓隔金閨

無題

王穉登

一朵千金泣露斜簾櫳難護幕難遮吳王城上同看月伍相江邊  
獨院紗楊柳名為離別樹芙蓉帶作斷腸花舊時鄰舍俱新草  
辨東隣是宋家

明文在卷十四

自從抱瑟入朱門新寵安能易舊恩明裏開顏暗流淚面前行樂  
背銷魂梅花見說渾無色鸚鵡傳來不肯言知在閨中常與曲青  
天何處覓崑崙

杏索相公問病

耕風耕雨竹房寒雲裡蓬萊枕上看愁過一春容顏瘦如雪  
帶圍寬書生薄命元同妾宰相憐才不論官泣向青天憶烈士古  
來惟有報恩難

舟中與建初話舊

十載行藏半未齊聞君論舊益淒淒汗從何處來已拭書寫羊欣  
白練題歌是竹枝容易和淚成詩子不輕啼干時已是君君劍明  
日扁舟下剡溪

碧雲寺泉上酌酒與朱十六

雲中流下不勝清石瀨  
幾成分厨已足千僧汲  
出寺能為十里聲  
同是黃塵騎馬客  
君相對濯冠纓

袁相國故居訪李孝甫太僕

魚文匕首不離身  
馬跡長安市裡塵  
重過楊家舊亭子  
深悲俠氏老門人  
朱闌易主花無色  
青眼逢君酒可親  
同是中郎琴畔客  
一服顛顛各沾巾

正月十六夜長安少月簡朱少傅

少年場上立黃昏  
一片歸心不可言  
月到今宵微有魄  
人從何處正消魂  
桃花騎出胡名馬  
竹葉携來魯上尊  
只隔一重燈影裡  
布衣那敢扣朱門

漢上步月簡秦方伯胡侍御

如海俠門路不通  
溪流奔奔霧濛濛  
誰家客許花間入  
何處尊能月下空  
敲散彩雲鍾隔水  
吹殘玉漏笛臨風  
南樓酒伴東山侶  
半憶庾公半謝公

贈袁七秘書志乘起居相國夫人

手持封事上明光  
輕捧潘輿侍坐堂  
黃閣夫人稱孟母  
紫微仙吏識田郎  
荷菊好釀尊中綠  
萱草能消鏡裡霜  
路隔雲階難入拜  
憐身賤愧張芳

乙未人日對雪簡沈從先

春陰野寂最堪憐  
人日登樓雪皎然  
不肯共消惟白髮  
且留相映有青蓮  
桃花玉勒看山騎  
蘭葉銀盃載酒船  
笑殺洛陽袁處士  
門終日只鳥眠

中秋日送錢象先游豫章

西風征雁不堪聞  
病裡題詩思送君  
月與離尊今夜滿  
秋將行色一時分  
江上落山如黛  
彭蠡霜寒水似雲  
公子西園賓客盛  
好陪飛蓋共論文

寄張心港天師

青鳥音書久寂寥  
覓誰去入鳳城遙  
身披一品麟衣坐  
手捧三公象簡朝  
長樂花深容曳履  
未央月出許吹簫  
不須更上蓬萊嶺  
清

居西湖

歲書湖上屋三間  
松映軒窗竹映關  
引鶴過橋看雪去  
送僧歸寺帶雲還  
輕紅荔子家千里  
疎影梅花水一灣  
和靖高風今已遠  
後人猶得住孤山

雪中梅花

二月春光雪尚飄  
看梅獨坐思無聊  
銀花亂綴難分草  
玉樹交加莫辨條  
粉似傳來容易褪  
香偏留却不同消  
一飛飛入粧臺裡  
獨讓殘英點額嬌

和貝惟學登小孤山韻

西來風浪湧金山  
人在鷗濤沈澗間  
大地小孤天柱石  
長江第一海門關  
鮫人夜泣珠成淚  
龍女晴梳翠作鬟  
欲問靈巫報神語  
我行何日定東還

秣陵懷古

酣酒狂歌思欲飄  
久從江國駐蘭橈  
芙蓉隔浦聽秋雨  
楊柳長亭看晚潮  
過客有時來問字  
美人何處重吹簫  
題詩欲寫勤意極  
首西風雁影遙

假宮題

紫殿繁華並已沉  
掖庭苔色晚陰陰  
浮雲變態隨君意  
明月流輝  
鑒妾心  
屈戌橫門金鎖冷  
輕羅  
牽并玉瓶深  
空將錦瑟傳哀怨  
寐  
莫誰聽  
空外音

漢皇宮殿月明時  
曾侍宸遊百子池  
舞馬登床春進酒  
盤龍燭  
夜觀  
綦御前  
却嫌言無忌  
泉  
裡宿熊死  
不辭舊恩私  
零同落  
素春  
風空遠  
萬年枝

不見彤墀日月旂  
庭隅草木掩清輝  
金輿到處無新故  
王貌從來  
有是非  
莫雨樓臺雙燕入  
春寒池館百花稀  
監官一去無人語  
獨  
自含顰詠  
綠水

寄許州七弟璵

千官扈從羨能文  
謫牧新聲天下聞  
落魄吾家蘇季子  
風流南郡  
小鴻君  
魚龍路怯黃河險  
鴻雁聲愁碧海分  
莫上吹臺瞻越嶠  
五

湖回首隔重雲

十三

游丘常侍山園

采芝深谷賦歸休  
幸有隣莊水竹幽  
畫障日開山九疊  
素封秋倚  
橘千頭  
長懸片月延僧住  
滿放閑雲伴客游  
桐葉已齊春去久  
翻  
階紅藥為誰留

長安留題

唐之澤

曉閣疎鍾午店鷄  
客途風物惜堪題  
葡萄引夢青緣屋  
苜蓿垂花  
紫滿畦  
雁塔雨痕迷  
烏家龍池柳色送鶯啼  
前朝冠蓋多黃土  
公卿  
仲凄涼石馬嘶

明文在卷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四



明文在卷十五

律詩

方孝孺一首

張羽三首

汪廣洋四首

危素一首

張以寧一首

唐同一首

劉崧一首

唐仲實一首

劉長洪一首

葉子奇五首

管訥一首

王履一首

倪桓一首

張遼一首

張簪一首

孫贊四首

練子寧一首

程本立二首

俞貞木一首

龔詡一首

明文在卷十五

楊基一首

袁凱二首

劉基一首

高啓十六首

邵珪一首

陳憲章二首

王弼二首

史鑑二首

劉英一首

唐寅一首

王穉登二首

明文在卷十五

常熟薛熙纂

長洲文熙訂

律詩

談詩

方孝孺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嚙齧却笑黃河

是濁流

暮過西墻

張羽

白水決遠壞堤隔林遙聽夕陽雞開行每到東邊少為有青山

在屋西

梅雪軒

山如東郭先生屋似西湖處士家為問軒中清白吏還應比雪

明文在卷十五

此梅花

雨後慰池上芙蓉

池上新晴偶獨過芙蓉寂寞照寒波相看莫厭秋情薄若在春風

怨更多

蘇溪亭

汪廣洋

蘇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闌燕子不歸春事晚一江煙雨

杏花寒

題宋徽宗雙鷺圖

蘆葉青青水滿塘文鴛晴臥落花香不因羈絆驚飛起三十六宮

春夢長

吐陵道中

凍合官橋雪作泥落殘楓葉見梅花短籬破屋臨流水狼藉吐陵

賣酒家

夜泊揚子橋

揚子橋頭夜泊舫水波纔定月初圓不眠細數經行日笑隔東風又一年

題趙子昂竹石

危素

業篁偏映寒雲色古石猶凝碧蘚痕曾是碧瀾堂上月獨臨蒼水照王孫

過崇安宿赤石水澁不下舟

張以寧

兩岸青山下建溪笋輿輒輒坐雞樓人間寂是吳兒樂一枕清風過浙西

題水殿納涼圖

詹同

湖上開千百尺臺臺邊水殿倚雲開紅藕人隔荷花語玉盃金盃進雪來

春畫

劉崧

池南溪柳燕將雛門巷新晴轉綠蕪花隔小窓人不不到一簾香霧聞樛蒲

遣懷

唐仲實

繁昌縣前白楊樹隨處柴門倚水開可是夜深風露冷流螢一個度江來

清明前一日作

劉長洪

小窓新綠著枝輕寒逐東風陣陣生燕子不來花落盡一簾疎雨又清明

湯輿

蔡子奇

功名貴富兩亡羊且盡生前酒一觴多種好花三百本短籬風雨

四時香

隱居

蒼石紅泉少隱家牽牛延蔓遶籬笆不知滿徑秋多少涼露西風澹泊花

題張原琬蓬窓

銀絲魚鱗碧芹羹曾記扁舟越上行今日小軒風味似滿川風雨看雲生

縣舍即事

朝日開衙暮散衙略無一刻及春華偶過縣舍坡陀外隨分春風領菜花

寓玉清觀

徑草微微護淺沙小山紫竹玉清家牽牛延蔓無多碧點綴秋光一兩花

紀夢

管訥

小宴初闌罷玉笙東風庭院好春情流鶯啼過樓東去一樹梨花正晚晴

子從華山回王橘洲以蘇酒見餉兼問所得詩以酬之

王履

我自登山看白雲鷲群何事特相分此襟不許肥羶汚明日清茶說與聞

懷友次陳石泉韻

偶桓

楓林葉赤露華濃來往晴沙一逕通通望美人秋水隔蘋花吹老楚江風

題宮人汲井圖

張達

燕子歸時風滿林碧梧月上思沉沉  
轉銀床滑望斷君恩似井深

題美人春睡圖

張 翥

春睡纔醒粉褪腮香塵不動下階來  
畫閣曾倚東風笑向晚櫻桃一半開

閨思

孫 賁

夜漏沉沉似歲長小鬟貪睡懶添香  
春風莫撼流蘇帳待妾分明夢一場

晚思沉沉倚闌玉簫聲歇酒闌珊  
澹雲還掩初生月誰護梨花作夜寒

涼夜簫聲處處過玉樓高起遍天河  
西風瘦盡梧桐葉添得西窓月多

訪某駙馬不遇題壁

四

青春駙馬不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  
十二曲闌春似海隔窓閒殺碧桃花

秋日作

練子寧

水精簾動桂花風湘簾涼生八月中  
魄落西窓銀燭裡烏紗雪爾寄秋鴻

揚州

程本立

遠水疎星影動搖西風落木景蕭條  
傷心一片船頭月猶照揚州廿四橋

題梨花錦鷄圖

萬花飛盡語黃鸝花底能無挾彈兒  
自在兩鳴春窈窕一枝晴雪立

題趙仲穆畫馬

俞貞本

房星方植墨池中飛出蒲梢八尺龍  
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千門東

自題晚歸圖

龔 詠

紅樹離離映夕暉水天空闊雁高飛  
扁舟一箇輕如絮常戴先生半醉歸

鯉魚山阻風天甚寒雨皆成霰

楊 基

江南天氣大無憑草色煙光煥欲蒸  
向晚鯉魚風乍急盡吹小雨作春冰

題吳王納涼圖

素 凱

微月斜侵響屨廊芙蓉清氣滿金塘  
鴛鴦只傍闌干宿也愛君王水殿涼

題吳宮衰柳圖

五

遠岸依依落日明吳王醉處少人行  
多情獨有垂楊樹猶送深宮夜雨聲

秋日即事

劉 基

垂垂密雨脾脩楊點點青苔繪短牆  
不是雁聲天畔過爭知今日是重陽

晏嬰

高 啓

一裘身著久經年祿米不炊幾戶煙  
盡說大夫能養士却於尼父惜封田

儀秦

二子全操七國權朝談縱合暮衡連  
天如早為生民計各與城南二頃田

魏宮

翡翠明珠入貢頻承恩長占鄴宮春至尊莫信陳王賦那得人間有洛神

晉宮

盡日南風永巷開羊車去遠玉階苔誰知天上無人也亦有城南小吏來

金進士宿江館阻雨連夕

莫辭同宿掩書幃兵燹蕭條故舊稀恐明朝風雨歇滿江春水送君歸

雨中曉臥

井桁烏啼破曙煙輕寒薄被落花天閒人晴日猶無事風雨今朝正合眠

明文在卷十五

香斷床幃冷未開雨窓寒落滿梧苔休輕一枕江邊睡拋却雲金換得來

過北莊訪友

淺水平沙凍鴨眠秋聲如過石橋邊尋常兼得尋詩興野樹江雲欲雪天

將赴金陵始出閶門夜泊

烏啼霜月夜寥寥回首離城尚未遙正是思家起頭夜遠鐘孤棹宿楓橋

正月十六日夜至京師觀燈

天街爭唱落梅歌解開珠燈萬樹羅莫笑遊人來看晚春風還似昨宵多

客中憶二女

每憶門前兩候歸客中長夜夢魂飛料應此際猶依母燈下寄我衣

雨中過山

春雲晚靄間奔渾風雨行人過一部不似家山深竹裡乳鳩啼午未開門

讀韋蘇州詩

掃閣焚香畫卷堆綠槐疎雨夏初時客憂何物能消遣一快蘇州刺史詩

背面美人圖

欲呼回首不知名背立東風幾許情莫道畫師元不見傾城雖見畫難成

秋夜同周著作宿婁浦

小屏寒依竹浦雲酒闌相對說離羣一聲新雁誰先聽今夜江南我共君

回文

風簾一燭對殘花薄霧寒籠翠岫紗空院別愁驚破夢東閣井樹夜啼鴉

胡冬官梅花圖

江南江北霏霏雨渙梅渙雪短籬斜出一枝青鳥外東風掩暎水仙祠

宿雲臥軒

世間何喜復何悲風雨蕭蕭過短籬小睡正酣童子問公今是夢是醒時

不妨到處與人羣借宿山齋酒半睡我得五龍傳避法枕痕猶帶

華山雲

次韻陰食憲夢游桃源

王 弼

盡說仙源隔片塵誰知枕上是通津武陵太守無仙骨只見桃花不見人

次韻紀庵先生共月庵賞桃花

斜月枝頭照返魂先生扶醉倚籬門花應欲識蒼然而莫遣風前絳燭昏

子昂蘭

史 鑑

國香零落佩纈空芳草青青合故宮誰道有人和淚寫託根無地怨東風

寄吳鳴翰湖上

紅塵不到三山遠家住蓬壺鏡裡天隔浦落花雙屐雨過門流水

一溪煙

戴酒過湖

劉 英

寒食清明次第來紫苞紅萼裹池臺東風似與人商量最好花教

策溪開

唐 寅

草軟沙平桃李開春風先到李陵臺雪中一陣烏鴉起知是胡離

打獵來

王 穉登

月黑邨空夜半時操戈暴客苦相追也知不但因脰篋欲乞蕭蕭

莫雨詩

窓外梅花惱客眠偷兒橫索債春錢王家舊物休將去買取青青一片煙

明文在卷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五

九

明文在卷十六

律詩

沈周一首

徐禎卿三首

陳蒙一首

祝允明一首

李東陽一首

張泰一首

王誥一首

薛蕙一首

孫一元一首

程元輔一首

汪本三一首

余育一首

蔣山卿一首

楊慎一首

蘭廷瑞一首

胡侍一首

明文在卷十六

明文在卷十六

常熟薛熙纂

吳縣王武訂

律詩

七月十五日舟中晚歸

沈周

晚郭歸舟急若何市塵猶恐累漁蓑到家覺得曾風雨兩樹芭蕉破葉多

偶見

徐禎卿

深山曲路見桃花馬上匆匆日欲斜可奈玉鞭留不住又過春恨到天涯

小小亭臺曲曲關支頤獨倚悄無言楊花飛處春衫薄風信今朝第幾番

明文在卷十六

繡罷還呼姊妹看午風晴日滿闌干花間打散雙蝴蝶飛過牆東又作團

題石田翁贈朱守拙小景

陳蒙

野藤刺水竹籬斜落盡東風枳殼花日午不聞茶臼響春城買藥未還家

憶神妃

祝允明

不見瑤姬八載遙依稀聞說返丹霄靈雲秀雨今何在昌與人間做寂寥

黃鶯

李東陽

柳花如雪滿春城始聽東風第一聲夢裏江南舊時路隔溪煙雨未分明

舟中莫歸

張泰

新柳殘沙不掩堤  
葦葉幽稱水禽樓  
半江斜照將秋色  
相送歸船到竹溪

有贈

王誥

幾度尊前惱使君  
錦宮花色艷綃裙  
平生入眼誰堪比  
十二峯頭一片雲

宮詞

薛蕙

禁園處處鎖名花  
步障層層簇綺紗  
斟酌君恩似春色  
牡丹枝上獨繁華

夜泊閩閭城

孫一元

欲行未行風力柔  
吳門挂席夜正幽  
秋水半汀鷗共我  
好山兩岸月隨舟

館邱紀事

程玄輔

明文華卷十六

紫門一月南京雨  
斗帳半床西晉書  
藜杖日晴初出戶  
園林落木已蕭疎

客歸

汪本

十年辛苦歌塵沙  
祇見秋風不見家  
今日歸來籬落下  
肯將醒眼對黃花

夜宿蘆潭

石尤風動駐征帆  
千里孤光月正南  
翹首故林天一角  
水禽相伴宿蘆潭

舟中有成

故鄉南望渺無涯  
水面雲深日又斜  
欲問浮生何所似  
試來風處看楊花

貧女吟

余育

舊熱纖盡復新熱  
幸苦終朝不下機  
秋恐與時花樣別  
不堪裁作嫁人衣

從軍行

蔣山卿

雲額愁雲凍不飛  
黃沙白草踏人稀  
邊城春色惟看柳  
看到青時春已歸

征人早行圖

楊慎

杜鵑花下杜鵑啼  
烏臼樹頭烏臼棲  
不待鳴雞度關去  
夢中征馬尚聞嘶

枕上口占

蘭廷瑞

枕上詩成喜不勝  
起尋筆硯旋呼燈  
膽瓶滴取梅花水  
已被霜風凍作冰

秋興呈華泉翁

胡侍

明文華卷十六

池頭一雨送新涼  
小坐茆亭月近床  
和得竹枝三百首  
西風無雁寄瀟湘

明文在卷十七

律詩

江續一首

郭翼三首

鄭韶一首

許觀一首

黃祐一首

楊士奇一首

郭緝一首

王璠一首

王偁一首

王恭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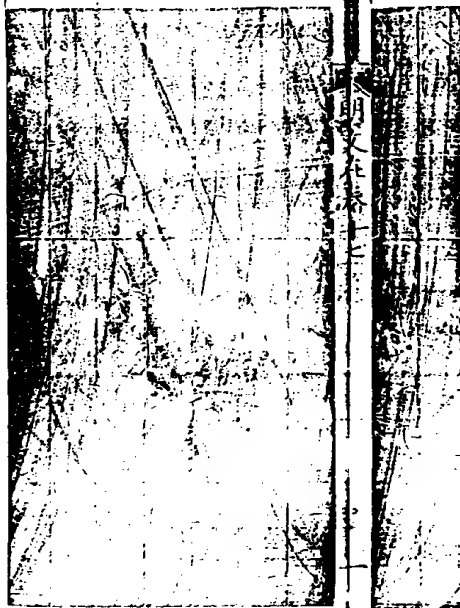
郭登一首

于謙一首

張楷一首

施敬二首

方孝孺二首



明文在卷十七

律詩

自題詩本

常熟薛熙纂  
同里凌浩訂

多小工刺繡極知歲綫難低綠花樣古不耐入時看

陽春曲

郭翼

柳色青堪把櫻花雪未乾宮中裁白紵猶怯剪刀寒

汴隄樂

已信隄名汴誰教柳姓楊龍舟行樂地不得復歸唐

湘弦曲

竹帝非滌露山賸乃疑雲靈瑟傳神語休令帝子聞

題倪元鎮畫

鄭韶

斷靄生春樹微茫隔遠汀梁溪新月上照見惠山青

倪雲林畫

許觀

雲間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緋陽淡秋影

自君之出矣

黃祐

自君之出矣無處托鱗音思君如晝燭淚盡不明心

夜發清江口

楊士奇

日落煙水寒解纜清江渚中夜北風來相送潭州去

秋陰

郭緝

寒雲將遠空暮落與飛鴻漢苑秦陵外淒涼是此中

雲林畫

王璠

羣樹暮初下千山雲半收空亭門不掩禁得幾多秋



題美人撲蝶圖

王僊

為惜韶華去春深出繡幃撲將花底蝶祇為會雙飛

古鏡

王恭

寶鏡何年鑄龍紋積暗塵非關磨洗俸恐照白頭人

鵲鵲

綠樹殘春外雙飛錦翼齊長沙有遷客莫向雨中啼

春日游山偶成

郭登

林下扶藤杖溪邊整葛巾春風莫相妬不是折花人

春日登樓

于謙

柳條如翠線萬縷織春愁遮斷東風路無緣入畫樓

金陵懷古

張楷

落日滄江雨東風廢苑春莫言三國士猶勝六朝臣

謝文在奉十

秋塘曲

施敬

蓮謝秋塘晚風來野水香采蓮休采葉留蓋睡鴛鴦

巴陽夜泊

獨棹三巴夜秋高片月孤灘聲將客夢萬里下東吳

枯木園寄許七脩

方孝孺

春到已多時幽禽尚未知上林無限好何事立枯枝

題曹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至今潮上落猶帶笑餘聲

遠歸圖

陳結

杜宇一聲春盡楊花千里人歸半棹東風羅幕任教使燕飛

題畫

鳥散江邨社鼓花搖酒市風帘曾記踏青歸去香羅看雨簾纖

江上別

劉渚

相逢蘭渚潮長相送煙江日斜只說儂家好認門前一樹梨花

相思曲

相別誰知許久相思不道能深一夜五更妾夢千山萬水郎心

竹枝詞

江心藏瀝秋影煙外亭亭綠痕帶子祠前別思鵲鵲聲哀黃昏

題畫

徐有貞

山下雲連山上溪西水接溪東舟度白鷗飛處人行綠樹陰中

謝文在奉十

山路只通樵客江邨半是漁家秋水磯邊落雁夕陽影裏飛鴉

九峯山行

晏鐸

三徑重開書屋九峯舊隱人家欲辨武陵春色溪源泛出桃花

曲徑沿流上下蒼苔白石礧礧落日惟聞啼鳥空山更少行人

題鄂渚贈別圖送人歸廬陵

楊士奇

鸚鵡江中紅樹鳳皇城裏青山借問來遊幾日秋水蘭舟獨還

客遊黃鶴磯畔家住金魚浦前心似波開明月隨君先過螺川

三臺詞

金秀啟

一陣霜風乍起半窓月影初斜寶匣燒殘香篆銀缸落盡燈花

坐穩錦茵重疊醉來烏帽欹斜誰遣青娥閉月自憐銀海生花

樓上角聲鳴咽天邊斗柄橫斜酒醒風驚簾幕漏殘月在梅花

江上即事

郭武

潮迴沙岸漸闊雲淨山峯更馬扶杖僧歸古寺抱琴客度危橋  
綠水橋邊酒店白鷗沙上漁家山前山後春雨江北江南落花

田園樂

張耒

綠楊樹頭山近碧草門前徑斜閑戶不干俗慮杖藜時到鄰家  
孤棹斜陽水邨一犁莫雨平原藤花靡靡落地桑葉陰陰閉門  
清明處處飛雨寒食家家禁煙滿地桑陰獨步半窓花影高眠  
遶砌一灣流水當門數箇長松煙中漁艇朝出雨裏人家夜春

題畫

方孝孺

茅屋東嶼西嶼白雲前山後山為報溪頭流水落花休出人間

牧牛圖

谷口鷓鴣雨歇柳陰芳草春還試問太平樂事夕陽牛背青山

明文在卷十七

明文在卷十七終

半園學人記 雷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七

明文在卷十八

騷

雲林辭

懷龍門辭

採芳辭題頌仲英綠波亭

弔茂陵辭

誦伯牙辭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為別子亦和之

蘇伯衡

劉基

王禕

方孝孺

前人

王守仁



明文在卷十八

明文在卷十八

常熟薛熙纂

潛江朱敬纂訂

騷

雲林辭

蘇伯衡

常人之情未有不奸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惟恐不深遠  
 江湖而惟恐不遠非抗志幽篁寄懷夷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  
 錢唐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兼有山  
 水之美以資富貴者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為吳興山水清遠其民  
 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本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  
 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閒罕莫宜於錢唐之鉅  
 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唐人也願去之而之吳興嘗別業一區名  
 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澹泊為樂而不棄於繁華之  
 習為何如彥暉非抗志幽篁者歟寄懷夷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  
 賢又有仲尼為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貴終華聲利之不足尚固  
 宜曉然若薰蕕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於胸中猶且有所  
 不免況彥暉當問學之士徜徉外物而競於邪侈之際乃能決於  
 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克推是志以學遁其於去  
 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予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尚禮之  
 請本其情為賦雲林辭曰

眷吾父母之邦予迺趙宋之故都既美豐又富咸乎寶東南之與  
 區衆人胥此焉止息予吾獨焉為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娛情予雖  
 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秋隘予直闕闢而臨通衢車塵滿若滄  
 霧予終毋得將免予苟徘徊而不去予幾何不為逐臭之夫瞻彼

樂郊子震澤之墟俯若雲之連漪子仰眺升之巒紆而徐衍之紀  
燈子後蒼蒼之平蕪阡陌縱橫以基寘子聚落交錯若畫圖審面  
勢子揖吾廬深桂檀子柱杉櫺不雕不琢子不丹青以塗蔭蔭蔭  
以憚憚子苔蘚鋪乎階除列陵阜以為垣子因澗谷而成渠長松  
鉅竹子森扶疎煙條霧縠子蔚蔽虧天矯繚糾子若蒼龍之無封  
焚麗披離子若翠幄之流蘇積雨之浚日出之初山氣澤氣孰吹  
孰灑排我簷檻暮我綺疏栖我几席罷我琴書始膚寸其來會子  
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霍子儵充塞而模糊何變化之奄忽  
子茫洋莫辨乎四隅多萬象以一色子覆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  
迅烈子逐消液於瀕更若掃滅而無蹤子杳不知其所以但見山  
青青而林蒼蒼子掩映湛湛之太虛吾危坐而睇明子增感慨以  
長吁曰寶莫寶乎貝玉金珠貴莫貴乎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  
把玩子謂歎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見子爭質質以奔趨沉  
人壽之百歲子猶過隙之白駒經得之亦何補子徒自默而自劬  
吾於世子復何需屑逐隊子競馳驅聊歛退而從吾所好子放浪  
肆恣於水滢山礪幸糜鹿之我狎子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繁茂  
春華敷嚴紅澗綠張艷能幽泉發竇疾以徐騎騶會朝銜珎珎娛  
耳悅目樂不可言子世間埃壘何濡濡時招玄真子贈却老鯉魚  
相就東老舊酒釀既醉涉江弄芙蓉歌曰澤有荷渚有蒲荷為衣  
蒲為履衣且食子保我軀滯志釋子煩慮祛逍遙委蛇子又何必  
訪偃佺於蓬壺

懷龍門碑

劉基

有美一人子美且都青霞為衣子白雲為裾被秋蘭子佩珎珎太  
和與遊子中黃與居瞻望弗及子芳嚴其仙山萬水深子道阻且

紆安得羽翼子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子美且仁自我不見子知幾春仰玄宮子盼衆辰為合  
為離子誰識其因青冥無階子江海無津安得羽翼子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子在山中蒼眉青鬚子玉雪其容欲沉淪子食紫虹滌  
石泉子洒松風邀初平子從赤松超逍遙樂子無窮安得羽翼子  
致我與俱

採芳辭題頌仲英緯波亭

王禕

有美一人子玉山之下簷好脩子樂逍遙以容與采衆芳子中洲洲  
有杜若子有葍在渚秋風子春雨葍以為房子杜若為戶芳菲子  
艱子羗獨立子夫誰處我懷美入子欲往從之水波深子使我延  
佇

明末在卷十人

三

玉山之上下有美一人我之懷子子匪秋伊春水波子孔深涉彼  
以往子子宜我親遠我子芳蘭報子子綠蘋嗟斯世子混濁非我  
與子子夫誰與倫願歲晏子為期母相忘子水濱

弔茂陵碑

方孝孺

祇明祀而言挺子指槐里以西征傳榮懋於道旁子觀高丘之崢  
嶸即故老而訊之子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子踏遺廟  
以屏營淒風起於葉棘子鼙鼙肅於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子悲芳  
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子遠炎靈之方熾陋是禹為未足遵子  
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子外震威乎遐裔聘車轅控八  
荒子佳神人於海濶建千門與萬戶子殫土木之奢麗布軒轅之  
驕化子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墮子洪謨猷而難宣維艱弱  
於戎胡子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於巫蠱子妃涼丁毒而卿寬  
諒逞心於屠滅子仰天道之默然問土疆之宏廓子曾言古之矣

固非兵革之繁庶子委守衛於草露城關之崇敵子求斷礎而無  
所後官之能治子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子想壯猷之  
腐嗚呼形必有盡子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子尚美為隱憫而  
迴遲惟祈生之已甚子或妖誕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子斯之  
與成於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子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子抱  
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默出邪子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憫而財竭  
子終免免乎危亂俾往者之無知子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  
龍子仰昊天而永歎

請伯牙碑

前人

世傳伯牙事子嘗以為陋矣及張文潛為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  
義猶陋也子是以讀而鄙之因為碑請伯牙且以正張子之陋其  
辭曰

明末在秦士

四

戰國之士好奢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  
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為藝也  
善而為識也卑君子之學自行而已苟子中之有樂違恆世之愠  
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  
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為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咿語惟  
其不知乃為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  
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  
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為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  
損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効於近嗟  
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為一身以太虛為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  
得心乎冲漠之鄉下治乎無窮上游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  
者語美為栖栖焉臨猶而可鄙此藝之行以為小技而予罔不三

與聞乎此也耶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為別子亦和之 王守仁

庭有竹子青青上喬木子鳥嚶嚶妹之來子弟與偕行竹青青子  
雨風鳥嚶嚶子西東弟之歸子兄誰與同江雲閣子暑雨江波渺  
渺子愁子弟別兄子須臾兄思弟子何處景翳翳子桑榆念重闌  
子離居路脩遠子崎嶇沮風波子江湖山有洞子洞有雲深林宵  
宵子礪道曠松落落子葛藟葉落秋子鶴怨群山子不歸  
山鬼畫蕭子下上煙霏風嫋嫋子桂花落草蔓蔓子春日遲青子  
屋子雲間荒子圃子溪之陽驅席豹子無踐我蘆花庵子無駛  
我塲解子綬子鍾阜委子佩子江湄往者不可追子歎應德之日  
衰將沮溺其耦耕子孰接與之遊子回子為子扶桑鼓子柅子滄  
浪終携汝子空谷採三秀子倘伴

明末在秦士

五

明文在卷十九

七

文誦

志釋

却巧文

于樸

宗濂

王達

明文在卷十九

明文在卷十九

七

文誦

常熟薛熙纂

江都汪懋麟訂

王禕

明文在卷十九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俛俛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弗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朱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自私詭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臻人駿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陶明究隱疲弊歲月剗精竭思耗費簡劄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平攀日月高峙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躋躋而不進散散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剗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皆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貴達時好惡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還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語麗辭抽黃對白調朱施錦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

摘纖纖弄弄寒暄豐腴酣眩麗媚妍珠璣益絢爛炙滿篇凡屢  
由與賀續成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遲間間藝儀繕典往來交  
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望其流也漸  
支為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兩  
振官商商派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時風月流連鶯花凌亂振妙  
韻於沈冥託葩華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  
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  
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  
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卿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  
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選宗日益增經衍  
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  
具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寡引業論英發剡聖秘而立辨

明文在卷十九

奪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練字憂音韻軌藻秀春樹花豐晴擬  
校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  
不談文格因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獮閭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  
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闥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強而先拔若工  
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史及其中文衡入文毅則遂圓  
蘇贊徹楠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顯仕乃展  
遐輦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  
文之用世信不可無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  
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取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  
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  
縛之碑或鐫在封嶽崖崖之壁莫不煥耀崇熙煥焯茂德載丕丕  
之嘉猷紀非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

是直爾其宏粵之思雅健之安現璋之薛藩據馬班凌厲蔡陳踞  
躡韓柳玉采金聲煜煜煌煌鉤鉤錯錯章章繡繡炳炳煇煇續續  
紆紆詭詭而蛟龍翔蔚蔚然而虬鳳昂翥翥而律呂張正音諧謹謹  
變態顛雲雲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塞幽閑以之而著宣述  
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  
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  
當仁而不讓宜其煥發古昔傳信今後照四夷以無倫垂千載而  
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此是謂之古宜也  
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  
冊令詔諸為王言渙為大誥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垂垂渾渾  
洋洋愛厲遂字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  
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藹藹萬化輟輟三光

明文在卷十九

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按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  
華治戒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  
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袂續於黎蒸朝出九重暮  
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窮外旁薄乎大中  
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  
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  
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  
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  
孝免惡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  
免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變俗惟習殊凡一代之本  
未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



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  
體明是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  
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  
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振出舊傳  
邇卓遠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槩雖論者以謂遷固之書  
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惡也直而寬其賤也簡而明其防僭也  
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於及乎范曄陳壽  
之派則遂肆意妄為曲筆濫竽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  
大體而諱謗以纖沉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  
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  
茲其所為難乎太史公曰意史之為文誠難乎其蓋美矣文而為  
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四

史者紀事之文也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下裂諸子  
者出各設門戶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為文新門  
氏以兩可辨說為文老聃氏以乘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  
氏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  
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  
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  
非氏復流於深刺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得  
閤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衡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  
兵勢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衡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  
氏則以摠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治  
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  
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氣而百慮同

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  
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  
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煩僻馳騁鑿穿道之大  
義益以乖舛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  
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  
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  
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  
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派之  
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綬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月布  
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  
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者配天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  
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太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五

史公雖然而嘆惜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  
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  
無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  
求其實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  
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  
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  
則其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  
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効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志釋

宋 廉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過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歸子交已越  
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權古今而釋之乎  
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汲冢飭義編補土芝溫食動趾踉蹌發矜



謹吃忽挾細縲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哥  
迹獨孝廉煥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迫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  
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  
啻蟻蟻時幻歲遷電滅鳥空惟極所適其樂則鴻出遊大澤才靈  
氣雄鼻共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履矢張  
弓仰落雙雕俯檻長熊毛血旁灑塵空四封入據遠館廷賓唯供  
鼎尊芻豢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重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  
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嚴輔奇牙環質皎容歌喉  
撼塵舞袖翩龍其所有事日新而弗呈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  
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顧聞其他文學  
曰班生投毫今名煌耀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孰潛其燭  
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傲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煥煥衛

明文在卷十九

六

霍擁軫樊陳執壽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奮視其  
溫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山象繞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  
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黎  
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吟早早高陽之畔落落漁泉之釣口心  
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  
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  
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暨閭分布九疆摠三條於中區限兩戒  
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瀚濕茫包天累地脩環相通其間恠偉  
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  
篋玉榮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碑戒  
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博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  
水之使稷立之君庶一問之勺鼎胡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

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肆然非至焉子毋  
徒取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邇遠學術紛披控名責  
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隆殺異宜苛察纖縵弗失然廢貴儉兼愛  
上賢右鬼采橡不斲型蓋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執權事制宜詭  
行遁辟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關關十目莫窺垂要執本立為  
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物主儀節或愆或刑弼  
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政令  
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經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  
澤平地相厭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彙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  
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內越憲制若是宣應江森訐雷震撼乎  
四極充斥乎九垓颶風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爰爰乎五兵  
雜陳而神捷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立欲偏索

明文在卷十九

七

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  
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湯廷四類  
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明列緒緒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  
神軍執兵鈴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勳令神機  
曹鏡羅陳戈戟交施渠咎距埋驚冥扶胥象車雀舌行馬飛鳥武  
衡大櫓靡耳長矢雲火萬炬渾脫全軀榮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寨  
六形旂按五今天地定位風雲流行廟龍騰趨鳥蛇翼驤正正奇  
奇魏魏堂堂莽莽赫赫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退止於  
田谷或噪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  
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己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  
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  
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沅下入渺渺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質履生

師皇馬鑿主柱丹砂騎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籍  
衣服閭女凡素書赤脊碧黝朱璫痕脫玄俗質虛心存冲寒跡亦  
倪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非紫宮位紀琳  
書陰隆休骨目烟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癰虛之  
龍機眼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入石不開入木不拘雲  
卧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關我  
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親  
銅狄而摩挲約今感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  
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  
巧辨或正或粹先出者埋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頃藏  
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序而愈覺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觀  
何惟言教終而弗齊其古緯俟相傳內學是善何列國寶書而盡

明女在卷十九

八

閱其文傳稱義稱俗舊世日新月動莫之制衡錯構方州  
部家何立言難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有及資何其家不一  
而數皆九為原安非家名性氣體何圖指危殊而重摹迭起觸類  
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眾徒見其歸走將鉤其尾鴻掠其纖微懸  
空明之金鑑俾無遁其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廉近之  
然歸於轉注章習白紛若華輝元生其間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  
氏沒世之真儒師師明度假真歸孰孰我嚆嚆我愚羣言孔  
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臘以泛具區欲給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  
寧不殆而焉呼噫噫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  
之於文又何昭乎焉呼噫噫資施益室何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  
朝暉寧不使我怡怡而悵悵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能  
薄是弱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賢崇寶厥瓦禹附膺自傷淚立

交績擅副宿穢以刻末習駕春陵以為舟鼓開洛而為楫張武表  
以為驅期洙泗之可涉夙與夜寐惶惶業業然如上帝之在目  
聖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  
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子植  
紫塗愈幽深子烟其靈根無古今子超彼九玄離濁氛子攀淵退  
驚乘赤麟子文之興喪資以身子任重道遠何時而止乎朝斯夕  
斯相期於殒齒乎

却巧文

王達

昔柳儀曹製之巧文千載之下有錢厓常儼之矣予讀二先生之  
文感而作却巧文并窺管見其敢追踵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  
歲維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江紅弗憚遠涉風飄然月旋雲折  
桐籟存秋露花艷多有一婢娟欵在吾席析析步搖灑灑繁飾晚

明女在卷十九

九

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  
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難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  
身汝或不憚吾患汝陳王子竦肩歛踵觀觀志志似夢非夢謂神  
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居端坐慨然曰噫  
人生兩間孰弗異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說遇祇業專  
攻末塗導嚆靡言滋豐技夸鬼戲計逞狙公鳥翼蛇蟻蜂聚蟻同  
託根魏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合焉致斯崇殆欺握確祝天祛蟲陽  
經陰戢內傾外融憎陋所嫌人心攸同韻俗贊世請行迂蹤季子  
由是而貴曲遂由是而封子不聞歟矧乎妙棄工倕紆行曲施能  
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遯後障左繩右規笑宛微露戲然玉黠錦心  
綉腹侮書場詩啓冢成訟轉趾微疵子子棄棄是是非非顛倒縱  
橫起滅提提倚天拔地斷蛟刺犀藻葩綴縞陟降驅馳氣劇屈子

目短相如諸侯見梯最侯爭鋒一譽可喜一毀可悲致顯者汝汝  
 奚不為今子謹叱諸類沉吟支願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今告汝  
 汝應歸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麒麟捕鼠弗逞狂狸吾將錫子  
 語穿助子嘲機納子之點驅子之癡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驚而  
 安步麒麟獨獨各有攸得奚然奚惡良玉渾然鳥事刻琢馬安善  
 宦倪寬樓學寧為拙傷母為巧詠吹珠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  
 相相強語手擎三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汨此靈府命柘陰罕躬  
 墨游弩高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噤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壘站  
 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桷圓鑿弗恒弗投毀方瓦合情  
 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離公廢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變吾實  
 汝羞汝今絳宮弗戀玉堂弗憂攻訐淡庵如楚囚匪徒耻之吾  
 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  
 固仁矣嗚臣之智固備矣然強笑者雖疾不哀強敵者雖笑不妍  
 生龜腹甯固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連厭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  
 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瞻惕於是天孫嘉然冥逝茫無所得出  
 門視之但見煩星麗天萬里一碧

明文在卷十九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

演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宋 濂

明文在卷二十

明文在卷二十

常熟薛熙纂

錢唐陸次雲訂

演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宋濂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成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徒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効之然其為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詠興之義有是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

蓋聞忠臣殉國不惜於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馬車右伏軾越甲之至雍門劍頭

蓋聞鷹鷂集林鳥雀為之不棲松柏在岡蒿艾為之不植是以石

子居鄉鄰手草面正士立朝奸雄歛迹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累其真志於恬泊者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畊千木辭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凶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鳥頭雖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戒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軌於顯極鴻每事共纖未是以肥醢一出潛魚盡怖霜鍾初動

巢鳥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興豐澤舄飛來山東之冠履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昭契精神合弁桑陰不徒而大功立戎衣

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文成形龐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

失於相形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廟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資地而成恒巖飛於名岳向陽而集隼藉飲於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肩是以五色神芝惜靈於朽壤九苞彩鳳

笑咻鼠之為禽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腴苟辭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脾柝一停摩牛即付中夷既涸鑿刀成枯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臺榭異觀天淵殊造是以澤陽之桐唯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苟徒妄術而暗投曷

若藏音而收耀

蓋聞旭日繞丹於上玄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振於后土則魁魁潛驚何則大明旦以著宣天德大威旦以通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

尼父與三井之亂姬旦東征

蓋聞殷商久早有備而無虞鄭國屢災知警而弗復是以陽德戴乎氣化育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可究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藏敵帚重若千金何權度之遽失斯沉疴之已深是以自珎而蔑人者不行於匹婦中虛而徇權者可化於百士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辨頗類非優哀弥文之喪質致未俗之効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三絃其口

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義由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頃異是以鴻武之師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

如風飛而雷勵

蓋聞翔鯢飽偃涸之腹如甘芳餌艾狼處河蟻之窟若寢文商綠  
局氣而不變乃反物而獨稱是以錮於陋習苦良易置同乎衰世  
妍醜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而同人挾智自私者恒患賢之難已以  
其量之隘弘察其人之臧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泰華之岡一蹄  
之濠難堯滄溪之水

蓋聞神祕啓聖龍圖出河生文卦之參錯見陰陽之遠摩弘參元  
化不叶大和是以格於識緯者誣締繡於輕縞銖於附數者量瀝  
海以玄蠶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神廣攬厥職惟貞若限一己之陋將  
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嶽流泉人飲之而化蟒西戎羊角土種之而  
成形

蓋聞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植  
以索塗咸履桀而蹈繩是以采章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廉耻藉  
此而備明

蓋聞有感斯應無聞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鈞  
已援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

蓋聞寰宇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士可圖是以尺薪不  
能溫鑊水寸冰不足寒庖厨

蓋聞拓士窮機必售其所嗜純臣強識必檢其所當是以文繡雖  
華犬胃之而棄去毛鷄雖美魚見之而深藏

蓋聞正色在庭固資於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無逆鱗  
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外尚善辭故不殺搏勳之豎晏嬰能  
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致事若反是  
道將毀於成是以泗濱之梓不能以為逐雲夢之竹不且以為箏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廢公善為臣者不以怨棄義是以解狐之  
引伯柳上黨則安易犯之舉子羔而河則治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既與中和則流隱靡是以由首之山曾  
雪常凝壽府之國大著信機

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於遂欲如染錫飴之鼎溢於從善如  
蹈刀鋸之穽是以善如者弗服秦寶之木善淫者不厭太倉之今

蓋聞玄黃載析品象攸契兆人文以宣其用又粒食以遂其生是  
以魚游翠媽而鉅圖至天雨嘉粟而帝農畊

蓋聞天兆既朕神符有尚叶二儀之綱緼含三辰之駭益有開必  
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氣貫月而湯降

蓋聞至中則通行危則塞廢志弗回斯力乃衍是以魚井龍門難  
於拾級車行太行難於薄險

蓋聞是非易執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前女雖艷反  
以醜聞秦士雖賤卒以貴遇

蓋聞唯氣應時其則弗與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嘉籥順虛而  
鼓動關鍵乘時而啓抽故人心或變壯士歌而怨夫笑物化有宜

春女悲而秋士憂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泰能察人理者誠或弗信是以道不濟  
而戎夷寒死志不行而東郭長貧

蓋聞形采未彰者竟忘其寐陋事功未白者誰察其隆高足以喻  
師自矜臨淄水始知其醜威稜素歛破暈陽始知其豪  
蓋聞事貴適用物宜近觀或端恒而冒變終背易而由艱是以寒

者不貪雙璧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叙是以帝堯即政景星出翼成湯臨寓飛煌挾馭

蓋聞惟皇建極為世裁制變庶彖之俗則竭力以行道出魚鱉之民則忘身而狗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髮而股無毛贊天地者心有經而膺有緯

蓋聞民既太安則樂世如砥榮能戡亂則日牛無今是以勺酒爵搖勢在克殷之沒甲兵未動勝居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孚如駭千里之遠應在片言之是非是以史佚正辭以實桐素之戲晏子伴對而發海東之疑

蓋聞葆熙石寶任運陵局左闔右開以攬二儀之秘仰觀俯察以盡萬品之情何則行禮安於否泰動靜於乎屯亨是以虞舜大聖

明大聖米二十

五

猶得於支父神禹至治猶優於伯成

蓋聞一饋七起者文后之急士一沐三握者姬且之下賢是以庶績用又靈貺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國必什自賢而愚人者身必顛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盤魄參神運之迴旋資氣化於冲漠是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蓋聞崇庠別方鴻碩殊氣其性有差其量則異是以瑕璧之朋莫希雲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鵠之志

蓋聞明聖有作問道無方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以奉中黃是以下綏宣於黎庶上燮和於陰陽故冲默之德蟠乎無際淵微之應覃乎無疆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草奸人依之而建德是以開

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蓋聞擇食者在聽其醇窳觀人者在察其良良是以鳥喙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滅險邪雖可任事用之則國亡

蓋聞昭懸景於天則暴威不作鼓飛廉之氣則赤惡自退是以白日揚光雷車避藏祥靈鼓籟玄雲掩旃

蓋聞淡類鍾舌不合於汙世懸掛瘕步取憎於流俗寧采綠於澗阿肯逐輒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遁者甘西山之餓知命不憂者免窮途之哭

蓋聞至道玄妙非氣象可局靈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兔之已得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協三才而貫十端宰一心而統萬彙

明大聖米二十

明大聖米二十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一

詔制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王禕

免租稅詔

前人

開科舉詔

前人

封諸王詔

前人

封安南國王詔

前人

封占城國王詔

前人

封高麗國王詔

前人

招諭懷廓帖木兒詔

前人

諭安南國詔

宋濂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禕

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相恩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前人

張治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初謚文隱

改謚文毅制

歸有光

明文在卷二十一

常熟薛熙纂

順德陳恭尹訂

詔制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取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義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禪之所可加禮禮不經莫與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爵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祠縣城隍神鄉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鄉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警後世非有功德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常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免租稅詔

前人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共天此間即位以來於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煩損此獎郡以三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



天太平已宜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以七  
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  
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稅糧亦與  
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  
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  
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  
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蠲  
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開科舉詔

前人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  
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  
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我前元依古

明文在奉王

前人

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幸勳歲月輒竊仕祿  
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耻於並進甘隱山林  
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  
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其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  
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簡  
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親其廷觀其學  
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  
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違令下詔之徒坐以  
重罪以稱崇實求賢之意朕設科取士期必得拔金材仁官  
惟賢庶可成其治道咨爾有眾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諸王詔

前人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

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  
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眾子則皆分茅胙土封  
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  
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標為秦王  
第三子標為晉王第四子標為燕王第五子標為吳王第六子標為  
楚王第七子標為齊王第八子標為潭王第九子標為趙王第十  
子標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  
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眾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  
以著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僚相與維持  
成教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封安南國王詔

前人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春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

明文在奉王

前人

燿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為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燿已  
逝今世子日賢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  
爾日賢能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  
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前人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虔海邦莫不臣服自乃祖父世為忠  
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聲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  
管勉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貢方物  
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  
印仍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睦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  
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今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島國王詔

前人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諸國之遺棄尤遵中夏禮  
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辭之來上有嘉乃物之來情益  
由風慕於華風用是修備於臣職況爾三韓之累世中始終  
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特封爵以爲封今遣使言爾印  
封爾爲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其國懷其舊恩德義之臣  
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爾知悉

招諭懷廓帖木兒詔

前人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維素相仇  
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  
自起兵淮右以攬群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徼未脩蓋以懷廓帖  
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於沙漠以爲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  
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

明文在卷二十一

四

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賀宗孫者趙等果  
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疑朕言不其審圖之  
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詔

宋 濂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  
安南國王陳日烜堯我國家賜以盟誓而立日烜爲三令觀而上  
表章乃各拜明詢諸使者日烜爲盜西逼志自剪髮其意固亦  
就斃此皆爾所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朕於此義必討無  
赦如或更所改轍擇日娶親爾命而王之者亦可謂不然而十  
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 爾其知悉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 棣

天開鴻業萬生英傑之臣是謂將常遇春哀榮之典建大勳之垂

集俄上將之云已庸錫褒封誥膺渙踰具官常其英敏而沉毅嚴  
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我旃首徒淮右勦平石之鋒  
旋定江東振升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誠強敵於三吳抑河洛而  
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  
特萬人勇近報樂陽之凱蓋窮漠北之追攬哀計之遠來知力  
疾而猶戰者言忠蓋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若臣同  
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隆於次相爵兼錫於  
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嗚呼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  
功衣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胤弥昌可贈朔運推誠  
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  
平王謚忠武

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明文在卷二十一

五

朕惟寶祚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載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並  
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  
爲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曩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  
乃昨上於退服撫河合宜官府各修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  
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  
遣使而來寔籍其土疆不待與師以及境智同馬援之識真主義  
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  
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鐵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宗遠能述實  
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盡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  
印俾其子孫世世承祚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前人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

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襟豁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衛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庶宜提壺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辟項從劉智同曲逆舍嚚去述識微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蒙錫以殊恩舊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臻於顯効可授大都府副使

張治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初謚文隱

改謚文毅制

歸有光

制曰朕救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或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明文在卷五十一

六

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權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殷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真亮庶幾有為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誥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媚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考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曰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非忠為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朕其節察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心歸於足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尚克享此

明文在卷二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五十一

七

誌 祝冊諭祭文

皇外考妣追封誌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誌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誌

楊暉除中書左丞誌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誌

吳琳除吏部尚書誌

杭琪除戶部尚書誌

安統除兵部尚書誌

魏觀除太常卿誌

高安除給事中誌

王文除侍儀使誌

張祐除司天少監誌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誌

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誌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政誌

李思齊遙授江西行省左丞誌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誌

王弼授號騎衛同知指揮誌

古帝王陵墓祝文

高麗國山川祝文

懿祖謚冊文

王禕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宋濂

王禕

前人

前人

前人

陶安

宋濂

前人

前人

蘇伯衡

前人

宋濂

王禕

蘇伯衡

誌祖妣謚冊文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夫人楊氏

封太夫人鄭氏文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澤民文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勝文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常熟 薛 熙 纂

柘城 李 芳 廣 訂

詔 祝冊諭祭文

皇外考妣追封詔

王 祥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為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猶於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為齊王皇外妣為齊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殿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推恩靈歟邱典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詔

前 人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徇國而沒於玉事焉得不深念之哉具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絕倫始自

明文在卷二十二

一

除和舊跡行伍乃從渡江拔米石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唐叔青陽石埭龍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蓋著及守南昌平山寇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命書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隕其身於賊有功而不及親受其祭朕之念爾何能忘之是用陞以崇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其土公以示師終之儀以昭勸忠之道英靈如在尚克承之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詔

前 人

自元改旣徵乃有智勇之上乘詩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為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珍材略雄毅誠慮深遠知世運將不可為乃

舊於東海之濱二十一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部而各行其法上得非一時之慶乎然奉貢於我蓋亦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其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俸秩綴於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楊暉除中書左丞詔

前 人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在丞實為之佐贊政本而弘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暉文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即委身事朕內則効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厥眾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紀綱大振屢蒙省改勲績尤多今四海混一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為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瞭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晉陞爾尚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可

明文在卷二十二

二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詔

前 人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於左右所以贊政本而弘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具官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朕歷中外十有六年以歲江右山東屢蒙省改克膺方面之託乃人為中執法振舉憲綱為政之地初不暇方輒自臺端出任省寄惟適半載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爰命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贊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之於感念心澤人人惟永爾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尚益勉材力務使猷為謀猷百古今經綸實

事體庶成勉績以副朕懷可

吳琳除吏部尚書

前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拔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拔銓選朕所以拔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念憲司克振風紀及武選處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為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熙隆合宜庶稱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杭琪除戶部尚書

前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係優餼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庫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古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始稱茲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敏歷為久皆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徵戶曹淮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尚其

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可

安統除兵部尚書

前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兵部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智不足以奉揚威武毗贊機密者矣具官安統學自且嚴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爰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於職性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維憲趨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朕我訓諄

魏觀除太常卿

前

太常之職掌郊社稷山川神祇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

乃使居之具官魏某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遠節張揚風紀又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諫論尤簡朕心茲用命爾長於太常爾尚務持齋戒慎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於神明焉可

高安除給事中

前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為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制唐有參議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間制不於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其敏之安關俾之器自乃祖久舊起西土世濟其美為時名臣爾生於名門蚤踐華要以閥閱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間疎戚酌於衆論俾列近聯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母憚於數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可

王文除侍儀使

前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守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稟純美學知向方昔者乃父嘗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憫之故於其子特甄錄之入侍於近衛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舉茲用進職列於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尚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張祐除司天少監

前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技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達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其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以精其古所謂領門名家者歟茲用命爾仍職司天尚其益據所誦謹其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可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詔

陶安

朕開洪四集群聖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閨里先後門室斯文盛  
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者年碩望  
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廷參命於翰苑惟茲華要司憲師儒朱  
升造禮法之場超卓傳注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逆其情  
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思至若誦首蒼頡用功勤矣朕  
開基以來歲每徵聘多矣東帛為祿式其國中肯青子衿來英才  
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既資脩已及人國家所尚登玉署侍講  
形闡厥池兼掌其然給麟史仍參其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潤之  
功靈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直今朱升准此

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詔

宋 濂

陝西在古為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殷踰稱  
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眾務以鎮安萬民然必  
得同寅協恭之臣共釐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矣其官班其角  
倘僅之才抱經濟之略朕嘗思試其為人設施次第總有可觀故  
自臨兆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  
資實差十階豈不以爾觀此奇才故不次而用之乎爾尚夙夜惟  
勤思稱朕懷懷官政之有弊者爾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爾當  
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嘉爾其欽承朕言不辱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政詔

前人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宣布政令者也凡河東山西  
之地古為雄藩而轄州郡不下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  
事亦云夥矣近者靖即開首末設示爾先命近臣為參知政事奉

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  
者非得熟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其官王其才足以盡時謀且  
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歷中外多著勞烈執  
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伴陪政府枚戢陳記立經兩尚  
應書宣之寄安邊靖國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諸母替朕命

李思齊遙授江西行省左丞詔

前人

朕起布衣除景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而在帥泉來  
歸者朕每嘉焉爾李其當元運之衰舊自汝南擁兵而守秦隴積  
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而往臨洮已而率其士馬之眾  
納款韓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為福視彼暗於事機殘兵以逞者  
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茲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  
仍給其待兩尚風夜恪慎思保今名以稱朕優禮之意爾其勉哉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詔

蘇伯衡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熟舊是任用表勤勞是官其直而能容剛而  
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即扶策而來歸奮前驅而擢彼南征列中堅  
而保茲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錄  
戎旃再興與命存膺綽有休聲既克副於望實詎加峻秩庶展  
其威名替騎士樞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其勉之

王弼授號騎衛同知指揮詔

前人

社稷之守必在扶水牙拱處之臣視之猶心腹也爾弼遠寄維其  
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古廣繼長千夫屬彙鉅而  
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鼙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儔爵之恩愈  
隆汗馬之勞益著迨茲井擢亦切荷賦帶礪山河朕不遺於故舊  
功銘竹帛爾武克於欽承

古帝王陵墓祝文

宋 輝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於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墓所在往往鞠為樗櫟祭祀遂致廢而弗稱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目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祭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林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尚享

高麗國山川祝文

王 禕

高麗為國莫於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又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明神之功於是為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此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致將牲幣往脩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鑒之

魏祖謚冊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於古進謚在今伏惟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懷悌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謚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齊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謚曰恒皇帝廟謚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緒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昭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妣謚冊文

前人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

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闡之積累幾脩禋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順承靈儀雍穆德音及著於宗如禮備溫恭慶承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猷惟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今眇質獲履至尊爰考舊章武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謚曰恒皇后詔受帝社永膺今名重翟禕衣莫遂生榮之願關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封太夫人部氏文

歸有光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為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存被伉儷偕榮考其積累之原實由善德之致再稽今式憫卿宜厚於厥終爰軫駭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貴茲新寵祭以共牢尚其冥靈歆此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寺虞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奎澤民文

前人

維爾登占科名歷膺通顯屢經任使積効賢勞自頃專總稽誅禁逾三省生民受毒微發連年為我中國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關寄畏此簡書協謀進兵共成犄角鯨鯢既殄頌海漸清方茲念切遽聞奄逝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前人

維爾初由俊造荐服仕官遺忠愛於桐鄉肅紀法於桐府超陞大僕尋陟中丞屬驅橫之匪茹迺朔方之攸寄斬首捕擒捷音屢聞

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移聞之命亟上養府之章求究朕施奄  
罹大疾湮場多故朕用拊解人才責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  
靈其享之

明文在卷二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一

九

明文在卷二十三

祭問

國學公試祭題七首

祭問十三首

蘇伯衡

歸有光

明文在卷二十三



常熟 薛 熙纂

錢唐 馮 從訂

榮問

國學公試榮題七首

蘇伯衡

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為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為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為說而極其已往之跡易為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請問之及罷其

明文在卷二十三

十一

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為法雖不同而先後常相資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為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為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策其設施之次第頗難推言之以聞於上

問義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一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卑而耻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

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昭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為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為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謫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為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數求捨人傳說則旁招俊乂周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為嫌而其君亦不以為疑是果何道歟為相不師伊傳說周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不可歟請為之說

明文在卷二十三

十一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舜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為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為空言後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仇雠城闕則其習至於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疎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關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偽或持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為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於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誣陳之以簡舉歟陋使

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為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為國先務未有或先於訓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不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之緣南畝則片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為之禁與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能無剝削之病而操奇贏者傾安享厚利將見有本而趨末者益眾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於古訓於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

明末宋王

三

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擬拾其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為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為務也而不害其為有天下有天下而軍威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擬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薦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願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有自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條問十三首

歸有光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應事草創即命世子以師事宗傑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璵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皮文物盛矣而對磨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勲德老成之士於時群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其皇太子侍園立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教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即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為盡講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為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明末宋王

四

姑舉一二為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為國大事念慮之間微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即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誨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近者洪水為沴四方奏報日開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異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念人之無糧實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且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未嘗已施川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與其若竟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糧實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有若告以盡徹乎夫飢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口免民田租則勤以圖計為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憫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孔子贊易自危義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為史記然國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

問文在卷三

五

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既稱多倫僊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雍韋冉相容成之篇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為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為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殯使其子師弔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鄰為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

不遺餘力何也子而猶知以孔子為聖人特自安於僭陋耳若是子其為詭譎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為儒者不可用至其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於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為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弟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驚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

問文在卷三

六

以倍讀不相為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為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為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良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為才思即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懸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待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即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忌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良卦之傳與息緣反照獨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即已發

與可使如橋木充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闕之矣至  
儒心性之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  
析之於毫釐者須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  
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末皆不深知誼而  
幸為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為江  
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晉人稱賢才之用  
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卿之  
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枚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  
即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  
陳孝文略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  
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  
拔當時蓋未為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以枚屈子之沉沙而後世  
尤以仲舒不用為武帝惜何也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  
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於科目夫志於富貴者不足言矣先  
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於科  
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  
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益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  
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拔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  
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已之後彥今茲  
求試其所以自待者於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  
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也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

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為八陣圖後世惟晉  
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  
筌配四正四奇之位於八卦而裴緒新今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  
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聞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為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  
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為圖而其說  
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  
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  
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  
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  
遇風雲感會定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尚父

我謂濟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  
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膏肓將  
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  
桓溫頑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  
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  
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  
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  
智聞智智僥倖者勝以力用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  
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  
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  
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為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

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叙兵略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為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言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倖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軫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達而示之近也岑彭面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收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田紙而擒溫卽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領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為我言之

明文在卷二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四

檄 露布

諭蜀檄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討賊檄

閩廣平賊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擬盪平群盜露布

羅倫

陸可教

黎遂球

于慎行

高啟

王鏊

明文在卷二十四

常熟薛熙纂

黃岡宋敏求訂

檄露布

諭屬檄

羅倫

聖主治天下惟守今是重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今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民父母於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飢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為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

明文在卷上十四

則尸而祝之派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舖缺畝鼓篳序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足翺翔古人而犬豕若輩及一旦縮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為勢利之薰炙妻子之從吏淫朋比友之浸潤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隅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知其可耻且惡也囊帛置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秩以買田則連阡陌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婢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斯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為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為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代

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乃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揆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與為祖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為吾屬者尚鑒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處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眾則庶幾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俱國有明憲子罔攸貸其母悔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教

告各土司爾等皆僑爵剖符世世為朝廷臣子受卵翼之恩至厚也莽賊許驍憑恃深阻鳴張螳怒以逆我軍吏彼實違天背化甘自棄絕於覆載照臨之外尔等苟懷忠義之性者未有不嘖目切齒願得而甘心焉爾聞一二愚闇不識逆順利害反敢教猱升木為虎附翼潛以我內地虛實輸之為彼向導此已他故賊啗尔以貨又怵以威也夫賊誠有封爵祿秩能世世富貴尔哉彼徒以聲勢恐喝實不能為若害即或攻剽亦孰與王師天誅如雷轟電徹無不糜爛者乎捐爵秩以博貨賄且畏死而就此死之為策可不謂愚且莽賊之狡焉欲蠶食諸土司非一日矣所以猶存無恙者恃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為若主也彼猶豺虎然且噬而彊宇戚而宗廟膚尔子女若屬其奈何非天子赫然震怒莽賊之不度退罪往時偷安諸臣而督責於今之任者我鎮臣奉將天伐誓不與此賊俱生矣頃者老姚關之捷罕慶景宗才之就擒賊已褫魄剪滅滌蕩近在朝夕正若屬奮身立功之秋也今與若屬期各要束部落與我同仇其一二愚昧為所脇誘者已往不問咸與維新有

明文在卷上十四



能慕義效忠竭力赴敵或助兵以隸行間或助餉以奉戰士為我偵候得其聲息為我反間携其黨與為我挾刃割之帳中為我遮截遏之關外為我犄角擊其侵軼為我設伏絕其歸路我鎮臣尚分別功狀上於天子加封進秩賜金寶幣以酬爾勞有如舊奸懷貳怙惡不悛輸款莽鹵此周觀望陰為向導窺伺者我鎮臣奉簡書得便宜從事且移兵先誅之然後奉報天子滅爾封土殲爾族類俾無遺育必不爾赦

### 討賊檄

黎遂球

蓋聞復仇者忠孝之良心討賊者春秋之大義我大行皇帝憂勤惕厲節儉端莊即位以來無不以宗廟社稷為心從未有縱欲荒淫之事蠢茲逆賊惡乃滔天聚烏合之徒為獸群之逐無日而不拆人之骨啗人之肝擄人之妻屠人之父其毒虐則凶甚豺狼其

明史紀事本末

三

實亂乃慘昏黷而國家相承政令惟在除害保民故頻年指餉徵兵務期剿滅乃致我江嶺各省膏脂頓竭死亡載道凡所募害皆繇斯賊賊乃狙猾變詐指徵輸為暴虐欺愚民使信從不思因賊乃設兵因兵乃急餉民之不安惟賊之故矧賊既非有黔金之法厥眾不能為無米之炊聽其紿欺終遭殺掠方將申明大義滅之而後朝食何意藩封半蹂烽火終傳奸豎潛通北都失陷大行皇帝暨大行皇后英烈仁孝大蹇中節率全忠義諸臣正位正終共殉社稷蓋將上以激訴祖宗百神下以鼓勵文武臣庶使知忿勇滅賊嗚呼痛哉昔晏嬰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本此以戰何賊不克賊乃不自畏悔妄意僭竊從來書詐魚腹何異夢幻鹿蕉况以腥穢之徒相為繡惡之策行見天地震驚雷霆迅擊而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定鼎實有大功卜祚自宜過曆成祖列宗深

仁厚澤法度端嚴植立滋灌我臣民衣食廬舍詩書禮樂何者非歷朝之賜普天之下誰肯背恩忘仇昧心從逆幸南都之鞏固有中興之聖君正宜聯合群情痛切激發今以事勢言之賊積年勞苦遽獲必驚驕固立已怯更易擊我守則據天塹之險戰則乘人怒之全六月興周宣之師此其時矣一旅皆夏后之眾豈無人焉富者以財貧者以身謀者竭智勇者効力而兩粵有火器之利一兵可敵萬賊土司之卒徒跳可當重甲以此入援北伐即宜靖掃中原得逆賊以報吾君此所以全李西平之奇功當不煩段太尉之笏擊也且賊惟習騎兵以度嶺道則阻我兼資舟楫以保江南必固何煩觀望待決避趨倘或背公自逞禍速滅門毋尚徘徊不前吉占極馬鳴呼魯史嚴誅亂之例尚於茲不書名衛文有秉心之化豈可人而無禮勉報祖先之德且亦功名之會勗我痛檄

明史紀事本末

四

###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具官臣某等謹上臣聞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為之治亦多不戰之威伏惟皇帝陛下具神聖之資乘祖宗之統陰舒陽慘不言而四時行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觀五兵不試衣冠日出之邦九譯來王王帛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然有窮海之邦蓋亦起潢池之盜妖賊曾一本等爾聚兇徒首萌亂略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冥池散作旬始之妖字於南陸始而倡舉綱張驅之侶沐魚鳥之波濤既而混雕題斷髮之夷依狐鼠之城社逮梟風之珍瘁猶蠱尾之連騰鼓惑我人民搖蕩我邊境荒陬絕島人錢擁劍之麟白晝大都魚灑吞航之浪遂使煙迷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估客弃桃枝之簞損天地和平之氣傷朝廷玄默之風既成梟獍之凶

可緩鯨鯢之戮是以臣等仰承聖武祇奉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  
示三苗之討碧旌紅旆飛蓋海之樓船犀角熊旗擣登壇之將士  
未鼓而人心激厲雷震震瘴雨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洒炎  
風之地掩替閩廣某官臣某秉中權而下今分外間以臨戎左顧  
而合兵七閩倚劍扶桑之窟右指而宣威百粵鳴弓銅柱之崖延  
撫福建某官臣某長發勁弩之兵揚旆於泉漳境上北撫廣東  
某官臣某率鶴膝數函之士陳兵於潮惠城邊軍聲大振於前茅  
從天而下賊勢應摧於破竹無穴可藏孰知遊釜之魚尚學慶堂  
之燕罪已深於擢髮勢何新於燎毛至某月某日舳艫並進草木  
皆兵獵獮獮萬井之煙介冑增一鼓之氣初戰於某島已寒豺虎  
之心再遇於某州遂折煙燭之臂孰累某而不墜且留早暮之餘  
生方壓卵以如山寧許須臾之勿死至某月某日師盡陳於水上

明文在卷七十四

五

賊已入於穀中收鞭而滄海成田鳴鑼而甌夷罷舞旁張兩翼此  
雲合而星馳連破七擒彼土崩而瓦解潤剛鐵者魚貫而披翻奈  
鋒刃者川流於滄流雙輪勢迫群兇甘泳野之誅又組功高渠首  
縛韓門之下自觸凝霜之典何傷如雨之師即當剋狡獪之狼心  
且使三軍之怒猷突梯之首鼠各陳一體之功妖氛既已澄清強  
圍當時平定日無私照南邦永以無虞海不揚波比戶晏而不閉  
華夷震疊朝野謹呼此皆皇穹默佑潛消芥蒂之憂聖武照臨預  
定廟堂之算不然如霆一舉勢無駐於建瓴不日斯成功有輕於  
拉朽帝之德也永泰不戰之功臣何力焉但願無疆之祚其曾一  
本等已就俘獲者凡若干人其脅從緊與罔治凡獲甲兵器械冊  
輿頭畜諸項又若干云云謹差官露布以聞崇禎某年月日臣某  
云云

樹唐平蜀露布

高啓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二日臨四  
海為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為五服故用建侯藩之重俾扶王室  
之尊卑服出於堯廷篚筐歸於禹貢系遠能近擇于羽開未格之  
心取亂侮亡鳴鐘鼓討不恭之罪蓋以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  
武定之功於是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矢之名下  
制圖經可獲甲兵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至道氣稟英安紹十  
二世之洪基啓億萬年之昌運憫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祖業  
之維艱禦乎若陸却遠方之獻不嘉有瑞罷別庫之藏以示無私  
象郡野溪派八人而奸邪並黜麟臺殿閣命二相而賢俊相升屢  
降聖書體軀行而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行冀垣跋扈之臣  
鮮甲方歸河隴憑凌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慝位在八

明文在卷七十四

六

早實為掌賦之瑣林豈是德戎之偉器頃曰西川節度使韋皋率  
擅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  
援姑務包容授之以壯關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濫取  
蕩垢荷寵蒙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肆驕淫而連禍此軍未輯他  
鎮仍求神棄其聽礪刃拒須僚之諫天盈其惡奮戈驅將士之行  
始西蜀自縱其鴟張後東川竟遭其獸豕謂偏隅可據謂重險難  
渝負固偷生欲効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  
旁詢將興旁罰蔡室匪眾言之惑負屨惟獨斷之明大衆啓行常  
昂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敢勸之以忘身率五營肅衛之師會穀道  
鷹揚之將駢脇者盡操關戰蓬頭者皆垂縵胡霧合雲屯目皎旌  
旗之影波翻瓦震耳聳鉦以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元弁山南  
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此關旁夾高山真成巨障阨三軍



而莫進詎下非陘立一夫以可當應同劍閣臣等拜攀良賢壯鑒  
道以潛行鳥突地蟠徑焚廬而直進目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  
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開不束身以就鎖更舉臂以當韓臣乃伏  
鉞指詞援枥率眾一麾而閉心以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射  
臨之弓洞胸貫臂似飛擊斬蛟之劍蹀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背  
大戰奪湯天之險進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弱豈當強喜我軍之  
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守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  
兵來會其部曲皆羌胡猛士并晉健兒蹀勁弩而力透重犀披長  
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旁抄獨行深  
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綿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  
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角初鳴守陣者心皆不固  
梯衝未設攀援者身已先登九却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  
吳子之績乃存其劉關張窮不暇擇林鼠竄而思於水穴始將  
出遁漏疎網之高張終被追捕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即當檻  
送於神京大杜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屬境入駐通衢  
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迫脅者不為叛黨悉加慰  
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謠被王風而鼓抃修武侯之政已  
蘇卒以答農復文翁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而清塵之雨溥降  
深恩洪溟息鼓浪之風頓消赤怒此蓋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  
內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睹斯休不勝  
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列簿錄上

擬邊平群盜露布

王 整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  
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獨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

累世因循之習蓋茲群盜敢尔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與子壽先  
知管井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大馬沽恩  
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  
出六奇置赤心於腹中推洪恩於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  
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既勒徒勞六月之師千羽載陳奚俟七旬  
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都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  
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群策畢收愚罔遺於一得神謨默運  
道乃出於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觀平之政臣職居下列  
目覩膚公珍螭蟬以當轍車築鯨鯢以為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  
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臣無任

明文在卷三十四

明文在卷二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 雷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五

頌

平江漢頌

祀方丘頌

膏露頌

瑞麥頌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節婦黃氏旌門頌

宗濂

劉基

宗濂

劉基

宗濂

蘇伯衡

明文在卷二十五

明文在卷二十五

頌

平江漢頌

宗濂

常熟薛熙纂

太君頌 涓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志臣志庭初以一旅之師興  
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而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  
郁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  
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瀛賊殺其主飭脩蒙衝  
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  
鮮皇赫斯怒乃召羣臣於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子侮昔者  
蕩拙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

明文在卷二十五

敗之于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  
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狀自  
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  
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此是丞相臣達參知政事臣  
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  
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馮燾龍江帥樓船  
數百蔽江而上陳厝大礮解圍而進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  
郎山戊子上午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層陣呼聲動  
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鏑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  
赤赫溺死者動一二萬派屍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然偽平章舟側  
截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瑄素號勇上親禦之將士皆  
孔銳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

潛保鞋山不敗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批彼喉襟列柵南北江岸置  
大筏中流水陸嚴戒以俟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根都  
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宵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  
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皆戰蓋急友諒中飛矢斃  
於舟中癸亥降其眾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舨相  
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未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  
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達遇春曰若千永忠田若干餘  
將士資金繒有差臣稽在首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  
喻黃蓋敗之於赤岸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  
侵晉而謝玄謝安石敗之於淝水然赤鮮不過一林而走淝水亦  
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為千古義談矧  
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

明史在卷二十五

震盪其神功駭烈炳耀鏗鏘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  
冰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揆為詞頌一通以泚鴻績於  
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為格皇肆其神略以靖冠屨義旄東指內敵弗恭風  
烈廟肅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  
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  
頑鋒燭谷塘駐涉我疆以眺以踞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沔齊六軍  
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創闔胡不然復豕而空翹其蟲辟當  
吾車轍皇赫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  
甲兵漕爾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橋牙江濱皇素臣  
鉞以撫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馳火奮激旗旆揚揚騰將將  
矛戈洗洗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揚堆威所吞已無荆湘既

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黎駭星流火戟電奔巨轟雷劈殺氣  
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攢挽寒  
颼筍束蠅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於湖與  
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  
走遑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鴈如龍似兔之走而鷹  
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首首貫睛及顧什者枯  
柳大慙既除餘不能醜通相告言我誠不拒我草我頑我歸至仁  
誰謂培塿可高嶺岫再拜稽首來降未臣皇曰俞我汝俘子受宥  
汝弗劉子汝父母汝凍子衣汝飢子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  
而旋騎吹簫搖形於樂飲節以錫饒飲至於廟頒賞北朝帛堆其  
家內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誦有聲噴噴干戈相尋  
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英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靈盡屈四

明史在卷二十五

方式之惟呈寬慈降則釋之義督動盪盪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  
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而征成此駭烈小大畢朝孰敢肆  
肆在昔赤鮮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榮書況茲駿功俊偉赫熹  
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  
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紀方丘頌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社至皇帝將祀地祇於方丘乃  
先期九日潔齋於舊宮詔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  
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  
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  
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欽承天子之明命維大江  
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也

已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於太廟遂居於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  
日夜三鼓有風徐來淋漓頃刻微月出雲氛霧鬱清帝被衾冕  
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不搖百禮既洽千官肅  
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  
也此明政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  
符契大命所集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  
頌曰

濬指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  
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水流  
之極禮儀并燬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祗怒監觀萬方式昭大  
命我聖皇惟我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於長淮  
長淮具宗濟於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

明文在卷五

四

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賓稽首龍墀蹈舞從容乃命廟臣  
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踏泰岱憑陵華嵩鋤秦鏟燕掃胡  
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罔不懌懌戴天子德天子之德格於上下既禋於郊又敬於社人  
懷其仁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躋邁唐越商踰夏小臣  
作詩以繼大雅

青露頌

宗 濂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帝露降於乾清宮凌苑蒼松之  
上皇帝勅中官御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酥凝結如珠咳白飴甘弥  
布松柯馨烈之氣與達左右勃鬱淋漓薰涵太和天休震動中外  
歎嗟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誅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

斯卿等尚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  
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霄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故天  
不愛道而嘉祥徽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  
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眾庶驩豫底於枚寧神應之臻職此故  
也翰林侍讀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  
之尊賢容眾則竹葦受之今露降於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  
以制幣榮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上情存損  
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  
氏北有星名為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  
於下靈氛充初秘貺斯甄此天之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興自  
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有滋不一而足彩霞成  
鳳卿雲聚繡崇鳥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蒂嘉禾孕文寶皆天之

明文在卷五

五

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觀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  
不居三瑞皆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  
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梓於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  
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為可徵者乎皇  
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五風十雨為祥視彼  
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為戒則其英  
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為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  
樂歌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灑於繁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契於休  
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推澤潛露是錫誕啓皇之  
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狀狀浥浥紛紛密密匪隨日以食兆厥聖  
德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氣氤以文我太平惟皇

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冰不高而迎弗祿之攸威惟皇之明貞荷爾承不歆而傾不怵而盈弗祿之攸寧休慶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輝於千齡

瑞麥頌

劉基

天賦元德九州鼎沸羣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鋒刃向戟克攻取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闢海峽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八人衆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陌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朝稱臣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降奏頒祥帝心謙抑每歲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四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

明文在卷二十九

六

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燕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弥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漠掃清開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諺以麥穗兩歧歌其太守之義政則是西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

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蓬平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

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示志出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莫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三歧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文翠英溥彼原田猶若雲煙望之汕油仰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齊世無疆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宗濂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懷萬邦咸臣用群臣奏臨濠為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賦不假器稱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博泥成範盡其銳角衡之度後弁為良募帶以方俟時其燥剛

明文在卷三十五

七

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徑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莅事厥明侯具法朕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治之律禮既成彙鑄咸與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洩循寶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敷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從復取牲血塗其鑄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溫融其輪圓燁燁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棄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篋簾聚千夫之力鉅鉅而登之會灝冠從青宮幸鳳陽親觀威儀遂請灝為之頌灝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鍾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鍾又為黃鍾之本所謂景鍾大鍾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浸失其制小鍾或數尺大鍾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

治神人中和所鼓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  
旦之禁而已癯待罪國史以文辭為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  
家之盛使有請不敢固辭頃曰

維天棊清鼓以雷霆遠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哲法天二烈大  
鏞斯揭元氣噴洩聯於瀑梁真龍飛翔乘陰而陽洗濯八荒神物  
欣起是為帝室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  
鏞內敢弗恭乃訪鼎氏乃具鑪錘乃烹乃鬻化金為水赤氣夜明  
如日之升流而而額入寶有聲彬彬斐斐切同神鬼不鉏不錫輪  
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魯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榭  
懸植交扛孔與載考載擊宅子困困觸子貢責摩乳遠坤以警所  
昏發機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收遂博碩而麗聲與政通  
拓美集祥熏於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攸錫制器有恭式和民則稽  
樂之原鍾寶為先律呂以宣切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疆爰咨  
於眾是傳是頌

節婦黃氏旌門頌

蘇伯衡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婦  
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為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  
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  
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乎此三一移  
我則匪人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二年不  
聞問或曰異日有子可無嫁今子存矣無論元藉今生歸亦不可  
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為去留者哉又四年  
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口姚氏有沒矣後八年里者刊  
其狀上於縣若府監察御史為登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為節婦之

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孀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十有  
三文聰懼無以後士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蓬屬太史氏介朱  
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民  
俗之美至於止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  
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也況當世降俗薄之沒有天下者  
不善其善以為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  
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蒙被寵褒如  
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今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  
感慕而興起歟夫推明聖意而播諸聲詩者文氏之職也目不辭  
而為之頌頌曰

節婦黃氏旌門頌

九

天者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除  
極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義錫以旌書風行而表孰不奔趨非有  
館鑄自率規矩四維既張五倫攸叙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  
九良人遽亡儲無僭石室若懸馨母子榮萃相依為命霜風淒其  
落月照帷間開機杼影與飛隨人成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有  
薺如蜜慷慨自指辭與涕俱可以人焉而大疑如我不即死我志  
靡他我下從夫我子何如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冉  
更念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奚俟婦曰弗我何言之本  
我志可易太山可累我志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既寧謚子  
亦生還雖無甘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  
於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則以  
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楔綽楔魏魏龍光有曜匪爾之私俾世視  
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豎焉圖婦道不虧尚稱聖意臣  
節婦竭有不寵異列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詒後昆

明文在卷二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五

十

明文在卷二十六

表

代翰林院勸進表

進大明律表

進元史表

進寶錄表

重進大明會典表

進千家姓表

蘇伯衡

宋濂

前人

鮮縉

李東陽

吳沉

明文在卷二十六



常熟 薛 熙 纂

漢陽 張 叔 訂

表

代翰林院勸進表

蘇伯衡

伏以鑽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耀心宜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是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即位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作於錫南雖遠略之不逞而不稱之是誨義有攸當道在隨時中謝欽惟躬膺曆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額握江左首平皇鉞再麾潯陽遙望僭偽兼收於漢孽提封奄莫於樊襄東亭來庭南交廣西隴蜀於壘於理左蒙四右河淮含苞食毛者咸懷倭戴即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惟聖人兼愛

明文在卷二十六

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擬所指揮帥之內附肩摩仁聞而孚通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泉首於關下會稽通籍於城中弓矢永寧典圖載闢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威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實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顯仰望之情臣念睿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冀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誨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社廟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進大明律表

宋 濂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強暴紕其侵凌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致治設刑惡以為之防欲使惡者

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賢詳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砂礫而後食可養苟梗化狀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邈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鑑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業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德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孽孽弗危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奉職輒憫然弗寧多貲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吏承踵元弊不異

明文在卷二十六

白粲中之砂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備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此例之煩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與言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聞



訟目詐偽曰雜律曰捕三曰斷獄採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今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廢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去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月日具官臣等上表

進元史表

前人

伏以紀一代之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曰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還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立經陳紀化家

明文在卷二六

三

爲國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頌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率踵隆平豈可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雖析渙奔二楊駭致於至心之朝雙幸鼓盡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祇回於跡闊周網遂至於凌遲風憲皆爲不捕之貓將士盡成反噬之火由是羣雄角逐九域小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紀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念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

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璜臣曾魯臣趙方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楚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徵臣高啓今科脩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疏時而惕日每繼答以恭亮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時件訖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難竭忠誠難逃疎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其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等司鈞軸幸親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充編摩於歲月筆削則則敢言褒貶於春秋仰歷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而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月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寶錄表

明文在卷二六

四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脩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等誠惶誠恐頓首上言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之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俾文獻之旨徵實於今之通議矧創業垂統者皆在於貽謀而繼志述事者敢忘於紀載鋪張極盛之闕休揚屬無窮之偉績歷選前聞之作允爲達孝之規欽惟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超絕往步不階於尺土人心嚮服之誠未三年已至於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變窮罔不率俾日照月臨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今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者不戮一夫元主遁荒而禮遣其嗣四方輻負之廣

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守帝王心法之言明聖賢道  
德之統罷黜百氏弥綸六經範圍造化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統  
業實平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  
遐之日萬方哀悼止於近古邈然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  
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回隋之資宋太祖承周之業元世祖席累  
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也欽惟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則徽德邁於嬪妃開創功超於胥宇  
夙聞文宣之祥允叶坤元之吉茲斯有百男之應鴻雉均衆子之  
恩係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  
摯有誕聖之祥而無輔運之德邑姜有輔運之德而無誕聖之祥  
矧皆越邦君式克承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者夫同叙布衣化  
家為國正位中宮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聖躬萬世

明文在卷二十六

五

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合體乾坤重華日月煥  
帝堯之文章續武王之緒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知之之實廣詢當  
世得聞而知之之詳發蘭臺起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絢金騰  
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脩史之詔命臣  
景隆忠誠伯臣茹璠翰林學士臣解縉總裁翰林學士臣王景禮  
部尚書臣李至剛侍讀臣胡靖臣曾日章臣王權臣胡儼侍讀臣  
鄒緝臣楊榮臣金芳致臣楊士奇脩撰臣李貴臣吳溥編脩臣楊  
溥臣鄭好義檢討臣王洪博士臣張伯顏臣王汝玉典籍臣沈度  
臣滿儀待詔臣王延齡給事中臣朱紉吏部郎中臣徐旭禮部郎  
中臣胡遠戶部主事臣端孝恩太常博士臣錢仲益國子博士臣  
金玉鉉助教臣王達行人臣蔣驥僉事臣某知府臣劉辰知州臣  
鄒濟知縣臣王褒臣楊觀臣梁潛臣趙季通臣沈瑜教諭臣劉宗

平戶辭榮訓導臣羅恩程臣傳貴清晉府伴讀臣蘇伯厚靖江府  
教授臣張顯儒士臣端禮臣楊孟力臣朱逢吉臣莫士安蔡脩慎  
選多士賜宴便蕃即開館於禁中屢繙閱於機暇以百人之多歷  
期年之久惟盡校讐之力實無勦敵之能魏魏道冠於百王蕩蕩  
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之自出必有訓古之文雲霞花卉之  
生色不勞繪畫之功開王府而見璫璣惟自慶其希遇仰青天而  
瞻參緯又奚罄其名言皆據事而直書不假一辭之贊美但續次  
以成編永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大明太祖神聖文武欽明啓運  
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二百六  
十五冊謹伏闕上進臣景隆等無任瞻天仰聖慚懼屏營之至謹  
奉表以聞永樂元年六月十五日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脩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

明文在卷二十六

六

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進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年之燕翼親會通以行典禮瞻百世  
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孝文然惟孝者為善繼志尊自結繩政代  
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備於周官之後經存於孔壁之  
餘漢模略宣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會要始於宋而光徽弗完  
經世紀於元而彝倫斯數肆天心之默亂屬聖主之開基俊德神  
功弥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貴臣民文皇紹統於昌期列聖承庥於  
齊業政由俗革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  
節碩夫簡編懷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陬  
之所能備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可歸欲圖文獻之足徵  
須及典型之尚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邇累朝仰稽

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宜於纂辭或增備於繼世發石室金縢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於弘治壬戌之秋既習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今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非非敢按圖而索駁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短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其名標顯榮華褒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舉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輟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機穢職小

明文在卷二十六

七

進千家姓表

吳沉

臣沉等言臣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此姓氏所由興也三代以前有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所由來而矣三代以後姓氏寢廢推原其始有以帝王名號為氏者有以王父字為氏者有以所生之土為氏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謚為氏者有以所封之國若邑若鄉若亭為氏者有以技以物為氏者故往往姓同而氏則分年代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為姓而索之族矣歷漢唐

宋元生齒之盛華夷之混又有以部落為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回事因刑改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有文省言轉姓者其區分類別不可勝紀前代雖有氏族志等書流行於世類皆蒐羅未盡互有詳略讀者病之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天命凝一區宇車書萬里薄海內外遐陬僻壤咸沾沐聖化安土樂生黎庶阜蕃又非前代之止臣等謹稽諸史牒實之國籍旁搜博訪類彙成編約為韻語凡為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名曰千家姓繕寫呈上極慚膚淺未能悉備萬幾三眼得賜覽觀刊布四方以便初學習讀天下之人有以知聖朝土地廣大人民衆盛恩德深厚而思各保其族於悠久以同躋仁壽之鄉也洪武十四年五月朔日翰林編脩臣吳沉典籍臣劉仲質臣吳宗伯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明文在卷二十六

頓首謹言

明文在卷二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七

廢啓

封建親王賀東宮廢

高啓

上蜀府廢

方孝孺

再上蜀府廢

前人

三上蜀府廢

前人

四上蜀府廢

前人

上蜀府廢

前人

再上蜀府廢

前人

上益藩啓

吳貞啓

謝方相公啓

駱駢曾

送高制臺回籍啓

李維楨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啓

黃淳耀

明文在卷二十七

明文在卷二十七

廢啓

常熟 薛 熙 纂  
長興 欽 吳 鼎 訂

封建親王賀東宮廢

高啓

監國撫軍久繫兆民之望建邦作輔大頌同姓之封隆典式脩典

情均慶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震長道合乾剛孝奉兩宮每問安

於曉寢友懷諸弟共諱學於春坊既膺主壺之崇復舉分茅之盛

本支懋衍宗社真安其等忝預台司敢伸賀悃河如帶山如礪永

存萬世之傳曰常新月常輪敬上千秋之祝

上蜀府廢

方孝孺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稽奉

恩旨特頒名劄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

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珎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

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為無窮之盛事臣以驚下

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

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疎又乏匡君之術

徒以粗嘗諱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恭恭

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

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字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

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苟諾文獻遠及

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已之方竊受教於君子

恨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羞食愧無補於絲

毫甘醑醇醪感親調托七節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為加

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燮理外患不伐而自除雖諸善人之為邦常收久遠之効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藏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願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受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再上蜀府牋

前人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嘆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即世恭蒙睿慈賜賜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較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赴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為愧負理宜獲總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有榮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者耆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所謂之頑惡居處之

明文在卷二十七

過陋則有舉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譴抑且有登外之恩願臣何脩而克臻此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眾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辱拓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眾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弥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皸辟痛驟落肌羸遙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鑒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矣道德之輝賡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赴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

三

三上蜀府牋

前人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感實深報効無階瞻馳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眾而自視欲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之所待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敬慕若飛鳥之宗鸞鳳眾流之望江海願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其語學術則汎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謬迂不顧眾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寶智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詔屢陪觀聽之班恭奉命歸親屬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水天地高厚曲賜成全無漢昭回屢加褒獎并許闔門之忠義為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稱事為今之共羨私自備省何以能任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

明文在卷二十七

四上蜀府牋

前人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取過情之舉撫心感忤者已兢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奉乎天縱以忠恕為治國之要以詩書為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辟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寶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寡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湧流露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衮之褒大節義名百口被忻懽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非陶鎔之力共惟

化育之仁第愚之大者非踈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効於消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上蜀府啓

前人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止自意得脩負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効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召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奉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憐憐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再之隆恩報無所欲重瞻親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

明文在卷二十七

四

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於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高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彞倫攸叙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微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義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是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

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達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并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再上蜀府啓

前人

臣恭蒙遣急足寬直傳示長史呈謝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庫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令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意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炫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騁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採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忤之至

上益藩啓

吳貞啓

明文在卷二十七

五

伏以龍統虹樞桂邱濯銀潢之秀系承麟圖珪分玉座之華洪緒靈龜貞期時變恭惟殿下英徽早聖茂德潛育陶冶六虛碧月映冰露之潤甄維八柱曜靈標銳樹之輝道契從風托靈襟於維浦祥符捧日暢聞澤於江藩雖韜挹龍章未奉雲臺之對而輝煌燦爛時披月窟之華命太乙於詞垣星分蔡火召天吳於筆海雲駕芝英興會霞飛鄴水動朱華之色名流煙浦睢園窺玄扈之園士飾膠庠歌楚詩而傳沛易俗均紉誦擬河上而類淹中化燮虞黃亮增堯景其夙承嘉惠獲始願以遊深猗荷寵靈結清交而宴魯風塵在華阻蘭詠於西園徵縵琴躋跋府源於北闕都人籍籍盡稱河間之賢遊容斌斌共訪東平之善頃緣請告得撫息於茂陵咫尺音微每瞻依乎兔苑重以俶遊多病徂宜林壑之間加之紆轡少懷莫遂池臺之賞



謝方相公啓

駱駝曾

伏以三台朗曜鴻名標弄麟圖四海陽而駿惠為靈鳥署者詢適  
逢震興履露永藉商衡感王倚之自天慶民全之有地恭惟閣下  
學本帝師才真王佐騞駟奏對太史書緯殿之雲黑駟公孤上相  
捧珪天之日勤禹揆之率作恩布解推參彛弼之承庸思兼吐握  
薪樞路闢鄧林對菲無遺川數量宏藥龍參苓並蓄其計規靡梓  
前溪散綬栢臺侍從虛我勇角之冠藝苑持衡誤領章縫之袖  
等風紀承流叨歷五年屈指歲華殿最奚裨六典奏入京房之課  
格依崔亮之常幸元宰取短收長材兼棄朽俾謫勞掩功於過勞  
氣積新鸞章燦金石之文二人永貴霞詒耀琳瑯之彩五色相輝  
席怙二天薄漸雲而匪厚恩暄十日如吳藻以猶溫言豈宣心恐  
雨震風變三西繞伎之未穩鑣惟刺骨期滿河潤千瘡百孔之  
顧持拜紫閣而神馳戀戀金臺夜月望黃扉而極目迢迢越水霜  
旌謹束交受聊比御環之震崔用陳縷縷感同報月之隋珠伏願  
鈐路點高皇極特推揆首沙堤蔭遠孤桐永藉鸞餘

送高制臺回籍啓

李維嶺

伏以月窟風清款塞釋宵衣之警雲山春煖八開詩畫錦之榮樂  
奏騷歌禮成燕喜恭惟臺下僕廷尊宿晉水者英少司馬入秉鴻  
樞自昔勲庸久著大中丞出憑熊軾於今德望弥隆身為萬里長  
城功致三秦安堵南庭北幕叩鷺墀以稱臣左等而容托象胥而  
請吏王錫彤弓盧矢至於再復至於三人疑破斧缺斨知其其一未  
知其二尊羹入夢方遂景以興思樂農關心遂急流而勇退日月  
之明何損煙霞之癖已深既富貴而歸故鄉有同醉白道古今而  
譽盛德無愧汗青海鷗下叟已忘機塞馬失翁其受福寧讓山中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啓

黃淳耀

伏念某海隅賤士林草鄙生抗高標於媚學之場彈古調於無人  
之野書忘寢食思起班揚賈董而與遊學論精微將求瀛洛關關  
所未發至若帖經墨義取為繪句飾章風變永嘉力追正始功非  
盛事高語廓清坐是浮沉鄉校者廿年目之謬登輟闕者五舉維  
年求臻於強仕人方濫數為時髦頗名已宿於文場已亦自疑其  
晚晚不謂雕蟲末技薦諸冰雪聰明四居摸索之中得騁風雲之  
氣茲蓋恭遇老師臺下誠能體國公以生明龔黃高漢吏之稱燕  
許擅王堂之筆方且五雀六燕平操人物之權衡遂今纖利小材  
盡文章之淵府恭然敬服荷此甄拔乃銘心謝宜重爾然而  
獲根千里方嗟趙壹之空囊借計公車復迫卻詵之獻賦是敢敬  
修版記恭承之禮用以稍紓高山仰止之誠雖其跡涉鴻涼似永  
井之不登階序或者心存久遠如任安之獨在門閭謹瀝下情以  
塵清覽有違此語是所切禱

明文在卷二十七

七

明文在卷二十七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疏

江南災傷疏

災異條陳疏

議行武舉疏

周用

金士衡

劉大夏

疏

江南災傷疏

常熟 薛 熙 纂

長興 臧 眉 鈞 訂

周用

臣惟國家財賦取給於東南而江南各府出辦莫重於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等四府四府之中又莫重於蘇州一府蘇州一府西屬七州縣每年實徵平米二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三十石有零臣原籍蘇州府吳江縣人嘉靖二十二年正月伏蒙聖恩以臣待罪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於濟寧州駐劄管事自本年四月二十日到任以來每聞蘇州等府地方霖雨為災彼時該巡撫都御史喻茂堅見在地方臣與之未曾相識乃於本年七月初九日致書南京戶部侍郎先任巡撫夏邦模託問喻茂堅勘處地方災傷事情大略至九月初九日得夏邦模答書云今歲江南多雨禾稼淹沒似為可憂巡撫衙門已經行移西屬待查勘完日奏報臣以災傷勘報處分亦係自來常規至十月初七日巡按蘇松浙御史周亮因得代回京路由濟寧州臣與相見首詢水災事情周亮備言蘇松災傷重大又書亦嘗曰災陳言以悲民間苦楚情狀但地方災傷例該巡撫會同巡按具本覽惟要實此時地方多事彼此偶不相值若巡撫已經連名具奏諒不至有悞地方臣於此後每每訪聞通報未見奏奉明旨臣亦以通報文字傳寫詳略不同偶未之見至十二月初四日達蘇州府太倉州知州馮汝弼吳江縣知縣朱舜民嘉定縣知縣張重皆曰朝覲路出濟寧州與臣相見各稱州縣地方水災即今已是開倉徵收稅糧之時未得明文減免今數小



民實無出辦將來殊為可愛臣據以上所聞不覺驚駭臣本田家祖父世習農業上供國賦其於本地民生疾苦亦略知之臣聞今年蘇松地方自四月至七八月其初旱嘆穀種不得入土甫及栽蒔霪雨經旬江湖泛溢吐洩不及遠近圍田俄成巨浸此時小民各計費過畊種工本猶望薄收養活不肯棄捨闔家男婦老幼相率踏車救水晝被烈日灼體暮與蚊蠅爭命加以青黃不接時月雜食豆查麥皮日夜不得休息幸而水勢略退又值風潮間作排決堤岸一環無餘且壞且故且壞露地呼籲轉轉離散除全圍泔沒外其餘幸存十之二三苗者不得秀秀者不得實每畝所得大率不過二三斗又皆秋黑不成米粒口食不給將何辦官目今不得減免有司不過督責根長里長承認賠賠各人家產能得幾何又況蘇松等府近該戶部郎中鄭質夫清查歷年逋欠解過

明文在卷二十八

銀一百幾十萬兩百姓困敝至此已極又何以致吾前項錢糧二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之數繁楚逼迫亦不過相繼逃亡而已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不堪命何所不為靜言思之實可危懼又常年地方災傷實賴撫按官查勘依例奏報次則府州縣正官隨宜賑給少延民命以安人心今建撫都御史喻茂堅已改南京大理寺卿專俟交代新改巡撫都御史丁汝夔亦以交代未得到任接管建按御史楊時泰雖在地方已非奏報災傷時月其餘蘇州等府州縣知府等正官王廷等皆因朝覲離任外州縣在任多係佐貳官員止是受成催徵彼見災傷之年方以愆期為懼以取呈為能更無力量敢為寬假下此一等又只憑信在官吏書人役專恃敲朴以濟其私誰復顧惜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愛養黎元無所不至真猶慈父母之教子至於京城內外軍民閱其疾病則徧給

藥劑卹其飢寒則均給衣食則自輦穀以至薄海孰非赤子況吏治蘇松地方種田辦糧農夫比之他處勞苦不啻什倍以此種種民瘼殆有所不忍言天門九重何由上達臣敢冒萬死願以上聞乞勅該部備查前項災傷奏報若以未經覈實於例有碍則建按御史周亮蘇州等府州縣知府等官王廷等各回復命朝覲俱集京師臣又聞前項災傷曾經該府覆勘若加次第巡訪當盡得其情狀比之文移覈實更為親切可信即與從長計處具由上請量為蠲免再行巡撫都御史丁汝夔作急巡歷各查別項錢糧以補減免之外起運之數或加免折銀以蘇賠賒傷殘之戶仍於災傷尤甚地方遵照永樂年間特寬蘇松等府水濟去處給未事例均為賑濟又仍乞不得但於存留數內彌稱減免今數務俾民家實惠則東南凶年飢歲幸解百姓倒懸之苦祖宗深仁厚澤益隆萬世不拔之基臣不勝懇願隨越之至

明文在卷二十八

災異條陳疏

金士衡

奏為災異一時疊見國事萬分可虞懇乞聖明亟修實政以杜亂萌以保泰運事臣惟自昔帝王乘乾撫運皆受命於天故位曰天德祿曰天祿命曰天命討曰天討舉人君之所有無不系之天者然則天人感應之際所當敬畏而不可玩褻也明矣昔董仲舒對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咎異以譴懼之此其理有固然機有先兆若響之應聲影之隨形非奉合附會焉者竊觀今歲以來災沴變異不一而足頃接郵報見甘肅巡撫周盤疏稱鎮本年六月十二日地震異常搖倒墻垣墩塚官民房屋甚多摧瓦監生軍民人等甚眾火光一塊大如車輪落地後黑風隨發天為地裂川竭山崩旬日之間尚未止

悲臣讀之不勝駭愕嗟何天心震怒地道失常一至於此先是  
湖廣以風雷冰雹告順天以陰霾颶風白晝晦冥告四川以星變  
告遼東以天鼓地震告石門以雷火告豐潤以地震告山東以一  
身兩頭之牛妖告山西以並頭兩身之人妖告八關西江以地方  
水患告舉極重極大之災至恠至異之事畢集一時皇上以為此  
治微乎亂微乎明知其必為亂微而不為治微猶然世世從事是  
以天下為戲也夫祖宗掃風沐雨百戰以有天下創業甚難奈何  
肩越若此億昔嘉靖庚戌小醜犯順直薄都城彼時國正強民  
心甚固而變起不虞一時倉皇急迫之狀至今談之令人色變明  
歲又當庚戌之期矣鑒前轍後安可不慮況今國計虛人心搖  
貳較前庚戌景象相去甚速倘一旦有事何以佐一興何以戡禍  
亂變患巨測有非臣子所忍言者皇上靜攝日忘謹獻聞日夕

明文在卷二十七

四

營營汲汲惟儲黃白以自娛多積倉廩以自固而不問國家之理  
亂民生之安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曾無變計中外咸切杞憂昨  
狡寇蠢動此証彼挾邊軍之餉朝泣暮涕而大內之積如山朽  
蠹相仍涓滴不漏邊人有不睨睨垂涎者乎阿堵充斥玉食豐盈  
皇上視之甚樂而臣愚視之則甚危也昔唐德宗璽林大盈豈不  
富厚然而無濟緩急適為盜資覆轍當前昭然炯戒我皇上神明  
天縱其於聚散出入利害禍福之機洞若觀火曷不捐無用為有  
用乘茲萬方萬祝之後嘉與更始亟下明詔出糴餉數百萬分給  
九邊軍士以濟然眉俾荷戈枕戟之夫藉有宿飽感恩國報之眾  
戮力疆圉即有寇氛無足慮者若夫權稅之役原出權宜不係常  
賦年來稅使縱橫多方吮吸百姓膏血已枯皮毛俱盡閭閻歛息  
之聞蕭條困苦小民多黎藿不飽短褐不完離散四方自經溝壑

者言之痛心酸鼻當此時而復加股削譬猶冠歲而絕之夫其  
有重任而歷千里其能乎哉謂宜亟罷稅務撤回稅使信傳止之  
思綸綸倒懸之疾苦庶幾保全子遺拱衛王室續如綫之脉息消  
意外之可虞自非然者財盡不勝求民窮不加恤懸崖積以為之  
招朽士腹以速之變設敵眾乘虛內犯豕突狼奔攻圍掠掠抑或  
敵蓄異念所志不在金錢而在不測中外離心兵食俱誦招之不  
未榮之不應士崩瓦解解轉時大事去矣及此時而悔之何益我臣  
謂收拾人心維持國勢惟在今日而止稅發帑則目前收拾維持  
第一義也時乎不可復失亦願皇上自為社稷計而已至於青宮  
講學尤屬國家萬年根本至計前者曠廢多時關繫匪細亟應修  
舉以光盛典與夫一切用人行政振刷疏通項刻難緩毋任積  
習沈疴貨利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而貽孽膺之悔也臣目擊艱危  
甚於焚溺披瀝血誠不識忌諱惟聖明留神採納為臣不勝懇切  
待命之至

明文在卷二十八

五

###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輅晦之士收拾野弛之  
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  
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  
足以備一代之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  
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  
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壯方  
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饒廩與武臣作  
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  
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麤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

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詎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蓄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賤賤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有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豫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李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李玘挺率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父傑士感奮而與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勸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雖嚴未能致特超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有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奉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

合式二較其失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三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朴點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坐席法式昭宣呈以備奏憲禮遇崇重呈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趨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舉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辟榮而用之何懷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又何假借辭而歎思惜材於異代也哉

疏

理河事宜疏  
淮鹽利弊疏

周用  
霍韜

常聚 薛熙纂  
嘉善 譚瑄訂

理河事宜疏

周用

臣伏觀節該欽奉勅書內開凡脩河事宜勅內該載不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欽此臣自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奉命總理河道伏念漕河係今日軍國重務而臣至愚至陋予甘棄捐誤蒙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俾承官廷居常懷懷寢食靡寧緣見凡今治河事宜前此諸臣相繼悉心規畫然又莫不皆以黃河從決不常將來利害不能逆觀端端然日惟聽河之所為則是從長之議經久之圖固有所不敢任者臣撫躬感激莫知所為近日查到山東兗州府濟甯州見行文奏一件為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事又一件為効愚忠興農功廣聖心以隆聖化事又一件為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固國本事俱該戶部題奉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以來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臣竊念治河墾田事實相目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不治則水當益治事相表裏若欲為之莫如古人所謂導濬者爾今欲舉臣之未議相與乘時整理此一機會也又當朝覲考察之年百度維新將來任事得人是一機會也敢以臣之私憂過計為陛下陳之臣惟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碯磧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為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

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為遺於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畝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不為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盛唐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蓋小壞矣圯猶未徙也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漢并日開阡陌溝洫遂蕩然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汴子決則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言之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遂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創而下乃僅以河南開

明文在卷五九

三

封府蘭陽縣以南之鴻河與直隸徐州沛縣數百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微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澧納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由前言之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脩者較然甚明仰惟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疏屢蒙開允則於今日肇脩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之時霖潦無所容之也溝洫之為用說者一言以蔽之則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一言以舉之則曰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為容水

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脩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為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近黃河地方歷年親被衝決之患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墾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徒費工力無裨飢餓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文肅脉絡不相貫通每年泰山徂徠諸山水發之時湯湯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耕種失業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盡值旱暵又並無自來脩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於時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南北橫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此皆溝洫不

明文在卷五九

三

脩之故也若使溝洫既脩則豈惟山東河南是在周瘵之民得以衣食生活前日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臣之所謂脩溝洫者非謂自吹遂溝洫一如古之所謂止是各目水勢地勢之相目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不為震驚委之於海而已矣臣又惟念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影迹湮沒竟莫舉行究其所以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古今事功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臣愚以為欲脩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勢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略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群議

其諸條目未敢觀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母以欲速而輒更張。毋目小利而生沮撓。及今黃河南行雨暘時若。又遑遑遇詔。今開墾荒田。至再至三。機會可乘之時。始於河南山東次及直隸。近年近日黃河徙決。地方自日而月。自月而歲。自州縣達上。司府自腹裏達之邊方。在下有臣工。相與協力。在上賴聖明。俯賜幹旋。如無成效。臣甘伏欺罔之罪。臣蚤夜營思。以為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是以不揣迂謬。昧死上聞。乞勅該部查照。累經題奉。欽依通行。開墾荒田。事理與臣所言。得涵條件。如景彼此。可以相須而成。不至窒礙。即與從長集議。具由上請。委賜施行。則生民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恐懼。頓越。竚命之至。

一日正疆里以稽工程。臣惟古之得涵。即後世之所謂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得涵之政。必先正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為大渠。為

明文在卷二十九

四

中渠。得涵為中渠。為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脉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勞而無功。然有一府之疆里。有一縣之疆里。有一鄉之疆里。合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疆里由一鄉而一縣。由一縣而一府。由一府而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日通流。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目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目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為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目水勢。其縱橫曲直。各目地勢。中間旱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平打量疏。為塘。輕出於得涵之間。水滂則趁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官司。如式施行。按時稽察。責其成功。

一集人力以助夫役。臣謂疆里為大渠。得涵為小渠。大約施功之

時人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為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為之緯。仍令州縣各計各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其名募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軍區處。倡率小民。臣竊見問刑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衙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湯無稽考。往往直至會赦。方纔住支。赦後又復問發。積至幾年。天下衛所食糧。軍犯莫紀其數。況今錢糧嚴辦。會計如王府祿糧。亦且頻年告乏。却容此等罪人。潛飛竊食。實為虛糜。今欲集人力以脩得涵。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隸各該問刑衙門。除奏特旨。并免充充軍外。其餘少微宗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而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給口食。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不願還鄉。聽其改報民籍。前田永

明文在卷二十九

五

與為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發配人犯。自來多是賣放。徒令濟貧。無以懲惡。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額納贖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陵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贖。亦不廢法。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餘特為繁重。近年以來。財力俱絀。大約年年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雇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即今河患稍寧。臣謹遵勅諭。便宜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嘉靖二十三年冬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二箇。月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合崇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雇役銀。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將來幸無不時工役。使



之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爲甯恤之助此外若再得清弊傳應付之  
濫卹稅糧賠賂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  
團操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  
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舉行則海內之政斷可脩復清源既成豈止  
可以平河患與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  
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則備古人分兵屯田之法  
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饋而海疆相固而在皆  
是所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伏乞睿照

一蠲荒報以復派移臣惟河南凡近黃河并山東濟南兗州東昌  
等府州縣地方自來旱潦無備若據頻年災傷州縣不勝申報以  
致百姓稅糧無從出辦只得逃亡實非得已遺下稅糧差徭有司  
又復責令見戶與大戶包賠承當輾轉貽害歷年相仍十室九空

明文在卷二十九

六

派移蓋甚見今田野之間環堵蕭然將來未見虛止臣聞成化年  
間總理河道侍郎王恕因旱荒節該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山  
東百姓既十分艱難今年稅糧等項盡行蠲免欽此欽遵養活小  
民至今稱頌今欲開墾荒田河南山東沿河府州縣積年逋欠錢  
糧若復照舊追徵有司徒行刻削之政百姓終無復業之期臣乞  
通行查理達年錢糧若係小民逋欠悉與停免及將現在積荒田  
糧覈實開除則四外派移窮民指望衣食頗戀鄉土必然日漸復  
業荒田自然日漸開墾臣又伏思往年沿河都御史如徐有貞劉  
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鈔關抽分  
銀兩以備支費又近年兵部侍郎王以旂奉命沿河支費官銀亦  
幾至十萬兩以上諸臣固皆曰黃河從去年分災傷有此經費然  
亦莫非曰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脩復海河必須大費人力合無

就收近年蠲報數內通融扣補雇募工食准作各戶辦納略如宗  
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脩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  
不怨將來海河脩復則河患無虞年荒有備下足民食上給公賦  
皆將沛然有餘止之日河水從決臨時雖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  
與再三不得已之役激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爲力既易其收功  
甚速利害相懸何啻什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暫薄  
所以成永厚者也伏乞聖明矜察

一專委任以責成功臣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緣體統相承  
大小不紊既不敢侵官又不放曠職所以功緒可稽民蒙其利臣  
所謂海河之政如前所陳誠使荒糧既蠲人力已集若無其人專  
任其責雖曰見今奉行墾田將來有始無終祇是虛應故事今京  
官在外有監臨之責其事權既專且重者無如巡撫都御史巡按

明文在卷二十九

七

御史乞勅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及今黃河南徙之時督同各布  
政司按察司該府掌印官委行分守分巡兵備屯田管河等官分  
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  
縣按月稽考守巡等官按季稽考巡按御史稽考一年之成功巡  
撫都御史通稽考三年之成功其新任知州知縣并到任一年以  
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  
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

一特定論以察群議臣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達年近日入  
自爲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郵至  
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  
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河或謂自開  
封府城址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運船自徐州達陳

樞密曾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直隸船由滎河經汴梁達陽武陟  
晚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  
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即今運道既設其建  
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開闢餉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財  
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適當群議方  
興天和專意脩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奉有  
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永宜欽遵臣恐將來黃河徙決不常或者不  
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為海道誠不敷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  
行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招商若得其  
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道  
東寺處台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  
莫若循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足

明文在卷二十九

八

准鹽利弊疏

霍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達通變之權乃可久

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  
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鹽課有差亦徵板民以  
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鹽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  
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畊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  
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詎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  
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  
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  
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  
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六七十萬引鹽安所  
取乎是無惟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鹽丁辦鹽每引  
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  
鹽丁得實利如是而官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  
斗輸絕鹽一勿賣私鹽是逼之飢以死也此後米法行之弊非初  
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今日負難鹽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  
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今日六餘鹽二百斤  
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鹽丁實得米一石仍賣私鹽即絞死  
可也蓋當時此今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往挾此今以征取餘  
鹽實不能必行此今給民米麥且負弱鹽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  
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還者有矣故鹽禁愈嚴  
則負鹽愈多此之由也負民實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  
容隱故負鹽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  
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  
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  
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情果往往

明文在卷二十九

九



為辨此隙不須必貽大患不止此據鹽法而已然既不能籌求  
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  
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  
也洪武年間名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  
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  
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准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  
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稅三分存積夫日常服者猶  
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存積者  
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今可考也曰存積者  
積鹽在場過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放支之鹽也此居積內  
利非王歲正糧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  
或四錢二分又今示客商者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

明文在卷十九

即開鑄私賣之禁矣故森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  
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  
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今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成權奏  
討成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  
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野名曰野鹽皆  
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  
損自御史秦鉞奏革野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  
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  
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已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  
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銀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  
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貴富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  
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准鹽一引蓋用銀

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巧也夫正  
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巧也此商人中  
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  
策區區脩補近年利弊則已無奈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  
而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泣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  
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  
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  
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名商開中或如永樂時  
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  
也若國家允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嚴富於國尤可也蓋  
私鹽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派邊儲  
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今日凡各商入中正額鹽一

明文在卷二十九

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  
斗餘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今日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  
官引私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今日正鹽一引只  
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邑之弊革近年勸借  
米案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還廉而有才者一人  
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受糧賤許納  
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大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而阻壞  
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還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  
法保目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  
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  
督都御史並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為於戚邊  
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

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桑邊地愈闢  
邊方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治鹽丁鹵地  
復給草場所以利鹽戶者甚厚額銀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  
復免鹽丁雜差所以資鹽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之者  
甚薄雖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鹽戶上以撙  
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鹽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  
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取私鹽者  
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鹽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  
即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鹽丁窮  
失轉而通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千日握其唯一朝與之食可  
聊生乎故撫之徒勤通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  
引銀四錢已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買富賣貧高利取二錢邊

明文在卷二十九

三

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一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  
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墜越大利則私  
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墜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今  
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今蓋開寬路示之趨矣  
具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墜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  
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近無寧日頑民挾刀率相旅拒在揚子江及  
各海港者高檣大船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  
可禁禦官兵散遠望而不敢近詔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散農  
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  
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餽利而  
為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  
鹽徒千百日挾刀往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吳州縣不敢言科

道不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  
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  
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判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逃生出不便  
已必激他變將誅戮之則情可矜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累  
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  
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  
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為陂堰鑿為溝渠以廣其利而弭其勢乃從  
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勢也自  
正統以後誹治鹽法事例業瑣無益鹽利恆足驅民為盜而已故  
今欲興惟鹽之利須還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請求其法  
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輒成効虛實允宜責之吏部期之  
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多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要而  
坐榮泊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涉任人者不奇  
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効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  
可知也

明文在卷二十九

三

明文在卷二十九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三十

奏疏

請誅賊臣嚴嵩疏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繼盛

楊連

明文在卷三十

明文在卷三十

常熟薛

吳縣金之璣訂

奏疏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謹奏為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外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送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允送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還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西虜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西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西虜者水草之衆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西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為振飾之巧而足以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莫能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弭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

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譏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上天恐姦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譴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月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灾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而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規制草不碍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汝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

明文在卷三十

建言設立丞相者本入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稟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稟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于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今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荐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

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省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个帶出首惡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本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

明文在卷三十

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及今則將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於彼之機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今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假結成茲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有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請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票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寶等失事本部覆今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小曉皇上定是依假臣初其起及後首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

知高皇上將天下大學士呂本票假奉又駟軟庸鄙奔並嵩門下  
為高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愾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  
藩如何票世藩乃同趙文華假票傳當趙文華袖入通與呂本呂  
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山抄嵩之本世藩猶得票假則其餘  
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司孰  
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誣又曰此  
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  
此繼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  
明嵩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龍斷之計先自貪冒  
軍功將欲令孫賈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  
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  
按朋姦比黨膠肱奏合先將長孫嚴効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

明文在卷三

四

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効忠告病乃今次孫  
嚴鵠龍香鶴又告併前効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  
管事有武選司是字十九號堂票可查夫効忠與鵠皆世藩子也  
隨仕養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  
首級而假報軍功濫冒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  
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繼陞太僕寺少卿是  
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  
此備既作倣倣成風將應奎等令子賈功打孔後遣皆嵩有以倡  
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將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効之在嵩貪冒人  
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効嵩積威足以符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  
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提兵甘肅為事草任嘉靖二十九  
年張達等陣亡正西肅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

將西肅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藩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符  
為大將及鸞有哈丹兒軍功世藩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  
時嘗自許以為有存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  
嵩故嵩嘗自歎以為引庸遺患後又知皇上有起鸞之心恐其敗  
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  
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  
反者知皇上有起鸞之心故耳是勾肅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  
鸞者則嵩與世藩也使非嵩與世藩則鸞安得超用雖有逆謀亦  
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  
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西肅犯京深入失律  
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  
璉問計於嵩嵩宜功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

明文在卷三

五

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  
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掠自便自退回以故汝璉傳令不戰及皇上  
拿問汝璉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  
蓋恐汝璉招出真情故將此言毀哄以安其心汝璉亦恃嵩平日  
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璉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  
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璉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  
主張特皇上不知也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點陞者人君  
之太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  
藩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  
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  
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放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  
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

與世蕃降為典史矣。高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通曉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繼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萬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故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萬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萬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萬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萬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統於萬，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萬為事。將官既納賄於萬，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其有司既納賄於萬，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

明文在卷三

六

流離而止。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萬之內。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萬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西虜而在城中。此夫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遼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萬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行以率其下，通賄殷勤者雖貪如盜，雖而亦荐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詐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為練，事早汙成，察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彀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平源，萬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萬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

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萬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誠萬事皇上之姦入於主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為萬之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萬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歡愉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萬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又聖意所愛，憎舉措萬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萬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萬之間諂，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萬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凡章奏到入華必將副本送萬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

明文在卷三

七

情節萬皆預知，事少有干於萬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弥縫間諛史王宗茂劾萬之本，文華傳留五日方上，故萬得以展轉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萬之攔路大此其姦二也。萬既內外弥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萬則令子世蕃將厥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萬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萬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萬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萬之爪，萬此其姦三也。厥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官之也。萬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



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還之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贈或心有兩受憎則咳之舉劾為萬使今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萬之恩又附萬且有効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萬門下之人每張大萬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取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黨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傳當而部官有知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萬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抬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萬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萬得早為之斥逐這結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

明文在卷三十

萬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涕泣者也皇上之臣工多賊黨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萬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萬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萬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呈惟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萬之巧呈以肆其謗懼萬之毒呈以害其身寧辭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萬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萬積威而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萬之威亦不呈惟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萬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萬猶苗之有莠城之有庖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近來超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

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倖倖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瘁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萬萬已殲死獨萬尚在萬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萬之姦群臣於萬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今其面陳萬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萬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

明文在卷三十

政可清矣將見西席前既聞逆鸞之死矣又聞賊黨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棄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開設伏決一死戰雖擊爾等之頭象阿魯之頭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肅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本親齎謹奏奉旨楊繼盛這廝因謫官懷怨輕敢撫拾浮言恣肆瀆奏況本內擅引二王為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了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明白來說

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 漣

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脩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內上行私傾告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竊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並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之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乎振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資入內此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

明文在卷三十

十

故之出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頌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我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衡無旁不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百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為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誹謗政事之堂幾成開市甚至有徑自內杜不相照會者假今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鬱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復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疆年登極一

明文在卷三十

十

月寅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憾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喉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譬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用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脩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出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氣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肆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杜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陽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止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止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



煩也中官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派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而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雖成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警主安而實敢警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貽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有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頒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懇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室起建牌

明文在卷三十

坊鐘歌雕龍干雲捕漢築愁築怨飲憾吞聲又不止於聲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錦衣明日廢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未乾之節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騰騰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滿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掛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負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窑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而充矣假令盜長陵一杯土何以處之趙高庶可為馬忠賢煤可為鑛大罪十五也王恩欲胡導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是矣而徑

擊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獎幸學而忠賢輩管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光結於辟官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誦之今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傳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挪移陞叙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壯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今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今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織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則何可崇此羅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罰日之手於絃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

明文在卷三十

交論又再奏王言幾成辭詛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振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取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難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讐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投遞打網片語違歡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擊中書汪文言不從閑票不會閑知不理閑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判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方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任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今避去假今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為首功之主入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鄧馮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抱大罪

二十也更可憾者王者守在四域社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  
 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  
 羽黨交五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南西北之人寄名  
 內相家丁偽或伺隙謀亂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  
 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三命曹吉祥  
 弟姪傾結將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且  
 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麟玉  
 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  
 以輿夫為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  
 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  
 憾在二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誣之矣大罪  
 二十三也皇上上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  
 恩多成怨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僨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微色退有怨言朝夕隄  
 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  
 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貽患於肘腋間乎此又  
 寸簡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  
 招案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  
 罪懼內廷之發其奸親者親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  
 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  
 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  
 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  
 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  
 容氏為之弥縫其罪戾而遮飾其面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

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  
 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  
 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  
 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官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  
 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及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  
 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  
 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使忠賢有意於百里之外  
 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子耶無天子耶天祚聖  
 明屢行譴告去年以榮感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  
 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  
 覺察及加之恩而忠賢益愆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廟難  
 下太已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為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  
 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  
 手膽橫已不能為下意諫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  
 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忌職又不知貴妃皇  
 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  
 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  
 於麼小豎今內外大小俱坐鍼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  
 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  
 嚮近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  
 舊人容氏又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廢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  
 能為皇上榮矣萬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  
 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  
 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

此官者雖事朕日笑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  
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  
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加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  
武勳戚初法司逐款嚴詢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  
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  
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勒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官中其  
傅應星陳君恭傳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浚布告天下累其罪狀  
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  
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  
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  
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七宗之靈一生忠義之  
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况且不憾唯皇上鑒職一點血  
誠即賜施行

明文在卷三十

十六

明文在卷三十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三十一

贊

魁星贊

東坡先生游赤鉅圖贊

象山陸先生贊

宋景濂像贊

訥齋贊

杭中丞雙溪像贊

鄭仲樸像贊

葉用賓贊

杜推官贊

張文敏畫像贊

張雨懷贊

高朴英先生像贊

歸有光

方孝孺

趙東山

王禕

金定

唐順之

方孝孺

前人

前人

前人

陳繼儒

黃淳耀



明文在卷三十一

常無薛 然纂

同里 錢 村 訂

贊

魁星贊

歸有光

魁星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惟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舉舉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東坡先生游赤鮮園贊

方孝孺

群兒戲兵汙此赤鮮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攷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明文在卷三十一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宋景濂像贊

王 禕

外和而神默內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扁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愧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訥齋贊

金 寔

言可訥乎心回言以宣道假言以傳言不可以訥也言不可訥乎身由言而困事由言而傾言不可以不訥也訥乎訥乎殆將訥其所不當言而不訥其所當言也夫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則便便

是為訥之謨

杭中丞雙溪像贊

唐順之

歸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然者其若愚之容也而蔚然其為詞人之宗也惟其明於口而難於文榮於位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內標跡之士惟見公逸思履歷之不不可及而溪叟山孺惟見公惻惻真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鄭仲擇像贊

方孝孺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閭閻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意若人者古之萬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葉用賓贊

前人

明文在卷三十一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為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為名不銜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已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徒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型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唐寧之清者乎

杜推官贊

前人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醉醉性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為異也況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恭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遺像贊

前人

生乎閭閻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其才勁氣達邁乎等倫劉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華

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進其點必開原而驚其胡為子猶徘徊於  
冗散之場倘伴於寬閑之野耶

張雨懷贊

陳繼儒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晨而清虛有餘酒不必  
裹五岳之糧而坐蒲者有城隅之脩竹古靈文不必焚二酉之秘  
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往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  
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意嘻吾不知  
其為誰殆所謂今之孟喜而負古之伯夷而富者歟

高坪英先生像贊

黃淳耀

崢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通蒼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泠前觀百  
世者高子之洞曉奇捷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舉  
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來盡之不以夫然後

謂之高子

明史本傳三十一

三

溟洋生贊

宋

溟洋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  
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添配  
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責責壯之抵漢江濱過釣  
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口道士何自知之可大  
曰宇宙太虛一座耳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  
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  
曰堯王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塚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  
內外觀象數十篇子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子亦  
久矣乃言牧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家中書其算數音起生神鑒  
頹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為不及學既成  
去隱宣寧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

明史本傳三十一

四

聲曰俗儒笑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畫市大  
衍製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呌曰  
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買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母多  
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詳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  
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  
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  
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為狂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  
晦望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閣空中戎馬百  
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蒙難陷甲戌官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  
似道亦勢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走似道嘆息事  
月子不去欲何為居無何宋事日非松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  
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

年病免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惟一義女徙北生徙竟天先生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訾駁以為樂又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象爻繫辭為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立漢臨記耳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遂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便酒難近又好許人陰私人面頤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惟國子博士吳浚進士壺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適時名復至口發例手布籌緯平昔所靳者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校復復浚又授鄱陽傅立示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為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子門汝可出藏吾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浚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厝髓星野指南蒙喻統會贅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

猶間傳於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昔我素王  
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忝我腴九師襲之教芑我晶百  
氏懷之如河之渾如暄而昏如治絲以勢天未降割一膜似存維  
洛有士居於伯原超神冲漠凝我董先殷往知來小大斯甄莫愛  
匪唯我陟其巔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異匪隱弗傳有冥者  
豕卒昭以宣或得其捕載神子言炎炎宋錄維其訖矣長星蝕柳  
邑之赤矣青梓見徵土段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驚  
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昏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  
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和我寧  
不甯歌吐風其涼旂旐央央戎車麗麗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醒  
其穢派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隕

之涉於大川。烝徒楫之。穉副宇橈。子子焉休。闕武斯寧。不知飲  
日隕。弗升。雖畫作夜。鴉舞於林。鬼瞰於舍。孰投是報。習莫之受。  
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避。元於冥。睟生之爲胡。乃神以普。樂之古室。  
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論於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  
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喙。月出皎子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可  
何念。

河  
今

明史紀事本末

箴銘

家人箴十四首

守口如瓶箴一首

器物銘二十首

方孝孺

劉基

王樸

箴銘

家人箴

常然

秀水王

張訂

方孝孺

正倫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之而放治乎家人者自昔以為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脩身身既脩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予病夫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脩有箴戒之義目為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重祀

身為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歆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為為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為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為偽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



汝呈能俯興拜跪曷為自賊志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德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時弗戒由道在己豈難事哉茲天秩以保室家

###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為可沒苟為不學派於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天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光霽之仁願立之智聖賢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為聖賢伴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焉可不擇所之乎意

###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脩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為賤辱焉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戚古人之學脩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易弗効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為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異懦懈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免

### 絕私

厚己薄人固為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為偏踈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慈毫則為人偽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私忘己順天

###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廢嚴廉父兄相率以聽小大抵肅靡敢驕橫於道為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入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丰安肆小人不終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

###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為益忤我何傷遠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於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為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焉可自違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 明文在案三

惟古之人既為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為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既老嗚呼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不何而忍無聞以沒茲乎

###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閭嬖女為讒為佞類不三取不幸聽之為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 謹習

引早趁高歲月勛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人以心為美側媚傾邪矯飾詭譎告以



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為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 擇術

古之為家者汲汲乎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為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為憂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 慮遠

無先已私而汲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憂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保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 慎言

明人在卷三十一

四

義所當出默也為失非所宜言言也為愆愆失矣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為經多言違道遠貽身害不忍須臾為禍為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愆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我招尤速咎孰為之端辨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為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成乎慎勿咎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昌陳匪義昌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 守口如瓶箴

劉基

吳君以時書守口如瓶以自警微予言為箴曰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速厥咎口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尚克固之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力出弗稽為河為給漱石揚泥

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又曰君子無易言言而不可追守口如瓶永矢勿諼

### 器物銘

王禕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各其器而目之以自警則進德脩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子曰竊取古義即凡器物各為之銘非敢貽於博雅之君子蓋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謹焉爾合之得二十首

###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我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為子輔

### 履銘

明人在卷三十一

五

義之趨信之踐母蹈非母臨險

### 枕銘

體木而圓於以諸吾昏體石而方於以安吾常

### 席銘

我身之逸子藉爾以為偃也我心之直子匪爾之可崇也

### 余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迩

###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公顧乎而獨不可慎乎而

### 筭銘

非義勿納非禮勿發

梳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繡繡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銘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滯隱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勞也曷以治之

尺銘

日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為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王章德之藏名乃長

明文在卷三十二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

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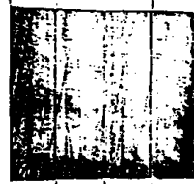
水斬蛟鱷陸剽象犀盡少忍之以全初服

明文在卷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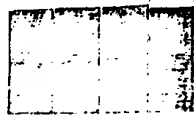
原

文原

畫原



宋  
源  
前人



明文在卷三十三

常熟 薛

熙 纂

遂安 毛 際可 訂

原

文原

宋 源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大夫之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子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甫江鄭楷義為綱櫓之弟相嘗從子學已知以道為文曰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明文在卷三十三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羲之世庖羲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史丹楨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柝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發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於民用及一切弥綸範圍之具莫不固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之碑翰以貽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川木莫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華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損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華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華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佳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聲

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其矧相之圖而後知禮者如  
牆序縣之揚解也苟踰度而隨決之終不近也昔者魯人以文  
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  
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奉建則其未治雖  
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剛而齊六紀者也豈守  
之終始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烏  
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  
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國大不  
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為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  
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撓庸人之所難也而為婦能之君子不貴之  
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

明文在卷三

所不吝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  
測吾文之量得之煇煇魄魄運行不具其地高幾纒次弗奈吾文  
之猷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發得之南  
桂吐瀟東瀛西溟有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  
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雨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  
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而飛而  
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  
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  
則放諸四海為準輔相天地而不遺昭明日月而不惑調燮四時  
而無愆豈非文之至者乎天德溥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  
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竅有以累之也何  
謂四瑕雅鄭不參之謂荒本末不次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首

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賦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計者將以賦夫  
觀者將以賦夫圍庸者將以混夫奇庸者將以勝夫賤庸者將以  
亂夫精辟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  
入者傷文之骨髓也何謂九竅滑其真散其神操其氣徇其私成  
其知應其蔽違其天味其幾喪其貞是九者元文之心也有一  
此則心受元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鵲鴉林而黃吟砌也  
水踴蹄淩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聽視也蠅蟻死生於  
甕盜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  
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  
功而其智率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明文在卷三

子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夸惟智者能擇焉夫古既遠世  
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  
載道之文舍六籍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  
也此近代唐子而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  
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備無刑榛之  
塞無蛇虺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犢  
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淫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鈎  
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贅牙非古文也樂陳  
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採麗雖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  
非古文也子皆不知其何說大拉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  
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  
子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詞毅然以文章家自  
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二三子所學日進其道聊一言之

畫原

前八

史皇與蒼頡造書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也  
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惚惚林林莫得而  
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萬物有  
平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  
月風雲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岳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  
雜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  
然而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  
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  
至若辨章朕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旄之  
先所以弥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  
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今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  
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設之以聲聲不能盡

不明文在卷五

四

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  
後轉注假借之法與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  
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  
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附經  
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  
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群倫亦有可觀  
者焉世道日降人心浸不古芳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俗神  
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  
傾陸以來是一變也閭閻之後又一變也至若關李范三家者出  
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稱篆隸之茫昧而惟俗書之安媚者是  
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  
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為才丈夫也司通繪

事一時賢公卿皆與之遊名稱藉甚有荐拔朝者景暘以母老不  
仕予尤愛景暘者拔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順而操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  
又有已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言之乎哉

不明文在卷五

五

明文在卷三十四

議

郊祀議

孔子廟堂議

吳文正公從祀議

王待制私謚議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季本

宋濂

楊士奇

方孝孺

陸深

明文在卷三十四

明文在卷三十四

議

郊祀議

季本

常惠 薛 熙 嘉定 孫 致 謝 訂

郊者天子所以祀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向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商人以建丑為正周人以建子為正三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之月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福焉謂之百神則六宗於此裡焉山川於此望焉群神於此徧焉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雷者風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各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山川者五嶽也四鎮也四海也四瀆也各以其方類分而又謂之四類皆成形乎下而可想見者也故曰望群神者寒暑五行之帝皆陰陽氣運周於四時而迭為主宰者也故曰徧此皆天下之貴神也書曰類於上帝裡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是蓋天地之貴神而合祭於類上帝之中矣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所為也各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郊天者掃地而祭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而後可以名郊蓋地雖與天為對而主宰乎大地即天也故凡大祭天者必有地焉於經則恒摠稱為主帝而已以魯事言之卜郊不從猶三望魯諸侯不敢盟司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之兼望也又祭義言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郊之兼日月也雖其文不詳然即其兼望兼日月而觀則非

明文在卷三十四

尊祭天也此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其中之理哉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郊為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至日祭帝於圓丘夏至日祭地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意耳景以冬至祭天為定禮宜乎應節即郊矣而日常用辛則郊祭豈為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亦別有因蓋天地之祭有分有合郊天之祭大令百神之其餘則各因其所專主而祭之其名為祭帝矣故四立之月迎四時於四郊而中央為后土即社也郊社之禮皆以稷配故社為社稷其專位則國中祭則當夏秋之間用之孟秋建午而大社恒直其月故禮家自以夏至為祭地而並列於天殊不知祭地本與四郊列為五帝未可與郊天相對而同其大也然以其主宰而言亦得謂之上帝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一歲之中分祭之日蓋不止

明文在卷三

此但為名和氣而祭者恒於郊為養萬物而祭者恒於社如四望亦附四郊之兆而山川丘陵墳衍則各從其方是方望之分祭也又如建寅之月則祈農事於南郊月今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既祈農事則及先耆周禮所謂祈年於太祖是也建辰之月則報成於方社月今所謂季秋祭獸於四方是也建巳之月則雪霜則祭風雲雷雨左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則饗饗則祭霜露冰雪月今所謂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建卯之月晝則迎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迎暑祭義所謂祭日於東是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當秋分之日則祭月於西郊周禮所謂仲秋迎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此分祭之貴神皆專主一事之帝也而五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穀司人八蜡諸小祀不預焉其國有大故以其所主之貴神旅聚而祭告焉則謂

之旅在周禮或曰大旅上帝或曰旅上帝故曰於四望是也祭常祭也祭不欲數亦不欲疏各順其時而已矣夫事有大小時有先後豈可樂施無別哉記禮者往往存傳世儒迂腐之談祭義時簡安之事附會其言以因後世苟非揆諸義理亦將何所哉姑以一二事明之雲霜露冰雪皆天之貴神而生物之功不能舍此以有成也然周禮不列其目至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正立祀物宜為祭霜露冰雪者而注家乃謂祭日月星辰夫日月已有春分秋分之祭而星辰則各以其類附焉可也乃又於祈來年而祭之則於日月星辰之祭何其數而於霜露冰雪之祭何其疎耶且司中必享善惡者司命必掌死生者皆歲終畢祭之小神也周禮乃以列於風師雨師之上而注家因指為二星之名謬誤亦甚矣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蓋謂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

明文在卷三

先王之有功德於一方者配之豈以郊天配后稷之後復於國中有一明堂之祭配文王哉則禮亦顯矣月今季秋之月有曰大饗帝說者遂為祀上帝於明堂是不察於季秋無饗帝之事也蓋其下文云嘗饗牲告備於天子嘗豈季秋之祭哉竊謂嘗當作常正以大饗帝當是孟冬事或即指祈來年於天宗而其常用之犧牲先於此時告備故先發饗帝之文以起之耳豈可執此以證明堂之祭哉若家語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崇雲霧為六宗則亦別出一祭星而無雲霜露冰雪輕重亦不倫矣且禮於六宗皆謂一時之祭而無雲霜則似因災而祈者亦未必真得六宗之意也知此則禮家之言不足深探而春秋所載魯郊可以論矣夫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郊之常也故魯郊於上正月卜而不從然後及於三月耳禮家乃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

於天子故以啓蟄之月析穀於上帝則魯之卜郊何以始於正月乎析穀之祭專主農事不宜有望者也觀魯不郊而望則當郊之時已合祭衆神矣安得謂非冬至大郊之事哉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内之神蓋潤物之功常在山川養民之功常在社稷祭各有主焉其神差畀故不敢稱帝雖析穀亦豈得祭帝於南郊哉然魯郊實非為析穀也固用天子之大郊矣特以諸侯禮殺而望止於三耳然則魯之合祭天地禮之大者本古制也而亦別有分祭二時則義各有在焉故崔氏禮注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各祭二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此雖專為日月而發亦庶幾古禮之意者歟

孔子廟堂議

宗 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

明文在卷三十四

四

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晉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頽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安尸尸謂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設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高右之義矣古者造太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東向以依神士結茅為葺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極

明文在卷三十五

五

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皆以亮則尚書也而祭也今曰開元八年之制擣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意矣古者廟用皂纁合皂纁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今廟用皂纁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纁纁蓋求神於陰陽也今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景輝當之當非遺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元則以為樂祖祭於鼓宇此之謂先師若漢唐之廟堂三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否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錄七十二子之祀亦當各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雖置而安列其祀之在位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實達之忌細行杜預之建經表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屬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兄久矣故而不先縣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宗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實而不諱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於廟則二程之表井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沒曰國子監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



之見師以某為養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繁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誤用魏漢律呂制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菜之禮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而食尚節文而西謂二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歸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其儀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禮之宗廟海也猶山岳之祖嚳也今乃符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然以自安乎雖然其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非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燕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

不用大本奉年

次而有焉皋陶伊尹大公望周公暨稷契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百官耳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賓祭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蓋尊三皇不汨於聖師太公不辱於武王也不謬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以當時左右四聖成其意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吳文正公從祀議

楊士奇

欽奉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奏明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待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朱儒朱喜所注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收諸經十五專務聖

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動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枉謬清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象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求學之秘府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令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切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議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成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奉拔元表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曰類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諸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惟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具奏聞伏惟勅旨

不用大本奉年

王待制私謚議

方孝孺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與示一門人私謚之為傷俞樾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求行事發於文章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於書者即其操行之跡見於行者即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異者也世降道衰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西為狗子邪僻孝其為書則上援聖賢稽其西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朝廷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

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中而後制行  
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  
上於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為乃歸休於家欲以六經名後世既  
而遭逢聖朝遂為史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宋主播  
祖之後刪煩剔冗補其缺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  
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參然已錄具有倫  
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疾止於用事者  
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  
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  
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殆乎若秋江之湧鼓  
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諒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  
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

明文左卷三

言為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  
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舊屬草倖使異域知  
中國有守死不渝之臣其過於人甚達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  
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踵之今欲軍公文行以文暨謚之於  
禮其可眾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子嘗問翰林  
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為稱乃  
定謚曰文節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

臣謹按祭祀之議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為傳道聖人之道  
大矣達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蘊蘊之身  
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諸明六經之文  
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言以垂訓也凡

有一於此皆應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其福焉類其敬焉其安焉  
神斯亨矣此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弥文焉也頃世儒之論  
從祀者每多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者往往而無有  
於祭法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  
地故爾臣則以為聖人之道本末一貫發軔功烈以時而出初無  
意必於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為升降此祀典之所以  
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誦明有誦道之  
功故宜祀泰火之烈典章然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旨有傳道  
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  
隋唐以後聖學衰微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  
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於躬行實踐者有體道  
之功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事於一毫之假借故曰

明文左卷三

禮以義舉又曰天序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列聖純以道化天  
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能以理學為宗者  
實自瑄始考其平生出處進退言論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  
鮮矣況生當程朱之沒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既  
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為有功德  
之祭法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嘗建議從祀先臣劉定之議以為宜  
實名臣勤學好問歸潔其身無愧文清之謚至以較量朱子之  
門人高弟微寓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愛護祀典之嚴  
也故此後來公論有曰本朝理學一人又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  
有曰此原大儒當入從祀有曰潛心理學當入廟庭有曰有功名  
教脩食無忝蓋其推崇尊慕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而後定  
禮樂待人而後行今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又按古人

制祭祀之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厲後來蓋欲引長其道以為  
 世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豈  
 以遽豆裸獻示乎哉若使今之為士者皆能如瑄之為學則言  
 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者莫大於此仰惟  
 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  
 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  
 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用翊聖門風勵末學則徒祀之選非瑄不可  
 謹議

明文在卷三十四

明文在卷三十五

論

術運論

胡翰

分野論

蘇伯衡

井牧論

胡翰

兵禮論

吳沉

貞女論

歸有光

明文在卷三十五

常熟薛熙纂

山陰呂師濂訂

論

衡運論

胡翰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伯等而下終乎開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既交為泰始乎乾乾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為恒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成是為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元矣也長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品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壯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陰品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垢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有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夫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

明文在卷三十五

一

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治是為群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有年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為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為感婚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為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

明文在卷三十五

二

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歲陽來陰往大亡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隳為太和之齊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為晉為隋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焚焚天下之生欲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慮也予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別定次於篇

分野論

蘇伯衡

今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秦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而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為晉

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為始詳察謂秦東井與鬼之分野魏為鶩鵬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氐趙為昂畢燕為尾箕齊為危虛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為營室東辟楚為軫翼吳為斗越為亭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星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榮感守心宋景濂其咎實沈為崇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容星慧孛之氣以為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為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名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已踈達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

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具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土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衡徙之不齊猶大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以至以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越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今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經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且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井牧論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散散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

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散散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已飢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曰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其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儉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錫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今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今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一男有差有國

大明文粹卷三十五

五

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賦眾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但不過為兼井之閑耳非有資於畝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杜齊後周曰而不變隋又曰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唯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時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

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窮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養粥口今以選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林於故振窮恤貧民護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未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眾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如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大明文粹卷三十五

六

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洫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遠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是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邑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甸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



入於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某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饒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則牧以均之也由是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為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濠規堰澮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量濠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

明文在卷三十

七

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相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贖通債財三也債財不遺富者無以取贏絕兼井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歛五也止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澗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粗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澮澮者又萬計已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於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

久之慮少僥倖之故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首二也然以予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並以二百四十為畝杜預又並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下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

明文在卷三十

八

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秦延萬里輕山堙谷聚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皆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請從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詬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今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宜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宜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宜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遠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墾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惜之吾聞春氣

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皆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 兵禮論

吳沉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兵藏於田賦徒眾主於司徒軍師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為一

明文在卷五

九

而六典之兵刑分為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眾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泄獄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閒冗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為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為兵之日不敢怠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良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為之蒐狩之制田祭而田田田而閱中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

天子之尊而遂取禽獸章春之野不以為煩也不特此也千戈之釋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其射劍之獻于戰之進亦必謹其儀事聖人之慮以為平時授受之不謹則害於戎車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孝德行以親戚武是以當是之時公朝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為崇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弓矢谷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為節喜之儀寄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存也使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諱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明文在卷三

十

### 貞女論

歸有光

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耻之防也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為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為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為奔而已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



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  
 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達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  
 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婿之父母允則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  
 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女氏  
 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婿免喪女之父  
 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婿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  
 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允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  
 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  
 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為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  
 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為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  
 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  
 其身之為誰屬也有廉耻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為  
 其夫死者之非禮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死王之禮不足以勵世  
 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明文在卷三十五

士

明文在卷三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三十六

辨

河圖辨

洛書辨

聖辨

王 棹

前人

劉 之

明文在卷三十六

常無錫張夏訂

常無錫張夏訂

辨

河圖辨

王禕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或籍以米幾十年此矣而所以為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曰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稜穿鑿聖秘凌厲道妙各自以為得其說矣然平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怪妄者焉自今觀之為開朗

明文在卷三十一

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為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為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三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萌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為圖十為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神放放傳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故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既傳許堅堅傳范諤

明文在卷三十一

昌謬昌傳劉牧備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程子詳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於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景孰為書孰為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為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為河圖固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縷密傳當其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交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為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兮之以為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為乾純黑者純陰而為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為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為嘗傳河圖於吳人其為卦依倣八卦以為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仿佛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為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幾千年矣其間群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為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迄乃若是紛紛

而莫之統壹焉子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為知河圖者以子論之謂聖人曰河圖以為八卦則可謂八卦即河圖則不可繫辭明言聖人之則之示者曰之以為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曰河圖以畫八卦其可即謂河圖為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緯為異說而莫之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先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之曰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即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為河圖固有可徵然則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即為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皆造化之秘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為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曰予之所為言也

洛書辨

前人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則其為洛書也乃爾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書其數十遂別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書其數九為目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且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焉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焉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

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効河圖之為乎此其下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曰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絪縕極而至於天人微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三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備於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咸用六極六十三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

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顯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背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懸壘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或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為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舜逆水性汨陳五行叙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縣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而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之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失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子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曰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蕭韶奏而厥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縣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經禹叙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神說異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淑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悖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察然者冠諸之王欽若之大書也豈所以言

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  
背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  
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  
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  
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  
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按  
義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  
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  
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  
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  
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  
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  
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  
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  
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  
至地十二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  
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  
也土為今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  
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陰之位故一與九對也二為  
少陰之位八為少陽之位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  
陰之位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陽之位故四與六  
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  
若合符節雖繁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  
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

明文在卷三

七

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  
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知以洛書為洪  
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  
取之以作易者也

聖辨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脩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駁以為秦璽遂令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  
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誤文以魚  
鳥篆刻之于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  
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端  
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此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奉  
拘堅妻得以稱帝術元璽仍歸漢傳魏魏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  
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  
毋閔篡石氏置璽於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遣兵入  
鄴助守曰給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  
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蓋耻之然則晉之謂給得璽意者  
以辭此耻也惡且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真有  
燕矣謂在燕則燕為符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  
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幸拒之以死璽  
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曰矣謂璽果給得之於鄴則傳於晉  
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  
取送高齊齊已歸宇文周周傳隋隋帝元宇文化及取之化及  
元寔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三  
歸於唐唐然唐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

明文在卷三

八

巢亂唐之時而在宗用以建大彌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幸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熱結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熱今璽先帝所為詳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贗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於火也已灼然著於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托以為言矣括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彌年為祥符秦璽彌年為元符既紹述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乃高孝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今括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括宗所得者為未旦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於開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宣命寶與括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已而志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棄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惟所欲而義宗守緒死於蔡州幽蘭軒又為燬燼然則括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說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垣有垣不受投畀有吳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明文在卷三十七

九

明文在卷三十七

說

朱說

錯說

空同子贊說

馬說

蘇伯衡

宗濂

蘇伯衡

林貞勝

明文在卷三十七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嚴 虞 訂

說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隼  
以為色取質取矩取藍取茅蒐取素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林取  
沉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織之漚之暴之宿之濕之沃之塗之揮之  
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使天下染工一也於  
此有布帛為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  
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  
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

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

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  
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  
所染其色固不同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  
隼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隼之色二氣之精華  
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米人之所為也非  
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杅栢緯之以情思  
發之以議論敷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  
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之然於口與手猶善  
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  
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  
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

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

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呂  
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  
臻故其入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  
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  
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隼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  
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  
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  
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黃非翟隼非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  
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公  
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  
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  
不可及予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  
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目以此勉  
焉予自早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聞不知自勉乃欲勉  
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予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  
予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鑪煙說

宋 濂

宋子開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柴柶取赤櫛二尺中析之一則  
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則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  
三十甬之下端實空內以細絢纏其罅別藉并毛於隙下左手執  
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指相軋摩空木成塵煙輒起塵自隙流  
毛上候其煙稍弱以虛掌覆空罅之則火燄頓生矣宋子歎曰火  
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

學狀

空同子詩說

蘇伯衡

尉遲楚好為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禮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詁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子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之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一二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鑣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署領之於衣裳何也曰統攝也如置陣如稱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曰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

明文在卷三十七

三

分脉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溟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恠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雲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俊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荏栗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

假磨礱雕琢也將焉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體春秋所載丘明萬亦所傳孟荀莊老之徒而著朝焉夕焉諷焉咏焉者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醜醜以生華焉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與微空同之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哉文體焉無難能者矣

馬政說

林貞勝

明文在卷三十七

四

成周之世藉國馬以行軍資公馬以稱賦牧馬之制平時則寄給鄉牧有瘡則民供調發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亦未嘗不自畜焉西謂以官民通也繼周以來其法幾變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於有宋前則牧之於官後則牧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戎牧而得失利病皆有可言者夫養之官者典守忌而侵牟起則病於國牧之民者亡失多而賄償困則病於民市之戎狄者馬未必良而國費亦廣雖猶愈於牧之民要終不若養之官也我朝兼用其制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即漢人內郡之今也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即唐人監牧之設也而陝西四川又設立茶馬司即宋人市之於戎狄也其制可謂悉矣然法久則弊滋而病亦有不免者且馬之生也有報駒之今馬之損也有責償之條日有生日有斃而地之所出不勝其虧償也報齋者皆科派之隙印表者開需索之門而軍需之困不至於流徙不止茲欲減銀以寬之則軍餉何可缺欲增地以充



之則課額何可更莫若倣國初之制而酌時宜以行之屬公平通  
變之人脩大勸均齊之法其地替亢其地磽确然後間牧軍而以  
馬給之每地三頃今牧馬一匹而又量地肥瘠為均通之計其養  
馬有專復諸以他故差者悉已之以餘地徵者量減之載之戶籍  
略如民屯故事兩限完徵以給軍餉斯牧不稱疲馬不稱乏矣不  
然雖曰一點印日一此徵而雇倩遞賣之姦終不可革馬政其休  
有興乎嘗考洪永間疇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坵口幾萬里地多饒  
水草便耕牧而汾涇寧州與忻謂之境又多閒田不耕則擇地以  
立監牧設法以營溝涂簡牧蓄之軍以兼屯糧之事取棄總之賦  
以供芻牧之需度馬匹不必市於官而軍之所牧者自足以給料  
價不必費於國而屯之所刈者自足以供且溝涂盡而疆域益嚴  
糧草充而守禦益固始曰馬以興屯終曰屯以阜馬內以重邊關  
之勢外以張制敵之威而中原之民亦無復宋保馬之害矣

明文在卷三

五

明文在卷三十八

書

荅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荅梁孟敬書

劉永之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明文在卷三

上

明文在卷三十八

常熟薛熙纂

同里張溯顏訂

書

荅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易俸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若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矣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

明文在卷三十八

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仿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增大美充剗不綴蘊蘊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頽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効景陽而氣骨淵然殷殷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有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倣陸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達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

明文在卷三十八

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馳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兼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派嚴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三摩詰休微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嚴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衰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効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拔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艷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亞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寒澁盧仝劉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詩靡蕞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此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致乎不足議也宋初繼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升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承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

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升痛矯西望以退之為宗蘇子  
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  
杜子美亦頗彌為詩道中興至者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  
應物石延年之効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勝  
騷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  
作又熾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煥煉精而  
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  
可見矣陳未非雖晚出乃能目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  
俗之所移易軀至隆興軋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  
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數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  
祐之故步去歲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類而音節促迫  
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

明文在卷三

三

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  
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  
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此與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為詩當  
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者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  
尚焉得謂之師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  
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  
其初雖有西公諫末復自成一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  
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  
闢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  
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  
復知有純和沖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濂非能詩者曰足下  
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惟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荅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留意於經籍而獨學之身隨詩書  
之無徒日乃以所為春秋本有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  
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者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  
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景白而明諭之旨有  
不可不復者敢略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  
日稱爵稱之名之字之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  
登名以否皆曰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鑒  
朱子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  
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幾又曰夫  
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  
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

明文在卷三

四

之旨也然謂曰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脩之完之  
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  
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  
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主設  
知宗子待之者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  
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  
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  
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  
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子棄焉褒  
譏焉而公之示人其乃不為僭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  
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夫豈以其聖而教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

為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免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稱兼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止亭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承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景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是在是罪我者將是在是亦聖人之諫諍不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曰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

明文在卷上

五

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詳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成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義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

宗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宗災伯姬卒之次禮也則終之以宗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楚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於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詳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未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詳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曰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

明文在卷上

六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為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日星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貽大辨於萬世願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詳約則義微程子題之則所謂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易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而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于棄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詳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近遠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志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

至者十七文以浚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傳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為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為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授則至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煉之益深也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子也此褒也聖人

明文在案

七

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室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詎獲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條貫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棄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經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襲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遺主承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曰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為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獲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決洽焉其諱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寘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勤懇不敢不復

而辭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嗚呼舍執事其亦易言之而易聽之乎趙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幸甚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脩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親辭后於候潮門憶憶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泣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之苦達達海隅覓一館榭之地聊用養疴旋聞文旆至京權居次對之驛與金華宋公同領摠裁之命歡歡歡今上甫革元命即於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脩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于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

明文在案

八

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脩成上進局中素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呈成一代之書述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為善敘事荐之當路夫為總裁荐人以預纂脩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為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脩之列僕固當數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為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璠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始以是為創葉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

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  
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脩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  
兵機逆事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棄臺諫之論列給  
舍之繳駁經進之論皆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褒  
封匭奏下至錢穀兵甲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  
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繆或一日  
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  
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脩宰相點檢脩撰官日所錄事有與官  
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  
脩取於此他年實錄之脩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  
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  
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  
甚疎略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  
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脩實錄而已尚幸天  
曆間詔脩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  
其書止於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末脩前局之史既有十  
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脩之士凡  
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  
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  
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  
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  
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授官或還山既  
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為神  
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片至嘉興驛賤疾大作

行步不全謹今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  
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明文在卷三十八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三十八

書

與蘇先生書

荅鄭仲辨書

荅許廷慎書

方孝孺

前人

前人

常熟薛熙纂

嘉定張雲章訂

書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升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為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過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丁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歿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恠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為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彌一世大儒咸有正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譽於世或

明文在卷三十九

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為吾師之德行文章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人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為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為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而誦於縉紳當時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次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免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謫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



聖朝有知人未則之損益細故我宜乎執事有意於此也  
之間士之蒙誣受訪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諫被劾  
慨歎受職近則程子有貪黷之誦冰公遭姦黨之害其他猶  
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究於朝沒不得遂於里  
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非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所以天  
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館小  
者表其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  
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  
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  
史而以論撰之作為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辭後人之  
起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  
白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為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

八明文在卷三十九

二

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詈及為文過  
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為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  
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允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迂其  
鄉次於江端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  
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作孝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謫且譽者  
推之以為高也抑之以為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  
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  
公之傳者非為公計也為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  
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  
為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觀之如蛟龍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  
若稿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為僞說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  
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雲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

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勝暢急言極論而不竭  
其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  
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觀者亦盡矣人持  
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  
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  
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癯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  
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  
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爾故率一言之

答鄭仲辯書

前人

八明文在卷三十九

三

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  
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  
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備物之  
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  
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且下  
學乎此也久矣曷為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六耶苟以佛  
氏之倫理為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  
其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為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苟欲以之  
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  
不自棄於人倫世故之末未見其為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  
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辟教



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耶以呈下之明智薦厚不枚吾道有得焉而頌彼之趨不亦異乎呈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未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為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充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崇祐而獲罪於天耶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閱其欲邀福而反致禍亦可

明末在卷三十九

四

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呈下之卓拔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微福者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騁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恭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取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者也且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粿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苦閭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夕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者而求之

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此也昔與呈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又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閱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呈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呈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閱之未必傷惶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呈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焉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呈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呈下西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威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

明末在卷三十九

五

呈下之賢必有以察之而未至於深怨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呈下於今為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寸補世教近蹶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答許廷慎書

前人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呈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未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呈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為奇士至說呈下輒掩然自愧以為莫及也然後益信所親之不妄近在王脩德所得西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於懷

又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持論卓  
 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  
 為細事然寂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鉢施兩較不肯多與得  
 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臆時時迫盛督責不使有斯頽佚樂意此  
 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耶如  
 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為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擔欲  
 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疑  
 疑焉欲挾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殆  
 其所忌乎僕雖為斯文喜然竊為足下悼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  
 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  
 足以成其學載籍所談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幸光明  
 崇大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

明文在卷三十九

大

非甚棄之耶此可為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氏多稱王微  
 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遠見其弟是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  
 凡也僕侍祖母故求此其詳有所難言

明文在卷四十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謝李宮保書

茅坤

文徵明

明文在卷四十一

明文在卷四

常熟薛熙纂

太倉陳述訂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林卧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日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東歸來而深交如兄者能幾在耳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歸雖未莖白漸索矣願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而收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何如哉頃者僕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駘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

明文在卷四

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而嘆僕曰其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權者若流水若獨流滯中林者始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未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峻故人不為援以子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為脂韋滑澤遂踈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惟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為不深觀其所叙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者欲為歆歆而流涕者退之由方切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猶肯出氣力謂公卿間如三上宰利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頃頃之於墓草且宿之於抑遇矣

然而子厚以彼之才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肯免安請

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損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者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鉅鉅之澤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推轂并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喟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他所引權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嘆子厚而不能而為之耳無聞目無見乎

明文在卷四

抑亦憐其文章不遠在子厚下故所並替而號者其官業所舊猶炯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然憤而萎鬱也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權他人者而為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為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還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知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嘆子厚者而少為之異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謝李宮保書

文徵明

某竊聞薦士之難也昔人以為非苟而已矣謂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也故以馮衍尹緯之材遭漢世祖王景畧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得代廉頗馬謖虛名能感孔明甚而

周仁許靖之屬土木之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為薦也公卿之不薦士久矣而今之時為甚豈今之為公卿者皆不復有是哉勢有所不行也何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志趣達之士皆於科舉乎出之於是乎有以功業策名者有以文章著聲者有以氣節行能見稱於時者問之皆曰目之士也其間亦有不出此者然而鮮矣此豈科目之害哉世之所尚者在此是上之所用者在此是以有志事功者皆無志節義行能者皆俛焉求合於有司之尺度以求自見於公卿之表見固無有能外於事功文章節義者而皆今之所謂科目之所收也然則科目之外豈復有遺材者哉有之皆潦倒自守者世固無所用之無所用之則亦無因知之矣至於隱居抱節奇道義自將者方且韜然遠名人又烏得而知之哉彼無因知之者不必薦也不

明文在宋中

王

得而知者不得而薦也其有可知者多是立異微名干言無實之人所謂士之賊也若是雖謂之無士可也是無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薦士也士誠不易為薦也而今之士又有不必薦者科舉之法行也外此而有舉焉不以為誕不適時則以為迂不知人而非笑其其身矣某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亦嘗有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褻魯鞭策不前加之憂慮交攻日以墮懈自弘治乙卯抵今嘉靖壬午凡十試有司每試輒斥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困循退托志念日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其亦自疑之所謂潦倒無成隱匿自守駸駸然將日尋矣明公鎮三吳下邑雖在治屬間歲一臨實未嘗謂其地某在諸生中蓋嘗一再望見顏色而猥賤無階莫得自前誠使其身有所取材公固無從知也況其所能所守頹敗若此明公何所據依遂錄其

姓名露章薦之於朝犯誕不遠時迂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然行之其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為誠有材耶彼科舉之士非有甚高難能者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雋以自振發其材亦可見矣若夫懷藏道德抱節守貞其實非其人即其人將自詭約遠引不令公知矣或采聽人言得之游揚又安知其不立異舉名工言無實者哉安知其為馮衍尹緯安知其非趙括馬謖非周仁許靖之儔哉即萬一其非且是焉所為損公不小矣而公豈亦嘗念之否乃公之意則有在也龐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者自勵耳某誠知陋劣不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人而辭其勵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郭隗先從隗始之言則某豈不為燕國之馬首哉公之於某也又何必知之深見之審而後為能用其情哉然其所以知之見之實有出於至深極審之上者誠

明文在宋中

四

以明公三朝舊臣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及門之士多矣其文學行義踰於某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才諂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某豈不求於人者深則得於己者淺也某視一時文學行義之士誠不敢望其後塵而獨不欲求知於人是故雖以公之好賢禮士作鎮吳門相望一舍而私門無某之跡只尺之書未嘗一至左右此非高亢自賢而有所要也士之體當然耳使於此有求焉是失其所以為士矣失其所以為士而欲以士薦雖愚人不為也而謂公為之哉某之所以受知於公必有其然當其心者而語言才諂不足云也是故古人之知人也夫惟以古人之道知人則亦能以古人之道薦人用是天子信之宰相受之朝奏夕報而某遂得以白衣被命列官清禁周旋多士之中自顧能薄望卑不應得此而舉朝不以為非天

下成歆其過豈不以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朝廷中外舉鑒其  
其所為惟以輔世勵人為心而非有所私於某也夫始也某未嘗  
有求於公也而公薦之又不得私於某之所恃者士之體也公  
之所操者王公大人之職也士存其體王公大人守其職雖古之  
至理之世不過如此而所為致之乃在明公一舉措之間其何幸  
身自際之其所為感公之知飲公之德宜如何其深也或謂明公  
此舉實用司寇林公之言果爾益以見公之德之不可及也昔張  
安道與歐陽文忠雅不相能及薦蘇明允乃獨屬之歐公謂非永  
叔不能薦歐公不以張公為嫌卒薦而官之當是時惟知與明允  
為地他皆不暇計也卒之明允以文章名世議者謂不負為歐公  
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林公誠知某也豈不  
能自薦哉所以為屬之公者以歐陽子待公也某無似視明允無  
能為復亦圖無負為公門下士耳不宣

明文在卷四十一

五

明文在卷四十一

書

答李中溪御史書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與方正學書

與宣仲濟書

答應天巡撫宗陽山書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與曾長石編脩書

寄姚孟長太史

唐順之

王叔英

歸有光

張居正

前人

唐時升

婁堅



明文在卷四十一



何如一言之慰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與周中正論項守書

前人

以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益疎聞此昔人所謂癩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敢隨夫至於讀書窮理真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愧知愧茲啓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為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疾若不任事而實寒寒奉職不啻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寡矣又自羅翁當國為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群甘心隱約不覲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蒞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僕輩與

明文在案

三

之素交遊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為僭以僕素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為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為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為心而喬之為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為人嫌也昨得郵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及喬則始然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耶豈喬之夫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止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但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間之者耶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反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匪情為善而後或敗

路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為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行見過信故人耶雖然喬惻惻可信人也以初之素氣寒寒奉職則其為郡守不肯聞耳或可知也以為喬之素不有奔競以觀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有明公之鑑也明公之斥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為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才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點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明文在案

四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深深書問之達石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削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遂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陳彭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棄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絀濯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獲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江而執事致名澤民之術遠方舉舉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特見吾君不同則已問則



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民於唐虞雍熙之盛者是在是矣豈非天下之事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蔽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夫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夫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依惟少張察焉

明文在卷四上

五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某頓首仲濟呈下自足下之寓我嘔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為溫然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為此即而所見宣生之婢也及觀呈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以不朽也僕而許作傳目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復頃俟少暇為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而與浩脚語及旌表今人憤憑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為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運止于當時亦何嘗旌表我人去尊尊明當奉陪不一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宋制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剔宿弊為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腹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通負淵數以成兼井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置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為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德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為私割上肥已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青里通欠嚴治侵漁搜納之姦所以砥姑息之政

明文在卷四上

六

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開則公室強故德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道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杜根本之苗達安攘之榮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為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為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為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安其田里誠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為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行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為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為國家忠慮



狗情容私甚者輩千萬金入其室即為人亭制矣今主上幼冲僕  
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  
可得而搖棄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校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  
典具存必不容貸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至即屬所司覆行

啓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前人

辱華翰及別指捧讀數過不勝沈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  
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為  
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諉議四起然僕  
終不為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如式和版中積歲恃  
頑強梗成頑骨祖奉鈞東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  
理於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  
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眾莫之敢攘者恃有朝

明史紀事本末

七

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飲怨則人  
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怨是人也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  
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  
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  
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  
敢窺終身乘堅榮肥澤流苗裔其為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為此  
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難養則腹痛不擗痊則痼疾而  
慈母之於愛子必難且擗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  
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諉議為哉況今明  
主在上是非審覈即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為何能  
為顧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與曾長石編脩書

唐時片

去歲微服游京塵特承野味深相得於形骸之外閭里布衣之交不  
過也久客思家勿勿作歸計出國門之日猶戀戀焉義舍會合之  
無期蓋不勝太息耳此歲中倘未便得差幸勤事典藉考索古今  
文獻所載經世大略以養任重道遠之望新詩紆迴處如羊腸鳥  
道中登陟崎嶇而臨眺瞻矚尚有遠思雄壯處如昆陽城之戰風  
雲變色廟豹慷慨皆佳作也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  
出於野夫遊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癡學非  
曰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辭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  
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衡縮疎密輕重各有其度不  
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詠之嗟歎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  
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者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  
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為作者歟矣乃其神而化之  
則存乎其人之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迴輒之趨實者  
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念心易之昏氣出之  
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及覆也今兄將有齋一書之用雖仍  
為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  
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明史紀事本末

七

寄姚孟長太史

要堅

憶昨相過覽所貽書還為相識數稱之以為丈夫處世若畏首畏  
尾苟以自完猥云明哲保身者亦足羞矣已聞膺庶常之選則又  
喜曰斯人也他日當以經術經世務且以文章回雅道決不苟為  
諧俗而已久欲奉書一罄鄙懷未遑也竊以為兄之志於斯道亦  
已久矣猶恐向廣應舉未免博涉為優今拘節程仍以華腹相尚  
則力追前代之深醇一掃今人之儇薄不在此時乎第當出其緒

錄以趨時適變而已僕童子時讀蘇長公上梅直諫書未之識也  
及壯回歐公須讓此人之語始尋繹得之其後讀韓歐曾王之文  
一一窺其高處進而求之賈董晁劉又知遺詞布格雖各隨其時  
而其為卓然偉然一也如歐少時步趨唐末五代今見於外集者  
何其麗以靡也既登第乃一意為古文詞而當時之文遂為一變  
如本朝諸公其始為南宋理學而縛雖有博瞻終不能高其後厥  
理學者趨六朝頗工於詞喜恢奇者稱秦漢更派為詭吾吳之文  
王文怡陸貞山蓋爾雅之宗也至歸太僕始棄時人之說行絕不  
以時代為高下謂唐宋高文不減西漢非真知古文者其持論必  
不能若是之違俗也辭之相馬貽其玄黃取其俊逸苟為不然誠  
未見其能古也此非吾孟長而誰望哉今在館中知未克為應俗  
文字俟三年之後力追大雅未晚耳

明文在卷四十一

九

明文在卷四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二

序

志樂序

易經傳訓測序

春秋私考序

重刊舊唐書序

通鑑綱目附釋序

右編序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楊繼盛

湛若水

唐順之

文徵明

宋濂

葉向高

劉崧

明文在卷四十二

明文在卷四十二

常熟薛熙纂

永年陳章訂

序

志樂序

楊維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乃置之不誦則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矣蓋律呂與天地相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括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開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范洛先生自未第時已抱古樂散亡之憂聞晉學府谷王公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

明文在卷四十二

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既而得其說矣於是而有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悲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而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邇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負方旋宮環轉乖除規圓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難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經細目

一節萬變信乎而括觸處皆合樂之為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祥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為是書感通而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於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為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意感不敏雖學之而未

明文在卷四十二

易經傳訓測序

湛若水

夫易聖人所以順陰陽之道明變化之理而立天地人之極者也其為文也蓋取諸日月日月者陰陽變易之大端也變易即道也其為書也立象以明理理得而象亡矣故夫易之象廣矣博矣矣嘗為日月為天地為乾坤為剛柔為君臣為男女為父母其在物也為牝牡為動植其於幽也為鬼神而易之道行乎其間矣然則易其果可見矣乎曰非也在天為天之易在地為地之易在人為人之易在身為身之易在心為心之易謂天地人物身心為易不可也易之道未易見也易其果不可見矣乎曰非也在伏羲為伏羲之易在文王周公為文王周公之易在孔子為孔子之易外伏羲周文孔子之文而求以見易不可也易之道因象而見也夫可

見者易之文不可見者易之道故易為不可見者而立也非為可見者而立也非為可見者而立故易不在乎多其詞以明也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伏羲之易行數千年而後有文王周公未聞待文王周公之彖文而後可行也義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孔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義文之上其說簡由孔子之下其說長其說簡所以待上士也其說長所以待下士也世之降也孔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沒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義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未之知也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與也直數焉而已哉故曰假吾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故韋編三絕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地人物之易是

明文在卷四十一

三

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者也後之儒者乃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予頗竊見此意以末學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者數年乃江都葛生潤深知萬信請為學者俛焉正之因取義文周公之易復為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為後人所分附者復合而為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義文周公之經則曉然矣篇本多有錯簡如重出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逸於繁辭者今亦因以釐正復歸文言之後則庶乎在上下繫不雜為全篇在之言詳氣為相類又於十傳之篇次或為後人所訛者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夫然後易為全書也於孔子十傳則稍出愚見因言求象而各為之測於三聖之經則全本本文第今葛生等采測義作旁釋而不為之說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

心或可得矣

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彈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八人直道之心也八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八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為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

明文在卷四十一

四

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達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觸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為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所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

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弟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為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予為是說久矣儒者皆孝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壺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予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刪除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空其是非雖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予是以益自信予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

明文在卷四上

五

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蓋子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從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遠歎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予尚得而見之

重刊舊唐書序

文徵明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

明文在卷四上

六

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為叙按唐令孤德棻等撰武德真觀西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為書百卷柳芳韋述嗣輯之起義寧訖開元僅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孤頤以次增輯之起建中止大曆而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輯之凡為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韋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也或謂五代擅攘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曆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康子曆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

世系山表續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制詞亦謂閣博精校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澁為失體刊削詔令為太畧固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為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願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燭止渴之語豈直工儼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所不能無議者段秀實請鮮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為失實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抑宗元敘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

明文在卷四十二

七

上於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至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當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定論哉此聞人公所謂梓行之意也是書舊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為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抵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十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遍訪藏書之家雖殘編斷簡悉取以從事裁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有可嘉者因附著之

通鑑綱目附釋序

宋 濂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為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者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為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為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栢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矣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為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照胡三省王彥學三家會粹群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

明文在卷四十二

七

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啻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尚可略之乎司馬遷史記注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迄今猶未已也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皦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為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舛舛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隄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為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耶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悲正之耶孔君尚有以刊定之底幾為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為脩撰出以相示濂為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為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竅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三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



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為巨擘云

右編序

葉向高

荆川先生之為右編也其卷四十其世自周至元其目自治道至六曹無所不該然方周之盛四友一亂之徒謀謀闕如而傳者多在於晚周於元則取二三策而已惟漢唐宋之際詳焉吾讀其所編次自治道而下即次以君相次言開次儲嗣次公主外戚次宦官佞幸姦邪朋黨而亂繼之蓋先生之用意深而寓指微非徒州居部伍便於尋覽已也編成久未行君友大司成南昌劉公少司成吳興朱公相與節縮太學經費得若干緡授之梓劉公復補其未備而朱公較焉問序於予序曰右編者右史記言也言之途多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控揣情形料量事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士不能為也論人之言辨別

明史在卷四十一

八

黑白指陳熾惡搜城杜扶神業非謹正嫉邪之士不能為也規諫之言犯顏苦口撻鱗觸威往往自敵而下受之有而不堪非勁節骨鯁之士不能為也上下二三十年間公車之牘至不勝載然言之而傳傳之而收於茲編者僅如是碩不難哉乃其言復有睽有合有遇有不遇挈而程之論事之言十僅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諫爭之言十僅得一二何以故其說愈逆則其勢愈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已不數人又不數言言又不數用然則忠言嘉謀之售於世者乃千百中之僅見耳言之難聽言尤難亦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我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因論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亂興衰之故盡於是矣惟是奏議一書卷帙浩繁尋究未易學士大夫鮮窺其全茲編網羅既廣澄汰復精徵事

則得失具存辯人則忠佞如見至於上關主德下切臣忠甲乙雖黃尤深致意蓋微獨臆錄事當奉為準繩即備齋座之嚴規勒

千秋之鑑戒無所不可說者以其體雖主於記言而其義實兼乎記事治不虛也今堂原日隔造膝稱聞所藉以効忠抒誠直維補救惟章疏一事而奏讀滋煩扞格滋甚上下之間其難或有過於前代者明主可以忠言蓋臣而宜畢慮劉宋二先生之悽悽而刻茲編也得無意乎予故因命序而及之雖然吾有感於先生之自序也宇宙基局也奏議譜也今旁觀者見有善者而苦於當局之易迷當局者見有成算而苦於旁觀之掣肘旁觀與當局相持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夫唐先生蓋精於譜者而用尚示究今二先生皆國手行究其用矣其能善用譜也能毋與旁觀者兩相苦也予不佞請以茲編為息壤焉

明史在卷四十一

九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劉崧

皇上收燕都更為北平省之明年詔儒臣大脩元史顧自世祖至元以迄文宗至順七十年之紀載亦云備矣獨元統以來三十餘年之行事邇未有成錄者加之兵興竄徙存焉者寡豈所以名一代之完史哉時監脩國史太師宣國公李善長暨總裁官學士宋濂等具以上聞請命官採摭遺事以備紀錄上惻然憫之爰簡在廷清慎謹敏之士分道四出俾博采而遠致之重惟北平者故都之所在而山東又古都魯文學之區故尤加之意焉於是監學司膳呂君仲善實膺北行之選以洪武二年七月受命十二月迄事周行數千里收圖書文刻數萬卷載車數十輛充然得之而南方羣公載筆史館日顯顯然翹首北望呂君歸思亟得盡發其所錄以大駭其特書之筆而君所得事實與文辭居多通類次而選官

者凡八十有一帙而此編者又呂君私錄之將以藏於家因輯之  
為目錄者也抑呂君方北時朝著搢紳守節空矣簡牘亡矣舊臣  
故老非无而徒蓋無有存者矣君為之仿徨憂頹竭心思目力遡  
風轉雪鉤深抉隱凡山亭農父之傳誦退平閭閻之見聞上自朝  
廷制誥詔旨勳碩謚議省臺章奏公府文移以至公卿大夫士之  
述作山林名儒逸士之續紀陵碑塚碣之幽潛鄉評稗史之碎瑣  
與夫士民節義之著天人災變之徵摭撝乎彬彬乎廣其備矣信  
一代之寶錄也夫良工成室非由於一木之材獲夫調饌不專於  
一物之味凡海陸珍錯鹹辛甘苦之可荐者皆宗廟鼎俎之所資  
也山澤生植鉅纖曲直之可効者皆明堂棟宇之所籍也傳不云  
乎禮失而求諸野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則呂君之是錄也有  
功於元更也大矣其可忽哉君曰君之所錄者目也非文也名也  
非事實也是不然昔詩與書嘗亡矣而後世得以知而復之者亦  
以其名篇之幸存聖人固因之而不削也唐世聚書百萬卷而作  
錄者四庫書目而已迨宋季馬氏通考之作於諸書百氏之名目  
舉無遺焉其不載完文者非略也學者為能因其目以推其事又  
將無有不得焉者此呂君命名之意也後之君子欲覽觀元氏末  
年興替盛衰之端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歸而成一代之信史者將  
不在斯文已乎

明文在卷四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三

序

大明日曆序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柱國表序

會試錄序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京闈小錄後序

湖廣武舉錄序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宋濂

鄭曉

王世貞

薛瑄

方孝孺

前人

鄒守愚

焦竑

明文在卷四十三



明文在卷四十三

常燕祥 熙纂

長洲 彭寧求 訂

序

大明日曆序

宗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脩大明日曆成粵從皇上興臨  
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  
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法羣臣之功過四方之朝貢莫不具載  
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甲寅以迄則歲再脩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德壯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  
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為然  
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

明史在卷四十三

蘇之念結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  
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推卸以  
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  
而已其獨秉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  
郊祀存於心目有非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  
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處之以刑其敬天勤民  
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談二政外戚亦脩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  
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慮今絕無之其家  
法之嚴五也與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  
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  
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略之  
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

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

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

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精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

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

茲因日曆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掇

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摭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

誥兼脩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宗濂惟纂官翰林侍讀學士嘉

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樂韶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

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壇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

布衣臣徐尊生其暨校膳寓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昇

國子生臣陳孟陽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

明史在卷四十三

訖事云臣濂謹序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曉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  
不得領三公黨獄起孔徒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  
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高皇不聽然藍  
玉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督署翰  
林院兼平叛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宗訥吳伯宗  
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  
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務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  
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  
詔草登春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  
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縉始也已而解出

為交趾參議胡為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  
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孫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  
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  
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  
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  
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  
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  
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並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丘以孤  
卿入內閣餘皆脩撰贊善通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  
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  
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  
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為

明史紀事本末

上

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為工部尚書不獨鮮與胡也其  
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  
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  
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批  
防姦而廣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効職三楊參合歷事四朝  
鎮定危艱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散外寧四十餘年彌稱平治昭  
后既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社幾搖景泰  
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者脂粉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儲  
官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寬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下進  
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戴遠隔者南陽既出復留京專  
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文毅  
事關綱常扣關力諫時值倭幸請劾行誅弘治初年大姦距脫海

內然宜與洛陽瑞靖賓緯長沙給文雅諒直太僕書接再三  
慮慘露色傷精訪落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勳多  
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  
以緩死為恩仕以驟進為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  
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盜廁跡禁靡數年間  
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依濟雖大禮  
之議未協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皇帝龍飛廟變獨秉  
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實飾終綸與制禮樂豈非瀛  
巷之遇賢拔夢卜都俞之風幾在霄替乎茲表直文淵閣者凡若  
千人擇其尤者八名巨記食皆略次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 柱國表序

王世貞

明史紀事本末

四

柱國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國以待相及  
今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魏之初以太尉拓拔萬位望尊重故  
特置柱國大將軍崇寵之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彌為天柱西京  
之魏太師宇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拜柱國蓋所以表閣閣叙  
門蔭也宇文周之世為柱國者日益夥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  
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為從二場帝之末復置光祿大夫左右  
金紫光祿為一二品階嚴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為三  
四品勳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  
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為正一品勳加中書丞  
相而他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明興因之以授左  
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  
正一品曰初授特進崇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曰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崇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

引如曰光祿大夫柱國而巳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為左柱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為右柱國左柱國貼以光祿右柱國僅曰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為護軍而至永樂初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如忠誠瑋以下皆得為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今甲為虛設而登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即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母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功等矣嘉靖十八年少

明文在卷四十五

五

師夏言以冊上帝彌加上柱國其後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形言之僭恣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不敢當萬曆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為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為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為重官而二品勳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時滿柱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荐者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幹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必臣恂臣世資臣即臣淳臣鎰試而史臣烈臣繼登百執事內不夙夜祇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

功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達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賢致治之効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雖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為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削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徵也故其得賢致治之効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達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先於前有垂於後不倖歟

明文在卷四十五

六

###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方孝孺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閎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宜制度取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於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於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攸功崇雅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於學而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於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



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已矣又鎖院試之料變揮奇抒華  
揚藻問靡能難動與武合社史曰域斌其韜鈴之器乎他日以  
輕裘緩帶聞必斯人也夫然而其存焉者寡矣其是上其姓名於  
夏官氏獻於大廷乃并錄其文以傳而屬其告之曰文以任治其  
辭則春也武以任誅其譬則秋也二氣順布泰和用臻是故仰觀  
於天七曜其象俯察諸地五材顯其用厥而由來遠矣否臧戒  
於易壯猷歌於雅蓋自帝王迭興文武並用莫之有易也我太祖  
命代應運乃左鉞右旄戡暴剪亂日浴月域罔不臣服天下咸勝  
矣然布德湛恩休息而涵育之與天地並故其黼黻金石之盛炳  
耀方內還我皇上天縱上聖乃重熙累洽制禮和樂覆照萬姓聲  
暨惠漸至於今日天下文勝矣而赫聲濯靈神武而不殺雖古帝  
王何加焉然猶兢兢焉以內寧外憂為懼顯謨承烈斯萬世之隆

明文在卷四十三

九

也其竊聞之其在當時受朕伏鉞之臣庸起而薦揚若徐公達常  
公遇春而下豐功茂績載於旂常鐘鼎河山帶礪之盟至今為雄  
我皇上宵旰寤寐乃茲搜羅雋才奇氣遠略之士以顯擢於用爾  
諸士茂膺簡拔乘光而起非熊之占實在今日其尚矢志委身奮  
武樹勲卓卓乎以古之名將自勵建干城之業紆爪牙之懷博卻  
殺之誡垂吉甫之憲視秦昔時旂常鐘鼎而載焉以滋耀其休光  
而勒其今聞不其偉歟詩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於以四方易曰  
師貞丈人吉爾諸士其懋之哉母曰使避螳式蛙而已也願以是  
規焉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焦竑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兩漢竊謂賈誼恢偉博達嚴於事而辯  
於言占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甚切至而除

為權臣所指授此徒以言為市者耳竊氏論建多為石畫而不無  
峭急刻深之意長沙凌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辨  
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為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為溫而理  
則悍而有餘忠輒歎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栗然危亡  
之立至宜以召恠而獲譴然其君甚慮而差歎之非獨不怒而已  
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雖其不熟而亦足以容無足恠者以觀  
於予文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由今高第給事南垣垂八  
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江於東播越  
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卿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  
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  
一也如鼂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其務積至誠披  
情慄以徐解於上紆餘委至有悚然而駭立或悅然而心痛惻惻

明文在卷四十三

十

款款溢於毫末間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  
章疏仰稟於威嚴而下率於文法於見有所格而不敢盡而用司  
存復遊之格以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有所束而不得肆且也  
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策進言之妙用而或為奸計者之  
所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固非以言為市者矣夫君與向皆為黃門  
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同  
向言不得用鬱抑佗條至托之九歎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耳主  
上善用羣言致舞不則有始格而半行之者有尼於此而復得於  
彼者君言業用什伍安知一日不肅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遭  
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訥時錄而存之至  
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考焉而屬予為序

明文在卷四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三

十一

明文在卷四十四

序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朱葵山文集序

宗濂

吳濰州文集序

前人

曾助教文集序

前人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敬庵臺序

宋悅

半山藏書序

湯賓尹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忠 周 惕 訂

序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眾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氏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

明本在卷中

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文雖外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宜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宜靜亦宜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首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

朱葵山文集序

宗 濂

明本在卷中

世之識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訾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領一唱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與夫是非同異而起於人持勝心便翫習而是已見故勝心翫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為序余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為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耳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為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主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為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下於道故耳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蕭田有外先生文實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為文世則鮮



知之其孫進士滿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強強之言  
不言其言者亦不卒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  
言其之鳴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存先生字  
原道以泉州路提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吳澤州文集序

前人

唐子西去六經之注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  
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誦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  
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濺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  
隊黃麾迄前萬物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逸尺寸嗚呼  
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  
可以擬拾語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  
見其人豈遠駕奔馳實不可攀與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龍

明文集序

三

與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間飄飄有奇氣  
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  
學司馬遷耳我知學班固耳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日  
後德基去而南康今安化將出守澤州與濂會南京持所製文一  
編且讀且譁曰我此文近還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  
懸崖澤州山輝如臨珠涵輝始而大驚中而擇所疑終則益畏之  
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我  
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弗之毋徒泥于西  
之言而自沮也

曾明教文集序

前人

臨川曾先生旦所為文若千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  
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

尤為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  
務小而游身結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而  
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  
見於子丑寅之異建寅取徵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世其大本  
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  
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  
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  
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為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朝  
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  
則有記表誌傳之文他如序記銘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性情接  
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微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  
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

明文集序

四

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  
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  
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  
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先生淹貫群經所謂三  
綱九法其文理之繁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貢於鄉科  
目既廣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燦然起矣余取  
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  
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  
余在調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論文甚夥因其門人所請推原  
文之至者而為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



之與識是以達萬物之情氣是以集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比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為己而南北繹繹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閭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同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抱為十卷分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五章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概燭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擇羣疑辯奇瑰巧於止喻而

明史卷四十四

五

不失乎正雖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而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粹然鑒鑒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為憾詎知天意有在學而界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室功行實跡未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九勳大臣丹書鐵篆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以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變豈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變豈亦未見愧未能忘其要領今

公已薨其子仲環懼其散軼以一變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勳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項思亮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亮與余過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亮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為詩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雖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臣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誇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母乃一二妄庸人為之臣子以倡導之與思亮之文固無俟於余言

明史卷四十四

六

顧今之為思亮者少而知思亮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周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於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於己兩者皆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退古人於數千載之上矣吾與思亮言自得之道如此思亮果以為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雖然無為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為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消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

物無所得者辟之抱運而灌機板而注為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於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為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為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為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為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効之乎効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現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為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其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為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矣游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為蘇子諸孫歟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

余明文在卷十四

七

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亦益歎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頃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及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為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為神乎今之為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也知神之所為則道自我出矣文矣可勝用耶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為莫逆交由翁前輩嘗為子言先生博學而

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為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泰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己圖全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衆莫不佩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讐為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輒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六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少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為文辭渾淪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

余明文在卷十四

八

玉自是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為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曰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訾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索授予曰其為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沒進儀刑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遊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命不可違遂投淚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文者道之英古人體道於身而宣之於文非徒文也然所謂文者自動作威儀以至發之於功名事業皆是也曰詞章也者特文之一事耳是故見其人不見其文可也見其文不亦其人不司也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皆世不我用暮景遇成故遊孔子之門者不求孔子於六經遊孟子之門者不求孟子於七篇孔孟既殁六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不潛心其為人而不為徒讀也耶舒城秦公崇化博學體文繇名進士歷任冬官負外郎出守大郡澤沛一方修名馳今江右大參子為屬吏每謁公分司之中觀公器宇凝靜規模宏遠其言舒而不唐其容凝而不翔其意普昔然恒若締交神明者見之設施寬行規矩之中嚴出刑罰之外事集而民不擾郡邑大治予私歎曰公之

明文在卷四十四

九

文有如是哉既而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示予予取而讀之語皆中心流出略無桎梏窘迫之態霍先出入禁闥步履如一公文之持重似之林逋照景西湖吟弄梅月公文之簡淡似之向子平早畢婚嫁過遊五嶽名山公文之脫灑似之故讀公之文可以知公之所存予事公最久所以得公之文者固不在於多言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有後生於予者儀刑於公思一見而不可得其可不於茲文而求公乎公平生以禮自律雖曰微庵即以庵名名其詩文凡若干篇予嘗辱愛於公序公之文以傳曰述公為人之大略使天下後世之人有求公者知公之全文不特在於言語也

半山藏書序

湯賓尹

貴富壽孝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羨者人爭取之矣夫羨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力

明文在卷四十四

十

爭之旦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沉頓歲年到刺筋力精已耗矣違及其餘故欲嘗易之而取於天者嘗寡聞敏賢智之士饒安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羨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間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貴富所自有矣官廩服與食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歟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焉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才美詞華剽剽古今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云楊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語為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即子瞻亦當引心乃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為人所窺請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郡大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澍齋予得以觀焉所為詩若文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矱無虛華蕩肆之態似今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投棄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為之工乃不能不為之工而弁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秘乃有文言深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為貴人其學登第四十年居官僅八載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題疏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為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爾眾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予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

重刊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於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王文忠陶姑孰輩

不獨帷幄議論佐聖神文武佑啓後人之謨烈而文章亦遂為當  
代之冠至於蘇軾韓愈李翱鮮大紳方布古或專以詩文或兼有  
節義後先二祖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氣奮學不惑於流俗苟且  
之見亦由唐宗大家之流風遠韻典型未遠洪永而後文章浸衰  
矣楊文貞王文成雖卓然自成一家而兩公以相業事功不專名  
文章風矩所激後進無由規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  
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  
兩漢之書不讀鴟心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  
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焉還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門纂類因仍  
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此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  
後生相習為腐剝至於今而未已天祐斯文為生稟傑南坡圭峯  
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時矯俗自立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

明文在卷四十四

士

為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為文不罷陳言不厭  
薄韓柳以為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易曰碩果不食其公之謂歟公  
沒且百年為此地之徒者日歸於腐敗而公之文愈著天下言文  
之士由當代而遡韓柳氏者必以公為小宗然後知後世之公論  
作者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公所為文在翰林應酬之作為多較之  
宋文憲方希古蘇平仲輩雖編幅謹嚴稍遜前人之寬博至其冥  
思入微命詞造意境界一新其師摹得力自許子愚殆諸記而來  
即起方宋於九原未敢多讓加以力持風節嘗救言官諍外戚之  
獄為吏部侍郎回羣盜竄跡請早建儲貳以繫屬人心家居却  
寧度人餽遺蓋方正學之風節大庖西封事之遺孽庶幾似之于  
此還公集列之有明大家而復因其有孫栗之請序其金公  
集時部判南國子監此年穀二刻稍備近武進尚書淇澳孫公

還年然吾不樂其與此地並葬也

明文在卷四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四

士

序

吳湯日詩序

曹學佺

青霞先生詩集序

茅坤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碧梧軒詩集序

前人

踏花篇序

艾南英

河村詩集序

黎遂球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明文在卷四十五

常熟薛熙纂

江都顧國河訂

序

吳湯日詩序

曹學佺

今人之詩皆傳注乎古詩者也古人之詩含以蓄而常得言外之趣今人之詩務欲言其胸中之所欲言而惟恐其有所不盡故古詩之所不能盡者而今人務必於盡之也則謂其傳注乎古詩也亦宜然而傳注亦自有法如爾雅之注六經也不必泥乎經文而六經之義自該也郭象之注莊子也不必泥於莊子而莊子之意自見也其他為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鄭道元之注水經皆別援引乎故實而證以己意之所指歸於是乎注與本文並行而不悖夫今之詩而能與古詩並行而不悖雖有質文繁簡之不同而要亦時世使然詩之不能違世也猶夫注之不能違經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其正也將欲合之必故離之者其反也而未嘗不歸於正也是必我之有情識見已造於古人之域而後能周旋曲折以合於變也噫變豈易言哉李于鱗之樂府曰假議以成其變化今觀其樂府點竄古人一二字而已未見其有所假議謂何而變化之狀何居也于鱗又曰能不為獻吉者乃能為獻吉者其意於獻吉不為也非不能也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後至者巧矣謝朝華之已披振夕秀於未啓則晚出者鮮矣是故詩愈歷年代而愈不能盡也人心無窮而詩之道益無窮也于友矣君湯曰具有詩才而其體周備能極其意之所出而不拘拘乎古法若曰我今人也豈為古人詩者哉愚嘗謂作詩如製器苟欲合

時必頃近古又學詩甚苦如負重登山既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為微渺矣湯日以不可一世之資而調適於斯世之術子又惡知其所以量哉黃鵠一舉子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子觀天地之圓方噫此即僕議以成其變化之謂也吾於湯日有深望焉

青霞先生詩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深疾之方力捨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誡徒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會壯敵數內犯而府以下束手問壘以怒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鏑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骸以為功而父之失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顧君既上憤懣場乏日馳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管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鳴咽歎歎而以其所

明文在卷四十五

上

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為重於時而其著為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孔力相煽指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一時閭閻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子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君者非古之志士也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怨士之什並列之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遺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焉耳予嘗按春秋以來屈原之強壯於怨伍胥之諫殺於魯賈誼之疏起於徵辟夜之詩起於憤劉蕡之對起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

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今後之人讀之其三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憤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有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浣洞庭壑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丘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為詩號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懽適以詩為娛頗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謂之曰何物可憎徒浣墻戶曾不可食其為畫餅

明文在卷四十五

五

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宣問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為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處田畝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拄坐守其下突煙畫濕旋拾儲薪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見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講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眾訕疾遽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為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諱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猶不知重其詩復用為諱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慚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飲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



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為閉關吟諷凍餒衰頹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焉且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謂予懷詩數十首為贅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而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子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刳腸鑠肺醉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為好也君既死子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為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碧梧軒詩集序

前人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怒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起之物

明文在卷四

四

為而為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不可免也惟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神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憊憊嚟之氣抹磨鏤華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為故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一有焉終不以為不可復為輟其冀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為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豈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詭詭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本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為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

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為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憂者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供樂競為綺艷肥腴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爾獨深沈靜莫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煙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鑠之力與寒士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大有所不釋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矣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怨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本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為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為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明文在卷四

五

踏花篇序

艾南英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丘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廬以終老顧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且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交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壤其人焉言夷面不通商賈不知鹽醢者何限誠得是也而種植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為成哉乃孟侯之詩其托足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述焉

也夫是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矣予獨惟世之為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為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污沒為斯遊者其慎之哉

河村詩集序

黎遂球

歲丁丑余下第南歸養病不出蘄州孟元白以豫章曾亮臣書來予歷陽戴子敬夫詩一帙示余曰乞子讀而序之輒歸矣余謂元白固詩人也其詩永序而特以敬夫詩來又重之以亮臣之書此必有可觀者於是卒業凡若干首大指皆磊落孤憤如病驥之曳萬石車轉羊腸徑獨鶴之飛徒怨望鳴高松寒露上又如黑潭曉壁間時出銅盤聲知為龍吟也嗟乎謂其詩知其人以人如是知之千百後世亦必如是知之則敬夫之詩其傳也必矣敬夫生和州聞乙亥和陷賊時余家刺史孟擴右手自剄左手出其喉不即死拭血書數行字解壁間今誦敬夫詩凡所為流離顛沛國難家讐與夫鬼燭燼燼天荒地沸之景森森閃閃咸在余目中方刺史之死僅妾女離無不徇焉可謂烈矣余獨恨其之官後未嘗數相聞問不識當時亦知有敬夫否知而禮之尊其行而聽其言否使刺史以國士遇敬夫敬夫果有以報之否夫以敬夫之特立獨行孺然不欺必可大用於世而使之為楚屈宋為燕荆高為齊田橫為漢田疇天耶人耶余安得不為才難之歎也自寇賊發難以來吾輩一唱酬頃漢南江社已殺人如麻其中安知無才士與血俱盡而敬夫出九死得一生焉感是以益深詩是以益工余之歎息是以獨至故吾聞吾刺史之死再哭而三痛之此誦敬夫詩乃不禁流連頌仰涕淚歎歎累朝以夕此其故知之者鮮矣刺史余兄弟行交最深也故牽連書以為敬夫詩序以送元白之行

原缺

明文在卷四十六

序

洪武正韻序

宋濂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唐詩品彙序

高棅

說苑序

董其昌

篆書考正辨偽序

方孝孺

太古正音序

宋濂

明文在卷四十六



常熟 薛熙纂

同里 錢寶訂

序

洪武正韻序

宋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審音者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虞歌康衢之民謠始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西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

宋明文在卷四十六

皆堪被之弦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彌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豪駸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惟武彥吳棫惠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有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惟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此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

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折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臣王侯倌撰臣李紱臣允縉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臣傅臣羅臣臣鄒孟達典籍臣孫黃臣若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稟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興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碍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莊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官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吁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揚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宋明文在卷四十六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朝

太原郭彥清夏次樂府詩一百卷予采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月夜澄樂聲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紀

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  
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  
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詞辨其詞而意可  
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  
咏至枚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  
者猶世俗之樂耳何也蓋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  
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有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  
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  
以平用而不置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  
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儵者多齷齪者多悍淫亂者忘及憂深者  
思憂其或好樂而無主因故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  
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

明文存卷四十六

主

不廢惟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  
祀非庶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閨門  
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勸懲歸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感而  
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  
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饒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考之  
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  
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艷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  
受之其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  
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瑩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及乎  
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  
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  
之德盡群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

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怡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  
靈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言者然以唐虞  
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  
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  
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論之  
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唐詩品彙序

高標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  
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後之於終至於聲律與象文  
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晚唐之  
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  
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

明文存卷四十六

四

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  
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  
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  
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  
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間曠錢郎  
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  
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  
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  
恠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  
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  
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尚能惡勉氣格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  
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

作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為律詩龜鑑或謂詩人冠冕或尊海內  
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闢微超  
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也今試以數  
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必能識得何者為王楊盧駱又  
何者為沈宋又何者為陳拾遺又何者為李杜又何者為孟為儲  
為二王為高岑為常劉韋柳為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辨盡諸  
家剖析毫芒斯可以言詩矣子風就於詩恒欲窺唐人之藩籬首  
踵其域如墮終南萬壘間茫然弗知其所以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  
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在高門邃室歷  
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誥採摭羣英芟夷繁蠹夏成  
集以為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略不侔英華以類見  
拘樂府為題而界是皆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

明文存卷四十六

五

中丹陽英靈間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眾妙等集立意造論  
各該一端惟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終審  
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徑路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  
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遠江寧王  
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繇是遂覽窮  
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校其  
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  
論以升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  
六十九首分為九十卷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  
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  
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  
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溫柔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說苑序

董其昌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邵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  
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序云淮南之書併說超忽  
世所稱扶風霜飲沉澁者蓋文士多沉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  
網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專刻說苑何也曰向  
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擇用一  
也述聖一也獻諫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  
稱公輸子巧於為舟車而拙於為木為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  
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眾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  
迄於脩文選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  
座鏤空雜談六合之外以動視聽者是為擇用可傳也漢承秦後  
師異道之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歸趣向之

明文存卷四十六

六

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  
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為述聖可傳也元成間中  
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獲譴劾頃所謂三獨夫者共  
變社稷懷忠不効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昌陵  
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為獻諫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  
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屬而無其實實太傅有向之辨而無  
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達楊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  
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秘書以黃  
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譏其言不深純是  
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偏害  
而學術意見已一變矣昔柳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曾南豐文  
師子政而欲子政文人及攻固耳可盡信哉

琴書考正辨偽序

方孝孺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機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會厚而趨薄  
舍謹而為慢舍難成而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  
不止非有焉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  
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棄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  
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  
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  
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  
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寡切而其變為最甚自莽而為今繇自今  
繇而為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  
字必將駭眩而驚歎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  
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  
君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略之殊而其用志  
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入好而能通  
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竊海方塘  
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  
本諸古以正末派之失作文字考正辨偽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  
有徵據不為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  
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溺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  
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  
志止間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  
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  
物衣冠其異於莽之行草者幾何哉予嘗欲妄為一書以正訛解  
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為元聞人其所受而

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未  
欽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太古正音序

宗濂

予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譜求聲  
絳堦鬱而暢適憤心弗自是也後聞泠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  
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予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  
及入國朝予既被命起仕而泠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  
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泠君實  
奉明詔定雅樂而予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泠君游把琴為子鼓  
數曲予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益然而春煦察乎悲鴻吟而鶴  
鶴驚厥退而和之也砒砒乎冰台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  
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  
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者耄乘車曳屨嬉遊笑談  
弗知日之夕也予倖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達閱旬  
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予已老耄不可勉矣  
既而泠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予且曰子之所聞者  
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子重有感焉樂  
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  
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寢久湮  
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予之有  
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予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  
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泠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  
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予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頌  
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泠君之用志

按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為協律郎

明文在奏四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奏四十六

九

明文在奏四十七  
序

素王紀事序

商輅

關里誌序

李東陽

山東通志序

陸欽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葛氏族譜序

前人

江氏桂巖集序

楊士奇

楊氏萬木園序

前人

明文在奏四十七

一

常熟 陸熙纂

休寧 汪文柏訂

序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則歷代封謚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群賢配從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楊與所述東遊記終焉先聖出處大略見於此書蓋開封太守西蜀黃璫公瑾之所輯錄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鐫梓以傳

明文在卷四十七

其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與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

所以為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庸庸之歸也幾希矣予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勗幸相與勉之

闕里誌序

李東陽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存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為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槓皆是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楊僕作風俗志後郡縣始各

自為志則兼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厥僻壤或不能無況吾孔子以教為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於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君一縣止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輩間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未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時遐慕欲為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汾聖公間部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珏及布政使曹君源等合書以請遂聞提學副使陳君錫有事於此目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紀事世家補抄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為主附類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卑既聖

明文在卷四十七

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為世表而譜系明叙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之頒布章牘表

文移之出納往復固不備載而開疑訂梓莫然則惟其所當凡為卷十有三為目十有四為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國家之導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繁然大明於世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於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莫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故鐫指印通相裨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為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曰界之得則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



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修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六

山東通志序

陸武

山東文獻名區維昔虞韶在齊周禮在魯先王派風善政洋洋乎風風乎至於今不衰則固文獻之遺矣夫志以稽事載典彰往詒來於文獻不重且大乎巡曠焉弗修者幾百有餘年嗟乎建直一方之缺耶蓋天下之文獻繁焉何者海岱山川之宗也聖賢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咸在茲土是故志一方而徵諸天下莫備乎山東矣顧今人輒曰邦舊者易湮文盛者難述又或謾曰志非一時所能就而亦非吾一人責也夫然廢將誰與興哉嘉靖壬辰武視學山東訪前學憲余君子華家得志草十餘卷例繁而載略編亦未就竊嘗欲刪訂副成之願奈校校藝未遑焉無何都臺

明憲在春四十七

王

靜庵袁公柱史柏莊方公蒞山東慨茲隆興協謀戮舉武遂得請迺同於陳君魯南更立名例刻期張局檄高唐判張君寅董集諸庠彥分類編摩酌繁簡割難補遺正訛而柏莊公按部所至輒采詢故實致之越明年癸巳志成為卷四十為類五十有二為附類凡十於舊所志亦庶幾矣或運言曰山東遭兵燹之餘文史散佚子之為是志也曷徵乎子曰為貢以辨封疆述土貢周官以明規制春秋左氏國語歷代史以考沿革紀盛衰惡諸子藝文以辨方物陳土風史未嘗已也日子之用志勤且博矣抑山東紀載有一於茲乎曰晏謨撰齊地紀李鼎撰三齊紀阮叙之記南齊書考恭記南徐張建章又記渤海唐之河南宋之京東咸列國經今其全書雖不盡見而採拾於鄒道元之永經註與漢仲馬端臨之志考羅泌之路史祝和父之方輿勝覽與衆子一統諸志班班可

考山東未嘗無載籍也曰然則如斯已乎曰堯墟舜井之跡靈光孔壁之藏大庭空矣夷陽斟尋之故址嶽陽瑯琊登封之舊碑海王碣石之奇觀傷麟歌鳳琴臺劍塚之遺塵蓋嘗歷覽周詢得諸東人之口述焉斯不足備志實耶是故古今者跡焉爾矣興壞者文焉爾矣考跡則世故明曰文則典章著孔子曰所損益百世可知也故是志也稽往實訓紀事核其實繁言會其精簡簡冊者多於耳目搜遐邇者詳於辨證是故以體國經野則矩矱以考俗準治則政違以章淵懲惡則鑒昭以正名辨物則典究綱陳目舉燦然可徵庶幾備一方之缺云爾迺若紀載窮於日力是非謬於去取言之無文行之弗逮予方負大懼焉所謂繫天下之文獻云者予豈敢哉予豈敢哉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明憲在春四十七

四

為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為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為名人之子孫難也為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為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恭守家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入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為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為聖賢之後也義才薦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為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為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為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為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

鄉值元季之亂圖歸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為祖而下至於今  
八十五世為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彦良從子遊國以序為屬  
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後  
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與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  
在忠文之時垂國柄以好惡崇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  
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子者方其志得  
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損壞寢極之而後快由今觀  
之彼之禍心虐焰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  
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為  
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憚其為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  
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  
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為小人而不思為君  
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為君  
子也可莫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  
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  
彦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是在乎

葛氏族譜序

前人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眾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  
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  
銜而為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  
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耕爭而罕訟其俗最為  
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賈舶駢集競奏之所滌  
習異俗人其間或夫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與眾異諸邑為最  
善壯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

明文在卷四十七

五

明文在卷四十七

六

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漸遷  
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  
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為善為惠及人歟後子孫日眾多蓄財  
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椽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  
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  
厚重遊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呻吟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  
其家故其俗視縣為尤義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為族  
既大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  
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為書徵子為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  
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  
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  
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  
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為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  
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  
能不棄於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  
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  
基以再世之善而養心復為之譜以圖睦其族此其為宗族計  
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  
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  
譜竊嘗折衷古道之且於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  
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  
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而吾之族亦有所效矣  
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從為或可以為而患於用非其道然  
則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袁府紀善三澗江重心錄其先世得名并而受賜詩及行實道文  
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為一鉅冊名桂藏集桂藏江  
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予序予受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  
氏世有聞人取丘之經學次甫之臣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煒燁  
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端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  
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孔國難皆盡忠所事煥耀簡冊而  
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  
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  
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  
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  
賦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屬

明末在卷五十七

七

民無已也沉諸河而自刎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  
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孔後命古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  
氏舊稅車五斗永更定為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賦稅一斗天  
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厚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室永曾  
孫珪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為永陰德  
之應事見史傳永之徵稅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  
榮盛太亦無以異矣嗚呼為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議國  
風存碩鼠之刺而獨譴為孟嘗折券書尹鐸為晉陽損戶數仁者  
輔人家國一務捐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  
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泉心上距漢  
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予同事仁宗皇  
帝於春宮垂心特荷知遇後擢為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

萬木園者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  
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為善施義汲汲焉  
然不喜以施名以為受人之施者恒有愧耻為辱之心而不自慊  
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為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者  
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吾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  
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  
相視不能相保而所在皆然時先生歲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按其  
山踰於眾曰有依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子穀若干願相吾力  
者先子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散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  
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結不可勝記矣先  
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榮茂忠中於

明末在卷五十七

八

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母苗自為  
利將有為學宮為擇老之官為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  
有貧欲為居室浸欲為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母苗自利也於是所  
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園  
表之檟紳君子多為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  
師服訓誡至於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  
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  
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  
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若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  
際歟取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  
為所欲為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  
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明文在卷四十七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七

明文在卷四十八

序

成仁遺藁序

文山詩史序

宗遺民錄序

致身錄序

忠節錄序

上虞孝女朱娥紀事序

舒芬

劉定之

程敏政

陳繼儒

焦竑

明文在卷四十八

常熟 薛 熙 纂

長洲 徐 柯 訂

序

成仁遺稟序

舒芬

子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患難臨大節而不可棄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於後總題曰成仁遺稟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與滅繼絕者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却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雅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宗祀三載而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嬖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庭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此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耶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孔以成仁固不且為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於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

明文在卷四十八

一

復續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者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耶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於宋而今日交薦之於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於宰相也哉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首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篤本心歎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彼侵我而有待於天勝人我靖彼之必有日也舉目皆公而自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略見矣而俗本或混之今皆復其初焉集首有摠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錄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飛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曄變張祜蟲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勸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元豈待南而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決此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子以為若公者文公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頑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徵其壯年之心而為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時

明文在卷四十八

二

集 408-564

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美惡者也合伯夷齊之言之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派山嶽之所以長鎮其渥然在中為君臣民物之所賴以常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元也為是詩有讀而不盡傷者子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証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佩欲鐫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佩

明文在卷四十八

三

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矣

### 宋遺民錄序

程敏政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皋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各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哀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感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擄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為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待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誡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為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

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辨首就戮甘死而不悔初未始於其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彜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為為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即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經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為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身就白刃以不緯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淪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之誠

明文在卷四十八

四

有見於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固非若世之淺大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為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擬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燁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凛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萎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

### 致身錄序

陳繼儒

儒向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日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許復

廟請補實錄請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類如金川門獻  
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史仲彬致身錄而  
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  
以未時從鬼門出徙者縣水關御海出薄莫會於神樂觀之西房  
此時顧危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嘏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  
能編脩程渝稱此立御史慕希賢稱道入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  
徐王府賓郭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淮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  
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宗和稱雲門  
生時稱稽山人稱稽道人編脩趙天泰遠衣葛稱葛衣翁時稱  
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錫稱老補錫武牛景先稱東  
吳樵時稱東吳主人其他如康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王梁良武  
梁仲節王資劉仲鄭洽何洲各徐散四方遙為應援其姓氏爵里  
具按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而不敢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  
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達聞成祖追彬勅  
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於滇南於重慶於白龍山於浪  
穹之深林於逆旅之客舍不過則泣擣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  
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不行或行乞於市或結草廬以待  
帝或懷糧脯以饗帝或紛衣補履以獻帝或病而旋復或合而控  
離獅獅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  
重耳奔狄徙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  
五百人皆自到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為千古之屈倘史公致  
身錄不存即諸君子亦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君生不望  
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其獨其寵伏吟嘯能使二十二  
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

而不辭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別鬻屠滅之慘視黃練  
方鐵煉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  
張三峯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銀鍊諸忠臣獄凡有片  
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邨小莫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為  
仇所訟寧獄死終喋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  
史氏以家藏秘本合於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  
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  
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於天下萬世也致身  
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白殺姓之名其  
關係一代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叙其錄而傳之

忠節錄序

焦竑

考考遼國諸臣伏節死義與賊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  
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迄今上登極節下  
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  
之旌羣忠之義烈化兆人之奸膽脩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  
頹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義  
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願瞻  
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之乃更繁剔偽  
合為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悲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  
摩世厲缺者意深遠矣以予夙奉周旋感渌名義乃出以眎之而  
并屬為序予竊惟高皇帝剪除元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  
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為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  
第今如盈如建成如德昭者當之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  
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揚鑒

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豸之羣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  
心鮮媿百祥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不振究其貴富熏心  
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沉於淵周武興而夷齊  
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封齊古之賢  
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  
相成哉予鄉陳諒之弘治中為武選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詮次  
為集家世遠書以不存予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  
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為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為  
風雷至今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即幸逃於指視  
寧無忤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為忠孝者未必非此書之  
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孝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  
皆有裨風教而此編為尤著云

明文在宋四十八

七

上虞孝女朱娥紀事序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孔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  
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沒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神  
不以女卑不以夫人尊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  
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  
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謀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  
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  
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  
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  
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脩之記之  
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壞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  
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宗熙寧間會稽邑令董信

明文在宋四十八

八

嘗以娥配曹娥廟蓋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  
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高他邑他廟之附食雖娥之神無  
聞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為重附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  
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於吾境者不可也且舊廟實作  
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  
故吾黨之士咸追紀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為有司告庶幾有  
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  
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人猶思  
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想慕以為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  
二三百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關  
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爾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  
未得封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

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詩居宗伯者必有和禮之屬子與異代之  
失廢幾草而正之寧有踵其失乎故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藏吾昔  
者之憾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明文在卷四十八終

半國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八

九

明文在卷四十九

序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桃花澗脩楔詩序

宋濂

遊雙山詩序

倪岳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香羅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胸海唱和詩序

王衡

明文在卷四十九



明文在卷四十九

常熱 薛 熙 纂

福清 翁 元 登 訂

序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遊觀西苑以息勞暢俸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王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崇尚書臣謹臣淡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今過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

明文在卷四十九

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顙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遍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西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達也已而中宮傳奉上帝賜黃封之酒御廚之珍今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席唐虞如黃和鳴不已眾益以意相與引滿勸釀盡醉而出臣聞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眾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

倫之樂於茲誠宜又於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達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摠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聞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示

桃花澗脩禊詩序

宋 濂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巒然而蔥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已鄭君彥真將脩禊事於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飮道樂盡肩不得比先後累疊如魚貫又三里而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傷多聳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皎皎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小沙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瑤林益清絕

明文在卷四十九

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若輕輶之未終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渠水為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錯錯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峭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為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巔道旁幽邃宜仙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潭上各敷輶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寶酥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其時輕颺東來飈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



行年最高者命判賦翰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罰酒三巨觥衆  
欣然如約或問目潛思或往類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  
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唯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  
當按首盛頷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棄觥爭先或持  
斧按隣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盡已而詩盡成杯行無  
算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將良驪集所賦詩而  
屬辭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  
濂有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  
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在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脩  
楔事豈或遺風尚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為也為吾黨者當退  
浴沂之風微法舞雩之外歎庶幾情與境達樂與道俱矣可不竊  
狀濂既為序其特慙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  
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產真字也

明文在卷四十九

三

游甌山詩序

倪岳

漢志祓除晉叙脩楔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成化戊子三月  
己巳會遼主於子故以先一日戊辰有甌山之游山在都城西三  
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  
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導之晶庵在焉然玩無嘉卉  
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壘之朴而又延以崇  
臺綽以危檻可登而眺或近或遠於以東望都城則宮殿參差雲  
霞蒼蒼猶犬相間煙火茫茫煥乎若其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唯峭  
巖窟隱如芙蓉泉流波沉末如白虹渺乎若其其曠也至是茂樹  
迴環幽蔭蔚蔚均窪濘濘百川所蓄實乎若其其深者又臨瞰乎  
西湖者矣故夫有事於游者公城隍通高涼綠長堤歷崇岡窮茲

山而止攀援而登望豁而觀於是雲開日晴川流山擁草木之蒼  
翠之動颺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  
奇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之上而予之  
游於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成門行廿里許遂抵湖堤倪  
入林麓迴遠而西湖波稷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  
里復轉而北山木蓊鬱鬱然而青苔徑逶迤坦然而平石梁可陟  
潺潺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迺相與下馬攝衣而行求晶庵而  
登焉至則僅僕俱在稍具酒飯泉淪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  
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游觀之樂風林莫色雅興未已但駕而歸  
陶然忘醉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明文在卷四十九

四

甲申十同年圖一舉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末朝  
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  
焉者也圖分爲三曹自舉首而觀其高顯多駉駉強半白袖手右  
鵲而側坐者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駉駉頌白為肩  
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為吏部左侍郎必陽焦公孟陽微駉多  
鬚白綈綈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啓閉者  
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嚴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駉頌面  
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彬州曾公克明頌頭  
方面大日豐準鬚鬚微白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  
公也白鬚黎面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  
公時達無鬚頰面簪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頌者都察院左都御史  
浮梁戴公廷珪又一曹為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面微長  
且頰眉濃隸半白稍右嚮而坐為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

微方而長鬚鬚皓皓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  
臞髭數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琴如授簡狀坐而嚮左  
居者寂寂者是也九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樂得其形模意態惟  
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  
已是日謝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  
十年之餘良不為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  
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  
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適少一歲予於同  
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祥  
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  
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據  
志効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期弼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  
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秩  
里之呈示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為次而廉知勇藝文之禮  
樂者為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証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  
九有成惟子塞芳無似方懼名寔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  
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為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誦之具哉唐九老  
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  
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  
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願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續  
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意之地也因粹而序之以各  
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遠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  
公名大夏戴公名珪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  
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  
乃序

香嚴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未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嚴有室翼然臨乎其土者鄭氏  
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於度愛其曠遠遂清即而讀書焉  
今年秋八月甲子予自羅山抵於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於溪  
潭遊魚相逐遂可玩予立視久之於度聞予至出迎予曰美哉水  
獨有而樂之何不廉也於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  
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若觀乎水而樂之為美也予未達於度  
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碎匄若風雨驟至予疑且顧出戶  
視之曰色景如也蓋異之於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  
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規口忘乎味四肢忘其  
所宜為而耳亦忘其為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籁乎孰知吾之非  
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予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  
兼取之者乎於度曰然乃共飲飲已莫色蒼然於度之季於鄂歌  
蘇子瞻赤辭賦子益為之喜於度曰子瞻元三百年世豈復有斯  
人耶予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  
甚於鄂請聯句予吟首三句於度喜繼之燭至於鄂又繼之遂迭  
次不絕書過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為雨真至也以  
手承簷露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於度寔  
諸溪亭使人知予之會於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胸海唱和詩序

王衡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何也說者曰風俗由乎上之教也上之

教下不過聚以庠塾訓以詩書庠塾詩書無地而無是也俗壤故  
未區區博士之常業不足以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法在有  
所以興之興之之責父母師帥共焉海州古剡子國以仲尼之聖  
至導海而問官其為神明之沒被服禮樂可槩見矣厥後干戈縱  
橫淮海之濱豪傑並起而習俗亦因之而移蓋海州之東南有胸  
山焉雙峯之下有泉可以飲馬秦皇帝之所駐驂也其東南山色  
黝黝列如櫟戟厥名盧石淮陰侯之所作鎮也又東北而小嶼浮  
青孤壘戍削田橫之客之所依止也英風俠節百世而下猶能令  
人骨騰肉飛感慨激昂而不能自止蓋淮人勇悍習戰爭所從來  
久矣迄於今而文治猶團團未興徒以連山阻海近咽喉之地為  
盜賊所睥睨識者憂之江左劉侯作牧幾年於茲以文學飾吏治  
神明之頌大洽海隅而吾師崑山顧先生達來署州學事相得甚  
懽遂相與覽勝登高慨然作賦遂述成養裏而列之曰胸海唱和  
集倘所謂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者其在斯歟周禮九兩之  
法一曰吏以治得民一曰師以道得民今若牧若師歌宮叩商以  
優柔平中之韻養人心而消客氣權衡其有興乎海之復變而刻  
也不難矣

明文在卷四十九

七

明文在卷四十九終

半園學人倪 需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九

序

賀嵒嵒張公平難後選序

王世貞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鏡

賀監察御史胡君孝軍序

羅玘

送紀愈事之陝序

王度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燦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林希元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丘濬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鮮縉

送徐體常司訓序

蔡清

序

賀嵒嵒張公平難後選序

王世貞

常熟薛熙纂

同里蔣陳錫訂

往浙師之景伉而辱其帥也天子乃命銅梁張公填撫云張公業已為右司馬以樞廷出使外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巨賴子習於師景伉之利而帥之輟度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梗刃為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榜約以法不聽則算車喻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戾劉益急然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

汛而餘一軍猶存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勿問也者而第具所誅市民狀以聞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服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品矣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脩邊大司馬列上功獨軍進秩錄一子入胃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調得悍卒倡而懼其變或因而生變則始秘之餽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略如平時居數月公度其大衆雖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點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韓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為此曹子衆陽若等拔族扶身猶為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慄不

能答已而天悟且泣止拜搏頰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於是郡中  
外皆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而環  
浙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  
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遠至大悅起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  
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聞不  
佞既急公而家隣浙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蓋夜  
恬然而枕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為張司馬平浙二亂志局之筭而  
失之沒知為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  
運牧守而下若而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可以報天子其  
遇合為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  
為甚鉅屬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  
大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為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  
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聳其氣而甘為充數者剖其私而樂為用  
不為殘舍不為弛至於深謀勇斷用速能審用繼能密如不佞志  
業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志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  
焉昔在唐季大曆之廢絳州行營刺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  
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至矣而遽爵以真王及汾  
陽之鎮果詰保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  
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遷秦之河社之驕  
究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為  
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為河社則皆王庭奏朱克融而傷人  
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駭駭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令鉞  
願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為萬乘之尊不欲與一夫較勝負者  
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權而它橫海之戰級睥睨

之創增有奏必錄惟恐其不呈償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  
始知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賢遠大曆鉅萬  
載在易泰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繫之曰懷萬邦也  
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旨告於文人錫之士田  
及庸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即歸德於王之  
三錫及王之三錫惟其心即以為懷萬邦致其頌即以為享萬年  
而人臣不與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天子庶乎其有當否於  
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而奏請寬師大  
小條以數十計而計處海隘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  
澤大沛於秋殺之沒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  
佞謝曰吾蠹而聞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  
公猶負慙色而使致微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為  
公賀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欽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軍士告變諸邊陲戒嚴會宣府缺撫臣先  
命一人未至廷議謂宜別選才望大臣充之於是都山張公自大  
理少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以往方命之未下也在廷無不惴惴  
懼已及公得報翼然曰四郊多壘主憂臣辱宣力効忠此非時乎  
即起入拜命越宿而陞辭再宿而就道公神閒氣定義形於色聲  
教之民環道左而觀者如堵其小人踴躍相慶曰壯哉公是行乎  
吾儕恃以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思其奮勇也食圖其報忠  
也功赴其會智也忠勇定內智以謀之靡弗濟矣公之門人吳君  
汝堂輩聞之持以告公公曰小人之言誇而鄙君子之言倏而不  
規諸君何以告我衆起而言曰昔周之仲山甫保躬式辟為王惟

吾東方之役宣王不得已而遣之顧公祇山甫之德以仰副聖天子之休命唐之郭令公身係天下安危吐蕃回紇之變非算騎一見幾不可為顧公樹令公之望以鎮服及側之心宋之富文忠公奉使契丹事亦危矣邊廷數語國勢賴以復振顧公培文忠之志節以張癡憤之紀公受且遜若不敢當者衆復進曰昔公為御史按吾瀾也值寧藩之亂瑞鎮陰為應援瀾民陶陶懼變公入則陳忠義以挫其志出則練兵戎以撓其謀從容回幹不動聲色而兩瀾安堵如故公自以為視數公之業何如而謙謙然猶未滿公之識量不可及也今日之事固知非公弗克我皇念舊勲以責新圖毅然挈以付之為公之計無亦如在吾瀾而已矣抑不知今之宣府視昔之全瀾其勢為孰強隣之寇視大恐之在蕭牆其患為孰近可名之賊視謀未發而難動者其機為孰危大府中丞統戎幕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第序

羅玘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脩也都給事中也在其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由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廷則止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脩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者御史而已焉御史可以品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

宜以資拘不宜以資拘又奚以考績為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使之與於庶官之考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陟陟邪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陟陟邪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今天下固日由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汨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為之言也予也聞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俊同年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白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固史氏職也

送紀愈事之陝序

王度

凡天下有司之刑罰視部為準歸於明法守宣德意耳矣然而按察缺員則內推一人老於吏事者往補之從其習也是歲春予以南屯部至日得往來十三司間十三司郎聽讞之暇日取律例誦說之輒從其老於吏事者正焉又燕集而閑議焉凡以求生道而已予乃今知用人之意與用法同蓋其仁也文安紀君元正初拜陝西之任將行咸曰紀君老吏也善用法子曰君非能用法也能用仁者也用仁則法在矣用法則法亡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之法也君茲行也望函谷之關慨然太息曰壯哉秦乎秦之法如斯強者為之則威矣又從而



行灞澹之原慨然太息曰是高帝而為除秦苛也非然漢民無子遺矣又從而覽豐鎬之舊京弔分陝之遺墟則又緬然興思曰文武周公之風教庶幾有存者乎何其厚也吾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君今亦與有觀風之責古觀風之使采而獻之於上慷慨悲歌之士擊筑以洩不平君能無慨於中耶是故以文武之道告其君者上也以高文之術告其君者中也以秦之說進則何心哉取監焉可也今上仁孝圖治敦裕為俗內外臣工靡不將順之矣況於授之以法使司平於我也君將見秦父老而謂之曰朝廷所為用人百執事而為用法者凡以寧爾而已爾官無以復驚而任刑爾民亦無以勇悍而好姦必不得已而或奸於法者罪弗宥則雖由此刑措不難也嗚呼此周道也吾君相之志也行之其必自西人始乎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煥

初史大夫之為刑部尚書郎也會兵部負外郎容城楊君敢言事變反未有端楊君跡列其狀驚澍之未有以中也驚誅楊君斥復返由是愈感激思以死盡言疏權貴之罪權貴人怒欲甘心焉有詔下刑部獄尚書懼不知所為侍郎雅與權貴人婚阿其意必欲文致楊君罪獨史郎中持不可與尚書爭者累日尚書知不可奪即好謂史郎中曰君第如侍郎議幸上憐而赦之不君與我且得罪大夫曰法不可私輕重奈何其敢遜罪乎尚書遂與侍郎謀不用其議而史大夫亦用是貶矣且十餘年會權貴人以罪去大乃稍稍進用是歲也執政有義其前所為者由河南按察司僉事荐為尚寶卿且曰是能執法者未數日又荐以為南京大理寺丞差夫史大夫方與爭楊君獄時豈預知有今日預徵其福哉誠

心惻惻欲為國守法也記曰大臣法大法者大臣守也即侍記可載不獨君至如乘驛見宣子廷議是魏其往往出於小臣何哉議者謂大臣更事久故重矣富貴小臣以饋餽庸耳金注瓦注固自不同也豈其然乎夫人碩素所樹立何如耳且夫人臣非不習故也所以輕於弄法者彼於權貴人非其所樹也則其畏也不然持短長與之市也不然心知不可自顧已不呈以取信天下能為此而不能為彼也若夫古大臣則不然古大臣雖雷霆之下猶以死爭何權貴人之屈乎假使祁大夫汲長孺持三尺有為有力者說也耶夫舊驛馳驟中道而疲非國馬也國馬者雖日暮途遠志未嘗不千里也史大夫子觀君夙宿自許實不讓古人今明天子賢執政俱知君能行且重用君其母忘前日之議矣勿使論常信於小臣則復有如大夫者能爭之於大夫也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林希元

始子蓬華而居竊有尚友之志海內之士名可聞而實呈微不必其皆顯皆心慕而願友也乃陳子居晉安張子居錦田地睽也莫克之近昔在丁丑皇帝取士於南宮擢陳子張子於上第子幸以如後聚首京師凡閱三時二子者予既復友之加莫逆焉繼予有歸命弗獲竟周旋二子以去北來則陳子已乞南都張子繼有南雍之命夫陳子之南以親也張子之南以君也以親者孝也以君者忠也二子者各有以焉子茲來也一失陳子再失張子子方頌二子以終友相繼以失之子胡毋戚頃子遇陳子於古杭見其容和以舒蓋去君日遠固然也今子送張子於上都門外見其容墨以結蓋去君日遠固然也張子行子慰之曰壯哉行矣請為子賀張子曰何謂也子曰吾聞君子不以位易名不以貴妨義使君一

出遂獵義官名義不立雖金曳王耀動天下有餘辱也今若官  
點而道尊位益卑名益高且不朽也不足賀歟張子曰不然君子  
遭險逢今無舉無咎安身樂命以遊大順上也行隆相乘厥否相  
射貞身安命以翼大化次也返胡毫尾曳與犁牛委身致命以立  
大節又次也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使人臣被不朽  
之譽將誰與其不韙以善歸己禍將誰歸子聞而歎曰若長者之  
言也居卑不避禍去國不忌君為善不近名不避禍者勇也不忘  
君者仁也不近名者知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與忠而行  
之以三達德善莫大焉是足書矣請書以為子贈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立藩

明文在卷五

八

耶政事之未易脩舉耶曰皆非也正以其勃勃與悻悻者未易平  
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時帥見大府  
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齊聲郊迎今孤喧刺吉州謁見齊  
映從容步履進不昧首戎器即得譴夫府帥之於大府刺史之於  
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而部郊迎數十里外或  
遇霖潦瞻馬首候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  
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  
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  
其所以致遣者及以聞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  
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詰而不可以勢詰耶子友  
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為人不肯埒阿隨  
人沒舉進士即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

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  
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  
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侯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  
高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  
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原角稽首之惟恐後其  
為科目累也大矣予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遠之意方將有  
現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將為子文以華其行遂以贈  
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解縉

明文在卷五

九

子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喧鬱憫其習俗  
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之不難也蓋其田少而土瘠拙於  
生事而習於傲惰敢於聞爭而易於劫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  
暄不時而不知節造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難習俗之乖  
離由是也豈不重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  
謹至於猛獍苗獠獠為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間有得  
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塗輒拜跪盡恭然則  
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為若猛獍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  
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乎理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  
教之順其俗而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寬  
其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豪戶其  
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此於中州以為尤易也雖然未盡  
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意亦漸施行矣何其尚有梗者抑往  
往有司考之未得其道歟桂林之為患曰陽朔襄陽張用禮為其  
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



民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為縣。按義寧寧與陽朔接壤也。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然予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而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者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將由是而擢陞大官。可期也。

送徐體常司訓序

蔡清

予嘗竊以為大夫生不為將相得為師儒。其可矣。何崇為將相也。夫為將相者。苟其道行。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久。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遭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為大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眾。運籌決勝。坐使梗化之徒。冰消風靡。脫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樂之。然古人

明文在卷五十一

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而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先生亦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今及門者。有房杜英衛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為之。固亦有而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及督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世情令煥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其其間有樂就者。又往往出於日莫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為人才。為而為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吾友徐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最良。其在學。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與一第。今以貢來試於殿廷。及銓曹。皆高等。遂接浙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猶少。盡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

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為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止來。所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哉。予故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為言之。非以侈君之官也。所以杜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為何如耳。

明文在卷五十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五十

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贈周堂歸省序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送東陽馬生序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送宗伯喬白巖序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贈南城羅先生序

宋

王守仁

謝肅

朱

方孝孺

王守仁

朱

邵寶

明文在卷五十一

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宋

常燕 薛 吳縣 顧 命 訂

娶與越為隣壤越屬縣曰嵒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  
 而時用則又其家秀者也瀛家娶之金華距嵒不為遠在弱齡時  
 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  
 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  
 能見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此  
 為尤近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  
 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  
 大夫蟻蟻走惟流子里為樂土亟娶妻子避焉流子里縣諸暨地  
 在嵒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源時苦心多畏而土著人往往凌虐流  
 寓者白日未盡墜輒行林坳抄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  
 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余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  
 約二子往候之以解風昔之思去年冬間時用有弓旌之招使  
 者趨迫上道惠於星火又不及見源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  
 所不至何日能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源雖少時用一  
 歲則已皓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  
 掌談笑耶慨然久之會朝廷纂脩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源為總裁  
 官使省亦見迫如前遽源將戒行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源又  
 自念史事甚重必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源豈敢與開籍是以往  
 歲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與源來南京寓於龍河上方求

同解言之所在忽有儒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曰我許時月之子豈非京師乎豫鸞喜不及告正延入坐偷陳五欲見而此能之故時川知豫鸞往之入亦相與傾倒不辭展其相往乎一日忽使然豫鸞曰余先朝進士也豫鸞又為余不送以爲明時使言不之知矣帶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請於丞相府矣丞相府言之上得遂歸山焉下朝呈矣他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仁公必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過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呼豫鸞越其環相接迓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遇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殷勤道別亦云可也倘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豫鸞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為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叢山之藪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與誠由適逢有道之朝故得以露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詳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

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生懷然有之曰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懷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母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篈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真子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之賃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未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佚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稍僕資糧冒暑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達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親乎燕石以承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呈其火力焉吾將儲礬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送朱先生赴京序

謝嘉

自三代禮樂漸滅於秦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為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位非真儒故其為治不能沒禮樂於三代治亦舛孫通之責我方舛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之能行者為之不過謂室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於天下者也而於孫通遂以興禮樂為名廣徵舊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豈我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

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豈其無平乎曰固矣然漢  
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  
中祿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  
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  
矣乎是或兩生之所難也惜乎林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  
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舊  
君抑臣之儀絀而習之及帝既行樂之醉呼振劍者莫不震肅  
而帝亦起皇帝為貴之歎則林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以  
百年之漢遂以為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計  
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  
皇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耶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  
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  
四  
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續熙聖學治微先三  
渥一初元命中書登翰林太常率諸儒案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  
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將以成一  
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微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  
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  
道德必歸之於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  
應徵其能不拔三代禮樂以為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  
漢行先生肯為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於漢而孫通之學  
不足以當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蓋亦撫兩生之所繼使三代禮  
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  
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也日書  
以為贈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  
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必走  
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過觀羣書既加冠益  
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  
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辱色余立侍立  
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咤色愈恭禮愈至不敢  
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余之遇  
師也負篋以展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  
而不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腰人持湯沃濯以余積久矣  
私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  
纓寶飾之帽膏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煒然若神余則  
絀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  
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可成猶幸預君子之列  
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之內莫不  
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費  
父母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失生大慶之下而誦詩書無  
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  
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但諸人而後見也其素  
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  
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三  
鄉人子謁余誤長書以為贊許甚暢達與之論辨言知而色  
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  
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誠恐奉  
四  
五

之誠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丁子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自云不  
以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辭遂以額代以示許則言孝先之志  
詔可之擇其父違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不惟  
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受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  
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當學踐行如孝先者曰孝先  
如孝先且夕當為美官官於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孝先  
自代為我為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報干戈職職守者如林  
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為之也夫以孝先行能而之誠當其  
所長於民必有補於課其績効孰為寡多為可徇一夫之私而而  
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真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為

明文在卷五十一

六

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己視人則已重而人輕重者宜  
先輕者宜深也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為榮辱計而忘大義  
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為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耶天  
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亦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  
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勤大也辟之天然將欲用之必先寒  
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陰陰隱於至微矣知抑之  
非揚舍之非用乎孝先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  
以善俗化民為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  
之不可遺梓梓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為孝由是而臣則為忠有  
益於人紀豈不甚太其於為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  
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遇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盡其身以  
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為詩以美之今書其說為之序

送宗伯喬白崖序

王守仁

大宗伯白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  
專先生曰然余少而好弄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  
一年而融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余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  
學貴精先生曰然余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為句句而求為研眾  
史數百氏蓋始而希述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  
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余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弄吾悔為文詞吾  
妮為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貴則謂之學  
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通太路也外是  
則荆棘之蹊鮮矣連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  
專於弄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  
兼遺廣矣夫文詞技藝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藝為者去道遠

明文在卷五十一

七

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  
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  
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  
育而況於文詞技藝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余特終身焉而悔其晚  
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諱學也久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  
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余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  
之也先生其不規於武公哉其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劉  
君後徙南昌弟子從之游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自稱曰  
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東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  
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云也吾子許我斯誠稽古矣余曰吾所謂

稽古有三說為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禹之會稽湯之景亳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觀而後聖賢遺迹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嗜啜叱咤嬉笑揚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余懼其不能遍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閱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之盤周之貞龔伯之數術孔惺之鼎銘岱山鄒澤响淒潯溪之石刻凡漢魏以

明文在卷五十一

東之樞碑彙器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畫幽而窮涯絕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之心誠好之力量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讀內者近而易吾請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人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弗原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余曰斯言得之矣於君之行也述斯語以為贈

贈南城羅先生序

鄧寶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止上也余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黃道北其里同預為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內余問二生公道所由城曰由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將由之里曰由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由之既而公出

余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由也夫浙之道坦而迂吾嘗由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而險吾嘗由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傾皆不由焉吾將由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蓋為道者三千餘里計其形經濟淮河沁吾將溯焉萬行恒谷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新碣倚壁而臥連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為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為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崖絕壁為古關隘吾將微焉其大陵崇丘為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為古戰陣之場吾將弔焉賦焉備者采之觀者畜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遊於今為勝稱之不衰頃雖西走關陝東涉蕞博南經發越北抵并冀至臨半天下而

明文在卷五十一

道中原僻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皋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由之吾且老矣舍是不由其將焉待哉余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奇以為文危以為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尚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君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記記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為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公亦何嫌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黎遂球

天啓丁卯全遂球等共八十八人揭揭聞其名則里市

之凡睹者歟者非者皆能舉其氏族居處狀之焉及往宴於中書  
行省相與歌鹿鳴之三章相視而揖如尋常文社之會於是鄉之  
先達咸為文以賀主司若分較諸郡縣佐令修為成事蓋皆十郡  
之知名士誠得人云或以為先有瑞徵諸傳者觀者不悉記數至  
今凡已八年三上公車中進士甲榜者已凡若干人其內而居館  
垣臺部之屬率正直自持有深心尚氣骨得大體以其在朝故未  
即為四方人所知外焉而為牧者則有黃子亨臣於入覲時獨不  
赴中貴人投牒拜跪京師傳而異之許子班王今以賄事械至京  
師然聞其為令甫下車即榜於衢有強沒人為奴僕者聽其自歸  
焚其券勿邑効尤率攜手去勢家大姓銜之乃因中貴人得其舊  
幣者謂之賄是殆與賄異乎趙子時偕治興化水大至與民繪圖  
叩關天子為減賜田租逮大吏之不言者諸大吏銜之嘆以他事

明文在卷五十一

十

使去而遂球亦目擊而知之者為劉子映薇劉子為太倉守遂球  
至太倉劉子下堂相迎候有處女子之色其州之士事之如師民  
事之如父母遂球亟謝去日坐兩張子受先天如齋中不敢出見  
恐以口腹累劉子兩張子曰與遂球言苟可以為劉子使無愧於  
師與父母於其士與民者亦復無之不至劉子攝篆岷山繞一月  
所以治之如太倉比遂球至京師知劉子於鄉之人為京朝官者  
無半刺入焉京朝官益相與重之會劉子以漕事求所以便岷山  
之民者為驛軍所擊斃一阜衣邑之民皆來與軍聞事聞之朝饒  
劉子級使去言官之言事者及此多為之不平比遂球下第歸至  
南都劉子在焉則曰今尚未得去也臺使者交章留且俟命不可  
以徑行至姑蘇則其為士民者遮迎遂球而聚問之曰劉刺史其  
來耶既而閩郡之士大夫婦人孺子俱以劉子之去若離膝下於

是其左祖軍旗以致劉子之事聞之朝不得且者益媿恐甚如無  
所容其身乃太憲跡劉子往而為事無所得轉而蜚語中兩張子  
以謂其士大夫婦人孺子皆兩張子使之然於是知劉子之仁愛  
人欲攻之而弥彰矣然則劉子華矣聞劉子出太倉待命時其裝  
而踊者淚如雨聲如雷往來奔告聲聲如雷如煙如電有以石塞  
城門者有群而與劉子之寡人奉之焚刺中跪而語訴者有叩  
使者之門而入圍之數重使必為言之欲務得留劉子無食言乃  
散出者如是而謂皆兩張子使之也龍之乎脫能之而兩張子何  
以致之也乎絲此之說足以見劉子之賢即絲彼之說亦愈見兩  
張子之為賢也劉子勉乎哉夫人名既盛而實易衰其愛之也篤  
其望之也必日甚而其忌之也又必日甚劉子於此其不留也乃  
殊善其留之將何以加焉故舍前數子者觀之皆人所難惟劉子  
尤難遂球方歎而學之無所用於時觀數子者而竊復感焉既  
而文以送趙子復書此以致之劉子嗟乎劉子豈特以是為同籍  
尤龍已哉兩張子者何恒於人言其何以終進吾劉子也然而為  
彼人者益無以自處矣雖然夫亦可以各思而自處矣

明文在卷五十一

十一



明文在卷五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

書

明文在卷五十一

十

明文在卷五十二

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

送吳司訓序

周用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楊士奇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僉事序

周用

送述撫周錦貞南歸序

周頌昌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送臧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明文在卷五十二

一



常熟 薛 熙 纂

太倉 王 德 訂

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

吳之東南其屬為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今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儼然與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今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今哉勢位弗與今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濠割而為州猶存四之三蓋古

明文在卷五十二

方岳大國之地其今視公侯其丞為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開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於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為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襲有成來徵余文以道其行余於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為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銓者有文才後去為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成不聞則余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徐曹方務得人苟格今所正棄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余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吳司訓序

周 用

吳君司訓吳江江六年謂余曰吾歸矣余曰何以歸君不若他日則又謂余曰吾歸矣子必以一言遺我余曰何以歸又何以言君又不若既而曰子不知我乎吾非不若於是也領吾懼以重聽察官守吾是以而欲歸也余曰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也者市上蒞下之宜也今也不然不以義相求而徒以位相軌苟在上焉者不必其賢也惟勢之依苟在下焉者不必其不賢也惟勢之隨甚焉者則鞠躬屏息應對如響而猶有不免於譴謫者固宜君之欲去此也雖然吾有說焉君以己之重聽也亦知有善聽者乎晉師曠者天下古今所謂善聽者也知悼子在堂而鼓鍾於平公之寢杜蕢飲之酒而語之故曠受以為過而不敢諱漢之許丞史氏失傳其名黃霸之在潁川也惜其去獨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夫

明文在卷五十二

丞小吏也能以重聽傳於後世為美談而師曠之聽乃不免以為病然則君之歸與否固不在於重聽與否也抑又有說焉昔者鄭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為卿伯石也退則許命焉復命之又肆如是三乃拜子產愚之夫伯石以尊君以卑伯石以進君以退尊而進易也而猶不用其情卑而退難也而獨不吝其情觀其難易而賢否可見矣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其盡然哉夫君子之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如其賢也則庶幾其能飲且食而已矣不當問其病與不病也前此辨天下之事者豈皆健夫耶余聞當道者之稱君之賢數矣豈無如黃穎川者乎如無其人君宜浩然歸吾不能強君以職守幸而有其人焉則吾宜與君言今之人其不病者蓋矣顯之而不聞矢之而不信招之而不返據之而不悟湯焉而莫之省情焉而勿之耶若是焉者日以甚矣采矣固有待君而察者君若

為我少頃乎告之而不吾聽君之意未可知也余方有行役不  
視君之行重君之請而不知行以言姑以示諸生之當往來也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彰城以壯屬  
民男女老弱聚道傍拾草實以食而勝與郡尤甚僕君憫焉不  
忍於民之及於此也遂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  
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恤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而  
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  
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  
展祖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意駐馬就而問之此邦庶幾有  
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縣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  
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并舉其

明文在卷五十二

三

宜民之政聞者既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  
頤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  
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謫忠義之  
為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  
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  
噴稱歎曰古人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  
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  
妮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  
東阿有員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  
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歡東平之  
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  
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

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  
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為吳縣者蓋人情所  
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為吳  
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  
亦攸之徒與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為  
贈亦以勵其終云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名且  
隳而民告病矣諒於上官也懾於貴近也隨於吏附也士君子有  
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諫也權智足以聳民  
聽則不憚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隨也不諫於上官則實材得  
以自見不憚於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不隨於吏附則實惠得以

明文在卷五十二

四

自洽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交下感而眾戴之矣然其至非  
真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天子軫念羣  
黎尤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錄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其之其  
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今周伯器守滁州蓋陟典也滁  
州在唐宋時為名邦出守皆清望有履歷之臣往往往入為名公卿  
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脩邦之人至今以為談慕我  
皇帝有天下滁為潛邸大兵是集大業是基肇轍是導為國家西  
北門戶視京畿諸郡為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舊德簡在帝心者  
不以輕俾也州土著多勲舊著功烈今茅土者公至初視事曰天  
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為京畿大都遠近所觀望苟不先謹有法  
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於是均徭役一法  
制酌輕重之權而次第以行或挾貴要以枉下者公待之愈力甚

張不少貨衆環視噪不出一詞滌舊縣中書事皆符下舉奉行或  
有不可者封上之後分縣屬陽府臣以他州下視吏得以毛舉細  
微事以極之公氣不為動與之開陳端倪論辯不為少撓事而上  
之上以是宜公一府遂屈由是終公之政吏不敢撓以私州當通  
道事導舊簿書期會取速一時吏多庸儻玩不恭前政以為常公  
燭其奸欺縲束愈加庶事皆上出唯謹奉行不敢後以故手不得  
高下民病以伸公寡欲自約退食則燈薰清坐蕭然一室俯以思  
曰政有開闢乎事有所未緒乎民有所未安乎且且以自省力行  
不少急蓋公之政智不昧乎上強不憚乎貴明不墮於吏其意豈  
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斗政成將入覲陳其績之實且  
有日民進道願留不忍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帝心我公之  
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為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矣其不使歐李專  
美前古幸為我邦人榮余亦與公同政志公之材之兼人政之治  
人惠之感人威之服人其聲實之美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為  
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為天下同牧者告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僉事序

周用

史稱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至於今歷百千年人傳誦之甚熟  
或曰難兄難弟或曰二難故人莫不知顧川陳氏之有世德而多  
賢也同年曾君於吾吳中人所稱有道曾御史者兄弟也侍御初  
以縣令家績徵入臺中既試職遂按治吾吳中四郡以不肯署奏  
請祭常州民四罷歸久之起為山東兗州守而君則自行人為給  
事中不能附權貴人出居浙省之幕下已而自慈谿令遷戴縣  
州二年會河南關僉事兵備潁州尚書以君應詔時侍御君已徙  
兗州轉副山西按察使視學政矣夫君與其兄學也皆以文章取

高第仕也皆以資望為言官又皆用其職獲譴不悔賴天子明聖  
元惡誅元宇內廓清善類復用則皆為郡良牧且相望執法外  
何其道之相若也豈天有以相之而啓其方來者乎何曾氏之多  
賢也豈其世德有如史稱陳氏者乎然陳氏二子功業不大顯  
豈史氏失其傳乎抑其時之不可為也君伯仲際明時卓然為名  
臣固將使天下士大夫稱近世兄弟之賢莫如黃州之二曾者矣  
豈直如顧川也又安知不有紀事者如漢史氏傳之後世以為美  
談乎余從君舉於禮部於君之之河南也獨咨嗟歎息以為昔侍  
御君之去也吳人思之不置及君之來也猶見侍御也而得少舒  
焉而君今日復舍此去君之道則行矣其如吳人之益盡其思何  
哉況加以同年之誼不能不為之戚戚焉者故舉二君之同道願  
望其功業出於昔人之上者以為慰聊以慰邦人之思且以自慰  
也君為政廉平無可選擇故不書

送巡撫周總真南歸序

周順昌

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天  
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而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  
非見排於正論失職於疆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總真周公今日  
之以譴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強項故開陳  
於織璫瑞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點涉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諍之  
始得免逮而瑞已謝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死萬姓  
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譴  
訶曾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許璫之故被譴以去天子即棄公  
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唯是公二載以  
來幾值大援力請留清渠之半加惠慈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誤

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謫去也雖然公去而  
邑有所恃不肖以身殉瑞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杖虐公無異  
者終不能越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如寵而  
因以得美官者亦色沮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內伏節帶鉞之巨儒  
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淩雨之中也則公雖去而  
於吾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  
玄黃互戰門戶橫分名流正學寥落如晨星摧殘若霜木未奇  
異材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余所謂人臣之去留進  
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於公之以謫去乎  
幸者浮茶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論矣近觀二正之季愈士  
權衆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  
忠慤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謫成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  
以謫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曹以迂愚慙直抗唐璫方張  
焰熒為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於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  
贈公

送程龍峯都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  
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  
學方脩廢起隱莧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  
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  
注手足之所臨持談涉器製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  
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為疾也黜陟之典特論賢不肖以  
取獎罰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為斷  
也況於名其為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於心術効於治行

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  
以形史而體宜也今所謂疾者其未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  
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罪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  
而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來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謀其  
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  
飲忠其嗜飲哉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樂於坐則有凡於行則  
杖皆所以事師而脩其輔贏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  
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儉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  
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誨使知程君雖誠有疾  
可使去也君去未飲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倘伴山水之閑步  
輕翔放飯飲由單錄自喜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耶應之曰  
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今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且  
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節屋之婦  
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感悅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  
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備吏和教化用是道也余友王君慶永  
樂中為深澤今在縣且二十餘年亦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婦配其  
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嘗生擅發官廩賑民逮於  
理皆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弥月而竟迎今還治歌  
齊填道又嘗疾道幾危民傍俸奔走以香然將禱於神謁醫求瘡  
之無不至疾間則到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  
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撫其善政為歌謠言維不能成章而意以獨

至後為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者  
 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決旬而致此余所見者也  
 為松江同知首奏免通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民以手書  
 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  
 旁郡未直者累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余適與君邂逅  
 於橋李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為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  
 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  
 不知視古之循良又何如邪內艱服除奉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  
 知其賢言於上以為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  
 雖有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寧合填補寧無蔽欺糾  
 之弊皇上所以寬心於此分遣大臣巡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  
 其是非真偽以為取舍庶使軍之部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  
 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蒞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愬者聽理於司  
 馬門經時歷歲有不殫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  
 委君以此任君當為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  
 使枉者直抑者伸無告者依依有所賴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  
 之才之德為大臣之所薦聞為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  
 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今時則甚不可也  
 學生陳獻君之姻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余辱與君有僚案之  
 好故因獻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晉澤漳之龍溪人登甲申  
 進士第博學善屬文章庵其別號云

明文在卷五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 寓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五十三

壽序

壽都憲閣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前人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深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黃淳耀

明文在卷五十三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素 慶元 輯

壽序

壽都憲閣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閣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若工部左侍郎曾公克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公曰右侍郎焦公孟陽刑部右侍郎陳公德脩大理寺卿王公同欽各賦詩一章會賀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今曹限聯以未刻焉私語道塗不並驅惟慶賀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壽序者已有一未有聯章彙秩如今日之盛者蓋壽至七十古人所稀不可三會會亦不可無賦有之者是自今始將以為例也昔在憲宗御

明文在卷五十三

之

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再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能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過之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煩簡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燕趙之累遷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而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賢而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天子以其端慎老成不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身持法正而不激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為變故命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為宜夫風紀之崇重朝章之繁縟法今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雋才精識易周知而徧舉必歷任之歷試之則其樂揚搉縱興草子集乃能

中理而不失其度朝廷之所諮議憲屬之所視仰士民之所瞻望皆必賴之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無所托賴非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為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既頌白矣而樸劣無似徒念平生附托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視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為詳以先之其詩則以舊為次如前序云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前人

弘治乙丑今天子新嗣大位恭上兩宮尊號覃恩天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致政於家年及九十特賜勅簡物遣使詢問仍月加舊所給米二石歲加興縣二人蓋盛舉也於是部院以下

明文在卷五十三

二

諸公皆賦詩為公壽戶部尚書韓公貫道以首簡授予乃為之說曰人之壽以百歲為期雖或有過之者而弗及者天下皆是也七十謂之稀年八十謂之中壽以九十計者雖間聞之下亦難其人况公卿乎昔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蓋德之尊者聞見廣而猷慮熟惟有爵者能見之然非德性之堅定氣節之完固則亦有鮮終之戒多辱之議故三者必兼貴而三尚之然則問之禮珍徙之物非九十者不與也王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之遺風餘烈應宣德正統間樂育庠序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部以至方岳當天順勵精之日熙洽既久上安下恬暨我成化之季極矣而力自振奮彈壓權貴劾邪佞而置之法一鳴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弘治更化之初特起為吏部執法秉政為說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自政體風俗之大門不同知刑獄水利

兵戎人物之務徧嘗而歷試其退而弗用也有遺力焉今日口  
明筋力如故高談劇飲之下書券不去手平生所著意見及典  
格言歷代奏議日取而閱之雖興寄冲漠而憂君體國之念猶取  
取不能忘也昔文潞公以太師致仕頃起而歸年過九十史稱國  
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公之  
風聲氣節高年盛福大略近之潞公有八子應要官公子六人其  
半皆在仕籍孫男十有三人曾孫三人而來者尚未艾也今之所  
鮮見者也然則修稱樂道形諸賦頌以播之鄉國傳之天下為衣  
冠盛事焉可已哉六子者承祚承祿承禮皆家養承祜為南京  
前府經歷承祥為順天府通判承裕為刑科左給事中刑科于禮  
部所舉士知其清簡有家法每詢公起居拔茲將奉使命使道賸  
省因以諸公之意序是詩而昇之為壽觴備云公字宗貴號介軒

明文在卷五十三

三

石渠老人則暮年所更彌者也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 棻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  
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以文鋒為壽榮雅厚先生  
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嘗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之  
之氣冲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故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  
當其遇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  
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積所溢之餘乃獨發舒為文章經量三才以  
刺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載  
之鴻業矣若人者雖戢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高風絕塵傾動海內  
如鸞雛鸞雛翔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目者舉識為盛時之瑞也  
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哉先生姓明高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

至若出處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守終不少貶抑節自  
貞有弗能棄也其為學未嘗標揭門戶詭激拔名而粹然一出  
正早歲嚴章句散世之習為文辭力追古作者旁羅六藝或時其  
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自公卿以及草布之流莫不人誦其  
言家有其書東西行過吳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幾無虛日不  
間被薦升朝入翰林典國史以不能原憲權貴遂致事歸天下高  
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什一試也榮常竊論先生之行迹謂其介潔  
則徐孺子醇懿則管幼安真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為知言乃今  
歸然大耋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  
今名壽考難於具備先生實兼得之蓋所謂冲融和粹者獨尊其  
全乎噫嘻盛哉抑榮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乃  
國家與蒙其休焉是故古之耆艾魁壘之士其用舍進退論者以

明文在卷五十三

四

占國威衰雖其閒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扶翊名教蓋所繫之  
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輩樸訥渾厚之風幾於  
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行古道為之表率以迄拯頹俗其成幾乎  
名德如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其福履所  
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  
為天下賀可矣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黃淳耀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為自丘明還國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  
於天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為前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不  
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衰敗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為得  
子當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蕚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  
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咏之下拔穿穴幽隱指擢瑣細其得罪



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憾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先拈索癡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為何如我是宜退之所去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止身赤族而患慈之師明允之吏常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闕略遂為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入有併說僞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義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為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為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効行敷落間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為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西朝為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立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生有焉予少懷述作之志幸於時學不暇以為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隣又未知得遂與否徵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顯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為壽而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為我所然而酬一觴乎時崇禎甲申歲之某月日也

明文在卷五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五十三





有顏淵之仁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欽然之意有如先生者而人斤顧於其親而不可得者也於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咸往為賀俾予叙之予惟桂軒先生與高父為地給會世通姻好高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字以壽之記則子於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國家做前代通進進奏銀臺司之制為通政使司領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址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負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為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即告者久之方堪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為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漢以贈言見屬予惟懼山在吳郡

明文在卷五十四

東瀕海論者以為山窮水盡靈秀之所鍾故人林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踴稱特盛毛文簡公為大宗伯朱恭靖公為大冢宰而顧文康公入內閣參侍幃幄三先生以論魁選而大司寇同原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論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數歷外服侍養家居今復履駑在鄉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為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為之先者望其後之興為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間世之才平生於蜀之人尤為憐憐其與范台人書稱蜀自相如三僚之後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於禮部者歲至

四五十人以為為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為諸公先庶幾乎壽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固書之以為先生壽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必能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為角夫苟役役然馳騁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黻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為焉溫淳甘肅醴醴醇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造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謠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為紀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其以文為至論先生乃可以著之於文而為壽者也書以歸之

明文在卷五十四

楊漸齋壽序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塗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為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庶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於問其官之所自

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利收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恒於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第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利收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恒於是既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於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俯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傾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遂逃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為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於理冤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於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詩飲酒與田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予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於朽腐墮者不覺其弊皆以為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為誕辰予弟有尚先生之外孫婿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於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為湯衍卑諛之談以為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周筠齋壽序

前人

筠齋先生居嵒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為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為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予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予見外氏從漳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

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倘倘也也吾舅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之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叔取貴顯之辭社之賜方日從先生於井里之間浼仰今昔覽時事之變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予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筠齋云

戚思訥壽序

前人

戚思訥先生居城南陸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闐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園彈琴讀書集鄉林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弥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錯錯也始吾祖為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厥先生長者又於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予孩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瞶然今于年日長矣諸瞶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予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為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為難是以龐眉皓髮之叟必在於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且重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予微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絲絲葉葉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且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辭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部校將及於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臻至者吾又知其不足

以動先生矣

同庵陸翁八十壽序

前人

由吳之許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為沉湖沉湖之東為甫里子嘗游  
湖中水波浩渺遠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煙雨中舟人荷  
點故家宰陸公之居在為陸氏之來已久自蒙宰公至於今百年  
間科名相繼蓋水澤之隄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一  
澤之癯含渾抱質如璞之玉為同庵翁者允難得也翁家宰家子  
弟遊成均以舍選為幕官其於市朝之端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  
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同庵稱之蓋當其為云吾觀於翁而知  
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  
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萬年三子鼎立  
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

明文在卷五十四

六

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為翁八十之誕辰其婿張君  
具豆醵即翁之所以為壽曰道翁之義而請予為之序予少時嘗  
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條時物也予始識翁於此是時翁  
年尚壯同遊有三四人盟桓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為此樹自天  
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屆時遊  
者皆化去而翁獨萬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  
絕念之不能不慨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為海虞之遊相與共  
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為約翁其許我乎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前人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  
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庵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  
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壽永約孫應春迎君還孫田將聚族而

為君壽增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待文以行非所以

之意也於是謂予請所以為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  
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田可  
野可以畊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商賈之  
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璵象璫瑣果布之珍下至賣豚脂之  
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趙女鳴琴跼蹐  
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淞水而徙自晉太守孫忠壯公以來世不  
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影歛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君豈  
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  
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  
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而  
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邇世長往懷道蘊術

明文在卷五十四

七

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外降上自  
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興  
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  
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  
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飯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  
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周秋汀八十壽序

前人

吾哩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為歌詩文章祝之先  
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予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  
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  
壽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  
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

故壽者弗察觀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皆隨之愚乎壽故吾  
見人之壽不多其財而薄田微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  
而青樓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  
歌聲若為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雖壽然若  
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予笑曰遠矣生之論  
也其有得於莊子逍遙之旨乎我其曰大鵬萬里鵲鵲一投各適  
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  
是故壽於人則為重祖壽於物則為大椿達者能得之測先生其  
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為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  
就醉予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為序

子實第六十壽序

唐時升

我唐氏自宋之季由蜀而越由越而吳居嘉定者垂四百年長材  
秀民往往出焉然多坎壈不遇讀書談道一畝之宮與四方賢豪

南文在卷五十四

長者往來至今傳其翰墨贈答之詞孝友之聲著於其邦雖閭閻  
之扶累世非齊必推唐氏為名家至我先君道德文章為江左諸  
儒之冠我封父傳聞高行與古為徒兄弟之間肅如朝廷封父中  
歲未有子先君以為憂歲時祭祀形於嗟歎丙辰之春子第實甫  
以生先君需還京師家人謂當急附信使以聞封父謂曰吾兄歸  
在夏秋之交不遠矣今且勿聞俟其初歸之日子弟參列時今乳  
者抱兒自通出自不意以博一笑之歡不亦快乎已而中道及於  
大故竟不及聞也終身以此為恨子長於實甫五歲初度之朝子  
問安封母所婢子戒勿譁意凜凜備床以行欲視弟不敢請及長  
受書遇時即休相從嬉戲終日以為極歡後子與弟同誦習臥  
起一聞封父晏坐其下為手室風雨不之學舍輒憑几歛膝連數

日不聞三音晨昏定省出入告面皆有常度嘻笑之聲唯此之終  
不敢施於燕居然而竟無所成者以慰二親之意今俱老矣子有  
薄田為卒歲計灌園鬻蔬以供朝夕而君所居五畝之宅內列法  
書名畫鼎彝錫鼎之屬然香展卷不知日之足外則嚴整環繞花  
竹斐然四時晴晦無所不宜然皆好任情遠志不能夙夜兢惕為  
子孫先世教家之法少衰矣傳稱公西華之事親孝與朋友處  
曾子與事親如嚴主烈君而仲尼之門獨曾氏以孝稱嘉室之富  
厚貴顯者多矣我唐氏如松栢生礪石陂陀間雖無華茂穠麗之  
觀而獨能凌凋意者先世孝慈恭敬之德有以培之也則知父兄  
之教不可以不肅閉門之內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吾為吾子孫者  
謹身即用如臨深如履薄以修其職言念乃祖無墜數百年之緒  
則吾西老人者脫粟而食藟茗而談仰瞻鳴禽俯觀遊魚優哉悠  
哉以樂餘年固所願哉若夫兼味之食重采之衣吾非不欲也願  
有命制之不以望兒輩矣乙卯之春三月十九為君之生日諸子  
諸孫拜君於堂上予述六十年間事相與獻酬且以勗吾子孫使  
知所以養二父之志云

南文在卷五十四

九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婁堅

時侍御乾所方按部晉中會上怒言事諸臣不能將順非訓即欺  
欲引繩批根一切抹殺乃坐視西城時失察賄賂與其曹數人  
同日免官歸屆歲戌申而年且六十矣於時饒方仁石張大恭  
明初出而與驛歷中外歸而與優游藪澤既昵甚諒有姻連居其  
生日將登堂奉觴而辱以為壽之詞見屬子竊嘗於君之出處有  
感也夫昔人之論以為忠諫之計行其志幾與宰相等頃君以能  
容盡下之忠臣以能言匡主之過而者實相成而常患於不相遇

何也大桓寬仁之主能容矣其臣或玩而流為市名為行詐感朕之士能言矣其君之察而加之請讓或默免蓋自古以然也頃朝廷之上章奏紛紛今主上薄其言而薄其罰且以為雖臺諫員缺而不可勿補若其人舉無足伏者然且用一人焉而輒使兼數人之職豈以為才固堪之乎直始為是名而已寧獨用人者之過哉事勢之相激使然無足怪者當君在臺中時跡數上所言皆天下大計不務為姘直名言甚諤切而上弗為忤也假令前滋言者皆若此何至今明主盡起其臣哉頃朝廷所薄在彼而一旦以誑誤使夫不屑為彼者亦無以盡其用玉石不分為可惜耳且夫士之求用於時蓋累百人而幸有一售也其幸而獲售而試之果可以用者蓋又百人而不過二三也自壯而老三四十十年之間効用之早暮又不可期也即早遇合矣其充至於耆老或十幾得一焉今也黜之不以其罪一黜而遂至不復振以老其已既不可多得得人焉而又不復盡其用國家用人可若是焉否也君既壯出仕中間再以艱歸前汝為邑者凡四而以課最擢為天子耳目之臣若居官廉而不剛嚴而不殘強執而不膠以君之為今知其而論薦與所勉免其人之賢不肖如黑白較然也自君歸田以來時事日非長吏獎不知有小民而惟知上官之喜怒上官見其入輒即以為可喜或驚悍則又曰是可畏人噤不敢出一言也嗟乎君之舉錯雖不克盡行於全晉視世之君子何如哉雖然君今曩賔朱顏尚如未衰之年今主上一旦悔前之誤嘉與士大夫更始追用老成以為世坊表君且與時俯仰乎哉抑終不可一世乎哉願二公於醢醢之際聊試以予言質之當必有不激不隨且以風勵當世而終不為習俗之所移者此亦迂儒之所欲聞聞也

明文在卷五十四

十

明文在卷五十五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裴母周氏貞節序

王填中

張母太安人壽序

歸有光

丘恭人七十壽序

前人

王母碩孺人六十壽序

前人

王氏壽宴序

前人

明文在卷五十五



明文在卷五十五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張 一 種 訂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昔範司隸宣與其內子少君齊德止義並抗高節宣範志節  
新莽甚而戒之少君獨壽考無恙親見其子孫濟濟  
忘在約致誠庶車二史詳而錄之貞臣世家耀於方冊而  
列女示風尚焉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仲尼歎之  
焉曲而不黷夫閨閭之行非治亂之途也閨中之語非法紀  
也而皆在於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懸置其語言哉抑亦明乎  
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迺福善害惡之軌見履信思順之終古也

明文在卷五十五

一

應元竊觀我先正忠烈孫公之事與其夫人之婉婉夫嘗不歎天  
命之不惜六方公之罵賊請詔義形於色躬蹈白刃碎氣不撓豈  
常計奉嘗於百祀流慶於未裔哉及夫人慨雪涕遺於公之  
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母子共慮不與賊俱生  
望維祺之壽百祿之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非乎盛矣豈  
天乎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盛時三子咸以  
儒顯致位大臣忠孝正直之節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  
明經飭行三榮名薦書一哀然首舉當與之時志節之士無不  
擊稱忠臣之遺烈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界速於響應微有  
於質劑豈或然之數哉六月廿有二日屆於誕辰自天子之三公  
卿士列侯伯特幣進而走堂下稱繁祉而頌德壽者車數十乘  
播紳之彥聯姻之懿闔里閭閻不可勝記三君既肅客鋒口

蓋太夫人及不肖孫等未嘗一日忘雖客有命不敢以開大

人客曰雖然願以謁也三君敬曰客語太夫人慨然曰豈非

頤而及哉先公之忠登其策書載在銘府是之謂壽吾既不能從

先公而追於耄老若等多祿吾方日夜懷懼而容頤以賀我為

嘉與若等增脩先公之緒無忝前冊則章服之華健壽醴之奉

孰多於一字之與善頌善禱孰信於彤管之記一日之燕款永

百世之稱也且非先公遺無以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為

福乎於是三君頓首曰固堪等之心也出謝謝客入率婦子奉

鞠跪上康壽觴太夫人舉之為一笑曰止無吾以泰京師聞之莫

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

善之誠也夫範子都之倉卒非若忠烈公之炳齊也公父文伯非

如三君之賢技以儼太夫人技二母不尤進乎三君者長君都

明文在卷五十五

二

仲君尚寶卿季君少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為世師法道為  
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提福元元為社稷  
是益錫太夫人以難老而申胤祚於永固也天薦之公應之  
於鄉實從宗伯之後最為久故及邑人楊文化林壽皆如黨也  
敢以幣來賀而屬予以辭

裴母周氏貞節序

王慎中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於經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  
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  
其詩以節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楚蘋湘藻采芣苢  
芣苢之雁雜歌畜有敬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錄於史氏仲尼存之  
以為教不詳小而頤略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  
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







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詞予為道  
人之事如此回論之以為丘公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  
身其福祿壽考至於今七十年丘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知  
美前人丘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觀慈孝初及憲副至實  
撫其前孤與其出有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  
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丘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城方將  
續女維華雖自古王者之感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奉於此  
度幾乎王氏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為頌禱其可乎

王母頌禱人六十壽序

前人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子子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為而請  
友為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  
生長太平吾祖為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為翰林為御史以文章政

明文在泰五十五

五

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紵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  
已而吾母病痿廢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  
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止先人  
返莫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榮榮在疚乎二  
十年少者以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  
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  
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四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如  
方宜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  
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漸渚舉酒相酬以  
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得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  
是諸友之所以賀與子之所欲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勤子之  
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王氏壽宴序

前人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日諸子對  
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未忘者  
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而  
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  
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壯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有之  
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為宴少長  
說笑以獻以酬既醉既飯咸相謂以為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  
于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樹老枯蒼然鬱  
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  
無他揆昔有王豫脩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棄世生乎惟以  
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為隱德君

明文在泰五十五

六

子碩人其配也吾親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休什常不一二也  
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遺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  
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  
間碩人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姻為碩  
人祝者前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記

重脩尼山宣聖廟記

李東陽

應天府重脩儒學記

王守仁

重脩六合縣學記

前人

歙縣孔子廟記

宋濂

重脩至德廟記

周忱

冉子祠堂記

茅坤

黃林度祠記

孫繼皋

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重脩一拂先生祠記

蔡向高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象祠記

王守仁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常熟薛 熙纂

清豐侯 溥訂

記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李東陽

尼山在今兗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里時為三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為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崇慶曆間文宣公宗愿脩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遂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季世兵燹無復存者國朝永樂戊戌衍聖公彥緒以私財脩之歲久皆壞成化初衍聖公弘緒欲脩之未果也弘治己未今衍聖公弘泰復議脩之述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

金朝文在卷五十六

財庀工規畫綜治既精既密營徐公源為都御史龔君杰知府事乃踵而成之廊大成殿為間五為寢殿亦如之增督聖王後殿脩泗水侯沂國公及毓聖侯諸殿又增書院為後堂及左右廡其為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井之類皆備凡為殿與院各為門垣以相限別而為大門一以通出入揔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也竊惟天地之氣絪縕變化為人為物天主生地主成時運歲月屬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而所以為人物者不同人得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以常得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於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旋相為興及周以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得位然簡道立教以貽萬世乃古帝王之巧不及是固元氣蘊結

金朝文在卷五十六

之深且久亦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封遺風善教為諸國望其山之大者為岱宗尼山者岱之支而秀者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顏氏之禱載諸史傳徵之名字蓋亦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者皆祀而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為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為生辰九月為忌日一歲再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魂氣之飛揚固非體魄之固結然因生邇原報本及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也為孔氏後者睹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得則求之林墓林墓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爾幸脩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況天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為益不亦大且慎哉若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於此者則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女實歸於今公之從子聞韶故公以廟事屬為記以告於來世謹記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王守仁

應天京兆也其學為東南教本國初以為太學洪武己酉始改創焉再脩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故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為尹乃克易朽興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閣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脩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為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脩學之為功矣亦知自脩其

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德而共之  
處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歌謠新其詩書  
其置之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脩學也而非士之脩學也士之學  
也以學為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  
仁以為之義以為之路禮以為之門廉恥以為之垣墻六經以為之  
子以為之階梯求之於心而無所不備也其功不亦爾乎而行之  
而無所不通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  
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矣學之有司者之缺  
也弗脩焉有司之責也立矣脩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脩是師之  
咎士之耻也二公之脩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不備  
自脩其學以遠於咎耻者乎無不備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  
戶固乃垣墻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  
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脩學  
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是  
學校為茲之藝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為  
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為善首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  
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邑新  
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  
於是乎言

重脩六合縣學記

前人

六合之學故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  
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程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  
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圯舍日夜祇新學士尹因謂曰子為我  
造士而誇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願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

明文在卷五十六

三

明文在卷五十六

四

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欲  
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  
民李景崇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  
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  
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為吾師生甚勞苦父老舊義捐金既賈  
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  
忍困吾民學諭方急欲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重之吾儕獨坐  
視非人也於是者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  
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徒學御史張君達至聞  
其事而嘉之眾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  
襄訓導其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脩大成殿脩兩廡神廚庫  
前為戟門又前為櫺星門又前為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為明倫堂  
為東西齋又後為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為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  
圍園前為名宦祠又前為鄉賢祠又前為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為  
致齋所又右為饌房又右為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  
外為宰牲所又前為六踊凡為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  
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  
相傾咄愕以為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  
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  
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禁不能得則反位視今縣尹學諭一言  
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  
乎此可以為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  
刀錐新舉手提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  
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為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

不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者有感於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為士勇於民而志於道脩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成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論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為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先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為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耶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耶

歙縣孔子廟記

宋 廉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為郡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為東越與區彌多佳山縣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縻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鳳皇飛布紫金諸峯又騰翥於溪先而黃山又直西址奇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

明文在卷五十六

五

分割陽陰而吐和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且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沈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與初學在縣治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首而新之王辰兵起而歙為爭鬪之場官廨已舍然矣無遺而學亦廢矣瘡痍荒蕪榛荆蔽途而狐兔或暮出而人識者為之傷惶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為縣慨然歎曰歙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丁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幾乎遂請於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剪刈荒穢別畚新土充其闕處而崇墉疏有瀚其舊中峙王寢象厥正配肅坐朱几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西廡間外故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城平密翠隨處異進衍

道直脩外為都壇樹以三門上應靈星崇光昭煥廟左別築直齋以處諸師暨弟子負不啻不後無營藝憲經始於秋九月告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擇奠禮牲常有飭庭燎伊煌燭組維旅法齊必恭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詠詩念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巖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訕讖告焉嘗析為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不徒見提撻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為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歙之人士尚當專心一力傳於明體達用

明文在卷五十六

六

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戲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子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其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為今招徠懷集民驅趨之遂成市落縣解鐸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塢及良干范阮二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基及江君云

重脩至德廟記

周 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況鍾伯律奉璽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杖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什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

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弗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  
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  
以周垣堅以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醴祇祀於  
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  
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為乎  
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至空虛予時奉命巡撫  
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  
官侍郎為江南巡撫使毀吳越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而  
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青而新之此撫使之來又適當  
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  
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  
者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辟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也

八明文在卷五十六

七

夫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  
子為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強由  
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開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  
以啓之也夫爾民欲為泰伯之讓乎欲効夫差之爭乎一則成  
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此子與太守者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  
記遂書於廡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  
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冉子祠堂記

茅坤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仕洛不待  
鄉先生沒而祀於其社者亦未必有功德於洛之士者洛之人  
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蓋為孔子之門人合以共

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之教安  
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寶鳴犢聲華之報也  
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節也豈冉子  
學於是而既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  
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聞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  
於其門牆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孺千乘子貢之達結駟  
魯之郊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文章之貴然皆稱者  
餘廟視麟躍翔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焉列而當時  
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  
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歟然仲弓猶為季氏宰閔子騫  
以苦力行孝稱於內外顏淵與孔子言而終日不違而問仁  
及簞瓢陋巷之語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  
傳

八明文在卷五十六

八

於齊魯論家語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  
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聞故  
涉世不得而述焉夫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  
武靈王之霸廉頗頗相如樂毅之勲業平原公子之愛士者之相  
環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者然俱以顛落廢棄而後  
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塲遊其上而不復察而  
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墓以  
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士之好尚不  
善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標藝實於竹帛鼎彝之固而  
其西鑿遊谷處冥然行於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而  
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如亭於其  
故廟屬予為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

非獨於文辭者也又性頗迂疎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病而思之  
身入山學為隱君子如吾舟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冠蓋已  
不知其許與遊否也故特詳之如左

黃井度祠記

孫繼華

汝南故有黃井度祠歲久不飭且壞其君以職事祭於祠下  
太息乃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祠雖壞理其  
名猶若新也夫井度與當世之賢豪壯跡而論則與世不若  
李范允國不若陳寶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亦謂其言諸風言  
三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  
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於世是服析楊齒刀舞甘心而不  
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  
此亦咨嗟諸賢之少激矣井度何不且為蕃為武為應為湯

明文在恭亭

以為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  
支大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  
太立朗陵者吾又弗為也所謂噴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井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為井度名跡而此特善自其善其善其善  
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士也潘果之隱者也成  
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遇然深源遠去班者其度之長豈  
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井度而遭時得位其建隆必在當時諸賢  
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儉而後居儉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除其  
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謙之而其言謙風自非一世而見之  
真善處濁世者而井度所以賢也雖然此度非其當時之名與  
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而記焉豈井度之情乎蓋其以獨  
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賢跡微而無得來讓者非一也則井度

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同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得於  
而夷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為是舉  
知政本矣予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  
都察院照磨子易其事始末屬直為之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  
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  
白雲庵為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  
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  
吳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經略公選將練兵築城塞壘也  
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來屬義恩信大洽次第取橫山復靈武  
元吳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公號

明文在恭亭

相與笑於祠下者累日不絕宣和間宇文虛中為慶帥言公忠於  
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  
忠烈名之且為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  
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吳邦蘇之守今與其士大  
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  
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  
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廟壞元至正乙酉嗣孫邦瑞上貴復  
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盧  
陵周公忱巡撫至蘇而監察御史劉君執事君仕昌鄭君顯皆以  
事莅焉郡守李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歎曰公  
之德業著於當時傳於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  
求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詩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



朝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資俾吳縣令永嘉錫圖其成錫級然以  
身任之殫心竭力規畫處置凡隣邑之令使皆以資來助市良有  
命衆工為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  
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欄橋南左右  
為碑亭前作大門榜曰勅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  
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聞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  
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己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  
心則人庶其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能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  
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  
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  
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

不明文在卷五十六

十

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有所行一主於為己人  
之利害不少繫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卑無足恃  
也而所以為士者果當如是耶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  
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充之以仁義而力  
行之拔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  
焉凡以資來助者其姓名皆載之碑陰

重脩一拂先生祠記

慕向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派民園鄭公俠也罷官歸止餘一拂故  
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  
書清涼寺後人即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為介今祠名仍  
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圯廢金陵太史焦公重  
新之子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

國千秋無數為能個者久已讀先生傳及謚議而歎曰嗟夫世之  
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派民一國為先生重耳夫先生力爭權相之  
招至皆以羨官而不顧屢觸群姦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  
皇皇為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敢言慷慨自表見者銀臺之派  
一上人主至感歎咨嗟傷悼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語求以  
為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樂於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  
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為何如  
乎先生一爭於安石而僥勝再爭於惠卿而遂不勝新法之行而  
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  
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為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  
用兵之利害群小之姦邪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呈寒  
心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

廟文在卷五十六

七

下豈有不可為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呈暴於  
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黨証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  
於遠郡而無能推轂同井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  
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謚者曰介夫介然特立於衆小人之中猶  
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為知先生矣夫  
金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  
地終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  
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  
孩提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  
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



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  
歛閉而成冬風露之撤薄霜霰之嚴凝墮獲推敗生意蕭然其可  
謂寂莫而枯槁矣鬱極而輒雷霆奮焉百蟄啓羣卉萌蘖蠢動盈  
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為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  
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先生以豪  
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為文章再  
變而為氣節當其昌言於逆理盡政之時捷之朝而不悔其憂思  
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旬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  
哉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絕域荒煙深箐猩貍豺虎之區形影  
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  
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未之有不可展轉煩替以成動忍之  
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於後如

明文在卷五十六

三

大夢之醒強者柔乎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  
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益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  
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  
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急者非雷霆之  
震歟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  
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莫而求  
之矣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夫良知之處寂  
然不啻風霰之歛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  
之憂愉恐喜弗順拘肆之態磊砢出沒於胸中曰不知其凡幾又  
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誘引之潛滋而  
勉強格禁於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於進退也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

夭壽而後可以言脩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繫者也苦難而不  
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過之一以為風霰一以  
為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煙深箐猩貍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為過之  
誰為祠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以至猶傳舍然而人之  
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於賢思相遠而歎先  
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又三年子始為  
之記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  
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子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  
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  
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裡祀焉舉之而不敢

明文在卷五十六

廿

廢也子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  
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  
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君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為而況於  
聖人之弟子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孔在其于羽既  
格之歟乎不然古之薦祭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  
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  
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姦豈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  
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  
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  
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  
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極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故因安君之請而推本於舜德之入於人者深澤流於遠且久者有如斯云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止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於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伴合觀讐之便苟其黨有可携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

明文在卷五十六

十五

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榮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豈生也而無迂身於倣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而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闔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壩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搃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

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辨矣故晉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念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焉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尤黨衰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憲謂得其事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逞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搃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予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可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明文在卷五十六

共

明文在卷五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五十七

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重脩胡文定公書院記

趙時

平山書院記

王守仁

重脩浙江貢院記

前人

明文在卷五十七

明文在卷五十七

常熟薛熙纂

無錫高菖生訂

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景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乃築其地為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源流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道陽高君文多方求今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逮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誦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於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游者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脩緝之繼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已任書院將無因而起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及晦庵統緒相承固無可訾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諄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瑤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遠或以其政

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也從先生逝者其以予心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耶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重脩胡文定公書院記

劉時

崇安為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故居在焉宋統中已祠先生於學而文定公書院則自元至正辛卯彭庭堅始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制右為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為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子從籍溪致堂節堂五峯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以廊廡名其外門曰文定公書院蓋

明文在卷五十七

二

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敝近雖有脩葺之者而棟宇傾摧梁馬欲斷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入謁焉慨然有感乃捐已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助貲庀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腐湯德以鮮潔規制雖仍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為之竚歎以是年十月始事朔三月而告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詔予以其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名縣以宋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道學之傳惟胡氏為盛所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稟絕異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揚謝三君子而以誦明踐履於家成其子從俱為大儒遂登新安朱氏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平生著述皆有觀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為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氏公

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辭辭僻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經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刊於學官庸非聖經以眾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年即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宗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立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懲霸內夏外夷之意尤悱悱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宗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耶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眾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議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為大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祀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謂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脩業卓有成效然後無負於太守表章風廟之意太守名欽字仗德世家安成為贈學士忠愍公之子浙江憲副鈞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為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示

明文在卷五十七

三

平山書院記

王守仁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鄞守楊公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愈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為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丘吾先君之澤於是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

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超蓋書院為有力焉溫甫始為教官郎子時實為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為予言平山之勝者秀奇時止於我眉望之環屬僻削者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開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霭暖氣從兩溪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蔽書院當其麓其地可以眺其遠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先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迢遞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若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息平山之勝而庶幾婆娑焉何可得耶既而其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恠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

四

意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臺登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固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為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市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始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豁然辟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為人也以溫甫之語者記之

重脩浙江貢院記 王守仁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驗之及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避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馳逐之圖也迨世下後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嫌避詐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種種防嫌避詐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治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遂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察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主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為乎有司之奉行其議下者昧古之道而益後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惕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於法也若前之諸君子之重脩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內嘗以臨邛收藩治之東址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興察御史潘君微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貴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習處優其體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盡心求士之誠乎憐乎始禁內使陷於非僻而後推辱之其為何如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惑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為三楊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為五楹應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

為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登其上以  
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備夫然涉入而觀焉其  
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惕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四邪非僻之  
念蓋不費財力而事備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焉觀  
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止  
之弊而無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如運  
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為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  
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  
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為書之焉呼天下之事  
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為然乎誠使求古人之  
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  
有哉

明文在卷五十七

末

明文在卷五十七終

半國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五十七

明文在卷五十八

記

文淵閣藏書記

漢南社軍記

御史府記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詳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馬世奇

王禕

方孝孺

胡縉宗

楊士奇

商輅

明文在卷五十八

明文在卷五十八

常熟 禪 熙 纂

長洲 張 堉 訂

記

文淵閣藏書記

馬世奇

夫日星顯天而象緯昭然，莫維而象區定。帝王仰觀俯察而治，理張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辭所開，創君臣，而咨俞左右史，而記載，應人名士，而發掘性靈，以及稗官氏，而自矜耀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能盡藏。雖窮年吮此，而未罷舉其製焉。歷朝閣播人文，擴法編簡，是以有天梓石渠有館，有秘書省，無非以典章備考，鏡鑑我高皇帝開天柝，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丕成，增購六倍，用以垂訓後裔。詔令茲臣仰而歎曰：昔矣壯乎，洵奎壁之垣，琬琰之林矣。願二祖以是詔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皇上也。曆拓英斷，亦矣事窮其妙哉。四氣管於斗極，八紘統於坤軸，百千萬言貞於道德，今篇帙至煩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其異，深之以突與，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真，弘開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祀褒貶，則列史之所以懸著鑑也。剖判鴻蒙，顯布黎魏，錫圭正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示軌範也。除姦易暴，正位拓疆，大綱萬目，咸否互形，則兩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模也。身居蓬閣，心殫綸旨，殆則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賢之所以著盤盂也。齊諧志怪，碑石談天，惟俗並陳，誕說競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符贈炙也。又若紀龍興之經畫，勒定難二，謀猷則祖宗之所以慈惠沐雨而令後人思此。



觀也無名言其寶訓載行事於實錄則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  
今後人式此彞教也總之有裨聖備左實大皇帝上繼堯舜和桃  
衡古今典學維勤特有要領則偶閱一編進讀一札其於道德弘  
矣如其以充棟後右文之治豈二祖創制與我皇上時欽之心哉

### 漢南軍記

王

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而領北定作都長安城關宮  
室光明神靈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  
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  
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觀天法聖則  
承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汎  
掃宇內天戈所靡達李廣輝五年馬上燕龍登而汗介山縛嬰斬  
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供諸農畝巴渝北發無勤遠人計鼓

### 期文在卷五

二

包戈將與天下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漢宗豪姓盤互關東而  
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廟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  
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室不軌此南軍之所為置  
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軍二衛士左  
右二都衛南屯公軍蒼龍宮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  
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  
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衛尉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  
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者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  
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  
壘射聲廟黃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  
三十六人而胡騎廟黃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  
宮城黃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黃居乎外相為表裏其於

### 期文在卷五

三

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  
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  
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  
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嘗重乎北軍  
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  
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  
意南軍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  
尉卒軍灊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  
也至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伐飛諸兵擊諸羌  
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三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  
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  
山之險左轍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  
矣而南軍二軍負城環宮路必而營列基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  
扁視耽耽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膽戰栗厥落孰敢弗率  
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  
永永無歎高帝之貽燕於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  
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詒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  
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通租鉅萬計去事之  
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為贖免田  
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實廉平吏罪至免者多金  
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四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  
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都察院與



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吏部所屬  
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直政事宣教化為職省中負定為  
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張明曰已  
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舊事府為御史府  
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綬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  
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為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為惡聖人  
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  
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  
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事  
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眾先皇帝其  
歎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  
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敢承

明史紀事本末

四

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靈為國之病者則去之  
毋溺於私而杜其巧守毋偏於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  
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  
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功名或為說行懷言以  
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  
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  
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胡纘宗

昔在皇祖定鼎天邑法象周官六曹辨章則有夏官司馬以率  
柄其屬有四而職方為重即古職方氏之遺也厥秩有郎中員外  
郎主事之列厥職有城隍軍役關津烽墩圖本之政謹要制訓  
理機宜以佐司馬之治當是時黃貳四出天誅亟行指畫河山

制既塞贊謀宸輦折衝萬里則職方氏之功博焉還我文皇  
於北保釐之任委我司馬內之慎森防練軍實壯國容固王  
之莫方域拜中外統應揚張形勢則職方氏之寄隆焉故職方  
其人則司馬可以坐而籌天下之事矣司馬得其人則天子可以  
馮玉几按方輿而無南顧之憂矣列聖承百有五六十載以海  
不波王軌齊同奉甲韜武三垂晏然以弼我文命聯於日月  
方氏有裨焉是故非果毅諳練文經武緯恢宏博大鎮重疆  
弗以膺茲而功名揚於國朝慶澤流於南服職方得人於斯為  
矣逆者逆濠作孽未方繹騷石頭嚴嚴不震不驚吳楚錯壤時以  
無釐建牙樹黨坐而敵之於時職方氏則有林君子道方君時舉  
規恢協贊克壯其猷司馬喬公視如左右手卒之俘馘獻功以正  
天刑二三君子之力不敢誣也職方氏之重輕端可知矣然日建

明史紀事本末

五

署以來未嘗紀前人名氏嘉靖癸未四明華君仁卿繼掌該職謂  
己卯之變續宗承乏率士所躬睹也是知職方氏之重輕者屬以  
記而志書其名庶幾有徵焉若夫循名覈實則有萬世之議在非  
續宗所敢與也是為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楊士奇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國朝廷試天子  
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肉簿傳臚天子服皮弁絳  
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面而立傳臚既畢羣臣上賀其詞曰  
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御於斯者其榮矣哉日設科兼取南北  
士而前十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皇上嗣統初品禮部科舉  
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著為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  
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

此而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二其自今始禮部尚書  
言故事有通名列石太學刻今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  
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  
科第為榮者天子親擢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  
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將推所學真諸功業  
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為名哉固將推所學真諸功業  
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欲愛慕之無  
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推其名而與  
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哉於是朝之今典宜有  
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其題名之首時奉命讀  
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商 輅

大明文在奉五十八

六

朝廷設科目以取士非以為士之榮士之階科目以行道非以為  
身之榮以科目為士之榮是以利誘非朝廷意也以科目為身之  
榮是以利進非士之志也然則科目奚為而重也重夫士之由此  
而進道之由此而行也如是而錄名以彰之刻石以傳之庸非激  
勵人心之一大機括歟淳安自宋元來士之第進士者既皆刻石  
樹之學宮而我朝續而附之此有司者因循之過也景泰丙子進  
士巴陵鄧君廷瓚受命來尹是邑舍菜之暇見而歎曰我朝崇重  
進士超絕前代而淳安進士數倍他邑題名之石未立非缺典  
歟於是命工磨石自洪武開科以來凡邑士之登名鄉試會試廷  
試者悉次第刻之庶其左方以俟來者尹之意非以為榮而以為  
勸誠知所重已茲以述職來京屬予為記惟進士之科始於隋唐  
盛於宋元而尤莫盛於我朝行之愈久而無弊者以上之取賢士

之行道此為正路也士君子跬步不離於正進以禮而退以義用  
舍以之何庸心哉吾黨之士其毋以致身科目為榮而以無玷於  
科目為貴未進於此者不可萌一毫倖進之心已進於此者不可  
有一念自息之意簡身勵行之功明德新民之術必求至於聖賢  
之地而後可苟或德不加脩學不加勤節操之弗立功業之無聞  
使人得以指而議之曰是假科目以媒利者也非有志於行道者  
也若然雖穹碑著名適以為辱尚何榮幸之有哉嗟乎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吾鄉前輩諸公無容議矣自今以始凡我同志之士  
幸相與戒之勸之以求無負於科目之設哉

大明文在奉五十八

七

明文在卷五十九

記

葉治中歷官記

西門記

海上平寇記

宗源

宗臣

王慎中

明文在卷五十九

明文在卷五十九

常熟 薛 熙 纂

漢陽 羅 世 珍 訂

記

葉治中歷官記

宗源

明文在卷五十九

子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括蒼葉侯之政為詳及識屠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竊後遇劉文慶祭閣其言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嘖嘖歎咏不置子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子愈知侯之為人有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白於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常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為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成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閒集藏於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常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號騎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寢寢并凡子天曆元年始踰弱齡即赴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按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憚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冠起臨漳朝廷命詳章別不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為多至正元年詳章如京師徵薦侯為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詳章部以常調擢侯徽州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署尹事歙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恒持縣官短長顧指而氣使之即

不從其禍立至侯不為屈縣手相戒曰此健卒不可觸也蓋洪氏家逃邏吏往檢柙旁得染人帳冊一紙乃同縣縣丞所遺即捕來榜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縣真盜來得釋延遲恐其訴冤也復喉盜入之侯匿來他所為使人服來衣中與盜對盜遙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盜對曰不識也來曰免去嘉興與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今未集之一日以歐爭至庭侯熱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誅其衣冠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為盜以侯為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縣民懷其出內之相高其佑以為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縣民遽昧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佑之數他日幸藉以為辭侯恐或傳為例剝民必甚亟言於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款

明文在卷五十九

三

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牧民而以廉惠者中官官不受人重賦於民侯察其弊也痛辛之夏稅例輸貨錢穀糧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彌曰夏糧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於民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為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元景汀侯贊其行終來之今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今之選內外官多列上侯為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彌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官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為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奇招弟子貧而廩食之月且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井降退坐論堂中為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肅陽太明顧吏曰爾何敢刻偽印耶吏色動侯即詆之吏叩頭伏罪侯曰偽者非止爾爾能引一人以自贖則

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語之如語吏自是報傳而獲一日間得偽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侯不食其言志遣之惟其最後者牛疫死者法當開海路之池不為十餘里決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牒對侯曰其肉還可食耶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以供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於腰侯取視大銀錢一皂甬草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耶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隣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入市屠剽固特甚民畏怖如廬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床坐溪澗具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即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挺循岸立以數計者

明文在卷五十九

三

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令勇卒以侯舟至輒上之侯親率弓箭夫擊鉦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解胥案繫於家互盡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回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為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往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關嚴毅慎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再復命侯墾田龍泉召有田之家履畝而實之發民糧多寡以定科縣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事亦視其數為差事成移發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吏書來撓政者侯往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近凡競土田及爭地不辭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侯侯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屬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

矣日望其歸有不得也輒相與咨嗟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遣  
侯庭雁行立再拜以中前詳言與涕俱侯亦為之泣下觀者皆太  
息而去登侯之還縣民具綵舟來迎溪中舟尾相銜百餘里不絕  
十二年三月憲府以請郡有請欲新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撫其  
役憲府輒以命侯行中書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聞階  
轉承務郎憲府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辨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  
饒辟侯為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  
州州民素熟侯詰辨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宅燬於  
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未耨而弗亟圖遂規運而  
一新之然毫不以煩民民大悅歲稔道殣相望時指帶溫不行侯  
權令富民賣米以收之復煮淖糜以飼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  
監分所活者甚眾其所收諸幣侯為言於右丞恭公作茶課輸

明文在泰平九

四

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辨章還杭時青田吳德祥肅眾倡亂  
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處溫婺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  
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  
定之戎勸侯冠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從以  
數蒼頭徑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嚴穴歸依侯以居  
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使君給爾大  
兵且夕且至善為爾計莫若剗使君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為變  
項生留之頗聞其事急但侯避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  
歸我若去其如彼何飢廂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  
屠戮無噍類我縱苟活義弗忍為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  
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槩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曰爾來何  
何為張惟德跪而請曰山中張德明公厚欲見且久思屈玉趾一

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即行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  
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寶儀甚盛  
時命伶人陳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綈色每為陳禍福連順鑿  
鑿不少歇群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惟牛豕燕侯送還州城先  
是黃壇寇列峯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  
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我平此寇也  
侯既歸寇亦亦不忘去時麗水之確磴青田之蘆茨皆大盜所巢  
有衆踞數萬侯謂不剪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  
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林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  
兵討確磴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  
敗擒渠寇十餘人眾欲進城之侯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  
酋耳餘皆良民家曰肯逐而至以此彼何罪欲使之作鑿粉耶乃下

明文在泰平九

五

今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遞始焚其營十七年行中書輪切  
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兼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  
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蘆茨蘆茨既  
平寇所俘僞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糧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  
八年中書仍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僞將  
軍李夾等十八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峯皆降復引兵  
圍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  
王帛乞助於三校群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  
校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衡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  
百餘人遂乘勝直趨周興屯支坳賊酋周寶宗茂等皆遁侯分兵  
為三道以扼其吭宗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峯於洞尖山下翼  
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

督學殺茂新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眾尚餘千皆壯銳喜戰樹大旗出眺聞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探報戰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偽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薛郎吳德祥父子自縊於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悉平昔何易于今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要笏代民為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刻茶以免權筭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尚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于雖不欲煩以文字為職業不敢暗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

西門記

宗臣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還杜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茅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志節物諸父老子弟守陴子登陴則悲罷諸貧者疾者孤而懦者謂其壯者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鑼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斬入予遂日開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關門誠善獨奈何哉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辨此矣即有姦人者吾任之於是為柵台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外不從者吾縱亂兵焚之而杜夫有不屑薪穀而來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吾門矣城

大明文莊公集卷五十九

六

大明文莊公集卷五十九

七

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廬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氣裊裊四起虛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為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闢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予偕護戎出視東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谷予止之曰母伐即寇至何能登此乘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閨城則屋蓋其城故洪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櫓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櫓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予今護戎日替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櫓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成病卧却壚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割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携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一寇與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進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船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船逆我而我兵奮怒擊破之乘風大呼寇船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悲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櫓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予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予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暗視在鞞節之間言  
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愍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  
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  
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却而阻喪君頌意喜色壯張揚矜厲  
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驚鳥舉而煽扇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為之  
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為憂督府  
檄君捕之君拊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  
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  
嗣矣由有此海而為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負多然提  
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貴於海者也  
亦可謂難矣手觀昔之善為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九

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色  
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  
當有以豐給而厚焉之推牛擊豕醢酒成池饌其口腹之所取欲  
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聞以為効如馬飽於楫嘶鳴騰奮而欲奮  
然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開脫不相識寧獨訓練  
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不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  
財而為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  
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  
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効之速如此子知之矣用未素  
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  
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子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下戶某等  
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子為儒者而好儒言

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殺郡而玄鍾珥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  
有鐘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增廉不擾以故其人  
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為今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九

九



明文在卷六十

記

宋九賢遺像記

蘭亭觴詠圖記

江山秋霽圖記

新都八陣圖記

柳氏譜系圖記

李龍眠畫羅漢記

宋濂

前人

岳正

楊慎

方孝孺

黃淳耀

明文在卷六十

十

明文在卷六十

常熟 陸 熙 纂

長洲 丁 景衡 訂

記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濂溪周子穎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脣目未  
 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  
 白內服緣亦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  
 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  
 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細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於望  
 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淡目有稜角髯白而稍  
 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則方  
 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額身碩然有顴特然其下  
 壇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皂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  
 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  
 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  
 氣質剛毅德威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灑目峻準直鬚疎  
 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中襟衣大帶加  
 組方履黑質白絢纓純綈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  
 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鬚白者半目  
 小而秀末脣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疎亦  
 強半白鼻與兩顴微聳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壯斗狀五大二小  
 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毫生數前冠緇布  
 冠巾以紗脚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細帶躡方履履



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安貌恢偉眉目雋秀白而潤  
頰下少鬚神采煥然柳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綿履白坦懷明  
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髮  
而有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  
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  
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  
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  
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蘭亭觴詠圖記

前人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  
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而俯臨清流上其幽絕四面皆簾簾  
半捲旁周蘭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

不明文在卷末

二

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箴冠服大布衣右手搦翰冥然若遐思  
義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焚鼎鼎沸將淪湯前  
一童傍蘭晚溪溪中白鷺三一去一及頤一飛起波面則二童間  
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  
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  
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僂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  
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丹一列觴三一  
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益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  
左執券而顧獻之伸右手欲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  
執翰起視將盡竄然次畫散騎常侍知縣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  
榮陽桓偉餘杭令訓導侍從坐左手搦翰氣甚豪右執券侍大  
帶闊膝鮮襟豐碩詩思久未屬筆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琨左

持券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類川庾友王渙之祖  
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券授友友袒如凝之少軸紙作券券未紙  
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印丘  
旄祖楊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  
玄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着膝安翹右  
足左手摩硯今不動右指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  
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歷歷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  
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歛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次畫類川庾  
年甚差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  
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  
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因曉不可擊一手搥紙  
作針刺鼻今曉說袒半衣兩手展券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

不明文在卷末

三

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  
持券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  
券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艇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  
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  
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  
之玄之展券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  
繹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歷歷臂瘳特澄之微之左擎券至觀右  
徐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  
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擅袖主腕上勢阻甚  
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  
袒脇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券側身欲  
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並

城曹謹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敬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謹申右足左持觴顧本本起一足屈臂拄膝持觴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畫今華茂山陰今畫谷中軍參軍孫嗣茂祖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袖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拳仰首讀背微偃焉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貯觴者一倚闌戰手拍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遞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列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襍如紳各地坐藉以方榻或熊席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

不明文在卷下

四

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十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若姐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薛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玉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姑蘇張廷義以所藏江山秋霽圖求記於予圖數紙為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復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為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

也其空闊澄明或淪或瀾或湧而浪激而濤蕩而激蕩湧而連漪者為大江江之中或舉網而漁或亂流而渡或纜而泊櫓而進駕而退遡帆而風御者為舟楫之多其淵渺而紆迴者為江潭雁翔集菰蒲蘆葦被而映帶者為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於而閑架列而市肆分張羅而園圃隔勝而田區委而巷蔽者為江村其或平田沃壤沙嘴崖陸絕而昂伏不齊者為江澗去澗漸遠而漸高其或巖嶺聳而陡平巖嶺而巒立或障而屏蔽拳而秀出巖而奇壑或竄而有容谷而能虛林麓而叢薄岡阜而蜿蜒或遠而黛抹近而劔植既斷而復續遙運重沓有莫究其所極者為岬江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躡或卧或深而澗溜或曲而溪縈危而橋橫或草莽翳而雉兔踰伏或林木鬱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而牧或士女之嬉遊其掩映蔽虧吞吐隱約千態萬狀

不明文在卷下

五

其澤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予嘗奉使南服出漢沔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楊子而凡簡冊所紀載者輒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瞬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晚而追悔夫曩昔之勞也耶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奇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文皇尚治時諸賢景進而山人之位纔中書舍人蓋其高風峻節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貶尋尺俛眉承睫之間立致於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心之為用攻於此者必略於彼其心攻於待位者將低昂俯仰也心昵昵以干譽就俗之不暇胸次之間烏餘江山之廣如此哉山人之作甚自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啻以真跡解留於世世得其一乃一石者莫不什倍以爲至寶其圖者豈易

得耶廷義而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跡稱博雅豈徒玩物而不尚德者哉遂為之記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括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技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漢變洞獫狁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僣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衆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

明史本末

大

僅以腹中已焚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買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辟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外伏賊自相乘機肘腋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祗去炎漢不待墮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能感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營勒八陣以將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惟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二十四縱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

壘約高三尺畊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夫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軍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眾莽鏖然銘石載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耕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頌泯焉無所表識往來者不載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詞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向往焉脩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柳氏譜系圖記

方孝孺

明史本末

七

柳氏浦江屠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額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鑄字元績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國慶國天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其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絕也禪以下昌為不字非無字也為其絕不字也鑄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為誰賀無嗣而寶後可攷也次子實加諱者何尊之也昌為而尊之學為當世師而名於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為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林賢杞耕堅也復子三恂性嗜也杞子四愉某其愷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自三子稚穎程也程天穎字伯嘉為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林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奉尚勇也同二子稠穉并蘭耕豐二

子字也士恭稷子也因子程封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靖至本十世矣續絕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欲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脩而與道乖自逆於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為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為而已矣文肅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於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餘乎其未艾也予是以樂為柳氏稱也

李龍眠畫羅漢記

荷海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湯減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胷足一人戴笠携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踞左足躡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築杖目皆下視口喏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疑踴躍共昇一人以渡所昇者長眉覆頰面恠倖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偃僂築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開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僂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執起之老者努其喙續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尚踟躕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為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為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恠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

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為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即此意

明文在卷六十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記

廟丘雲嚴寺重脩記

紹興崇福寺記

代州雁門關創建龍門寺記

臨朐縣文昌閣記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楊士奇

吳

歸有光

馬

吳

歸有光

常熟

同里

記

廟丘雲嚴寺重脩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廟丘吳閭閭西接震澤也世傳說  
吳有白廟二其故名岡阜盟諸泉石奇詭蓋晉王珣及弟珣之別  
野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嚴者  
助於宗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  
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  
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又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  
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

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西作閣  
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  
奉三世佛及高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計三  
十餘萬貫金石梁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  
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錄闡教止庵其師也予聞諸刑  
部主事陳亢宗亦良价嘗從元宗游遂因以求予記其成予聞廟  
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者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  
宴饌賓客亦必之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  
於此也然亦有與念夫王氏之寄樂於此者乎當是時三氏父子  
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榮華若此  
履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  
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鮮其智識趨向高門正大不三以庶幾范

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觀李文饒溺情促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蹕蹕厲勁萬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蹕蹕絕刻厲勁萬材智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能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開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紹興崇福寺記

劉基

越於江南為山水郡雲門者耶則以名勝聞於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為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摠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寬衍

明文在奉太士

二

其水始通舟楫魚監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創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願雲門為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中始請於朝得賜額為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於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墓庵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燬於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暉似璘重建乃徙其趾去舊趾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祥仁偉悅儔皆併力相率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閣危澗闊廊靡不備具木石瓦甍丹堊墜墜觀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遂不後於羣寺矣

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

登其皆山之樓眺於羣山悠然而

明文在奉太士

三

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為之記

代州雁門關創建龍門寺記

祝灝

雁門天下之險隘也北扼雲中東聯恒岳西接奇嵐而內拱全晉連峯疊嶂崇岡湯阜羅峙綿亘不可窮極而代郡繁囂附其趾應朔馬邑環其背厥陽有谷號曰南口自谷口入逶迤而上可二十里至於山巔北下大麓又半舍許出廣武以達沙陀是為通道山之巔為關重門峭壁依險成之蓋天造地設而有待人為者也遠而望之旌旗丘壘掩映雲表儼若圖畫及登高遐睎則荒屯古戍依稀於黃沙白草之中孤雲斷雁滅沒於遙天落照之外悲笳一發刁斗四鳴使人有不勝其懷斯者矣至若陰飈驟作微霰乍寒氣候頓殊三伏失暑而隆冬嚴莫繁霜積雪泣寒朔凍之際行旅



相持輪摧蹄蹶躑躅傍徨進退維谷又使人有不勝其危懼者  
信乎其為天下之險隘也景泰之初關門有諸朝廷以朱公為右  
副都御史偵察其地脩營辟除器械逾年士馬精強邊亦無事公  
於是興舉廢敗圖利永久且念雲中三邊宗藩是居重兵賴宿將  
輸供億甚為通而畏途者此不有休憩之所則何以安往來之  
心然而作之賓館則下弗寧居為之逆旅則上不屑就乃撤舊寺  
一區徙置關南隙地背倚覺崖面臨夷磴殿堂門廡井然以新像  
位香花莊嚴畢具豈徒彊場陰扶亦以蕃釐上贊鐘晨鼓莫澤谷  
應谷自是捧檄蒞綸之使飛帛輓粟之夫餐風寢露顛沛而聞關  
者率望焉如歸誠為要害之津梁矣朱公既去天順己卯歲山西  
都指揮于君率兵來守恒寓寺中因出其餘力補葺未備復恐朱  
公之善久而無聞乃徵于文記惟夫古之英豪有志於建明者非  
必文致太平武戡禍亂然後足以名當時而垂後世凡隨其時遇  
高可利濟人物裨助治理抵其力而為之凡收効焉皆事功也故  
徒枉成而王澤顯更漏審而臣績聞與策而具不可誣已今茲寺  
也朱公創於前于君成於後皆心乎民物為之非無益之作也矧  
大雄氏之教根於慈愛關於方隅而務在利濟居茲寺者苟能體  
茲三者引之續之而脩廣大行俾困於是塗者有所嚮依若浮苦  
海而登慈航如疲險道而遊化城常皈安穩亡諸苦病則於治道  
非無補者而二三君子亦永有今聞哉

大明文在卷六十一

臨胸縣文昌閣記

斗魁戴星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志主日平旦建寅宿在東方  
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崇  
官多祠文昌而吾胸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  
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與邑庠謂問者科目之人以堪輿之說  
高閣於東門故址為學宮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計二程度官是  
土者及士大夫爭助之費逾年未竣而邑侯吳公三實如公之請  
子為之記子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今祠家多援  
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杜極也而命之為祖為師取斗四星圖繪  
其像而謂之魁指戴星六星為屬衣素帛青童白馬而謂之六星  
大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  
聲管籥響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人  
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  
星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為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為列星  
其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  
而為之祠潔案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大神相之以與進之士夫  
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氣之於  
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於天乎受命於地乎言以為在人  
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畔而獲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於脩業  
而有所闕而以乞靈於天官堪輿家其謂之何雖然走舉也國人  
為耳目焉將與起其視聽而操極其心志斯不亦累土以為師但  
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而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無象言  
子則之諸士共一乃心衷乃神游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援天藻而  
敷國華為景星為慶雲此其為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

大明文在卷六十一

五

獲也。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獲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能  
天通。人神不雜。繇之義已若夫。天官堪輿家言。則予不敢道之也。

###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吳訥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之主。爰念元季綱常淪  
斁。祀典瀆糝。不經馴致。禍灾荐起。民墜塗炭。屢劄屢息。建立  
度正名定。今為萬世成憲。若郡邑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  
戊申。詔封天下城隍廟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  
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熟值元制  
為州。得封城隍神。曰監察司。民城隍靈祐侯。二年己酉。州改為縣。  
三年庚戌。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彌一體。改正仍  
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閑雜。及泥塑神像。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  
縣城隍之神。知縣田義以舊廟在縣西十步者。基地湫隘。改造於

明文在卷六十一

六

西隅。宏緒坊址。即今廟是也。四年辛亥。特初郡邑里社各設無祀  
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監察官吏人民善惡。以貽福禍。未幾復降  
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  
詞儀注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饒下臣至  
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蠹剝落。日就頽圯。今知縣事郭南  
深懼無以揭虔妥靈。躬捐俸貲。以為眾倡。僉屬吏民相與協助。乃  
市材僦工。經始於正統庚申十月。落成於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  
壯。軒窗規皆有加。適予致政歸。老者民時臻。龔鼎等相率謁文。垂  
示永久。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明王罔不以事神治  
民為先。發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述  
也。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元中李善水縉雲城隍祠記。然無  
所謂封爵配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吳澄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

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  
繁黎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歷歲云久。或因克遵。今  
吾邑得賢令屏除土偶。鼎建祠宇。將見神內怨悃。物無疵癘。邑人  
之利豈淺淺哉。予耄聵筆視久絕。茲今弗拒眾請者。蓋欲昭揭聖  
制以示後人。毋勿至其違陞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之作  
邑君子暨鄉邦友士尚鑒茲哉。

###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歸有光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歲長興則否。予至之日。像塑  
剝落。侍從跛倚。僻間祠門外。右即為瀾。瀾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  
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滯。瀾者則予以為長興城隍之神。獨尊  
於他縣也。予頗為青神居之圯壞。繪飾望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  
偉。嚴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柏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

明文在卷六十一

七

如絞。索尤奇。真樓靈之地。予於縣數決大獄。則心開。類神有以告  
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予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於  
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為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  
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予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  
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予曰。為禱雨。求雨。險  
非誠也。又曰。未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喝不  
可登也。予曰。為禱雨。求雨。非誠也。遂披荊棘而行。或側徑。僅置  
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鑄上。闔下。開如  
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組間  
山既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望太湖如  
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威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  
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眾歡呼。



以為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予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即雨  
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飄颻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  
子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於神乃子夜夢神與之言吾散與胡祥  
散又無船時子繪神像蓋巧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湯沐斯子  
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舫懸梁子問  
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舫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  
子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舫子尋往臨安而郡伴有惡子  
者計得縣募即日以兩戈舫冒風雨夜至縣欲据拾取為罪見人  
輒撈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瘍發我胸孔矣子  
欲為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憶使人皆得逞  
其一時之凶暴以害又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若可  
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澗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子既書此因貽該  
之代者倘與子同志必為勒石於祠下以看神之靈驗焉

記

明文在卷六十二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承恩堂記

楊溥

觀風亭記

李夢陽

川上書堂記

蘇伯衡

求古齋記

方孝孺

尚節亭記

劉基

君子亭記

王守仁

慈竹軒記

方孝孺

茶竹堂記

王世貞

雪竹軒記

歸有光

竹溪記

唐順之

明文在卷六十二

常熟 薛熙纂

嘉定 侯開國訂

記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曹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為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  
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臻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  
林君公輔屬筆於其其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允武靖王於濟上王  
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  
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為義甚富而相處  
甚厚不可以鄙賤辭乃為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  
德者為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為仁天雖至健非春

明文在卷六十二

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  
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為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  
濟之是以其時為極盛為湯之春者伊尹為高宗之春者傅說為  
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往其為人不同然皆能協和  
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為春而  
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  
為之春先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  
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為之春者一也由漢而  
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為春宋  
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為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  
過之不及而莫之若也二難不能勝頌代之易由是斯民  
閭閻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

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為春不可  
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為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

實為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為威以不戢為武義聲所  
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庭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  
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鵷鵠民到於今頌之此豈不勉強為之哉仁  
之思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前而挹其贊  
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  
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為國之春贊雍熙之  
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  
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  
以窺器業之盛予既追思武靖王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為

明文在卷六十二

天下道之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天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弥綸治化少師  
吏部尚書襄公實為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  
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習沃居多子於庶政咨焉子於庶官審  
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  
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為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  
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經董村於肆厥木維良  
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哀高以平築虛以實  
引繩縮板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甃  
之甍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節庖有厨汲有  
井有庫有廩以儲以牧輟與感美百用具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

之有挾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祿文子成室  
諸大夫發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  
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實以賢哲簡昇平格復錫  
以壽若周之畢公榮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應  
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為國家  
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  
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為天下蒼生賀又酌  
而祝曰福善之報唯有德於民者為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  
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派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溥於斯為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薦不敢忘子亦  
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為記

觀風亭記

李夢陽

明文在奉本上

亭在風穴之山迴巖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  
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君延而歷汝  
而遊於亭乃倪首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  
以問予予曰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陝表方測景吾觀  
其時譚君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予予曰冠蓋帶汝伊  
爾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君曰美哉是利用之思  
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君曰銛銛窈窕如  
噴如噴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君不答他日二君遇空同  
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  
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颺颺乎莫知所從風  
風乎莫知所被滯滯乎莫知所終也其德異故其入深其幾微故  
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

瘳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効而俗隨之矣俗公習成  
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蒞八音以行  
八風然惠其乘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  
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  
風於是章義而瘳惡漸澆而培淳迪純以創其教而後化可行也  
夫監察者固舉判之要臣以風為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  
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答臣之要也  
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  
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  
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元膺歌嚴也述之政  
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  
諸堅石

明文在奉本上

川上書堂記

蘇伯衡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滸不踰闕而川流可挹  
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  
而求予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為歎夫水者不在水也  
在乎道也而予於道尤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予安能言  
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旦微者矣一日有旦  
中有是夜而水之流也自且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  
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  
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  
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  
水哉於是觀諸日月之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判而

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中於是觀諸鳥獸孽者草而孰者稿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欲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橐籥焉以理為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為橐籥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

明文在卷六十二

五

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言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之道予未之能而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所以為川上書堂記

求古齋記

方孝孺

孟子古者豈嘗善人乎生乎今者豈嘗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今而求古可也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觀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為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為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為古而其時亦嘗以為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

名乎隨人歸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善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為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為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其人雖非聖賢雖生與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取其善而已天下古今之善一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鄭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畊之隱者必鄙之以為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而答問之何以為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

明文在卷六十二

七

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而善固將取以為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善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轡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亦未取乎古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書曰求古之善其善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尚節亭記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護草取其忌憂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歌或以之止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脩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於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奏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喑為液為癭腫為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勝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為樛屈癭腫樛屈癭腫不亦遠矣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誦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遊豈苟然哉

君子亭記

王守仁

易則子既為何遜軒復曰軒之前榮架楹為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勢而出過伏而

隱而靈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琤然中

而為聲夏指遜俯仰若沐四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罷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過也而不憚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音也行於朝今也行於野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遠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不可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噫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慈竹軒記

方孝孺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今至家與妻子偕往歲莫抵鄆時天甚寒日且晦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樓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亭遊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俟妻子肅以入張燈具設羞酒設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為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墀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曰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昇一言予笑且語至三歲矣往來乎南垣無一年之休未嘗為之忘也予遂題其堂曰慈竹軒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學

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叙  
違之情以歸田為望讀之悵然涕滿紙欲暫歸者不可得其  
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農器上壽相怡愉身不  
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帛無然而日  
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為何如而予何以為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  
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予之不若敬輝非予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  
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合不容而不可  
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過於齊梁毀於武封滅於此天之  
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三民之惑而先耀於無  
窮此聖賢之所自為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而無  
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闕予  
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  
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明文在奉六十二

華竹堂記

王世貞

故吏部侍郎望山某文莊公以學行政術高英憲開為世名臣公  
生平無他嗜好獨為於書手抄讐主數萬卷將為堂以藏之  
取衛風淇澳問學自脩之義名之曰華竹而公故潔廉鮮榮  
潤又家於官以及公之諸子孫曾教諭郡丞其輩雖代習公書  
至稱聞人有官秩而守公之清白力不能任捧天下之士因公書  
而望公之堂止於舉孔氏之辭其某竹止於召伯之蔭時想見其  
奕壇旁密青蔥峭嶺之狀流潤涵碧於茂蔭細素間而不知公之  
所謂堂與某竹固無有也蓋公殁踰百年而其玄孫鄉進士伯寅  
乃始因故居地而拓其右為堂以居公之書用公之舊署以榜之  
獨所謂竹者尚未及樹而前軒後廡其陽可以承日其陰可以蔽

風雨蓋至是而公之所遺書始翼然得其德而不磨於世  
之地伯寅益効賄古文奇牘得數百千奉副之意求之也始與  
寅善者登公堂而親於其所謂爽塏窮密者其書也伯寅不  
遽得然親楊署而思勁節栗色至讀其所遺書則其書不若  
公之聲咳而窺其寄也公視裴晉公李太尉不知其名德而  
年位小輕耳晉公之堂曰綠野者太尉之花木竹石於平泉者非  
宏艷奇壯現依甲天下亦何嘗不視其長為兩家守然不冉易也  
而堂冒他氏花木竹石不脛而趣貴人之垣而卒不能有也伯寅  
所構堂母論視晉公十一其竹之植與否古無論焉平泉而文莊  
公之遺書百年而益拓其副亦名堂歷五世而愈益顯顯為公  
者之才而賢母亦公不盡取天地之有以使可繼不遠為一時之  
滿以使可加益耶予深有慨焉故不諱伯寅之請而為之記若夫  
頌名思義以進於武公止德之旨是在伯寅矣是在伯寅矣

明文在奉六十二

雪竹軒記

歸有光

馮山人為予言其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予  
記之予不暇以為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  
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  
歲而不吝也山人少喜為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  
山人居望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  
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何往來者僧曰  
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  
之於張通泰之座通泰與湖州劉尚書為社曾二公嘗稱山人為  
萬寶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泰遊在廬武夷間而示予紀遊  
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在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

曰青浦之萬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葬溫龍與萬塘近予承說  
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今為其所怒而買田樂為棄去予亦  
削跡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告雪竹軒從移盤龍也  
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旦暮惟欲得子一言足  
吾心也子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泰行都中老人目不能  
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闌不覺越過之幾墮自此不復出每自歎  
曰佳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  
會予方址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  
使揭之相間為雪竹軒記云

竹溪記

唐順之

予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間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  
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為園亦必  
購求海外奇花石或萬錢買一石千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  
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母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  
輒不惜數千錢然遇霜雪又稿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鶴瓦病人  
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焉乎奇花  
石誠為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  
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戌素不  
產竹之地而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其  
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  
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予嘗見任君治園於荆楚之上備  
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謂予  
曰吾不能舉有力者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  
力而菁然滿園亦足適也自謂竹溪主人揭其為我記之予以

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勝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  
有所擇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為絕無聲色臭味  
可好故其巧拙不如石其妖艷縹約不如花予才然有似乎彼  
矜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  
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聞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  
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為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終華  
而能不溺乎其中喪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  
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  
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不能間也雖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  
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  
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  
哉吾重有所感矣

明文在卷六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

明文在卷六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三

記

梁氏書莊記

蜀山書舍記

書畫船記

竹溪記

苦齋記

何陋軒記

舒嘯軒記

運甕齋記

見山堂記

養餘園記

梁寅

馬智

黃淮

唐順之

劉基

王守仁

鍾子寧

貝璵

方孝孺

王世貞

明文在卷六十三

常熟薛熙纂

吳縣錢頌琛訂

記

梁氏書莊記

梁寅

余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覽道之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取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為今朝初共承明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觀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年之間索居無所為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為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彙聚或過乃回朱子之言惟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始撰其略謂之書彙義於禮記也以其多致難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回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茶問謂之茶要凡群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老言憚諸史之繁則擇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遺書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為公卿為百僚為將帥為守宰又其下為胥吏卑縣為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為衣食焉吾為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効力不悛非散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杭稻蒔粟之所



藏也吾無田以獲稅稻薪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保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為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錢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為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余曰吾山在城東若千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麗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閑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為我記之余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升棠之於容所瑞之於步豆遷之於

明末在吳興

二

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庭覽於山川立於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請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事物物之理與夫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絕絲毫之侵得一律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及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余也止郭之野有土東里之地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適時多艱第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低低焉日事奔走而不

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而回以自厲焉

書畫知記

黃淮

陸乘車與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乏而制四十餘年早入禁垣侍惟懷薄慕遷署間嘗一使郡縣以故乘輿馬之日多而乘舟之日益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湖濱江入在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偏反編竹為蓬且易損竊嘗病之今年集樂二子以余茲高力衰舟輕劣不足以濟顛更造新舟頗寬廣板上覆以蔽風雨兩旁以便觀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備談息後開行厨可以供茗飲為余慮甚周亦人之至情也昔宋元章名其行舸曰書畫舫至今以為美談余與元章無能為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假名自號無乃不可乎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思

明末在吳興

三

思適宦遠涉觸蛟鼉冒波濤寢驚而夢愕然則畏夫迷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千里自頃有所未暇余也既免蛟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澄妍倘作乎近岸岸草汀花前迎後擁足以悅吾目漁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目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朋布弈傳觴賡酬笑謔視彼傲然枕席馳驅疲勞向非得請而歸乘與策馬退逐公卿之流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上之賜也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濫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茅在吉山之巔吉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峯皆蒼石岸外而曰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壯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枳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葳蕤之菜樹檫草斗之實梧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飭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弥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若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潄漱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游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窅而室焉

五

童兒數人啓墮籬以藝粟棘如喚其草木之莠實間則躡履登陴倚脩木而爾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又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久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青溪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啻茶菰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羹出入必輿縣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飲肥之腸不可以食踴躍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涉蓬蘞雖效野夫賤糲踣蹢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

嘗膳與燕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曰其故人皆以余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余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為言山樓羶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縛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簡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清亂白黜浚奸窮黜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南魯掩折旋短獲將無為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諱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余至無室以止居於葉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余書不余陋蓋余止余嘗圖於葉棘之右民謂余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闢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余余因而翳之以檜竹時之以卉藥刊堂階辦室與琴編圖史誦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余亦忘余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茂道德而專法今搜抉鈎繫之謝窮而後匿謫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經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推谷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與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諱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諱於是月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余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養餘園記

王世貞

吏科右給事中涇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為園又踰歲而園成其地開陽而郊陰右負城左瞰山竹木森秀意神館屬之類錯居而各有所窮窺觀深潔不容塵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意緒而手啓者已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威所為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園曰種如蘭之復饒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樓雲山所出雲東度則時止也名其亭曰葉桂傍亭多桂取淮南小山招隱詩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時默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貯春春之雅英辨焉名其園曰養餘而間記於王子將以釋許子之所謂養餘者而於諸硯許子之言曰吾嚮者嘗一再偷從官出入承明之殿與聞國家大計蓋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不足日吁而始進朝之儲而日不足吾故幸貴然不敢以為樂也縣官程既廉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乃一旦復為吾有吾晨起而視畧而日吾餘歲受厝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稅足以養有餘秋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為什一者其餘足脯脩果茹而吾又幸有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養園園成而吾未嘗不一日適也則吾歸乃始幸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餘乎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而子取以為養者也天地之所餘恒在而人不知取以為養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因為歌曰園有畬可稼可旅樂子之恒餘園有澗可釣可網樂子之能養既歌而復記其事

明文在卷六十三終

半園學人記 蕭按字并書一

明文在卷六十四 記

成趣軒記

胡翰

見村樓記

歸有光

世有堂記

前人

滄浪亭記

前人

杏花書屋記

前人

耐齋記

前人

寶界山居記

前人

坦齋記

金定

可樓記

高攀龍

文漪堂記

袁宏道

長林亭記

莫雲卿

歌庵記

陶望齡

寶善堂記

唐時升

常熟薛熙纂

同里單丹瑞訂

記

成趣軒記

胡翰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己者已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已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為得矣大井之田虞民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為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為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郭括是遂即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客

小軒文在卷六十四

睦州城中有屋數楹僦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耕植俸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恒懼不給非有三徑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為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鷄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簞食其質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紫乘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予以為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因天趣也子每恨無以得之間從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顧乎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托於田父野老相與款門一笑於願足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為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赴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石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為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在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為羅村六中丞遊宦三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辭其後每還官輒隨歷東充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至廬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外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闔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臨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然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予間過之延實為具餅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

不用太在卷六十四

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子餘悲悵者久之城外有稿子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負携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之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蔡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子可以為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承祚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世有堂記

前人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性獨好書及為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卯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

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為批耶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異者大中不為固耶嗚呼彼徒為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為吾有者皆足以為累歟於其未求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履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履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為有者也大中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遝觴詠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入靜環溪之間弦歌相應也鞠為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絀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為之請記子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為書之

滄浪亭記

前人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未于作滄

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予曰

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巧建闔閭夫差之巧爭子胥種蠡之巧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鏐目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沒不與其斯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詩與吾徒特呼之為滄浪僧云

杏花書屋記

前人

杏花書屋子友周鴻允所構讀書之室也鴻允自言其先大夫王嚴公為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鴻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為杏花書屋以志吾夢公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鴻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伶仃孤苦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鴻允甫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楹間迴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繁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為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為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為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於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今公之殁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沒者不知所在者鴻允兄弟雖抱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曾樂予吾於周氏見之矣

耐齋記

前人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生之衛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為深遠清闊先生至則

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淅淅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孝衣皂衣承迎左右為進茗椀因坐久之先生曰吾為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饌粥餐者常不給為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迎令丞簿拜趨唯諾為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期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為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為道至於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為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為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為貧與為道兼行而不恃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為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為清高雖然亦為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為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楊雄有言非夷齊而是仰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寶界山居記

前人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鷗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來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界推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滌滌瀕洞沈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舟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為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徘徊水之間仰山王先生居之先生素崇章句而其子璽始於第告歸家庭間日以詩書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為山居之記予未

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為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歟湖諸奇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一戎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垢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挽如摩詰今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我何可及哉

坦齋記

金寔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關中樸然一室也署其題曰坦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樂乎平易也先生幸有以教之予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今人鮮克由之豈世方以奇崛為高馳騁為安

坦齋記

六

好僻性而樂深險以平易為不足為故弗由耶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江流一碧巨艦中浮風濤不驚棹夫唱和處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平易故能坦坦也若夫攀危徑履嚙齧臨萬仞之壑連百折之寵未有不神禱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焉能坦坦哉君子察夫是理恒置心於平易之地舍險而趨靜遵之以循理久則心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人有蕩蕩之稱清所謂坦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矣水陸舟車之喻僕未暇遠觀焉試以日接於目者言之僕之居四通八達之衢也鷄鳴而起貴賤紛沓驚利達者躡攀於分寸殖財賄者較量於輻輳百技眾工四方所集忻者笑感者悲怒者搏噬者效詭欺揶揄滑稽突梯千態萬狀以求售其術寧有樂平易而坦

坦者乎僕於是乃未喧中之寐掩戶以息香一縷窗下琴或從  
事於咕嗶鉛槧資之以為養此外殆無營焉願因先生之  
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知其不可也於是退而席豆  
觴醕樂子於齋內獻酢五更懽然洽矣為之歌曰坦子坦子去爾  
町畦絕爾多岐遵大路予以邀以嬉秣吾馬子晉吾車吾與爾同  
歸宗政吳人敏而好學善鍾王楷法為時輩所推讓持紳大儒皆  
樂與之游宗政漢如也其自待與其名齋若不相背馳去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為樓樓可方丈窓疏四開其南則湖山北  
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  
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  
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

大明文在卷六十四

上

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  
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  
魯殷周之墟觀覽所及無不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  
惑笑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呈生於有所不可無所  
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  
所得止於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以營苑  
囿而止於歲時十一之遊觀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  
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為山水者一也則  
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為耦也  
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又其贅矣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予既就居東直之房潔其廡而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

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鄙塵張天白日茫昧而  
此堂中無尺波寸治之積何取於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  
水之變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於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  
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敷旋則為席眼注則為天紳立  
則為岳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霆疾徐舒卷奔  
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子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  
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浮絕澤放舟嚴灘探其五江松覽  
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  
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遼泮之勢淵洄淪漣  
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杜甫李白韓歐蘇諸公之編而讀之  
而水之變性無不畢陳於前者或束而為峽或迴而為瀾或鳴而  
為泉或放而為海或狂而為瀑或匯而為潭蜿蜒曲折無之非水  
故子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  
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猶膠固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  
異形者也夫子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子不  
知子則陋矣子堂何病焉

長林亭記

莫雲卿

長林亭者呂子心文之所築也呂子性好竹既拓地宅居之後倚  
城環堵而為園園曰友芳開方數百餘武度其左偏東之址臺榭  
花石陂池分布周列深窈而可游也其右偏西之南皆竹也大都  
得拓地之半延袤而成林引而望之翛然遠矣今林而為徑徑有  
曲沿架石而為梁竹下置磐石石方正堅潤如彈棋局可憩而憑  
也旁竹屈垂時時拂掃石上初無塵垢風至竹石之韻冷冷相發  
聞簫管音於是呂子樂之勢石銘焉久之懼為風雨苔蘚之所剝



也則又刪竹覆石結茅而為亭亭不盈丈周無牖戶月日虛白  
子雅慕閑靜日徜徉林間蕭歌自適或俸而小憩或醉而  
擊拊以佐蕭歌於是呂子樂甚子嘗從雲間一過呂子然然  
於斯亭也謂予曰吾樂於斯亭也子知之乎吾方愛竹竹成而得  
几又因几而得亭三者不相期而相得吾未嘗有意於其間也然  
林得竹而幽竹得几而清几得亭而勝蓋長林之趣備於斯亭三  
者相得而成林吾亦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子入吾林憩吾亭得吾  
之樂也乎哉予曰子信樂夫斯亭歟几歟竹歟夫竹宜閒靜亭宜  
蕭歌几宜俸宜醉宜擊拊數者合而後樂皆子之境也吾視吾子  
機械不藏乎心得失毀譽不戕其真形在六合之內而神游八極  
之外莊生有言曰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又焉知夫樂在  
於斯亭歟几歟竹歟彼然然置我於斯亭者子歟我歟不得而知  
也夫如是子之樂殆庶幾我呂子輟然而笑曰有是哉言近道矣  
書以記之

李朋文在卷十四

九

### 歇庵記

陶望齡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綠垣為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  
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刊植之既之失節而稿遂為空壇  
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庵奉親之暇輒憩息焉故稱焉曰歇也意  
嗜士君子所務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子之  
假迂愚即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紮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  
用以為嗟悼然蹇蹇顛息弱羽念棲棲息之後視駭馳騁從者覆  
以為勞矣蓋人情窮則及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子幸也無  
龍耳肯之苦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  
知止非惑也歟庵中二欄一凡蕉園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

其勤情而寢興于子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村  
賄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蹶奔走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志  
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子今可從事非  
之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為有是非焉得失焉  
惑不滋厚也歟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  
之所以止也若子真所謂情者使子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  
其必有廢然而止息者矣名庵所以志也

### 寶善堂記

唐時升

子己之歲晉昌唐君作堂於呂蜀涇之陽重廊周匝曲房相次莫  
不欣然以為宴遊之適也君類其堂曰寶善求予文以記之夫金  
玉珠璣犀象之屬世之所謂寶也無論取之難而亦保之之不易  
至若周之於璧琬琰天球及諸侯之寶如魯有夏后氏之璜趙之

李朋文在卷十四

十

鮮澤之珠楚之白珩當時所謂鎮撫其國者而君辱地削寶無與  
焉夫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若飢渴之於飲食童而行之白首而不  
倦厚施而薄望多喜而少怨此豈非世之所謂善人長者乎是寶  
也不扁鑄而莫之櫻不兵甲而莫之爭置之通都大市傳而玩之  
者日千百而莫之毀出入於奸人暴客之中亦知愛而嚮之相與  
太息而化其貪冒恣睢之氣更又可以施之人人老子曰既以為  
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及留之子孫世世用之不能盡雖隨  
珠和璧豈可同日語哉君長者之譽洋溢於邑中則予所謂童而  
行之白首而不倦者真其人矣今類其堂以示子孫子孫且世守  
此寶而登斯堂者因其名以得君之寶人人且分而有之垂索而  
往兼乘而還惟其所欲莫不如意而君之所有固自如也則斯堂  
之善豈獨登覽宴語之美而已哉是為之記



明文在卷六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 喬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四

十一

明文在卷六十五

記

賜遊西苑記

遊陽山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遊龍門記

遊草堂記

夜渡兩關記

雨中泛湖記

雲巖雅集記

李賢

胡廣

王璠

薛瑄

前人

程敏政

許穀

徐有貞

明文在卷六十五

明文在卷六十五

常 蔭 蔭 纂  
同里 毛 辰 訂

記

賜遊西苑記

李 賢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菱荷翠潔清目可愛俯池東岸并行榆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樹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詠芳又北行至圓城自西掖門而井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拿空突兀天表前植花樹穀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翠華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窓之前而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惟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而西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水對峙四圍皆石巖巖巖巖封墓終佳木異草上偃菊綴綠葛蒼翳兩掖疊石為登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棟宇宏偉簷櫺翬飛高棟拱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瀟灑與入境隔異曰廣寒在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跋而息前涯有辟夾道而入辟間四孔以經觀覽而宮闈爭嶺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樂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而

明文在卷六十五

明文在卷六十五

造陽山記

胡 廣

永樂三年秋八月皇帝因建碑孝陵斷石於都城東址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以丈計者十有四而有奇潤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黑如漆無疵瑕臣往觀之且知其制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畢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臣往觀是學士解公大紳侍衛金公勞致暨廣偕往已未早朝罷由朝門出過十里舖鋪外人夾道連續而居間有市肆直抵法門門外隔平野山嶺聯綿伏仰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灤林樹落遠近映帶明夫仙婦橫縱

隴畝有刈禾黍者有登禾黍於場者有載車以載者有以以灌畦者有雜草萊者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塍畔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上有古石橋頽其半石墮塞橋下人取便從下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址有土溝間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牆就以築溝內流水由拒馬牆折址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多致與予乘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鮮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俟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依坂呈少折而址一下田間少折而南予將循阪呈而址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邨由東山麓度均入谷行長稜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茂數百餘里以舍趨事者樊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下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二水甚清出門上百許步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覽之以為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于其力稍疲憊心息欲觀之雖疲亦趨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歎息而未曾見謂天生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巖不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礮頭者窺窬者窺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石稍平可行予將俯觀心掉腹栗目眈不能下視獨解公登石立久之予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址諸山潯然其煙霏霧靄之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址二峯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祠相傳曰蔡丞相墓按金陵志蔡祖洽墓在

宣義鄉即此是也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於真州奉勅葬此蓋墓丞相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峯上於天際秀立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蔥蔥結為龍文散為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過千下山回至小邨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澗上兩旁皆松栢有古寺甚平落梁本業寺也創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木枯朽其旁枝復拱把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水滿而清汲以烹茶味甘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鉤衣以手塞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涼寐無人語但聞蟲鳴唧唧窓外落葉撼撼作聲予久不能寐地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於鐸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遊篆書金剛經觀之至莫而還廣自惟以匪才際遇明時荷聖天子寵眷置於侍從優游禁闥無所裨益夙夜悚懼況敢為暇逸之事乎屈聖天子致孝皇孝樹石園林貽功德於萬世量其制作不敢以忽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倘伴於山水之間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皆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 律

廬山南址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為尤勝或

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自南至子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大室未成遂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馮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為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為溪循山至東流以入於壑蓋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湊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而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掘水沃之字乃見太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不可朽苟不出此雖托名巖石未久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橋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為子言歲春夏

大明文在卷五

五

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遂溢積黍隆梗皆蕩漂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橋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埋初寺僧作石雷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福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廢亦十五六子命一公菁之一辭力弗勝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煙執中呈子今葛俊德將焉止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子獨往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激激聲震如萬雷今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君至見子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失然水聲頃洶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遙洗潭矣故是一公大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子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

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莫乃回六月十日子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子來速出迎乃與二僧携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為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罅采薪人衣白大如栗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潄潄鳴聲感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貯子以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子讀讀盡卷頗悟微有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之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子因數與往來一公請子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子指窺中水謂曰此水一月何必復往

大明文在卷五

六

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江曉子未起應叩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蓋亟起觀之予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倏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散欲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子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邪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吐午乃還一公問為子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巖和尚者實開山宗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為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遂此大法陵遲有志未遂幸文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尚巧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子諾之未果焉也

遊龍門記

薛瑄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址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峰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鑿之勞於此為大縣東南麓穴巖棹木浮虛駕水為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官曰明德祠陸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結枝葉疎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雖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派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梵覺為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巖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湧流石洲沙渚高原使岸煙柳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大華潼關確豫諸山仿佛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峯束穿石崖橫壁施木憑空為樓樓心穴板上置井床輾轉懸綯汲河憑欄盪涼風飄蕭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址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窕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為橋躋步以渡谷址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址山陵起下與河際遠窮祠東有石龕窪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鑪未燼其狀莫窮縣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燥但淒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某日同遊者楊景瑞也

遊草堂記

前人

景泰元年九月某日余都御史李圭約予泊大理少卿張自臨察御史羅俊同為草堂之遊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為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前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縣王宗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每歲時辰勝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遊其地人物車馬雜遝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為蜀中之勝跡朝之縉紳大夫有事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既為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派之湍急鉦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洄潭之澄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疎篁折葦遠波之冷鳬飛鷺皆足以娛心意而供出遊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遇仙過橋有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即其地以為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有曰草堂寺者蓋自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中堂三間以為遊者宴息之所寂後堂三間覆之以茅蓋蒙子美當時之草堂也子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謂當時之物蓋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紙竹之聲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留小酌至暮而歸予惟子美草堂不過江邨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為塵土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工而後野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

大壕連賊橫發黃屋出奔四海潰其八臣平日為萬民厚  
彌為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頹頹庭受其偽職子美當將一市  
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污其視去節之臣已不啻驕馬  
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  
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造嚴武鎮蜀奏為簡校工部員外  
郎或去或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美孝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  
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顛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惘然不  
忘故其發而為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  
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  
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非特不污賊中之一節為然也且  
自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聲巨桴歌臺  
舞榭蔽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今皆消滅殆盡寂無名

明文在卷六十五

九

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為後世之所景慕與晉遊觀愛賞之不  
忘名將與天地相為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美  
殆近之歟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  
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址即青羊宮西來而  
過橋下溪是也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鎭嶺抵大柳樹驛  
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  
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慮心識之抵關  
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燠以行山口兩  
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嶮峩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  
有驚即前後呼譟為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涼風景起東

燠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開  
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  
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宣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鼎蘭破  
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為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  
十七日午過全柵趙和州自幸脫險即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  
浚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  
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狹狹尺數邨儼若武陵仇池  
方以為喜既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而窮始大駭  
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為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林院尚三十里  
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燠皆不及  
備傷山涉礪淮石如林馬為之辟易眾以為伏虎廟却顧反走顛仆  
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煙

明文在卷六十五

十

輕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今不可免且  
念伍負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林燈下恍  
然自失如更生者噫子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宵險夜行渡二關  
犯廟穴難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為後戒

雨中泛湖記

許敬

嘉靖丙午予以罪放逐於武林將與箕泉王子訂湖山之約每苦  
風雨猛烈未果俄而南溟楊子放舟自海上至問評謫居敦厚友  
誼於是慨然命駕斯遊遂勇時二月廿一日也是日雲雨初歇旭  
日微暎和風徐拂淡煙未收乃並轡聯興憩於靜慈之上八窓洞  
啓四天豁然湖山青蒼俱在目曉寺即倚南屏山山有怪石長松  
叢鬱聳人語不聞松濤過響真若萬馬騰空而下也人謂湖山  
縱觀以此山為曠豈不信哉頃之陰雲半合微雨漸零薄飲初醒

樹人適至相與攀蘿泝堤坐於青舫之上按是煙霏迷護水波蒼茫羣山疊岫恍惚如失俯六橋而下則紅桃碧柳隱隱有芳菲之色踴躍出沒於滄波之間若與人狎而不去艤舟孤山猶見和靖之墓回視寶井浮圖微有矐跡而已然舉觴無算僕有善歌梁州者悲切可聽乃復秉燭派連蹴踏各不能去意喜此可謂之人間而非蓬萊弱水乎予謂良友罕覯佳景難逢放浪而會乃成懷惓子與楊子別已六年與王子別蓋十有五年矣書別相傳恨不能會今會乃在湖山間復值此景豈非數之前定者哉且人之遊覽必選晴霽今觀煙雨之上泛舟者幾人乃知弄莫之瀕人所不愛貴在自得之耳況乎紅英半落綠陰漸成春且闌珊去矣必埃惠風和煦豈不晚哉然則吾二三人不暢叙劇飲負其斯景多矣然二君行且登朝堂用世矣予將挹立園歌咏煙月他日倘訪予於白鷺洲南握手道故豈能無感於斯言也哉

明文在卷六十五

十一

雲巖雅集記

徐有貞

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於茲矣開門却掃非湖山之遊不出出則孤蓬短棹飄然往脩然還而未嘗有同遊同樂者甲中秋九月上日自在居士自玉峯來始相約為登高之集約而登曰山之近而佳者則武丘之雲巖乎約而集曰凡吾詩社中人皆可也然不必期翊旦至者即與及旦而庶冠道人自東原至愛雲道人自塢東至醒庵未庵兩文學至自涿水園翁乃與之載酒肴出開門訪得居士於畫舫而長沙蘇寡繼至遂即舫中張宴為水嬉望山而進日卓午乃至而吾七人皆古衣冠步入山門笑詠以登巖細野褐盱眙相視迎而導之自麓及巔凡臺殿亭館之有名者必造焉既乃遵澗過松庵值釣池晴雲閣列席而飲用司馬公真率會

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算我時黃花方盛開采英浮白簪以紫萸綠橘而山珎海錯間之每酒行三五觥則一論以若故雖酣不醉醉而不亂間起而延佇凝阿凭軒以眺迤而千章之松萬竿之竹雲作之色風作之聲海濤怒鼓天籟和鳴目眩耳聾應接不暇遠而陽華諸山自乾而離陣列車連衡絕乎莽蒼之野具臺之浸自坤而吳匯乎三江極乎雲海之涯塊北涅槃與天無際使人神爽飛越將與造化上下同流而無間者因相與尋句吳之遺跡弔閭閻之亥宮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嗟霸國之易泯而知有道者之無窮也居士乃倡為四韻之詩庶冠繼之兩文學繼之愛雲長沙又繼之而翁則旅酬而過和之惟古以菊節登高必以詩酒為樂事然能兼之者鮮矣孟參軍之於龍山有酒無詩陶徵士之於栗里有時無酒老杜之於藍田小杜之於齊山有詩有酒而無屬和之什且茲晉唐中季人亂日滋其皆不能無憂而我輩幸當太平之世以時遊衍而兼有詩酒虞酬之樂然則斯集之雅蓋前此所未有也按是為志居士為玉峯夏仲昭庶冠為京兆杜用嘉愛雲為吳興施亮卿醒庵未庵皆陳氏仲孟賢季孟英長沙為重城劉廣洋而翁則東海徐有貞云

明文在卷六十五

十二

明文在卷六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六

記

琅琊遊記

宋 廉

遊鍾山記

前人

遊荆塗二山記

前人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明文在卷六十六

明文在卷六十六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單 雲瑞 訂

記

琅琊遊記

宋 廉

洪武八年十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誨武事廉實奉詔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廉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秀麗偉拔為淮東奇勝猶一遊焉而未暇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阜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琅琊諸峯上唐張說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俗傳漢高祖飲馬於此國朝以山麓為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然微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掛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蕪惟涼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祠祠皇上初龍飛屯兵於滁會早暵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二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曆為作關橋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澤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鶴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湧出於兩山之間分派而下曰醴泉清潏清激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清入佳境今亦蕪惟四大字勒澗石間潭



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溪而上過薛老樞入醉翁亭亭  
已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燬為聖治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  
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開覆之閣下雁以巨石中一竅通泉  
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曉伯清倡曰雪  
作矣不還將何為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  
里而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之力弱不能  
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俱  
因山為寨植東西三門西曰太平東曰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  
其東南有榜棹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了頭山山下有泉  
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折黃茅白草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  
崇宣獲佛舍利六百顆石為四十九塔於道隅累累如貫珠塔雖  
廢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

明文在卷十六

而平開花禪院院在瑯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  
之趣唐大曆中刺史李秀卿與僧法深同建即張文宣公方平馬  
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區惟新梅屋三楹間  
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連坐方室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益  
泰王伴讀趙鑄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開源入山咸來  
會歲云太子正字桂彥良德六一泉上亦呈弱不能進恐隨二客  
歸矣寧具飯飯容飯已引觀廢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  
陽冰所篆銘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臥泉下石壚上多諸  
儒題名陷為一方鵲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一字成  
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而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  
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應泉行堂下有明月溪稍而有吳道子  
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隄隄東部使者八八壽臣瑯琊

山記頗不合文體為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垂簾池由池而上入  
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厓井井亦為卿所鑿  
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濤氣冥茫中領  
下有瑯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測名人題識無異康子泉  
懼日夕復不暇往焉自秀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  
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而日觀  
望月為尤勝今荆榛弥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  
興乃物理之常矣豈深慨乎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者何限  
第以屢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秀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  
焉爾且秀卿固能使瑯琊開於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  
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宜論耶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談  
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人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  
念當元季釋驤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剝跡朝班出陪帝  
子述幸而瑯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宇之所致  
耶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  
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遊觀之幸乎我因取醉翁惠記中語風  
霜交潔水落石出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石云

明文在卷十六

遊鍾山記

前人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瓦山下吳大帝封曰  
蔣侯大帝祖韓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  
龍蟠即其地也歲辛丑二月癸卯子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遊  
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而  
對郭裴小丘郭裴蓋舒王病濕盤漚通城河處南則陸脩靜菴並  
園齊文惠太子清望苑白煙涼草離離壯烈使人躊躇不忍去

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王建博人欲捷如猿  
伸臂掬清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守尉刻吏部守尉官者我  
之遺種至今抵園悟開關宗動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寺以前  
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惟寺為盛近殿於兵外三門僅存門左  
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上人出三人自為賓主通談花正開  
黃粉粧凝觸人捉筆聯松花詩詩不就手獨出行而道間會者  
三益至遂執手至翠微亭登玩珠峯獨龍阜也深開善道場  
誌大士英其下永宣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曰阿彌陀  
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  
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居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  
亭亭頗米帶書亭左有僧慧約塔塔二石其制若圓極中斷  
為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六深古草堂法師之墓有塔面法定

明文在卷六十六

四

為深人書須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  
白贊頌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三林院基舒王嘗  
讀書於此院廢更移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  
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素棲山龍為致此泉今殘作  
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即屏風嶺碧石奇林幽邃如畫前乃明  
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師羅道師葉清臣  
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塚下開之張三僧弗應時維方持粥  
聞人聲憂憂起羅草中從此至前壁多感生遺跡東西折過  
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偃唯泉糾淨沉沉如故日將夕  
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二君為予留寺中坐共談古事餘事  
則以險語聽者為改視明日早辰三門二宮崇禎院文皇潛  
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寧宮門雖小耳而具條栢為摩鹿形栢

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儕鮮衣履鹿上挂冠鼠梓間據石  
坐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  
有僧采薪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額額有痕可驗子勿畏往矣  
予意夏君給我扶兩騎奴登惟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  
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甚獨倚驕奴肩蹉跎行息促  
甚張吻作鋸木聲僕極思休不問險濕膝膝據地視燥平處不  
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闊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即東  
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  
岡至此屢欲逐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楊坡草萊布如墮不生雜  
樹可憊思欲借袖拂卧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掛無五十弓不  
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馬  
大江如王帶攬團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關芙蓉諸峯出沒雲

明文在卷六十六

五

降錫籠山下棲落呈澗澗水凝影流芳武湖已埋久三神山皆隨  
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慨久之傍崖尋  
一人泉泉出小窾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  
潭大如盞有龍當可屠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竹葉竹翳路左  
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群鳥哇哇亂啼憶夏君  
有席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鉤衣三數蹟咽唇焦甚  
幸至七佛庵庵蕭疏誦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泉泉對熱衫袂落  
水中不暇救三熱神明漸復庵後有太子殿一殿昭明書臺方將  
入殿遊庵中僧出肅面有新瘡詢之即向采薪者心益動遂舍嚴  
問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  
朱湖洞天皆不須搜覽還抵永春園見有桼滿地一騷童立花下  
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酺酒盡徑去

矣子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瘡乎子笑而不答劉君曰是矣子幸不棄席腹當呼斗酒潑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至傳笑釣之出異響畏脅之皆不動子與夏君方因曉交不可擊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日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往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惟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振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為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守雷次宗劉劭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深阮孝緒劉孝標唐韋諷年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惟見堯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子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子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

明史本末

太

遊荆塗二山記

前人

廉既遊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適內使監公味至及開絨中藏濠濠古跡一券宸翰親題其外今濠搜訪與青宮言之濠因留曰臨濠古跡惟塗荆二山第著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踪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往遊焉子將度淮狩於王莊先生宜汧派而上屆今懷遠縣以俟濠奉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乙巳發舟庚午日陳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駐驛於門東五里矣幸未濠上謁青宮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濠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擢舟至塗山已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宮廢廬前度石梁

渡斗折而北界石為壩多藝樹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磬石青綠間錯類然欽呈坐諦視之乾薜交封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為石連華渡行四里所巖石萃礫拂起道左危傾欲飛墜渡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巖隙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崇雨多臨渡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惟類垣破礎存將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吐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林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壯如柳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實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記禱雨事呈

明史本末

七

南斌紹熙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夫榮作石未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姬儼然也相傳為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封羊豕祭之至以粉黛飾其貌聞之不覺失笑山山舊有僧房今廢矣侯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危從士馬多無槁可以度河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濠山下麓入縣廟見所題碑神辨鄙俚棄而不暇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深魏交關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渡行三十步唯廣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辨為下和洞自而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坂奇石駢立多質而白綠綵如雪而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彩欲導至青岑庵是倦逆

止時青宮已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垂舛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高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國當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抑于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古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江陵

荆山

八

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近楚自昭王之沒又歷十一傳至孝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下和獻王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下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存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鄧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耶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同名禹會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老矣諸書遺忘欲盡行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回桂漏書之以發同遊

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賢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予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之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業能詩皆意度閑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予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予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般出遊隱溪乘小肩輿與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栢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龍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鷄犬聲予拾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弥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

明文在卷六十六

九

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予兩人坐一媼捧茗盛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予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史識其意曰夫大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語隱溪指顧童子摘茅葉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予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永詩予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跪謝過眾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數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詩道士起舞踴躍兩童子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予探餅餌投之

全爾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回共  
 慨歎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眾折而壽之  
 餘半餅遣童子遺于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子還  
 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子時  
 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  
 指道旁岡麓顧子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子曰  
 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  
 隱溪卒予笑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子病不果行  
 未幾子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  
 子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  
 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鐸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  
 散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  
 已哉中耶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十

明文在卷六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七

記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碑記

宋 濂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 傑

故萊濟記

唐 順之

華氏義田記

前 人

常樂縣趙段圩堤記

歸 有光

昌平州義莊記

陶 望齡

明文在卷六十七

明文在卷六十七

常熟 薛 熙 纂

長洲 顧 安 訂

記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碑記

宋 濂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址泉水經上妃白馬二陂  
匯於湖鰲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於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  
奇渠之下派建二石陂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  
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圯傍縣亡賴男子當旱  
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海水或乘潮入善禍稼舊嘗遭  
堤捍其衝潮必蓄蝕至是亦景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辛亥冬  
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

明文在卷六十七

白侯侯慨然弗寧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已以  
賦庸鑿石為隄白蓮花池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為隄  
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碑無難者會侯召入為  
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陂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  
贏其一先築土樹梁橋以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數以石兩翼四隅  
咸歛甃如法中峙石檻左右皆有副鑿坎陷版以為絕閘復隨土  
形崇庠疏級為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歷以章計者九百  
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有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  
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陂廣減前陂之半深止廣倍之  
石檻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直損  
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陂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於甲寅秋七  
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以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岑淨昱乃具事

明文在卷六十七

自有記茲可略云系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西潄在彼海邦鰲為通渠行水委蛇既稻與杭制  
水有陂因時闢闢其法孔臧農政斯諒惡壤為塢水失厥防侃侃  
唐侯爰諮爰諏中心盡傷曰是弗脩民焉有秋敢視為常乃殫家  
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畝會其粟工求以族篳日奏功琢石於山  
樹梁於灣以捷以梁史塞有闕既堅且完若首有旂昔何怨矣今  
乃順則弗隄我彊行彼赤日清流清黃茂茂食維民天非稼  
無年民用率藥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葱珩成周之制有海有  
遂經畫維良古法寢廢河渠興利其効則章漢吏曰循惠乎蒸民  
唯此之覆矧乎鉅津吐枕海濱澤被五鄉侯治之轉行厖心惻不  
齒父兄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 輿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屬於江北達於淮者也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隸後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牌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閼舟既不通師亦隨毀迨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部中郭昇以為言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脩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附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隄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牌其大橋新開牌之故存者咸脩復之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牌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牌五以防風溢淺鋪五以備疏濬至於漕事有廳有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者無不為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願末來請作記予嘗考之吳城邦海防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吏唐漕江淮撤

明文在卷六十七

三

牌置堰宋至紹聖易堰以牌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為切要漕法之論於儒先者寂為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為豐盈大抵建國於西北為不拔之基取材於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戾與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為踴躍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徒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廣河入江湖流而趨伊婁回遠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廣者可徑提斷甬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虞以即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茲徒懼呼無事轉輓萬工能師枕肘而至其為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往

略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羣議茂績成續施加當時數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李公字咨德西昌人延撫淮南有氣烈郭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亦累著奇効以不繫於茲河也皆略而不書而特書其興利拯患充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為後者勸云

救荒濟記

唐順之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漂陽史君恭甫既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賑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淠以匯水其沙漲淠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陂棄為曠土人不可支君既隱民之飢則計之曰古蓋有興役以救飢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食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食為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淠是吾以故粟為新粟也人力

明文在卷六十七

四

地利西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淠之東南隔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濬可防測水以準而疆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携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差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錢薪一束時未貴甚民以半米易薪薪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繼煙飯餽列舍相接蕭然如慶邨落之間日出則荷耒耜者繼者救者汲者繼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卧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為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淠之底深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堤之外又環之為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土更築更深之為中池而甃其東西隙以通中池之水出中池之土更築堤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淠三面而濬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之其景水內堤之內三面為池出其土高築之以為架屋之所自乙

已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遂登民謠然懷歸曰史君活我其費為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共墾田四百餘畝為圩者三濠則水碍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濟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百年且如舊為沃壤水降土井不相涸實各効其職以宜地產崔寔既去生我稻梁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綠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蟪蠶生不浚於是即其地立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浚曰救荒浚以其邑人進士繇君所為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以聚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郵以通其贏之猶懼其未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儲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

大明文在卷六

五

得民曰穀以富得民以是弥縫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必見收郵於閭里不見收郵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儲鉅野之閭其生殆為甚多而天灾地沴欲充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既疎闊不諱又無古郵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飢饉疾疫日夜祈禱而已予親見己之災流茅滿野民之不忍為盜賊而自經死與廢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子思欲上下連略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滿野開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與是以主與穀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為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其不為迂闊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行之則易君既居閭無所責

於世而纖毫皆割己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飢者然以是知君之為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於國家休生養之効豈小也哉予既自以其無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為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岳陽多才略嘗為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華氏義田記

唐順之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初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如人如臂臂手足之相與為一體其財賄如津沛之經緯榮耀於其間唯其而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膝腫贏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為族者莫不有宗是以

大明文在卷六

六

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資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資甲於族甚則有童奴歌臠肉而族人操觚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為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為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為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纖毫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為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為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



之飽飢乃割近鄆田千畝為義田推其遠自十一世祖銓平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瘞瘵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衆則惟視其貧者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瘞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為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為近古者乎子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與廢之說而為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歸有光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壞之人不能為田往往棄以去有司歲責其賦抗餘畝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

明文在卷六十七

七

患家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今蘭君將興築之弘治間復論於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為己業領賞為堤堤成填畝之土盡為衍沃而請記於予嗟夫自井牧海濱之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於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於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立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湯謂三代至於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恩刻之功而徒護曰不可復子觀其說久矣觀雷而為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今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為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為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昌平州義莊記

陶望齡

始吾鄉人白君孚孚率義為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門之外以養

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既成前宮諭張公元怵為記其事哀越之土壤境隴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元若退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帝京四方賓旅所驚而越人以貧賤輕去其土以來固小宜然若昌平陵邑既去國門而近於塞其城郭公府市鄣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里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走於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今旅泊於遠郡以元元而無歸而生委於草野無以葬天沉雲羈風悲日曛遊魂滯魄嗚呼於昏煙枯草之際矣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里以元無杯土以掩其骸將亦有迫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時恍惚於道路之訛謬夢想之真屬焉呼傷於斯人者當其旅泊遼鄙疾疫呻吟還望京師已蕭然有故鄉之意沒而有知且視齊化之廢為丘首而不可即此亦生者之深惻已勝君曠客昌平家久慕義履仁慨然發議營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捐金若干兩所醺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復成京子文以記之子嘉勝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丘也採山漁水力畊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歸能富貴人哉

明文在卷六十七

八

明文在卷六十七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八

碑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大明勅建太學碑

勅建禮部賜宴之碑

勅修河道工完之碑

勅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宋訥

前人

楊士奇

徐有貞

胡廣

明文在卷六十八

明文在卷六十八

碑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訥

常熟薛熙纂

同里趙徵雲訂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  
 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  
 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於今欽惟聖天子受  
 天明命肇脩人紀以建民極續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  
 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繼廟地介乎通  
 衢表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己  
 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奏成功請文刻石詔臣訥為之  
 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  
 天宜有清廟以宅神靈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王五帝祭於肆  
 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  
 使致祭迄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脩舊禮古未之聞皇上宣鼎  
 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禮禮不經詭神非  
 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  
 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伴列像於庭金玉  
 其相袞冕煌煌聚精會神咸宅於茲每歲春秋二仲誦日誓士上  
 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遵豆靜嘉泰盛豐潔告充告碩神  
 格洋洋所以推維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  
 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  
 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

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序之不已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點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是以度越百王垂憲永永永無教謹為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應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於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舊典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有宋其德克類暨於元氏而亦用又豐功茂德後先輝首翼翼新宮有恆而闕貌像既嚴皇靈斯在事祀必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作我皇明以克永世

大明勅建太學碑

前人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頌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雞鳴山下高爽平遠宜天協朕心若歲此地俟與一代學乎羣臣稽首曰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榘榘豫樟來積如早鑿山載石興土築基梓人効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藝倫所以會講率性脩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而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室井井優有事物貯以庫廩廩園重門繚垣而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為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夫

大明文奉卷六十

三

子而下像不主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明年五月奉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曾子之像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上躬行廟禮行禮畢而退乃達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翼殿執經而講顯請經既畢萬乘是還以千載曠儀請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地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於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為之言曰孔子之道無遠弗及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泯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於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業出而為國家棟幹作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願臣庸陋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惟聖皇臣伏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豐乾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武輝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違工師月勸教校之有廡有廡有廡有廡有堂有堂有堂有堂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俾服錫爵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登迪激昂寵及耆於垂範流芳林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備後良服軀朝廷都俞環廊以弘文化慶祚靈長願佑皇圖萬世無疆

勅建禮部賜宴之碑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尚書胡榮泰請刻石以永  
久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部之  
秩宗在周為春官大宗伯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庫序  
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  
斯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又以稱厥任時漢以禮部左侍郎兼南  
京國子祭酒奉命還禮部數月陞為右侍郎之曰國家所重祀事  
朕夙夜恒奉天地宗社暨於百神以迄於民而莫不肅然無怠  
凡國所用典與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佐之理無怠厥職惟清  
用懋爾朕命禮部稽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職焉一蓋上所  
命漢與虞舜即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爾大位以承祀事受福  
川嶽莫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沴不作遐裔畢來禎祥之物駢  
見疊至皆本於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功也於時北京創建未

明文在奉李

四

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蓋未暇及  
也一日漢奏事殿中上曰國家大典禮悉歸禮部非可以備其官  
府宜先備勅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為正堂之  
側為司務廳前為周序為中門為前門正堂之後為儀門正堂之  
賓客之位後為庖庫堂序之外為四屬儀制主客在左前於禮儀  
在右鑄印在中門之左其地大異其於聖良高明遠深制度弘偉  
方之近代綽乎過焉既成以聞命京師諸司長貳咸往落之命光  
祿賜宴恩澤之隆羣情歡溢謂皇上傳無庸禮部且宸衷始作  
斯宇甚盛舉也臣惟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敬言之則  
之事神而神享用之為政而政備用之教化而教化乎用之制作  
而制作盡善故禮所以為天下國家之大器不可一日無而典  
之必得其人惟皇上知之明而行之果也然臣伏觀未作禮部之

先有司以上所居宮殿庫隘請拓地改作上曰朕方憐憫民為  
心居室豈今所急却其奏既而出璽書命諸司詢民疾苦賑貸已  
通責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材已具上曰朕夙夜  
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於自求逸佚若等  
且體朕邇民之心敬哉勿忘又却其奏而出璽書數布德恩存邇  
鰥寡拊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弊舉廢修懷保之政蓋聖仁一念保  
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為宗廟朝  
廷之禮與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宜體為先務  
而再却有司之請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又繼以  
詩曰

稽首帝王禮莫重焉天叙以勅人文以宣其用之嚴曰郊與廟教  
化制作威禮之要皇明龍興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皇帝  
繼統躬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其京視周之鎬桓桓六  
卿羣辟之表有虞秩宗咨命伯夷帝謂臣漢往茲汝諧肅肅三禮  
汝祖相子凡百儀度汝慎攸司爰初經營六官之府帝謂臣漢權  
輿宜汝龍章自天臣工極率力齊材良成之不日天闕之南端門  
之東輪焉與焉闕廊穹崇維皇明聖以禮為國維明維果有此并  
奔維考維恭大禹攸同約已勤民菲食卑宮矜邇無告惠鮮鰥寡  
文王小心日不遑暇仁澤流需源源弗窮悅懌歸如川之東禮  
序樂和化淳俗厚龜龍在沼麟鳳在藪體信達順維聖之功獻事  
有恪維臣之恭夙夜其勤式告有位維寅維清以昭萬世

明文在奉李

五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  
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徐以  
初脩河道工完之碑

臣有貞應詔乃錫圖書命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堤於今七年東方之民厄於昏墊勞於漚菜靡有寧居既遠而弗即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故以命爾其往治之其有貞根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諸將率典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阻而南濟汶公府及沁偃大河道漕范以還既突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溝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

明文在卷六十八

六

阻者歟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陵之首而南行九里而至於濮陽之樂又九里而至於博陵二渡又六里而至於高唐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河之口又三里而至於李準之堰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濬之潭乃踰范暨濮之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遷徙過而導其微用手水勢既成各其渠曰廣濟開曰通源渠有合而闢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渠皆至大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澶沙灣乃更址出以濟漕渠之河河而西郭東

昔南郭址之水出沮洳而資灌漑者為頃百數十萬石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其為要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丈其長倍之架溝截流柵木給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二水大舍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徑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八二十四里至五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縣之入海之度其盈過大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至其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自奏瀾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

明文在卷六十八

七

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舒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開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三千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甚富以石計僅五萬而止其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五日是水官位二而主事臣謂參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兼山東按察司事臣趙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建費鉅億若夫之銀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弗成兵民俱散至躬勞萬民後雖有仲微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開豈不為利

以既焉以漕焉無弗便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  
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  
以渾臣之免致不棄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能焉所以渾臣之免  
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類焉有貞之杜臣職其惟斯稱是  
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  
脩負翰林國史身親承乏不可以嫌故自敘乃拜手稽首而為之  
文曰

白土真元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節以崇是日中陽  
九百六數丁厥瀚龍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之塞百泰  
相乘運維中興殷憂乃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之孔  
亟歲行七易曾靡庸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  
其為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

明文在奉六十八

嚴夕微將事惟故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為乃今厥勢乃隄  
厥潰乃疎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  
想河防永存有婦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  
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邪計惟重惟天子明乎漕行功  
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  
是懋爰紀厥實勒之貞石昭示無極

勅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胡 璣

皇帝統御天下憂養黎元恩惠優渥首訪耆有司毋擅用一夫取  
一材此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壯年歲及民和海水熙洽及永樂  
四年秋詢謀於羣臣曰王者建都必當宮殿聯肇建延京以舊  
觀以永詒謀願興作事重惟恐煩民然不可後愈曰陛下謀民  
而視之如傷而民皆樂於從事皇帝曰可臣等試裁乃命人以伐

明文在奉六十八

材焉用民力十取其一給以廩食歸其傭直而民欣然鼓舞不知  
其勞故事不程督而集工部尚書臣禮取材於蜀得大木於馬湖  
府園以尋丈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傭萬夫力乃可以運將  
謀刊除道路以出之一夕忽自行達於坦途有巨石礙然當其衝  
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險隘層寸不  
損所經處一草不偃百工執事視譴譁頭躑躅交慶事聞廷臣稽  
首稱賀謂聖德所致皇帝降詔以弗逮推功於山川之神乃遣官以  
牲醴祭之將至之先大雨洗塵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  
然穠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灑滌特珍俎豆既陳馨香貯壺玄雲  
條消天宇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飈徐來神用居歆聞山呼  
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為神木山詔有  
司建祠歲時祀享以答神貺命臣廣為文以紀其事刻之於石臣  
廣頓首受命仰惟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  
陰陽鬼神隨機應動昭合無違故凡有施為嘉祥皆至是以山川  
之神協贊真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達物表有不可  
以智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矣夫充塞兩間者鬼神之  
功用若川泳雲游日烜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迭歛陰忽陽變化  
揮霍其跡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星慶雲和氣充溢斯皆  
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力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闢默輸  
寔由聖德感孚神明協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見聞之可知已夫  
人之所不知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測夫  
鬼神之神且其有弗知也況凡天下名山大川莫於方域之中出  
雲雨產財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而神木之山所產良材自  
斷斷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閤呵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

之効其靈者非一朝夕也茲今之顯應所以祀皇帝萬世悠久之  
休徵則神之功其可以少哉稽之於傳凡有功于國家者必有祭  
神功彰著實為偉茂載之祀典於法允宜臣等再拜謹書其事為  
記并系之銘以頌歌聖德且以敷揚神休銘曰

皇帝受命統御萬方六合泰寧物人民康瑞拱垂衣無疆而治蠻  
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恩乎百靈之歡壯哉  
壯哉龍飛之所帝用詔謀大啓厥宇慎厥昭告詢在庶民于  
來於茲經營皇帝有詔取材於蜀神木之山岷嶺是為神木深重  
契之百圍神用呵闕以需於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志  
呈弗掩良材丸孔孔且碩載而輸之萬夫之輅層巒嵒巖轟轟  
崇崇深谷豁呀飛流怒湍有嚴厥途其石截嶭徐步受武猶慮債  
踰方謨夷險遷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宵行越澗踰壑碎諸如雷  
臣等隨壁以開維山有神維神昭靈顯驅六丁生而神明  
衆顯宣嘉徵斯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  
新廟歲以享之醴清牲膳遠豆淨潔有羞維旅羶香有芝三靈  
既降只鼓鍾鏗鉦鉶神醉以喜神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民易  
作懷皇德同天出明畢被創制靈祠以誌神祀礪石刻銘於山定  
伴頌宣皇德永著神休

明文在卷六十八終

平國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九

碑

禹廟碑

孔氏家廟碑

蒲州廟學重脩碑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

明文在卷六十九



常燕薛

吳縣錢源寧訂

碑

禹廟碑

李慶陽

李子遊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城故宮平沙四野之野故城  
壯盡碣石九派湮淙雲草浩浩於是而悲曰嗟予子故是知  
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雖久之親王之功愈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  
也導川為陸易艱為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未幾就廬而粒而耕  
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而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  
者弗知廬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愈遠之天愈久而弗  
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

明文在卷六十九

不知自忘及其舊也嗚呼而析恤於是智者則指之而笑來而  
者與矣河盟津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百里驚  
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矣侯斯不遠也故不  
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王之道也曠者不功也  
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親何也不忘者不遠也近則  
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者酒是也夫天下之理無不  
者也故曰子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王之功何如  
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志周公之德孔子之  
是也夫功者切於當者也大禹以當故是故獨廟焉及於聖  
史澶州王子會按江南登臺曰禹乃亦澤然而悲曰嗟予子故是  
而知功之言微也吾少也覽嘗矚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  
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幸而海者

久矣尚能粒耶耶廬耶能飢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子於是而  
知功之言微也而謂微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怠者耶  
於是飭司司其廟而屬李子碑焉三子名湊以是為三子名  
江南明年秋代赤乃李子則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以備  
神焉其辭曰

天門子顯闕赫赤兮雲吐霓黃屋子陸離靈樞兮上下若未  
子儵不見不見子奈何望義人子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絕  
鐘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陽侯子清路靈靈子采  
至風兮兮堂戶舞我子我爾尸既飽子顏醺惠我人子乃土乃  
粒日云莫子尸奈何風九河子濤莫雲墮墮子昏三子思君  
文魚龍翼翼子兩旗帳佳期子難屢心有愛子易易子思君  
有芳子酒不君歸來子莊吾民

明文在卷六十九

孔氏家廟碑

胡翰

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  
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歲衣冠冠裘重書廟中漢高皇帝  
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祠祠以太牢之禮繼至魏晉  
南土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詣祠祠給酒掃守祠祠  
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為今矣方是時天下有廟也  
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  
而家廟則惟魯存焉就封以還車駕東巡者皆備禮祠祠周太祖  
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清文宗崇德殿加  
常以宗子一人罷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  
公友端危避南渡與其從父傳吳家於衢龍封如故而廟祀闕焉  
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於朝始賜田五頃建宮牆於鄆東社復廟



廟文在卷六九

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肅齋趙汝騰記後煥於冠迺徙城南宋  
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歸  
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始廟故書樓  
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並圯壞不治己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  
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今  
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為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  
衛人命有司菁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  
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頌紀成嚴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  
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  
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內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  
之治者帝王賴之成致尊禮非他事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  
十有三世廟於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徙焉亦禮

三

也禮之所存君子慎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  
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脩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  
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已使人想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  
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清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繼緒魯邦世載厥美作  
廟於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迩迺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  
天常寔受王社矧茲具瞻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事來孫  
子于公率履升昂裳衣陟降庭祀黍稷繡脯荐則有禮亦有旨酒  
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雨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  
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蒲州廟學重脩碑

薛道

蒲州儒學著今釋莫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仲秋上丁凡一其弟

廟文在卷六九

子以及歷代有切於聖門之諸儒皆配享從祀於殿廡焉廟  
堂齋為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各有其宇然或散於人於於  
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今徐守乎浙右台之黃嚴人家世業儒既  
由庠序中鄉舉遊賢關歷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諳聞乃未知  
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備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  
神庫神廚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西廡  
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製復外為周廊以障風雨神  
庫等屋悉加脩治生徒雖有誦習堂齋舊在退息之室因創增彌  
房數十間又樹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  
官民不知擾而役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  
於是神宇學舍巍然秩然莫不煥整又訪郡之先達可為鄉先生  
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而後之成也咸頌有

四

辟以錢諸石乃求來記予惟古之學政考之載籍可見矣蓋自夏  
商周以上之教法皆所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  
皆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之為異  
端所淆而知以復性為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子序大  
學有以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及三  
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者為者無  
不有以知其性之所謂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優焉以盡其力  
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以育天  
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為教故凡二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張  
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校  
之誨學者既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治者  
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

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為教者之可慨哉今徐守既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西興起必由西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先為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校政有實效矣於是既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

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宇靡不完育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確琢業必專精於道自天全昇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唐虞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一爰究其歸復性是學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絕術多岐理難同轍宗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外政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三教以表章於以作

明文在卷六十九

五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

劉基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向蓋其智足以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寵之而不阿違之而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是其所謂大臣哉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報知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其心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嘗往唐德宗以猜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膂視貨賄為性命臨患難則姑息一施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致藩臣叛命士卒離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及觀唐史稱其出居艱阻之時謀猷衆一出于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涕泣多公而為然後知其得人以扶

明文在卷六十九

六

持也昔者隨有季良不滅於楚衛成公有寧武子不亢於晉無競維人不然殆哉況公之言德宗不盡用也而僅用其一二信足以轉危為安易敗為功使其能舉國以聽公周宣漢光不難繼矣惜乎其中信用羣小而棄公也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今天下之言時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然則公之志雖整屈於一時而終伸於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寤時君而足以誨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公浙西之嘉興人嘉興郡學舊有公祠其詳見於呂公祖謙之記而郡城之東駕鶴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生於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宗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為書院丙子之歲書院延燎於兵而公像故存衆白郡迎置於太初堂因以堂為書院大德九年濟南趙魯為山長病其簡陋始改作之其詳見於公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為墟泰定中有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於書院是歲六月其僧復賄有司勦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四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為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學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官方君道隆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為先聖廟兩廡備門東西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為宣公祠祠西為室東鄉以祀師之先賢其外為三門廟東為誨堂其前軒仍舊扁曰仁義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又增買蕩地若干畝以益廩膳庖廚倉廩各得其所將成而公改除海道蓋戶於是以為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始於至正十四年四月竣事於十五年二月董其役者嘉興縣丞善慶路吏施淵頤選及前山長王玘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雋也既成使請記於劉基惟孔

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學孔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也人  
以宣公祠為書院有以也夫劉公用方君言撤浮屠以復書院  
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序而銘之曰  
夫子大聖不遇於時既沒之後為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降  
及異代人以為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唯禍之隨記遇  
有獲君子弗為身黜道光雖止不讓郡守孔良百嘆感文爰崇其  
宮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今儼勿替後人尚永無虧

明文在卷七十

碑

精忠廟碑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義勇武安王廟碑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宗忠簡公祠堂碑

康山忠臣廟碑

晉卞忠貞公廟碑

徐有貞

王世貞

錢福

張時徹

靳貴

錢繼登

劉三吾

明文在卷七十

常熟薛 熙 纂

同里支 憲 訂

碑

精忠廟碑

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騫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救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愆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

明文在卷七十

王風幾淪兵禍方熾不啻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一僅如一線之屬流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禪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勦遂平南北羣盜傾偽齊以盛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偽而為者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兩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敵於奸忘讐忍耻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鄆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術將棄路遁而詔趙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壯伐乘屢捷之勢偏按窮之虐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願不愈於束手就俘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而羌嘗違詔而伸已禁以上有孝

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之協耳不然必如孔明之受記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即行波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檣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行為又非王之所有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嗚呼此其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挽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謂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己之八月皇帝初即位以統緒師上皇未復寇方內偏乃命侍講臣程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略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理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馬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曰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程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記者以聞

明文在卷七十

詔可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焉如制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於碑陰又為迎送神之碑使歌以侑喜既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其碑曰

王歸來子母矣猶寧不懷子靈丘昔仗劍子南遊刷國耻于復君雙王之烈士蓋九州羌彼奸子忠是尤神胡為子滯留駕風鳴子駿雲虬幾鄉邑子少休竿有醴子俎有羞式燕喜子春與秋王將去子之何方胡不勝子故鄉爰弭節子迴旌肆容與子朝翔肅羽騎子成行彎強弧子射天狼福我民子佑我皇干戈戢戢子無水旱傷獨我祀子烝與嘗江之南子河之北往復還子樂未央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王世貞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延以雍丘今破賊走之

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為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鉞以參政分省齊南固守不下尋振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恭應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書之跪不可割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觸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嘯嚕嚙齧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鮮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即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即而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郵錄以表忠勸勵臣即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蓋今見真謂公其鄉人於郭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

明文在卷七十

三

以請於大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園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節之義費者僅為金若干餘皆今遜所任也既成而分守參政李若廷記序之維蓋同守通通守希仁維熙今遜以狀來請世貞言以文應祥之石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過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為勲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權堅折衝雅亦呈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謂狗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警者賊耳且是時則已不死則降庸矣而鐵公之節獨信於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卿有妻子而無所羨亡者之為奸黨宗族無類而不之顧其事為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鐵公之獲旌又我維新之後模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愚竊聞之

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雞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鋌之際略其吐棄而取其狗彘以故其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為主祀者止此即鐵公其尤者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丹青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為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邪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之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親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與守丞倅今意我因記其事而係之以銘詩曰

明文在卷七十

四

臣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法夫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為淮儲胥不驚胡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決流其隄毀愧全天賓於帝所恒為明神宗廟嚴嚴擊鼓坎坎萬舞佻佻駉駉翼為繚虹屈蜺雙甄儼輶轄時右隣御霽雲之徒以連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驄母汗爾輪靈之末格立駸駸齟齬含意未伸靈既格我肯日宅芳削厲為忻豐我稔黍園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讀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義勇武安王廟碑

錢福

義勇武安王廟公名用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聲烈昭簡冊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畝郊墟懾其神而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仇以洩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心漸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難免之可割得其勲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有補於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

衆以自為呂布之所為不爾則遯避素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選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貴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於操非降則死而主宛轉曲從斬六將以塞人望全其身以歸故王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於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羈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於天下者後以王之為庸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撫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荊州構勢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而更有卓然者是時操之賊人已白之而權之為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為婚使人知權之當廢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為漢賊者始不得迷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焉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權而權

明文在卷七十

五

不能留王以支操非惟智不操若而得罪於漢室抑又大矣故曰權之為賊自王白之也操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正大之氣非其所能移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於王豈理也哉剛正之氣人人同得以為人者雖成屈抑於一時而終當感發悼痛積之久而不可自己然後吾心之神若有可見焉而神若有所答焉此廟祀之所由設也非謂王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地間也碑末題為世詞碑記歌以祀云碑曰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張時敏

天下莫大於義而強有力不與焉莫善於公而智計不窮焉公之鼎之播也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以據二左矜尚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興間關困路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土也當是時救有言相輔以圖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寒餓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遂許以驅驅非徒以堂堂帝室之曹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既得謀成掌中光昭雄圖上延絕緒發駭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懷四馳荆楚響應直欲首吞鄢郢尾控伊洛然漢祚吳會而蕩楚越侯之言蓋略酬矣即其所以自施設拳拳以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為務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囑關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勇軍

明文在卷七十

六

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中道云亡漢祚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峙之勢薦駕戎車未收混一之功而仲達生走平立元悲後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疆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及畊動有成算八陣之圖不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蓋非無智力者故道化行於國中風聲振於徼外而頌功德稱神明巷祭而野視者環潒益皆是也語所謂生而正直則死而為神其然乎其然乎成都故有專祠既以合祠於昭烈而廢糜谷王公曰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庸已諸君孔安如仁之歎詩詠勿剪之思言今人情要豈則遠哉今夫粹老之官鬼伯之構環城以內外壘如也而獨於侯之祠豈可以彰指軌而異休風乎是實在于其何敢後

隙地而祠焉而子實來代公遂述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公之記詳矣碑蓋以昭蜀王尚德之美與王公興廢之績公碑曰嗟忠武侯昌躬畀南陽乎昌龍潛於淵弗勝弗驕乎昌四海鼎沸如蜩如蟬乎昌不吳不魏枕高岡乎昌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昌舉世皆霸獨以王乎昌親吳讐魏昌短長乎昌我車馬駕賈勳勳乎昌三令鼎立戰玄黃乎昌信義既布漢祚弗將乎昌將星告隕中道崩殂乎昌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昌廟貌尸祝墟落相望乎昌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昌鳴鍾吹竽鼓堂堂乎昌踐爾遺豆奠枌榆乎昌衣裳楚楚以朝以朔乎昌降鑒我民四國於茲乎

宗忠簡公祠堂碑

新貴

忠簡宗公宋社稷之臣也名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以對策切直為時宰所忌調尉郿陶流落嶺南者餘三十年

明文在卷七十

七

靖康初權守磁州未幾金人入寇長驅逼都城四面勤王之師遂起前却莫肯先赴公時奉詔為康王副元帥屢請督發而王之親臣汪伯彥黃潛善者沮之弗聽既而提孤軍獨進獨以忠義招來豪傑所向屢捷然亦坐軍勢寡弱諸道莫有助者卒無成功及高宗正位宸極公首入對言興復大計涕涕慷慨繼被命為京城留守外禦強敵屢出師破其衆內戢巨寇招下者不啻百萬金人畏其威自是不敢窺汴公方身任中興之事脩立軍政正揚威武以圖中原而復為汪黃所沮凡有奏請輒抑不行憂憤成疾而殁蓋公殁而大事去矣此公出處之大節也論者謂公才略不世出當靖康危迫之日挈兵柄以付之一惟其可為則二聖不至北狩彈慮畢志於建炎之初莫或肘掣則南渡不至偏安而齎志以殁國祚隨之而危公所謂社稷之臣者非耶夫有臣如此而橫棄弗用

宋之不競竟誰為之此英雄之士所以為之扼腕而痛恨也公嘗以罪羈置吾閩絳復有監酒之命沒且葬焉而閩故無廟正德三年江右侍郎謝君琛來按是邦覽郡乘而歎曰崇祀先烈國有義典矧賢者之所寓止與其體魄衣冠之所藏而廟不創立於典義稱且是邦東南諸郡之屏陣在焉誠不可無昭示吾人者乃中舉河南楊尹進所奏列公祀典仍命郡守羅君循經營祠宇即推史君魯實董其事相地於壽立山北暮年告成榜曰宗忠簡公祠曰舊識也既而羅與史俱擢去麗牲之石未有文者今郡守福建林君魁始專使來謁予文子嘗聞之天下之公莫大於君臣而忠義之在人乃人所固有與生俱生不可解於心者而莊周氏乃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似出於勉强不得已者此鄙庶氏所謂無君而深誅不聽者也以公觀之當其冒萬死以赴難而

明文在卷七十

八

違衆獨往孰不笑其狂愚而公毅然不少悔泊其艱關倚梁震撼四至屹不為動雖易簣之際猶連呼過河者三許國之誠允而後已是豈要譽為名有所勉強而然者哉古之社稷臣若漢汲黯諸葛孔明唐郭子儀李晟諸賢精忠勁節照耀宇宙以公方之所謂易地皆然者百世之下登公之祠仰公之像豈無聞風而興者乎侍御與我郡守諸君斯舉可謂有功於名教者矣貴閩人也嘗拜公墓而樂斯祠之有成乃述公平生與忠義之在人者為我邦人告且復為迎送神詩二章俾歌以紀公其詩曰伐鼓于坎坎惟我公兮山之坂公之來兮駕雲軒風漸漸兮雨冥冥公夷猶兮入新廟桂檀為楹兮辛夷為檼懷故鄉兮冲冲覽宇宙子涕焉從豺狼在都子鏐在渚皇不出兮公食無憂塵暑子為予誠指北固子奠中泠公不樂子我心靡寧屢舞畢子神醉神



既醉子欲返沛公之歸子朝帝宮左朱雀子右蒼龍荷皇朝子錫  
純振莫江山子永終古施我人子寧厥居疫厲弗作子禾黍于子  
我人報稱子永無怠儼昭格于神嘗在歌公德子橫四海

康山忠臣廟碑

錢繼登

饒州餘干縣之西康郎山有忠臣廟乃高皇帝勅建以祀鄧湖戰  
殒韓成等三十六臣者也廟貌煥赫昔過者瞻仰歲久第圯圯弘  
治間一再脩葺後又漸圯垣頽宇傾今康山守備陸君重光以告  
太守於是捐俸搜羨鳩工庀材而屬之餘于今何君夢星兩閱月  
而工竣重門崇深堂階宏整像設劔佩齊然非然太守乃率屬僚  
祭焉牲牢潔齊樹醕馨聞風濤翕忽谷聲響答如有鬼神之來太  
守俯仰几筵棲棟而歎曰偉哉此高皇帝百戰之雄圖所經始而  
萬年之大業由此以定也方高皇帝之自金陵下洪都舳艫數千

明文在卷七十

九

艘我卒二十餘萬張六龍之吻以包吞交諒而友諒亦奮其鯨鯢  
抗顏行以爭一旦之命丁亥之戰兩軍相交帆樯塞江矢石砲火  
互擊呼聲動天煙焰漲空湖水沸沸此亦古今之雄戰也當戰急  
時我師少踴諸將衝鋒捍之多陣殒御舟遙膠淺樂危友諒推蓬  
四顧氣驕甚將軍韓成曰事急矣乃用漢紀信計衣黃袍投水友  
諒軍益騷平章徐達常遇春遂同諸將奮前擊之將軍俞通海康  
永忠火艦衝其艤艘林樂盡眾遂崩潰友諒矢貫睛及顙以死由  
此莫洪都下武昌擒陳理奄有江楚歸而定鼎金陵論功疏爵達  
遇春永忠通海諸臣咸為首功受上賞而抑知此三十六人者身  
冒鋒刃委命鯨鯢之腹危身奉上如是之烈也哉此高皇帝所為  
建祠特祀而題其額曰忠臣良有以也夫人臣遠會風雲霄席從  
龍居功易立功難立功易立功難漢高帝身經血戰及天下已定

諸功臣徧封而未見特褒紀信之忠太史公亦不為立傳讀史者  
以為恨今高皇帝於戰勝之次年即追念死綏之士而及及為疏  
封廟食之不少後時以激厲天下後世忠臣義士捐軀殉國之心  
所以發耶諸臣生嬰鋒鏑之危而士午諸臣元荷綱常之擔我高  
皇帝之規模宏遠意思深長漢高不及遠矣於是屬僚諸君咸以  
子言為然請醵之麗牲之石而為之銘曰  
天破草昧六龍飛蹇百靈從之聖侮後先或翼垂雲或隕赴淵吞  
彼鯨鯢以闢坤乾烈烈武臣捐其脰肩摧堅拉枯命不墮旋惟帝  
念功血食凜然康山雲開龜水波恬誰其鎮之惟此英賢永扶磐  
石億萬斯年

晉王忠貞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年夏六月皇帝御奉天門詔臣三吾謂曰晉忠臣成陽  
王忠貞公朕命工曹鼎新其祠於欽天山之陽今已告成當筆之

明文在卷七十

十

勒石以傳後世臣三吾奉勅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詞公諱瑋字聖  
之濟陰宛司人妻裴生二子曰昉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為尚  
書今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  
西陵為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為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  
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  
慟笑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  
既賊子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眾望贈侍中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二子昉盱忠貞公諱瑋自晉  
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居卒臨  
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戎狄元規曾無纖  
毫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郊鑒兩見廷奏尤為切直語及王謝



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甘心者則夫賊峻小堅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邪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創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寧棄必生而不遂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笑其父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今代遭聖明日月所照忠貞如在宣鼎於茲式禮諸廟惟是公廟與諸神廟雜處市廛有幾乎凜非嚴恭神明所聖心有所待而未發也今年春得今兩廟地乃悉徙而更焉為制前殿後堂三門兩廡摠若干楹丹堊塗煥然一新是使公一門忠義與諸神廟貌懔乎其生色替乎其相輝映是神祠之萃於一方由聖心之萃於一誠辦也臣民被此宜亦思惟有孚頌若者矣公歷仕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冊今謹擬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載繫以詩詩曰

明文在卷七十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十一

碑

岐陽武靖王勲德碑  
勅賜除陽王廟碑

蘇伯衡  
張來儀



明文在卷七十一

常熟 薛 熙 蔡

吳江 吳 世標 訂

碑

收陽武靖王勲德碑

蘇伯衡

故征北將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追封收陽王謚武靖之薨明年洪武十九年月日詔王子羽林左衛指揮僉事景隆嗣為曹國公既拜命使謂伯衡曰先王際逢昌運受天膺之托感燕國恩報稱萬一畢志竭力死而後已今也皇上仁聖嘉念不忘褒卹之典備極哀榮今又不以景隆無似俾罷封賜呼觀國家恩數之優渥至今則先王獲上之有道可知矣不有以表著之是景隆之

明文在卷七十一

君之賜泯親之善無以昭示天下後世也願有請於子為文而列諸石伯衡受其言而思之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為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孔啓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鄒寧河王曰常勝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彼三王者功業懋矣視王之不戰而城降下段而人歸則有間且偽吳之滅由王覆之諸全元作之終由王慶之應昌遠若西蕃之地無不涉歷而疆理焉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而勲蓋世者哉皇上眷遇加異無間存殁固自由此非徒以肺腑故而崇將之也是誠不可以無述伯衡末學雖無能發揚願嘗餘太史氏矧嘗獲望餘光而辱容接何敢終辭乃為考其宮白範所為狀序次而顯詩之王以甲午冬見上於滁陽上喜甚子字之而擇師教之王亦奮然自泮礪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書示

明文在卷七十一

示近臣曰是亦可矣當習之馬上從濟江歲丁酉以舍人統帳前親軍策應池州道戰偽漢梁將余蠻子之引兵攻下青陽太平旌德戴元阿忠仄院判萬年街敗其軍猶獵於潛昌化還獲之盡獲其婦女畜牧輜重士卒志滿殊無戰聞之志王曉以此何足道誠克立功富貴不可言況財物乎士卒悟乃然所獲轉戰安龍破偽洪元帥寨千餘人皆降從克羅州時羅新克城鮮不完偽貓軍水陸猝至王帥兵踰烏龍迎戰大敗其陸軍即伐列俘計順流而下水陸望見驚愕引去乃繕城隍樹樓櫓為不可犯之計引兵攻諸暨克之王寅被旨即嚴開省控制東南貓將之戌金華曰蔣英者成胡越公而作亂也微王星夜馳入城金華幾淪盜區矣諸暨守將謝再興之陰結偽吳以城叛也上命直諸暨之西作諸全州再興導吳軍鈔東陽浦江義烏使我疲於奔救以燒我

王

諸王提兵四面應之冠計不得行而新城完矣偽吳司徒李伯昇之檣諸全也兵弑二十萬壁壘亘十餘里報至之日廟堂不覺失色王不待詔以所部馳嬰其鋒軍龍潭諸全主將以眾不敵為王危之間使請避之侯大軍至共舉萬全王笑曰何以避為在昔眾為寡所敗者何限獨不聞昆陽淝水之戰乎兵在精不在眾何以避為乃下今日今日之事惟致死力則無不捷捷則敵之資若等囊橐中物也敢有貪齒獲而戰不力者以軍法從事兵交將士皆奮王策馬從數十騎出敵背舞樂衛其中堅遇者應手斃陣動塵眾乘勢縱擊人馬交馳戈甲曳札遂大潰城中亦出兵夾攻同聲號叫振動天地斬首數萬級俘將七百士卒萬餘人其自相蹂躪與陷溪水溺死焚盡脫去惟伯昇及其親從數人鎧仗委棄盈野偽吳兵力自此為衰大軍未啓行而捷書至也入見上慰勞王忠

歸功羣帥若無一毫已出者上遣中山開平兩王悉諸衛兵攻蘇州而平浙獨以屬王遂進兵桐廬新城富陽隨下獨餘杭以謝再興五子在懼益固守王曰以李嗣德二十萬之衆不能抗我師以一縣而欲吾拒乎急攻之終日而拔將校請屠之王遂厲聲曰二三堅子遂命耳餘何辜焉不屠行未至杭守臣潘允明使其負外郎方彞走軍門見王王問彞何以來對曰天兵如雷如霆當者無不薙髮杭城生靈百萬前矛且至人人恐死然及明公而布宣德意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保至於雞犬亦莫弗寧又人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惟恐來晚我守臣以為民情如此天意可見矣夫誰與明公敵哉不如頓首乞降民有更生之望軍無就死之憾以故使彞來耳曰勝負未分而請降毋乃太早計乎對曰兵至城下雖欲降且無及矣王燭其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允明即

宋明文在卷七十一

王

日率百司降王入軍容之盛紀律之嚴君子比之淮安王之下宋且以謂淮安王之下宋也猶待往返約降今不約而降殆過矣紹慶台溫皆款附丙午冬十月十有一日也不出期月不而寸月平一大方面而攻蘇者丁未九月始破之縛士誠送京師明年洪武建元之春閩將陳友定之衆騷動命王帥師珍之王往知閩溪等諸大率未孚於新政柵窮崖絕谷以保族逃生納其降而建州劍州汀州悉空竄匿而嬰狹遺棄道路者踵相踵也悉收養之父母來識認還者全活不可勝計其秋大軍取燕都元順帝出走而燕都以北諸城堡猶城守宜齊師二年春拜副將軍以往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軍於錦州次全寧遇也速丞相軍與戰連敗迨至灤河斬宗王慶王遂圖大興料其必潰而遁乃八分千兵伏要害虜衆宵突圍遁去遇伏連擊得去者無幾禽平章鼎住斬轅

門進克上都其秋開平王薨於軍中其軍詔王併將之遂將援慶陽從涿州過真定渡滹沱河出井陘口至太原而中山王板慶陽矣聞大同急集將佐語之曰上委我與若等平掃黨今慶陽已拔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之師以援大同豈非所以委我等之意乎一軍皆曰主將言是乃由代都踰馬再宿而至饒頭嶺禽平章劉帖木穆馬邑縛黠將四大王白楊門首軍大四十里營焉王至曰此豈駐兵地乎扁設來犯難為備矣之前五里阻水列營是夜虜來攻營王高枕若罔聞知以二營要敵使自為開天且曙王徐起不介馬分左右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臂撼林木城中探知王至開門驅衆赴戰虜腹背受敵靡地而滅之流血膏野追北至炭塞獲其名將脫列伯生口以千數馬以萬數其車輜雜畜悉為酋退兵至莽哥倉乃還順帝之出走也屯昌

宋明文在卷七十一

四

州蓋里伯達脫列伯攻西京規克復至是始壯奔三年王以征虜左將軍致討師出野孤嶺與和守將降察罕脫兒其將又降察罕夜靜應昌克之元太子騎而獨奔去執其子買的里八剌公后妃宮人王冊金寶歷代重器致之闕下退奔不及還次甘肅汪國公暨其士馬松州利州之間隘曰虹螺山殊險絕世罕至率保其土師過爭脫甲投仗出降王撫以恩信散歸已降之屬流落行間者訪問還之其冬大封功臣召還初王以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兼元帥守嚴由指揮樞密同僉由同僉左丞為官丞在嚴十年浙江平拜榮祿大夫奉省平章政事至是加開國運推誠宣力武功臣特進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右都督曹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錢券四年兩川平上憫其民新脫鋒鏑以宣撫付王時月之間民大和決五年依舊與中山王征迤北而東

道兵則王節制次可溫唐棄營走哈刺莽來尋蓋北走王曰唐  
鯁矣可罷而禽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留輜重盛車河人將二十  
日糧深入至土刺河其將蠻子哈刺章患其騎渡河遠而難追  
我軍而西之王自將一軍從流上而與之合一軍將以都督率  
龍從流下以分其勢有健將出衆承突而前王發矢隨之唐兵  
不能收遂戰兩軍角且戰且前至驛海而唐騎多乃整隊拒  
牛具食誘為犒大軍者唐與相亭驛去留驛海三日金軍而還兵  
道三水軍多渴死王以為憂次歇而麻思行尋水處忍所無兵  
地出泉軍得以無渴若有神助云還次代都其明年將出朔州者  
生致太尉盧伯願不花其明年春分兵出討一軍出三不列永  
侯藍王將之一軍出楊門都督張其將之一軍出白登指揮景  
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崖唐將番平軍陳安禮木屑等  
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崖唐將番平軍陳安禮木屑等

明史卷七十一

五

宗王朵桑失理真珠驪鄧國公亨維帖木兒君亦自百家或所  
禽而北地志平後一年秦王晉王之國皆王扈北還遣龍王  
居夏後一年而番平起郡縣其地第置郡城拒其標遠至  
以其民病饑水也言於秦王穿澤貴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  
者飲者皆賴手謝自後留中參史朝政蓋勳威而賢無王  
屬意久矣以征討事重故未暇也王出入大內上所嘗履地  
敢臨其小心謹慎如此又所區畫動合有意上益受重之侍中  
論庫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王感見信之深見問之切披肝瀝膽以  
效勞沃渥益多諸所見聞外固無得而聞以無得而得然天下  
稱之其風烈可想見馬方仰望以致太平而十七年三月成  
表於位高年四十有六其豈非國之於濟民之無祿也夫哉  
且上為之震悼三日不臨朝天下莫不欲敬惜焉

聖人續開正統王出而任專征之責馬首所向如風偃草名聲望  
郡以及部落智者謀無所施勇者力無所措靡不稽顙而後  
夫收堅深閨婦女聞王姓字愛慕如父母於是舉群雖而脫  
合四海而登混一非禮上之深仁弔伐能如是乎抑亦可以表王  
之盛德矣王為人寬裕而周密明察而嚴重樂善而好問容衆而  
汎愛心不私於貨利志不惑於聲色喜愠不見言笑以時凡行即  
未嘗安殺旅拒獲貳者不得已加兵吏卒犯令按以軍法悍然  
終日不憚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卒死其遺孤無所歸教育之  
者請官之百戶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乙乙後犯法吏議籍沒  
其孥王曰妻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沒入入奏出之大同之捷  
執其名將脫列伯以至王釋之廼坐共飯其他故官名在俘籍隨  
材收叙不使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十世元末兵爭之際舉

明史卷七十一

六

宗避而去之山谷間王下令召還而戢士卒不得過其里門毀傷  
其室廬王早師當塗潘廷堅後過當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  
東時金華老儒葉儀范幹胡翰從王招延諸聖賢之學王敬重  
不啻弟子之於先生及位中朝致書催問入再拜而授使者今國  
子博士致仕吳沉嘗以王之命長釣臺書院食其俸以餉其而  
有司勾考錢糧追其俸為斛七十王度沉貧不能償遂代償之賈  
接賢大夫士分雇抗席而坐不以位望隆重有幾微驕矜於人  
所難能惟王德之盛是以行之無難矣於其所薄者猶然況於其  
所厚者乎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齋戒三日在隆西王所言必  
稱小字祁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而政無大小不稟  
命不敢行崩公主之早薨言及必涕泗交流其歸改葬也行歷  
城里所下馬括蹏蹏哭如初喪喪隆西王也絕口不語

夫人喪亦如之此豈勉強乎哉嘗自言幼時讀書不滿十月然於經史與義帝手為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周悉上表奏每節客具彙條指摘其瑕類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有一篇維渾而溫雅有古風人之思他述作稱是乃知天壤之間間氣非生固自無乎不學而能究而言之豈非所謂名世者乎謹按王諱其文忠字姓李氏泗州盱眙人高曾祖考封贈不錄子三人長今曹國公也次其女二人皆曰某曰某孫男一人其女一人高幼王薨勅葬鍾山之陰神道有銘而又有家廟碑今重張二公之文具存王平生嘉言微行此有不重述者可考見焉諱曰

聖神受命為天下主景像景從其來如雨則莫若王材全德雖天寶生之為帝心齊王初上謁年未三五帝曰朕甥鞠於內府訓之施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諸集旅堅城初敵一鼓而取維時浙

明史在卷七十一

七

左生國侯時不有親賢嗚呼付昇乃申王命於斯扼制龍節帝符內綏外禦德威惟威近懷遠企有苗臣附方亦委質彼昏者張獨獨顧忌水陸入寇輒而夫己之春哀駭精銳傷我新城侮我無備遠使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跡以突騎鼓躍我城地僻以戎騎驟彼蟻臂其軍廿萬幾無難類既覆其軍遂奪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台溫慶紹莫不寧矣硯彼七閩廊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成算陞受統璽元君雖去出走尚開假息欲圖進取汝師汝替往拒其法王辰春辭行不逮酉燕徒肅肅晏及雞犬得地得眾易於拉朽敵禽敗滅莫匪戎首頓頌應昌通逃淵藪不虞我師至奄左右俘厥罪王以乃妃后豈無寶王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勤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懿金為券以莫不錫王拜稽首大勲之集社稷之靈天子之

德志師之武臣則何力元社雖屋元運雖訖餘孽猶存臣違明請揚天威軍彼有社帝曰俞我朕固汝必歲凡三周師凡六出何深不入何城不克何強不服何醜不獲豈曰窮兵爰拯其溺均吾赤子何謂我狄逼彼西番白日所沒王且往聲中畫郡邑矧茲全蜀其有不郵文軌既同大統以一帝有溫詔汝克輸忠弼成鴻業樹此駿功尚左右朕圖惟厥終文致太平虞周比隆王拜受詔夜在公以綏以綸忘其瘼痼三旬在告遶茲閭閻朝則有士野則有農茹泣相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問氣所鍾生為人英毅而愈雄在天乘雲上下從龍為雨為霖品彙其蒙況也嗣子緯有王承貴難陳善極事兩官繼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同則王汝祚寧有終窮豈以凡生而報而豐是用作詩以告萬邦

勅賜海陽王廟碑

張來儀

明史在卷七十一

八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幸海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海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此為文於石臣未儀謹再拜奉勅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游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求娶南遊室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為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贅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未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贅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歲夫婦家日膳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討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別籍三人皆善道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澤潞之時皇上潛居民間為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

濠梁抵其城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  
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居數月王謂口汝等皆為我  
王藩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夫人忽懷惜謂王曰今王  
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為他人之  
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王為人喜博喜遊  
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三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目語  
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眾故各以笑客軍官知  
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為所困一日眾謀殺  
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日再王母有難可  
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  
七百獻王王就今將之又明年夏染未疾未差王聞元我兵  
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趙趙曰請扶疾往平說降之  
得其精卒三千既而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  
陽知眾不可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趙趙左右賂行王得  
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  
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讐人亦駐其中  
王至移軍吳興皇上禮送行者俄為所艱王聞驚懼得疾身卒  
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為降人所陷多與羣小  
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為妃主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洪武元  
年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寔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  
建廟墓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束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  
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人蓋必有所佑而維持而後成及其  
成也其所以維持之者亦得與以高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  
極惟我皇上舊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五能

明文在卷七十一

九

危難識潛微納於貳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使  
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實由於  
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永  
之名臣謹即是為銘銘曰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  
有大難天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其功象龍騰  
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寔啓王衷皇舊無王命予之皇室未  
姬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妻妾之言莫我離棄專任  
付以閭外顛強威駭有眾曰大變生不意幸疾於驚何啓其緒  
萬其成皇明日昌既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使乃王爰念舊恩  
同報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  
聖祠官孔嚴報祀春秋疊酒鋼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母曰無  
王女皇妃三王挺秀王父百世王有廟祀勞勞者雄孰王之似小  
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明文在卷七十一

十

明文在卷七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 霽按字并書

神道碑

皇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西侯  
封黔寧王謚昭靖沐公神道碑 王景



明文在卷七十二

常熟薛熙纂

同里郭學淮訂

神道碑

皇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西侯  
封黔寧王謚昭靖沐公神道碑 王景

皇明以神武定四方混一區宇懋德禋祀東漸西被內有外時  
則有若駿庸之士翊運之臣迅掃爬梳用能咸和天休以集大命  
草昧之初各奏爾功歸於有德也至於內訌肺腑而建丕緒者則  
成於天地涵育之功也是以一舉而開閩關大業開矣再奮而運  
斗樞大政立矣三厲而西略自西徂南大統一矣翊亮之功昭茲  
甚明此皇上之所以始終垂眷大有造於黔寧也王諱英字某姓

明文在卷七十二

沐氏厥陽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稚喪所怙鞠於母氏母  
又故時皇上龍飛鳳陽往拜於門上奇而育之賜國姓既長機敏  
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色亦無怠容弘量孝恭出於天性  
上益奇之滋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時有賊寇甲  
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廣武衛指  
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既而命王  
徙征福建擒元平章陳友宣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  
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時天下  
兵樞交壅治出聲生稱上意旨中官猶屬望焉九年乘傳歸陝石  
抵熙和布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使更張以開明年副寧河王撫大  
兵征蕃部西渡黃河略川藏耀兵曜嵩轉戰千里俘虜萬計班師  
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舊榮祿大夫勳姓



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討平叛  
藩降元萬戶乞失加三副使舒朵兒只阿烏都兒之等二十餘萬  
二十餘萬是行平朵甘納隣之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  
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略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沙磧騎擊  
去穹廬五十里王今為四翼自以號勇衛其中堅衛拔夜薄其營  
生擒脫火赤知院愛呈全部皆降明年領軍從大將軍出古北口  
龍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過驢駒河虜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  
統兵征雲南繇辰沅出羅鬼攻普定下之攻普安又下之轉戰而  
前元涼王把匝刺瓦爾密以司徒平章達理麻軍由靖會大霧咫尺  
不辨鞋白石江西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來利在速戰  
然衆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詳若渡者遣兵從上流濟草  
山出其陣後為疑兵元軍見之陣動王麾軍泗水獲元軍亦却陳

開文在卷七十一

二

我師既成列鎧仗鮮明被皆奮氣遂大戰自旦至晡蹀血震蕩王  
縱鐵騎撞之出而復入生擒達理麻於涼元兵遂大潰僅尸相屬  
乘勝蹙之勢若拉朽涼王棄城走元之收其金寶無及其民列衛  
布守諸郡皆納款惟大理木下王率兵攻之段世標罷居關隘  
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龍其背黎明王縶馬亂流攻關  
不守至城前後受敵擒世拔其城會川永昌皆平聞使下車里下  
緬不決十辰雲南底平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  
王師東下復叛兵二十餘萬圍雲南四十餘日王以鐵師萬人  
馳救之虜聞振營夜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  
詔征南班師王留鎮馬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  
恩綸發以三十萬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巡應之王率軍三萬歷  
之期日合戰至期分軍為三蠻以象乘高撞我右軍右軍少却王

下今日却者斬左軍與之釐中軍左軍之聲震山谷蠻酋乃  
斯即斃於象蠻師大奔斬首無算餘人盡獲其首級以獻  
遂降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半矣又俘五千餘人  
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錫宴奉天殿賜金銀幣幣皆以萬計  
尋還鎮上慰曰爾在雲南朕無南顧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親  
擊之阿資僅免有詔命王還鎮以愈知昔何某為平羌將軍代統  
其兵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伯八伯來貢八月錫土田明年  
夏六月某日王立廳事忽仆於地侍者扶之曰我中風不能起受  
皇上厚恩不能報矣遂薨時年四十五歲葬民罷市巷笑訃聞上  
哭之慟輟朝制文遣禮部往祭命其子某為夜歸葬發軍護送所  
至百司祭於道十月戊午王喪至自雲南上遣中使往祭明日遣  
封黔寧王謚昭靖賜葬於江寧長泰鄉觀音山時某年某月某日

開文在卷七十一

三

也勅百官郊送比葬上諭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祭者再部所請  
司祭者一曾祖考某祖考某父某並追封黔寧王曾祖妣某氏  
妣某氏妣某氏並追封黔寧王夫人明年塑像功臣廟勅太常  
以太牢凡葬皆給所司不煩其家雲南民夷請立廟守臣以聞  
制曰可初娶馮氏故追封顏國公國用之女先王卒追封黔寧王  
夫人再娶耿氏故贈長興侯某之女子男五人曰椿馮夫人出也  
上賜以名由後軍都督僉事靜爵西平侯今鎮雲南孝友忠勤民  
夷悅附以兵梟越叛阿資威震諸夷可謂能繼王之志矣曰其狀  
夫人出也僉後軍都督府事曰昌曰景曰昂側室出也女四人孫  
女二人夫天地之道尚孝而右忠帝王之政褒德而顯功王在鎮  
之二年中宮王后薨水採不入口三日斬衰哀臨終長三年皇太  
子薨喪毀逾禮因以成疾孝三稱矣初在督府以大學育正心之



要綱目得春秋之旨太極圖明天人之道出師陳情表著忠孝之  
實終身披誦不輟家事治而事上必本於忠勤在鎮之日侍衛不  
過數十人德可徵矣其馭軍也敵攻無堅城守必飭從征討則効  
忠獻謀寡謀斬將及為戎首則神機橫發出奇制勝功出漏刻有  
古良將風功可尚矣其為理也弘毅寬裕拾納賢士長駕遠馭恩  
威兼下墾田至五十七萬畝而軍實充連歲用師小大戰至數十  
餘而軍士豫附忠可見矣嗟乎忠孝昭於身天下仰其光功德著  
於時天下被其澤王之事上有子道焉有臣道焉上之撫王有君  
道焉有父道焉非他人之為君臣者並也其生榮死哀宜矣銘曰  
聖皇啓運受命自天王氣浮淮有開必先登暨將臣天挺神武鼓  
盪風雲闢闢寰宇五神闡珎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  
景從發迹海邦遂荒其區遂攝其吭沈沈樞府我龍居之秩秩皇

明文在卷七十一

四

猷我儀圖之載敷恩澤西湖源載敷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  
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昴茫茫井絡氣交神州載清載夷授  
鞭斷流式遏王誅自爾南夷日月出矣燭火何施天兵一麾什山  
摧聲封其鯨鯢以示大僇顧其城大轟高牙萬方俱聞六合一  
家布德施威一紀是釐習與聞昧莫不思來皇帝曰咨予嘉乃績  
黃金大帶龜判琮璧鈞天無人陟帝左右帝曰嘻哉朕心曷究也  
王際寧錫北京畿以旨以祀以介煩禧推尊王爵上及三世澤逮  
漏泉無幽不屆子孫繩繩世有封爵允忠允孝以永天祿觀山之  
原神道有門刻銘貞石以勒殊勲

明文在卷七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十一

明文在卷七十三

神道碑

周恭肅公神道碑銘

夏言

少保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夏公神道

碑銘

楊士奇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藍時

明文在卷七十三

明文在卷七十三

常熟薛熙

同里李岳勳

神道碑

周恭肅公神道碑銘

夏言

聖天子勵精圖治思得薦渠大臣以位冢宰以總百揆而左都御史白川周公為衆所推實充其任公益矢心畢力精別滯惡以仰稱德意士論翕然歸之未半載而疾作薨於位訃聞上為嗟悼不已詔司給傳舟備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恭肅制得機碑神道而公之子都事國南於是以文請予與公同朝雅重公其奚可辭按公姓周氏諱用字行之別號白川世為蘇之吳江人始祖俊德在元贊張院判氏凡三傳至瑄讓外家業復歸於周實公之祖也生子昂以孝義重於鄉里於計是生公公生頴敏不凡尤刻苦力學弘治辛酉以書經魁鄉榜明年壬戌登進士筮仕行人奉使楚漢諸所餽遺率却不受衆占公有遠器三載改除南京兵科給事中時武廟以西僧言遣使往迎其所謂法王者及中貴用事擅黜陟權九卿科道多不由鈐部又有中貴鎮守江西非法置人於死莫敢誰何公獨前後抗疏力詆其辜天下快之然銜者衆矣陞廣東左叅議值番昂盜起公設策征勦擒斬九百餘人平十有八寨同事者或欲張大已功恣意誅戮公覈其可疑者悉縱之或以所斬獲少懼且得罪公捐已級與之藉得免梟聞於朝竟以銜者當路誤公功不賞公亦不言也迨嘉靖改元詔擢用天下賢臣公於是陞山東按察副使備兵於臨清恩威並著盜用欲跡陞福建按察使推鞠詳慎小大必以情獄無停囚咸稱神明陞河南右布政使

歲大旱道殍相藉公職當清戎乃毅然白其建撫以賑飢為已任躬值鄉落間廉其狀復經畫銀米戶為之給而全活甚眾公車所止甘雨輒注歲杪是大稔寮佐以病廢職訟獄繁積公代為守印時剖決盡釋其所繫民用太和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督南贛事務有巨盜負險為患久不能下公密召其黨諭以利害結以信義而授之成算竟斬首以獻不煩寸兵贛豪室多隱其詞視願貽之貧者致相鼠巨公命履畝粟之草其弊而派巨以復初設撫厥權商稅以給軍餉既而稅過重商苦之不復繇公為都察院事以復樂趨而公用以裕台還理院事陞吏部侍郎凡四掌院事以尚書嫁禍故左還南京刑部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疏乞起廢其所推荐皆海內人望也兼操江兵卒平太倉海寇公與有切焉陞南京工部尚書立準式平物直貪商汚吏莫能為奸慈聖太后梓宮附葬顯陵道江准公治巨艦以奉安之君履平地大慰聖天子孝思改南京刑部尚書九廟災坐自劾免家食者凡十年撫按交章論荐起為工部尚書督理河政疎乞備導運以防河夫凡五事皆見施行改替漕運復入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當南贛京朝官公合諸御史而詳稽其賢否雖至親不為少莊天下咸服其公允載芳績加太子少保會吏部尚書缺上特以命公公謂集眾思廣眾益在臣職當爾況陞陟大務願自怡其識乎凡部中事悉虛心訪諸寮佐以務盡天下之情唯勤唯慎神風夜不憚率以過勞成疾疾且革猶以天下事職朝廷重典日取群吏問焉手自籍記以付諸卿貳靡不允當事而公薨矣實嘉靖丁未正月十九日也傷哉公性至孝友童子時嘗割股以療親疾人無知者適親喪哀毀骨立如蔬寢苦終三年不變恒以仕宦不及飲

親喪藉弗克慎大事待之甚厚有妹適陸氏年十九而卒公年三十人公故愛然其身平居簡靜寡慾食無重味既而中外且三十年罕以家累自隨人無敢僇遺亦不敢干以私其死也至不能備棺直治家嚴毅有則每訓諸子讀書明理務為善人君子與人言懇懇由衷聞者感化與婦黨永訣猶覺置以天下要務為言且呼國南鴈曰爾慎弗及他事其忠慎至死不渝如此大父皆以公貴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及配施氏俱贈夫人子男四長即國南都事公廕也次兆南式南監生孫男女十壽七十有二十以戊申年三月二十二日薨於隱居其子之原鳴呼公以清脩之操剛敏之才弘達之識為聖天子者知特陞簡任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天下賢才亦且新新然倚公為重天不怒遺遂泰之葬傷哉曩公為廣東參議時都憲張公德督兩廣疏荐公自代且謂公文武兼資當不在先臣韓雍下蓋公之望重於天下久矣方之謚法執事堅固曰恭尊賢讓善曰恭執心次斷曰肅正已攝下曰肅公謚其稱矣乎為之銘曰  
吳山之陽震澤之濱元氣攸會生公不群鍾靈稟秀功業茂於芬諫垣抗疏直氣干雲既司藩臬削乎巨寇首功不伐以讓寮友才優聽斷仁弘賑救隨車甘雨感通非偶握銓提憲敷歷兩京持廉秉公恭恭肅肅天子曰都察院是老成魏魏家宰倚畀匪輕公帥百僚鞠躬盡瘁剗剔奸蠹明揚士類幾當述職大計其治風興夜寐以孔勤事自公之薨邦失典型聖主嗟悼日月為曠詔隆卹典贈賻易名君仁臣敬千載等喟而元之原佳城靜然縮爾白鮮還歸其全穹碑樹德一方巨瞻伯爾之人於千萬年  
少仔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夏公

碑銘

楊士奇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詰其先家於饒州曾祖復祖布政元末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元之考時敏為湘陰縣儒學教諭遂家於公自為端厚好學年十三教諭公沒益知自勵母夫人康時尚幼子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傭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婢媵得母夫人歡心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筆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公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

明文在卷七上

四

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公往觀年無所言他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戶部四川司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勝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凌至執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為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建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郡太

明文在卷七上

五

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於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績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大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京拉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有不率命便宜行事公於彌今中備於恤之意人人効用太宗北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駕親征西虜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庶事脩舉京師肅然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綵幣四表裏羊酒鞍馬自是屢奉命侍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塞公應官九載皆賜勅嘉獎有厚良焉實如古名臣之輸太宗親宴之別殿無幾賜

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衛卒巷哭亦有數是  
至派弟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居原禮皆厚原居受其子如  
子讀書鄉校時教論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歸貴不歸  
貴九韶陸教國子月恒分之祿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事與  
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爾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  
覆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  
善長而惡惡短襟宇滯深閨廓不見涯溪嘗有徒隸汚公金襴  
衣懼欲逃者曰污可浣何懼為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  
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仰大夫雅量推  
公第一知者蓋壯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上前而言必歸  
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宥密雖泯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  
故不間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為善人長者書為詩四方士重  
之  
父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為榮公配鄭氏有賢德再封皆夫人子  
男三琬瑄瑄女一嫁虞瑄瑄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葬  
湘陰其家以墓碑屬予子與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嘗  
為予道其平生予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  
沂夏厥初以國為氏行於會稽縣厥系太末之邑後徙居暨  
唐中和復徙於番懿夏之世途振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續雖  
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燕歌原鳴未與計借官任其  
賢政用其才縣司徒屬暨掌邦教寅恭小心寬仁允昭參決大議  
兩任重負不亟不徐雅容雅度如彼喬嶽截焉弗移其氣默運  
潤良多稔事列聖既四十載歲險一道其為凡凡有若成堂有  
柱石胡不整遺當宇與惻然哀隆隆龍光於子心清世不  
忘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彭壽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氏世為吳郡隰山人五世祖秀實  
元季有景僧聚徒事劫為鄉里害秀實即圖上其事於官捕斬  
之時稱為義士曾祖茂林妣朱氏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  
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兵科都給事中贈山西右叅政加贈通  
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封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  
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  
文曰此其志不可量曰勸遊邑庠遂發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  
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英皇壯狩邸王監國  
公率同列劾將臣虐徒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遂  
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廷之賊如此  
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  
國即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  
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糴料以給戰士遣散  
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四三日間凡七八路悉合糧  
既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  
攸繫賞罰明則信則人人立於事功恥無不雪讐無不復矣今勞  
如孫鏜無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難不  
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  
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驛石馬營  
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  
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倖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  
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還守  
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詠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即乘傳以進

貪虐賑飢寒成患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為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八月虜寇還京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於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西虜南蠻為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罪戾防足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游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孤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奸佞恤民生禦外患為主其有裨於時政為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與革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臣設賑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戌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撥充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公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英宗皇帝嘉其能解各至京面加拜諭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壅積商賈往往賂守津關者越過廣而市利公以為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還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西廣

守將顧頤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於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眾雖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已請益兵英宗乃命都督顧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議破賊於八百所擄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誅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今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市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保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既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於邊褒恤已往賢臣為方來勸上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冬持節封藩府稷山王六年歲內大飢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京民之飢者全活甚眾八年西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公河築城堡拒東勝徙民畊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上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上是其言九年請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屬服焉至若事非部外而關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公必相辨正回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暑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而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紗三千緡諡為文莊遣官諭祭營葬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邑之積善鄉溢瀆之原公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古人居家孝友蒞官清慎勤恪施設不苟與僚友論事不諱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

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為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摠若干卷藏於家公凡再娶先金氏贈許人繼取氏刑部尚書取清惠公之女封許人子男一景補國子生娶劉使張和女女三人一造貢士虞臣一許及景澄一尚為公之率也景不在側冢宰尹公晏率僚屬經紀其喪事既又狀公行畀景奉以徵予文且曰先父雅愛先生言幸勿諱而公內弟司業取君裕又申其意以請曰撫狀言著其樂系之銘曰

古稱才難今世尚然彼長此短用各一偏優於政矣其文臣傳文或工矣政譽弗宣達觀於世百靡一全而公兼之寧不為賢惟公問學有本有原公之操履金石其堅清文達識自視無前檢身約己猶恐或愆駭歷中外逾三十年忠君愛民心實勤奉言惟婉切用達方圓惠浹於民威行於邊緬懷鄉衮我其隨有謀謨事業則著後先何志之遠而去之邁位不滿德繫命於天墓門有碑德烈是鐫於乎文注百世不謬

明文在卷七十三

十

明文在卷七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十四

墓碑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王處士墓碑

方孝孺

沈學士墓碑

楊士奇

文橋庵墓碑

王守仁

節庵方公墓碑

前人

封兵部主事王公墓碑

方坤



明文在卷七十四



明文在卷七十四

常熱薛 照

侯官張 遠訂

墓碑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物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即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誕被聖化思觀清光靡知忌畏輒敢塵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天子以生我我畏我多處有安居食有和味永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強不敢凌弱眾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之然也天子功德隆於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謁而履惟天子邈而難見是故誠

明文在卷七十四

一

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諸闕下以達其誠上曰噫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藹珍寶者雲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鬱然而茂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為天子氓故矜奮而來觀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於華蓋殿既連宴於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子內館罷宴勅大官厚具獻食日命大臣一人待於所舍中貴人專接伴盛其班張豐其廩餼入朝班次上公寵渥至矣踰月王忽感疾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差劇聞小忠言見類色王疾為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備處荒僻幸入朝能天子

明文在卷七十四

二

光即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為夷鬼所憾者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兒入拜謝天子指世世無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壬午得年二十有八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勅有司治喪具厚即賜謚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忤薄弗克負荷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母忘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夫是月庚寅以禮葬王於安德門外之石子岡勅為文誌其墳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判失八的妻曰他係邪子一人曰遐旺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罷王爵賜以冠服玉帶儀仗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錢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黑微那沙那那那那邪邪三人俾輔遜旺詔有司立祠於王墓實守墳者三戶勅建碑祠下命臣廣製刻文皇臣廣仰惟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博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歸惟恐或後奉琛棄寶之國綴集於庭歲以萬數淳泥王去中國累毀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就戚陪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為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悽悽屬其下以不忘天子恩聖德斷續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耳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聲為銘詩昭示無疆以彰王之受恩深厚者由其誠也銘曰大明神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猗歟淳泥遠處炎微感化來歸風騰雲翥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猗猗稽顙趨於姓姓跪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天子之祐戴天履地瞻此幃幃翹首大



明通來獻誠天子曰吁子統宇內綏爾于寧惟德內遠王拜龍首  
萬歲歡呼服德懷仁春育海濶國有山川區其寶物靈發其威下  
愛而出往苒草木惟葉蒸蒸煌煌者華有寶其寶其寶其寶其寶  
其羽圭歡慶慶亦踴以舞國黃耆曰聖化所漸臣國雖遠臣心仰  
瞻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旨云胡若月疾忽及之  
奄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遠裔元有弗忘天子深恩於  
乎賢王卓特超逸西南諸藩靡堪王匹生者誠款沒有疆無子  
王胤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生靈其永無歎王雖不  
歸王聞孔彰天子恩降萬世有光

王處士墓碑

方孝孺

天下之姓王氏為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孫梁其  
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

明文在卷七十四

三

遷寧海之塔山回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升父  
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為富家處士生元初奉國朝受命之四  
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嘗遇  
大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祀焉一不  
顧其產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早卒撫成  
子如子無愛憎厚薄殊毀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誨焉知也於  
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賜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槨於鄉  
閭推所有無俸色里有頽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  
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眾力築成之入賴其利其生見之咸慕  
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其後  
逾度而處士獨儉素章讀書操行為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  
妻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三子富壽正

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粵西山之原而葬先  
年者於山址之原孫男五人嘉瓊孫璞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  
皓昂嬰昱普昨睽曠晚晡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沒十八年長孫嘉  
以墓上之文為請後五年子自漢中來京師乃為之言曰處士閱  
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墓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謂  
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歟以為否也  
矧其服行於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  
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沈學士墓碑

楊士奇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孝諱德輝  
嘗為郡史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姓宋氏考諱易仕為諸  
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悖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

明文在卷七十四

四

者而甘貧樂義人彌苦節先生姓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即公諱度  
字民則次舉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自少嗜學博涉經史洪武  
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中裕然  
時同謫者多名人率於公交達官重帥爭欲迎致公館下王具  
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  
家塾為弟子師旦莫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太宗皇  
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尚書江陵楊公為編脩以公名  
上擢翰林典籍籍方時制勅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  
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  
勝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  
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殿秘  
府施四裔刻諸貞石傳於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紀

顯逸雍容矩度兼養八分八尤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室  
無間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公氏名奎金以賜以其弟與  
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古今以書述事遇  
莫或加公書蓋公一藝耳為文章尚興致平澹雅馴不為浮靡事  
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陸檢討復陸脩撰陸侍講  
學士奉直大夫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孝奉直大夫  
協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地宜人子誥歸然黃賜鈔給驛傳宣  
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  
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繁友愛相薦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為人貞靜  
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為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非希朝士布  
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邀公輒以禮  
辭士論高之閒暇閑戶林香寫琴賦詩以自樂人彌自樂先生襟

李則文在奉直四

五

宇澄澹風韻蕭散而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  
琴書處雜別花卉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弄意度倫  
然所作詩文有漢南樂隨筆錄而清餘暇自樂燕藏於家年七十  
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中  
寅十月廿二日也計開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諱升歸喪命  
有司營葬元配頌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源中書舍人  
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  
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家相  
得其沒也蓋笑之慟於是繁及藻求子表墓子忍以哀朽而忘情  
老友哉敬為之表

文橋庵墓碑

王守仁

高吾之丘子胡然其歸歸于鄉人所培子高吾之木子胡然其歸

顧子鄉人所植子高吾之行子胡然其磁磁子鄉人所履子陽明  
子曰嗚呼茲橋庵文子之墓耶墓元亨曰昔陽明子自其後處  
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  
而未辭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  
而虛焉學審問此毫而不喪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怒惠而節其張  
井之傳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已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傳歟  
嗚呼於今時為難得也矣則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  
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  
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湯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  
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為達矣曰孔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  
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  
子裴崇東集松墓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授其所狀而為之銘文

李則文在奉直四

六

子名樹字汝霖彌補橋庵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為重慶守已而  
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為南昌人曾祖均王始避地  
桃源門人有閑廷者為之行狀甚悉

節庵方公墓碑

前人

蘇之隄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為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  
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為知士  
之不為商而商之不為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為郡從事其友  
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為知士之不為從事而從  
事之不為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鋒利而屑為  
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為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西  
有以賑飢之朝廷義其為崇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  
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畊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

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為詩酒會歸人不能  
道其平生皆為篇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子考其  
置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二子古者  
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脩治農以具養其心其歸  
以通債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  
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脩治具養  
者而利器通債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債者而  
脩治具養猶其工與農也至其庶人在官者亦有脩治之責焉其  
祿足以代耕斯亦農之流亞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  
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咎於莘野  
傳說版築於滌膠禹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  
子為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斷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  
高潔不群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可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  
失其心交驕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崇官遊而取  
工賈夷考其實射時因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誇  
說辯以誣世惑眾止之具養器債之益罪浮而實反不若吾觀方  
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示者焉呼  
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  
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於古道敏志於  
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  
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子焉人有賢行  
蓋附葬焉鄉人為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南庵方公之墓焉呼  
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封兵部主事王公墓碑

茅坤

嗚呼西隴之原望之替然松楸其間者蓋勅封兵部武庫主事寶  
齋王公巧卜而手封其配徐孺人之藏者也又十二年萬曆丁丑  
武庫公歿其子永州太守偉起封合葬又八年而太守由廬州徙  
為山東按察司副使移書屬子表其墓先是陰慶已已南粵曾一  
本狎起海上穆皇帝詔司馬劉公燾出填之今公推擇尚書郎夙  
負材望者以自副公徧推擇諸尚書郎無如武庫君疏請與俱予  
故奇君間過侯君不遇遇其父質齋公暨衣布冠蹕履前迎載酒  
飲子於雁湖之上檻以外煙波萬頃公築室而俯之左圖右史嘉  
樹名花爛然繡錯與鳬鵲鸛荷支莎芷相掩映或謂朝川不過  
也間與之口畫當世公為膝席而譚師然懸河之注一一中名實  
也子故并奇公遂交於公父子間當是時武庫君特憐公疑且能  
不能無濡忍婉戀之色公獨趣素裝且出詩五章及所為書數百  
言視子大較並蒐乘選將屢險料敵之旨且賈勇武庫君而以震  
盪我行者也已而粵州群兒次第縛司馬劉公露布以開中外士  
共嘉武庫君多帷畫且以併推公焉嗟乎抑亦奇矣公少以高才  
生善文章名州郡間竟不及極一第以自顯出而抱遺蘊口授武  
庫君君乃第而公與孺人拜天子璽書之封如制武庫君卒席公  
所教以顯功名於時世之縉紳大較覽諸海不敢不本之河矣按  
狀公名周字宗文別號質齋事父孝與兄弟弟其脫身出館徐孺  
人家也一切故業並以遺伯兄某而姻黨以下孫且孺者公攝之  
閭里之流亡不支及聞且訟者公往往濡沫而杜解之公與孺人  
少以貧單然色特內外父與母已而聚封或及分祿矣然終其  
身飯脫粟衣大練衣蕭然如故書生時足不蹈城市謂二千石  
禮聘而賓飲之於學宮公亦輒辭避不出獨與里中善詩歌者

社遊雁湖上曰自呼曰雁湖釣吏間嘗揭其廬曰敝廬在風雨居  
之自安薄田膳餽粥用之不盡茲固公丐自好也遠近聞之稱  
寶錄於此可覩公澹漠之風於漢陳太丘郭有道無相遠已假  
古昔盛王之世公故當以鄉三物而賓興之即漢以下猶或如  
郡所歲舉孝悌明經及他薦行者以聞然皆不以及而僅以其子  
之顯也爵而列之而不得以尺寸聲施惜哉雖然其生也如古鄉  
先生其沒也固當祀之社而蘋蘩不廢子故謹表之以為閭里

明文在卷十五

明文在卷七十五

墓表

故章府君墓版文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黃灣馬公墓表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胡義士墓表

宗澤

前人

樓璉

徐一夔

王律

胡翰

明文在卷七十五

明文在卷七十五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孫 楊 光 訂

墓表

故章府君墓版文

宋 濂

章府君姓也遇孫名也宗親字也浦城西邨康州刺史及自南安來遷也今居龍泉康州五世孫都官郎中重再遷也又十一世至煥文三遷縣西之錦川也煥文生斯立斯立生格皆潛耀嚴穴而善利算於鄉邦此府君曾祖祖父也當唐之季遠祖仔鈞受唐命官至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勲名著於一時其妻越國夫人練氏懿德陰暢能全建州一城生聚生子一十五人其後多兼黜登進士第者幾百人若郇國文簡公得象以清忠致位台

明文在卷七十五

輔者實文閣待制衡以文辭卓冠多士若忠恪公誼立朝論事務存大體若莊簡公案建功汪原而夏童不放東牧蓋彰彰著其他位法從典大藩者項背相望此府君世澤也持身凝簡超然百為之外而嚴肅之氣洽於倫類望之如大山中居莫不尊而仰之然取介無阿私臨事定議則曰基為回邪基為謬謬謬不少此府君恒性也艱坐一榻自明至暝未嘗去衣冠發言必思踐未踐則終日苦思遑遑不少寧族姍止間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弗敢慢且諄諄然戒曰惇爾孝弟引翼爾文學毋墮乃祖乃父督聞以為爾家羞人檢其德事不得直亦上謁而求平焉從容諭之其中其肯繁指勿煩有司早嘆瘦癯泣禱於上下神祉不獲庶不止此府君軀行也甲子三百六十有六府君所享年也至正三年五月六日癸之年月日也空之年月日則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也

縣之西寧鄉主峯山之陽葉之地也宋兵部架閣張公安女府君配也曰珪曰璋曰御史中丞溢子男子也妻縣人士陳師大者子女子也曰存仁曰存質曰某元帥存道曰存誠曰存厚曰存體孫也件繁群行而為之狀者青田劉先生基也揆次其事而樹文於墓門者濂之同志友宋濂也銘曰

維章受氏出自東海曰齊之姜也齊葉蟬鳩施於址南於輝其光也王象降微墨笏成陵爛然有章也府君承之叔簡而昭淵慤以莊也左矩右繩周旋敦慎納於危防也不詭而隨不肆而印不危而涼也舍真葆熙胞合至玄莫吐耀芒也何以燧之龍劍在機神珠韞房也苟屯而施物因非吉胡歛不張也有子繼志曰隱曰顯各惟其常也棲心典區三秀孕奇或發休祥也執法中司白簡嚴凜為飛霜也玉峰之阡冲和固結其氣靈長也大史勒銘諸樂石百世而弗忘也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前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丞德珪之曾孫東塾廋士文辭之孫元贈中書禮部郎中鑑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於家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縣東三十里杉栢墓之原其子挺楠與其孫炯合葬請銘於太史氏濂乃為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勇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米塩細務一一鈎校使無所漏也更繼之繁身獨任之戴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肆意懇款一本諸誠無纖毫人偽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率皆信服呼之為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岳重臣嘉其篤純欲辟為從事辭不為

也上經祖武下儀孫曾循蹈規矩晝夜兢兢自惕也買山以祭嚴  
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戒勿負簡之也合黨十世中更嚴謹左抗  
右禦幸使危復安也群從同樂熙熙然如春風和氣龍人見者華  
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加已誓不先人也國初定賦郡田  
一斛驟增其半白於當路而竭之也細家所冀陳之以求養不以  
己之親疎為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繼  
其租入還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之林僮往禦之反為盜所  
毆僮妻往護之失足墜輕孔禁僮勿訟反遺之櫬憤也賊此之故  
聞其捐館一郡為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  
安能通詩書為一家女師是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還古夫妻相  
虐兄弟為仇止此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桑倫賴以  
扶樹名教賴以增重奈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青山不移流泉不  
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言  
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不為之涕泗洑瀾非仁人也

明文在卷十五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連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幼學萬義之君子曰處士  
諱渭字仲宗其言慈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於太史潛溪公劬  
躬勤志痛自經斷龍鵲卧欄之側聞難初彌輒危坐誦讀至夜二  
鼓不休由是盡通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論議根據仁義下筆  
為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  
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眾勞一以誠焉恭順為上下莫不且之  
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畝為命太學生准其役太學生  
有以賄敗者莫連大家多坐元處士兄濂時主家政名連於縣當  
就還京師處士老其兄舊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

明文在卷十五

黃灣馬公墓表

徐一夔

爭先孔維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  
証服元金陵喪歸不惟其家笑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為一  
者為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某  
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元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鍾母周氏配張氏  
有洪德賢行子男二人櫟栢女二人孫男五人煒然耿於曾孫  
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  
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有文學  
與子皆師潛溪公處士遇子軍厚栢以伯父左春坊左庶子濟所  
錄伏未請銘詎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孔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  
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而為合乎義而遭逢事變墮身於難得  
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錡之死  
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耻舍垢以全其生繼登上壽歟  
彌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昌且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  
代兄死於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  
不長名則永存為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四



久其孤嘗聞 以處我而使其子與姪於子授經子以亂故為三  
年苗故知公為忠於義不得諱乃本其世系與其行實之章書者  
為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汴人從宋南遷居今海寧縣之黃廟  
諸勝散失莫能考其傳序大父以行稱是為萬十一宣教父諱君  
玉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間仕為西路鹽司典史母鄭氏歲年而寓  
守志撫遺孤馬氏世業鰥寡藉畝丁以事淋淋屬歲大侵群盜  
丁散去其母盡鬻簪珥以活之公於經史頗通大意為鄉校以  
父喪未卒業而歸事母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後  
家日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能自存者皆周給之性度  
寬厚與人交不置町畦亦頗尚氣里有出己右者則折之以義使  
自愧伏平生不惑於邪說里人有疾輒赴詭祠吹簫擊鼓到羊醮  
酒曰以祛菑公曰此正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絕而不為浙俗

士綱登亡秩今為類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曾孫十八女五人  
嗚呼自夫鬼之說盛於荆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夫佛之教行  
於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為甚至於家塾黨庠之制既廢而不知  
教不獨遐陬僻壤為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苟有材力命  
與時遇能使其家轉約為裕亦易耳求其有卓然之見不媚鬼  
不事佛而認認然以教為事如馬公者蓋亦鮮矣子以其事可以  
範俗是用揭之於墓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王禕

元既有江南以豪俊率直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胥化  
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滅盡矣為士者怒馬短衣効其語言容飭以  
自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  
為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說古道客  
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  
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  
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  
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  
既已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字器別號時齋其先  
杭人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為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  
道要義為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詮德詮生諒又徙  
金華之孝順鎮諱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為儒惟善  
智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  
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其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志益  
恣益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程鈞發  
窺索水涵木涵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脩其家

按經史尤潛心搜訂較駢類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於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為學晚而弥成人望其致用而示已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有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疎矣使更遠數世後有知者乎焉於自信者固不貲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為善者寡矣梓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而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祐杜乃棄諸子而奉諸子以奉之歲十二月甲子薨於就日鄉義和里之阡今去先生年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親有慶有用有元多為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矣

胡義士墓表

胡翰

胡文在卷七十五

七

永康之隱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共達祖志寧來為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發東極處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為民患及元之季謂邑兵之禍處之境皆盜區也戊將石林井之替兵討之勢猶不能至正之始縉雲窮溪之寇殷氏杜氏啖群兇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聲元祚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為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乎手親之耶走白邑令為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為義兵冠負之不取輒犯詐違其徒來降尋乃剪出批虜擣邑郭熱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眾取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樹於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今嘉其能特西部圖誌志如其法上其名於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

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耀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壯其不至乎易若夫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眾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眾固守聞賊至山巔之民愛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逐壯禦十里二月丙午戰於前倉又破之賊毀戰不利明日逆盡勒其眾間道出方耀與呂原明戰於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張次陣賊日賊復至與元祚遇於占曰元祚盡銳以戰頃謂允中曰賊眾寡惟允聞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召伯川視於陣元祚自多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為天子命盡一能藏股肱効尺寸功而元祚起臥不費官一票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膽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眾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陳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發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朝廷脩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子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子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於色為子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棲而與之俱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伯仁之狀宋先生源之銘在子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為人當寇發難時臣扶寒暖男女扶携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茹焦骨肉者里相壯也將士盡地自守玩惕以養寇畏縮為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入怖瓦不暇惡肯就必死之寇以不其之舉而君亦何樂而為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以君既死

胡文在卷七十五

八



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係保其祿位乎真其  
貴富乎就今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其風者豈  
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  
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即裕次樸次栢次綬子  
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中史  
氏之遺意云

明文在卷七十六

九

明文在卷七十六

墓誌銘

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蘇伯衡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

銘

前人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貝瓊

明文在卷七十六

明文在卷七十六

常熟 蔣 熙 纂

同里 蔣 光 奔 訂

墓誌銘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蘇伯衡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不為所用則為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胡仲淵以王府參軍鎮括將進公於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使孔陽一出是為天下重雖強顏從參軍後亦不諱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參軍奈何欲使之吾為不忠孝人耶仲淵愧其言而止

明文在卷七十六

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溫以應詔公終辟不起士益以是高之公神明之曹起家為名進士仕州縣為良吏師學為儒宗當世尊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為萬志於學博悟強記絕人而諸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而歸以衍聖公思晦舉署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年再薦於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轉從仕郎遷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參政普頰不花公內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略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使便乘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為錄事於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部守命請徐偃王祠下求復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汪明之兄弟爭家財吏展轉求賂數歲不決公開汪

曰兄弟親孰與吏汪對曰兄弟同產吏途人爾公曰弊同產以資途人汝何不思之甚耶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僉事寶實公行部莅衢委以難使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遂以取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其為今於應元也會分憲余公開以括賦役不均舉行露寶為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然以厲公乃今民以田畝多寡言占即不實罪及鄰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實賦以田制促以賦定富者幸免貧下重困之患遂除余公自為書遣吏勞以公室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進謁阻水不得前聞舊有歸橋直神力院左廢且數十年即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備七百尺其廣三十尺覆以瓦為間四十有九來往者便之壬辰歲得縣西鄒小民六十餘人稱貸於富民弗從強要劑而發其廩以去

明文在卷七十六

富民怨之訴公以為強刻公惻然曰彼艱食糗活性命乃爾情可矜特杖其首事者遣之去富民感德而退閭閻冠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賴以安急於仕者率縛平民徼賞與公口軍力與民命孰重輒解其縛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鼎德行州事公不為以為異不仕以為同事無大小一裁以法雖知州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為平陽三歲丁母恭人憂解官明年州人以敗圖上於職方公與陳子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願父判府公在堂子上入闕公羈孤無備却掃一室名曰潔庵情有所觸倪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見曾大父於地矣蓋公之曾大父曰景行休太學內舍生度宗幸學備故事官先聖子孫賜同

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陞從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  
不復仕是以云架閣之子曰士璘元永嘉縣學教諭以子貴  
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之子曰史用翰林鄭公陶孫為應永新  
州學正龍溪書院山長江州路儒學教授湖口縣主簿慶元會稽  
兩縣尹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公其嫡也諱陽字子升生於  
大德甲辰正月十九日母恭人許氏湖廣儒學提舉澄齋先生善  
勝之女娶王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卯  
十二月三日卒葬縣西之肇興子男五人諱說詳訓王出也誌側  
室陳出也詳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卒孫男四人宏賓遠堂女  
七人長遠林與方次遠項愉餘未行平生所為詩文摠十二卷曰  
潔庵集藏於家諱等十以十六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合葬於肇興  
屬其門入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為狀來請銘伯衡晚陋不足以知

附文在卷七十六

三

公竊窺公當運去物改之遂不降其志而得明佑保身之道善於  
用晦而不失出處去就之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  
之百世之下寧不尚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恂恂孔公宣聖之孫道深皇王學貫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文迺  
旅俊造迺充國賓迺縮章綬有社有民敏於為政一本於仁世運  
俄否歸伏海濱大明受命萬國維新求賢有詔使者在門引疾堅  
臥耳若不聞所執者節匪潔其身優游今終允矣全臣肇興之原  
歸然丘墳勒銘於石千載弗諼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

銘

前人

至正乙未閏括之寇募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蹤跡以相附  
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內胥而為盜者十六七荆東道宣

慰使恩寧普來鎮溫求可屬任者為公可宣慰問所以可者  
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鹽司今龍江書院近其治所久無兵革  
公初至謁先聖立勸灶戶新之柱巷易以石不半歲告成民項  
德兄弟積為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輒遭公竟  
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千百為曹聚東郊柳石謂之  
權析傷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能禁其來久矣公懸榜約束  
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甫二年得羨鹽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  
宣慰曰即周思今耶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  
省左丞鐵里帖木兒至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政垂其方  
任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左丞言狀請豫為計不旋踵而  
陳安國弑世顯其所任治兵於平陽瑞安者亦戕於賊患如公言  
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民給以糧五百石勉今就職人皆以

附文在卷七十六

四

兵食不且沮公無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行隨以所給糧賑  
飢民曰事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鄉阻江為塹鄉民  
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屯白沙禮致大家使輸  
軍儲設法募丁壯為兵而訓練焉民既用命軍實具而兵日眾或  
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  
重萬一失利損威重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  
人寇至擊之未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渡  
江迎敵賊大潰斬其賊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  
不應俄大開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徇而申明紀  
律遂移屯連川寇來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衛其後賊駭亂  
獲其酋金安三吳邦大邦大素健聞眾之所恃至是獲之賊棄氣  
退北數十里殺獲甚眾獻俘於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

他首數十皆殺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而溪寇恃括不下且請  
火戰糾括寇數萬直擣運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禽之部卒其  
衆而下今日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精銳命士引弓  
齊發仆其執旗者數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聲言殺我當授  
降許之張仲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還諭衆曰周知州  
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擊爾爾乃已仲卿又  
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事畢依永隆二司前二司前  
道副元帥控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別寇曹兆出掠走之獲苗金  
龍十明年又出龍我覆之獲苗吳天雷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擊下  
瑞安諸寨而歸其民黃宗雲等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  
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惟吳悌五遁之福寧王賢五所括  
分院以誠德功聞於康里遂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  
軍鎮撫引兵趨象原以逼王賢五方置營而吳悌五領衆奔至誠  
德奮當衝其衝突吳悌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離之傳尸數  
里未幾購得吳悌五并三懷首鄭子敬送於閩省謀之經略使在  
閩遣從事官工部員外郎曾堅分卿賜酒勞之予制權公行惟察  
院判官自是平陽之人安於耕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賴  
立其益嚴內治之脩乎壁於州南五里而鎮焉革舊弊平訟獄布  
寬政行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塚火有二尺廣倍之築海  
隄若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獄行  
宮城隍祠廣福宮患渠其舊而布教條外而脩職貢使者咸出  
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雖席餘粟庠子夏聞京師旱遣弟紹  
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一襲及上尊酒直  
撥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温州路糧

管判官紹德歎武校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  
方國珣姪明善以樞密判溫公不為之下而明善校公屢戰以  
師公屢却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況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  
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欲安地夫  
民自為去就父老曰方扁狼也公於我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還  
扁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脩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  
謁拘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漕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  
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欲奪印  
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二面受敵敵諸軍  
以忠義之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沒人斷其行蹤乃解去退獲舟  
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興童持詔求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詔使  
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珣侵軼乞注代天子覽表為下詔讓  
國珣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起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承德郎行樞密判官官誠德國珣被  
詔大怒調台慶溫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啗公帳下材將以害  
利使為應三郡兵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誠公入誠德  
德以去誠德慟罵明善遂遇害刺其皮為至丸罵不絕口然則  
經以石而沉諸海送公國珣國珣甚禮公好語公曰省臺貴臣皆  
聽我命公獨敢我抗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為參政我  
公曰我與爾有不共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珣終不放害公越  
三年正師取台慶公與國珣例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言  
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壬寅  
卒於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婿顧克敏歸其柩平陽以甲寅  
十二月甲辰葬於睦順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氏平陽人宋

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累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軍節度使追封永嘉郡侯雷轟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諡康惠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高氏追封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夫人次陳氏其婿永嘉陳聰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昔我先君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於括公無月不通問伯衡不敢以不知公為辭乃為叙而銘之曰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稅大慙氏方海邦之民亦孔之瘁頭箕會斂擢筋鹽髓眷茲平陽於方咫尺虐酷炎災何以不及文武周公厥歆克壯天矜於民俾作保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鄰里攝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東竄西匿寢食不遑矧暇咄咄公既至止

舊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謚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爾室爾家種桑麻相時倉廩粳然空虛謂公彌厥公則舒舒征從其遺其軀追還舊觀百潔具與先聖之居明神之廬出治之所懷宇漂憂彼水旱為民之病以益以鍾河渠俟濬虞彼潮汝為民之運疆邇理作之畔岸維民休戚係公存亡公梅閔凶孰不痛傷山蒼蒼不崩不墜公功巍巍克類克對我采民誦勒碑墓道無日不顯終古有耀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貝璽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稱焉蓋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孝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序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林戴之能守之不失嘗讀臨漳家論謂真而著遂初老人傳其言行鑒鑒奇考遂初者林戴所自號也然

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陸謀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於今而信於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璽仍按於書院者來中都為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經中不得而進館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予辭不獲遂次弟而為銘按狀公諱厚字耕戴姓王氏其先琅琊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遷徙南渡始家於鄧曾祖撫為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謚厚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郎黃文獻公為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克論孟詩書禮記并閑尚書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辭鄉先生王僉判耕蘇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聞而異之因就見焉

元延祐初制科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授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源委久益充積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世譜謀鄉里多咨問之素文靖公稍自翰林居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於濂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稍以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數書輒詆譭熙熙諸老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為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窮陋高談闊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漸士習文靖著四明志命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古有編年司馬氏為紀傳清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而題之歸叙事實詳不為煩脩詞有要不為簡彼說聞寡見雜出泉手糾訛遠

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靖大喜復閱其文作而歎曰先師之道茲不墜矣嘗為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舉一編而止公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為之直說抑揚及後開者疎然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為古文平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絕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年應龍謂之曰先儒謂錢穀亦為己之學也迺就織塗田沙岸先使於臺曰老愚陳而復之盈孝宣尉司板授象山教諭考覈田租使農者不復逞詞漏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略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府教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為儒學副提舉皆不起既老寄

明文在卷七十六

九

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尚書富於著述三海寂為詳洽未脫稟而失後復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索經史諸書補舛誤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表文靖公所撰四書志亦有謬於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曰太守王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持書以進僉事驚悔命與舊志並行公為成續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漲太守用程先生端禮為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曰為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歲入遂充其禮浸感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賢否不以勢位高下為輕重不以待還厚薄為是非送死厚於奉生恤小為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

趨進晚年並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盡不俚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為釐正允極論奉化陳極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集三十卷藏於家戒其子陸騰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喪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裸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為通編時干譽以為高惠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系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陸次騰騰為弟寧孫汝寧孫通春秋詩二經早卒無子遺命與同蔡女一適戎其孫男一初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於鄞縣先塋之方與史氏合兆嗚呼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蔡東萊西山二家之長非袁楊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於施足

明文在卷七十六

十

王氏之先世居瑯琊再徙於鄞縣儒起家還尚書公耀其光彩而奮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為異同倡而正之畔者斯從傳其辨載克紹於後遺編供稟既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性孫不讓以爵道實惟尊終終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黜二年歲山遠近是咨大夫有友學者有師時既不偶宜退矣久日遊以嬉託意詩酒既彼里豪貪縱鴟張盈必易覆煙銷雨茫惟吾遂初豈不善年踰七袞雖晦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高原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明文在卷七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 需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十七

墓誌銘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墓誌銘 劉 翊  
前朝刊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碣銘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誌銘

楊士奇  
文徵明

明文在卷七十七

明文在卷七十七

墓誌銘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墓誌銘 劉 翊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

休寧程公卒於正寢有司以計聞詔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營葬朝紳咸曰公一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維然朝廷於其生加以穹秩於其休養以重書於其殁優以卹典且有象賢之子昌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允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敏政慟謂子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曾聆先生一日之教茲墓中誌銘敢以為誌乃誌曰公諱信字彥實世居徽之休寧其先聞臣大儒載在簡冊可考高祖諱杜元至正末用薦者起為承奉班都知不赴曾祖諱吉輔兩世妣皆吳氏祖諱杜壽國朝洪武中適居河間考諱景俱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祖妣汪氏妣陳氏俱贈夫人公以易經中正統率百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饋土木虜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彌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虜酋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鏞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鉦礮石鼓譟為鏜援虜引去景泰紀元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封華陽王妃凡王府有餽遺悉却之歸陞左給事中辛未九月英廟還自迤北

明文在卷七十七



后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  
 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景帝降  
 孝友之實行者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叅政總理  
 遼東遼餉巡撫都御史不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  
 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淬而火之曰使彼真盜元不呈即今故加  
 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哉道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  
 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遠攻破其  
 黑虎諸寨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閣上言  
 之人遂留公為太僕卿遼東巡撫缺負陸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賜勅以行守將海寧伯董興垌聯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  
 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百踰今一新建州夷酋董山潛  
 結朝鮮公使土官佟成授以成算往廉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  
 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朝廷乃  
 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西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  
 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虜酋李來聚眾欲入寇公日率師巡  
 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  
 法與董興垌相結納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  
 衣郭指揮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寇  
 深因併劾公輕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太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  
 臣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今上皇帝即位起復  
 公於兵部又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  
 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  
 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箐池又分四路兵期會於大壩將  
 士依公方略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

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  
 窒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梟聞十餘里又除蔡九姓土酋  
 之附於賊者還師撲之未及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  
 凱旋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繖衣之賜前此公營大壩凡四月  
 淫雨不時瘴癘薦興薦薦急復作至是四二歲請老俱不允辛卯春  
 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  
 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京缺參贊  
 機務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為宜上允行請以南京遺蔣出軒轅  
 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見諸行他若汰貪  
 縱循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參贊已口貳貳疏乞休上重遣公  
 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於家之語明年公還休寧里  
 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  
 三葬邑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  
 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為時所嘉次  
 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一許聘忠義前衛指揮子凌  
 雲漢孫男三壘圻壘女三俱為鳴呼公儀觀魁偉性資綱果六籍  
 百子無不涉獵為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  
 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產芝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  
 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振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  
 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  
 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  
 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  
 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川時詔以  
 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



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聞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  
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心  
可以為後世法若今敏政輩進進未已能昌大其業安知天之報  
公不在此耶晚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歲於家銘曰  
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宗儒之裔豪傑其才則大其氣於昭襄毅科  
第高登位祿馴致兵刑事司治法是寄果襄毅聚方勢勢我獨  
易易不數言間能決大議偉哉襄毅事跡所至吾民獲利咸震靈  
夷名揚當世無憂襄毅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  
無憾襄毅善始令終聖恩特異歸於南山無休千祀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參議鮮公墓碣銘

楊士奇

嗚呼此鮮公大紳之墓癸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

鮮之序曰鮮氏姬姓其先居屬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為斬州

四

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  
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諭三韓子元  
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彌筠潤髮而此進士  
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負穎悟絕人五歲父教  
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  
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  
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奏  
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已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  
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給禮部祠祭主事公與  
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開暇數日而人論議者  
其所學一日論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但即具奏大

鮮之序曰鮮氏姬姓其先居屬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為斬州

五

樂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  
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及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滅底定皆  
處之有法矣不遇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  
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  
為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常思畏民者畏  
之本而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今不必數改數改則民親刑不宜  
太煩太煩則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  
措手呈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歷洛關閩之言  
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  
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  
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咒之  
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  
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  
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  
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  
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  
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  
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狃於  
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  
虞何以為備宜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  
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入言宜廣鄉  
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脩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  
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  
兵部尚書沈潛不合潛奏公入部堂索是錄語嬉慢非禮上慮公

優閒急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成之也時部御史家  
泰估勢家人橫恣諱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公極力  
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酒食  
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  
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  
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不為又感上大恩  
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焉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赴廷路過江陰  
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詣河州歲餘權臣默召還以為翰林待詔  
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時朝廷初與  
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  
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  
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虐從功上

明文在卷七十七

六

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  
冊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  
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  
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世者其繼世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  
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劉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  
車駕還高煦言解縉職上遠出觀儲君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  
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飲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  
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楨期  
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  
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脩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  
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於女重義  
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焉於故舊及

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沉愛者終不為變樣字議時  
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涯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亦與  
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嘆曰雨露豈擇  
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彊禦承運庫官張昇時寵而  
補嘗嘗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與御史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  
乎與雖怨公然不敢應一語還使首級還同官治獄事或有失  
公在上前率引為己過則知人太深嘗與論羣臣多與公  
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公  
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  
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興曰可為  
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劉曰詎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  
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

明文在卷七十七

七

苛人怒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謇敏亦不失正於方寶曰薄古之才  
阻儉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劉朕洞燭之矣餘皆駭之仁  
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者一其論矣  
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小人而量不  
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之而論之  
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  
新意疊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宏豐瞻似李杜其  
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  
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諱德子男  
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各二太宗皇帝初為翰林七人  
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及士奇也三人相與等而相知  
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

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成一塵之不虞極拘百尋其寸之森寧且揭於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使何洪沒之遺族干其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壤之矣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誌銘

文徵明

嗚呼自倭夷為三吳患者數年國掠燒劫多所殺傷兵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羅禍尤慘雲江錢公以江西叅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鈇曰寇既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耶乃日與商畧為備禦計練兵飭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即與乘城捍禦患衆急擊連弩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尚湖北下直抵讓港公

明文在卷七十七

八

謂王曰此可避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寡不敵公身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實乙卯五月廿又四日也事聞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官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任備施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而公非有守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摧鋒陷陣竟以多聞豈不誠義烈也哉公諱泮字鳴教別號雲江裔出武肅王鏐而渡時徙居常熟之奚浦再徙綠園高祖叔平仕宣德時稽察主事曾祖景儀祖希直父封刑部郎中諱某母宜人褚氏公生而凝重少無童習及長敏利好學為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官里胥以公高警推長鄉賦或言學官造士公復其身不在科選之公曰往役義也吾何辭畫出應縣暮歸讀書研經質義不以事意遷舉曰

千應天鄉試乙未舉進士筮仕閩之候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為刑部主事歷負外郎郎中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進今官未

赴以憂歸卒年六十有二嗚呼傷哉公修正踔絕敏於刺裁試邑候官拊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惟勤庶務畢舉上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嚴毅自將而誕章敷化一如候官摘伏省微兼以加慎在此部尤稱職辦有權貴屬公實所仗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為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為虜中姦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為異公察其非辜特為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然而不為白何用法為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析律詳明心存仁恕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更民牧諳練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庶政興學養士專務德化居若干年俗以丕厚願城址且廢念欲修復

明文在卷七十七

九

而重於動衆乃號召屬邑飢民厚直而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竣及持節分陝益修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政肅虜聞不敢窺塞邊庭晏然會漢中飢流等屬路公即以便宜發廩賑之馳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公曰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矣鳩詔活民即得罪不恨於是所全活以萬計他郡飢民相率盜礦耀兵嘯聚撫按欲發兵勦除公執不從曰此飢民暫此求活非有他圖麥熟則散矣萬一猖獗某執其咎若兵興則絕其自新之路或生他變撫按因以屬公公檄所在官司開倉賑民民所至隨地安集勿追求其過仍榜示使麥熟歸農麥熟而不解即真盜矣民聞歡曰錢公實生我民民何可負公也感殺乃散去事亦救寧撫按上其事遂有江西之命嗚呼公歟歷中外餘二十年所至効績往往以身殉道如此及茲死事亦其素志敢為不欲苟且

自恕耳非直邂逅倖功為也嗚呼烈哉若其家庭孝友之行端思  
自守之操律身以禮接物以義高情雅志不能盡書書其大節如  
此公生弘治癸丑某月某日先配徐氏繼盧氏贈封皆宜人子男  
十二人長即部次郡都鄉郭鄰祁押郭部昂遺腹一子未名女五  
人章卿趙僊龐夢登龔文檣王繼麟吳繼常其壻也孫男十六人  
輿較輻輳輪軸軋軋軒輅輶輔輜轉餘未名孫女六人嘉靖丁巳  
某月日葬公邑之姚唐里部手具事狀乞余為銘銘曰

虞麓巖巖琴流湍湍秀穎有鍾是生才賢烈烈錢公履貞蹈義寬  
名王廷出宰百里回翔二邑俟官慈溪以翼以綬以莫不宜爰登  
法比邦刑是執不苛以隨廼正而克廼言均勞罔有中外建節垂  
麾實惟簡在肅肅西征翼翼專城文教攸興邊庭用寧烈烈錢公  
志貞孔武飭甲韜兵孰余敢侮蠢茲醜虜犯我鄉邑窺我城闔肆

其狂逆我武再揚抗旌摧鋒保茲墓城志剪窮凶伏鉞於征討逆  
用順衆寡於懸爰以身殉海立濤崩日星晦冥山川攸攸塗還歷  
靈嗚呼烈哉天王有制恩沾及泉賞延於世有玄者宅姚塘之阿  
忠魂在茲鬼神護呵石闕栽栽松檟鬱鬱有永貞石干祀弗沒

明文在卷七十七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上

明文在卷七十八

墓誌銘

明故龍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行人羅君墓誌銘

前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

改溫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誌銘

宋仲珩墳誌銘

黃菊東墓誌銘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徐昌國墓誌銘

李東陽

劉

宋

宋

謝

王

前人

明文在卷七十八

明文在卷七十八

常熟薛照

吳江顧世昌

墓誌銘

明故龍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李東陽

公諱弘泰字以和為宣聖六十一代孫自國初衍聖公希學傳三世至彥縉公祖也考承慶未封而卒贈衍聖公二子長弘緒字以敬龍爵十有六年公實代龍越三十有四年而卒公生七月喪父六歲喪祖賴母王太夫人鞠成之成化庚寅始龍封憲宗皇帝賜第京師命齒國學嘗見公所服玉帶遣人問焉公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許之再值郊祀分獻內壇皆出親定壬辰辭歸上若曰卿其進學循禮表率宗族無忝聖裔以副朕懷丙申

明文在卷七十八

給諸命有司以二品例授犀軸公言舊典以玉軸為異乃改授之丁酉詔加廟祭禮樂公率族人奉表入謝先世有遺田百餘年來散業他姓者過半至是皆贖歸之以贍羣族已亥祖廟為雨所壞公請命有司脩葺完麗如故每歲萬壽聖節奉表獻馬賀於廷辛丑居母憂賜喪祭皆如例丁未入臨憲宗大喪今上登極以弘治戊申入賀上視學命弘獻充國公賜坐桑倫堂退率三氏子孫表謝復賜宴禮部及龍衣冠帶躬舂藉田亦預宴焉以敬章服家居友愛交洽歲時游宴相酬倡或夜分忘倦四方大居士至者禮接不少衰已未公未朝聞祖廟災亟歸齋哭如居喪引咎自責居鬱鬱不樂庚申力疾而朝辛酉上疏乞休致上若曰卿其善自調攝以奉聖祀所請弗許時復有脩廟之役公協相規畫勞勩甚殷凡再越歲弗克躬親事病既革執兄子聞韶手若有兩焉者蓋公

之封也廷議以為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按宋故事侯公之族仍歸其兄之子公母遺命亦以是公及見聞韶之成其乞休時常具名以請故至是猶惓惓云爾計聞上特遣行人諭祭者五有司給棺槨工部官屬治葬事以其月某日定為公義丰儀善論議每許臨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俾有鐵錫將無不可為者而靜處優逸無由自見然承奉宗祀脩治墓祭制家政其在孔氏有勞績焉若孝友無間之心劉毅不屈之氣榮名今聞罕然者於人其在天下亦不可泯也嘗即魯泮池遺址築東莊別墅因以自號有東莊臺藏於家公生景泰庚午四月二十七日卒於癸亥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娶護衛千戶永之女封公夫人子一曰聞詩三氏學生女一子與公內交久公以兄命為聞韶議婚於予禮成之三年聞韶始嗣封爵則以父命奉狀請銘公墓嗚呼予乃遽為

公銘耶銘曰

明文在卷七十八

孔裔周啓爵以代崇六十一傳兄弟迭封公繼兄爵在光帝世歷春建秋三十有四入主宗祀俎豆載度出奉朝獻禮儀孔閑時斯歲斯我職在茲我有餘力而弗外施功名始終天所優假我所弗須時其望者有命自君公荷弗隳有身自親公全厥歸維兄有子維祖有祀公所無憾庶其在此孔林北西公有世墓焉其附之乃祖乃父公居在東公自為宗公子公孫其來無窮

行人羅君墓誌銘

劉儼

正統十四年秋肅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各官扈從而行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壙濱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尹君於子居相繼羅君過予曰適與妻子別諭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止萬一不幸

必死必報國我无其抱我二子徵狀元劉先生文以著吾不朽子龍拒之曰何為出此言也君笑曰一得之愚及敗績報至子往問其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壙必无無歸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先自軍前遠歸其僕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壙及刑部員外某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相迫迫于讀之竟痛哭曰如壙必无無歸矣觀是詩可知也其後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子以是知土木之役有棄義而逃者有維知義而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壙素定於无其於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銘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於予此如壙之志也言猶在耳予敢辭乎如壙字本崇別號竹峯世家廬陵之印岡高祖中正元廬州同知曾祖伯劉元卿貢士祖彦德父惟家皆績學有聞公

明文在卷七十八

三

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來旬讀禮記垂成乃歎曰詩書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究兩經鄉大家交聘為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時新奇有深意公奇之以為邑庠生予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予同以文辭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歸必過于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以文或歌以詩置疊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溫然和易而其中則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而宿於理其材膽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四十有六兩娶皆郭氏子男三人長即鑑次某俱繼室出某遺腹

生也諸孤以其年月日立木主墓公於某山之原嗟乎民生於世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君之能致其死愧為人臣矣銘以忠魂義氣與造物游隨遇而安矣必首三亦有歸時茲為銘宅人感其義過焉必式

前泰和州知州侯氏遷墓誌銘

梁 潛

泰和始為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國初相繼為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曰侯之遠之二侯皆一時豪士侯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宗南渡始徙而居始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者辟為掾京口及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款侯預有力其間遂從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會文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替饋運明年平陳氏侯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剽草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先

明文在卷七十八

四

稱至彌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導切民爭未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訟思不三曰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謂之勿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為疏理非誠負冤願自止者聽之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釋文以病民境有虛遠其時禁民私蓄兵民無所措訴於侯侯為草檄告之計廟一夕遁去州以太治以丁祖母憂赴闕陞辭命呂翰林院同議編大明律律成復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嘉定未幾起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誣誤方還繫聞得疾臥水病結胸而卒臨卒為詩詳聞以慨道其平生有白髮歸朝之

歎聞者悲之子存誠殯於都南門外三里店侯諱某生元某年某月某日沒今洪武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于四人長即有子存仁為河南偃師縣令以沒次存義存信存誠今居嘉定存義存信從侯於廣遂留家焉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廨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至於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原吏均轉輸後城隍撫馭士馬安戢遠邇稱今既明而賞罰必信遠近翕然及聞其殁爭欲為祠立石以頌其德石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蔗境翁詩數卷題曰蔗境吟彙云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卓然諗知天命攀附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於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民不忘也瓊州守王君伯貞往來廣海間得侯二子訪之又素知侯之

明文在卷七十八

五

忠愛不忍其泯也為序其事以屬潛為之銘潛與王君皆泰和人也乃著其事之大槩吳侯安慶人為殿中侍御史以歿其後無聞焉銘曰  
民歷草竊窮奸偷及茲弭寧許相讐大吞小瑩病昌瘵正與民邪兩侯後先敷政何優游隱紕舒伸暴帖柔回通海沮嗟相嗟嗟我侯古罕儔衣被龍光壯謀猷澤流盈溢爵未優身永逝矣名無休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宋 潘  
始源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珩浦陽宣君彥昭鄞君汝常後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陸師乃吳貞文公立夫蓋鄉先生也彥珩最先還而彥昭與彥珩常兄弟誦學將一期常夜坐月白侯公熟寢輒攜手出步月下時皆少年不涉事競跳踉蹌什



為嬉戲或相訾謗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廉慙慙防侮不敢  
時相逐為驪產胎於其間九穉雄俊產胎顯目穿鼻驕驕森然如  
戟頽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東散去後  
常仲舒主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駟致顯仕後常官至僉江東建  
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產胎受太師德王薦為  
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產胎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權承  
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轉奉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後常早卒  
後九年已酉產胎亦卒又四年壬子產胎而受誣以死其幸存而  
未死者惟廉與仲舒耳後常產胎之墓濂常為之銘仲舒謂濂不  
可獨後於產胎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  
其可恃耶雖然不敢辭也產胎姓宣氏品其諱也世為浦江人生  
長富家別無嗜好惟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以償而不新入仕

明文在卷七十八

六

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於家臺今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竊  
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為世家所侵雖屢  
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產胎立斷還之儒生田金為謝  
產胎叱去曰碩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產胎恐重奴陰受之陽縛  
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其實不受金產  
胎釋之曰吾姑試汝耳後十日儒生盡棄一本裝潢或登入謝曰  
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為獻產胎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吾遂顯識  
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登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德亦然絕  
無證左者產胎命裂而為二並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諫不已  
民曰汝自失登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產胎杖民令買登償軍其  
在溫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於產胎  
產胎曰此烏合之眾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撫退之寇果敗北自

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產胎亦  
受縛產胎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梅亂耶寇怒欲殺之  
敵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冠義之而止產胎將解衣經城  
而出請兵於方岳連帥欲為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產胎知時事  
不可為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大明受命有詔起江南文學之  
士而產胎與焉上將官之產胎詳以疾不受復還故山產胎之元  
財賦總管府知事產高風流驅藉為多士之冠產胎與共論上下  
三千年治亂至抵几太息間操觚成詩酬答不已襟懷冲曠外物  
若不能擾之兄弟又善音樂遇風日和麗對坐海棠洞底取檀槽  
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聲醺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嫁家  
就沒里眠田眠掘登聞鼓訴冤誣產胎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產  
胎實不與聞也遂產胎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產胎產胎抗

明文在卷七十八

七

辭曰我實無罪奈何不為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  
產胎氣憤憤無所洩不食三日元口鼻出涎涕凝結頸上成冰實  
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叔骨歸葬於某鄉某山之  
原禮也產胎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  
即騏次騏次駘女一適洪某孫男某某其某嗚呼產胎之事行其都  
凡如此濂重以仲舒之意謹為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  
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費胡軋之而使也耶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耶百  
齡幾何孰為短長達人大觀其得喪固均耶墓草荒涼青而復黃  
寧不使予感舊而神傷涕淚而沾巾耶

宋仲珩墳誌銘

方孝孺

遂為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為氏父廉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



成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下奇書  
尤有法配虞丞中書舍人官五議忠孝慎恭世儀教二十有七歲  
申元季冬八日時加己姪姓迎喪交經紀明葵南陽江寧府附  
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襲厥事配方甚淋憐其子從太史行莫為  
主嗚呼致斯果壽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碑書鄭濟

黃菊東墓銘

謝肅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於天下而羽士猶守楊文元沈正齋二公之  
說及文潔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書滿家於  
是士方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周程而接孔孟實文  
潔有以倡之文潔歿其季懋庵先生彥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  
學教授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表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  
授業其門者或明經脩行或擢文吏科皆卓然自立若餘姚菊東

菊東先生墓誌

八

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姓黃氏世居剡高祖諱  
其仕宋官至某州別駕後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雲卿  
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靜朴厚八歲始能  
言言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大寒大暑鷄鳴  
必起顧讀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雲之積而蚊之噬膚也  
年十二三祖今說所讀春秋課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爾紹儒術  
乃若斯耶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懋庵受蔡氏尚書以永二帝  
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部邑巨室爭致先生於師席遂  
客授者餘四十年中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歎曰明經豈  
專為史科哉況得失命也遂制絕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  
尤喜說邵子星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自以自樂嘗曰天  
人二理微邵子能惟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

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彷彿耶其為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  
兄鮮庶弟璽璵璠璣璵璠璣璵璠璣璵璠璣璵璠璣璵璠璣璵璠  
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貳悉聽諸弟所欲無榮微新色  
及父歿厲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已出不取於弟人或  
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  
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  
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欲據他事訟兄釁致  
其罪先生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即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  
祠堂見宗祖乎況若子孫相讐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為  
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為置田宅  
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而行類如此  
先生平居衣服飲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未疾所纏未嘗恣嗟

菊東先生墓誌

九

胸中曠然惟誨人以善日益慷慨增劉景柞居上虞白馬湖上延  
先生訓其子既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數為文字款一不關  
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笑之哀遂還海濱寓所國朝洪武  
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  
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焉  
學力行君子已矣熙奉柩以是月甲子附葬於上虞建隆真先坐  
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氏子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  
其之女有懿範先先生九年卒子一人即熙能方負事親女一  
人某即先卒者孫一人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  
事理大抵由懋庵以所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通門而泣請  
於余曰先生親舊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惟先生  
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才今其

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鄉帝王治體天人與義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而志斯邁而耳寂夷於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王守仁

師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智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施張闢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為掾已得選忽不惟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畊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隣莫不恤孤賑水旱脩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

明文在卷七

十一

之以為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為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子既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子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珣字文重父某祖某曾祖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為之銘曰

豐沛之間自昔多難若漢之蕭曹使不過焉祖垂風雨之會固將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為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巨困於伏櫪連城之珎或涅瓦礫不琢其章於辭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永藏

徐昌國墓誌

前人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

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但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子之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冥昏百倍而皆老死贊哉此何以我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雖歸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或衰以時乎夫嘉哲難值而易禍世不踰旬薨草難而益繁鵲巢地壞迨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涕日澆而濁穢黃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我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辭情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蓋

明文在卷七

十一

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嗜殷鑒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曰留宿曰吾援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曰吾藥雖奇普而將心高玄塞兌歛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子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子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三以起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壙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執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夫有以起無無將奚趨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起乎固未嘗起乎夫盈虛消長皆命也纖巨中外皆性也隱微辯感皆心也存

十

中國學人院  
齋校字并北錄

墓誌銘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張運使墓誌銘

訓導殷翁墓誌銘

萊縣丞蘇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前  
人

前  
一

歸有光

前  
人

歸有光

前人

明史稿卷七十九

明文在卷七十九

常熟 蔣 熙 纂

同里 蔣 郁 訂

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絲華感履耳目之好一不賦乎其外獨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鈎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東修之問畏之若邑直然謙以格乎其一人與臺之賤接之君賓友然行必懼乎人之所安故不為鬼難新微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振故不為要渺浮闊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出其槩得四金不能棺其窆友為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

明文在卷七十九

君又屬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行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諱泰州守禦所故君為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為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為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為太安人君始以窮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簞注膏燭衣帶間惟行通則出膏於簞燃火讀書君父為增奉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履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曰中不能炊貴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應輒噴噴自喜不寐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

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人物以自考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

標者也於是發疑有意乎及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於陞陞岸鎮門謝賓客雖親故人往往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相猜握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懷懷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各位絕不相埒者懷懷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肝出部則徧去刻若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請學意燕燕如也諸賓客之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褥具往宿觀寺中請學竟夕以為常以為郎中官重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曰君以聯者為多君自來疑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請學於君今以長厚清苦縉墨自

明文在卷七十九

至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為主事時縉紳之士以請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樞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與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歛可知已王君汝中洒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為主事久之轉驗封貢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瘵則君謝病歸養居鄉則益懷懷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為壽官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行起義每往必肅章以為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

者名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勲郎中調  
文選郎君自為吏部主事泰州守其蹟而虐者請於尚書熟之奉  
召鄉也尚書趙趙曰某未有効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罪主事遂以  
其人調遷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  
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為吏部  
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為稽勲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  
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然者不敢為其  
一怙勢者不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  
泰州守事則尤為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  
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為則君自謂曰  
送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家宰之心下通於選入與天下人之  
心相家宰之心未必選入與天下人之心選入與天下人之心未  
必相家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為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  
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眾以為妄然君獨  
自念束縶履行遭點滌居常引咎不惟欲解官又業已為之既任  
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  
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君嘗會  
朋友請曹子啓手足意憫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  
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實行者必  
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暉曉曉而材能似君者也  
為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賓墓以卒之明年某月某  
日墓在其所君不喜為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為詩古  
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不知書又故苦貧也不能資  
君以書以餘子給事王千戶某所其奇君今與其子王烈同學書

名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嘆之曰兒讀書同善  
書可飽乎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曉謝乃解後君貴常以正  
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  
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益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為我偶不為人爵大  
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閣真壤鼠穴亦所不遺歲疾  
於數有如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王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  
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視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前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為於多岐作約言學  
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  
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  
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  
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  
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解之說不達於心已  
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  
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  
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可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  
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焉呼心學  
之已久矣有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眾且譁然佛老而詆之矣學  
者避老佛之名而畏其影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  
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眾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既  
先生少嘗刺鏤於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  
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

慕効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臣劉先生晏然凌大禮之議起乃撰為人後解為人後排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行構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震震而臨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癯氣清行已素峻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膚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執圖濯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與親為之檢方製藥膏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而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僱師國初以成武卒遂為毫人祖秀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姓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為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於毫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囊先生嘗寓書於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篇與未發之中其有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辨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外有打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為虛靜也乎以是讀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真者矣乃為取先生之意而為之銘曰

明文在卷十九

五

在昔老聃樞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歟焉其猶龍乎蒙紫未學技藝日繁豈不茫然而撥其根維聘之生實是誠意無察至今西原有作閑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道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肅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辨如入海行責得珠其乃從入孰一其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毫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張運使墓誌銘

前人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行居為號曰東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為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為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

明文在卷十九

六

千年而卒年八十有為為人猶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訖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公即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既不受一人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囑公自為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贖之二十金公謝却之其後為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養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納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鄧鄧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西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鄧之出惟鄧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為重云其在黎平黎平乃治苗獠獸伏鋤洞閭頑獠不可羈絀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謝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為官軍攫取不

敢入以是多通課又舊設撫苗官芒直贖貨大為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戒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劉日為盟遂解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銓束責訪人不得占益公雖以廉幹強直為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為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為咎然竟不往曰齟齬力請謝病值閹瑾怒罰未棄官則又蹶在運司為忌者所論則又蹶任經不肖少貶而世遂不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乎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待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絕聲色綺服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去公為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千錙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事評嬖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不仕而公父積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妻於鄧而生公自公之存諸子諸孫已至三十餘人皆為儒稱其家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塘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公配遇葬二宜人之一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真夷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為豪雋夫漢之俗尚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者不勝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辭銘曰

世下而趨純白日淪變壞張公潔志勵行始官刑曹值閹見傾與儼同禍而不自明飢饉獨信遂與世也既富而飛復良其翰行公

城公世有十德惟公抗節終始一槩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閑門終日左圖右書繁華湛前公一不好枵然空篋為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連後進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萬行今也則已刻碑於墓以愧墨夫

訓導殷翁墓誌銘

前人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巖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進士遭遇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連連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閭閻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尚以志氣以撐持門戶為事而翁居其間尤個儼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既代父治家事而翁自得專意於儒初布政公為四川布政時禦戎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即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為無錫首其後詩學既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尚書教授於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既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研黃熟火然燭至旦為常既徧以誦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為師其策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身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訥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為文冠冕跌宕馳驟不範經墨得之錢氏為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為序諸生在同序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必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序諸名士往



往登第去為達官而翁獨遠遊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  
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為積之信豐訓導韓在  
順上信豐尤僻壤科第絕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剴諸  
生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為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  
致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席諸名士登第為達官者  
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  
則與秋野翁白首新新相對每賓燕子弟環列或銅負兩翁西翁  
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詠之會談說  
故事以時登眺為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也零落且盡乃獨坐  
臥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旦已而子  
旦為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  
矣翁為之貌俾少壯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三

大田文在墓誌銘

九

而翁卒年之曰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某所著有龍溪  
藏於家旦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啓先嫡母之兆合葬於壽  
柯山祖塋之次旦與予善故翁之墓也旦未請銘銘曰  
其為諸生世年不過其師諸生二年以未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  
以教此所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既文且義謂翁  
數奇其偶在此

蒸縣丞蘇君墓誌銘

歸有光

君諱璵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禾  
文祥歷五傳而至寅是為君之考初文祥以時身來處海上其後  
子孫繁甚稍新居多為富室蘇氏至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  
苛於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為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其  
之要尚書龔公弘之女尚書為部御史治漕河叔乘勢折辱州縣

官官以為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款  
約人無知者常至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始備禮  
送迎其為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為河南茶縣丞即引疾謝去茶  
縣民為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害君  
今平價出銀額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贏者縣有文臺山  
洞輝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劫君簡丁壯為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  
遂殲焉茶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  
君年六十有三以其月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  
孫男二某年日莫馬涯西銘曰

大田文在墓誌銘

十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法沅更起而頽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  
君在茶撫民如獲虎其牧政家有牝驂克奮其武遂殲文臺雖官  
之元亦展其才自出之虞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聞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母某氏世耕  
畝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為杜氏婿學書不就為縣掾三何又謝  
去見其子修然玉立聰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為吾  
業者而不澤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畊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  
日今與邑中賢俊游所以優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經憲卿心嘗  
家困於輸役君力為營指人見憲卿衣必潔食必腆經書史必備  
具以為其饒裕得自寬而莫知其寔不舒雖憲卿亦莫知也嘉靖  
甲午憲卿中鄉貢高第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競於  
其所欲得而日強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為者湯焉而無肯收故  
於一生之勤心疲業廢遂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  
夫營病以起利為不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適止挾其所能而



專以無急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子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新於五十假令憲卿不第其窮以無死今及有以見之茲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承仁內千其葵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即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朱憑之丘君所止委趾於後即其身孰生與死

明文在卷七十九終

長洲門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十九

十一

明文在卷八十

墓誌銘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 階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王 錫爵

石田先生墓誌銘

王 鑒

明文在卷八十

明文在卷八十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許 喁 訂

墓誌銘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樸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選觀化源謂公諱節其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應子應尾為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太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維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選兵部車駕負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甚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緣

明文在卷八十

兵請與敵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黜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驚回詎公捷邊計或眾心詔錦衣衛還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負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三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為讒詔還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折脛不少貶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止而其長貳皆嵩黨嵩當公詐傳親王今有級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蟬蛇膽却不受曰掛山自有膽或謂公勿畏公笑曰豈有畏

杖楊樸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懼禍莫敢視公乃自破曉訖刻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慄公顧自如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忠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得失庾利害輒心悸口噤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圖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為圓又或自滿是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亦幸絕塞間稍稍微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日間張安人所以語公者與古牛水之江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王仲卿諸人且猶過之況世碌碌者耶公死

明文在卷八十

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為求救於高厚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鄒德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虜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且惟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黨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還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朴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拿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也否耶公死時應尾尚為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沒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達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

公既受恩邱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為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韓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生贈兵部署負外郎富是為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荐卒業國學子時為祭酒奇公文曰日進公為諄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加於人歟謀於中丞王君謂孤而日鼓望於恩邱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可以悲君者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云銘子義不得辭也為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

明文在卷十

王

萬物稟氣以為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早身什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狗人心為憤地為震歲星一終天之祥姦慝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為世鏡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王錫爵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子志其墓而未暇為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為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子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為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為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為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為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禮儀

辟離之制及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為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為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汪其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即罕之聞幾死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為承寧郎璿璿生城武今鳳凰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材郎長與知縣配周氏贈孀人先生之考姓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文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為文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此者縣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

明文在卷十

四

文謂為賈重再生將置第一而超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為浮游汎濫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與百發為義理之文洗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百人熙甫不時出戎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子為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為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為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苛待若神今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可數數具獄出死囚

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為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允當蔡  
熙甫縱之歸治案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曰不忍相負也然  
宿賊四五十家竊宅聯絡依山巒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史  
士掩之賊遂起格閉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為瞬竟服其辜大戶魚  
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驚悸者有所訴明日  
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今罷去潛蹤跡之實  
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朋習古今成敗即  
今召公畢公為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其面受事而已故嘗直  
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而注一戶或數百  
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  
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頗充里甲熙  
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為里甲曰以充糧長小民安居

明文在卷十

五

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輩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  
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為上熙甫至順德為  
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脩  
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  
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為南京太僕寺寺丞而維  
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脩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  
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  
於文學侍從之間且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  
遍觀以盡作者之變已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  
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為抒寫懷  
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慄  
慄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嘆之強使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

冊舖張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誥陳仲子之  
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  
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亦  
難及者予益為之歎慕云先生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  
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誌費氏別墓  
有子六人詳具狀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實時  
則為之匪前是詩先生之文六經為質非似其貌神理所述微言  
永歎皆諧呂律匪遷匪僞絜備有饒造次之間周旋必備大雅未  
亡請觀其書

石田先生墓誌銘

王 鏊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魯南字而世稱之惟曰石田先生先生世  
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

明文在卷十

六

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生風骨潔修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內蘊  
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繫方下筆  
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為詩雄深壯  
開闢變化神恠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  
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浩翁道勁奇偶間  
作繪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  
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  
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摺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  
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  
未開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譔笑永歌出古圖  
書器物模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陋者

潛惠好事者已物色之此至則屢滿乎其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為屬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為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已有重名汪郡守游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焉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於顏面人以此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療終年與同卧起館娶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耕稼後進有當其意者為延譽不已先生娶於陳生子曰雲陽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履治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

明文在卷八十

七

牌字坪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鈔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開沈氏交游錄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聞其潛而掩諸齒則惟公在子諾焉銘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效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差嗟石翁撥衆遺棄發為渾鏗震竊一世彼崇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云云於職邀矣我懷其人

明文在卷八十一

墓誌銘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儼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啓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宋濂

凌瑞人楊氏墓誌銘

王守仁

明文在卷八十一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倪 熹 光 訂

墓誌銘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 儼

歆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葬十有四年其曾孫順書其事來北京介子鄉人胡思名誦吾廬拜而乞銘將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諱懇而意誠乃叙而銘諸節婦之父曰遷輔世為歆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內有闕遺相其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六無嗣乃以其兄呈甫之次子崇為後崇在乳哺撫育盡其心及長教訓之以義惇然閨門之內

明文在卷八十一

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具長身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經營於節婦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避亂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面憂戚之色而姑安之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舊僮奴營舊業土田日墾物產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郡邑以其事聞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卒實永樂丙戌十一月四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歷甲子六百二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歆北新州之青平里附其夫之墓子一人榮也孫二人長仁次祥女二人長遠孫善古田知縣次遠呂士賢曾孫三人長即順次堅次保女四人玄孫十一人曰善曰永曰惠曰文曰忠曰希曰政曰雅曰信曰杭曰勝女六人嗚呼洪範五福克全者

難五福以壽為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孫壽及曾孫者為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況婦人之脩行於閨門莫得而知至其終身則可知矣若節婦自少喪其夫守志以終其身始末如一日其享期願蕃子孫揚休聲而垂世範者宜哉元之與善不誣矣銘曰

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之志不可棄行雖微子女之傑身五福子名不滅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 啓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太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啓曰吾姓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始得地於吾里黃岡湖東其山之原將以其年月日葬子為我誌而銘之公昔掌國史啓嘗為其屬令又居公之野辱以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

明文在卷八十一

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人宋彈劄官諱時慙之孫女諱某稱後齋之女同郡隱君子碧雅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誦曲禮內則曹大家女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既長歸先生先生故名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跡食終三年待內外親族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安於邱邱有子三人法孫已孫廂孫初聞計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笑喻法孫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大戾也爾忍而父為灰燼乎亟往母有憐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近渡風浪帖然喪既還或又曰柩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使何適哉苟有弗利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於地下足矣即惟正堂奉安旦夕笑臨還葬毀瘞幾不能為生嘗謂諸子曰不孝門戶凋落汝父汝伯相繼歿若曹尚誰

頑狀宜力學善自立大汝家以慰老人之望母從里中兒嬉也子  
皆承教惟謹先生庶母羅氏性素嚴肅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  
無忤疾則侍粥藥服則營養皆必誠焉已孫既娶久未有胤夫  
人曰吾老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於先靈紫衣人種栗舍垣下告  
曰此萌也為他日興植汝門之本覺且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既  
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栗名嘗得時疾既間曰吾度  
不能久處人間矣命昇柩堂下沐之曰吾歲身此中無隙則佳耳  
又命新婦取水盥當飲者懸之桃餘悉散諸親愛除夕家人進枌  
酒夫人起居尚無恙元旦坐堂上親戚為壽畢曰吾明日逝矣為  
我謝其謝某期日沐浴更衣坐呼已孫等謂曰吾年七十六壽亦  
足矣死自我順汝曹勿彌慟亂我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已遂殯實  
元正十年正月二日也法孫蚤世廂孫仕元為岳州路儒學正

明文莊公

三

平江州楊柳灣茶司提領亦先年已孫今名觀即公也仕國朝歷  
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夫人貞孝慈睦其賢卓  
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於聽言不惑臨終不亂則又士君子  
識義理者或有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  
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際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之  
命象首錦囊以光貴於窀穸又能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  
憾焉銘曰

維君之墳貞以提身能教其孤為今名臣年既有年始歸斯阡時  
虞未遑豈曰諼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以安夫人之藏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宗濂

至正三年夏五月予來讀書浦陽東明山播閱之俸曰默坐木榻  
上忽鄭君壽喪冠經帶損予而言曰壽妻夏邑字伯熙生十九年

即與壽為配又七年不幸以疾終所遺一小兒曰初始三歲未能  
勝若真保母掖至極前教之俛伏枋雖未解事念母不見亦仰首  
作鳴嗚聲壽見之雖欲以禮制哀不自知涕之從出也言訖泣下  
數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庸林世有顯人邑之曾大父天瑞正議  
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本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府治中父應  
祿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黃巖場監司今司今君娶永嘉陳  
夫人生二女伯即邑季曰穆字外熙司介君以恭定宋末尉浦江  
遂許以邑配壽以穆配壽之從弟永浚十年二女實來壽家去年  
十月朔禮既先逝今年五月初二日邑復以一病不起胡天之降  
凶於壽家者若是忍也邑屢有娠不乳及得枋酷愛之至數易乳  
哺猶未憚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怛怛然自是遂得驚疾疾既劇會  
司介君幸黃巖邑復失之哀逾穆之喪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

明文莊公

四

日使人視枋惟謹考其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慎未  
嘗一日少懈壽家義聚九世族屬之眾幾二千指邑壹以禮遇之  
族屬之人咸以端莊靜懿稱其賢邑今已矣將以十二月三日空  
枋之墓北車門塢獨獨憫其以念子之故而致疾幸先生賜之  
銘使枋粗有知故謁墓下而讀焉則念母之心將油然而生是先  
生教枋以孝也言訖復泣下嗚呼邑之事誠若過矣世之人誠以  
父母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謂之孝乎是宜銘之以厲吾徒且以  
諸枋也銘曰

母愛之由天衷子報之胡不同倘有人心當省厥躬過是墓者寧  
不為之改容

陵塢人楊氏墓誌銘

王守仁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



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為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為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嚴名震者也石嚴之狀謂孺人為通懷遠將軍之曾孫茂女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愈憲相子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為子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嚴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為軍凌氏之賢以石嚴為取則目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

明文在卷八十一

五

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杖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嚴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起於陽虛右則起於陰若之何則可子曰附也則祖為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遂虛右而從左

銘曰

孺人之賢子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情情謂子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明文在卷八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一



明文在卷八十二

墓誌銘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唐順之

王家婦唐孺人墓誌銘

前人

弟婦王氏墓誌銘

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歸有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誌銘

王守仁

贈琳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李東陽

陸孺人梅氏墓誌銘

周用

鄭君妻洪氏墓誌銘

方孝孺

女如蘭墳志

歸有光

寒花墓志

前人

明文在卷八十二

明文在卷八十二

常熟薛熙

吳縣王銓訂

墓誌銘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代先大夫作

唐順之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於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於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為嘉靖丁酉十一月某日始同葬於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於予予有女嫁於賀而汝勉之女又妻於子甥予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泥鄉進士姜君為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事郎諱島孫賀皆丹陽巨族而楊之族亦望於無錫故二孺人相繼歸於賀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婉克嫕厥美蓋若生於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為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為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冀其有子甚於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憐憐以汝勉無子為意而屬其妻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既沒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於己子不曰吾子孺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悲其裝以遣之不曰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操行大略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而冬天孫年止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孝早世嗚呼此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必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汝勉子

明文在卷八十二

二人楊孺人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景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為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說周書皆孫出而說者予甥也其一尚幼楊出也為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爭厭鬼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前人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公之孫永寧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耀之婦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予順之之姝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姝行為第三孺人幼穎慧組字書不煩於教而看素為之兄母曰惜女不為丈夫子而有懷翁為之擇婿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

明文在卷十

二

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賔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為鼓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為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為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僅齒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歲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太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上相皆宜予故為君置之既乃時時為理膏沐并櫛飾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裾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構約於既貢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遽下之悲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遷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淖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此孺人於諸姝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為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脩飭孺人揣其意而注軌範為得順若

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史其間是以懋中每自喜以為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女也人從懋中而址也則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懋中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噴矣索杯羹嘗之以為甘也目女如使進懋中所蓋猶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今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孱弱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顛顛幸不病孺人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忘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二人其一人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婦

明文在卷十

三

妹凡六人以夫貴者於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於室也獨孺人為然然卒棄之年以死豈其豐其齒固皆遜然而位之者耶抑亦數之宜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西平春正月三日葬孺人於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為狀矣而予為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流芳者其將存焉

弟婦王氏墓誌銘

前人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文炳之女子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子弟邵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求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子儒生家而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項帶易以銀而襲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簪項又以之易銀為奉而經營什一之息拊辛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與諸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

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子中婦能潔身清德以達  
我意於是賓客名傑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  
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如子妻  
莊稱之曰吾孀最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語於其  
夫而必以語之姆孀問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  
其能睦於其妯也其始歸子弟三載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即以次  
嗣為急偶子弟從子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妻  
也子弟漸新以年始弱冠為辭不御而遣之次五六年竟無子乃  
更為置妻至親為之青睞整容惟恐不當子弟意居常夫婦間相  
得歡甚也及置妻則每使其妻得以時御而不以已故姑之其在  
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  
金乃以母富德時不忍受其後母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為訣

明末在泰小十

四

其弟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為嫌而併辭其巧同得者嗚呼  
其能置妻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為難而能置妻於少年始婚之  
時則為難能鮮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為難而能鮮金於終母之身  
則為難蓋自少知書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慨激烈自  
詫恨其不為男子子以為正使其為男子必能屈為植立不媚姑  
以敗人之國不負賄以自污其身可知也與子弟夫婦間相得歡  
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子父宦於外子獨與弟居弟或所過  
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又且為之隱護不  
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相相疎也弟有一言可稱  
也則喜而謂之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子弟  
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是子弟能知強於為善而兄弟之好益  
益彌縫從史其間益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而高壽而

竟以無子夭其元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  
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要也  
及自娠矣眾且以不妬之報庶成在此而竟以是元謂之何哉謂  
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癸以卒之年  
十二月十三日附於其姑子母任宜人兆之石方銘曰  
詩誄茲斯說說振振嗟彼淑媛羅此不辰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  
自有娠卒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  
銘之以垂家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歸有光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  
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  
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生為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

明末在泰小十

五

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游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膳孺人父  
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為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  
歲之冬即往收獲迨春而回凡賓祭補紉鵲一任其勞以時節  
縮而用其仿纖麗之服珍華之飭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為宴會者  
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可以給而夫君以  
年資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為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有其子  
為進士業亦既有成矣一旦捐危疾自和知其不超為其子女從容  
敘述生平言始為婦以至於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  
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曰啼嚔不自已家人度為極煩若干  
直孺人聞之即曰吾不須此本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  
瘁於爾家若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子聞而傷之孺人以  
女子有志於名法世謂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石風之

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為其夫者曰何有何無通經求之至  
於首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疊置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  
為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悲也已獨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  
學生良口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妾  
在武丘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氏巨族居差方里大廬地封以吳起來嬪陳宗實相履義致  
其畜藏勤勞自喜悲彼褸衣不能為婢一世之志迫於短晷不承  
其享貽泣之社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誌

王守仁

湛子之母年於京師莫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已湛  
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  
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為之銘矣表者為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誌

六

亦無以舒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  
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兄弟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閭  
也不亦貞乎續麻春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寧聖  
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姊化厲為順撫孤與女  
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  
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  
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  
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孀出而取  
上第為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還往卒於  
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乎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  
以老於誠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家之也既  
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

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心乎  
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乎夫湛父之早世也  
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失之志也就之養者安  
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  
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為失養而母為非  
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  
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贈湛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李東陽

戶部尚書孫君志同之父之喪子嘗為作銘及母錢氏喪銘弗及  
備意有所待也越十有九年口述行狀二千言以請子讀訖歎曰  
世所述先德有能詳且實如是者乎按錢氏出鎮江丹徒祖志諱  
成湖廣始居安陸與孫同里閭父廣於素庵翁雅厚遂許聘其子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誌

七

資政公孟恕逮事舅姑並致孝敬體素弱始不習勞開姑戒舅率  
婢使至窮日夜舅老病嗽晨起須茗飲湛人每夙興製茗如喜內  
炙躬執炊爨暑必近火自始嫁至垂老饗饋如一日親喪以舅姑  
在不敢過哀私居縞素室有必易服從事公性嚴肅雖細事必稟  
而後行有所怒則為寬解家法不置乳母生五子六女皆自抱負  
級綴至得婦乃已素好潔祭饗器必自滌每澣絳葛立夏而中  
手壓抑俾燥濕得所用不珍物衣雖久不垢敝裁剪繡錦不遺餘  
質積至數千片縻合補青五色間錯梁然成文公弟妹七八人  
和嫺不失辭色外睦兄弟孤且貧者遇之尤厚以暨諸戚族皆然  
鄰婦死無棺假以佳木鄉黨患難亦周之以成公志公嘗謂曰吾  
婚嫁粗畢夫婦當偕老我得多算則願全以益汝無相先凌汝  
人少公一歲後一年卒皆壽六十有一姑封安人進宜人贈恭人

洲人至夫人而公亦加贈如志同官資政者尚書階也戶部以郎中歸省而公喪在弘治甲寅歲踰年而夫人亦卒是為乙卯正月十有一日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合葬雞籠山之墓異棺同槨乃戶部所親製以義起者蓋於是真遺憾焉五子者戶部名文以學行致通顯次弘胖求宜胖宜早卒女一壻曰指揮僉事胡鑒孫七曰州學生文煥曰元曰文獻曰文奎曰京曰文某曰文采女孫四曾孫一曾孫女二嗟夫女德不外見若戶部之孝且文能自紀述則雖動容跬步之細皆身教也由是叙銘之欲以與父德並傳願不可裁銘曰

陸鴻人梅氏墓誌銘

周用

鴻人梅氏諱某世居吳江之縣黠父寬嘗授以孝經小學能通其大義達縣之陸氏良濟良濟治經藝為縣學生既而入太學卒業留鴻人以養其父橘莊翁母張氏鴻人周旋順適其舅姑若不知其子之不在左右也良濟之兄有公適累歲不能舉有司逮而繫之獄或謂鴻人曰伯也誠得如仲也某所曰當而輸之則免蓋賈倍而售易也鴻人曰田宅凡以與子孫也乃以與吾舅姑之子則豈不若與吾之子乎即以告良濟曰業已許之矣吾固知君不吝也良濟謁選吏部授吉水簿人有訴其妻以竊盜而欲去之者以其子為證良濟疑不署其條問以語鴻人鴻人曰直以無也直母無父也為子不難乎且夫夫以義制子以恩屬官以法誅誅法信恩猶可以訓若其誣也人謂我何良濟乃召其子而問

曰而母盜而父財有諸曰有之則又問口而父誣而母也殆無之曰無之乃謂其父曰是誣也吾實汝吾不忍若母子也其父終訟而以妻子歸於是吉水人謂陸君為政將不使吾民之有獄獄孤獨者也鄉人稱陸君於家宜其兄於民凡亦有賴於內之助焉耳鴻人生於某年七月初三日卒於嘉靖三十八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八子男三人長琇次琇俱縣學生學有成業次琇女一人適顧樞孫男五人應登應廣應隆應期應望女三人長適感廉餘未聘良濟卜以某年月日某鴻人於某鄉新塋先期遷塋以飲來乞銘用與明同志而誼好所不敢辭遂取其謝行載於伏可以特書者序而為之銘銘曰

鄭君妻洪氏墓誌銘

方孝孺

子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遇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楊然色愛趨塚前構構已壞視兆域寂立不忍遽于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我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愚能無悲乎昔我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於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渾泣禱於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不欲生聞者為之推心九歲父娶洪媛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費日怡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爭擊出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聞聞戶業組組已未嘗越戶闕其族入教女者必曰何不勸媛耶年二十歸我諸姊妹數十人共一堂食娛恭敬敬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我母周夫人之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我母有疾者累年媛茹荼茹荼其

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輟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  
家人皆入山谷我與媛奉母出適鄰人室我母願媛曰我病去死  
近不憂恒爾少曷不自為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救他之乎既  
而我母終媛方免乳故氣愈復哀鄉鄰毀媛得熱病猶朝夕笑  
莫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笑愈哀會我母  
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媛女扶至帷前莫笑矣已仆地由是浸劇  
適三月竟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有七十一月  
某日葬於某處媛將死時語我曰越百日即葬我而歸主家廟吾  
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凡在堂而妾極復存焉寧不重傷君舅之心  
乎我収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  
男時尚幼其死時時昧者久之而後嗚呼猶在我目中也吾  
女能忘我子欲慰我悲其有為我銘耶子曰媛行應銘法非恒婦  
人止其死誠可惜也且予與子善銘實媛字子姬祖與曾祖天  
錫銘曰

明文在卷八上

質之姤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君子奈何

女如蘭壙志

歸有光

須浦先塋之址累疊者故諸殤家也坎丁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  
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甫周能呼予矣嗚呼母  
微而生之又艱子以其有母也弗甚如姬之死乃一抱焉天果知  
其如是而生之奚為也

寒花墓志

前人

婢魏瑪人勝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於某處丘事我而不卒命也  
夫婢初勝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熱火煮勸薺  
熟婢削之盈甌子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瑪人笑之瑪人

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睜冉冉動瑪人又持子以為笑曰思是  
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明文在卷八上終

半園學人倪 喬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二

上

明文在卷八十三

傳

鐵崖先生傳

謝翺傳

貝瓊

胡翰

明文在卷八十三

明文在卷八十三

常熟 薛熙纂

同里 周震生訂

傳

鐵崖先生傳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  
夢金駒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異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  
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注弗輟易急去梯輒輟  
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獨鐵崖登元泰定丁  
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  
司令坐楨楹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  
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脩遺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  
正統詔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  
夏后傳國湯武草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  
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  
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  
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  
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霸非不盛於王也  
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  
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詐  
促與其地之偏而棄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者降昭  
烈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  
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  
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



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也則今日之脩遺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脩遺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脩三史矣此祐天曆之間屢勅詔百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遺金之說於北乎言嘗突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豚豕荒唐恠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追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深貞明之初大遼之號

明史卷之三

二

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冀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逆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育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間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連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止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遣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

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吾無取其統焉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干

明史卷之三

三

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與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唐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涼德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祚禍亂之極使之君長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分之系在江之南子孫富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逆龜餘龜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故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乘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篇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



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故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遊竟餘龜而代有兵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跡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劉嗣祚親切止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豈不得渡以南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

宋史卷八十三

四

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道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弗天數之符恃世祖君臣之喻遂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乎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者也嗟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而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

宋史卷八十三

五

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此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子為今日之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關之以遺將來不以遺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面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瞠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歟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

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道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曰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倭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辨出見者聽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遊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竿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唐艱難困踣肅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將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

明史在卷六十三

六

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吏不使相徇也直言史不使遺棄也毀譽史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操邦用吏術以括口口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而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守今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其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為廉良者閣下信佞為忠則臣有靳尚者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廉良則驢騾者進隋夷者退矣又有其繡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正人養之為

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眾矣是非一譟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砥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効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覺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廢庶幾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呼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眾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眾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大明草命召諸

明史在卷六十三

七

儒芳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之先生為人不苟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松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贖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眾服其器家隱三吳晏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柱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拘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怒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

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錢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  
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鏡歌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元繼宗季之沒政麗文抗鐵崖務錐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  
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窮者一人而已胡南李祈評其  
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詆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  
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處於財父鎬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宗  
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宗相  
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檳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  
鄉兵數百人赴難遂率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  
間深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閩閩故大槩而王監簿諸人方

明文在卷八十三

八

廷鼓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  
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  
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原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  
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方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  
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  
門臨大海而至獻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淫七里瀟登巖光釣臺  
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予何極竟去予聞水黑化  
為朱鳥子有蜀焉食歌已失聲笑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  
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翊碑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  
之南翱率其徒游焉頌即以為葬地作許劍錄及朝居錢唐病革  
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計訖如其  
言鳳字詒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

之命其子未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潛抑貴皆出其門好耕耘  
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  
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貴似道母喪不宜賜鹵  
簿貴文及翁碩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  
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  
勢移不以貧屈自瀕全歸子云

馮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翱時事  
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翱有晞覬集鳳有嚴  
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翱集備焉其詞隱其指微大要類  
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鄧江任士林  
稱翱善笑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明文在卷八十三

九

明文在卷八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需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四

傳

危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傳

二孝子傳

崔鑑傳

唐珏傳

義士楊景和墳傳

杜環小傳

李疑傳

宗 濂

歸有光

王 紳

吳桂芳

張孟兼

張 弼

宗 濂

前人

明文在卷八十四

明文在卷八十四

常 熟

吳 縣

傳

危孝子傳

宗 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  
擢官麟游丞再遷陝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諸生聞  
之奔訴於郡守欲代之守以其名籍字籍難其行貞昉涕泣於  
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  
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陝川丞孝先不幸結吏議輸作大  
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教事大母范春秋踰九十旦念之恐染  
霜露疾無以遂其養水之忱終天之憾以及其身臣大馬之齒方  
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理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  
矜而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從役施無  
難色然質體羸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  
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歎往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  
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幸時年二十  
八聞者皆悲之

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自非過  
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詰問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惟  
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  
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壤民彝之重無愧於前仰無慚  
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使守德祀上者亦曷嘗不死其元  
也如欺豚鷹鼠人孰謂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嚴之翔千仞可遠

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真時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垂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子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卓而身處微賤獨其宗親隣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錢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無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呈以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設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止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父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撫孝子不見回販益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

### 明文在卷十四

二

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軋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兄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而黃而體痛小疾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何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為營救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纔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始終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罷今兄弟均平曰二井無室豈可使即君獨被完潔耶林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其曰二孝子出於販夫販婦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也變無恒產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

華伯夫婦如諧瑟汝威年變頑犇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觀此可少愧也

### 二孝子傳

王升英

子在眾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為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曰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為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

### 明文在卷八十四

主

夫為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為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慙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於輦而充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乃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即自投於河又其二入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婦人則當給官為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我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子欲各為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錄以子一人所聞如此則子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子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寥寥多有其事將亦如子之不得聞其詳而不得錄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感於今耶子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為可使之無傳乎子於同邑得一人

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  
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并弘與其鄉人多仇圭常諫之  
後其仇人以賊告并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為子不  
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而致義當死罪於圭  
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  
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為天下  
勸頌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  
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并弘兵雲南聞者皆歎圭  
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  
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  
指必答辱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教  
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今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

不明文在卷八

四

其父季用由荐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  
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  
法論罪作城須役嚴令償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  
曰吾其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  
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  
死時役告枉者甚眾今並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  
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  
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係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  
於通政司通政司為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  
以煦告得免得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  
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  
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有死得免為幸而又以其父子終

俱死為命嗚呼為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子自雲南都來董行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  
父廢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深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  
死論子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嗜酒有魏傷者善治淫聲  
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數諫止佑不  
聽娼恨遂日搗王之闕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筆甚之娼由是  
益肆如是者餘一年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  
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  
目謂曰吾為娼婦所排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矣爾善自愛鑑聞  
之且泣且怒曰母弟安之語畢即潛入竈下拔刃以出娼娼所在

不明文在卷八

五

娼適掃於廳傷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脅深入寸許娼隨  
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  
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之而今吾母拉罪我曰復  
歸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  
殺人者我也母何罪眾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  
乃尚在弟視果然眾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  
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餘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  
以鑑勇且情可原議併減之迺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  
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有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  
下詔曰崔鑑既為母冒辟情可矜恤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予親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  
盡尊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



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仙利宋寶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僞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眾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曰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殯收殮之眾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

### 明文在卷中

六

一事露禍不測不得於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眾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慶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連又易宋內為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骸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良已鎮而不知早為之瘞也亡何汴人秦俊為越治中抬珏為子師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生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為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台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遼歷一人冕旒中生劬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開闢然而壯覺莫有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翺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

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翺字舉羽關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子讀晉世家知趙氏有沒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景猷之難獨珏能瘞之甚哉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與吾所以傳之母亦使其無傳焉

###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梟潛致其罪逮捕拷掠使無詰証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李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拷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沙漠廷臣志奔散逃生惟李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

### 明文在卷中

七

讓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裨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目是欲盡去異已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項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鞠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罪畢墳事為証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脩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墳字景和其先其廬人父為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已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陵

人見之亦辭指稱歎以為不可及蓋其天資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既不避權豪為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為而為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頃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廟口其不亢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袍彌稱科第人物者乃佐個泖涇甘為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隴然自得誇譟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頃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頃真義士也吾欲為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為頃計也庶亦勵世之頑無取者云

杜環小傳

宋 廉

杜環字井脩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古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允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笑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曰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曰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

明文在卷八十四

九

辭水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舅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呈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棄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飢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門他故人環今膝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今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樸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疾環親為煎藥進七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祀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弥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顧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見棺槨歛殯之其於城南環家山巖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事有名與子交

李叔傳

前人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倪以出入曉歸動必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費錢數千否必誼請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眈眈未瞑即與棄之而欲其贅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槓不舍其少息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眾其勢致爾也獨李超以尚義名於其時超字思問居通齊門外閭巷子弟就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呈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負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超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超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與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鑿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超日為刮磨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

明文在卷八十四

十

無以報厚德懷有黃金四十兩餘存故逆旅邱頭自取之超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无恐為他人得何益乎超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无超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而封殯寄其里人家往書名其二子及二子至超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却弗受反贖以償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還至京師其妻孕將育眾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超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无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其母子乎俾婦逃以歸產一男子超命婦事之如親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超名士大夫咸喜為超交見超者皆曰善士善士超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取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超往來識其為人超殉殉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以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哉超嘗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明文在卷八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四

十

明文在卷八十五

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王冕傳

南宮生傳

一峯先生傳

邢布衣傳

陳方伯傳

隱君碩子武傳

鹿野翁傳

方孝孺

宗彥

高啓

陳獻章

文震孟

前人

前人

歸有光

明文在卷八十五

明文在卷八十五

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常熟薛熙纂

長興錢兆澄訂

明文在卷八十五

詒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削平矣民庶思治矣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勢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今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之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杖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

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遼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崇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內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今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

明史在卷五十五

印大罪誠得人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遠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兄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崇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止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崇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以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敢每歸送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短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我以獨

天子怒必受禍然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為天子言之丞相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者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不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茶映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

明史在卷五十五

人棄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裁每居小樓上客至僅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弱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生北遊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歸會其友武林盧生允灤陽惟兩男女一童留燕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去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

為妄免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傲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朗誦之既而撫琴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休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伴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水者肩背相望以絳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免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免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免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免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容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階

登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篲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免也免真恠民哉馬不更駕不更以見其奇才免亦類是夫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其資還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址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華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

二軍將待武橫甚數辱士類踴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

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疎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願生不下已目惛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斬必勝然接事析理眾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榮其雋躡多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藥療者以告生輒令劑贖疏所乏為請諸公問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妻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

事關門黨將迎開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通鍾王忠求者眾遂自閔希復執筆散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使未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遠遠道德者異矣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榮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

賢震於時譽名第一為翰林脩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還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詰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奉事及後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湧師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欲効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取之堂食之錢謝弗受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勿舍干之止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之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然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軀以狗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蒙僂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無道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棄之倘所謂蒙僂非歟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邢慈濟先生量字用理居封城之東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鐻敗席

漫如也平生不要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惟啖菽飯一二而已余憲陳公直道致政歸履屐不交一客惟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陽若吳文定公歸自少率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就鼎未有童子應門奈何吳公乃假鄰家木榻坐門外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以為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萬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所稱其師傳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素字麗文或云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為人沉靜有溫藉固而不陷居城市貧無恒業唯教授里中兒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太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携書坐其一角不縈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澹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七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寤寐言永矢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槩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愈事吳少宰諸公為重耶夫愈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為稱矣性甫接先曹之典型暢遺民之雅韻麗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嚼然不滓即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陳方伯傳

前人

方伯雨泉公鑒字子兼世為吳人少有大度嘗遇巨蛇起坐側弗驚一夕盜入室取其金亦弗動家人旦而詰之曰已入盜手矣甲午以易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權荆川木一年課不登而高書察公廉亡能難也累遷臬副視四川學政公校諸生文竣即付郡邑庠不問某甲乙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自絕而所拔士貴而

造公廬或以書贊謝者公輒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為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知為某君也予守湖南一案而出大辟五人裁武岡諸王之亂政者已遷湖南其御史倨甚公故褒衣緩行又中羣僚解御史怒則笑曰吾豈故欲中羣僚解耶而怒為乃竟為所論歸歸久之起家雲南已遷蜀自參政按察使以至布政威不離蜀所蒞輒有聲署數蒙皆理治軍軍治人益異公文吏有開濟才旦夕望公開府而公年六十三乞休矣歸又七年而卒公為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實耿介初為臬使有倖覬覦密而中金吟詰之對曰軍食羨也公不受即奈前使何某不上羨即奈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藩募鉤羨萬金悉歸庫篋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也

不明文在卷十五

八

不知不取羨吾例耶餘俸悉給族黨歸田不能資伏臘中堂廣袤丈許顏曰已寬嘗有客過公公留飲顧問中廚鮭菜幾何答無之復問飯中酒幾何則傾已久矣相持大笑因過鄰舍飲而自其居里中里中豪推牛饗公謝不時赴間過故舊或僧寮道人舍獨醪麤饋諧笑亡已色酒戶僅中上卉不登品而觴則觴奔則奕意嘗有餘歡善行草尤工榜署書詩文亦洒洒顧不肯甚注意六要以真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真者先王父國博府君次則陳公矣夫世所為矯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枵如者亦為名位計耳陳公之半也乃而泉名到於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劄劄聞公顧寬然長者乃其中耿介內行嚴潔孰謂祖孫不相及耶朴士見文文士見政公淵乎不可窺矣

隱君顧子武傳

前人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

樂安於潛二邑者為顧崇甫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綠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成尤好讀書家貧無所擇書則手自鈔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稱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階景色幽茂所居雖蘭閣中荆扉畫掩野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塵塵之暗也然香掃地脩然自淨閱作小詩及畫不必甚工真娛布已布衣雖敝必潔巾烏楚楚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小步僧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窓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君不轉肯一飯也優遊閑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今人至今有餘思云

不明文在卷十五

九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饒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微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今先生不習先君子子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越關關中也臨頓為陸魯望所居聞鳴蘭蕉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者且置何等乎

鹿野翁傳

歸有光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為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琅誦大禹謨咎繇篇欽柱以聽焉又嘗為顧御史馬進奉奏書天子以其書為善鹿野翁為人淳焉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為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為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予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予故不識元壽元壽  
書予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求予論之夫書於學者事  
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足稱哉

明文在卷八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五

十

明文在卷八十六

傳

王烈婦傳

陶海如傳

歸有光  
前八

明文在卷八十六



明文在卷八十六

常熟 薛 熙 纂

烏程 姚 德 祭 訂

傳

王烈婦傳

歸有光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毘山之西益濱邨故有薛烈婦彭節婦皆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塚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之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草瑞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為絕水悍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輟戲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為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窻下烈婦然指作禮儼首竊淚下聞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為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者繼死矣麻葛重疊面土尸也

明文在卷八十六

明文在卷八十六

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為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窻下烈婦然指作禮儼首竊淚下聞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為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者繼死矣麻葛重疊面土尸也

麻葛重疊面土尸也

歸子白王土之祖父舊為吾家比鄰世通遊好子孀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義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游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子不暇論其大者

陶節婦傳

前人

陶節婦方氏毘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僥然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

日忘也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義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傍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未側時尚秋暑微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回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返

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舍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舸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舸妻言姑已後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孀共井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日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浸水色如生兩手持荻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明文在卷八十六

二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孀之於古人何愧哉初婦父玉岡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幸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明文在卷八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六

明文在卷八十七

行狀

先府弟行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方孝孺  
前人

明文在卷八十七

十

明文在奉八十七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曹 覺 訂

行狀

先府君行狀

方孝孺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苑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亦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為然況不肖無成人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衡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嗚呼先府君諱克勤字志珍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子英處士千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散儒術

明文在奉八十七

為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鄭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某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府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辨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為文有奇語里中老生讀其書異呼為神童稍長開闢閣遺書歎曰為學當如是矣遂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餽渴寒暑年十八充然成德為名儒受業質樸者雖乎門先府君口舉手畫指不置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切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剝為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為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為如是則治否則敗見者相傾出后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繼觀南宗故都為文賞酒酌岳忠武

明文在奉八十七

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為異人會番陽董先生為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有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弥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疆域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樞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為水兵先君曰此開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訖金剛奴曰民之為盜者或迫於饑寒或法於徭役今斯民固無類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為兵幾何不首為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至則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丞相失單重郡議拾論劉中丞基為副先君上書陳勦捕之路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遑然益務開濶濶濶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鴟冠柙衣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求饋謝則却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肖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聞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榮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為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為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點豪強除暴欽明教化其略以為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任苛斂則人心不

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茂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經  
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為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礱學者盡從辨  
析諄諄不懈四方遠近負笈求學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  
稱不敢以姓目而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  
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為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  
以先君為言四年行部使者索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  
郡吏詣門請雜連相連督索之先君不澤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  
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  
郡閭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  
中第二遂錫冠帶接濟寧知府隋朝判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恩考  
績為六府最八年奉入朝天子以為善治民錫宴儀曹遺踐舊職  
頻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主官

明史在卷八十七

上

越五月知曹縣事起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卿  
史楊某按覈楊達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  
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  
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筆二百觔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草  
則苦公字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  
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  
為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為書懸之迴牆諭以朝廷養民之  
意孝弟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誦而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  
引耆耄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圯先君聘前進  
士為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僧道鑿廟前地為泮池撤  
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為射圃造弓矢置柝鵠日視學率諸生習

業始郡兵法人示知學先君以身為師為之立章句謹節文謹內  
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開出郡邑之內學者數百  
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開燕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進近  
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憤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  
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為上中  
下等下等折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  
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戚焉如戴父母  
初至大歡民仰給他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莫輒或不於  
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云雨雪牛僵死  
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儉位畏今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拉  
法非所諱即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  
輸者雨雪露毀過半民賣牛車以償且弗能呈破產者十八九而

明史在卷八十七

四

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撫民  
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運方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  
右以為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  
即以開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革指揮挾貴人  
勢當五六月復民萬餘桑之民不能繙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旦暮  
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為密聞中書眾以為且  
將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君時不雨先  
君袒跣過禱群祠涕泣臥祠下檐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歡呼而  
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  
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言年五平  
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  
鳧鳧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為異先

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訟者隨  
事裁決大者皆屏小者論遣之不置狀續允慎於獄月錄日省不  
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為崇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率持  
聚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君為弄先君今民自持榮斛  
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權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聲集時  
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遺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  
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  
己民不使有怨毫忽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  
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  
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徽州縣吏皆以棘卒往往  
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藉以印識  
而中丞之或屬之吏則託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蒞之緩急之

明史卷八十七

五

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誣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賣民有  
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稅負來者相屬四年戶  
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  
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  
雞犬牛羊散放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  
禮祀禮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壝置祭器祭服福禱之類躬親  
為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  
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隙隙更作於  
南城之陽遊堂堂宏敞幽邃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  
船不行則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  
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杜引河濟地勢高濶故棹石為  
閘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

緹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固蓄糧火屢為灾先君教民  
為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為曹互相救恤火患為息  
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雜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  
書法律盛暑嚴冬不廢公憤堆几羣辨譚然片言折之大有軍規  
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微索  
糧帛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  
稱能永嘉俸未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壯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  
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  
不惑煩民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  
敢言者先君為政以教化為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  
誠待之卒愧服願為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為禮久乃化戢信愛凡  
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

明史卷八十七

六

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之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為也府進之前不  
陳杖械皮鞭挂櫺亦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  
已而服既而信為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踴呼填道如失親戚  
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負登成均者聞先君奔奔走  
開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昇聲婉  
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先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  
逃不輟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  
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哥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焉  
棄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  
稠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  
又如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就舟以送之同郡士為  
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資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集

職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  
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  
甚薄不服絢綺不帛棉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  
爾日不再肉或曰無事輒却去曰特不可徒復也每夜則拜而陳  
其所為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畀之  
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為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而居  
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贖買葺席障之令蔽風  
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  
一童侍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曰童進二水先君  
答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為他郡縣今以一婢雁備書先君  
却去與絕交或以為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校  
新謁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肖

明文在卷八十七

七

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  
面白如玉顴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  
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刻見肺腑  
發言持論一本乎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  
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  
純正以紹述孝亭為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  
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於書以詒後世皆未能究而天棄其  
年天耶人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  
為文辭多不留臺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  
九族先十五年於元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  
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弥月而夫人卒庶  
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

取政乎書主敬乎禮辭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  
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  
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止於古之賢人循吏示之政如也然  
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得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  
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  
弗知或其後不立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  
殁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允寡乎又後之百年其  
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  
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主乎此所以  
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府而賜之銘  
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前人

明文在卷八十七

八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祚大母  
宗氏公生而廣穎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  
奇公警慧狹以自隨宋公深重長者真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  
吏白事領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給宋公宋公乃  
領之如平時吏退公恠問曰吏言事非意實給公耳公不語而宜  
之可耶曰愚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  
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  
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為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  
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憲訪司強次吏公欲明習  
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而折獄人稱其平陸宗正府掾吏中  
書省掾為工部主事轉太禧宗祔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  
都事入中書為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為郎中出為河間都

轉運使平江運糧萬戶關就以前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  
衆議中書省事遂為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  
書參政事出淮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關熱兩口荒田以  
給口口令公為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  
管尋以年請老壬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遼事  
興復起為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  
亂不可為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於家時年七十有  
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於家年八十有一  
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朝廷中有大論  
議嘗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丞相允禮憚之日為鐵席張公  
他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為何如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  
盡其方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贖其  
子以為盜也囑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  
則子不以其為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  
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平殺之  
燕都市中有鰥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他人名欲為之祈禱  
而誣告貴人以罪曾其貽以事覺衆以其為疾將如常法杖贖公  
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為宜以盜論使當直汝之罪官臣中  
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究請其家  
贖公謂贖豈蓄事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傳  
以平恕時海內既多故號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樂  
者輒孔議者欲同叛賊連罪且及其婦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  
為惡者家且不恤况婦隣乎使婦隣是法適而從盜愈盛矣妖寇  
有狀而後下之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

誅之公為審最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繼遣之去僚屬譁曰  
奈何繼及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  
召公問對具以情告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常上言鹽引一止鹽鈔  
二十倍而法偽造鈔者不以赦原偽鹽引者值數鉅是利重者  
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為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  
監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  
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郭德以兵刑工戶  
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之方數千里賦民餉軍  
造兵器修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亂恆饑以寧民雖臨  
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  
惠意仁言洽於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費者給  
牛昇耕種貸以穀粟賑以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  
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  
推公為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  
子如己子為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  
賜不私於家雅有威重據鞍執轡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  
少側義誦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咸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  
自悔善談論為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善干奉歲於家娶陳氏生  
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人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為某官公薨  
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為立傳太常不為定謚而其行能傳之於人  
者非知德之士不足紀之而予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  
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明文存卷八十七終

半園學之倪 齋校字并書

明文存卷八十七

十

明文在卷八十八

行拔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拔

鄭楷

明文存卷八十八

十

明文在卷八十八

常熟一薛 熙 纂

同里 何 應桂 訂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 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諱師弟子眾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靖初有諱柏者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溪山仍以潛溪為其所居亦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生於姓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時輒昏迷數日祖母金氏母陳更

明文在卷八十八

相保抱得無恙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迨至別野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平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拙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耳乃携入城府受業於聞人愛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告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某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既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詞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明君致書

明文在卷八十八

授先生曰子業不足恩景濂益來同學古文碑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間與自是先生文進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職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為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鄉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而文公亦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編閣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卷曰龍門類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發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發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



世適先生既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隱舊然  
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  
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  
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其義趣  
裁為經論類其語言真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對君蓋謂其主  
聖經而奴百家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辭源而內而茹  
茶飲茗汁耳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華書幣達  
門徵先生先生曰昔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  
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琮龍泉章君益俱見上尊重之  
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  
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  
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與國孔克仁請

明史卷一百一十八

主

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  
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寧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  
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  
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  
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  
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略  
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  
本苟得人心帝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可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  
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  
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  
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煖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馬六月

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  
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  
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  
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  
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群臣言先  
生導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  
洪武二年詔徵先生授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先生舉例一仰於先生先  
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欽手承命而已逾年  
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  
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重其中而奏之曰此可  
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殿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

明史卷一百一十八

四

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春秋不書祥而  
紀異為是故也上姓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  
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  
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慮即神  
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深武好佛而吳僧集皆由  
人主薦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  
然之上既退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  
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  
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  
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能行之心清而身  
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  
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攝坐執經教

揚間與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縣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誨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為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

明末在奉天

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款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聖訓三十二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今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屏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諭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今先生請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禦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耳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即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應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訓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應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

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覺誦讀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之大者為實訓五卷先生摠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非當之遇稽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不盡忠竭誠無有稍遺之或履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尊朝事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罰之儀及黜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百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家事苟有問必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銀為何物

明末在奉天

志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今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侍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雖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今七舉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必不留草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

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  
手注於厄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製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新長  
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尊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  
天子卿亦起草策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  
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  
徵先生家子贊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璵除  
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璵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與先生曰  
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儔上命璵慎共扶下殿祖子孫  
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  
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  
激不置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  
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敕  
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  
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  
封如之先生及二代諸薛皆上所親製天下崇之詔薛中稱先  
生德量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  
去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侍  
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跡  
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何意者指其跡  
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  
應詔上跡其心為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朕中有呈  
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  
沃火向非余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常延譽先生曰古之

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余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  
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可謂  
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  
年二月先生遂辭歸頻行賜幣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  
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貴金石故以是賜卿  
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歲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  
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備力河達  
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謹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還慎詣闕稱謝  
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  
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  
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  
佇想已久延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  
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極富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詰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  
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  
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  
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  
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親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  
先生以微簪力辭還還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為  
先生指畫聖心倦倦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璵曰爾父  
道中安否璵以安對未幾復謂璵曰朕嘗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  
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璵叩頭謝曰非陛下  
無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庵  
良等皆為詩歌以記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

居位顯而弥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繼朝貢者數聞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使君至時先生文集不啻拱壁而先生躬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誦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下曾不識其門何而朝廷有大議間問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斯以性命之理曉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贊辭說道之微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離為所制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案亦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饒謝曰

明文在卷十

九

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却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負職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為之先生四特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接節而飲食之雖入不敷有小善必聚與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老疾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一指受朝廷英後咸以先生為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公崇大改為御史知刑部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存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輒改觀視之不欺與蓋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為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如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乎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六維已貴顯子居布衣疏食無異負士先生

細日義歸狀貌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四宅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輟及致政歸青蘿山開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相嫌有以郡縣事為託者皆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卧綿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以為先生不飲酒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行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論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真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沒端坐歛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

明文在卷十

十

守官吏皆來賻贈笑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樂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尊字主敬賢而有德為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璣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慎惇惇惇呼指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懼才庸凡庸學知望海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焉莫知所從獨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時而出處遺行事之盛世系連後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無以垂後世爰敢哀取翰林侍制三公棉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濟者竊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某輩所作歷官記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隧庶

幾他日太常國史並有所採擇焉

明文在卷八十八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八終

七

明文在卷八十九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書知經筵

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明文在卷八十九

一

明文在卷八十九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曾 祖悅 訂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

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宗 濂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為發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系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有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荐當得官命垂下而半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

明文在卷八十九

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塢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帝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夢彬之文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董氏孀信郎監嘉興府範郎監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妊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止成童不妄踰戶闕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弔諸葛武侯諱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通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

明文在卷八十九

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於奇兄弟耳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日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為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天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名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冰綽然有古風特置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倦倦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剴切讀奏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益法江州行中書承制運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荐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脩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朵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荐之被上百著致仕仍舊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淳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為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憤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

貼睦近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涕泣黃公三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清王禕宗濂傳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杜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固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江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二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瑒瑒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十卷續稿三十卷義為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頗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不取正視編氓之隸曹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可

明文在卷八十九

三

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願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醢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率直其冤遠近以為神明也兵捕盜賊者急遂沉盜於河帥眾以拒逃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為劫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謗焉先生為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間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行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印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其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詳歲大旱禱於靈應有白龍蜿蜒見於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樂居是

明文在卷八十九

四

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弊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莊諸暨其俗素強難治先生不加鄙夷一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認其事者私焉先生適蒞是役樽節浮費以餘錢還之爭歡呼而去奸民以為鈞結黨與有懷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縣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林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實偽鈔板坊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待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年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求為向導還捕二千餘家先生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抑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示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未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仁聲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成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取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曰堂堂一以危語相加知史惡其無禮遂未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縣初言備平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請經筵者三十有二經進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寧執近臣時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其略以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文銀賜之始先生嘗預老江浙江西上鄉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故上肯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官前後所讀皆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



事造請逢軍官者一減資者五銖曹政失於收叙亦不自言在州  
縣間唯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而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  
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  
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汚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  
營塚於三釜山有乳廬馴狎之異山未而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  
大寒暑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  
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隣有急覲得片言為  
援輒啖却之尤不輕於荐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諭曰公朝爵祿將  
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  
異布衣時又寡嗜欲南臨強仕之年即獨櫛於外給侍於左右者  
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之適之情  
使人捉之歸者頗消與人交任真無釣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  
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成疾急震震者未易湮沒旋踵間  
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  
有問經史疑難古今曰草與夫制度名物之屬苟引曲證語塵疊  
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識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  
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禮布置謹嚴機括精切  
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  
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  
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勲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  
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  
出家傳人誦雖絕微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  
片幅者必藏弄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  
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俊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無間言

明文在卷八

五

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  
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  
天子掌述帝制勸誨經緯雖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  
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鏘直與漢唐併盛先生之功固不細  
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袞而謝事暨詳公力存  
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  
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後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  
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亮在法當錫謚立傳某  
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曰賢仁官行事為善一通上  
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知古書法為簡嚴者欲其事之白  
以俟芟撫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朱濂狀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明文在卷八

六

公諱禕字子亮姓王氏其先太原邵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食  
符從居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宜胡先生  
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年官恩陽今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  
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為石梁書院山長  
父良王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並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  
義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一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實同初  
度前山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翊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  
公幼養志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潛是時文獻為  
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而業獨深器之即  
薦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微公慨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  
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  
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歎曰青青校藍冰寒拔水其子亮之謂也



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存  
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嚴率翰林僚屬又存之亦不報有得  
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歎曰子充異代  
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  
自韜晦若有西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州以名聞  
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  
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上衷益  
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自命采故實韻為  
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冬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  
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  
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  
乙巳五月服闋除侍讀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  
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僉論皆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  
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  
咸服之丁未上將即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為洪武元年南閩  
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  
詔備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為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雅  
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  
二月奉詔講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諷諭道光師儒每召對  
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膳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  
所賜梨棗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上即命齎賜焉其  
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  
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

心之所歸唯爾有眾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  
至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  
則如魚遊釜中終賜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  
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漢者遣使脫微服餽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規  
知梁王有貳心回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  
持兩可不决曰臣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謂梁王不得已以公  
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  
如燔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  
死而已寧以迫脅為懼耶願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又至矣遂  
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  
曰綬曰紳孫男五程穰稔稔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  
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殞不獲自訪得公諱西擁踊呼製神  
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統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力為  
採搜无事之詳為文以景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  
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  
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沉雄機軸自成一  
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五  
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載於家公事上  
十餘年服勤服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  
尤著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  
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  
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而不泯而紳也復以濟有世契之私  
幸嘗辱知於公者竊久請狀公之行故為撫其大槩以備家乘之  
閱他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謚庶亦有所考焉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嗚呼子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為深歎謂誠甫之賢而止於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不第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且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璧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負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群皆哀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為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壩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壩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哀聚圖史子時就誠甫宿誠甫垂起移置於然子卧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頷子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繡閣此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明文在米八十九終

半園學人倪 雷樹子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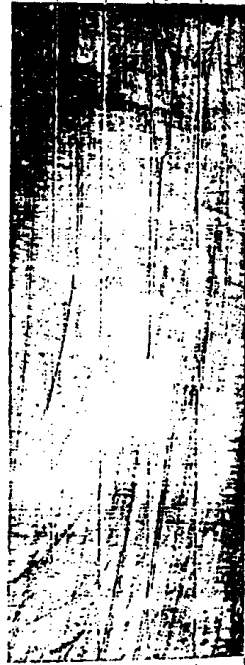
明文在米八十九終

明文在卷九十

事狀

先妣事狀

歸有光



明文在卷九十

原缺

明文在卷九十一

錄書事

秦士錄

西事錄

書博雅者事

書郎義官事

書張貞女孔事

宋

魏

高啓

歸有光

前人

明文在卷九十一

常熟薛熙纂

同里許穀訂

錄書事

秦士錄

宗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閉不可摩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迨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婦樓蕭蕭兩書生過其下急幸人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我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庭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彌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

明文在卷九十一

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弼亦粗知書者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止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若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屠劍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服儒衣反登樓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是不得成步歸詢其所以弼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所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閣中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開中書弼伯翊耶連擊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錄人持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勝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入市控郭即不滿所欲出火

明文在卷九十一

刀斫柱假傳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退至大洋且戰且却生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纁爵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飲之東面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頭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令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眾禁並進弼席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而日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隨地血濺淋漓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夕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北之王鐵鎧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搗丸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子

西事錄

魏澐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麼魁梧者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携刀俱西使入諸洞中窺動靜形勢於一丐者往復焉繼樓洞人不知也所以知諸夷出沒及山川沉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叙切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德之薄之亦不當受取初城自負其力稟糧之塞上亦自

為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游見有向江濱慟笑者問之曰子官某縣  
得獲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  
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為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  
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  
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為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  
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求欲求効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  
微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鉞  
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鉞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  
觀城一鉞擊其魁入水遂揮鉞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  
其船之窓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笑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  
漸笑拜謝曰盡亡盜已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  
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而文成疑不知所終

明文在卷九上

予聞還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之急似義亡所取以廉固盜之資  
似智不輕試以善藏其用至於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  
之風矣徒以健有力可城沒之乎視城也子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書博雜者事

高啓

博雜者素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開  
諸為里使督管下之元王問素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邵使者  
城新貴將按郡至素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城氏之子也  
或以告城城怒欲中守法會素有豪民皆受守杖知使意素守  
即誣守納已縣使者遂逮守脅服索其官素人大憤然未有以報  
也一日博雜者邀於市眾以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健能藉負  
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豪強使君素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  
為使君一言辭耶博雜者曰諾即入閣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

今遷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雜者直前倖下  
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榮其馬麾眾離豪民  
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  
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雞鳴宗族僅奴百許人欲要募以歸博  
雜者遂謂曰若欲免而父即前問否則闔門善侯吾行市畢即歸  
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眾以去素人相  
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使其所為陰縱之不  
問曰暮至豪民第門排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  
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譖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  
汝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成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  
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雜者因告眾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眾曰  
若所為誠快然使君竟未白猶無益也博雜者曰然即連賭為巨

明文在卷九上

幅廣之夫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去訴於御史臺臺臣弗為  
理乃與其徒日張扇守遊金陵市中臺臣憐退受其賂為復守官  
而默藏使者方是時博雜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雜者之事觀素守雖  
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城使者枉用三尺以難一言之  
憾固賊鑑之士我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君起以伸其憤  
識者固知元政素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  
虎當道築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輒擾不去翁留安守四舍  
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  
爭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妻喜曰小豹來生且至連為具飯詎未畢

翁已入門矣至則隨翁帖於寢處冬寒臥翁之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為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興米飯故會昌人言邵義官飯席鎮守官聞欲見之席至庭吃勞庭中人盡仆翁亟將廟去後數十年席暴死翁亦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為崑山主簿為予言此又言歲大旱橋雨不應眾以翁平日為人誠朴必能事鬼神強翁書表林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今邵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謝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為物之為者莫如席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祭之而佛者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人與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不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邵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前文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姬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姬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穀為歡宴姬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為私語夫曰其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規死耶一日姬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于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姬陽為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今謝諸惡少復求問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肯反以語姬輒致傷原惡少中有胡嚴某惡少皆卑下之

從其指使一日嚴某言曰汪姬且老若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姬曰小新娘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懽然一家吾等快也行樂誰復言之者姬亦以為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姬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為奴織帨耶姬益惡之胡嚴者西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嚴從後攫其金極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姬曰已梳與之又折其梳遂嚴去頃之姬方浴嚴來共浴浴已姬曰今日與新婦宿嚴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折辱嚴嚴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涕泣欲死嚴與姬恐事泄繫諸床是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令交下貞女痛苦完轉曰何不刃我今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

胡某

六

人刺其背又極其陰其舉尸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救火者以是蹤其尸見嚇然無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去正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還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口是其者縛吾姊某以椎擊其以刃刺姬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姬尋元極獄貞女為人澁婉奉姑甚謹雖遭虐辱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為非獨穴然蹈白刃而不喘可不謂賢哉夫以群賊行污閨門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為隱忍抑其死此尤有難者矣自為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子來安亭因見此事

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為疎因及覆較勸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明文在卷九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一

明文在卷九十二

雜志 銘

五洩山水志

仙都山志

包山寺志

銷夏灣志

相公墩志

項脊軒志

鶴駝志

雙桂軒銘

五雲山房銘

書齋銘

明文在卷九十二

宗濂

陳子龍

姚希孟

蔡羽

吳應箕

歸有光

王彞

方孝孺

前人

歸有光



常熟 薛熙纂

仁和 金彬訂

雜志 銘

五洩山水志

宋 潘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址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  
水泉湧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  
亦頗遊焉自西坑嶺入過過龍橋址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  
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焦石特起類大甕綠  
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惟石四瞰峯  
巒環列狀其紋縈紫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猿進人或  
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

明文在卷九十二

翠峯連翠泉而派灌為小窪窪深泓澈甚疑不隱修甕數尾洋洋  
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望偉倒影入  
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開道相傳有嚴角肖鷹象忽夜大  
雷雨驟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  
成碧色山蟲噬噓奔逸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  
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煙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  
前竹籬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板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源  
水傾沫成白廉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  
苔蝕蘚暈時有水珠耗耗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過橋或湧或  
取蜥蜴入瓶盃中持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  
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狀或言潭上有石  
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前路而出徘徊而東過

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址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

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

曰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

諸峯星聯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唯東折度略約

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巖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

院址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奔倒擊唯

寂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索人目晴至潭底輒復逆

上有聲如輶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

一彌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

多寡如西潭復址折而西所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閣山却人多

舍臺臺間有平旱數百畝可耕概傍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

鼓是頃之焚焚焉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晚之正黑投以小石

明文在卷九十二

錯若環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潭如鏡金面廣而底故大水驅  
龍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錯百餘尺險不可置足從其右  
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  
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情為病第  
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綯圍署繫巨犬俯涯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  
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  
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蔡  
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曰其水五級故名之為  
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仙都山志

陳子龍

縹雲東俯溪行多平田空廬可二十里望東山之上有一峯卓立  
一傾而直一短而偃皆有面目曰婦姑峯溪流清冽洩下行舟深



不度馬橫立石柱布武而趨有堂焉慈之堂之背多怪石若籬人若卧歇若枯樹若槁梁不可狀左側為陽谷洞是洞也倚山而面溪躡梯而登數級有若夏屋者再其一故石乳如乘雷而下其一逐仰視乳從隙中垂垂欲落兩洞有竇人蛇行相通日初出時光景仰射穴中初陽而由名也石多記刻磨滅不可讀大約自宋以迄無甚古者洞之前枕溪有大盤石塊旁而磴上舊有亭圯矣有鳩鵲鳥翳翡翠之屬翔集其上下則文魚泳游人濯手則驚入穴是溪也曰鍊金之溪渡溪而南行一里石僻出其右斬于若削墮于若崩色頽而理疎又一里至步虛山山之前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附麗圍可二畝高八雲表不測其仍或以日影如建表之法測之然未詳也是為鼎湖之峯群燕數萬棲集石罅其頂多松栢使下望之若莎草若叢刺道士曰冬月枯栢墮拱者五之矣其上

明文在卷九十二

三

有飛雨則水溢飛鳥過之遺魚焉狹而細鱗然半莫得而味也旁為童子峯豐下銳上徑圓如葩笋高數十丈稍遠望之則疑於鼎湖不中焉稚矣步虛山於鼎湖為屏障其上群峯森列若周廬羽衛設於壇壝會九賓進萬舞紳笏端正若拱若揖亦有狂醉傲傲奮袖而却冠者儼碧紺紫參差崢嶸向背不一幾窮理外陳子曰予遊仙都未陟五之一也然聞諸長老奇未有過鼎湖者觀止矣或曰軒轅氏所上昇也天寶中天子方嚮道術斯山有彩雲仙樂之異刺史上其事而名縉雲仙都也黃帝之說必始於此也

乞山寺志

姚希孟

渡湖首問林屋洞洞口沮洳望之點黑無煙無鄉道結束未備不可以遊循其陽觀曲巖伏象而下過岳廟遂得乞山寺徑陞深窈松栢櫻桃楊梅之屬相錯轟峙四山環合寺若倚屏張帳而坐日

以乞山良稱矣過石門半里許入寺從殿右窮僧寮得翠閣閣正在翠微香靄中窓外俯簷直上約之可五六丈玉筍瑤簪翠翳日目中見美竹多矣亡逾此者曰尋毛公壇行山均諸場多也梅間以他樹稠樛義蔭相續也又有童山頽然巖其巔而地有枯澤直谷柯相尋耳毛公者或云劉根得仙線毛被體而楊廉夫言有長毛仙客從張公洞行二百餘里穴山而出即根耶今築石為壇舫其四隅丹竈煙消寒泉澗涸試問仙踪杳然在斷霞殘照之間矣是夜既望天漢澄鮮出殿門望絕巒樹影交加慈龍無際月光穿竇流暉射入右登崇岡樹愈蒼月亦漸隱逐步溪邊松針隨月半明半滅倏來倏往移數武至樹豁處四望作琉璃城跬步咫尺千容百態乃知有月色不可無林薄然非疎密相間未盡其妙龍也山僧又言積雪時琪林玉樹非復人世所有子安得長年坐

明文在卷九十二

四

其下懸四序之變耶夜將半方闔戶寢紙窓皎然素魄半床盤中新摘香櫞清茶送枕畔不知此夕何夕矣山中諸寺故當以乞山為軍寺中又空翠閣為軍惜見山不見湖東房有小閣頗兼湖山之勝而位置未愜予假榻寺中後先凡四夕

銷夏學志

蔡羽

山以水靜為奇水以山龍尤奇也再龍之以水又龍之以山中而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銷夏學是也浮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常從避暑回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為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於乞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豈表五十里有崎也峯之南水道三十里為若溪其弗能與若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若之舟址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峯其弗能與縹緲峯直者六

諸巒為之拒也四面峯巒交平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  
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而西為龍頭山其次為小洞庭為石公為  
為舍為燕為鼠聞之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月灣為石公為  
澤為巖為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為板山取土填壑歷  
產林檎鴨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為圻却殿土白礫厥產玉  
石盧橘中銷夏之腹中浮其上下有乍無為泉安之洲帆落洲上  
則四面環合為屏為翰衛妍効竊以與縹緲相拱峯之巔有亭無  
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霽鐘鳴鼓應然後如仙釋之  
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翺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既異而處  
其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揆蠶鴈棲車馬  
者日不暇給豈獨為吾灣哉人將僦僦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  
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  
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  
予世居灣上有可獨得私志之

明友在卷九

五

相公墩志

吳應箕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五里而近南唐湯悅末第時讀書於  
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十畝高僅不數尺從城上視地形窳下然  
春夏水起四面瀕森而墩固隆然其中歲大水至於溢城郭浸沒  
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謂地肺是也墩故有寺荒寂已  
久萬曆間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明上人者益廓治之高  
閣魏廊垣階相接又叢條森植環於左右故墩之勝遂為吾郡獨  
絕于游於墩者二十年餘歲至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或  
淹至數月試於雨晨夕登閣而望水煙吞至不見涯際持酒  
郭屋蒼茫數點而已又當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而

之如人在空中行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於楫前危桅指  
於簷隙坐視涵湧意甚恐而身安鐘磬之音又時相答也其或水  
落煙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間  
故墩無杭西湖之艷心其空濶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有時能極  
其勢高不及培塿而有雲煙石屋之幽近在人間聞有至者則豎  
音聳然其隆然者大如掌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於墩者舉  
不能知習墩者固無知予也一日明公請日子豈獨習墩乎使天  
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子感其言志之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  
雨澤下注每移案頽視無可往者又杜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  
予稍為脩葺使不上漏前開四窓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  
室始洞然又萃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開櫺亦遂增勝借書滿架  
偃仰蕭歌冥然兀坐萬物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  
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尤為可愛然子居  
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址為一迳諸父異爨內外  
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  
為籬已為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  
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  
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  
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子泣嫗亦泣予自束髮  
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  
大類女郎也此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効兒之成則  
可待乎項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

明友在卷九

六

日汝當用之瞻煩遺跡如在昨日今人長彌不自禁軒東故嘗為  
廚人往從軒前過子為膳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  
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頃者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  
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乃二人  
之味味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  
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蹈井之蛙何異子既為此志後五年  
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子問古事或覽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  
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且何謂閤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塚不  
脩其後二年子久卧病無聊乃使人復青南閤子其制稍異於前  
然自後子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  
已亭亭如蓋矣

鶴瓢志

明末在卷九

王彞

草之莖生而實者有曰瓢其為形也有首焉有領焉有腹焉有無  
領與首而惟睡其腹者焉而其脩短大小圓曲附立之狀不必同  
也其為器也可勺焉可壺與瓢焉其完而穴之雖而判之用之不  
必同也道士李膺畜瓢一昂首脩頸而腹果然其狀肖鶴以為勺  
則大以為壺則曲乃判其腹出其屏空然以為瓢而全其為鶴之  
狀曰字之曰鶴瓢子過之脣出以為飲子詰之曰瓢之狀若是也  
肖夫羽族者衆矣寧鶴而已耶膺曰鶴遊方之外而子所友者也  
昂乎其峙也泊乎其無所嗜也儼乎其難進而易退也鶴乎其知  
勢也察乎其高逝而遠引也而斯瓢也乃造肖夫鶴而予之飲與  
以是焉豈偶然歟始予之字之也或曰似乎雁禮有木鴈屬字之  
可也予則憂其乃鳴而遭烹焉或曰似乎鳬禮有鳬字之可  
也予則惡其與波上下而偷以全其軀焉或曰刺管旋黃順之以

為笙則其聲以鳳而子又嫌夫世之人以鶴為鳳也彼其言木雁  
言鳬尊者嘗自以為知禮矣言鳳笙者亦嘗自以為知樂矣而子  
老氏徒也夫焉知禮樂哉此鶴瓢所以字也嗟夫不能鳴者庸人  
也與波上下者佞人也以鶴為鳳者小人而謂之君子也然而鶴  
者逸人也膺於是得所處矣作鶴瓢志

雙桂軒銘

方孝孺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其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  
和易成焉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高石君龔勝之流舉  
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傳誦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松第  
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絕讀書綴文有  
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為必  
偶然者某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  
梓目以雙桂名軒子發書數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

明末在卷九

八

其殆兆於斯耶不可無以識也為作銘銘曰  
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  
敢不通譽其夢夢蓋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其文則  
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  
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依契雙桂鬱敷  
三子之符取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於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  
子將食益衍無匱爾爾爾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  
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新柯木可然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前人

五雲山房者何前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  
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於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

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可也銘曰

惟山房與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藏

書齋銘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備之行又市人為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獨為庭門半開過者側立與視故與市人為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為蒲羅裏以脩靡用息人影然耳環聲闐然每至深夜鼓鼙生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子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

明文在卷九十二

九

谷之中心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爽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莽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今人神思爽然況天闕地藏神區鬼奧耶其亦不可為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而遊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在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為領歆累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寧其產蛇龍括人靜觀亦寧其宮子居於喧市肆紛那然逃空虛地天多日出事起萬象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蟬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易敗懷居學無志高堂靜

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子孫是懼揚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物惟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靜能識魚物之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為道為釋內外兩忘理賢之極目之畏夫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陷是習子少好僻居如處女是人若鶩鶩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而卷若斯形骸心知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遠皇風既遐淳風日滿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明文在卷九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

雷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二

十

明文在卷九十三

冠辭 字辭

李璋士欽冠辭

李都尉字辭

金子權字辭

嚴氏子字辭

趙彥殊字序

傅氏字說

左翁號詞

劉定之

宋謙

蘇伯衡

胡翰

方孝孺

前人

黃亨耀

明文在卷九十三

明文在卷九十三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孝 紹 湯 訂

冠辭 字辭

李璋士欽冠辭

劉定之

李璋今少保家宰華蓋殿大學士南陽先生長子先生卜以天順  
 甲申仲夏末旬甲戌日為之冠戒子為賓子璋遣价以書主予復  
 書如所戒至期詣先生西居賜第翰林王脩撰大韶相子為賓尹  
 編脩正言侍先生為賓大夫士來與於禮者以序列堂及庭而行  
 導家禮其不放同者巾帽衣帶條襪參用今制然始加取其服之  
 可任事再加取其服之可接黨友三加取其服之可見君上親長  
 則未嘗非古禮弘尊之意也儀禮用周時器服家禮用宋時器服  
 今用今之器服於周公朱子豈異意也哉其祝辭始加曰惟皇初  
 載肇用吉禮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以介景福再加曰維  
 月南離維日之甲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慎爾學以繼世科承父  
 之志三加曰子忝儒林奉爾親戒咸加爾服兄弟具在朝紳求集  
 期爾眉壽隆名顯爵為時之珍受天之慶離曰旨酒既清嘉存今  
 芳拜受祭之以宜爾祥承天之祿俾熾而昌壽考不忘字冠者曰  
 禮儀既備今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永受保之  
 以揚芳聲於聖世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云以歲之正今固  
 非正月也朱子亦虞或別作諱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用古辭  
 哉今按璋以赤玉刺半圭形為龜贊之柄臣從君事神之所執也  
 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禮曰大宗伯執璋  
 贊亞裸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有不敬乎欽古訓為敬今制惟其

敬天子之謂欽期璋他日其敬於如廟朝廷以脩臣職故字以士欽也既冠士欽之又曰丙子子記其顛末以授士欽使時親省則士欽而答子云璋雖不敏敢不夙夜匪懈者庶果能踐言矣豈不遂為先生之才子昭代之良臣哉

李都尉字辭

宋 濂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尉馬都尉初祺小字為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宣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宜於先生祺牧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子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虞之蕭鄴佐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嬖媚如帝室者今天師則末之有也今

明文在卷九

上

太師極人臣之尊為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者也又難能也祺之為義為祥為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急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令運發天地戴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散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昨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既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保承都尉不自矜伐文如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躋躋公子交遊競諾都尉臨之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為祥祥則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致且慎乃家

沈蔡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威有者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因弗戚矣爾之祺矣因爾達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我勿忘以繼取光

金子堉字辭

蘇伯衡

人之情萬殊事 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之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為千鈞為百鈞為十鈞為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為銖焉此為兩焉此為斤焉此為鈞焉此為石焉而又有權焉權乃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為輕也輕者不得以為重也莫不達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之以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要必告也而大舜之要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名孔子則欲往管仲也蔡井也霍井也皆附夷虜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龜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

明文在卷九

上

衡而又有權焉權乃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為輕也輕者不得以為重也莫不達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之以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要必告也而大舜之要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名孔子則欲往管仲也蔡井也霍井也皆附夷虜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龜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



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  
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  
牟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  
得而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  
一日無之乎曰字忌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  
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嗚呼弗哉

嚴氏子字辭

胡翰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早知而風成  
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而告之又請於子意猶古也古者字有  
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為之辭曰

鼎也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  
失也偽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周無以廣

明女在卷九

中

吾惠其失也此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故也存禮之本  
和也通樂之趣仁義禮樂斯內不備告爾子言暨爾父之志尚萬  
於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趙彥殊字序

方孝孺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也然求其近似者與  
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為同不詭俗以為異辟  
諸飲食裘葛造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一  
乎異其弊必至於缺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狗之失者其惟君子  
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乎邪吾獨志乎正非吾  
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  
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  
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為宜

然而莫敢以為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清江先生其  
名曰同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謂諸更之子更之  
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  
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創欲世  
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  
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  
同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  
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  
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為歸夷與惠安足效其同於所  
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為也執其一而  
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傅氏字說

前人

明女在卷九

五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  
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  
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  
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  
字以代其名其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  
也盡名之美然不能名於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  
為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為名是成可以勉其德曰仁  
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日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  
為無益矣焉傷傳君備淳慈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  
以希道其彌甚美也而願子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  
願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  
積乎身豈特希之示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行之安可

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為千仞驪櫪以格櫪人必擇  
据之是豈名之為貴哉有其實之為貴也希道曰名字也而益進  
乎其實則為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子言安所  
益乎

左翁號詞

黃淳耀

時子聖昭謂子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為文章而無所合  
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曰以左翁自號子幸為詞以廣之子曰子  
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縮左乎子且以左右之名為一成  
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  
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尚左四近之臣左輔  
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為左相位次第一陳平為  
左相位次第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址之揖尚左南之揖  
尚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  
訝也或為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  
且班十人於此子適居四五之間子以左人為左子之右人又以  
子為左子以右人為右子之左人又以子為右是左右之名幾未  
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縮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  
與之談彼方嗟老歎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  
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蓋未嘗不樂也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  
不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唇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弔子  
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為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該與  
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胸過江湖三歲一周派波相薄以一羽投  
之渺然不知其所泊也子誠虛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  
之波而不為干祿學必湛乎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

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為之左孰能為之右哉  
時子作而笑曰汰哉黃子之言思深哉黃子之以此益我也遂書  
之為左翁號詞

明文在卷九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三

七



明文在卷九十四

哀詞

哀志士辭

彭百鍊哀辭

哀烈士辭

宋 廉

楊士奇

黃厚耀

明文在卷九十四

明文在卷九十四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支

懋 訂

哀詞

哀志士辭

宋 廉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子籍悲之庚寅之夏日覽元好問所錄金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慷慨不振者所可異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目擬其大略錄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歿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且善於文辭尤必是非黑白自任每讀文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辭終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裝網密然毛不相貸雖招人怒罵不恤也性疎宕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愿府衣草屨至脰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子女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容俯仰其枯槁頽頽頽頽踏一假詩以鳴雖喪沮之餘其取取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並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羹饌愿笑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賓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矣會有一日辛老于僕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極孤理亦可憐哉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以鵬舉衣如墨下不掩脰下不掩脰不過寒我我

食無所生其可水豈無蘆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甌  
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胃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焉焉  
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  
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荐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  
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  
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  
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脩之際汾在傍則善縮條山握筆  
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揚語  
畢頤四座曰看秉筆諸人諸人積不平乃以娼罵官長訟於有司  
證左相半論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  
驛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遺地大數而去會恒山

明文在卷九

公或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南書省諸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恩烈  
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  
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風慨  
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先今何其昏大河東派遲遲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  
伊群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允既不  
我嘉覆謂我信我視我驗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  
華山經有文低低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方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叩市家日屠雞  
雞米盪者今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  
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策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  
坐掉頭吟諷幅巾舊袖談諱如雲四座皆聽噤不得語過其飲酒

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  
當用門資叔調慶陽軍庫使不就諸公方荐試宏辭科未幾卒其  
碑曰

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  
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遠或  
觸其機談碑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詩多我豈閉靡一物  
不知吾儒所取獨立千古上邇寡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穎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不赴  
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今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  
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  
將亦不敢以書生過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名為荆王府文學兼記  
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脩官拜監察御史

明文在卷九

此行河南榜拔賊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蔡  
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凌罪杖殺之老劣聚  
觀萬口稱快然亦生是失官尋用宰相使幸卿荐除太學博士再  
遷應奉終於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壯兵突入倒  
迴谷勢甚張平章為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麓溪谷中不可勝算  
諸將議不宜釋之勿追淵請急職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壯兵狼  
狽而西馬多不暇入街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強  
幹而雄偉聃張口哆頰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事則疾惡之氣見  
於顏面或嘗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  
人飲酒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  
猶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交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  
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碑曰

簡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延面介如鐵騎  
簡所加邪高即折才豈止斯兵算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  
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米式脂式車有婦如  
我妾婦之為我俗之亦誰復繼君范范九州敢謂無人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符書從事吏部調八作  
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塞得罪瑄往送之信陵携  
酒酌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歌自  
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  
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遠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面拉  
關輔大軍長驅從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  
析津至三二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遶山大小關隘  
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

明文在卷九十四

兼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瑄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  
曰秦子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樂白宰相  
宰相不能聽瑄去不知所之碑曰

壯風決決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段舉鞭擊壺歌聲愈苦求  
自面壯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聞知孰秉  
國鈞我將自荐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頌有芒曄曄壯壯可以葆  
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彭百鍊哀碑

楊士奇

宣德五年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效無厭也用璽書遣  
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民使者以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志  
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  
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為能事其善者亦且鉤手

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奸吏豪民聞使者來惴惴懼且夕且  
允莫夜步蹤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底汝汝謹毋忘  
吾而凡所對使者言其是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  
至和留決旬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璽百鍊侍親家居親

喪有事於外適莫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時坐閣上詹奉  
不及下避竟馳去使者遙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  
萬安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  
遂趨泰和召縣之眾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至再  
三眾老人對如初惟一老人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走出眾  
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言遂投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  
其取長者謂按察制官負放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  
書狀乃復進眾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沒半空紙俾

明文在卷九十四

五

聯書姓名為據蓋眾老驚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眾  
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即止  
勿執亦勿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  
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義義氣侃侃  
憫窮族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黨不變以是謫名怨其  
居鄉時朝廷遣海舟今民夫採梔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  
人充百夫長率行傳署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弱不制制下奸人  
及吏胥謀苟利盜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為百夫長期一  
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譁然大擾溫彥琮者百鍊姻家  
素要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贖問之其兩遺  
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  
十人不追擾者以空皆德百鍊而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則日之集

百鍊既被執至庭下得親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者今既無告者請及老人面對就元不恨不聽送城緊送請使者轉送京師凡使者而送請京師非死罪皆發使遠遞獨百鍊適寬恤之今得納米賄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百鍊由進士為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為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苟媚玩愒其所惡兩淮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間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霑寬恤之今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鍊被執泰和之人無貴賤賢愚未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一口故卒之日京師縉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鍊累世姻婭雖百鍊為人素與予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

明文在卷九十四

六

哀烈士辭

黃亨耀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廣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之及陵寢南畿大震邑將軍文達奉巡撫檄偕統兵官四人進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聞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為問諒所

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收其首實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為怯以還捷貴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挺身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諡為忠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害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欺微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予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嗟夫子之取著子疎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遭慷慨而自叩冰民橫潰子中土旌旗示赤簡書子肅我斧折我豈絕裾之人乎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衛衛子驅之以市人風塵頹洞子天地不仁處飛猱扶櫓檻子雖捷巧其胡以陳望陵樹之蕭條子誠何有乎吾身勇三軍之變態子抑又重夫持牢還遠以雁行子徒眾口之嚶嚶昔許歷之進諫子遇馬服而采焉鬱周處之文武子徒見啞於萬年報清血於左輪子貫白刃於右拳遂招願折頭子畢命子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子知子生之陷溺也子甲而遁復子雖壽考其且愧也乘元氣以上壯子履機槍以為基尾千騎之容谷子逢厲鬼而揖之彼倭倭者如瞽之無相子今皆在子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子想魂魄於鬼雄

明文在卷九十四

七

明文在卷九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 雲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五

誄詞

少保胡公誄并序

沈明臣

明文在卷九十五

常熟薛

熙纂

歸安吳

智輯

誄詞

少保胡公誄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都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折大星告殞中外同悲黃稚走笈昨夫為之釋素纈安爰以下機舍佩瑱珥者充間擬報興謠者載路鮮哀鄧勞面而慕羊罷市茂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今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進馬光燭埋輪皇朝看今凡官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為建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浙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升服外侵疆獵內扇鯨鯢肆毒吳越丘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驪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旗蔽野雖控簞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殲弩百吏不前辟之匪禽負勢而百禽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城攻邑剝掠度劉縉紳屠戮士女蒙行雖非析骨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於是子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給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長薺大義則張騰明日造出奇祭則潛慮密謀延攬豪傑選銳授曰勸以賞賜糾以刑罰於時賊逼雋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遠遶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鑒酒於毒賊果自饒不戰而斃於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涯上新首

三千派尸萬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  
思踏軍軍堆坎墻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壘垣陸壩橫淫之捷東  
越遂有清風仙居龍山之捷皇靈四抗群魄盡禱牛蹄之鱗忠委  
命於國輟矣狀聞天威始霽手降褒綸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  
軍務悉委摠督公私計禍本不難東裔之難未夷內盡猶存南國  
之清無日乃用偵謀餌以重賄剪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賄王直  
於松浦東於金塘後海翁洲之績西奏乍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  
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開之警矣天子嘉乃于襄之勲使正祈  
父之位秩宗官保榮晉台孤贈先叙後光崇吳常豐功顯賞豈不  
於赫乎昭灼於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朝霞昏暉太陽  
散曜惠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身公乃詣閣請事分填海  
壑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悼播越及於寬政雖無忘存問之誠亦

明史紀事本末

上

廢典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諛言弥興庸人上  
變汚連亞夫於是有意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天子雖發重問  
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郵良鑑鳩之進公遂卒於獄焉  
嗚呼哀哉蘭蕙傾頹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  
誣於王渾安西舍冤於鍾會毗睚積勞功不償允蓋自昔而已然  
矣嗚呼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繼緒舊冤俱刷萬品咸新地下  
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漸恤黃原覆盆覆日伏闕勤  
呂強之書段熲之功莫發額天乏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  
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詔若門生提章慙郎亮之風變服愧魏都之  
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漸於聖世不亦悲乎乃退  
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詞曰

天稟上才為國網紀岳瀆降靈虞帝依社封陳歸姓爰謚從茲炎

榮派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叔御史操行潔清質威父子安定  
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閣閣家嚴青紫顯矣集英大郭發跡祠事廬  
江實光祖德卓卓今公英英越選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為榮慨  
閨廊深遠經術起家榮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席簪再綰邑符青  
越名今廉能奉公班宣法政踔蹕還御史惠文執法百寮師風三楚  
澄輟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時吳越申禍無良東甌鼓浪奮驍跳  
梁士孽內訌陳葉徐王大亂之刻苛我鄧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  
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煙關門書鍵官無完寺卒不一戰席  
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殄將知勇俱廢陳法  
千典誅及大吏駭薄舊京皇帝震赫辭彼疾病大風奇毒傳化上  
下良鑒所憐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為我持廷議眾集  
維憲克之危事不齒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內帝曰汝惡汝

明史紀事本末

上

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敘時弊綱各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為民  
統紀糾刑明罰肇末縛本誓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曰瞿瞿推牛  
士均服振振勇不迭瓦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屢復群兇就殲  
東土庖平萬國寧謐繫昔王涇何戰之塵裝露橈舫共儲酒醪穴  
毒瓶甌醒酒群梟三軍問志闕婦百倍露布日揚賊為顛顛肉薄  
登陣鼓行而進席屢勝威雷擊霆震於鏢今公後歸先出標甲揚  
鋒申明軍律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及謀  
勇不程力玩弄股掌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慮畫偏裨授策戰  
士用命出擊山門刻期取勝用裕頭屑使當履易宣法勤身以定  
南國罷枕肅文飢毀江淥夜不蓐寢重爾驅逐死不敢請寢無筋  
骨伏殺路血鼓音不息噫嗟今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以共  
凱奏帝聞奉觴上壽帝曰在廷孰居憲右卿眾牧人文武具才中

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數間便宜公曰臣憲元不放辭受命  
忘家抱鼓忘身簡服士本約束重申建節漸命以明四方拊循和  
輯以肅戎行若模耳目弗移替章於時內孽叫囂狂吹穴裏外伏  
直乃魁渠姦軌逞志結禍鼓勢心不可畜偷生以徇維我今公殫  
心作圖誦謀博畫獨運神樞系遠邇迺近左北右壯迭用周旋機弗  
恒究賄成間使噬豎文降約辭逸志厚交貳黨飛渡漢源賊落吾  
掌孤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敵獻俘擄雖大慈京觀彰功  
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矧其諶意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  
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除田桑弓卧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  
市井游敖嬉逐鳴雞犬狗煙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實再  
造東岱匪庸勲載盟府藝鼓鼎鑄萬方仲頌行伊尚隨肩錫與番  
位尊光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徵高伐公曰明聖百  
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王鍾鼓詎敢自多威儀夷夏功名  
發聞讒人側目載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爭寵害能薰膏怒  
即內寡休休外乏謬謬抹殺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為罪移清以濁  
天皇聖明不罪言者讐功竄過放在草野田受誹謗投杼以三  
輕折軸悲何以堪乃暫勞於難卒死於讒嗚呼哀哉飛章申掇赤車  
來徵投杯而起束身歸庭上書自理原回天聽誰為主國以免尹  
鐸怨若怨焉義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寶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  
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慨微基厚壙崇  
朝而壞遂勾以父善迭安在嗚呼哀哉若屬決命符彼新豐絕食  
廷尉條侯倏惆悵嗚咽烏盡歲乃宜無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葉  
葵憲政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與哀殞喪我心怛怛嗚呼哀哉  
小物不勤大患終擬不善過賓家覆身殺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

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言信  
其常嗚呼哀哉

明文在卷九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五

五



明文在卷九十六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祈雨文

謝雨祭城隍神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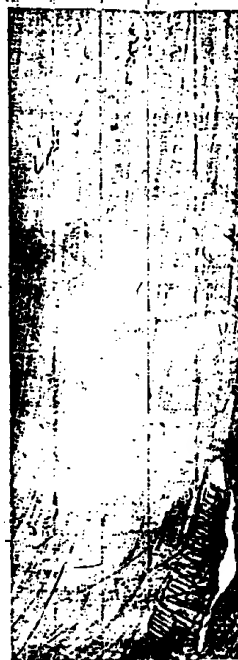
里社祈晴文

歸有光

前人

前人

方孝孺



明文在卷九十六

明文在卷九十六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之宰縣與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嚴則不易未遑鼎稱爾塗墜以飾厥觀花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前人

維此輝城卓為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為夷鬼之俗帝用不擇降此旱殃有光自惟師帥者之不賢願以三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為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明文在卷九十六

謝雨祭城隍神文

前人

惟此農時山川如滌今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霽霽萬民歡喜俯省獨乾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量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尚饗

里社祈晴文

方孝孺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蓄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索之既索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蠶撲而將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詔於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二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効吏之為而不思拯且活之民維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味甘



敢急使其辭所得食則神亦不利焉天胡為而不察之民之命  
懸於神非若吏之覆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  
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故告



明文在卷九十七

祭文

啓聖祠祭文

祭太史公三首

祭外舅鄭公

祭鄭仲舒太常

祭從兄希督代家兄作

祭薛文清公墓文

祭劉東溪文

祭學士柯先生文

瘞旅文

祭外姑文

唐順之

方孝孺

前人

前人

前人

胡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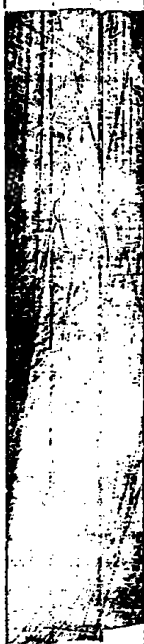
周用

李東陽

王守仁

歸有光

明文在卷九十七



明文在卷九十七

常熱 蔭 熙 纂

秀水 金 唱 訂

祭文

祭聖祠祭文

唐順之

維公濬括淵靜曾衍神明饒承家永有今名孚靈儲秀薦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祀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為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曰委邇源厥義攸在王建極隆師象賢標禮允與必公焉先昔也然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波靈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祖豆兩堂兩堂伊何於泮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學器用常茲惟一初來格求歆用莫厥居仰徽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明文在卷九十七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故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伴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遠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辟此言未聞公家遑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從弱與我共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從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連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遇勉以從先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如何西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於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瞻貌尚猶收獲哀公于孫榮梓是懷聞之雪

之俾天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於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田里或周其糖或開其昏凡力可為不忘公思第愚不肖弗敏為學天容地負愧公與博忠義大節道德太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矢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拜告公寧不我知

其二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盡其後是其所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乞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慨然委命而不置乎感欣此公之跨越前古振棄趨倫控宇宙而獨立凌天地而常存者乎世為是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

明文在卷九十七

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孫宜公之歎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嵋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嗚呼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存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呈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騁騁見公騎風御氣鞭日月而叱星辰翱翔乎雲霓之野出入乎無極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於山顛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刊泰華以為殺注滄海以為樽再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

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醉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其三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為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阮於一時而為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眾人同列文章耀美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說過斥奔去顛沛而元於道路孰不尤臂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恠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資於孤嫠復開悼其墳墓為王謀者惜公歎世之太早為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莫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達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而以異乎眾人不啻若麒麟之於孤兔也其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慨嗟濫跡鷄鷩愛綠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珍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懷

祭外舅鄭公

前人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携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甥甥忍棄諸道路半平願塚為白暨子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於蜀於秦挈挈而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還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達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子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如親之過義

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示誰在自然公為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即公葵祭棺槨安送者如雲今終無憾示誰能蔡心所軍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若今當出葵再見無期天乎有靈靈知我悲

祭鄭仲舒太常

前人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為憾而公之所歷諱嚴禁林學省領臺眾人望之若高舉而登仙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為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雅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

明文在卷九十七

道德行樂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眾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者終於復是蓋古人之所成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為乎而使子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為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碩瞻金華有光輝聯吾儕小子得見者尚五六人焉曰宋曰明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義觀哉往歲不泚而葉公季胡公逝既而宋公薨於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遷歟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余與之眾何所勉而為善茫茫之緒誰為之繼而尚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

可顧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  
薦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約游  
於麟溪之澗眺望於芝山之巔但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  
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與我為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  
公執我手我視公頽以為公情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予之求  
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淡而見公之  
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予既憂苦百罹而公扁  
然遠去忍不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  
才者蓋鮮宜生而元宜福而禍棄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冤者  
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  
下無全人浮淺以為通而輕銳以為傑也狼戾以為能而刻深以  
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  
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鵠為乎德可儀一世  
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在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為  
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誅公之  
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為然乎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前人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特順自少特  
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天  
汝妻汝子皆先汝已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  
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勩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知汝者誰汝之  
操行莫與為美先君云已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  
穴病不能行酌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謐

於乎世有所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公則曰文見道深  
味其腹觀公讀書兩鉅盒充乎其有餘也又有所謂道德功名之  
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實與位稱不少為累考公歷官請績殆確  
乎其無愧也若公者雖古人為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耶是宜朝  
廷倚之為輔弼弼紳規以為矜式也而謫小子雖夙歷山斗之仰  
幸出於門下然未獲執報趨以承一日之誨益也詎意自公請老  
而歸而遂成永隔耶此豈特謚小子之不幸而實斯世斯文所共  
惜也茲論持節而西來過公墓下不能不感今懷昔徒從九原之長  
寤也於乎龍門之陽英山蒼蒼其水湯湯公之流風信澤尚將同  
其永長矣乎謚庸得司祠諸學宮以與鄉之漢太史今隋文中  
子諸賢後先而相望庶幾英靈千載萃止一堂以益增乎山川草  
木之光榮復矢詞以告號獻此觴匪展謚一人之私益將廣觀法  
於鄉邦伏惟尚饗

明文在卷九十七

祭劉東溪文

周用

維年月日總理河道工部尚書門生周用謹以羊豕庶羞清酌之  
奠饗祭於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溪劉先生之靈曰  
嗚呼公之筮仕自弘治中釋褐而南來予吳淞子時顯顯業於貴  
宦公惟勤斯日間鼓鐘頌嘯垂虹迺橋登籠子泰科第式微其達  
公於吾民澤流疲瘵譬如閔苗以雨以風公涉諫垣民殊嗚呼胡  
公之往不念我躬自時歷後迹焉靡同公址而西我南而東公自  
藩服撫茲畿封彼何人斯不諒其哀予入副端懷公之惻其如群  
猜聽猶不聽乃十七年冥冥之鴻子時往來觀公儀容東溪之原  
其華其穠公曰樂哉曷不融融乃玩玄談旁追五通愛莫助之居  
然忡忡今茲夏孟晴陽若工子來東方爰舒素悰胡為大耋臨先

玄冬焉呼公乎官階九卿而功以才豐年幾八十而位與嵩崇公可無憾吾心未充用也達公二千里而繫公之從去公四十年而視公之終始則有終永以慰公公其有靈鑒茲無窮尚饗

祭學士柯先生文

李東陽

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也必有公論別天下之浮沉然老成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衆人之口而恃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諫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荊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陽內翰者歎宮闕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深而況託師生之分聆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懣抑鬱而涕淚沾襟也當夫名冠甲第辭雄王堂愚於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兼章節鑰衡度精確愚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材略山靜川澄水清玉瑩杜苞直之門繹此復之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歸也故金勝石室之秘入莫不以爲宜然綸臺閣之選入莫不以爲遺及其降司成之名也方藉以爲重而憂哀景歲徘徊而未至也皆憾以爲遲遽謂公一蹶而至於斯也嗚呼悲夫泰山之高瞻仰者不知其爲勞梁宋之墟造物者不自以爲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賴也千里之辭一觴之酌又豈特區區門牆之愛而已哉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子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吐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傷兩人笑文哀子曰此必吏目死矣傷我薄莫復有人來六坡下死者二人傷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

瘞旅文

王守仁

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斧鍾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子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傷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嗚呼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爲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且而竄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感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衛霍將露板援桴辟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惡鬱攻其中其能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我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哀哉縱不爾瘞幽居之狐每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葵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瘴癘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遠觀隨寓兮必予宮魂予魂子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子蠻之人言語不相知予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子率爾子僕來從予子吾與爾邀以瘞子瘞瘞而乘文螭子登望故鄉而虛涕子吾苟獲生歸予爾子爾僕尚爾隨予無以無侶悲予道傷之塚累累子多中土之流

離子相與呼而徘徊子復風飲露無爾飢子朝友靡庶莫俸與  
栖子爾安爾居子無為厲於茲墟子

祭外姑文

歸有光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應食  
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  
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氣息微微猶日念母扶  
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泝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  
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  
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允垂絕之時母子之  
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赴二京提勇一  
孤偏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  
兒女樂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  
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之生既以遺夫人之  
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之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  
歲暮車將次於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  
尚享

明文在卷九十七

九

祭頤文康公夫人文

前人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舊  
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  
并祚我皇統壹聖真考禮肆樂制作紛紜既秩殷興百神咸侑文  
康雅雅在帝左右侍與夫人象服是宜朝於兩宮從后之居太室  
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脰夫人是導西苑膳膳茂其懿事鞠衣翟  
車夫人則侍逸然千載大德猶隨夫人際之見所未觀匹婦之微  
一命為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竟有奏計賜

之葵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  
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惻尚饗

明文在卷九十七

明文在卷九十八

公移

南贛鄉約

王守仁

明文在卷九十八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孫 佑 猗 訂

公移

南贛鄉約

王守仁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氏蓋常弃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并勸之不行違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偽相殘故遂使之靡然自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肩其責焉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諱信脩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母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母自恃為良民而不備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明文在卷九十八

明文在卷九十八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眾所敬服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康幹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二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為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 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 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 立約而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為之

一 彰善者其辭顯而共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其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肅其未敢以為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眾共誘掖將勸之以與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 明約在卷九

一 通約之人凡有危難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托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 寄庄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歸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 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令依常例毋得藉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提鎖屈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及明之官司

一 親族鄉隣往往有曰小忿報復讐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應開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

諭解釋敗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 軍民人等若有陽為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 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賄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 各寨居民曾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今退還毋得再懷前讐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 搜括新民目爾一念之善償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恩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 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置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 明約在卷九

一 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非孔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 當會前一日知約預約約西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聚皆詣香案前序立吐向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眾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誅眾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誅皆再拜興以水

出會所不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眾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與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拔長者三行



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其能改其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偏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其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其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其能為其善其能改其過是能備其身也其能使其族人為其善改其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為其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法遂屬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過將其誠惶作敢不並加礪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和約撒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

大明文苑卷九

四

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偏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其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其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其守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其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為罰其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其之幸也越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與各就位知約撒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中

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惡者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為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盡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大明文苑卷九

五

明文在卷九十九

公移

王拓審單

陳大德審單

賀潮審單

歸有光

前人

前人

明文在卷九十九

明文在卷九十九

常熟薛熙纂

同盟李琮訂

公移

王拓審單

歸有光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拓扛幫硬証除已結証外見在縣未結文  
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  
人搭同一心常為拓之証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照王拓父  
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票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鉤  
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拓之手則有所不  
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拓之口則有所難憑今審問間  
吳得王拓力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實跡案正明白取擬罪犯

明文在卷九十九

陳大德審單

前人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棲住要得姦淫當聽大德舌共果係咬落不  
能自諱為照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導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  
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  
婦受污職矣律設此條為無用矣昔名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  
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  
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莫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  
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舌尚存相應  
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前人

審得邵忠先日賀潮之去而留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  
物流冗荒開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

鍾涉於半証據律當從於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供

明文在卷一百

明文在卷一百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宋濂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題大學蒙書正文後

方孝孺

讀大雅

劉定之

續讀書錄跋

薛瑄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題淵明小像奉後

宋濂

書皮日休集後

王世貞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錢習禮

書顏魯公爭座帖

王世貞

唐柳書西平王碑

前人

徽宗三馬圖

宋濂

題劉商觀弈圖

高啓

跋眉庵記後

陳敬宗

題米芾遺墨

錢習禮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唐順之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唐順之

明文在卷一百

常熟薛熙纂

福清翁弘學訂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宋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貽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乎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為美觀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之不息水容澄渟奕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

明文在卷一百

明文在卷一百

導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皇東閣次第授獻上皆親覽焉漢寔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頓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懽氣或慙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欲上復頓臣曰卿更宜酌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鮮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鬱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冀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頽而變頓頓覺精神還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頃更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欬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韵上遽召臣至命編脩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

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出給事中臣

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祖籍父師

明訓弗墜先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聯

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幾絕

前此所幸大馬之力未衰猶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優

加雲翰之章照臨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秦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

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

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

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勵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

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聲無不

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

雖無所獻為庶幾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修君之命勒諸鼎彝

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瓊玉為軸裝褫成

卷什餘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

賢士大夫聞風慕艷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

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於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

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賢像自頽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

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於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

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頌馳狙詐權

論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樽力主和議攘斥眾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使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雖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錄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今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效職之名不得廁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題大學蒙書正文後

方孝孺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脩然致知格物傳之關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

附文在卷下

三

文清公槐葉丞相夢弼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按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齊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蒙書某因請以更宣次序書之將刺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誦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耳世之曉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

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與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與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太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崧高首章摠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伯無一章不曰申伯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烝民第一章至第八章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粹贊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摠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也先摠言而後分結和粹之美房杜以二贊也先分言而後摠結皆無不可也和粹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首章摠言申甫處不以甫為仲山甫而別求其人以甫為穆王時甫佚作呂刑者又以為作呂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封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為有旨

附文在卷下

申

續讀書錄頭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聞即便剗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

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既以備不思還塞則雖重複亦可為屢省之助云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舉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而推衍於孔明今魚復墨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棋風雲為矯龍虎鳥蛇為陣之列或以四正四奇為空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湯君博學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自趣故撰為衍義以示同志大

明文在卷五

五

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為合風雲龍虎鳥蛇為分而曰天衝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乎其言皆引而不發愚嘗竊求其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墨石不同握奇一隊當墨石二隊如天衝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墨石則十六隊地軸重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墨石則十一隊以此而推曰天衝地軸曰風曰雲無不昭合則孔明所推行出於握奇必矣天地風雲隊數既摠為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在哉蓋天軸地衝宜而不變此所以為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為虎天地後衝變則為龍風變為蛇雲變為鳥此所以為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為四經曰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嘗龍虎鳥蛇也即曰摠為八陣及曰聽音望塵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為虎後衝為蛇蟠天地之後衝為龍龍雲

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宜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變者為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衝地軸自可當其半者意實在此待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明之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墨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題元祐黨碑

倪元瑞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藉諸賢位中蕭然有安民在

明文在卷六

六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宗濂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贅辭於其間有謂淵明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籀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公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首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者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黃廷堅秦觀李燾直德秀亦踵其誤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而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有甲子元晦述通鑑經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

可謂得其真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

第子而後始見其始

書皮日休集後

王 整

予觀嚴美與魯望倡和跌宕倅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藝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初已之志及招逐癘有抑邪扶正之志庶門隱書有閑時病俗之志七愛三唐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高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嚴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為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為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嚴美晚避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絕隔乃有妄人造謗謂嚴美願

明文在卷十

七

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欲辨之於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云曾祖曰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並信矣於子嚴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嚴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耻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今日休作識語有裹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所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秋之法也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殁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永其已絕之衣而為之記者蓋先生在園城時則以其勇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

孫於乾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利得其狀業欲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縣故主而賓於帝所其正氣沛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取然若以為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百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為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為文信公祠今得及事先生庶幾表趙翔李固之客即千古奚讓焉

書顏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顏魯公劉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鄧公論魚開府坐次帖彙所稱右僕射蓋鄧英父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父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

明文在卷十

八

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兵人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人情好焉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常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及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蓋當時朝恩寵寵驕驕肆觀其官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饋餼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瑞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中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威滿戒英父者甚至使英父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杼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後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上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虜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唐柳書西平王碑

王世貞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裴晉公文柳常侍書石刻在萬陵縣墓所皆  
鮮刺鏤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玄秘也是時西平諸子皆已  
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於  
料吐蕃背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郎後  
以邊將入為神策都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為右金  
吾大將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夫左  
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為  
正耳聽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勲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  
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為位居宰相文尚簡要  
體當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寧非聽  
責耶前此韓昌黎柳州固無恙也有碑志來為人子而不作李  
聽者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徽宗三馬圖

前人

里人顧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予或以行筆稍露蹊徑疑為臨本  
顧其飲翫騰嘶之態溢出縑素間縱爾亦足隆準公的裔耳似非  
邯鄲子輿也當宣政時青羌赤狄千里之貢日至天廐萬匹往往  
吾師而秘府所藏曹韓神品不下數百千軸其妙也度至五國  
城盡觀東夷駟駉駉駉窮姿極變要必有進托是者而浮沉沙漠  
中不可得矣為之一慨

題劉商觀奔圖

宋濂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奔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勸蘇先生識蓋  
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  
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者而執觀之其作烟  
其谷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此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臨可憐也已

一夫三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  
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跋眉庵記後

高啓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  
者眾嫉其娥眉士之賢者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  
輕於眾體哉蓋眾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  
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  
重而為國之望者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米芾遺墨

陳敬宗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  
也然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並  
稱觀此則名不虛傳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

明文在卷一百

宣仁舊恩恩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學博士傳文尚  
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  
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  
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為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勵而不簡字以  
規矩為主必氣以取之然後豪邁而不萎元章素負其豪邁之氣  
者其書似其為人而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  
御史雷復持以冰于題故為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太史所書茶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叙仲子彥珙之所  
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絕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  
尚當為人所愛重況極其妙而為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  
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



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欲頤則細狂狂乃不若  
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跡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  
滿焉細玩此帖溫然端重似在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是  
太史用意之筆豈可榮觀列論哉宜為後世之所寶藏也子素不  
嫻於書敬誌其左以俟識者云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肢震蕩平明開霽則河  
水增高四五尺矣子與諸生泛小舫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  
里江湖之思因咏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  
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確心於戈矛戰閉則逞技於獵歌  
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嬖子之間方以為  
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沉酣養養與君為殉而不可贖蓋靡然

明人任長生

七

徐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壘之外者豈所謂  
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於  
漱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子獨惜其風可  
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於鑿坏羊裘之徒以  
其身而逃之謙段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為至也  
意者七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  
然為之一笑遂書以示植生

明文在卷一百終

半園學人倪一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一百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薛熙編熙有練閱火器陣記已著錄是書仿昭  
明文選體例於諸體之中各以類從所錄亦頗存  
鑒別蓋熙為汪琬門人於古文有所受之也然數  
多則簡擇難精世近則是非未定榛楮未翦固亦  
勢使之然矣



ZW 21181888575151